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六一册目次

詩攷一卷（宋）王應麟撰　元後至元六年慶元路儒學刻本　〇〇一
詩傳大全二十卷綱領一卷圖一卷詩序一卷（明）胡廣等撰　明内府刻本　〇三一
詩經世本古義二十八卷首一卷卷後一卷（一）（明）何楷撰　明崇禎十四年刻本　四六三

詩攷一卷

（宋）王應麟撰

元後至元六年慶元路儒學刻本

詩考一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注、已著錄。此編則考三家之詩說者也。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三家詩惟韓詩外傳僅存、所謂韓故、韓內傳、韓說者亦並佚矣。應麟檢諸書所引、集以成帙、以存三家逸文。又旁搜廣討、曰詩異字異義、曰逸詩、以附綴其後。每條各著其所出。所引韓詩較夥、齊魯二家僅寥寥數條、蓋韓詩最後亡、唐以來注書之家引其說者多也。卷末別為補遺、以掇拾所闕。其蒐輯頗為勤摯。明董斯張嘗摘其遺漏十九條、其中子華子清風婉兮一條、本北宋偽書、得謂之疎略。近時會稽范家相因應麟之書、撰三家詩拾遺十卷。其所條錄、又多斯張之所未蒐。併摘應麟所錄逸詩、如楚辭之為辨、夏侯元辨樂論之網罟豐年、穆天子傳之黃竹、呂氏春秋之燕燕破斧、葛天八闋、尚書大傳之晳陽南陽初慮朱于吞落歸來稷稷、皆子書雜說、且不當錄及殷以前所言、亦不為無理。然古書散佚、蒐採為難、後人踵事增修、較創始易於為力。篳路藍縷、終當以應麟為首庸也。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爲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文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罔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稡爲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

韓詩

燕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漢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芭撰梁有韓詩譜二卷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隋志韓詩有傳者崇文總目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存者外傳十篇非嬰傳詩之詳者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詩異正義云齊韓之徒以詩經爲章句與毛異可於有聖中篇不可傳罷哉之曰識韓者謂其序子夏所作夏公武曰外傳雖非其解詩經之深者韓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關雎　詩人言雎鳩貞絜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後漢書明帝紀注薛君章句又馮衍傳注薛夫子章句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云以聲相求者云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云后妃御見去留有度云大人動靜見其萌明云）窈窕貞專貌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文選注論云齊魯韓以爲之）（雎鳩四牡皇皇者華采薇爲明工詩）

芼草　萋萋盛也（文選）刈取也漢滿也（釋文）

卷耳　頃筐欹筐也。罍人君以黃金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釋文　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　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所謗訕也揔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

[illegible]　觥容五升　釋文　云辭也　文選注

正義云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

樛木

兔罝　施于中逵　逵中九交之道也　薛君章句　文選注

芣苢　傷夫有惡疾也　[illegible]　直曰車前瞿曰芣苡　釋文　芣苡木名實似李　[illegible]　芣苢澤寫也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薛君章句　[illegible]

漢廣　漢有游女不可休思　外傳　游女謂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　薛君章句　文選注　江之漾矣漾長也　[illegible]　說文　[illegible]

汝墳　辭家也　後漢書注　惄如調飢　釋文　王室如燬雖則如燬　赬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　薛君章句　後漢書　[illegible]　注

采蘋　沈者曰蘋浮者曰藻　釋文　于以鬺之唯錡及釜　漢書郊祀志注　古曰鬺亨也

甘棠　蔽芾甘棠　外傳　勿剗勿伐　釋文　初簡反　剗　勿剗勿敗　集韻　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

漢書王吉傳　韓詩　蔽芾甘棠云云　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　說苑

羔羊　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紽數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　薛君章句　後漢書注　逶迤公正貌　釋文　禕隋　[illegible]　內傳　[illegible]　公　隸釋

摽有梅　釋文　莩有梅　莩落也　孟子注　[illegible]　迨願也　釋文

小星　寔命不同寔有也　釋文

有氾 說文作氾 一濫一否曰渚 文 水一溢而爲渚
文選注 薛君章句
何彼襛矣 釋文 襛作戎
騶虞 天子掌鳥獸官 … 騶虞 義獸也 … 白虎黑文 不食生物 … 說文 騶虞 白虎黑文 尾長於身 仁獸 食自死之肉
柏舟 胡迭而微 迭或作常也 釋文 … 如有殷憂 文選注
燕燕 衛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 … 定姜
歸其婦 列女傳
日月 報我不術 薛君曰術法也 文選注
詩攷卷 五
終風 終風西風也 浪起也 釋文 時風又且暴疾
已思善隆 文選注 … 曀曀其陰 天陰塵也 釋文
同文
擊鼓 契闊約束也 釋文 … 于嗟敻兮
兮不我信兮 … 釋文
凱風 簡簡黃鳥 載好其音 太平御覽
雄雉 雉耿介之鳥也 薛君章句 文選注
匏有苦葉 至心曰厲 釋文 古 雝雝鳴雁 … 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 韓詩 … 招招聲也 釋文
谷風 密勿同心 密勿僶俛也 … 無以下體

外傳 違很也 發亂也 潰潰不善之貌 釋文
簡兮 碩人俁俁 美貌 釋文
籥以夷狄大鳥羽 正義 … 碩人 …
爲天舞也 樂記
泉水 祕彼泉水 說文作泌 飲餞于坭 釋文 送行飲酒
曰餞 薛君章句 文選注
北門 敦迫 宗人交徧讁我 讁 責也 釋文 說文作摧 亦
已焉哉 外傳
靜女 靜貞也 搔首踟躕 薛君曰 踟躕 躊躇也 文選注
新臺 新臺有漼 河水浘浘 漼鮮貌 浘浘盛貌 釋文 … 燕婉之求 燕婉 好貌 說文作嬿婉 … 得此戚
詩攷卷 六
施 薛君曰 戚施 … 太平御覽
柏舟 實維我直 相當值也 釋文
牆有茨 說文作薺 中冓 中冓中夜 謂淫僻之言 不可揚也
也 揚猶道也 釋文
君子偕老 佗佗 德之美貌 釋文 邪之 援也 援
取也 同上
鶉之奔奔 古傳作 賁賁 奔奔彊彊 乘匹之貌 釋文 人而
無良 外傳
蝃蝀 說文作螮蝀 刺奔女也 詩人言蝃蝀在東者 邪
色乘陽 人君淫佚之徵 臣子爲君父隱藏 故言莫之

敢指韓詩序云後漢書注云乃如之人兮外傳
相鼠 上節無禮節也釋文
載馳 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釋文尤非也文選注韓
五章章句
淇奧 綠薄猗猗薄篇筑也 有邲君子邲美貌
也 僩美貌 赫兮宣兮宣顯也釋文 綠薄如簀韓詩
簀積也薛君曰簀積也如簀也蓋首竹文選五
考盤 考盤在干地下而黄曰干文選注 干境埆
之阿也 碩人之邁邁美貌釋文曲景曰阿文選注
碩人 倩倉白色盼黑色也 退罷也 濊濊流

詩攷卷 七

貌 鱣鮪發發 庶姜孽孽長貌 庶士有桀健也釋文
垠 垠美貌釋文將辭也文選注 履無咎言履幸
也釋文 吁嗟女兮外傳
芄蘭 垂帶萃兮垂貌 能不我狎釋文
伯兮 偈桀健也 疾驅貌 焉得諠草 諠草
忘憂也文選注
黍離 伯封作也 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
憂懣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其之時反以為稷
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太平御覽 昔尹吉甫信後妻
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

詩攷
君子于役 佸至也說文釋文作佸
君子陽陽 陶暢也文選注薛君章句 後漢書注
揚之水 成舍也釋文
中谷有蓷 蓷茺蔚也釋文說云益母正義 惙其
泣矣外傳
兔爰 施羅於車上曰罿釋文張羅車上曰罿薛君
平注太平御覽
緇衣 席儲也釋文
大叔于田 禽獸居之曰藪釋文 兩驂左右騑驂
三十薛君章句文選注

詩攷卷 八

清人 二矛重鷮釋文
羔裘 侯美也釋文 恂直且侯 彼已之子舍命不
偷外傳之子同 汾沮洳注彼己汾沮洳亦作彼己
東門之墠 有靖家室注靖善也言東門之外墠之下有善人可與成家
室也事類賦注太平御覽藝文類聚靖作靜
子衿 子寧不詒音 詒寄也曾不寄問也釋文
出其東門 聊樂我魂 魂神也釋文注薛君曰又文選
野有蔓草 清揚婉兮王逸楚辭注 清陽宛兮外傳
溱洧 溱與洧方洹洹兮音丸又後漢書注同 蕑蓮也釋文

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洹洹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
時士與女方秉蘭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
衆女方執蘭而拂除太平御覽漢書注引韓詩傳云三月桃花水鄭國之
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拔
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後漢書注藝文類薛君注云
聚恂盱且樂恂盱樂漢書同貌也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
此草也釋文

鷄鳴 說人也 蒼蠅之聲薛君曰鷄達鳴蠅聲相似也太平御覽

一本作儇人也

嫙 子之嫙兮嫙好貌釋文 獸三歲曰肩後漢書注薛

薛君傳 揖我謂我嫙兮音權好貌釋文

東方之日 彼姝者子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美盛

若東方之日薛君章句文選注 門屏之間曰闥釋文

南山 横由其畝東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釋文

盧泠 盧泠泠董氏云說文作獜獜

敝笱 其魚遺遺言不能制也釋文

載驅 發旦也釋文

猗嗟 舞則纂兮言其舞則應雅樂也薛君章句文選注

四矢變兮變易也釋文

葛屨 纖纖女手纖纖女手之貌文選注說文作攕攕

園有桃 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薛君章句禮記

伐檀 順流而風曰淪淪文選注說文作從流釋文 何謂素餐
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
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
譬如尸焉薛君章句文選注

蟋蟀 歲聿其莫聿辭也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
晚也薛君章句文選注

綢繆 見此邂逅邂逅解遘不固之貌釋文

鴇羽 悠悠倉天外傳

有杕之杜 逝肯適我逝及也 道周周右也釋文

車鄰漢書作車轔 寺人之令使令釋文

駟驖漢書作四戴 鸞在衡和在軾薛君章句 升車則
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文選注

小戎 駟馬不著甲曰俴駟釋文

蒹葭 大渚曰沚薛君章句文選注

終南 顏如渥沰沰赭也外傳作渥赭赭各反釋文

晨風 鴥彼晨風外傳說文作鴥

東門之枌 穀旦于嗟釋文

衡門 可以療飢外傳

墓門 訊諫也釋文

防有鵲巢　誰侜予美也（釋文）心焉惕惕

爲悅人

澤陂　展轉伏枕（文選注）碩大且儼

匪風　匪車揭兮　中心怛兮（古字同）説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韓詩）

（王吉學韓詩）

七月　四之日舉趾至於四月始可舉足而耕

宇屋霤也向北向窻也（釋文）水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初學記 韓詩說）云六月食鬱及薁

鴟鴞　鴟鴞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兮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蕳風至蕳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文選注）撤彼桑杜口女爲事曰拮据　租積也（釋文）

東山　鸛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文選注 薛君章句）烝在桑薪 反 衆薪也（釋文）𦃃帶也（文選注 章句）

破斧　錡木屬 鉥鑿屬也（釋文）

九罭　取鰕芘也（太平御覽）

四牡（文選注）周道　周道倭夷（文選注）周道威夷（險也 又作）

皇皇者華　莘莘征夫

伐木　伐木廢朋友之道缺　序曰勞者歌其事　鳥微物也（文選注）飢者歌食勞者歌

天保（文選注 薛君章句）吉圭惟饎　承受也

采薇　昔始也（釋文）依依盛貌（文選注 薛君章句）

杕杜　檀車幝幝　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

湛露　愔愔夜飲　愔愔和悅之貌（文選注）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初學記）

菁菁者莪　菁菁盛貌（文選注 薛君章句）離離長貌（初學記）

六月　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小戎

綬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畫有鉤戟名曰陷軍之車所
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章句、文選注）
來芑　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
其間（周禮注引韓詩、詩傳曰上有葱衡）
車攻　東有甫草（薛君曰甫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文選注）東
有圃草（後漢馬融傳注）　奕　盛貌（文選注）
駓駓俟俟（後漢馬融傳注）　趨曰騶　行曰騃
吉日（文選注）　醲甜而不奪也（文選注）
鴻鴈　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釋文、正義）堵
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
堵而為雉（公羊傳注）　劬數也（釋文）

沔水　縱言縱聲間而起（文選注）
鶴鳴　九皐九折之澤（釋文）
祈父（左傳作圻父、釋文）　有母之尸饔（外傳）
白駒　在彼穹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文選注）
斯干　如矢斯朸　朸隅也（釋文）　如翬斯翊　翊翅也
衣之裼（晉同、釋文、正義）　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
射上下四方（白虎通）所以為世子何言世世不絕
無羊　或寢或訛　訛覺也（釋文）

節南山　節視也　憂心如炎　監領也　昊天
不傭　傭均也（釋文）　騁馳也（韓詩章句）　萬人顛顛怖天告愬
（文選注）
正月　莫莫兢貌也（釋文）　寡迫（薛君章句）　速速方穀
天夭是椓　椓擊也（毛傳注）
十月之交　聚維司徒　抑意也　憝閔也　讒口
嗸嗸（釋文）
雨無極　正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其極傷我稼
穡（漢書注）　熏胥以痡　熏帥也胥相也痡病也
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

（薛君章句）　謀猶回遹（書注）
小旻　謀猶回穴（文選注）　謀猶回沆（薛君曰回邪也）
訿訿不善之貌　民雖靡腜（釋文）　是用
不就（外傳）
小宛　翰飛厲天（薛君曰厲附也、文選注）　哀我
填寡　宜犴宜獄　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
小弁　鸒斯如弁（釋文）　萑葦淠淠（外傳）
巧言　昊天大憮（外傳）　憮始既涵　涵少也（釋文）　匪
其止共惟王之邛（外傳）　躍躍毚兔　趯趯往來貌
得也　言趯趯之毚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

遇犬得之 史記集解注韓詩章句

何人斯　我心施也。施，善也。釋文　盟詛所用，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儀禮疏引韓詩說

谷風　辭也

蓼莪　怙，賴也。恃，負也。釋文

大東　嬥嬥公子，往來貌。釋文　采采，衣服貌。韓詩　襄，反也。文選注　太白晨出東方為啟明，昏見西方為長庚。毛詩正義引韓詩

四月　歎，征役也。韓詩　百卉俱腓。腓，變也。俱變而黃也。　亂離斯莫。莫，散也。文選注

三之七　八　韓詩卷　十五　克

小明　眷眷懷顧。文選注　靖恭爾位。外傳

鼓鍾　昭王之時作。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後漢書注　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文選注

楚茨　禮義卒度。外傳　苾芬孝祀。

信南山　維禹敶之。周禮注引韓詩　畇畇原隰。

壇場有瓜。外傳

甫田　箌彼甫田。

大田　卜畀炎火。卜，報也。釋文　有弇淒淒，興雲祁祁。漢書注引外傳

鴛鴦　戢，捷也。捷其噣於左也。莝，委也。釋文

頍弁　先集惟霰。霰，英也。注　太平御覽　文選　霰英也

車舝　以慍我心。慍，恚也。釋文

青蠅　構，亂也。釋文

賓之初筵　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不知其為惡也。威儀㤿㤿，善貌。釋文

魚藻　頒，衆貌。釋文

詩八　韓詩卷　十六

采菽　便左右，閑雅之貌。纚，筰也。釋文　纚，縶也。文選注　福祿膍之。釋文

角弓　人之無良。良，善也。言王者所為無有善者，各相與於一方而怨之。如食宜饇。饇，飽也。釋文　雨雪瀌瀌。外傳　聰明聿消。聰明，日出也。釋文

菀柳　上帝甚慆，無自瘵焉。外傳

都人士

采綠　言覩者。釋文

白華　英英白雲。視我怖怖。說文　意不說好

也釋文

緜蠻　緜蠻文貌 韓詩薛君章句 作緜蠻 文選注

何草不黃　何人不矜 董氏云

文王　遏逭也 釋文

大明　天難忱斯 外傳忱作諶　天謂殷適使不俠四

方 外傳　磬天之妹　磬譬也 正義 釋文　亮彼武王　亮相也 釋文

漢書 周闕　檀車皇皇 外傳

緜　瓞小瓜也 釋文 文選注　周原膴膴 文選注 莫反　度填也

臯門有閌　閌盛貌 文選注 釋文

拔撲　壼壺文王綱紀四方 外傳

旱麓 國語作皇麓　魚喜樂則踴躍於淵中　戴設也 薛君章句

攸 一 文 延于條枚 外傳 呂氏春秋　古之人無擇 董氏云

思齊

皇矣　其菑其殪　菑反草也　殪因也　因高填下也 釋文　維此王季 今作王 文選注 三注 正義　詩唯此文王 正義 春秋 其德音 左傳 莫定也 莫 畔援武強也 釋文　羨類也

四平曰陵 薛君章句 文選注　興衝隆衝　仡仡搖也 釋文

靈臺　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 薛君章句 文選注　辟

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

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

射秋饗射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

中五經之文所藏與蓋以茅草取其絜清也 正義 鄭說

緜　珠子曰賸　珠子具而無見曰賸 文選注

生民　三王各正其郊 說　姜姓原字 韓詩章句

注 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 正義　惟辭也 正義

誕　信也 文選注　拂厥豐草　拂拂也 釋文　或舂或抌 董氏引韓

韓詩注 周司

公劉 漢書云 地理志　芮鞫之即

板　誘民孔易 外傳

蕩　其命匪諶　以無陪無側 外傳　飲酒閉門

不出容曰湎 釋文

抑　侯包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

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 正義　遠猷辰

告　荒湛于酒　告爾人民　無言不讎　子孫承

承 外傳　嗚歎辭也 文選注　聿喪厥國 釋文

桑柔　往以中垢 外傳

雲漢　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 外傳 禮記正義

瑝也 蘊隆烔烔 東　耗惡也 後漢書注　憚苦也 釋文

如惔如焚 後漢書注　胡寧瘨我以旱 釋文　湯時大

旱使人禱于山川（韓詩外傳 公羊注）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
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
苴行與讒夫倡與（公羊注皆韓詩說 文）云
烝民（杜注 仲山父異姓之臣 韓詩）風夜匪懈（外傳）仲山甫徂齊 封於齊（漢書）
崧高 王踐之事踐任也（韓詩以為親親封於齊 釋文）
韓奕 有倬其道（釋文）幹正也（薛君章句 文選注）
江漢 瘥長也（釋文）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
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外傳）
常武 敷敦淮濆敷大也敦迫 民民翼翼（釋文）
王猷允塞（外傳）
召旻 我居御卒荒（外傳）
維天之命 維念也（釋文）惟念也（薛君章句 文選注）
烈文 靡好也（文選注）
天作 彼徂者岐有夷之行 徂往也夷易也行
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
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薛君韓
後漢書注 韓詩曰 岐道 不遠）彼岨者岐（後漢書注引）
時邁 薄言振之薄辭也振奮也 莫無也（釋文）
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

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韓詩外傳 薛君章句 文選注）
執競 執服也（釋文）
思文 貽我嘉𪎊（文選注 薛君曰𪎊大麥也）
噫嘻 帥時農夫 穀類非一故言百也（薛君章句 文選注）
振鷺 西雝文王之雝也言文王之時辟雝學士
皆絜白之人也（薛君章句 後漢書注）在此無射（射厭也 上同 中庸同）
豐年 陳穀曰秭（釋文）醴甜而不泲也（文選注）
涔（音岑 古今字）涔魚池（文選注）（薛君章句）
閔予小子 惸惸在疚（文選注）
敬之 弗時仔肩（外傳 同）
小毖（文選注）徵若也 自求辛赦赦事也（釋文）[illegible]飛貌
載芟 繹繹盛貌（文選注）民民其應衆貌（釋文）
絲衣 自羊來牛（外傳）
般 於繹思（毛詩無此句 韓詩有之 齊魯 釋文）
駉 驔白馬黑髦也（釋文）
泮水 屈此群醜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 鬄彼
東南鬄除也（釋文）獷彼淮夷獷覺寤之貌（薛君曰云 文選注）
[illegible]
閟宮 枚枚閒暇無人之貌也 稙長稼也（釋文）

稼也釋文 騰乘也釋文 荒奄也釋文 遂撫大東

頌 斯所作 奚斯魯公子也

言其新廟奕奕然盛 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 韓詩薛君

曹 量長也

商頌 美襄公

玄鳥 方命厥后 奄有九域 大禧

大祭也釋文

長發 玄王桓撥 撥明也 釋文 率禮不越

詩攷 二十一

同 至于湯齊 聖敬

日躋 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 為下國綴旒

武王載發 薛 絕也 釋文

殷武 楚地在南郡南陽之間 撻彼

也 適數也 釋文 京師翼翼 四方是則

選 取松與柏 閑大也 謂閑然大也

青靜也 寂無聲之貌也

去也 介界也 憒猶亂也 師臣者帝 友臣者王 孔子為魯冠 先誅少正卯 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 佞道未行 明遠之而已 諸侯 孔子三年 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 同上 禘取毀廟之主 皆升合食於太祖 義宗

魯詩

魯申培公始為詩傳 號魯詩 漢志魯故二十五卷

說二十八卷 隋志魯詩亡於西晉 而小學有一字

石經魯詩六卷

四百七十

詩攷 卷 二十二

佩玉晏鳴 關雎歎之

先君之思 以畜寡人 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 定姜無子 立庶子衎 是為獻公 畜孝也 獻公無禮於定姜 定姜作詩 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 以孝於寡人

中冓之言

素衣朱綃

惟〔毛作維〕是褊心是以爲刺。誰知〔闕〕一字〔毛作其〕之蓋亦
勿思。父兮父〔毛無一字〕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毋已尚
愼〔下闕〕哉猶來毋死。兮〔毛作猗〕不稼不穡欲伐輪兮。
毋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山有蓲〔毛作樞〕胡不
曰鼓瑟〔石經魯詩殘碑〕
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公羊傳注魯詩傳〕
傳曰
陽如之何〔國語注陽子也〕魯詩云
和鸞雍雍萬福攸同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
也〔後漢志注〕
古有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文選注魯詩傳〕
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扇方處〔[illegible]〕
[illegible]
阮徂共皆爲國名。〔正義云魯詩之義以云〕
鼐小鼎〔魯詩說文〕
殺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illegible]〕
齊詩
齊轅固爲傳〔[illegible]〕漢志齊后氏故二十卷傳

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雜記十
八卷隋志齊詩魏代已亡
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漢書地理志臨淄名營丘故齊詩曰[illegible]〕
[illegible]
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
離之詩是也〔[illegible]〕
四國是匡〔[illegible]〕
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illegible]〕
也〔[illegible]〕
自杜沮漆〔漢書地理志[illegible]〕
爲下國駿駹〔董氏曰齊詩爲駿駹也〕
翼奉曰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illegible]〕
[illegible]

翼奉又曰號之 爲學情性而已

匡衡曰關雎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

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

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

商邑翼翼云云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 本傳 學齊詩

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

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 匡衡 漢書郊祀志 奏議

同爾弟兄

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伏湛曰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謀於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 後漢書伏湛傳

蕭望之曰愛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 本傳 蕭望之治齊詩

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曹氏詩說

齊詩章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 解頤新語

詩異字異義

周南召南 昔大王王季居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 儀禮注

塗山氏之女候禹于塗山之陽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 呂氏春秋

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 韓詩薛君章句 二南叙云

關雎 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 列傳 康王晚朝關雎作諷 後漢書

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 後漢書楊賜上書

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 揚子

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

又曰周室衰而關雎作 史記

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 荀子

在河之洲 說文

槮差荇菜 同上

展轉反則 韓詩章句

關關雎鳩 文選注

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 後漢注 春秋說題辭

荇菨

服之無射 禮記

卷耳 菤耳 爾雅

𡨥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

不可以貳周行。（[illegible]）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

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左傳）酌彼金罍（[illegible]）

（注）我姑酌彼金罍。陟彼崔嵬。（說文）云何吁矣。（注 爾雅）

樛木 葛藟纍之。（[illegible]）葛藟縈之。（說文）

桃夭 桃之枖枖。（說文）其葉蓁蓁（[illegible]）

兔罝 赳赳武夫。（[illegible]）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

干城。而制其腹心。（左傳）

芣苢 蔡人之妻作。（列女傳）王肅引周書云芣苢如

李。出於西戎。（[illegible]）自關雎至芣苢

后妃房中之樂。（[illegible]）

汝墳 周南大夫妻作。（列女傳）遵彼汝濆。（爾雅注）魴

魚赬尾。（說文）王室如燬。（[illegible]）

草蟲 阜螽。（[illegible]）孔子曰未見君子。止我心則悅。

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說苑）

采蘋 于以采藻。（[illegible]）

甘棠 勿翦勿伐。邵伯所茇。（[illegible]）召伯所𣓁。（[illegible]）

（韓詩）勿翦勿扒。（[illegible]）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

敬也。（說苑）

行露 申人女作。（列女傳）

小星 寔命不猶。（[illegible]）維參與昴。（集韻）

何彼穠矣 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

遠送之。（[illegible]）

騶虞 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賈子）樂官備

也。（[illegible]）騶虞或作吾（[illegible]）

（韓詩）義

柏舟 衛宣夫人作。（列女傳）威儀逮逮。（[illegible]）威儀

棣棣不可算也。（[illegible]）我心

非石。我心非席。（[illegible]）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illegible]）

（新書）

燕燕 衛定姜送婦作。（列女傳）

擊鼓 擊鼓其鏜。（說文）

雄雉 遲遲我思。（說文）

匏有苦葉 匏有苦葉。（[illegible]）苦匏不材於人共濟

而已。（[illegible]）深則砅。（說文）

雝雝鳴鴈。（[illegible]）旭日始旦。（[illegible]）

谷風 湜湜其止。（說文）我躬不說。（左傳）我今不閱

皇恤我後。（[illegible]）扶服救之。（[illegible]）能不我慉。（說文）

既詒我肄。（[illegible]）

式微 黎（[illegible]）及傅母二人作。（列女傳）胡爲乎

中路（同上）

旄丘　留離之子。注
泉水　毖彼泉水
靜女　靜女其袾 說文作 也　僾而不見。說文　靜女之三
韋取彤管焉 左傳
新臺　新臺有玼　得此䶢䵶 說文　服婉之求 上
二子乘舟　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
作詩 新序
柏舟　紞彼兩髦 說文
君子偕老　褘褘它它 同上　鬒髮如雲 說文　不屑
髢也 同上　玉之瑱兮　是褻袢也　邦之媛兮 說文
詩十七

鶉之奔奔　鵲之姜姜 禮記
言君無尊 小人為 上 鳥貢貢 如大鳥 下 貢貢
定之方中　騋牝驪牡 說文
相鼠　妻諫夫之詩 白虎通　何不遄死 史記
干旄　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左傳　竿旄之忠
告 穀 詩　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
藍則青染之朱則赤 論衡
載馳　大夫軷涉 儀禮 疏　言采其莔 說文
淇奧　瞻彼淇澳　菉竹猗猗　赫兮喧兮有斐
君子終不可諼兮 禮記　赫兮愃兮　充耳琇瑩 說文

弁如星 說文
碩人　莊姜傳母作 列女傳　衣錦絅衣 同上　䋈衣
說文　衣錦尚穎 書大傳　衣錦尚絅 禮記　章公推 行
齒如瓠棲 顏氏　頸首 說文　翟蔽以朝 周禮注　施罟
鱣鮪鮁鮁 說文作
氓　敦丘 爾雅　波涕漣漣 楚辭　展無咎言
漸車帷裳 儀禮注　信誓悬悬 說文
芄蘭　芄蘭之枝 說文　童子佩䚢 禮記注
河廣　企予望之 楚辭章句　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
至也

伯兮　安得藼艸 說文　焉得萲草 音義
木瓜　下報上 孔子 詩序
君子于役　雞棲于塒 說文　彼黍穛穛 說文
君子陽陽　左執翿 說文
中谷有蓷　灘其乾矣 說文
兔爰　雉離于罦 說文　雉罹于罬 漢書注
大車　息君夫人作 列女傳　大車嗷嗷 釋文　毳衣如
璊 說文
大叔于田　兩驂如儛 說文　火列具舉 文選注　膻裼

暴虎 說文

清人 左旋右抽 說文

遵大路 無我𢾰兮 說文

有女同車 顏如蕣華 說文 佩玉鏘鏘 楚辭章句

風雨 風雨湝湝 說文

子衿 子襟 石經 叏兮達兮 說文

出其東門 縞衣綥巾 說文 綥或 之初 一作

溱洧 溱與洧 說文 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

秉蕑兮 恂盱且樂 漢書 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

十九 公羊 許氏 云 言吾奕

詩攷卷 廿七

還 遭我乎嶩之間兮 水經注 並驅从兩豜兮 說文 三

著 俟我於著乎而 漢書 顏師古注 著地名出清有郎落邪也

甫田 婉兮孌兮 說文 莠喬喬 揚子

猗嗟 猗嗟顧兮 集韻

葛屨 宛如左僻 說文 好人媞媞 楚辭章句

陟岵 猷來無棄 爾雅注

伐檀 河水清且漣猗 爾雅

山有樞 它人是媮 漢書 文選注

杕杜 獨行睘睘 文選注

駟驖 四驖孔阜 輶車鸞鑣載獫猲獢 說文

小戎 茂以觼軜 厹矛沃錞 說文 竹柲緄縢

閉 竹䪐緄縢 儀禮 愔愔良人 列女傳

蒹葭 洊洄 爾雅 泝游 爾雅

終南 有屺有堂

晨風 鴥彼鷐風 說文 宛彼北林 周禮注 隰有樹檖 說文

無衣 與子皆行 漢書

權輿 胡不承權輿 爾雅注

宛丘 子之蕩兮 楚辭章句 亡冬亡夏 漢書

東門之枌 市也婆娑 說文

詩攷卷 三十

東門之池 可與寤言 列女傳

墓門 墓門有棘 列女傳 歌 陳 許予不顧 楚辭章句

防有鵲巢 卭有旨鷊 說文 鷊作䳘

月出 佼人劉兮 爾雅

澤陂 有蒲與茄 爾雅注 碩大且嬒 說文 薛君曰

重頤也 韓詩

檜 鄶 左傳 下左 秦 左

素冠 棘人欒欒兮 說文

隰有萇楚 猗儺其華 楚辭章句

匪風 匪車嘌兮 說文 溉之釜鬵 同上

原缺

以善道又與嘉賓有孔昭之明　視民不恌

說文　左傳

四牡　駟牡騑騑　痑痑駱馬（說文作騑　廣雅）

皇皇者華　侁侁征夫（楚辭）　莘莘征夫　我馬昔

騶　說文　周爰諮謀（淮南子）

常棣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　吺糾合宗族于成

周而作詩（左傳）　萼不韡韡（說文）　在原（左傳）　外禦

其侮（國語）　詩曰飲酒之飫（說文）　和樂且耽（禮記）

伐木　伐木所所　蹲蹲舞我　竷竷舞我（說文）

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後漢書）

八　詩攷上　三四

天保　絜蠲為饎（大戴禮）　禴祠烝嘗（禮記）

采薇　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

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漢書）　彼爾維何

說文

出車　宣王征伐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

于太原　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漢書）　出輿彭彭（史記）

我出我輿（荀子）

魚麗　物其指矣唯其偕矣（荀子）

南陔至由儀　其義未聞（儀禮）　鄭君注禮之時禾

見毛傳以為此篇孔子前亡注詩之時既見毛傳以

為孔子後失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上注）

禮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聞也　漢世毛學不行

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矣謂其唯有三百五篇

正義

南山有臺　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左傳）

蓼蕭　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

之所聚也（賈誼書）

六月　玁狁孔熾我是用戒（鹽鐵論）　薄伐玁狁至於

太原（史記）　吉甫宴喜（漢書）

采芑　朱芾斯皇（白虎通）　振旅嗔嗔（說文）　嘽嘽推推

三五

征伐玁狁荊蠻來威（漢書）

車攻　東有甫艸　薄狩於敖（後漢書）

赤紼金舄（白虎通）　抉拾既次　決拾既次

吻我舉柴（說文）

吉日　既禡既禂（說文）　麀鹿麌麌　其麌孔有

儦儦俟俟（說文）

庭燎　鐆聲鉞鉞（說文）

鶴鳴　他山之石可以為厝（說文）

我行其野　不惟舊因（白虎通）　誠不以富（論語）

斯干　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

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漢書劉向傳 約之格格 注

載衣之禘 說文

節南山 維石巖巖 經音義 天方薦瘥 說文 秉國之鈞 漢書 天子是庳 卑民不迷 荀子 不自爲正 禮記 不自爲政 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 正義

正月 民之譌言 謂地蓋厚 不敢不蹐 胡爲虺蜴 說文 燎之方陽 誰或滅之 漢書 亦孔之炤 禮記 協比其鄰 左傳 佌佌彼有屋 說文 速速方穀 漢書 哀此惸獨 中庸引詩

十月之交 日有蝕之 日月鞫凶 山冢卒崩 皮 司徒 中術 膳夫 瑕子 內史 萬 漢書鄭氏 蹶維趣馬 注漢書 橋維師氏 漢書 黷妻煽方處 說文 密勿從事 讒口嗸嗸 漢書 僔沓背憎 說文 悠悠我悝 爾雅 攸攸我里 爾雅音義 ○詩傳曰日月食非常也比亡日食則不臧矣 [illegible] 漢天文志

雨無正 聽言則對 漢書 訊 唯躬是瘁 左傳

小旻 歙歙訿訿 [illegible] 嗚嗚呰呰 荀子 膴王肅讀爲憮 [illegible] 不敢馮河 [illegible] 戰戰矜矜 左傳 或悊或謀 漢書 不可暴虎

小宛 鳩飛 [illegible] 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 [illegible] 毋爾所生 [illegible] 填蠕有子 蟠蠃負之 說文

小弁 小卞 漢書 [illegible] 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 孟子注 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 論衡 譬彼瘣木 說文

巧言 僭始既涵 說文 卭 [illegible] 記 秩秩大猷 聖人謨之 漢書 躍躍毚兔 遇犬獲之 他人有心 余忖度之 史記 居河之湄 [illegible] 既微且尰 說文

巷伯 緝兮斐兮 [illegible] 昇昇幡幡 說文 取彼譖人 [illegible]

谷風 弃我如遺 新序

蓼莪 蓼蓼者莪 [illegible] 瓶之罄矣 [illegible] 天罔極 漢書

大東 周道如砥 孟子 其平如砥 [illegible] 若若公子 行彼周道 [illegible] 哀我癉人 爾雅 琄琄佩璲 爾雅 跂彼織女 說文

四月 於四月見孝子之思 [illegible] 奚其適歸 [illegible] 匪鱣匪鮪 說文

北山 普天之下 左傳 率土之濱 或宴宴居息 或盡顇事國 [illegible]

小明　毋常安息 漢書
鼓鍾　憂心且怞 說文
楚茨　楚薋 禮記注　楚楚者薋 說苑 我埶黍稷 注
文 祝祭于鬃 同上
信南山　旣漫旣渥　取其血膫 說文
甫田　或芸或芓　黍稷儗儗 漢書
大田　以我剡耜 漢書注　去其螟螣　有渰淒淒 注
文 有晻淒淒　興雲祁祁 呂氏春秋
瞻彼洛矣　韎韐有赩 白虎通
裳裳者華　惟其有之 新序　傳曰君子者無所不
宜也 說苑
桑扈　受福不儺　兕觵其觓 說文　匪儌匪傲 漢
書 匪交匪敖 左傳
頍弁　先集維霰 爾雅注　樂酒今夕
車舝　展彼碩女 列女傳　高山卬止 說文　景行行之
史記 詩之好仁如此 禮記
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樊 說文　止于蕃
豈弟君子　毋信讒言　讒言罔極 漢書
賓之初筵　威儀怭怭
說文

采菽　采叔 國語　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 國語注　何
錫與之 白虎通　觱沸濫泉 說文　赤紼在股 白虎通　匪交匪
舒 荀子　樂旨君子　殿天子之邦　樂旨君子　福祿攸同 白虎通
便蕃左右　亦是帥從 左傳　紼纚維之 爾雅　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 左傳
角弓　民胥效矣 左傳　雨雪瀌瀌　見晛聿消 漢書
子 宴然聿消　莫肯下隧　式居屢驕 荀子 注讀為
菀柳　上天甚神　無自瘵也 戰國策
都人士　狐裘黃裳　萬民之望 賈誼新書　黃衣則狐裘
大蜡之服也 禮記注

采綠　終朝采菉 楚辭章句
黍苗　道邵伯述職　勞來諸侯也 國語注
隰桑　瑕不謂矣 禮記注　瑕胡也 注
白華　白華菅兮　滮池北流 說文 今作池 徐鉉曰 非是
瓠葉　有兔斯首 說文
漸漸之石　俾滂沱矣 史記
文王　其命惟新 禮記　陳錫載周 是不布利而懼
難乎 故能載周以至于今 國語　本支百世 左傳　惟周
之士 不顯亦世　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
于京 喟然歎曰 大哉天命 善不可不傳于子孫 是以

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
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漢書 毋念爾祖
左傳 孝經 述修厥德 漢書 儀監于殷駿命不易 禮記 上
天之載 載護曰載謂生物也 王褒記
大明 天難諶斯不易惟王 漢書 嬪于京
唯此文王 允懷多福 春秋繁露 在郃之陽 其旝如林
說文 毋貳爾心 漢書 坰野洋洋 水經注 四騵彭彭
說苑 王義
緜 陶復陶穴 說文 至於岐下 聿來胥宇 析房
爰契我龜 詩書 亦不殞厥問 孟子 昆夷喙矣 左傳

詩攷異 四十

犬夷呬矣 昆夷駾矣 說文 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
棫樸 左右趣之 此言左右日以善趣也 漢書 左
右趣之 烝徒楫之 左右奉璋 此文王之郊也 六
師及之 此文王之伐崇也 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
伐也 春秋繁露 追琢其璋 周禮注 彫琢其章 豐我王 荀子
旱麓 瞻彼旱鹿 太平御覽 瑟彼
玉瓚 凱弟君子 鳶飛
思齊 神罔時恫 說文 雝雝在宮 肅假不瑕

皇矣 求民之瘼 漢書 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
四國爰究爰度 左傳 乃眷西顧此惟予度 論衡 此
文王 王此大國 左傳 無然畔援 以遏徂莒以
篤周祜 孟子 弗識弗知 崇墉圪圪 說文 克順克
俾 俾于文王 禮記
靈臺 白鳥鶴鶴 虡業維樅 說文 賁
鼗鼓逢逢 文王有辟雍之樂 三樂名巨業
樂記
下武 應侯慎德 昭哉來許 昭茲來
御慎其祖父

四十一

文王有聲 欥求厥寧 說文 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惟王度是鎬京 惟龜正之 禮記 既伐于崇
芑 生民 不坼不副 克岐克嶷 禾穎穟穟
瓞 菶菶 即有台家室 誕降
嘉穀 惟秬惟秠 或舂或抌 或簸或蹂
也 烝之浮浮 釋之溞溞 后稷肇祀
行葦 維葉泥泥 肆筵設机 鮐背
既醉 類者不忝前哲 壺者廣裕民人 萬年者令

聞不忘祚胤，君子孫蕃育之謂也。國語

鳧鷖　公尸來燕醺醺。說文

假樂　嘉樂君子，憲憲令德。禮記　不愆

不忘　不騫不忘。春秋繁露　不解於位。漢書

公劉　思戢用光。孟子　于邠斯觀。白虎通　汭坭之即

泂酌　可以饙饎。說文　凱弟君子。禮記

卷阿　嗣先公爾酋矣。被祿康矣。嘒嘒其

羽　說苑

詩攷　卷　四二

民勞　汔可小康。漢書　憯不畏明。說文

板　下民卒癉。禮記　是用大簡。左傳　無然泄泄。

詍詍。說文　洩洩。爾雅　辭之懌矣。說苑　勿用爲笑。

懽懽。爾雅　民之方唸吚。說文　价人惟藩，大師惟垣。

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漢書　敬天之威，不敢驅馳。

蕩　天命匪忱。說文　曾是彊圉。漢書　爾德不明，以

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漢書　式號式謼。漢

書　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國語

抑　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　惟德之隅

漢書　有梏德行。禮記　荒沈于酒。漢書　詰爾民人。

慎爾侯度。左傳　白圭之玷。說文　亡佐不知，惟民之則。

漢書　不僭于儀。禮記　我心慘慘。　誨爾忳忳。

借曰未知。漢書

桑柔　國步斯頻。說文　告女憂卹，誨女序爵，誰能

鮮不用濯。孟子　胡此畏忌。漢書　泰風有隧。

雲漢　昭回於天。王曰嗚呼。飢饉薦臻。耗

圉下土。春秋繁露　先祖於摧。爾雅　藏藏山川。有識其聲

崧高　嵩高惟嶽，峻極于天。生甫及申。禮記　錫爾介圭。

詩攷　卷　四三

中伯番番，既入于徐。

烝民　天生蒸民。　民之秉夷。孟子　不畏彊圉。漢書

唯仲山甫補之。　四牡騤騤。　四牡蹻蹻。說文

韓奕　王錫韓侯，　籩豆有且。

娣從之。　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水經注

江漢　武夫潢潢。　釐敕戎公。　弛其文

常武　既儆既戒。　敦彼淮濆。說文

德協　此四國

瞻卬　女反脫之。　懿厥哲婦。　匪降自天。漢

肯鞠人攸試（說文）舍爾介逖（說文）邦國殄顇（說詩）

召旻　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正義）

清廟　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後漢書王褒傳注引詩序云）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見文王者愀然如見文王（尚書大傳）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賈逵左傳注）駿奔走在廟（禮記）無斁於人斯（禮記）

維天之命　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詩正義引譜云）惟天之命（禮記）誐以溢我（說文）誐以謐我

烈文（廣文選）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左傳杜注引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左傳）不顯惟德於戲前王不忘（禮記）

天作　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說苑）

昊天有成命　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夙夜其命宥密（禮記）宥謐謐者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　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賈誼新書）緝熙亶厥心（國語賈注）

我將　儀式刑文王之德（左傳）

時邁　肆夏時邁也（周禮注呂叔玉云）

執競　繁遏執傹也（周禮注呂叔玉云）鍾鼓鍠鍠　磬管鏘鏘（說文又作[illegible]書）

思文　渠思文也（周禮注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貽我釐麰（漢書）

振鷺　振羽（禮記注振羽以振鷺）

有瞽　應朄縣鼓（周禮注）肅雝和鳴（禮記注）

雝　雝（論語）有來雍雍（漢書）及徹帥學士而歌徹（禮記注）

載見　鞗革有瑲（說文）

武　無競惟烈（左傳）

閔予小子　煢煢在疚（說文）陟降庭止（漢書言成王）

敬之　天惟顯思（左傳）

小毖　肇允（爾雅）

良耜　其鎛斯趙（周禮注）既茠荼蓼　積之秩秩

絲衣 素衣其紑 弁服俅俅 說文 戴弁俅俅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言以内及外以小及大也 說苑
鼐鼎及鼒 史記 不虞不驁 史記
酌 汋 荀子 左傳 勺 儀禮 禮記 漢書
桓 屢豐年 左傳
賚 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 左傳
般 於皇明周 白虎通
駉 在駉之野 有驈有騜 說文
泮水 薄采其茆 白虎通 其旂茷茷 言采其薢
在頖獻馘 禮記 束矢其搜 說文

閟宮 稙穉尗麥 實始戩商 說文 王謂叔父 禮記
戎狄是膺荊荼是懲 史記 周公方且膺之 孟子
太山巖巖魯侯是瞻 寢廟奕奕
那 鞉鼓淵淵 說文 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國語
烈祖 亦有和羹 說文 亦有盉羹 鬷假無言 左傳 奏假無言
玄鳥 惟民所止 百祿是荷 左傳

長發 海外有截 漢書 至于湯齊 聖敬日躋
湯降不遲 降有禮之謂也
敷政優優 左傳 百祿是遒 為下國駿厖 荀子
為下國恂蒙 何天之寵傅奏其勇 大戴 武王載斾
武王載發 荀子 則莫我敢遏 漢書 苞有三枿 漢書
韋鼓 漢書
殷武 罙入其阻 說文 命于下國為下國所命
天子 左傳 四方是極 漢書

逸詩
支 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 國語
周詩有之曰 武王克商作此詩
貍首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禮記
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禮記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 左傳 國語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漢書

祈招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左傳 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家語 招作韶 形作刑 以上）

徵招角招（招其詩曰）

畜君何尤（孟子）

麥秀（史記 箕子…）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

九夏（周禮 九夏 王夏 肆夏 昭夏 納夏 章夏 齊夏 族夏 祴夏 驁夏 皆詩篇名）

繁遏渠（國語 金奏肆夏繁遏渠）

采齊（周禮 行以肆夏 趨以采齊）

肆夏

雍

招

新宮

鳩飛

河水（國語 注 河水逸詩）

九德之歌

明明

崇禹

生開

武宿夜（禮記）

茅鴟（左傳）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論語）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周詩 左傳）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

淑愼爾止，無載爾僞。

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左傳）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禮記）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家語）

四牡翼翼，以征不服。

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漢書）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管子）

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
從我焉如。列女傳白水之詩 古有
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
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之則
亡。 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
何恤人之言兮。
涓涓源水，不壅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
乃重太息。
三之七 墨以為明，狐狸而蒼。荀子

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 唯則定
國。 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
無過亂門。呂氏春秋
魚在在藻，厥志在餌。大戴禮
□□陵陂。莊子
□以謹所堪。墨子
□君下直言是務。晏子春秋
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
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左傳 以行救少以嚾

義之經也。 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大武遠宅不涉。戰國策
綿綿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
枯死於野。 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
德。說苑
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尚書大傳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
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史記伯夷列傳 太史公曰 可作采薇歌焉
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列子 古詩

使人如蟬。集解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史記
駕辯 楚辭大招：伏戲駕辯，楚勞商只。注：伏戲氏作瑟，造駕辯之曲。[illegible]
網罟 [illegible]伏羲氏作網罟[illegible]
豐年 [illegible]
八闋 [illegible]
[illegible]
卿雲 [illegible]
南風 [illegible]

晉陽 尚書大傳 南陽 柳處 朱干 苓落 歸來 緩綬

破斧

燕燕

晨露

黃竹

宵雅

補遺

弈弈梁山

亦既遘止

湯孫奏嘏 怡懌 妣

詢 亮 穎 頵 䞨 逐 洵

辟 蹡蹡 鴈 洋洋

靡靡 憴憴 恍恍

媞 搔搔 訑訑 邋邋 皈皈 漫漫 媞

嬌嬌 敖敖 瘦瘦 毅毅 郝郝 悽

悽 儵儵 懽懽 怪怪 泄泄 誚

誚 其虛其徐 撟 有捄 慱 以

肇華 其楷其翳 谿

徐 蓼 蒙 峽

焦讓 六月 是 是嫣 皇矣 君明 大東 騠駮其馬 東山

東方昌矣 爆爆震電 熠熠宵行

濞沸濫泉 洏洄 六月食鬱及薁 消

實單實吁 詒我來嫠

詞之斟矣 惟葦及蒲 兄弟閱于牆 不救

不來 若臨深淵 若履薄冰 弁 長

楚 上天之縡 詩小雅之材七

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

及河嶠岳 魯詩傳曰古有梁騶天

子獵之田也 抱橑 皇甫士安以爲 桓

皆二十七

王詩 崔集注本亦作桓王 憂心夭夭 子途 皇

其儀一也 心如結也 夫旱鹿之

榛楛 故君子得以易樂 于禄 憂心悄悄 慍于

群小孔子也 姈姈 關雎興於鳥而

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 藟蘞 烝

然鱓鱓蟹解解角弓 上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

頌聲之輟 飾歟 以鶩存其風流 有狐綏綏

齊詩作文久 此戚施 韓詩薛君曰戚施蟾蜍喻

惡也 韓詩說沉者曰蘋浮者曰藻 萹

集注作五月鳴鵙于爾謂古字五如古

因亂爲之韓詩序曰關雎刺時也說詩靡所止疑齊
詩作㵝騶騶杜馬河北本作牧馬韓詩序夫移
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詩夫移之華萼不煒煒
文選注藝文類聚修兮哆兮叢書注思䔾兮哆兮文鈔娓娓文王古詩宜
犴宜獄周注禮禁城伊淢字又作洫韓詩云洫深也釋文
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左傳以旻父母騶
牡騫騫說文憂心天天直上虞何超瘢顏說文莫鬭之
關雎畢公作補傳謂詩之得蔡之張二子乘舟伋之傳母恐其死也而作
止釋文無之字或作賤
詩劉向新序說苑棄文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

思之詩黍離是也鄭卒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
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風諫文選注蔡周室之
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
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藝文類聚
新序雜事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玉篇孟子呂氏
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云云以繩文王之德呂氏
春秋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後王論漢書周公與升歌
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
若復見文武之身尚書大傳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
蔡邕獨斷明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云云思文后稷云云

周禮注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武墨子象謂周
頌武也周禮疏周公輔成王作汋樂以奉天呂氏春秋以車
騶騶釋文本作不吳不敖說文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其
詩有一發五豝五豵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
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儀禮注敷爾聲爾衆工奏
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周禮注鄭司農注云何彼襛矣曰
勹言能勹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後漢書頖宮
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禮記注伐檀其詩刺賢者不
遇明王也釋文注潛小爾雅作槮釋文不潛不濫
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左傳

詩四家異同唯韓詩略見於釋文而魯齊無
所攷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
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
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公夫人及其傅
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
新序謂伋之傅母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
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
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鄭康成注禮
記以于嗟乎騶虞爲嘆仁人以燕燕爲定姜

之詩以生甫及申爲仲山甫申伯以商爲宋
詩維鵜在梁以不濡其翼爲才上天之載讀
曰栽至于湯齊讀爲躋注周禮云甸讀與惟
禹敶之之敶同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注禮
之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賈誼謂騶文
王之囿虞虞官也歐陽子從之韋昭注國語
謂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
職勞來諸侯與朱子集傳合太史公以薄伐
獫狁至於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爲周襄
王時之詩班固謂靡室靡家之詩懿王時作

城彼朔方之詩宣王時作白虎通以相鼠爲
妻諫夫之詩趙岐以小弁爲伯奇之詩漢儒
言詩其說不一如此關雎正風之始也魯齊
韓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揚子云傷始亂鹿鳴
正雅之始也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聖人刪詩豈以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揚子又
云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
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而以爲作商頌奚斯
作新廟而以爲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
叔重說文謂其稱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

與今詩異皆詩之文亦如書之有古今故併
綴而錄之伯厚甫後序

詩傳大全二十卷綱領一卷圖一卷詩序一卷

（明）胡廣等撰

明內府刻本

詩經大全二十卷〔通行本〕

明胡廣等奉敕撰。亦永樂中所修五經大全之一也。自北宋以前、說詩者無異學。歐陽修蘇轍以後、別解漸生。鄭樵周孚以後、爭端大起。紹興紹熙之閒、左右佩劍、相笑不休。迄宋末年、乃古義黜而新學立。故有元一代之說詩者、無非朱傳之箋疏。至延祐行科舉法、遂定爲功令。而明制因之。廣等是書、亦主於羽翼朱傳、遵憲典也。然元人篤守師傳、有所闡明、皆由心得。明則靖難以後、耆儒宿學、略已喪亡。廣等無可與謀、乃剽竊舊文以應詔。此書名爲官撰、實本元安城劉瑾所著詩傳通釋而稍損益之。今劉氏之書尚有傳本、取以參校、大約於其太冗蔓者略刪數條、而餘文如故。惟改其中瑾案二字爲劉氏曰、又劉書以小序分隸各篇、是書則從朱子舊本合爲一篇、小變其例而已。顧炎武日知錄朱彝尊經義考、竝抉摘其非。陳啟源毛詩稽古編、但責廣等採劉瑾之說太濫、猶未究其源也。其書本不足存、惟是恭逢

聖代、考定藝文、旣括千古之全書、則當備歷朝之沿革。而後是非得失、釐然具明。此書爲前明取士之制。故仍錄而存之、猶小學類中存洪武正韻之例云爾。

詩傳大全凡例

一。是經一以朱子集傳爲主。通釋所采諸家之說與朱傳相矛盾者去之。庶無惑於學者。其朱子語類文集暨諸家之論有所發明者今皆增入

一。諸儒之說不拘世次先後。一以解經爲序。其有郡號者則加以別之。有不可考者直書某氏而已

一。小序朱子已辨其得失。通釋以隸各篇之下。今仍爲一編附于卷末以還其舊

一。名物等圖。一依廬陵羅氏所集。諸國世次及作詩時世圖。一依安成劉氏存之以備觀覽

一。集傳中所載郡邑間有沿革不同。今謹依

皇朝郡邑志增注于下

一引用先儒姓氏

毛氏萇　鄭氏玄康成

陸氏璣　杜氏預元凱

孔氏穎達仲達　廬陵歐陽氏脩永叔

程子顥伯淳明道 頤正叔伊川　張子載子厚橫渠

眉山蘇氏轍子由　臨川王氏安石介甫

南豐曾氏鞏子固　華陽范氏祖禹淳夫

藍田呂氏大鈞和叔 大臨與叔　上蔡謝氏良佐顯道

龜山楊氏時中立　元城劉氏安世器之

永嘉陳氏鵬飛少南　山陰陸氏佃農師

三山李氏樗迂仲　黃氏櫄實夫

永嘉鄭氏　長樂王氏

建安胡氏安國康侯　長樂劉氏彝執中

渤海胡氏旦　莆田鄭氏樵漁仲夾漈

致堂胡氏寅明仲　南軒張氏栻敬夫廣漢

東萊呂氏祖謙伯恭金華　董氏

丘氏　徐氏

三山林氏之奇少穎　止齋陳氏傅良君舉永嘉

廬陵李氏如圭寶之　胡氏泳伯量南康

北溪陳氏淳安卿臨漳　慶源輔氏廣漢卿潛庵

覺軒蔡氏模仲覺建安　格庵趙氏順孫括蒼

天台潘氏時擧子善　雙峯饒氏魯伯輿廣信

龍舒王氏日休　潛室陳氏埴器之永嘉

西山眞氏德秀景元建安　曹氏

顏氏達龍江陵　容齋項氏安世平甫江陵

錢氏　華谷嚴氏粲坦叔

濮氏一之子南　新安王氏炎晦叔

段氏　劉氏

東齋陳氏大猷　建安熊氏剛大
疊山謝氏枋得君直 廣信　勿軒熊氏禾去非 建安
須溪劉氏會孟辰翁　建安何氏士信
竹房張氏學龍　廬陵彭氏執中
新安胡氏一桂庭芳 雙湖　鄱陽董氏鼎
定宇陳氏櫟壽翁 新安　東陽許氏謙益之 白雲
安成劉氏瑾公瑾　廬陵羅氏中行
廬陵曹氏居貞　豐城朱氏善備萬
一今奉
勅纂脩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孜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臣蕭時中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臣陳循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臣周述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臣陳全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臣林誌
翰林院編脩承事郎臣李貞
翰林院編脩承事郎臣陳景著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余學夔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劉永清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黃壽生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陳用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陳璲
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郎臣王進
翰林院典籍脩職佐郎臣黃約仲
翰林院庶吉士臣涂順
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臣王羽
奉議大夫兵部郎中臣童謨

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臣吳福
奉直大夫北京行部員外郎臣吳嘉靜
承直郎禮部主事臣黃裳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段民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洪順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沈升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章敞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楊勉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周忱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吾紳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道潛

承事郎大理寺評事臣王選

文林郎太常寺博士臣黃福

脩職郎太醫院御醫臣趙友同

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臣王復原

泉州府儒學教授臣曾振

常州府儒學教授臣廖思敬

蘄州儒學學正臣傅舟

濟陽縣儒學教諭臣杜觀

善化縣儒學教諭臣顏敬守

常州府儒學訓導臣彭子斐

鎮江府儒學訓導臣留季安

詩傳大全凡例畢

詩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為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朱子曰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感於物初動則性之欲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眉山蘇氏曰其人親被王化之純發而為詩則無不善正詩是也及其感之雜也有所憂愁怨怒不得其平淫泆放蕩不合於禮者矣變詩是也　安成劉氏曰此言先王以詩為教者詩之言雖有善惡而皆所以為教故因其所言之是非知其所感之邪正而於已止益餘其右故於人則有勸懲之改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安成劉氏曰此言先王以詩為教於郊廟朝野之正詩如周頌正雅二南之類則播之音律於列國之詩則采而觀其善惡而於諸侯又有黜陟之政也聖人蓋指周公天子指武成康也）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

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刋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安成劉氏曰夫子不得行黜陟之政於作詩之侯國而於詩籍有所去取則亦可謂黜陟之敎也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安成劉氏曰夫子不得行勸懲之政於作詩之人而使學詩者有以考其得失而有所創艾興起則亦可謂勸懲之敎也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敎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唯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

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安成劉氏曰此言國風之詩而有正變也蓋二南之詩之得性情之正如關雎一篇樂不淫哀不傷全體已備他如卷耳汝墳草蟲行露殷其雷摽有梅小星江有汜之類亦皆哀而不傷如樛木螽斯桃夭芣苢漢廣羔羊何彼襛矣之類又皆樂而不淫故二篇獨爲正風其餘自邶至豳十三國之詩雖亦有得性情之正者而君臣民庶之閒不能如二南風俗之純故雖邠風亦不得爲正也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

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朱子曰大率雅是朝廷之詩頌是郊廟之詩變雅亦是變用他腔調耳安成劉氏曰此言二雅正變及周頌等篇之體不兼言商魯頌者其體異同可類推也夫正雅周頌諸篇如常棣文王清廟時邁等詩皆周公作公劉泂酌卷阿皆召公作則所謂聖人之徒者也至其變雅之作則有家父尹吉甫之儔又蘇公衛武公召穆公凡伯芮伯之屬又皆所謂賢人君子者也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朱子曰詩經全體大而天道精微細而人事曲折無不在其中○安成劉氏曰通三百篇而論其大義則其喜不至瀆怨不至絕懲不至棄諫不至訐天時日星之大鳥獸草木之微人倫綱常之道風氣土地之宜神祇祖考之祀禮樂刑政之施凡天人相與之理莫不畢備於一經之中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

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安成劉氏曰此言學者格物致知之功知之事也察之情性隱微之閒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安成劉氏曰此言學詩者誠意正心脩齊治平之實行之事也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詩傳序 卌

詩傳大全綱領

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朱子曰舊關雎之序其間有統論詩之綱領者數條乃詩大序。宜引以冠經首使學者得以考焉又曰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又曰或者謂補序而成亦有此理

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孔氏曰詩人志意之所之適蘊藏在心爲志發見於言爲詩○慶源輔氏曰此一節言詩之自出○鄭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然則詩昉於此乎○黃氏曰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蕢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之述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憂懼愛惡欲謂之七情。形見。音現 永長也 黃氏曰寂然不動者謂之性感於物者謂之情情之所動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舞足蹈也○三山李氏曰永歌未足盡其情於是手舞之足蹈之而有舞蹈以詠其聲舞蹈其容發容而盡然後喜怒哀樂之情宣暢於外無所湮鬱此所謂導和之至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治直吏反樂音洛思息吏反

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永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淸濁高下疾徐疏平數音朔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同則音之所成亦異矣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又言嗟歎永歌既發於聲因以其聲播於八音諧以律呂使之相應而和故謂之音而卽其音而復可得其所感之情有如是之不同也○孔氏曰治世之政和順民述其安樂之心作歌故其音亦安樂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亂世之政乖戾民述其怨怒之心作歌故其音亦怨怒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怨之至也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怒之甚也國將亡民遺困厄哀傷思慕而作歌故其音亦哀以思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甚也聽焉顧之請焉出譯思之焉也○臨川王氏曰治亂言世言政而亡國不言者世絕而無政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音刈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又結上三節而言詩之用廣大深切非他教之所及也○安成劉氏曰詠其事之得則可起人善心諷其事之失所可創人逸志傳失於是乎正其入人之深如此者蓋以人心同一理也詠其實而極其和平則達於陰陽而或致祥諷其實而極於怨怒則達乎陰陽而或召災其感動之速如此者亦以天地神人同一氣也詩雖出於人爲而理氣感通則不假人力也速字貼動感字陰陽貼天地鬼神字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敎化移風俗

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 慶源輔氏曰或者指周公爲先王先生曰此無甚害蓋周公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 是指風雅頌之正經 安成劉氏曰序者言先王以詩爲教正綱常而善風化知其所指先王與正經如此 故經常也。女正乎內男正

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閒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爲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 [illegible]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illegible]

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也 [illegible]

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罝之類是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

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朱子曰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底骨子賦比興却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三緯○周禮說以六詩敎國子其實只是這賦比興三箇物事風雅頌詩之標名理會得那興比賦時裏面全不大段費解今人要細解不道此說為是如奕奕寢廟不認得意在那他人有心奧只管解那奕奕寢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曾說得明却用周禮說豳詩有豳雅豳頌即於一詩之中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至比興賦又別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寄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問然之所以為雅為頌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是如此其亦不敢如此尚今只說恐是亡其二○慶源輔氏曰聲音之節謂風雅頌制作之體謂賦比興三經謂風雅頌之譜一定也三緯謂賦比興之用不一也○孔氏曰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詞其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也○安成劉氏曰聲音之節非風則雅非雅則頌其在當時固可吟咏以得其節奏制作之體非賦則比非比則興其

在今日猶可吟咏以得其指歸蓋古今之作者衆矣學者皆不能外夫六義也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風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為之也孔氏曰四始以風為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用賦比興也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詩在比興之先比興雖同是託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而後隱故比居興先也然比興之中螽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兔罝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朱子曰比興之中各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為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義者則但取一二字相應而已要之上句全虛下句常實則同也比有雖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學者隨文會意可也○詩之比興之來以關雎之類為興鶴鳴之類初比字為之說甚詳大概與詩不其亦

義猶以上句引起下句亦有取義者比詩則全以彼物譬喻此物有都不說破者有下文却結在所比之事上者其體蓋不同也上辭言學詩要先識六義而諷詠以得之此學詩之要若逐字穿鑿則便不濟事矣○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則言凡詩聲音之節樂作之體有此六義而教詩與學詩者皆當先辨而識之也綠衣雖以比妾又因以興起其詞雎鳩雖以起興又以擧而有分比后妃之德也獨擧二者以列其餘耳○更或剌人分召氏曰謂得風之體多者為風得雅之體多者為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而來是亦當缺以七月詩變其音節或為戒或為雅或為分只風雅須之例中亦恐有不同者不特比興之則為然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刺之風福鳳反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

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識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處以上氏曰主文譎諫有異入之直故曰風○慶源輔氏曰此一節解上文風字有此二義也上以風化下謂正風也詠愛成亦閔有知比者下以諷封上則止謂變風耳風雖有此二義不同然皆有取於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故皆曰風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成

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邶至豳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故其為說如此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也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

朱子曰先儒本謂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為正風雅其後以類附見者為變風雅耳固不謂變者皆非美詩也大序之文亦有可疑變而小雅篇次尤多不可曉者此未易言但聖人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惡此則顯如日星耳今亦不須問其篇章次序其實是非之如何但玩味得聖人垂示勸戒之意則詩之用在我矣鄭衛之詩篇篇如此乃見其風俗之甚不美若止載一兩篇則人以為見適然耳大抵聖人之心寬大平易與今人小小見識遮前掩後底意思不同○詩之雅蓋王道盛時如成王以上詩是也自夷王以後則為變雅矣蓋王政之所由衰故黍離降而為國風則同乎諸侯之詩矣○慶源輔氏曰此一節言風雅之有變也然正變之說詩經無文可據但其說有合乎理故且從之所謂可疑者蓋指楚茨至車舝十篇之類而言也○安成劉氏曰詩人各適當時政教善惡人事得失而美刺之未嘗有意於為正為變後人比而觀之遂有正變之分所以正風雅為文武成王時詩變風雅為康昭以後所作而邠風不可以為康昭以後之詩也大抵就各詩論之以美為正以刺為變猶之可也若拘其時世分其篇帙則其可疑者多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風福鳳反

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序以為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失乃云國史紬繹詩人之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唯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禮大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大師之屬瞽矇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為書瞽為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

朱子曰周禮史官如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干國史甚事又曰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安成劉氏曰此一節係變風變雅作矣之下冠變風發乎情之上而謂國史傷人倫哀刑政以作詩則序者之意以承上文言變風變雅為國史所作非以三百篇為皆作於國史然亦誤矣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忘者也

黃氏曰止乎禮義喜怒哀樂之中節者○臨川王氏曰此獨言變風者雅雖有變天子猶有政焉若變風則通乎無雅之後也而猶知止乎禮義則變雅之時可知矣

然此言亦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禮義者固已多矣

朱子曰如泉水載馳等詩固止乎禮義如桑中有甚禮義大序亦只是總說亦未盡○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又言變風之亦有止乎禮義者蓋由先王之澤入人之深且久故也不及雅者變風如此則變雅從可知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所謂上以風化下

臨川王氏曰風之本於人君一人之躬行而其末見於一國之事○慶源輔氏曰此一小節再釋風之名義然只反前說上截意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

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形者體而象之之謂 孔氏曰言天下之政事體象四方之風俗謂之雅也

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小節釋雅之名義與大小雅之別言天下之事以體象四方之風俗而以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正雅則可見王政之興變雅則可見王政之廢○孔氏曰小雅所陳飲食賞勞燕賜征伐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未時有上皆大事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至於變雅則由音體有小大而不復由政事之大小矣○朱子曰正小雅二十二篇皆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篇意不主於一事大抵皆詠歌先王之功德中國福祿之系而政之大本聲是其音節亦不同矣及其變也則亦各以其聲而附之焉○華谷嚴氏曰以政之小大爲二雅之別驗之經而不合竊謂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太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近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告古毒反

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容古字通故其取義如此 慶源輔氏曰此一小節釋頌之名義頌容古字通故頌爲形容之義○三山李氏曰頌字訓容漢書曰徐生善容容字作此頌字顏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廬陵彭氏曰盛德不可見也故美其形容成功不可忘也故告于神明○安成劉氏曰論頌詩之大體固是天子郊廟樂歌而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者也但驗之三頌諸篇亦不能盡然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 朱子曰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楚辭亦有亂曰是也自關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 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所謂四始也 臨川王氏曰風也二雅也頌也雖相因而成而其序不相襲也故謂之四始○廬陵彭氏曰呂博士云自一國之事以下備言風雅頌之所因而作而卒之以是謂四始詩之作各有攸始也○程子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本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之雅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宋及於政以底成功其敎然也

詩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無餘蘊矣 三山李氏曰四始以下皆詩之至也 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 朱子曰所謂無詩者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故康節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蓋泊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焉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又曰古人發出意思自好看者三百篇詩則後來之詩多不足觀矣○慶源輔氏曰此二句總結上三節而贊其爲詩之極至也夫詩之作其來遠矣至夫子刪詩則無復餘蘊後世作者連篇累牘不爲不多矣學之者果可以興觀羣怨乎用之者果可以正得失動天地學人倫美教化乎後人讀之者又果可以達於政而專對乎至於風雲之狀月露之形則固無益於事矣若夫哀淫愁怨亦欲增悲則又非徒無益也邵子之言警人深矣

書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敎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夔舜臣名。胄子謂天子至卿大夫子弟 安成劉氏曰即所謂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者也 敎之因其德性之美而防其過 安成劉氏曰因其性之直而防其過故欲其溫因其性之寬而防其過故欲其栗因其性之剛而防其過故欲其無虐因其性之簡而防其過故欲其無傲凡所以養其中和之德救其氣質之偏者蓋皆樂之功用也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宮最濁而羽極清所以協歌之

上下。律謂十二律：黃鍾、大呂、太簇簇音湊、夾鍾、姑洗洗音銑、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射音亦、應鍾。黃最濁而應極清。又所以旋相爲宮而節其聲之上下。朱子曰：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爲商；羽聲輕清，其次爲徵；清濁之中爲角。此五聲之制以括人聲之高下。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謂如以黃鍾爲宮，則是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還至無射爲宮，便是黃鍾爲商，太簇爲角，中呂爲徵，林鍾爲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八分有奇，而黃鍾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則宮聲緊下面商羽角三聲不過該有所謂四清聲，夾鍾、大呂、黃鍾、太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象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律聲，只說四者，意其取數之甚多者言之耳。○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只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問：詩樂既發，如何？曰：既無此家具也，只得以義理養其心。涵泳從容，舞蹈續，不知不覺便是樂。○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然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箎之類。樂之一物，以刺習之，而節奏時之音律者。然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諷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嘆之閒，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至於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之所助於詩者爲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聖賢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鍾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乎？況今去孔孟千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管已乎？誠能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爲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以爲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何如耳。有舜文之德，則聲爲律而身爲度，簫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盡不誣也。○九峯蔡氏曰：心之所之謂之志，心之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所謂律和聲也。○安成劉氏曰：黃鍾屬子丑呂亦大[illegible][illegible]夾鍾終姑洗辰仲呂已發黃午林鍾夷夷則申各已內無射成應鍾爲一律一呂，陰陽相間。黃鍾生林鍾，自子至未凡八位；林鍾生太簇，自未至寅亦八位。餘律皆然，所謂隔八者也。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蕤賓相生，則三律下生，三呂各三分損一；三呂上生，三律皆三分益一。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中呂、蕤賓相生，則三律下生，三呂反三分益一；三呂上生三律，又三分損一。遞六下六上，而十二律旋相爲宮焉。每律所五聲，則成六十聲。每律加變宮變徵，則成八十四聲矣。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朱子曰：金，鍾鎛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管簫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九峯蔡氏曰：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無不諧叶，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郊廟，而神人以和矣。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說見大序。

以六德爲之本。

中、和、祗、庸、孝、友。安成劉氏曰：此六者，周禮大司樂謂之樂德。中者，無所偏倚；和者，無所乖戾；祗

者莊敬肅有常孝者善事父母友者善於兄弟

以六律爲之音

六律謂黃鍾至無射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鍾爲六陰律與之相間故曰六間又曰六呂。安成劉氏曰間者言其陰陽相間呂者言其陰陽相侶周禮又謂之六同不言六陰律者陽統陰也其爲敎之本末猶舜之意也慶源輔氏曰以六德爲本者無是六德則雖強聒以六詩無益也此即舜命夔以樂敎冑子必因其直寬剛簡而使無過之意以六律爲之音此即律和聲之意本聲德性未謂聲音○安成劉氏曰本六德而敎六詩而叶六律即帝舜命夔自直溫而詩歌自詩歌而聲律之意○毛氏曰古者敎以詩樂誦之歌之絲之舞之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鄭氏曰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年一巡狩陳詩者采其詩而觀之

【論語】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朱子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丹陽洪氏曰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illegible]得之他國以歸定著凡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

史記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愚按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廬陵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小雅大雅頌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月本可列於雅然雅有篤公劉矣故寘之豳風生民本可以列於頌然頌有思文后稷矣故寘之於雅如此則是風雅頌初無一定由人以意安排也生民乃郊祀之後飲而受釐時所歌施於人而非施於鬼神者自當為雅蓋祭祀之時歌之於鬼神者頌詩也受釐之時歌之於生人者雅詩也況頌詩與雅詩之體製亦自判然有不同也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朱子曰雅常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朱子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狡不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所以能言也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諷詠之間優柔浸漬又有以感人而入於其心故誦而習焉則其或邪或正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志意油然興起於善而自不能已也程子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則誦讀其言美惡是非勸戒有以啓發故曰興○西山真氏曰三百篇詩雖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沈潛涵詠真可以感發其性情則所謂興於詩者亦未嘗不存也○廣平游氏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脩矣觀常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裒有至性而弟子至於廢講蓼莪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

怨勉齋黃氏曰興羣怨皆指學詩者而言觀則指詩而言[illegible]考究其人之得失也然以為觀己得失亦通之事父遠之事君朱子曰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朱子曰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慶源輔氏曰論語之論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為備文頗周悉無一或遺學者苟於此而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則得羣居之道然而不怨則盡人情之微以至事父事君則於人倫之際各盡其道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可以為博物洽聞之君子○廬陵歐陽氏曰詩述商周自玄鳥生民上陳稷契下訖陳靈千五六百年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而言則未有若思無邪之切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朱子曰思無邪只是要正人心約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而言之一篇之中自有一箇思無邪○勉齋黃氏曰三百篇之詩亦多矣而一言足以盡蓋其義所以明思無邪一言之辭約而理盡微婉者若言人之善而託諸車服之盛親族之貴之類是也各因一事者若刺奢刺貪之類是也直指全體者直指則非微婉矣全體則非一事矣就人心之思而言其無邪故曰直指全體也此其所以能蓋三百篇之義也

○南容三去聲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去聲之

白圭大雅抑之五章也朱子曰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字子容抑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程子曰須是未讀詩者授以政不達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便能專對始是讀詩○勉齋黃氏曰詩三百人未有不讀者也而達於政事能專對者何其少邪亦觀其所以讀之者如何耳爲人邪爲己邪誦說邪踐行邪鹵莽邪精切邪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 胡氏曰詩之作皆原於人情及諷誦其所言則事物之理莫不具載故其情合於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盛與治之得其情背於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衰及治之失因是而通爲政之方也詩之言溫厚不至於薄和平不至於訐能諷詠則人意易感因是故能專對也然讀詩者每不能如此豈非誦之而不能默熟之而不能思思之而不能切默可不識哉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

子貢蓋自謂能無諂無驕者 朱子曰子貢姓端木名賜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 故以二者質之夫子夫子以爲二者特隨處用力而免於顯過耳故但以爲可蓋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又言必其理義渾然全體貫徹貧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富則安處善樂循理而不自知其富然後乃可爲至爾 朱子曰無諂無驕是就貧富裏用功比他樂與好禮者自爭一等蓋樂自不知有貧好禮自不知有富曾氏之說亦善曾氏曰以貧故無諂以富故無驕處貧富之道耳樂非以貧好禮非以富出於情性而貧富不能解也○慶源輔氏曰心廣體胖者指其樂之象安處善樂循理者論其好禮之實○安成劉氏曰隨貧富而用力自守則不能全體貫徹也無諂無驕免於顯過則不能理義渾然也是蓋爲貧富而自守固於貧富之中者也彼樂與好禮者則由禮義渾然根於其心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其貧也但知自樂而不知今之爲貧其富也但知好禮而不知今之爲富所謂全體貫徹也是其自始至終此心之理不爲貧富而增損存亡乃超乎貧富之外者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 浮去聲 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之功不已而益精也子貢因夫子告以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而知凡學之不可少得而自足必當因其所至而益加勉焉故引此詩以明之 朱子曰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爲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 朱子曰他說意思闊非止說貧富故云告往知來告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知其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也○勉齋黃氏曰謂告以無諂不如樂無驕不如好禮此所已言也知義理之無窮學之不可以有得而遽足此所未言也夫子論貧富而子貢悟爲學是告往而知來須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雙峯饒氏曰讀書須是先理會訓詁曉得訓詁便須涵泳其意不可只滯在訓詁上

然未有不曉訓詁而能通其意者子夏是未曉得素以爲絢一句訓詁所以問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是也蓋先以粉地爲質而後可施以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以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啓發我之志意

龜山楊氏曰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於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慶源輔氏曰子貢因論好禮與樂之學而知切磋琢磨之詩爲自治益精之意子夏因論素以爲絢之詩而知人之學禮當以質爲先故皆可與言詩楊氏之說最明切讀書者不可滯於章句之下而學詩者尤貴有得於言意之表不然則泥於章句訓詁而詩之教發於人者鮮矣○雙峯饒氏曰夫子稱商賜可與言詩皆是善其能觸類而長令學者游心於見在文意也未能意辭見故望其托觀類乎○三山李氏曰觀詩者之當求其外意如求鵠尚絢但言衣睹之歲而中有曰惡其文之者也在之以爲倚得之學巧笑美目但言顔色之好而子曰繪事後素子夏則推之退知其禮後之說也○止齋陳氏門六經皆經聖人手而於詩也故意蓋詳論語一書語詩多於他經而二南則王色言之闕雖一篇尤爲惓惓夫子之意深矣○安成劉氏曰此引論語言詩凡十章而皆不乃其先後之次朱子於此得無意乎切以淺見推之雅頌各得其所一章首明三百篇之定體也詩體之音節既定則可學矣故次兩章記夫子常以詩爲教也既學則必有成故如所謂興觀羣怨之類是也故以此二章次之然學貴乎知要善讀詩而有得雖思無邪之一言白圭之一章用之有餘不善讀者雖三百其篇而無用也故此三章又次之若子貢子夏之問答又皆得詩人意外意者故以此二章終焉但未知朱子之意然否

咸丘蒙問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朱子曰普徧也率循也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蓋說

程子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愚謂意謂己意志謂詩人之志逆迎之也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

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又曰逆是前去迎之之意蓋是自家意思去前面等詩人之志來又曰譬如有一客來自家去迎他來時候之不來則已若必去捉他來則不可○張子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

程子曰 顥字伯淳頤字正叔 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 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吟詠其情

性使人意沉浸紓佚於道德之中有所樂而動蕩鼓舞之意與曾點浴沂風雩之氣象一般方能有益〇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朱子曰讀詩便長人一格如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最不緊要然興起人意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

張子曰名載字子厚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則幾何而不爲高叟之固哉問詩如何看龜山楊氏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體會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爲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體會得故看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〇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慶源輔氏曰溫厚平易老成六字說盡詩人情性溫厚謂和而不流怨而不怒平易謂所言皆眼前事老成謂憂深思遠達於人情事物之變此等意思惟平心易氣以逆之則可有得〇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慶源輔氏曰艱險與平易正相反蓋云目前事若無義理在其間是特鄙俚之言耳唯所言皆目前事而却有義理此其所以爲詩也然人能言到此亦甚難以平易求之則無窒礙故其意思廣遠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此解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却不平易〇黃氏曰楨卿數說知味之學穀詩之法也

上蔡謝氏曰名良佐字顯道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

愚按六義之說見於周禮大序其辨甚明其用可識而自鄭氏以來諸儒相襲不能知其所用反引異說而汨陳之唯謝氏此說爲庶幾得其用耳朱子曰上蔡甚曉得詩說此說是他識得要領處〇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著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熟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〇程子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〇慶源輔氏曰體面蓋言體製體段言六義各有箇體面學詩不可不先理會得

古詩即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爲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說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如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慶源輔氏曰思之切而不歸于正使入哀傷淫泆去也〇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平聲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東齋陳氏曰烝民詩首四句孔子只就中添四字滄浪之歌只換兩箇字意不辭費而意味無窮明道說詩正得此意〇朱子曰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文體若逐一根究然後討得些道理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者方看得〇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禮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詩亦要逐字將理去讀便都礙了〇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是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見得他一箇清高

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暴斂底意思好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然感物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著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詩有說得曲折後好底有只恁平直說後自好底如燕燕來後一章這不要看上文考下章便知得是只如意思自是高遠自是說得那人著○看詩且看他大意如衛諸詩其中有說時事者自當細考如鄭之詩意底詩若若將求他有甚意思一日看五六篇可也○讀詩且只將做今人做底詩看或每日令人誦讀却從旁聽之其話有未通者略檢注解看却時時誦其本文便見其語意所在又曰念此一詩既已記得其詩却逐肯字將虛後一樣字通工之今注解中有一字而兩三義者如被字有云大者有云至者只是隨處發細捏耳并看公也文曰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到小將以後捱好蓋是王公大人好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他裏面說得甚有逸理好子細看并如因風成出於好人小子之只但可觀其大禁也○學者於詩須先去了小年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看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是說箇甚事謂如拾得箇無題目詩說此花說句又者是識實門要是精花詩也未可召衆

公戒成王義治六說尚好意思如豈第君子皆指成王說餘為當之戴伐說意爲事福之事至有馮有莫以下方說耳賢犬拔告人之法亦當如此須先令人歎慕此事日其肯從直一以樂爲之矣○讀詩正在於吟詠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性情感發善心今人讀詩只是說己意去包第也如做時文相切中問要曲罵旋之等些不曾理會得他甚事若如此看只一日便可看春何用迫日只駐得數其而又不曾道微耶是如人之放弘須是逐從妨里卷臺實臺獨東馬人物一一看過方是今人只是外面異見城是如此便說我都知得了○詩如今恁地注解了自是分曉易理會但須是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是草草看過一部詩只三兩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不得全不濟事古人說詩可以興須是讀了有興起處方是讀詩若不能興起便不是讀詩○讀詩之去立虛心熟讀尋釋之不要感著說粘定看得不看伊川解詩亦說得義理多了詩本只是思地說活一草言了次章又從而歎詠之歸別無義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後人往往見其言只如此平淡只管涂上義理却窒塞了他如一源清水只管將物事推稍在工便整

陷了說詩折是諸然了文義來時得了涵泳讀取百來過方見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來方見得精深若讀得精熟時意思自說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了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壅他與他耘鋤方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却只討得箇種了便休都無耘治培養工夫逗箇貪多不得下得這一篇根不得常熟讀此篇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令只是貪多讀第一滿讀便要讀第二篇讀篇二篇了便要讀第三篇思地不了讀書此便是大不敢須是致了所三作處以方可讀成○讀詩之法詩讀得大義得他滋見說要繫更鄭理書得也與益大凡讀詩多在篇誦中味義理兒詩又全會諷詞之功所謂法看之說二唱而處實一人唱之二在細之方有意思又如今詩曲若只讀得也無寫思須人歌起來舊見得好意○篇書衣是於自得起於與人是不得恭方讀仲氏往只其心秦淵讀心且惠說處其也先君之思以易家人既破我首又熟我所周公東在身處是皇哀我人熟亦孔之將知此等意直風之發卷四想而不能已○問先生使以詩得且其說之○須是體讀恭書熟讀一集未有其我象詩古人發人象以熟歌之新叔引過鼓服平易又貼氣第之諸詩皆淫聲求學之功未

成而處致以注辭得未能使之知戒而適以蕩其心志否抑其學文思思如古能今人畏安敢羣小子間人亦知成乎來欲今第雖華學詩為疑此未散說以文義曰詩且逮篇於者方能楚道於諸豈有不讀而自荒書遍訓治之理乎讀之多玩之冬方能者有意發豈有讀一二遂而便有感發之理夫古之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今已亡之興可奈何只得熟讀而從容深今之耳若諸錄得不可為法所且令學者不心深究而於正當說道理了細者前反後玩味處不程費工夫也(讀詩必如三優自毒方是有味若是明教人不如見音亦無所積若是至後人說如此看深其有次讀處亦簡或深而有所見也以上論字詩之或問諸章句起於雖曰有故古者是指毛公無故言者是於韻處或也、詩音韻是自然如此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備關了○看詩須并協韻讀是見得他語自齊熟又更略知易韻所由求甚音○只要韻相協好吟家諷誦篇見是理大無甚要緊今且將七分工夫理會義理二三分工夫理會諳報去處○協韻乃吳才老所作某續添之○或問吳才老協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叙亦有推不去者為古商

頌下民有嚴協不敢怠遑吳氏音嚴爲莊云避漢諱卻無道理某後讀楚辭天問見嚴字乃押從莊剛方字去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又此間鄉音嚴作戶剛反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偶然失之○古人情意溫厚寬和言語自恁地好當時協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卻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和詩猶自有相重密本朝和詩便皆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卻愈壞了詩○問詩叶韻是當時如此作是樂歌當如此曰當時如此作古人文字多有如此者如正考父鼎銘之類○問先生說詩率皆叶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詩自然叶韻方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人文章亦多是叶韻又曰商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爲定且如華字叶音敷如有女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顏如舜華當讀作敷字然後與下文佩玉瓊琚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姬之車卻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今只從吳才老舊說不能又考得此例然楚辭紛余既有此內美兮又重

之以脩能能音耐然後下文紉秋蘭以爲佩叶若能字只從本音則佩字是無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爲定也○古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人信口讀之全失古人詠歌之意○詩音韻間有不可曉處因說如今所在方言亦自有音韻與古合處問今湯字卻與唐字適滿字斜與青字分之類亦自不可曉曰古人韻聲後世韻方嚴密究某人好考古字卻說青字書人是親如比類極多已上論尚韻○漢書傳言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不與經連也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歐陽公有詩本義二十餘篇煞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爲詩之本何者爲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得也無妨其論甚好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了也害事如呂伯恭讀詩記人只是看這箇他上面有底便看無底更不知看了○某解詩多不依序他纔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於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詩上下文意則

得罪於聖賢因說學者解詩曰某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一都從頭記得初間那裏敢便判斷那說是那說不是看熟久之方見得這說似是那說似不是或頭是是尾說不相應或中間數句是兩頭不是或尾說是頭邊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斷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審得這說是那說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決定斷說這說是那說不是這一部詩并諸家解都包在肚裏公而今只是見已前解詩便也要注解更不問道理只認捉著更家自家意思說於已無益於經有害爲得甚事凡先寫綿經那未知道外其盡一生之力被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爲吾之益今公覽看者便要生去取肆以己意是發明得箇甚麼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以及之於身爲我之益而已○詩傳中或云始從或云且從其說之類皆未有所考不免且用其說○詩傳只得如此說不容更著語工夫卻在讀者已上爲取汁

詩傳大全綱領畢

詩傳大全圖

思無邪圖

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夫子讀詩至此而有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 情性是貼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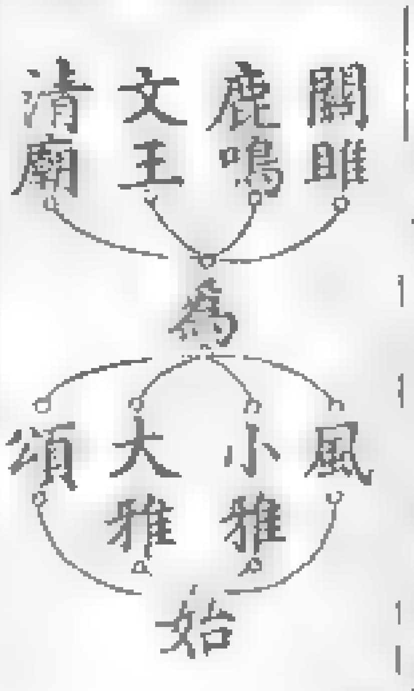
言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正是貼無邪

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

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摘句云耳

朱子曰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者正謂此也

四始圖



正變風雅之圖

正風	變風	正小雅	變小雅	正大雅	變大雅
周南 召南	邶至豳十三國	鹿鳴至菁莪	六月至何草不黃	文王至卷阿	民勞至召旻
二十五篇	一百三十五篇	二十二篇	五十八篇	一十八篇	一十三篇

朱子曰先儒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

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觀省而垂鑒戒耳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詩有六義之圖

三經 三緯

風 雅 頌 賦 比 興

風（十五國風）風者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

雅（大小二雅）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亦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

頌（周商魯三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 語類云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

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 語類引物為說者比也

興者托物興詞如關雎兔罝之類 語類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釣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

（六義三經三緯）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風雅頌聲樂部分之名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

語類風雅頌乃是樂中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大抵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三經是做詩底骨子賦比興卻是裏面橫串底故謂之三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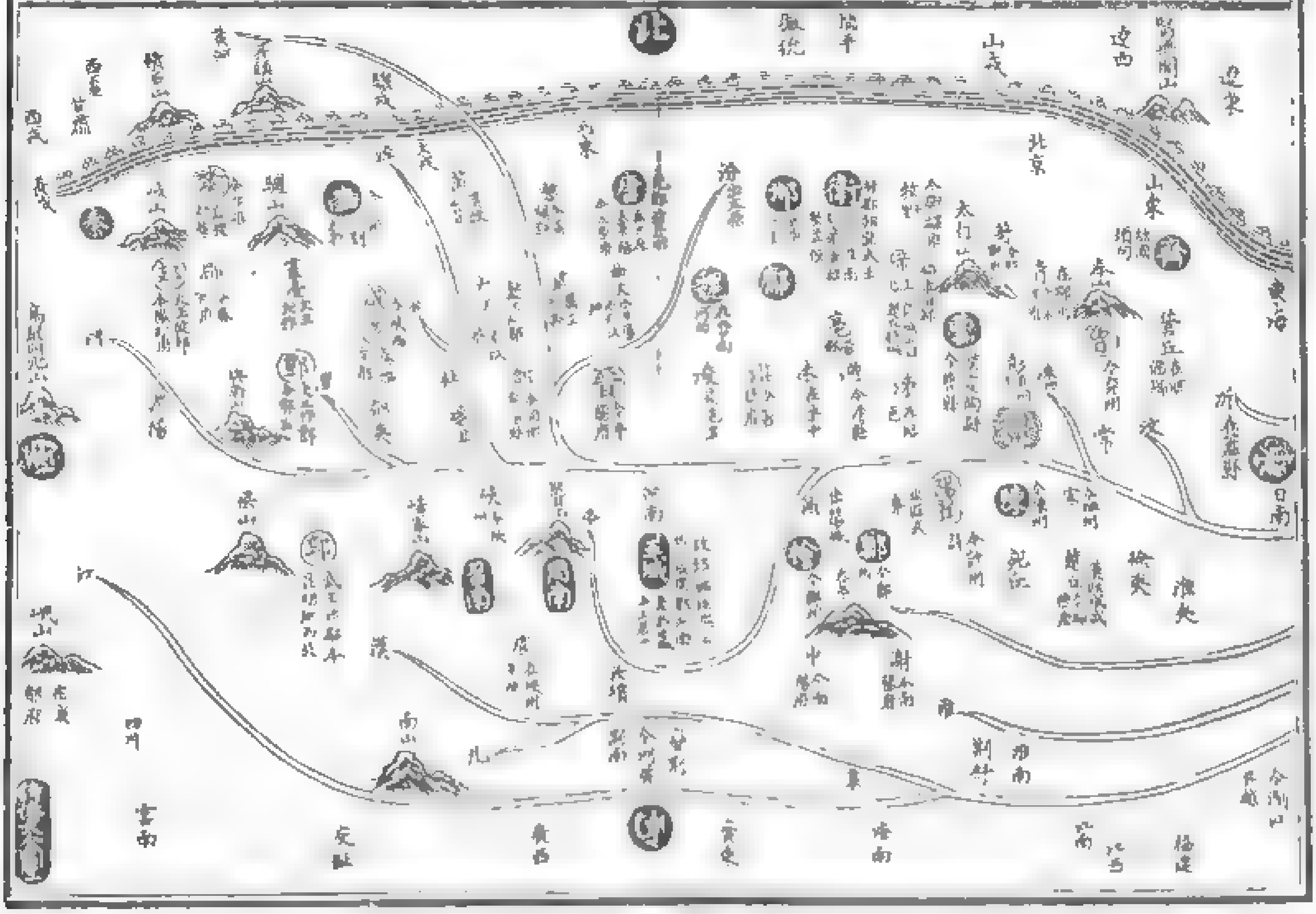
賦比興兼義

賦而比	賦而興	比而興	興而比	賦而興又比	賦其事以起興
小弁八章	野有死麕 黍離 氓六章 溱洧 小弁七章	下泉 綠衣 氓三章	關雎 椒聊 漢廣 巧言四章	頍弁	泮水首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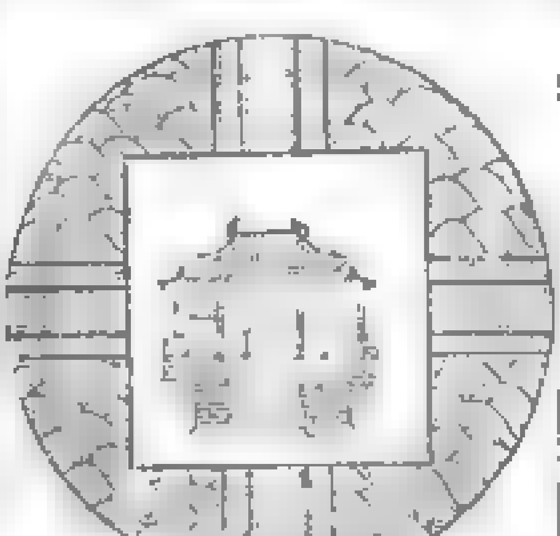
比興之中參取專於比而兼示興於興兼取於比此其例也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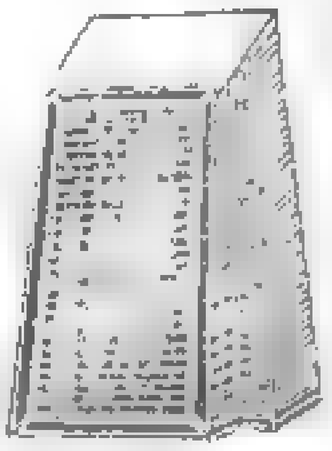
語類說出那箇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箇物事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有游女關雎亦然皆是興而兼比只是說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關雎亦然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卻不同

十五國風地理之圖



靈臺辟廱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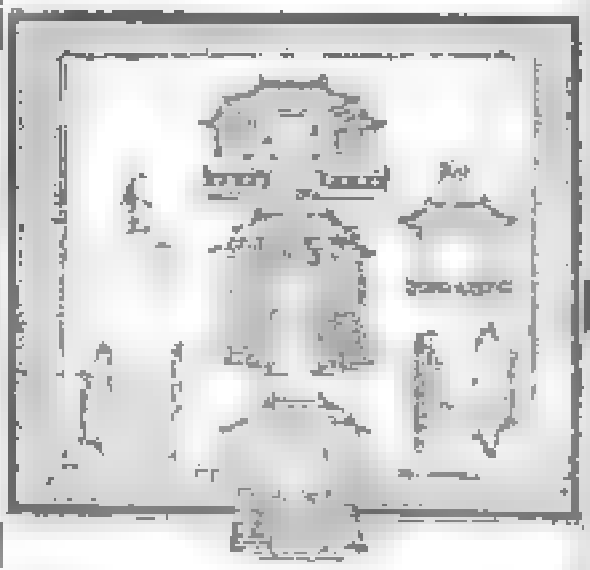


靈臺文王所作所以望氣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

辟廱辟壁通廱澤也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廱

朱子初解曰張子云辟廱古無此名則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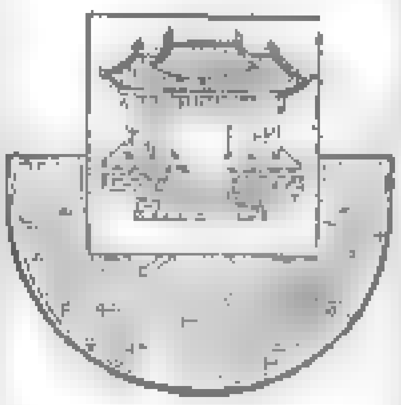
皐門應門圖



大王遷岐胥宇築室作廟立皐門應門立冢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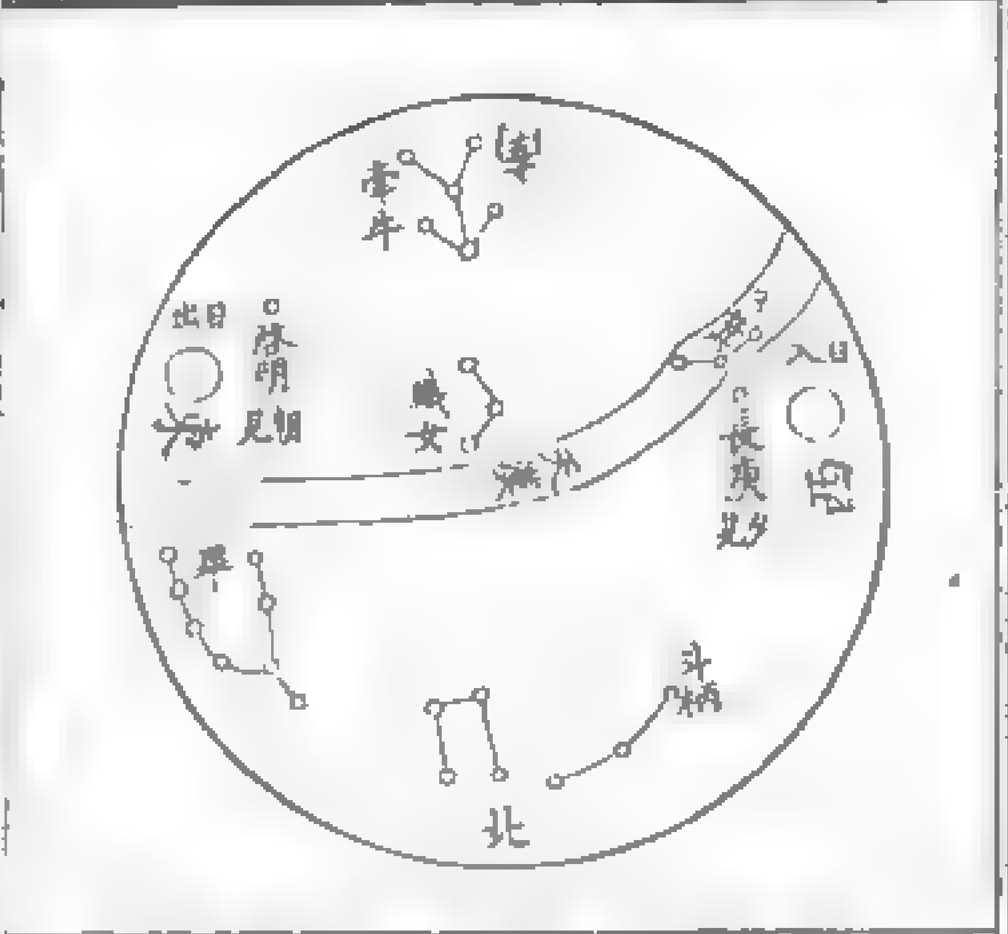
古公亶父後追稱大王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大王之時未有制度作二門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泮宮圖



泮水泮宮之水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

大東總星之圖



織女天女也牽牛服駕也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兎之畢也箕斗二宿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

七月流火之圖

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火伏於九月至十月昏旦並不見唯冬至後旦中至正二三四皆見旦後也

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注云旦中而寒退昏中而暑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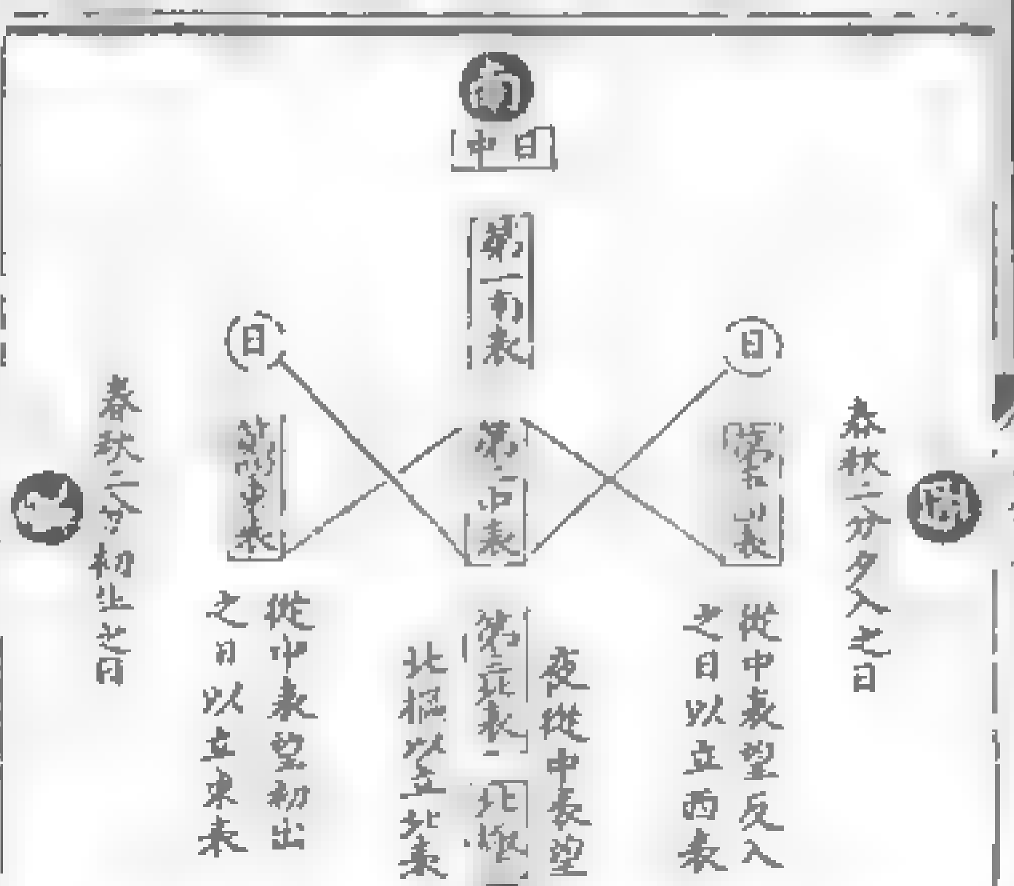
楚丘定之方中圖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建亥之月小雪中氣之時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衛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揆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公劉相陰陽圖



經云既景乃岡又云相其陰陽度其夕陽傳云景測日景以正四方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山西曰夕陽嚴氏曰豳在梁山西公劉相此夕陽地以建豳居也今得西山眞先生儒家武庫所著公劉相陰陽圖謹按其式作圖如上以備讀詩者考焉

豳公七月風化之圖

○謹按 朱子孫傳所載王氏總論七月之義一沒分布爲圖 ○

仰觀星日霜露之變 以知天時 女服事乎內 上以誠愛下 長老而養幼 其祭祀也時

俯察昆蟲草木之化 以授民事 男服事乎外 下以忠利上 食力而助弱 其燕饗也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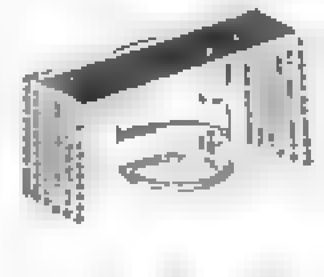
四月		四之日	三之日	二之日	一之日
秀葽	春日載陽 有鳴倉庚 春日遲遲		納于凌陰	鑿冰沖沖 栗烈	觱發
	蠶月條桑	舉趾	于耜	其同 載纘武功	于貉
	女執懿筐 遵彼微行 爰求柔桑 采蘩祁祁			言私其豵 獻豜于公	取彼狐狸 爲公子裘
		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	其蚤 獻羔祭韭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肅霜		流火		鳴蜩
蟋蟀入我牀下	在戶	在宇	鳴鵙 在野	莎雞振羽	斯螽動股
滌場 穹窒熏鼠 塞向墐戶 嗟我婦子 曰爲改歲 入此室處	築場圃 授衣				
納禾稼	叔苴	載績 載玄載黃 我朱孔陽 爲公子裳 其穫			
上入執宮功 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 亟其乘屋 其始播百穀	采荼薪樗 食我農夫	剝棗	斷壺 亨葵及菽	食瓜	食鬱及薁

二之日鑿冰 朋酒斯饗 曰殺羔羊 躋彼公堂 稱彼兕觥 萬壽無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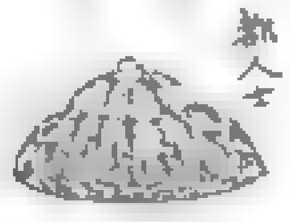
一之日謂一陽之月 二之日謂二陽之月 從月言日 言是月之日也 餘放此 ○ 張氏曰 七月之詩 皆以夏正爲斷 豳民因公劉正當夏時 所用者夏正也 ○ 謹按 詩中載一歲事 獨闕二月 當觀二章春日載陽至公子同歸 及三章蠶月條桑至猗彼女桑 此不言何月 今摘其辭 布於二月四月之間 非敢遷改 以爲二月也 竹以備見豳民春日之事云

冠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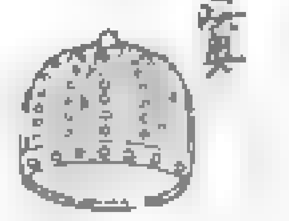
冔 士

冠名 殷曰冔 周曰冕 韍冔黼冔 而冔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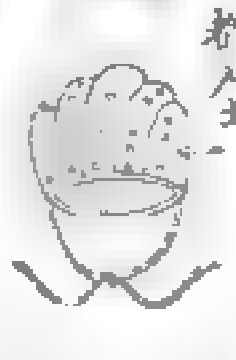
臺笠 都人士

臺夫須也 即莎草也 古注謂以夫須皮爲笠 所以禦暑禦雨



弁 頍弁

會弁如星 會 縫中也 王之皮弁 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 或公諸侯則五用三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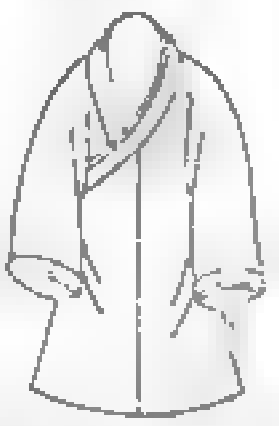
緇撮 都人士

緇布冠也 撮者 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 古注云 太古冠

衣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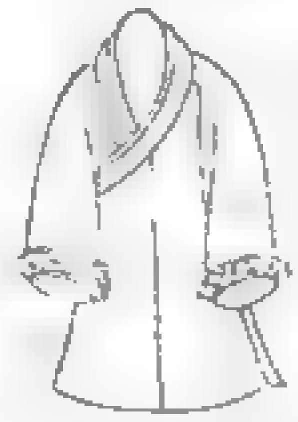
衮衣 九罭

躋龍山華虫火宗彝五章 天子之龍一升一降 上公但有降龍 龍首卷然 故謂之衮



狐裘 檜羔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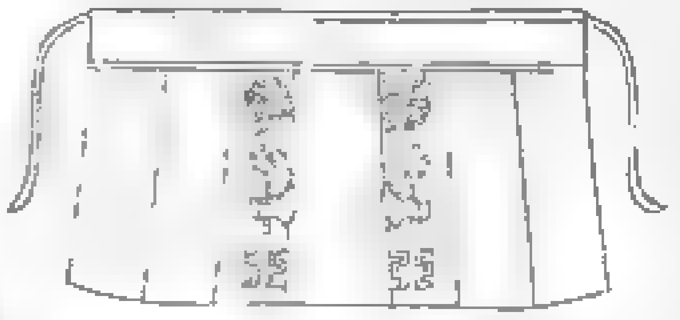
錦衣狐裘 朝天子之服 蘇氏曰 此狐裘 狐白裘也



羔裘豹飾 唐羔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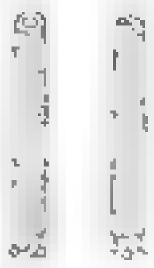
君純羔 大夫以豹飾 祛 袪袂也 然袂大而袪小

黼裳 采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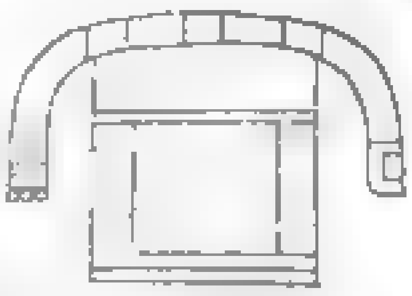
五色備謂之繡前三幅後四幅繡以藻粉米黼黻四章

瑱 君子偕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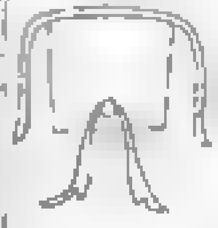
正義注云瑱塞耳也充耳是已天子以玉諸侯以石充耳以紞懸瑱當耳也紞用絲線織之天子諸侯五色臣三色君子偕老篇箋言夫人服飾

芾韠 候人 采菽



芾太古蔽膝之象字當作韍古字通用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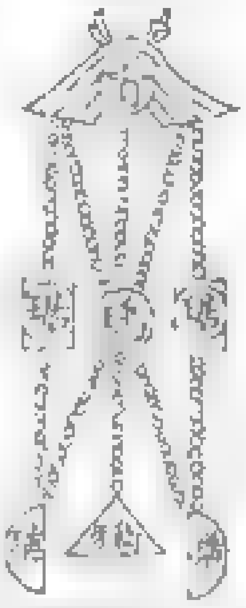
邪幅 采菽



邪幅偪也邪經於足如今行縢偪束其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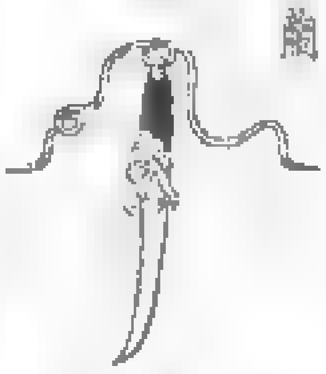
佩用之圖

雜佩 女曰雞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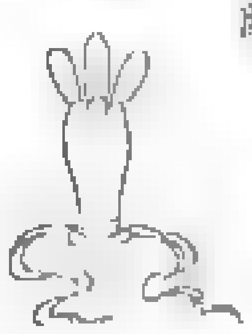
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瑀末懸衝牙兩旁組各懸琚璜又兩組交貫於瑀上繫珩下繫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觿 芄蘭



狀如錐角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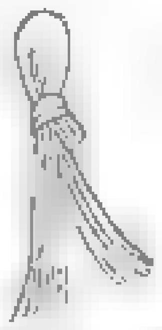
韘 芄蘭



古注云韘者也以朱韋為之射以彄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以遂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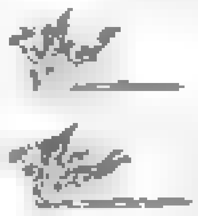
禮器圖

縭 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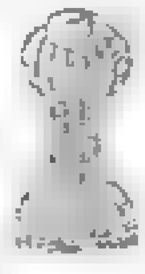
爾雅云婦人之褘謂之縭孫氏云褘帨巾也故華傳曰婦人之褘母戒女而為之施衿結帨也

笄 君子偕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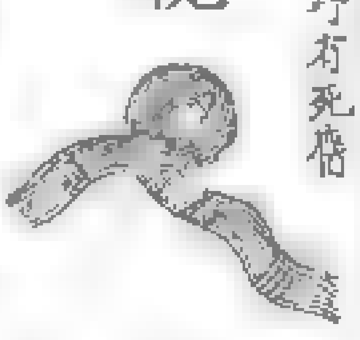
說文簪也其端刻雞形

籩 伐木



竹為之以薦果核容四升

帨 野有死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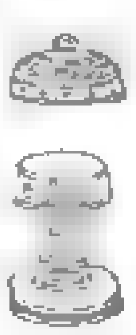


禮記婦事舅姑左佩紛帨注紛帨拭手之巾也

揥 君子偕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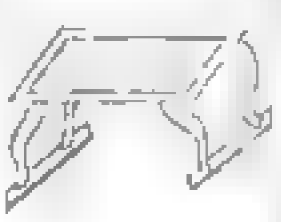
揥所以摘髮以象骨為之若今之篦兒

豆 伐木



木為之以薦菹醢容四升

俎 楚茨



木為之以載牲體大房半體之俎足有跗如堂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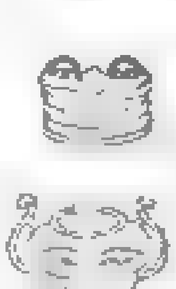
登 生民

瓦器如豆以為大羹徑尺八寸高二尺四寸

斝 行葦

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孔氏曰斝畫禾稼

簋 權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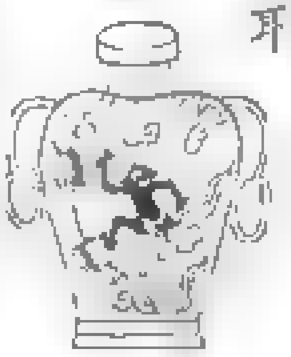


瓦器以盛黍稷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

爵 簡兮

飲器受一升上兩柱取飲不盡之義戒其過也木爵同制玉爵同制

罍 卷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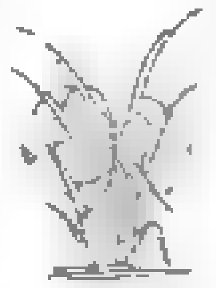


酒器刻為雲雷之象金罍以金飾之孔氏曰天子玉諸侯金士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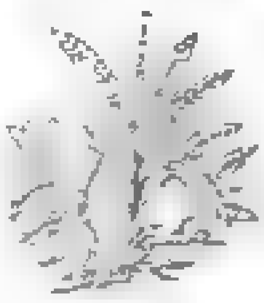
犧尊 閟宮

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

秬 江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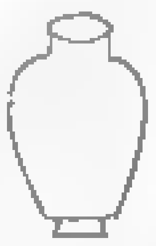


鬯



秬黑黍也鬱鬯金草也鬯暢也頌非黍為酒築鬱金草煮而和之使芬芳條暢酌而祼[illegible]也[illegible]在中也也

壺 韓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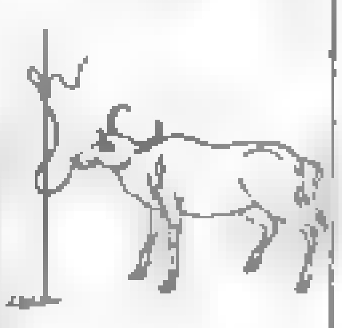


圖器 禮器注壺大一石

卣 江漢

卣中尊孫炎云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郭璞云卣受五升

楅衡 閟宮



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周禮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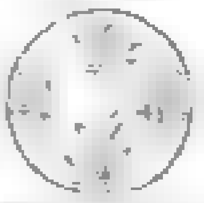
圭

桓圭 信圭 躬圭

璧

穀璧

蒲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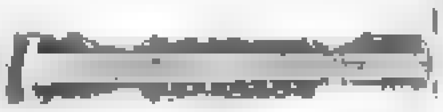
圭瓚 旱麓 江漢

璋瓚 棫樸

韓奕介圭諸侯之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於王也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雲漢圭璧禮神之玉也孔氏曰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圭璧其邸稱也玉瓚圭瓚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酌鬯以祼也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左右奉之半圭曰璋以為瓚柄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

樂器圖

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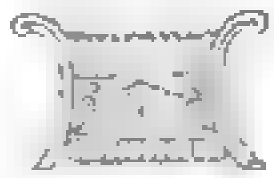
瑟

琴瑟皆絲屬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後加文武二弦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其常用者十九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廿五弦盡用

笙

嚴氏曰笙以匏為之十三簧列匏中而施簧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禮書云三十六簧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

簫 有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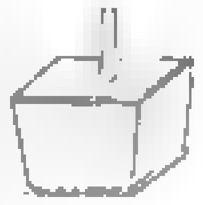


叢編小竹管為之王氏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參差象鳳翼

管 有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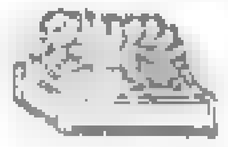
管六孔如篴併兩而吹之者也篴今之笛也

柷 有瞽



柷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挏令左右擊以起樂者

圉



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

籥 簡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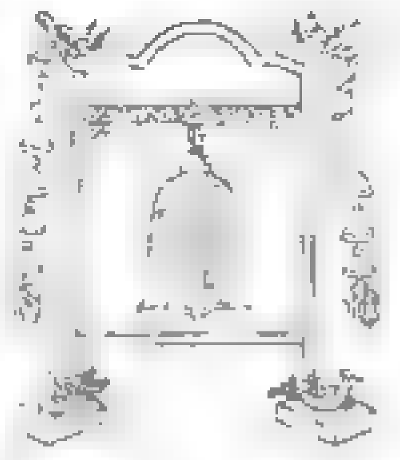
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而短主中身而上下之

塤 何人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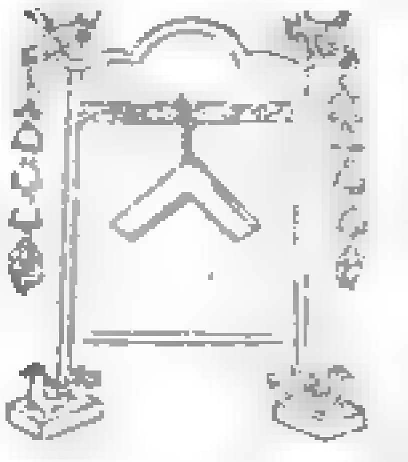
篪

塤土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塤篪其竅[illegible]合則為聲諧其聲盡協則為唱酬蓋相應和也

鐘 靈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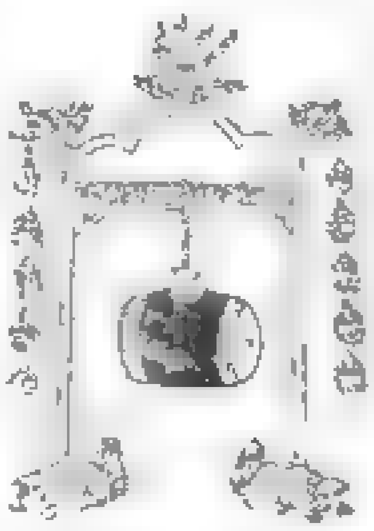


磬



[鍾]金屬[鏞]大鐘也
[磬]石爲之
[鼓]革屬[賁鼓]大鼓也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田]亦大鼓也
[足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懸鼓[鞉]如鼓小有柄兩耳持其柄搖之則傍耳還自擊(
[儀禮書註]華黍下[魯鼓薛鼓]禮
投壺篇鄭氏註魯鼓薛鼓其節
不同○□○○□□○○○○
□半○○○□○○○□□○
□○魯鼓○□○○○□□○
□○○□□○○○○□□半
○□○○□□○薛鼓○此費
鼓薛鼓之節也負者擊鼙方者
擊鼙古者舉事鼓必有節聞其

鼓 有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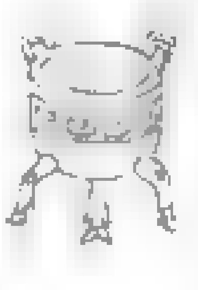
鄭則知其事矣○取半以下爲
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又一說
魯鼓○□○○○□□○○半○
□○□○○○○□○□○薛
鼓○□○○○○□○□○□
○○○□○□○○□半○□
○□○○○○□○此二者記
兩家之異故兼列之

簴

植木以懸鍾磬其橫者曰[栒]有瞽篇孔氏曰植者爲虡橫者爲栒大板謂之業所以飾此栒而爲崇牙刻之如鋸齒捷業然故曰業其形卷然可以懸鼓磬樹五采之羽以爲文畫繒爲翣載以璧樹翣於栒之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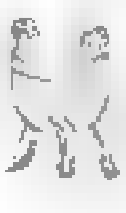
雜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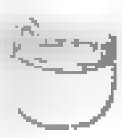
鼎 絲衣



鼎有牛羊豕三鼎皆以銅爲之三足有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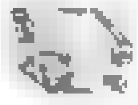
錡 釜 采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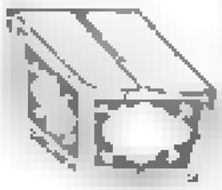


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升 椒聊



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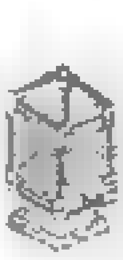
千二百黍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

鬵 匪風

缶 宛丘

鬵釜屬李巡云上大下小曰鬵孫炎曰甑者非
缶瓦器可以節樂又飲器易尊酒簋貳用缶又瓦器左氏具綆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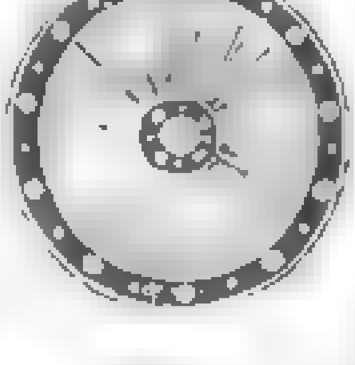
筐 筥 采蘋



筐筥皆竹器方曰筐圓曰筥

車制之圖

輪 伐檀



兵車之輪六尺六寸田車之輪六尺三寸在輿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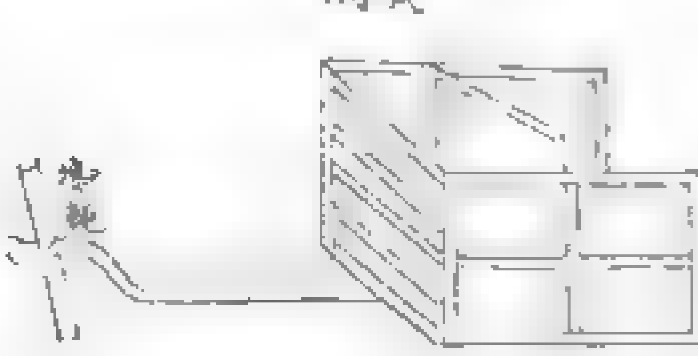
輻 伐檀

輻三十以象日月也

轂 小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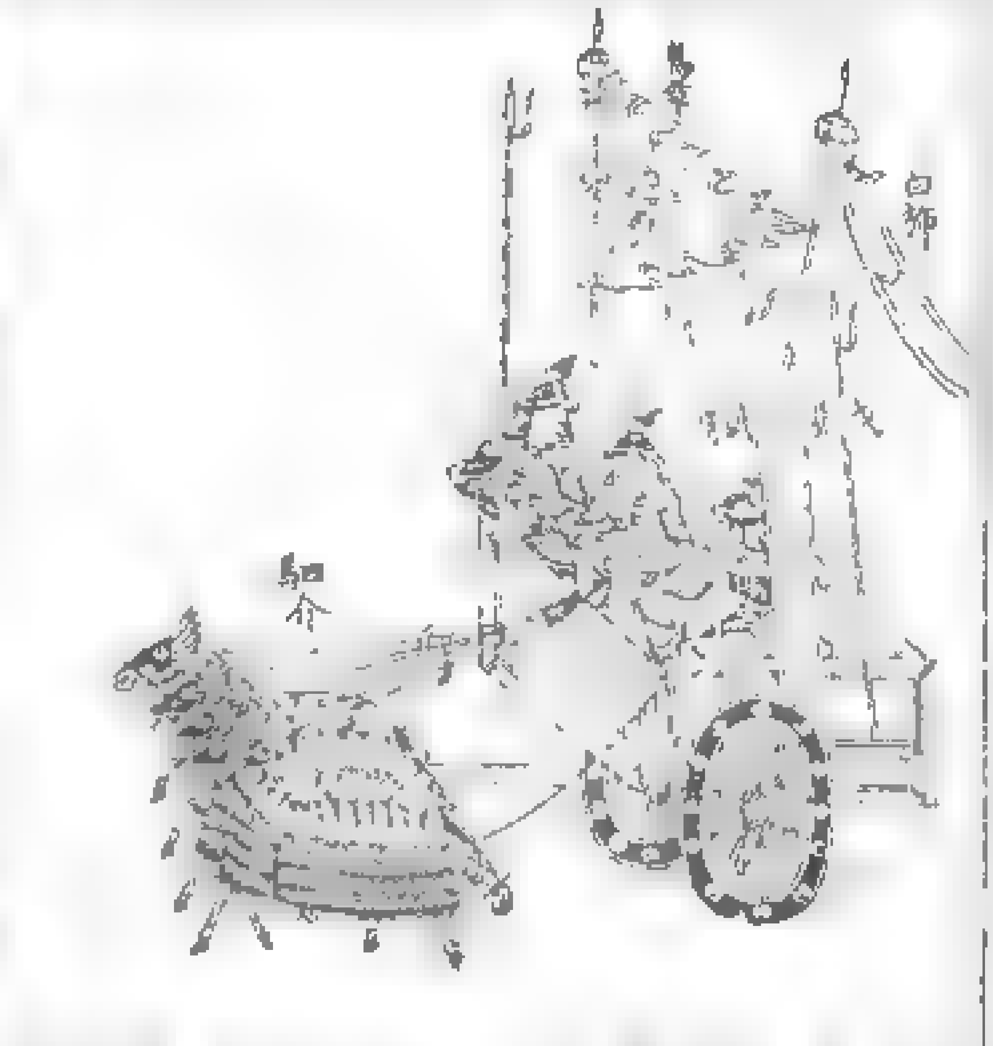
轂在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長三尺二寸徑一尺

輈 小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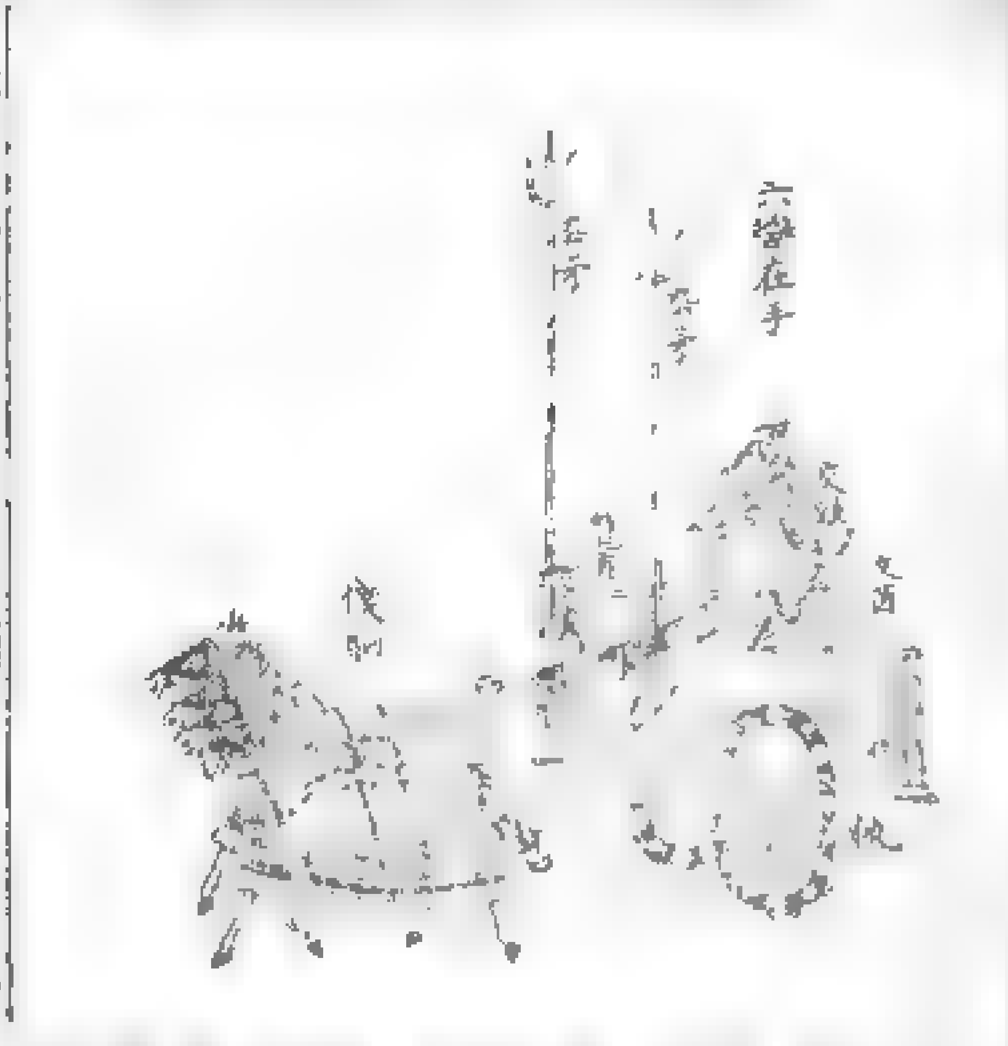
車前曲木上句衡者謂之輈亦曰轅禮記車制圖云輈長一丈四尺四寸亦曰轅通謂之輈

周元戎圖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戎戎車先軍之前鋒也元戎甲士三人同載左持弓右持矛中御戈殳戟矛插於輢幟畫鳥隼之章

秦小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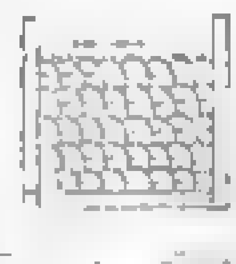


小戎篇云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又云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龍盾之合鋈以觼軜俴駟孔群厹矛鋈錞虎韔鏤膺交韔二弓

兵器服圖

甲

秦無衣



古者三甲以革爲之犀甲壽可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後世乃用金耳

冑

閟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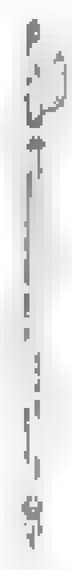
說文曰冑兜鍪也兜鍪首鎧也

干

公劉

干楯也自關而東或謂之干或謂之楯關西謂之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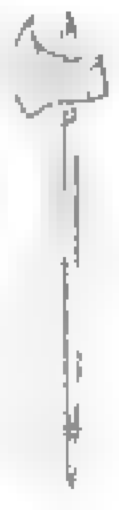
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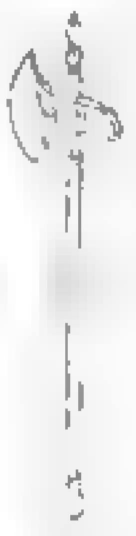
戈柲長六尺有六寸戈主於刺

戚

公劉



揚



戚揚二者斧鉞之別名

戚爲斧揚爲鉞鉞大斧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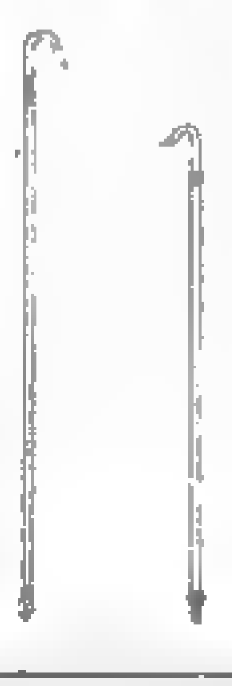
殳

伯兮

殳即杸也長丈二而無刃

主於擊楹書作八觚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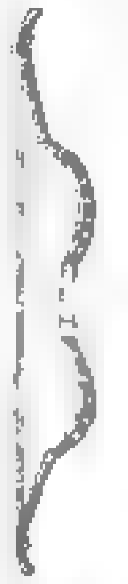
矛



酋矛長二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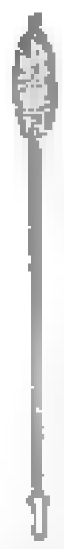
夷矛長二丈四尺

弓 小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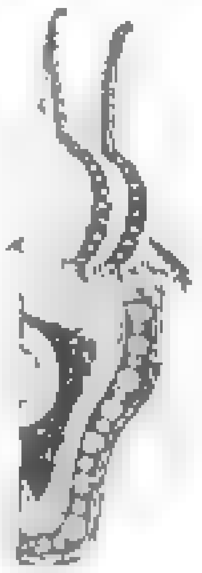
敦弓天子之弓彤弓諸侯之弓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六尺三寸謂之中制六尺謂之下制取幹角以膠以筋終乃之

矢



說文弓弩矢也象鏑括羽之形釋名云矢指也有所指而必疾

虎韔 小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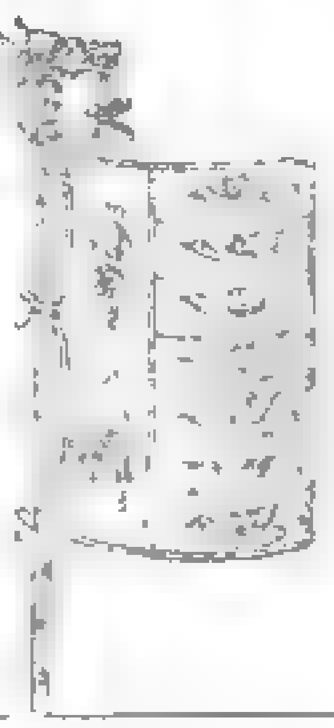


虎韔以虎皮為弓室也交韔二弓交二弓於韔中也

魚服

服盛矢器魚獸名其背皮斑文可為矢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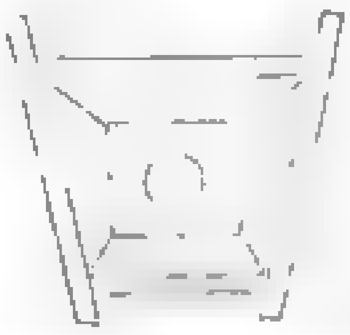
旗 出車



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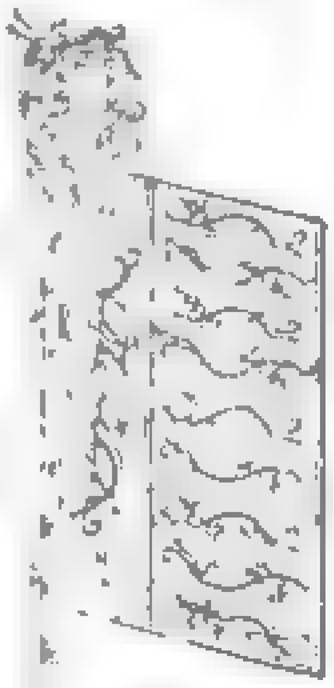
鳥隼曰旟 龜蛇為旐 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

侯 猗嗟



侯張布而射之者也侯中之的曰正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則……

旂 出車



交龍為旂所謂左青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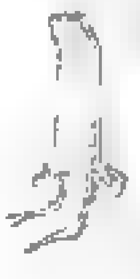
旄 干旄

旄以牛尾注於旗干之首

旌 干旌

旌析羽而注於旗干之首

決 車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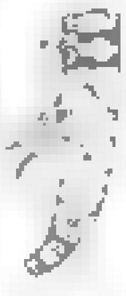


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

拾 車攻

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

韝



諸國世次圖

商 宋附

契	昭明	相土	昌若	曹圉
冥	振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主壬	主癸	湯	外丙 湯次子
仲壬 外丙弟	大甲 湯孫	沃丁	大庚 沃丁弟	小甲
雍己 小甲弟	太戊 雍己弟	仲丁	外壬 仲丁弟	河亶甲 外壬弟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辛弟	祖丁	南庚 沃甲子
陽甲 祖丁子	盤庚 陽甲弟	小辛 盤庚弟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祖庚弟	廩辛	庚丁 廩辛弟	武乙

大丁　帝乙　紂　宋微子啓（紂庶兄）　微仲（啓弟）
宋公稽　丁公　湣公（弟丁）　煬公（弟湣）　厲公（子湣）
釐公　惠公　哀公　戴公　武公
宣公　穆公（弟宣）　殤公　莊公（子穆）　湣公
公子游（子華公）　桓公　襄公　成公
昭公　文公（弟昭）　共公　平公　元公
景公　昭公（元曾孫庶）　悼公　休公　辟公
剔成　偃

周世附
后稷　不窋　鞠陶　世公劉　慶節
皇僕　差弗　毀隃　公非　高圉
亞圉　公叔祖類　周大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弟懿）　夷王（子懿）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孫平）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弟匡）　簡王　靈王　景王
悼王　敬王　元王　貞定王　哀王
思王（弟哀）　考王（弟哀）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慎靚王　赧王

書傳大全圖　五

周公封魯（侯爵）
周公　伯禽　考公　煬公（弟考）　幽公
魏公（弟幽）　厲公　獻公（弟厲）　眞公　武公（弟眞）
懿　伯御（弟懿）　孝　惠　隱
桓（弟隱）　莊　閔　僖（閔庶兄）　文
宣　成　襄　昭　定（弟昭）
哀　悼　元　穆　共
康　景　平　頃

召公封燕（侯爵）
召公（至九世）　惠侯　釐　頃　哀
鄭　繆　宣　桓　莊公
襄　宣　昭　武　文
懿　惠　悼　共　平
簡　獻　孝　成　湣
釐　桓　文　易王　子噲
昭　惠　武成　孝　王喜

書傳大全圖　下

邶
鄘（二國封爵世次未詳）
衛（侯爵）
康叔　康伯　考伯　嗣伯　疌伯

靖伯 貞伯 頃伯 釐侯 共伯
武公共弟 莊 桓 宣桓弟 惠
黔牟羣公弟 懿 戴公子頃子 文戴弟 成
穆 定 獻 殤定弟 襄獻子
靈 出靈孫 莊出父 班師襄孫 君起靈子
悼出季父 敬 昭 懷羣公子 慎敬孫
聲 成 平侯 嗣君 懷
元 君角

鄭 伯爵
桓公 武 莊 厲 昭
子亹昭弟 子嬰亹弟 文 穆 靈
襄靈弟 悼 成悼弟 釐 簡
定 獻 聲 哀 共聲弟
幽 繻幽弟

齊 侯爵
大公 丁 乙 癸 哀
胡哀弟 獻哀弟 武 厲 文胡子
成 莊 釐 襄 桓
孝 昭 懿孝弟 惠 頃
靈 莊 景莊弟 安孺子 悼景子

簡 平簡弟 宣 康

魏 畢公高之後封爵世次未詳

唐 晉曲沃 附侯爵
唐叔 晉燮 武侯 成侯 厲
靖 釐 獻 穆 殤穆弟
文穆子 昭 孝 鄂 哀
小子侯 緡哀弟 曲沃武公 獻 君卓
惠卓兄 懷 文獻子 襄 靈
成襄弟 景 厲 悼襄曾孫 平
昭 頃 定 出 哀昭曾孫
幽 烈 孝 靜

秦 伯爵
非子 秦侯 公伯 秦仲 莊公
襄公 文 寧文孫 出子 武出子兄
德公武弟 宣 成宣弟 穆成弟 康
共 桓 景 哀 惠哀孫
悼 厲共 躁 懷躁弟 靈懷孫
簡靈季父 惠 出 獻靈子 孝
惠文王 武王 昭襄武弟 孝文 莊襄
始皇 二世 子嬰

陳侯爵

胡公　申公　相公(申弟)　孝(申子)　慎

幽　釐　武　夷　平(夷弟)

文　桓　厲(桓弟)　莊(厲弟)　宣(莊弟)

穆　共　靈　成　哀

惠(哀孫)　懷　湣

檜 祝融之後封爵世次未詳

曹伯爵

振鐸　太伯　仲君　宮伯　孝伯

夷伯　幽伯　戴伯　惠伯　石甫

繆公(甫弟)　桓　莊　釐(聲公子)　昭

共　文　宣　成　武

平　悼　聲(悼弟)　隱(平弟)　靖

伯陽

作詩時世圖

商詩五篇

太甲以後

頌三篇

那　烈祖　長發

祖甲以後

頌二篇

玄鳥　殷武

周詩三百六篇

文王世

正風二十四篇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麟之趾　桃夭　芣苢

兔罝(並周南詩)　漢廣　汝墳(並周南詩)

召南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騶虞(並召南詩)

武王世

頌二篇

時邁　雝

武王以後

正風一篇

召南　何彼穠矣(召南詩)

正小雅二十二篇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南陔 白華 華黍
魚麗 由庚 南有嘉魚 崇丘
南山有臺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成王 世

變風 七篇

豳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正大雅 十八篇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篤公劉
泂酌 卷阿

頌 二十六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我將 思文 臣工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康王 以後

頌 二篇

昊天有成命 噫嘻

昭王 以後

頌 一篇

執競

厲王 世

變大雅 四篇

民勞 板 蕩 桑柔

厲王 以後

變小雅 十篇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宣王 世

變風 一篇

鄘柏舟 萬檢校附

變小雅五篇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黍苗
變大雅六篇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幽王世
變小雅八篇
節南山　十月之交　小弁　何人斯
巷伯　白華　苕之華　何草不黃

變大雅二篇
瞻卬　召旻
幽王以後
變風二篇
衛淇奧時武公
鄭緇衣鄭桓公武公時
變小雅
正月　雨無正　賓之初筵衛武公時
平王世
變風十一篇

邶柏舟　綠衣　日月　終風並衛莊公時
衛碩人時莊公
王黍離　揚之水
鄭叔于田　大叔于田
唐揚之水晉昭公時
秦小戎時襄公
變大雅
抑衛武公詩
平王以後
變風十二篇

王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唐椒聊
秦車鄰　駟鐵　終南
桓王世
變風六篇
邶燕燕　擊鼓並衛州吁時　新臺
二子乘舟　式微　旄丘並衛宣公時
桓王以後
變風三篇

莊王世

鄘　墻有茨　君子偕老　鶉之奔奔 並衛惠公時

變風四篇

齊　南山　敝笱　載驅　猗嗟 並襄公時

釐王世

變風一篇

唐　無衣 曲沃武公時

惠王世

變風六篇

鄘　載馳 衛戴公時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並衛文公時

鄭　清人 文公時

惠王以後

魯頌四篇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僖公時

襄王世

變風四篇

衛　河廣 宋襄公時

秦　渭陽 康公時　黃鳥 穆公時

曹　候人 共公時

匡王以後

變風一篇

陳　株林 靈公時

時世未詳

變風七十五篇

邶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簡兮　泉水　北門　靜女

鄘　桑中

衛　考槃　氓　竹竿　芄蘭

伯兮　有狐　木瓜

鄭　將仲子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齊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甫田　盧令

魏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　蟋蟀　山有樞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秦 蒹葭	晨風	無衣	權輿
陳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澤陂			
檜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曹 蜉蝣	鳲鳩	下泉	

變小雅三十二篇

小旻	小宛	巧言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隰桑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詩傳大全圖畢

詩序

朱子辨說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程子曰：大序是仲尼作。）或以為子夏，（朱子曰：王肅、沈重亦云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或以為國史，（程子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跡是也。）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隋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

（三山李氏曰：以詩序考之，文辭[illegible][illegible]出一人之手。如詩有六義至六曰頌，則見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至其民困，則見於樂記；鴟鴞之序，則見於金縢；都人士之序，則見於緇衣；清人之序，則見左氏傳；那序則見於國語。措辭引援，往往雜出傳記之文。然則果作之誰乎？當出漢之諸儒也。）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朱子曰：古本詩序別作一處，如易大傳及班固序傳並在後。京師舊本揚子注，其序亦總在後。○孔氏曰：漢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與經別也。自後漢以來，始有就經為注者。）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

作經字未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眞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慶源輔氏曰先儒以詩序爲孔子作故讀詩記載蘇氏曰詩序非出於孔氏也則序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篇亡詩之序未嘗詳也夫詩序之非孔子作蓋不待此而可知也然此

詩序 二

亦是一驗又曰據文載虎重云案大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消經篇言方不先儒相求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宏更加潤色至於以爲國史作者則見於大序與王氏說其詩是聰慶騶書無所據條故先生直撰後漢儒林潤而附以爲皆宋作又因鄭氏之說以爲宏特增廣而謂色之又取近世詩儒之說以爲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爲後人所蓋若皆曲盡人情事理至於自句之巳有妄說者則非先生黜理之明考義之精不能及也至論詩序本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與有序皆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說若亦有知其出於後人之手而不盡信亦得其情又論毛公引以入經乃不鄭篇後而趨遠篇嘗不爲注丈而直作經字不爲疑前而遂爲決辭云若則可見古人於難則穿信而不敢易說於已說則謙盧退託不敢自決而有特於後人者自有深意若毛公之作則出於率易不思遂皆援人穿鑿遷就之失以至於上誣聖經而其罪有不可遁甚矣嗚呼可不戒哉可不謹哉或曰子之貴夫毛公者嚴矣而晦翁先生又生於數千年後乃盡廢諸儒之說而遂斷小序爲不足據者何哉子應之曰不然先生之學始於致知格物而全

於意識心正其於解釋經義工夫至矣必盡取諸儒之說一一細研窮一言之著無有或遺一字之差經有能通其誦聖人之言都一似自已言語一般蓋其學已到至案能破千古疑使聖人之經復明於後世然細致其能則其聯續又皆本於先儒之所亨疑而未究者則亦未容自爲贊說也學者皆第弟采致耳與其終說已明知小序之出於漢儒而又以其間容或眞有傳授證贊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之說則於意之謹重不苟亦可見矣豈可與先儒之牽鑿曾說者同日語哉先生又嘗曰予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美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辭卻又覺得這理貫緻當切亦當讀問諸都先生皆云序不可發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爲繆穿有不可讀言呂伯不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強處某嘗與之言然若肯信從讀詩記中雖多說序未有說不什處亦發之某因作詩傳逐成詩序辭說一所其他鑿戾[illegible]之頃詳又口小序亦間有說得將廢只是杜據變多不知先儒何故不盡心子細看這逐釋使只得說卻後人又只作他泥滿說去亦不看詩是有此意無若詩不去處又頌字鑿說得去

詩序 三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小序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

后妃文王之妃大姒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多辨文王未嘗稱王則大姒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害也（安成劉氏曰大姒之稱后如雅頌稱文王之王皆追之詞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大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為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為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為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國家天下治者也竊謂此說庶幾得之

風之始也

所謂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孔氏曰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風化之始也文王化行始於其妻故用此為風教之始）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說見二南總論邦國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子用之也（孔氏曰所以風化天下之民使皆正夫婦焉鄉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臨川王氏曰凡詩用於天子者諸侯不得用用之諸侯者大夫不得用若三家以雍徹而孔子非之也此關雎鄉人邦國皆得用者以之正夫婦也○三山李氏曰詩之雅頌惟用於宗廟朝廷郊祀宴享非其所用者不得用也至於正夫婦之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嘗有二道也）

風風也敎也風以動之敎以化之

承上文解風字之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敎

臨川王氏曰風之於物方其鼓舞揺蕩所謂動之也及其因形移易使槀者枯甲者拆乃所謂化之也詩之有風亦若是也始於風之而動終於敎之而化○黃氏曰自其本於一人言之則謂之風自其及於一國言之則謂之敎關二南之風者感發其善心被二南之化者變易其氣質動則變變則化化天下之理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敎故繫之召公

說見二南卷首關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鵲巢騶虞言德者被化而成德也以其被化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敎先王即文王也舊說以爲大王王季誤矣程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乾統坤坤承乾也

朱子曰乾始萬物非坤無以代其終坤終萬物非乾無以資其始故乾元先天萬物所從出而無不統焉南之化實似之坤元雖生萬物而所以生者乃畢成天意以代其終而已召南之德實似之楊氏亦曰二南相須以爲治蓋一體也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聲作然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爲是歟

孔氏曰高以下爲基遠以近爲始文王正其家而及其國是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見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亦謂二南爲王化基始序意出於此文也○慶源輔氏曰先生發基字之義先儒皆所未及程子說正是此意先生又嘗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不然則爲王莽矣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爲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爲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於傷爲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而關雎作故揚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爲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說者以爲古者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

廬陵歐陽氏曰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東萊呂氏曰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矣

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

此不可知矣但儀禮以關雎為鄉樂又為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為周公之書勿軒熊氏曰按儀禮鄉飲酒鄉射篇有乃合樂周南關雎之文又燕禮有遂歌鄉樂周南關雎之文儀禮乃周公相成王治定功成經制大備之書小序所謂用之鄉人者鄉飲射禮也用之邦國者燕禮也今當據儀禮經文為定儀禮不為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為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此詩之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為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為言况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為盛美若謂歸寧之時即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常為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為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謂庸行之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傅會之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獨為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首尾衡決東陽許氏曰衡所以為平有首尾之物決絕也絕則首尾不相照應矣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此序稍平後不注者放此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為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之體故遂以不妬忌者歸之螽斯其亦誤矣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者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為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為不妬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疎矣

○兎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者得之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孔氏曰天下亂離則我躬不閱於恩子也今天下和平於是婦人始樂有子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誤以爲德廣所及爲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嘗謂序非

出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東萊呂氏曰蘇氏以序爲非一人之作蓋近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遠矣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臨川王氏曰庶人之妻能勉夫以正而不知爲之者是之謂道化而服其所之詩所以未若汝墳之盛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之時二字可刪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文王之時關雎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放此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臨川王氏曰自所薦之物所求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所謂能循法度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臨川王氏曰愛之篤思之至以其教明也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黃氏曰周家貞信之教興而商人衰亂之俗未殄此如一陽來復之時陽雖有當盛之勢而五陰猶未却以進陽則草木之摧敗猶有所不免自二南極而王道成則自復而臨自臨而泰之時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

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爲衍說耳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止齋陳氏曰。男女及時之說聖人之志天下也。血氣既壯。能盡其儉情于既剛義順理義故昏姻及時者所以全節行於未破之日。學其及時者所以全智慮於未分之時

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此序末句未安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朱子曰。只看詩中說不我以不我過不我與便自見得不與同去之意安得勤而無怨之意也。安成劉氏曰。此媵妾所作序之首句恐亦非是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强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不謂無聘幣之禮也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笑其陋然此但讀爲兩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爲一句而對下文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爲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白。蓋曰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所以甚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也。但立文不善終費詞說耳。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音狄勤面繢總音服則褕翟音遙。孔氏曰。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六服褘衣爲上褕翟次之○鄭氏曰厭翟次其翟侯伯之夫人服之以羽爲車蔽也如王后音禪勤之車爲當面朱總也畫文也繪也五色皆備成章曰繢而濃翟雉名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翟蔽也搖者然則公侯夫人翟茀者其翟車貝面組總有幄也歟鄭氏曰翟車不重不厭以翟羽飾車之側而貝飾面有幄則無蓋矣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永嘉陳氏曰始於鵲巢之夫婦而人倫正中於鵲巢之君子而朝廷治人倫既正朝廷既治使天下皆被文王之化而有騶虞之仁心則王道成矣

此序得詩之大指然語意亦不分明。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爲

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於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孔氏曰王道成者以此篇處末故總之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又蒙其草仁心然如騶虞則王化之道成矣所謂周南召南王化之基也歐陽公曰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廬陵歐陽氏曰漢世詩說四家毛最後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以騶虞為獸也文帝時賈誼新書以騶為文王囿名亦不經見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其為虞官明矣獵以虞為主其實嘆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詩考曰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名○廬陵歐陽氏曰書言騶虞者多矣如七騶六騶蓋馬御澤虞山虞則山澤之官月令季秋教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周官山澤虞皆當田獵則致禽獸易亦有即鹿無虞之說而射義言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騶虞二官田獵之時乃其職事當以多殺為心今也五豝而一取故詩人曰于嗟乎而能如是也又曰詩者向言田獵之得時次言君仁不盡殺卒歎虞人之得禮此與舊說不同今存于此

邶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强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决為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為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强以為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强以為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傅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為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為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為衛頃

公之時則其故為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為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青朱子曰謚法中如陸璣慧和曰頃使得小柏舟與之一傳曉夸爲毋頃公惠天仁人不遇小人在側牽魚側前川小曰是後人偶史傳去俟弄翁鑿鄢附會作小序矣剌若將以衛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啓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

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之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詞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絶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懟其上者所在而成群朱子曰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一般其間亦各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才做一事便作一詩歌詠之或譏刺之是甚麼道理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諛說把持放鵰何以爲情性之正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

辨朱子曰溫柔敦厚詩人之教也使篇篇是譏刺人安得溫柔敦厚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爲莊姜之詩今姑從之然唯燕燕一篇詩文略可據耳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遠送于南一句可爲送戴嬀之驗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此詩序以爲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也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序說誤矣須溪劉氏曰州吁無戲笑之理分明是怨莊公也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爲說恐或然也新安胡氏曰按四年三月州吁弑桓公自立夏將脩先君之怨於鄭使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弊邑以賦與陳蔡從宋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遂從陳蔡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九月如陳見殺然傳記魯衆仲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按州吁篡弑之賊此序但譏其勇而無禮固爲淺陋而衆仲之言亦止於此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

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序所謂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為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兼此詩亦婦人作非國人之所為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未有以見其為刺宣公夫人之詩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亦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下篇同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序見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為責衛伯之詞誤矣○陳氏曰。說者以此為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年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安成劉氏曰。以此詩為作於衛宣公之時因無可考但上篇黎臣有勸歸之辭則此時黎之宗社疑未滅也。豈其後黎侯復國至衛穆公時方為赤狄所滅故晉人數赤狄之罪立黎後而還以此意之式微旄丘二詩雖未有以見其必作於衛宣之時恐亦未必作於衛穆時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此序略得詩意而詞不足以達之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安成劉氏曰。朱子以此序辨說故不存於集傳以此詩為仕者自作而序意與詩亦微不合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恐非是程子曰。序謂百姓不親相攜而去然考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此序全然不似詩意須溪劉氏曰只是男女相悅之詞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詩說已各見本篇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

此事無所見於他書序者或有所傳今姑從之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公子頑事見春秋傳但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鶉之奔奔放此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爲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略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爲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爲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爲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以是爲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絶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絶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固不得已而存之所

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為邦之法，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邪？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邪？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為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為其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為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為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邪？

朱子曰孔子之稱思無邪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皆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若所以為戒警懼懲創之資耶而其所為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心為易也巧為辨數而歸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為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之

記合實是詩之為桑鄭又不為無所據矣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鄭風不為鄭邶鄘衛之風不為衛桑中不為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且於小序之無指可笑者篤信之而於其有樂者反不之信此又何邪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文或出於傳記往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其類在樂官者以為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蓋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可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狀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同不容於瓮雖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詩於鬼雜之名畏之又太並斷乃引夫之於之西辭而文以感事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說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為庶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樂與鄭樂合奏猶曰不何所況強以桑中濮上為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乘其以二詩為燕止於中辨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歟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為之說獲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察耳又以為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有所謂強者若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東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哉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以備六籍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衛外之人而其力猶足完先王之樂緩說而善則二詩之幸而雅樂之不幸近久邪矣於淫諸而取光氏之說則又以以劉詩為劉還者豈理之自於固有不可傳者邪因讀介中之說而哉前論之不足豈以斥伯恭父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為使伯恭父而則此鄭未必遽以為然亦當為我迫然而一嘆也嗚呼悲夫○安成劉氏曰上文朱子齊後辨說皆為東萊而發篇其序讀詩記門策以非是願之定伯恭文誤有取焉其從歷時既文自知未安如雅於邪正之云者未也有所更定而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闕方恃相與反復其說以未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噫呂東萊朱子一時同志皆大有功於詩

經者也豈固欲相免哉因附錄于此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見上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鄭氏曰不齒者不與相長稚南軒張氏曰宣公無道國人化之讀桑中之詩無恥如此文公復爲一以身率下於是無禮者見惡於相鼠淫奔者不齒於蝃蝀下所賤向倖於一人如此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定之方中一篇經文明白故序得以不誤蝃蝀以下亦因其在此而以爲文公之詩耳他未有考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顚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誤者又有春秋傳可證

衛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此序疑得之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此爲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意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棄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爲刺莊公矣序蓋失之而未有害於義也至於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甚焉於是程子易其訓詁以爲陳其不能忘君之意陳其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鄭氏之失生於序文之誤若但直據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此序據春秋傳得之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曰
美反正者尤無理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
也
未見不見答之意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此詩不可考當闕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舊說以詩有爲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爲春秋所書從

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
爲此行矣序言爲王前驅蓋用詩文然似未識其文
意也 東萊呂氏曰爲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
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
也
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大司徒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者是也序者之意
蓋曰衛於此時不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
也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

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男女
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或違
而不忍失其婚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以
使之相依以爲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
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兆庶之心其能若此哉此
則周禮之意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
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
作是詩也
說見本篇 安成劉氏曰桓公封衛以王法律之固爲春秋之罪人自衛人視之則天地再造之

恩也果如序說則桓公之德可比於草木之實而衛人之報者未見乃遽自假以重寶而爲知恩也哉序說非詩意矣其謬固不得從之也

王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
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
難以風焉
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其曰刺平
王亦未有考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

而已

說同上篇慶源輔氏曰。此序得之。蓋古之樂官實掌教事。如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教國子可見。故賢者多隱於樂工。如簡兮之詩類至春秋時。如魯太師摯諸人。猶知蹈河蹈海以去亂不賢者能如是乎。使賢者隱於樂工而以全身遠害為樂。則時可知矣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主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見此詩之爲是而作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序說未有據。詩意亦不類。說已見本篇

○采葛。懼讒也

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唐采葑采麥相似。其詞與鄭子衿正同。序說誤矣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序亦誤矣

鄭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此未有據。今姑從之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事見春秋傳。安成劉氏曰。見隱公元年。然莆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無與於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又從而巧爲之說。以實其事。誤益甚矣。今從其說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國人之心貳於叔。而歌其田狩適野之事。初非以刺莊公。亦非說其出于田而後歸之也。或曰。段以國君貴弟受封大邑。有人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閭巷下

雜民伍此詩恐亦民間男女相說之詞耳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此詩與上篇意同非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按此序蓋本春秋傳而以他說廣之未詳所據孔氏正義又據序文而以是詩為公子素之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今文誤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為言古以刺今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此亦淫亂之詩序說誤矣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此亦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慶源輔氏曰詩詞正是說德而不好於色序者意鄭國之風不宜有此故强以為陳古義以刺今其思君之[illegible][illegible]甚矣鄭風雖曰淫聲而天理民彝豈容遂泯或嘆其鄭風而有此詩此聖人之所以録之也觀歐陽公於五代史載逆旅婦人事則可見矣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按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其後北戎侵齊鄭伯使忽帥師救之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

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謂忽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又不聽及即位遂為祭仲所逐此序文所據以為說者也然以今考之此詩未必為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為齊女而附之於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未為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為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鍛鍊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說詩者之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指而壞學者之心術故予不可以不

辨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詞序之者不得其說而例以爲刺忽殊無情理朱子曰最是鄭忽可憐凡鄭風中惡詩皆以爲刺之東萊又欲主小序鑿說得鄭忽罪不勝誅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

見上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昭公嘗爲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讎也況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耶且昭公之爲人柔懦疎闊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則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舛又甚而非詩之本旨明矣大抵序者之於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擧而歸之於忽文義一失而其害於義理有不可勝言者一則使昭公無辜而被謗二則使詩人脫其淫謔之實罪而麗於訕上悖理之虐惡三則序誣聖人刪述之意以爲實賤昭公之守正而深與詩人之無禮於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後之說者猶或主之其論愈精其害愈甚學者不可以不察也朱子曰鄭忽之罪不至已甚往往如宋襄這般人大言無當有甚狡處若鄭突却是狡詩意本不如此又曰鄭忽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自會托婚大國而借其助矣謂之頑童可也許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曰鄭聲淫如將仲子自是男女相與之詞却干祭仲共叔段甚事如褰裳自是男女相答之詞却干忽與突爭國甚事〇華谷嚴氏曰狡童或以爲指忽或以爲指祭仲忽爲鄭君屬人不得目爲狡童也若指祭仲則祭仲自莊公時已爲卿且爲莊公取鄧曼而生昭公當昭公即位仲已老矣不應目爲童也聖人引詩以垂世教安得目君爲狡童也〇永嘉陳氏曰說者以衛有狂童鄭有狡童經有碩鼠皆以目君不然也序文誤耳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此序之失蓋本於子太叔韓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斷章取義之意耳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此淫奔之詩序說誤矣慶源劉氏曰此詩朱氏一以爲淫奔之詞其說甚達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此序得之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序意甚美然考詩之詞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疑同上篇蓋其詞意儇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也安成

劉氏曰。朱子曰鹿鳴賦有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此二事文皆從序說與集傳不同者彼蓋斷章取義耳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此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誤矣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五爭事見春秋傳。安成劉氏曰。其事散見左傳桓公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十八年莊公十四年。然非此之謂也。此乃惡淫奔者之詞序誤。須廣劉氏曰。舍序讀詩詩意甚美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東萊呂氏曰。君之澤不下流。迺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爲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齊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豈亦以謚惡而得之歟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同上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縣挈之名。壺盛水器。蓋置壺浮箭以爲晝夜之節也。孔氏曰。挈壺氏以水爲漏孚晝夜共百刻以冬夏之間則有長短。太史立成法。於每歲之間加減刻數以一年有二十四氣。一氣之間分爲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曆言晝夜者。以昏明爲限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孔氏曰。下三章責魯桓縱恣文姜。序以主刺襄公故不言魯桓。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言作詩之意以見君惡之甚亦無所當也

此序據春秋經傳爲文說見本篇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未見其爲襄公之詩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義與還同序說非是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桓當作莊安成劉氏曰桓公十八年不聽申繻之諫公欲與文姜同如齊則姜氏此一行非由桓公不能制而然也及公薨于齊而姜氏返魯莊公即位而姜氏孫于齊未久復返于魯自後姜氏之會齊侯者累見於春秋之策則防閑之責焉之桓公卒歸之莊公也故曰桓當作莊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此亦刺文姜之詩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此序得之

魏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此未必爲其君而作崔靈恩集注其君作君子義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國削則其民隨之序文殊無理其說已見本篇矣

爾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

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指矣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孔氏曰蠶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重斂漸漸以稅使困也解頤新語云蠶食重斂者莫切於此鼠食物且食且畏四顧不寧貪畏者莫切於此

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詞未必直以碩鼠比其君也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謚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况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爲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爲此也。朱子曰。唐自是未改號晉時國名。序者便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安成劉氏曰。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意序者據此遂謂因其有堯遺風而謂之唐。不知大師特係以始封之號爾。初無與於堯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此詩蓋亦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者。序說大誤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詩文明白。序說不誤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此詩未見其必爲沃而作也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此但爲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爲刺晉國之亂也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爾

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况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詩中未見此意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幷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序以史記為文。詳見本篇。但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贓餌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辯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意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於春秋之義云安成劉氏曰晉趙盾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許世子不嘗藥春秋且不少從末減皆誅以正其弑君之罪況武公篡逆如此而請命之事反可以為美乎朱子此論足以正人心於千載之後誅賊黨於千載之上矣然則此義行而亂臣賊子懼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此序全非詩意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程子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朱子說見下序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獻公固喜攻戰而好讒佞然未見此二詩之果作於其時也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未見其必為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黃鳥渭陽為有据其他諸詩皆不可考安成劉氏曰秦仲但為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此詩疑作於平王命襄公為侯之後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孔氏曰有蕃曰園有墻曰囿囿者域養禽獸之所也○黃氏曰田狩之事園囿之樂何足為美蓋以襄公有功王室始受天子之命人亦樂予之也○安成劉氏曰朱子辨以此序揣乎不復辨說其又謂秦詩時世多不可考今按詩中言公乃臣子稱其君之詞疑此詩亦作於襄公受命為侯之後也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說見本篇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此詩未詳所謂然序說之鑿則必不然矣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廬陵歐陽氏曰周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襄公亦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有岐豐之地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此序最為有據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序意與詩情不協說已見本篇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爲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爲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爲太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陳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謚惡故得遊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同上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爲愿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爲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同上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於春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不知其信然否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此非刺其君之詩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此不得爲刺詩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陳風獨此篇爲有据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作是詩也（安成劉氏曰詩中但言豈不爾思亦未有以見去其君之意）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南豐曾氏曰。不能三年雖不知爲服幾月然序我謂期月已久齊宣王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孝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此序之誤說見本篇

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倭遲耳。

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曹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言昭公未有考（孔氏曰。昭公班釐公子釋文曰。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此詩但以三百赤芾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序遂以爲共公未知然否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此美詩非刺詩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爲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豳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爲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諭而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于鴟鴞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此序以金縢爲文最爲有据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四國之詩也且詩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說以爲管蔡商奄尤無理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新安胡氏曰序云美周公猶未甚失而所謂刺朝廷之不知已是詩中所無之意辭者又指何事而言不知一字謂不知所以疑周公之道豈非所謂傳之失其真也哉朱子非之當矣○安成劉氏曰朱子說見下篇序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二詩東人喜周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詞序說皆非朱子曰寬厚溫柔詩教也若如今人說九罭之詩乃責其君之詞何處討寬厚溫柔之意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旣飮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華谷嚴氏曰古者上下交而爲泰於鹿鳴諸詩見之

序得詩意但未盡其用耳其說已見本篇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首句同上然其下云云者語踈而義鄙矣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首句同上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序得之但與魚麗之序相矛盾以詩意考之蓋此得而彼失也國語富辰之言以爲周文公之詩亦其明驗但春秋傳爲富辰之言又以爲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二書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此孔氏曰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詩以親之耳故杜預以作爲鄭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詩爲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是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慶源輔氏曰蓋以朋友爲人倫之一不可以貴賤卑間也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去聲下字如字]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序之得失與鹿鳴相似[朱子曰臣既天保詩答上五 詩之為之說序謂得詩意而][古注言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於上 上言其君之尊而□之以答其歌却忘符也則]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此未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

○出車勞還率也

同上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

○杕杜勞還役也

同上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此篇以下時世次第序說之失已見本篇其內外始終之說蓋一節之可取云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此笙詩也譜序篇次名義及其所用已見本篇

同上此序尤無理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同上然所謂有其義者非真有所謂亡其辭者乃本無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本無謂而說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之矣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序首句誤詳見本篇[今詳此詩有發人意處是說 蓋解殺了究著詩人興起人底意思如南山有臺之 序蓋見詩中有邦家之基字故如此說才如此說便 說了之意]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見南陔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見上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見上

○蓼蕭澤及四海也

序不知此爲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即以爲澤及四海其失與野有蔓草同膓說淺妄類如此云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此序全失詩意

○六月宣王北伐也

此句得之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魚麗以下篇次爲毛公所移而此序自南陔以下八篇尚仍儀禮次第獨以鄭譜誤分魚麗爲文武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一句自華黍之下而升於南陔之上。此一節與小序同出一手其得失無足議者但欲證毛公所移篇次之失與鄭氏獨移魚麗一句之私故論於此云

○采芑宣王南征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愼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序愼微以下非詩本意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此以下時世多不可考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安成劉氏曰詩文恐無箴意

○沔水規宣王也 鄭氏曰規者正圓之器也春秋傳曰近臣盡規○孔氏曰物有不圓匡之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見匡諫之名○安成劉氏曰詩中但有規其親友止亂之意恐非規王之詩也

○鶴鳴誨宣王也

○祈父刺宣王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朱子曰宣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山甫韓侯或爲將或爲相或爲者僕如方叔召虎或征蠻荊或伐玁狁或平淮夷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如於又公之徒諫既不行則小人乘間而用事矣故當祈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矣小人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矣故白駒之詩留賢者而[illegible]留也

○黄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鄭氏曰考成也孔氏曰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曰設盛食以落之

○無羊宣王考牧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見本篇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此序尤無義理歐陽公劉氏說已見本篇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此詩不爲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亂畏禍而相戒之詞爾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此詩明白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爲宜臼耳序又以爲宜臼之傅尤不知其所據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是詩而絶之

鄭氏曰暴蘇皆畿内國名孔氏曰左傳云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爲三公者世本云暴辛公作壎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壎篪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今按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有蘇忿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應有此二人矣但此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何所據而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繆譙周又從而傅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繆耳三山李氏曰世本古史考見此詩言伯氏吹壎仲氏吹篪遂爲此說皆未詩之偶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譚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據恐或有傳耳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此序之誤由不識興體而誤以爲比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鼓鍾刺幽王也

此詩文不明故序不敢質其事但隨例爲刺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自此篇至車舝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絶無一言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序皆失之朱子曰楚茨之詩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變風楊氏曰指不說

博四字說盡此詩之義誠敬之至威儀之軌鬼神之享福壽之報此其所謂精深也禮樂之備品物之豐逮及之備施設之遠此其所謂宏博也讀者更於此而深求之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專以爲成王則陋矣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此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此序以命服爲賞善六師爲罰惡然非詩之本意也嚴氏曰洛邑初成成王嘗往受諸侯之朝覲王復命諸侯于此序所謂明王即指此矣安知非當時美之之詩何以別其爲思古歟以君子至止爲諸侯來受爵命以作六師爲使之樞御士以行軍而因以賞善罰惡獨不之何其說妄而不許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

此序只用似之二字生說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此序只用彼交匪敖一句生說

〇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此序穿鑿尤爲無理

〇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爲此言如逝者其耋他人是保之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

〇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以上十篇盖已見楚茨篇

〇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〇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韓詩說見本篇此序誤矣

〇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此詩意與楚茨等篇相類

〇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同上

〇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孔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宗血氣而生以骨肉之親

〇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〇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此序盖用緇衣之誤

〇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此詩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於上也

〇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此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也

〇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此亦非刺詩疑與上篇皆脫簡在此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此事有據序蓋得之但幽后字誤當為申后刺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又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雖非詩意然亦可補序文之缺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方道其心之所欲耳若如序者之言則褊狹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意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序說非是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鄭氏曰。荊謂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

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為何時耳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三山李氏曰。文王之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民窮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是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幾豈遠乎哉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 華谷嚴氏曰。受命作周者推本之詞也作生也。造周之王業始虞芮之業遠邇憂也 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為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漢儒惑於讖緯始有赤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 孔氏曰中候云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命邑云歲受丹書尚曰得書入是稱王改正勇緣崇侯虎一剋安成氏曰文王以大聖之德宜王不王說詩者乃因小序有受命之詞又見大明云有命既集有命自天命文王有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外是遂謂文王受命改元稱王則文王不勝其誣也宗不知二詩所言天命文王文王之命猶不過作邑伐崇之事初未嘗出乎侯伯職分之外也華谷嚴氏曰。天命歸於文王。文王遂然不敢當。故泰誓牧誓皆不言受命至大誥武成乃曰我文考文王天命蓋武王既得天下之後推本古之中庸曰武王末受命蓋武王末年方受命文王何嘗受命于此遷因詩書有文王受命之語因謂文王受命稱王而鄭箋尚之訟漢儒又雜以讖緯之說則亦誣矣 殊不知所謂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眾人之心而已矣眾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於一而無一

毫私意雜於其間則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爲歸矣則天命將安往哉朱子曰文王受命只是天下歸之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皆謂此爾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辨之已詳廬陵歐陽氏曰孔子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殷乎夷齊義士也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使西伯稱王是僭叛之國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泰誓十有一年說者因以爲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三年并數之耳故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古者人君即位稱元年西伯即位久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

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克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〇蘇氏曰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大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殷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殷武王於泰誓二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大王則可知矣〇趙氏曰獲眉山二蘇氏說與歐陽氏殊不同朱子所引未知何也當考〇問先儒以爲文王稱王朱子曰自太史公以來皆如此說了但歐陽公力以爲非東坡亦有一說但書說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却是有這一箇痕瑕處指泰誓此篇皆只得文考武成方稱王只是當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只是[illegible]邪事體自是不可了去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於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

〇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此詩言王季大任文王太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也

〇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廬陵彭氏曰周之得天自文王之得民始民心之歸周自太王之得民始故序言文王之事本由太王而一詩之意大要主民而言也〇曹氏曰書所謂太王肇基王迹是也〇定宇陳氏曰王迹肇基於太王而王業斷大於文王此追王所以自太王始而此詩推本文王之受命亦自太王之遷岐始也緜言文王受命作至於虞芮質成者蓋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也

〇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序誤

〇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

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序大誤其曰百福干祿者尤不成文理

〇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華谷嚴氏曰此詩五章皆言文王所以爲聖也

〇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〇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文王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也久矣非至此而始附也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東萊呂氏曰所以謂之靈者不過如孟子之說而已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下字恐誤說見本篇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鄭譜之誤說見本篇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此詩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逐句自生意義不暇尋繹血脈照管前後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見黃耇台背便謂養老但見以祈黃耇便謂乞言但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諸序之中此失尤甚覽者詳之朱子曰詩人假物興辭大抵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是比兄弟勿字乃興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却牽合以行葦爲仁及草木如云以祈黃耇亦是催洽之時遂記頌之意序者遂以爲養老乞言豈知祈字只是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序之失如上篇蓋亦爲孟子斷章所誤爾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同上

○假樂嘉成王也慶源輔氏曰自行葦至假樂四詩若如序說而不明其所用則皆奉上之辭耳先生云大雅爲受釐陳戒之辭如此四篇其受釐之辭也然外假象亦有戒意故先生不敢斷然以爲公尸答受釐之作但爲疑辭于首章之末而又取東萊之說載于篇終也

假本嘉字然非爲嘉成王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召康公名奭成王即位年幼周公攝政七年而歸政焉於是成王始將涖政而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師以相之眉山蘇氏曰成王即位不能治事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歸政成王於是涖政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小然此詩未有以見其爲康公之作意其傳授或有自來耳後篇召穆公凡伯仍叔放此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序無大失然語意亦疏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求賢用吉士本用詩文而言固爲不切然亦未必分爲兩事後之說者既誤認豈弟君子爲賢人遂分賢

人吉士為兩等彌失之矣夫泂酌之豈弟君子方為成王而此詩遽為所求之賢人何哉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 孔氏曰左傳云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凡伯周公之後也入為王朝卿士春秋書天王使凡伯來聘則凡伯亦其苗裔世為王臣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鄭氏曰蕩之名篇以首句有蕩蕩上帝耳序說云云非詩之本意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為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為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於宣王之前故直以為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為亦以自警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 朱子曰若爾刺王亦以自警亦惡一詩既刺人又有自警之理 夫曰刺厲王之所以為失者史記衛武公即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 華谷嚴氏曰今考年表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即位詩記謂其齒四十餘是也既以為三十六年誤 詩以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慎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為甚詩不以此箴其膏肓而徒以威儀詞令為諄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若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為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望於既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為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又曰曰喪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既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淇奧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 朱子曰以為武公自警則意味甚長詩云武公九十餘歲作此詩其間亦聿既耄亦可以為後又如謹爾侯度則是侯國之度曰喪厥國亦是諸侯自謂無競善武公作此詩使人日夕諷誦以警己所以有小子告爾之作類詩文箴戒作又之體曰若此後漢侯苞亦有此說 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序者乃欲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足為全得也然此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即其詩之本文而各以其一說反復讀之則其訓義之顯晦疏密意味之厚薄淺深可以不待考證而判然於胸中矣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序與春秋傳合 安城劉氏曰序者之意恐亦指春秋傳而言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

志邁哉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此序有理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業耳非專爲美宣王而作也下三篇放此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同上永嘉陳氏曰崧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詩而序皆以爲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盛詩以相娛樂此人君之美亦可見矣○安城劉氏曰朱子之說則以此詩爲非專爲美宣王而作也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同上。其曰尹吉甫者未有據下二篇同。其曰能錫命諸侯則尤淺陋無理矣。既爲天子錫命諸侯自其常事春秋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爲美哉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吉甫見上。他說得之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召穆公見上。所解名篇之意未知其果然否。然於理亦通朱子曰。詩中無常武二字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段氏曰詩中摘字名篇爲篇名未必有意於立篇名則名之有意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凡伯見上曹氏曰凡伯作板詩在厲王末至幽王大壞之時七十餘年矣决非一人。猶家父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凡伯見上。旻閔以下不成文理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

○維清奏象舞也

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詩中未見即政之意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新安胡氏曰詩只稱大王文王則祀不及先公明也若祭其人不須其德可考。然朱子定以爲祭太王詩不及文王者豈以詩不言王季也若并祭王季寧其子不須其又乃父祭其間亦非所安也故只以爲祭太王詩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爲康王以後祀成

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為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為之說，以附己意，其迂滯僻澁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辯明矣。然讀者狃於舊聞，亦未遽肯深信也。此詩言二后者文武也[illegible]王功。執競曰：不顯成康，自彼成康[illegible]噫嘻曰：噫嘻成王[illegible]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為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為祀天地而為祀成王無可疑者。又況古昔聖王制為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其壇壝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圜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厖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獻鮪者，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於義何所取乎？序說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謬無可疑者。故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不失此詩之本指耳。或曰：國語所謂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為王誦之謚，而韋昭之注大畧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曰：叔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為成，以是三者，正猶子思所謂文王之所以為文，班固所謂尊號曰昭，不亦宜乎者耳。韋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為王誦之謚乎？蓋其為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滌千古之謬，而不免於以誤而證誤，則亦將何時而已耶？朱子曰：詩中說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須牽合作成王業之王？自小序恁地傳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便將武王字穿鑿說了，又幾曾是郊祀天地，後來遂生一塲多端[illegible]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說地，如何定祭天地之詩？[illegible]祭亦須有一句說著后土，如漢諸儒[illegible]其事矣。或者又曰：蘇氏最為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詞，且又以為周公制作所定，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創業之主，不應得以基命稱之，此又何耶？眉山蘇氏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illegible]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illegible]世也，周公制禮[illegible]之所及[illegible]發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illegible]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曰：蘇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嘗見其不可信之實也。

愚於漢廣之篇已嘗論之不足援以爲據也夫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於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時而更定焉通典曰漢高廟奏武德舞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也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得褒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爲嫌耶基者非必造之於始亦承之於下之謂也濮氏曰文公采歐陽時世論以爲序之非而獨據[illegible]國語謂其與[illegible]命錄基命二語與遂誠所謂王如帝敕及天基命定命之意合其爲頌成王密矣何必委曲闡文武成此王業乎如曰邦家之基豈必謂太王王季之臣乎以是爲說亦不得而通矣況其所以爲此實未能忘北郊集議之餘忿今固不得而取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華陽范氏曰古者天子巡守至方岳以柴望告祭所以懷柔百神也後世義禮失其傳而謂之封禪非也

○執競祀武王也

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說誤矣其說已具於昊天有成命之篇蘇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疑小序之說此亦以辭害意之失皇矣之詩於王季章中蓋已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太蚤而别爲之說耶

詩人之言或先或後要不失爲周有天下之意耳濮氏曰諸儒信序之過往往徒費其詞而意終不懈故朱子辨而正之夫復何疑

○思文后稷配天也三山李氏曰即孝經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者也○黃氏曰后稷配天一事也而生民爲敘事之辭此雅頌所以異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序誤孔氏曰頌雖告神爲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噫嘻有客振鷺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體不一不必皆是告神明也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序誤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濮氏曰微子來朝始至而王燕勞之王所奏之樂歌也序言二王之後習於傳聞而不見其來助祭之意

○豐年秋冬報也

序誤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孔氏曰冬言季春亦季春也冬月既寒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充冬則衆魚皆可爲春惟獻鮪而已

○雝禘大祖也

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大祖之廟而七周之大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

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大祖則宜為禘嚳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嚳稷者若以為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安成劉氏曰二廟太祖后稷及祖文王二祭禘其祖之所自出及吉禘也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序以載訓始故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孔氏曰來見祖廟必是助祭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也○三山李氏曰有客乃微子始受命之詩○濮氏曰此宋公來朝將去而王燕餞之與振鷺詩為首末也序以為來見祖廟則語意不明恐之祖廟因無由在京師而周之廟非助祭於王何得以見之

○武奏大武也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安成劉氏曰朱子辨說見小毖序下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安成劉氏曰朱子辨說見小毖序下篇同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新安胡氏曰詩中不見得是羣臣進戒嗣王自維予小子以下則嗣王先自述而後求羣臣之助也序說恐亦誤矣

○小毖嗣王求助也

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但各以其意為說不能究其本末也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安成劉氏曰朱子辨說見下篇序

○良耜秋報社稷也

兩篇未見其有祈報之異新安胡氏曰此二詩誠不見其祈報之異不過敍其耕種之勞敍其饁餉之情論其黍稷茂盛收穫之富或為酒醴以祀祖妣而為邦家胡考之光寧盛百室盈婦子寧殺犉牡以似以續此皆田家勤勞安逸之事而非告神之樂歌也豈與七月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詩同一歌詠其事以寫其鼓舞神化之道而堅其祭事赴功之心也耶若拘拘於祈報則感發之意微矣○安成劉氏曰此與載芟詩意相類但無載芟第一第二第八節之意耳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序誤高子尤誤眉山蘇氏曰絲衣本宗廟之詩其曰靈星失矣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詩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華谷嚴氏曰詩中言遵養非謂養天下也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孔氏曰左傳云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武成說武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樂記言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凡皆武王大封之事○三山李氏曰封必於廟蓋歸功於祖宗不敢專也○黃氏曰善人云者見上不妄予下不妄受孔子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濮氏曰如序所云宜與時邁相似亦告祭之樂歌也

此二篇說見本篇

魯頌

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中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序說鑿矣（孔氏曰克於文公時作魯史）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此亦燕飲落成之詩，不爲頌其能脩也（安成劉氏曰。蓋落成泮宮之祭閟宮獻頌之詩亦若斯干之詩也）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爲僖公脩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能脩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謬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

序以國語爲文

○烈祖祀中宗也

詳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

○玄鳥祀高宗也（廬川王氏曰祀高宗而上頌其祖下稱其孫子蓋上有以紹其祖下有以貽其子孫是乃高宗之功美也）

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爲據。雖未必然，然必是高宗以後之詩矣

○長發大禘也

疑見本篇

○殷武祀高宗也（安成劉氏曰高宗七世親盡而立廟此詩其作于帝乙之世乎）

詩序 畢

詩傳大全卷之一

國風一（安成劉氏曰集傳於國風之下係以一者以國風居四詩之首也下文周南一之一者周南又居國風中十五國之首也後倣此）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朱子曰男女相與詠歌以言其情行人振木鐸徇路采之何休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采詩邑移於國國以聞于天子）舊說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程子曰二南之詩爲教於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正風）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朱子曰變風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者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illegible][illegible]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安成劉氏曰男女[illegible]倫而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風變君[illegible]失道而王[illegible]之風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荒[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之風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之風變以至唐風變而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變而[illegible][illegible]陳風變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此十三國風之大[illegible]也然變詩雜不可以風化天下亦[illegible]各有[illegible]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觀是巳故樂官取[illegible]其詩使夫學者時習之以自[illegible]而知所戒蓋亦莫非所以爲教也）合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一之一（召南說附）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去聲）州境內岐山之陽（[illegible]庵[illegible]氏曰岐山蓋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南有周原周舊國也）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多旱反）父始居其地（安成劉氏曰棄爲后稷封於邰其後公劉遷豳至古公又遷于岐山之下）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音闢）國寖廣於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旦召（[illegible]照反）公奭（音釋）之采（音菜○輔氏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邑且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史記索隱曰周地本大王所居以爲公旦采邑故曰周公奭食邑於召故曰召公蓋文王取岐周故墟分爲二公[illegible]也孔氏曰文王若未居豐岐邦自爲都邑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之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係之故知此時賜之也）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徒河反）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illegible]氏曰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孔氏曰其餘冀青兗屬紂是爲三分有其二也）至子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音管）弦（[illegible]）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平聲）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

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考索曰周南召南樂章之名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及於江漢故作樂者采自北以南土風而名之曰南用爲燕樂鄉樂射樂房中樂所以彰文王之化也○安成劉氏曰其詩得於閨中者多爲文王后妃而作故第以南國漢廣汝墳二詩而謂之周南所謂自天子之國被於諸侯者不敢使周公使邑之其[illegible]其風也繫爲公之事周統於其所尊矣觀下文復取小序繫之所公之說可互見也若召公則宣化於諸侯故以侯國之詩繫之而謂之召南正以其食邑之號專主之也謂召公爲方伯之國謂豐邑爲天子之四蕃詩適乎追王之後制作之於而言也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即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音戶縣終南山北即今陝西西安府鄠縣

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illegible]元府治[illegible]即今陝西四川所轄[illegible]等州廣元巴及大安縣之地也京西路諸州即今湖廣襄陽府安陸均等州之地也湖北等路諸州即今湖廣武昌德安漢陽常德岳州[illegible]州等[illegible]澧沅辰荊門[illegible]陽等[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安成劉氏曰[illegible]在今[illegible]先[illegible]以[illegible]即鎬[illegible]之[illegible]

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朱子曰詩言文王之德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言諸侯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文王治岐其[illegible]化自北而南先被于江漢之域[illegible]三山李氏曰二南皆文王之風化周南之詩多言文王[illegible]故言王者之風召南之詩多爲諸侯而作故言諸侯之風肆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化之所及故言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也

關關雎七余反鳩在河之洲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

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音翳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乘去聲居而匹處上聲者蓋其性然也朱子曰嘗見淮人說淮上有之狀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兩兩相隨不相失然亦不曾相近立處須隔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是也此說卻與列女傳合[illegible]列女傳[illegible]沃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以雎鳩起興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華谷嚴氏曰左傳郯子五鳩[illegible]見詩經雎鳩氏司馬也雎鳩是也祝鳩氏司徒[illegible]鳩也四牡[illegible]之鵻是也鳲鳩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鳲鳩是也爽鳩氏司寇大明之鷹是也鶻鳩氏司事鶻鳩也即小雅小宛之鳴鳩衛氓食桑葚之鳩是也左傳雎作鴡[illegible]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則[illegible]主音贄音學

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閒之意幽深而閒靜也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姒廬陵羅氏曰有莘國之女姒姓[illegible]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二十五里爲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毛傳之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朱子曰情摯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illegible]然而不淫之意○安成劉氏曰摯至字古通用如[illegible]曲禮庶人之摯匹訓爲至故鄭氏云摯之言至也謂[illegible]雄情意至然而有別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

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音倣）此云。（朱子曰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鳩是摯而有別之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物而起吾意者亦皆是興與此又略不同也○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如何曰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及比則不然便入題了○東萊呂氏曰首章以雎鳩發興後章以荇菜發興至於雎鳩之和靜荇菜之采順則又取以爲比也興與比雖近而難辨興之兼比者徒以爲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爲比則失之穿鑿矣）漢匡衡（字稚圭漢宣帝時射策甲科元帝即遷博士給事中建昭三年爲相）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白虎通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張也紀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王教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毛氏曰君子后妃之德無不和諧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豐城朱氏曰淑者善也是女德之至者也凡溫恭慈惠幽莊靜一皆在其中矣文王聖人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穆穆而已大姒聖女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淑而已蓋能穆穆則非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爲乾之健也能淑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爲坤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行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

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叶蒲北反）。悠哉悠哉，輾（哲善反）轉反側。

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陸氏曰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illegible]三山李氏曰荇菜是水有之[illegible]可爲菹[illegible]南中張氏曰荇菜取其葉[illegible]）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慶源輔氏曰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臥不安席之意。（[illegible]韓氏曰[illegible]極精[illegible]古人下字之不苟也）○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朱子曰此詩看來是宮中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得此）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叶此禮反）。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叶羽己反）。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莫報反，叶音邀）。窈窕淑女，鐘鼓樂（音洛）之。

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illegible]氏曰求得而[illegible]而芼先後之敘也凡詩之然類如此）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爾雅釋樂曰大琴謂之離[illegible]文武二弦[illegible]十五弦其常用者十九弦[illegible]尺二寸廣一尺八寸[illegible]）友[illegible]親愛之意也。（慶源輔氏曰蓋以友友[illegible]之友言也）鐘[illegible]樂之大者也。樂則

和平之極也○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亨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

東萊呂氏曰后妃之德坤德也唯天下之至靜爲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於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慶源輔氏曰此詩皆興而比首章以關雎起興而以關雎摯而有別爲比二章三章以荇菜起興亦以爲比但先儒皆取於荇菜之潔淨柔順而集傳不言只言其不可不求之達者豈非所謂不可不求者正以其潔淨與柔順之故耶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朱子曰只取篇首二字以名篇後皆放此○孔氏曰關雎者詩篇之名金縢云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名篇之例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擧兩字或全取一句亦有捨其篇文假外理以定稱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性情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朱子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又曰樂止於琴瑟鍾鼓是不淫也若沉溺淫泆則淫矣哀止於寤寐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慶源輔氏曰哀樂情之發也心不宰焉則流於傷與淫而不自知矣關雎之詩感於物發於情而宰於心者也其形於聲詩播諸音樂皆得其和且正而

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鍾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

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

慶源輔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匡衡曰妃匹之際[illegible]生民之始[illegible]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

雎爲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前漢外戚傳曰自古受命帝王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朱子曰讀關雎詩使人有序非中正所以冠三百篇之首與記言大母不德化之深心明文思皆一時又曰了當時然人不一覽形於歌咏如此之故法書作是成之時人妙引無又篇曰首讀以見於之象太世之法也詩只是將意思說出來看不如他書字上有字一要提一總事數上又有一只是一如此又開首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是深長又當知好子之處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后妃之德意味深長如知

說文當知所以人須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之以內治如其宗如此又曰關雎詩之學只如此讀之只可熟讀詩味不可說看如葛覃卷耳只去切己於一事便不如此了

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叶居奚反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爲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孔氏曰中谷倒言者古人語皆然詩文多類此萋萋盛貌。黃鳥鸝也。陸氏曰黃鳥黃鸝也或謂之黃鸝一名倉庚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旣成絺綌而賦其事，追叙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上也。後凡言賦者放此。豐城朱氏曰黃鳥飛鳴乃夏初之時葛方盛而未可刈也雖后妃追叙其事然此時已可見其勤女工之思而有念念不忘之意矣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胡郭反爲絺恥知反爲綌去逆反叶去略反服之無斁音亦叶弋灼反

賦也。莫莫茂密貌。刈斬。濩煮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此言盛夏之時葛旣成矣，於是治以爲布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棄也。永嘉陳氏曰知稼穡之勤者飯食則念農功而不忍棄也者衣服則思女功繞其勞所以有心誠愛而不忍厭棄一心窮華盛麗氏曰婦人親執其勞苟有一心語窮極靡耳目日以爲不足也見人之服於物易厭而不可見后妃之德性謂者以其得之之苟而不知其用力之勞見而后妃也唯其身親爲之故能愛之而不厭亦可見后妃之勤且念之意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叶古回反。薄汚我私，薄澣戶管反我衣。害澣害否方九反歸寧父母叶滿彼反莫後反

賦也。言辭也。安成劉氏曰如言采言念之言皆語辭也師女師也。毛氏曰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汪氏曰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爲姆薄猶少也。汚煩撋音軟之以去其汚，猶治亂而曰亂也。澣則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釋文曰煩撋猶捼莎也安成劉氏曰周禮王后六服大如亦未詳此六服何者已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上章旣成絺綌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

服之汙而澣其褻服之衣（叶）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慶源輔氏曰薄汙薄澣者不為甚飾之辭害澣害否者又見其不苟之意於其澣汙等澣者略施其功而不為過甚之飾於其害澣害否者各隨其宜而施無雜施之苟則尤見其勤儉之德也○豐城朱氏曰師氏導我者也則必每事而詢訪見其不敢苟也父母生我者也則必及時而問安見其不忘也君子宗主我者也則必因師以致告見其不敢褻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詞。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為后妃之本庶幾近之新安胡氏曰后妃之[illegible]立

師傅以劉之去家楊主非推人主不可一日無后妃亦訣也周白后授以農為務寒世細寧其君子則重絃德之事其室家州重業之之勤相與服習其艱學詠故其勞苦此審王之事根本也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不於喪律使自國者每念嫁總之勞而其后妃又起亡從紙何休則心之不存者寡矣氏心常存則驕滑故邊詠勤而生故誦服之無致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與日之其鹽嬪之章朋知周之所以不○慶車韓氏婦所儉孝韓有婦人之然德又能衰以勢之貴富人二久遠而有所變遷為到尤見其德學有嘗而者大雜又也女成劉氏曰后妃之富貴而勤儉戒是章可早也殷嫁而孝敬者三章可見也○豐章為氏日巳詩三章首章是未為終終以所事三綠言為綿紡時事三章是既為終而以後事御為荐孝給而知其能勤即辭灌無敵事知其能儉因從儉告紡氏而知其能敬月其婦寧父母而知其勤孝關性之所習敘指其德之全體言也此所謂勤儉孝敬文各就其一事言也

采采卷（上聲）耳不盈頃（音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叶戶郎反）

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枲（音洗）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孔氏曰亦云胡枲或曰苓耳江東呼常枲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或謂耳璫草○本草卷耳即今蒼耳令人麴藥中多用之頃欹也。筐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王也。寘舍（上聲）也。周行大道也朱子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者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鄭氏曰器之易盈而不盈者憂思深也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扶又反）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

問卷耳葛覃同是賦又似略不同蓋葛覃直敘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朱子曰雖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也○豐城朱氏曰卷耳易采也頃筐易盈也然采之又采而不盈頃筐何也蓋託言其心在乎君子而不在乎物也於是舍之而置彼大路之旁為其心之專一而不在乎物也可知也此詩見后妃之於君子思之切憂之[illegible]望之至深有閔至到之憂而無悲[illegible]所以憂思者情也辭憂而不至於傷雖思而不至於悲著后妃之所以得其性情之正也

○陟彼崔（徂回反）嵬（五回反）我馬虺（呼回反）隤（徒回反）我姑酌彼金罍

維以不永懷（叶胡隈反）

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音皮）不能升高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孔氏曰名罍取於雲雷故也言刻畫則大矣永長也。○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為念也慶源輔氏曰姑

且也。維以欲其也。曰且。曰欲其忞亦可見其託言之意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兕徐履反　觥古橫反，叶古黃反）維以不永傷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爵也。以兕角爲爵也。

○陟彼砠（七餘反）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痡（音敷）矣。云何吁矣。

賦也。石山戴土曰砠。（安成劉氏曰：爾雅石山戴土謂之崔，土山戴石謂之砠。今集傳從毛氏而不從爾雅者，蓋以其書後出也歟）瘏，馬病不能進也。痡，人病不能行也。吁，憂歎也。爾雅注引此作盱，張目望遠也。詳見何人斯篇。（慶源輔氏曰：馬病不能進，猶可也，人病不能行，則甚不能往矣。此亦甚之之辭也。於云何吁矣則[illegible]而不可[illegible]已。非所可得而解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羑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illegible]此詩後三章[illegible]望高岡[illegible]自解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可見其[illegible]其常[illegible]意[illegible]先儒[illegible]）

南有樛（居虯反）木，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音洛）只（之氏反）君子，福履綏之。

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孔氏曰：一名巨瓜。本草[illegible]。[illegible]五月開花，七月結實。[illegible]名千歲纍。）纍，猶繫也。只，語助辭。君子自衆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朱子曰：夫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illegible]）履，祿。綏，安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曰：南有樛木，則葛藟纍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慶源輔氏曰：詩辭[illegible]以樛木枝下[illegible]）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興也。荒，奄（衣檢反）也。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烏營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興也。縈，旋。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illegible]）

螽斯羽詵詵所巾反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眞兮

比也。螽斯蝗屬。問螽斯是春秋所書之螽否。朱子曰是。斯字只是語辭。詩中固有以斯為語辭者，如鹿斯之奔、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乃云斯螽，文雖顚倒，螽斯則是名也。孔氏曰：七月斯螽，其實一也。釋文曰：江東呼為蚱蜢。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永嘉某氏曰：言羽者，螽也。無羊之詩言角牛言羽羊，耳狀物多如此。詵詵，和集貌。爾，指螽斯也。振振，盛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羣處上聲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放此。朱子曰：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如在言外，了不更說破。所以謂之比。又曰：指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衆多。

子孫振振，此詩多不說破。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此言螽斯之子孫，次言其自此推之，令各有著落乃好。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絶貌。

螽斯羽揖揖側立反兮宜爾子孫蟄蟄直立反兮

比也。揖揖，會聚也。蟄蟄，亦多意。藍田呂氏曰：螽斯始化，其羽詵詵，比次而起；已化而齊飛，薨薨然有聲；既飛而復斂，揖揖然而聚。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朱子曰：不妬忌，是后妃之一節。婦人之德，大抵不妬忌為難。南軒張氏曰：蓋功容可勉而能，於妬忌則由於其情性，不克則已，而后妃乃能之，繼以樛木之詩，所以為不妬忌之至也。

桃之夭夭於驕反灼灼其華芳無、呼瓜二反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古胡、古牙二反

不能詩人亦取其合於德之合也。安成劉氏曰：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此其多子之驗。朱氏曰：此其多子之驗，后妃不妬忌而衆妾之所致也。況后妃不妬忌而衆妾又多顧之，衆多不可以蕃盛，家道之和，不可以至於此，無怨不和之氣，以充溢流衍於子孫之盛，則其有不然者矣。

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去聲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華谷嚴氏曰：灼灼，華之明盛也。木少則華盛。華谷嚴氏曰：夭夭，言桃之少；灼灼，以華言。

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孔氏曰：之子，嫁者之子。言其貞潔之子也。漢廣作游女，言其事。東山言其新，名之。婦人謂嫁曰歸。公羊傳曰：婦人謂嫁曰歸。白華作之子，人生以父母為家，嫁以夫為家，故謂嫁曰歸。周禮仲春令去聲會男女。鄭氏注曰：仲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然則桃之有華，正昏姻之時也。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廣漢張氏曰：婦人之所大於宜其家，宜家二家之人相與知順而無一毫乖戾之心，始可謂之宜矣。

○桃之夭夭有蕡浮雲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興也。蕡，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朱子曰室家家室家人變文以叶韻爾○東萊呂氏曰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反覆歌詠之耳)

桃夭三章章四句(上敎民門止其室家又曰宜其家人以女正之義)

也知父母閨人少艾之則非所立血氣之士尤甚於少年故少艾之女不明於婦之禮既之改不堅於臣節○豈姻朱氏所正者和順之息和則不乖頃則無逆此非勉強由能也必孝不衰外男姑敬不逆於夫子之不遺於早幼義不愛於而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也外由后妃教之行夫情於上二予則微而寔於下於于歸之所見者知其以有之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成德之讀矣

肅肅兔罝(子斜反又叶子余反與夫叶)椓之丁丁(陟耕反)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興也肅肅整飭貌罝罟也丁丁椓杙聲也(杙音弋○孔氏曰杙謂橛也此杙丁丁連椓之故知椓杙質○東陽許氏曰擊椓於地中以置其上也)赳赳武貌干盾(上聲)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朱子曰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其賢才衆多矣此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之干城而已不敢以王者之事言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又羽王之未嘗稱王也○安成劉氏曰上下章賦其事以起興宜詩作亦是賦之體得否曰可但其興爲多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叶求龜反)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叶渠之反)

興也逵九達之道(孔氏曰釋宮云九達謂之逵○郭璞曰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安成劉氏曰中逵謂九達之道中也)仇與逑同匡衡引關雎亦作仇字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

下章放此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興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東萊呂氏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詞浸重亦歎美無已之意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文王之時國多賢者此特言武夫見其無所不備也且文王於武事尚矣範武夫戒三分天下有其二之着亦可見當時猶尚之萬一夫所謂六師及之卑是德化之盛而天下之觀矣過宏汲宗藏宗之後其於武事大略可觀矣豈城朱氏曰兔罝)

宜肅肅言其敬赳赳言其武曰干城以其才之著於外者言也曰好仇曰腹心則以其德之蘊於中者好者言色爲章就人之文養則從世文成而生聖人之則故其不作早作之聖人之也文王之人才之作興困本之文王之曰其也有文王之德深故以其宜造就之也人才涵養之也若此則使者從可知矣在官

采采芣苢(芣音浮苢音以)薄言采之(采叶此禮反)采采芣苢薄言有之(有叶羽已反)

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釋文曰韓詩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又名當道)采始求之也有藏之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

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難。毛氏曰宜懷任焉本草曰強陰益精令人有子○慶源輔氏曰陸璣以爲治難產而先生獨取之者蓋以今醫治難產者用其子故也毛氏以爲宜懷任者亦只是陸璣之意非謂其能治人之無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之。

賦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戶結反之。

賦也。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音插其衽於帶間也。安成劉氏曰衽者衣之襟也帶者腰之帶也自采之至襭之有無多寡之序如此

芣苢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薄猶少略也雖薄言采之而采之之多以至於袺與襭寫其形於歌詠意藹而辭婉如此則又可見其和平之氣矣又曰采則始往而未得之辭曰掇曰捋則方采而猶取其子之時曰袺曰襭則既采而襭以歸之辭○朱氏曰首章采之之初往則掇之捋之又次之襭之六者本各見其一節用首尾以承其次耳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吳氏曰韓詩作思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叶古曠反矣，不可泳叶于誑反思。江之永叶弋亮反矣，不可方叶甫妄反思。

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爾雅曰小枝上繚爲喬注細枝皆翹繚向上 思，語辭也。孔氏曰毛傳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休息字作思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安成劉氏曰集傳既載吳氏之說而於此復失釋思字其下方釋漢水不從經文之次正用毛傳之意也 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安成劉氏曰李太白詩注曰大堤漢水之堤大堤曲宋齊王誕爲襄陽詩作樂府遺漢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古詞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 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永康軍即今四川成都 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東陽許氏曰漢言廣橫渡也江曰永謂沿泝也 方，桴也。釋文曰桴芳扶反 桴音付木曰簰竹曰筏小筏曰桴簰音牌筏音伐

○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文王時紂在河北故化只行于江漢朱子曰然北方亦有被化者○新安胡氏曰文王修身齊家之道美化之行見諸南國者如此 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去聲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覆入聲詠歎之也。慶源輔氏曰女者未嫁之稱未嫁而出游亦非禮也故先生引大堤之曲以見江漢之俗其女好游甚當詩人之云游女言者出游之女詞如此見於望曠之內事句豈鍾而倘身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皆江漢之所

三句也比章是其始見之時知其於貌之端莊靜青之一非復如前日之可求矣○孔氏曰未明以故此長有可休之道令以上遠之故不可休止以頭女有可長之時今以貞率三故不可求方女向不可未且在室無及北澄可知又言水本有米考之道令漢之審王之長州不可寒也○華谷嚴氏曰療漢之木不可休興高渭之女不可求并畜不可者江永不可方以比是其貞阜之意使人懷浸之畜不信○朱子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餘六句是反覆比興之如并弄寢寵至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之子材虔之而句○安成劉氏曰上四句以喬木不可休漢猶女不可求而言故學輿下四句但言漢富不可求江水不可方以比貞女不復可衣之貴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焉比此其與比體製之孫儒晃於一章之內後凡言與與比者其文意亦皆微此章云

○翹翹祈遙反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叶滿補反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荊屬。之子，指游女也。秣，飼（音嗣）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廬陵歐陽氏曰既欲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猶所忻慕焉者也又陳其情舉可悅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化被人深也慶源輔氏曰悅之至敬之深則可見其性情之正也悅之不敬則便致佚矣）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音閭）。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陸氏曰蔞蒿正月根芽生旁莖白食之香而脆美葉可蒸為茹）駒，馬之小者。

漢廣三章，章八句。（朱子曰漢廣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豈是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意思知拘不得又曰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貞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然有此樣詩說得一意耳○慶源輔氏曰三章之末方終之以不可求之意所諷言之詳新之穫所以見其教基矣不欲自已之意也○建安何氏曰賢夫云文王教化貞民瓶天詠其男女以正美廣求其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歌其婦人能勉其君子以正尚非防淫之道習以性成成風以成俗其能然乎○豐城朱氏曰漢之廣者不可泳江之永者不可方以比女德之端莊靜一者不可求也言今日之不可求則知前日之可求矣前日之可求衰世之俗也今日之不可求聖人之化也夫觀聖人之化不於其他而出於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賤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非被聖人之化而能若是哉）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莫悲反）。未見君子，惄（乃歷反）如調（張留反）飢。

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徑蔡潁州入淮。（汝州今屬陽府汝州蔡州今汝寧府並隸河南潁州今屬鳳陽府潁州直隸）墳，大防也。（孔氏曰墳謂崖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程子曰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為樵薪之事○華谷嚴氏曰竊伐新則勞人之勤）惄，飢意也。調，一作輖，重（去聲）也。（廬陵羅氏曰惄本訓思如飢之思食意又惄然故傳言飢意而則飢狀釋文曰調之作輖飢注曰輖重也）○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賦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魴（符方反）魚赬（勅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毀，下同）。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陸氏曰魴一名魾江東呼為鯿言是[illegible]山夾漈氏曰魴青鯿細鱗縮項闊腹其廣方其尾闊故曰魴亦曰鯿魴方也鯿扁也）赬，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東萊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小赤則勞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朱子曰傳云文王率商叛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惟青兗冀以屬紂耳○南軒張氏曰玩此詩則民心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渙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為商之方伯與商宗陳民心而錯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去聲下如字）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

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安成劉氏曰。婦人之伐殷代肄則別其夫之久矣想如調飢則急其夫之深矣然其久別於行役之勞宜有怨比之意相見於深思之餘宜有情昵之私今乃有親上之語以相慰勉可見文王德澤之深而其無情昵之私言則又可見文王風化之美也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憂，亦通。列女傳曰。妻恐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遺父母憂蓋生於亂世迫於暴虐故也○濂溪劉氏曰。父母行役者之父母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臨川王氏曰前二章篤於夫婦之仁。後一章篤於君臣之義。○止齋陳氏曰。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卻有意思。○慶源輔氏曰。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思望之情也既見君子不我棄喜幸之意也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勉勉之辭未見而思既見而喜發乎情也婦勉之以正止乎禮義也此可見其情性之正矣且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而汝墳之民尚以文王之命服紂之役文王之德入於人心者可見矣不惟此也至於婦人人亦知以文王爲父母而勉其君子以尊君親之意見文王之化爲不可及矣○豐城朱氏曰[illegible]南十一篇而有周之詩隨其居人之化也曰一[illegible]墳之間是非一國也而其俗之[illegible]化則一而已矣不錄則無以見其風俗之美[illegible]其可謂者焉致一其風[illegible]之靜一者非特一女而已也[illegible]之忠厚其志之事慈者又非特一[illegible]已也是時王化自北而南故被於[illegible]天下見化之行於國中者如此觀於漢廣汝墳而見化之行於

南國者又如此。詩亦何以多爲哉

麟之趾，振振音眞公子，叶獎里反于音吁嗟麟兮。

興也。麟，麕倶倫反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上聲也。陸氏曰。麟色黃圓蹄王者至仁乃出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貌。于嗟，歎辭。文王后妃德脩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爲王者之瑞哉。問傳以麟興文王后妃以趾興其子然則下文于嗟麟兮爲指誰耶朱子曰指公子而言耳。○慶源輔氏曰。振振毛傳以爲信厚然詩内初無信意故先生以爲仁厚謂趾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有仁厚意也蓋文王身脩家齊后妃又有賢德而子孫宗族皆化而爲善則文王雖不王而不害其爲有王者之道也有王者之道則有王者之瑞故以麟之趾爲興

○麟之定，叶都佞反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興也。定，頟也。麟之頟未聞。或曰有頟而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爲言生也。

○麟之角，叶盧谷反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漢終軍傳曰。麟角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鄭氏曰。祖廟高祖爲君者之廟有緦麻之親○安成劉氏曰。公同高祖與文王同高祖也[illegible]公孫文王之二從兄弟至成王時然後[illegible]服盡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序以爲關雎之應得之 華谷嚴氏曰[illegible]……能則也今人乃可仁知厚豈非關雎之化……[illegible]……春云空氏[illegible]……時之乃不至……於角上仁曰……又獸……曰公……成乎……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去聲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 [illegible] 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

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爲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爲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慶源輔氏曰[illegible]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 釋文曰召[illegible]……世家云召公與周同姓[illegible]

召亭即其地今雍縣析爲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南篇 [illegible]

維鵲有巢維鳩居叶姬御反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音如字又五嫁反

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爲巢其巢最爲完固鳩性拙不能爲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 [illegible]歐陽氏[illegible]鳩拙鳥也

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數枝不成巢更以生子往往墜雛鵲作巢也堅鵲生子既去容有鳩來處成之巢

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龜山楊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明言后妃之德鵲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朱子曰鳩之性靜專無他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新安張氏曰惟其能專靜而純一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為則非婦道矣慶源輔氏曰專靜純一婦人之庸德也后妃惟有幽閑

貞靜之德故能得之也則琴瑟鐘鼓以樂之夫人惟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其來歸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此詩之意如周南之有關雎君子得淑女使見周公當時集其二南詩意蓋欲人知夫治國平天下之道自脩身齊家始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方有之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興也盈滿也謂衆媵音孕姪音迭又音秩娣之多釋文曰國君夫人有左右媵兄弟女曰姪娣女弟也○公羊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一聘九女成成其禮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叶上止反

賦也于於也蘩白蒿也本草曰蓬蒿也似青蒿而葉麤上有白毛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頗似細艾三月採爾雅所謂皤蒿也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為茹沼池也沚渚也孔氏曰蘩非水菜生於沼沚之旁采之而爾雅小洲曰渚小者曰沚沼池之尚者事祭事也長樂劉氏曰尊祭祀故自出之事春秋有事于太廟是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問采蘩祭采桑月后妃夫人恐未必親為之朱子曰詩人且是如此說或曰蘩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問采蘩只作祭祀說自是曉然若作蠶事雖與葛覃同類而恐實非也葛覃是女功采蘩是婦職以為同類亦無不可何必以為蠶事而後同耶朱子曰此說亦姑存之而已又問何故存兩說曰如今不見得果是如何且與兩存從來說蘩所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既正說道只為奉祭祀不為蠶事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賦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禮記祭義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築宮仞有三尺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于公桑

○被皮寄反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賦也被首飾也編上聲又如字髮為之孔氏曰少牢云主婦被錫此周禮所謂次也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也又曰剔刑人賤者髮以被婦人之紒音計為飾因名髲鬄焉被錫或剔賤者並音被周○華谷嚴氏曰王后六服以祭則服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夫人以祀不在商時與周禮異此謂尊氏吹腋應僮僮竦敬也長得氏曰非結而被小動之貌夙早也公公所也朱子曰所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慶源輔氏曰盛飾之顏祁祁舒遲貌

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音遙遂遂如將復音阜入然鄭氏曰祭畢思念既深如覩親將復入也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或曰公卽所謂公桑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又極言以形容其誠敬之有終始也詠玩之如畫出箇賢婦人來其意態精神皆可見采蘩以供祭是未奉以前事也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是正當祭時事也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是祭畢時事也夫敍始而忽終者常人之情也事有始終敬無間斷此夫人之所以爲賢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止齋陳氏曰采蘩其家人之六二乎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無遂事惟飲食焉享而已采蘩于沼而用之于祭祀其未事則夙夜以致吾力其既事則舒遲以言歸而已○廬陵彭氏曰呂氏云一章二章言其事也三章言其容也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託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江反叶乎攻反

賦也喓喓聲也草蟲蝗屬奇音青色趯趯躍貌阜螽蠜音樊也孔氏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云常羊也又陸璣云大小長短如蝗也○阜螽嚴氏曰負蠜也蠜也卽螽斯也○山陰陸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負蠜曰阜螽草蟲謂之負蠜忡忡猶衝衝也疊山謝氏曰心不寧也止語辭覯遇降下也從山高氏曰猶今人云放下心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三山李氏曰出車亦見行役之詩故五章述其妻憂思亦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張劣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

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鼈也初生無葉時可食釋文曰周秦曰蕨齊魯曰鼈初生似鼈腳故名亦感時物之變也黃氏曰隨其所感動其所思時物之變屢至大夫之役未是憂念之情其可已乎惙憂也慶源輔氏曰草蟲之鳴阜螽之躍蕨薇之生皆時物之變也南國諸侯大夫行役于外而其妻在家感時物之變如此而思念其君子且曰使我得見君子則其心乃自降下矣此可見其情性之正是皆文王風化之所及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賦也薇似蕨而差汪氏音初邁反較也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慶源輔氏曰蕨薇皆是山之所有登山采薇蕨亦皆託言也凡詩中所言采擷之事多是託言胡氏曰疑卽莊子所謂迷陽者致堂胡氏曰荊楚之間有草叢生翳脩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甘美野人呼爲迷陽疑莊子所謂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卽此薇也○山陰陸氏曰薇亦山菜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容齋項氏曰薇今之野豌豆蜀人謂之巢菜或合則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疊山謝氏曰惙惙憂之深不止於忡忡矣傷悲則惙然而痛悲則無聲之哀不止於惙惙矣以未見之憂一節緊一節也降則心稍放下說則喜動于中夷則心氣和平此既見之喜一節深一節也此詩每有三節草蟲鳴螽躍采蕨采薇之時是一般意思忡忡惙惙傷悲之時是一般意思則降則悅則夷之時是一般意思○豐城朱氏曰卷耳后妃之思其君子也草蟲大夫妻之思其君子也曰汝墳曰殷其雷又行役者之妻之思其君子也尊卑之分雖殊而室家之情則一然以行役之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情所以爲風之正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薸。華谷嚴氏曰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曰蘋葉圓闊寸許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中者曰荇菜小者水上浮萍毛氏以蘋爲大萍是也郭璞以蘋爲水上浮萍是以小萍爲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萍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萍而乃用以供祭祀乎濱，厓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陸氏曰藻二種一生水底似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一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二者皆可食煑熟挼去腥氣米麪糝蒸爲茹佳美荒可充飢食行潦，流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臨川王氏曰采蘋必於南澗采藻必於行潦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慶源輔氏曰此詩是美大夫妻疊山謝氏曰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是美諸侯夫人此詩是美大夫妻以言其宗室而知之也

○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反于以湘之，維錡宜綺反及釜。

詩肅反

賦也。方曰筐，圓曰筥。嚴氏曰筐筥皆竹器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以爲菹也。安成劉氏曰知粗熟而淹以爲菹者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而豆實以菹醢故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孔氏曰錡釜屬也文足曰錡○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臨川王氏曰所用有常器所事有常序也○慶源輔氏曰所用有常器所事必有常序則無一事之不敬先後安有次序必嚴敬整飭如此然後爲嚴敬整飭而後成○或曰筐以盛曰筥以湘曰錡曰釜有常序不以錡則無一不整飭不則不能非嚴敬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羊久反下。誰其尸之，有齊側皆反季女。

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安成劉氏曰諸侯之庶子爲別子別子之嫡子爲大宗。即大夫之始祖也。故祭於其廟。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朱子曰古人室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西南隅爲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所謂牖下者也凡室之制皆南向而東戶西牖以北爲堂南爲室其東西兩壁堂之中戶不當中而近東故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以爲尊者之處尸，主也。齊，敬貌。季，少也。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菹醢。儀禮少牢饋食禮主婦薦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孔氏曰菹以韭菹醓醢以肉醢是也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華谷嚴氏曰后妃夫人及大夫妻皆文王齊家之化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東萊呂氏曰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爲者非一所歷者非一之所矣

序以爲承先祖共祭祀謂之能循法度而不言其事之所以然之故無以考之久矣○慶源輔氏曰此詩序以爲大夫妻能循法度首章言采之二章言治之三章言奠之於宗室而有齊敬之季女尸之故其上句乃所以言其能循法度而不失其常也○言此詩之所以見其能循法度者言皆有常也但此三章皆言其事之於其宗室以禮而已其所以得之者則非文王之化而以見其所以美者而有其質之美而不可得而見者也○漢濱洳之始終之宗毛詩說非見其本而不明言其所以然之故以爲采蘋藻之屬蓋采之於行潦水之中可羞於王公也

蔽芾非貴反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蒲曷反

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爲棠，赤者爲杜。孔氏曰今棠梨也○山陰陸氏曰白色爲甘棠赤色爲杜翦，翦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伯，方伯也。茇，草

舍也（廬陵羅氏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謂作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長樂王氏曰召伯觀省風俗或茇甘棠之下以受民訟○元城劉氏曰憩息甘棠之下耳說者乃謂召公不重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爲墨子之道也）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元城劉氏曰覩其物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得人心之至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叶蒲寐反）召伯所憩（起例反）

賦也敗（廬陵羅氏曰必邁反凡物自毁則如字毁之必邁反）折憩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放此（慶源輔氏曰始則不忍翦伐之既則不忍敗折之既則又不忍拜屈之愛之愈久而愈深也思其人而愛其樹則其愛之之意廣矣又至於愈久而愈深則其愛之之意達矣召公之德其浹洽於人心者如此而文王之化從可知矣）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叶變制反）召伯所說（始銳反）

賦也拜屈（董氏曰如人之拜小低屈也）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甘棠三章章三句（史記燕世家曰召公甚得兆民和巡行鄉邑有棠樹決政事其下人思召公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孔氏曰括地志云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人懷其德因立廟○三山李氏曰樂記論武樂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召公爲伯在武王時而此詩稱伯者亦後人追稱之耳○考索曰周南天子所御周公不得專有其美召公尊主諸侯則南國之教得以稱之伯也在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遠也四多懼近也周公近召公遠有詩無詩此其異歟○慶源輔氏曰蘇氏謂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故詩作於下此理之畢明者此其說似可采而詩傳不取者蓋二南皆周公所集其實皆所以明）

文王之德化也

厭（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叶羊茹反）謂行多露

賦也厭浥濕意行道夙早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强暴所汙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間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强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誰謂雀無角（叶盧谷反）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叶音谷）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爲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爲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爲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華谷嚴氏曰男侵陵女女不從遂誣女以有室家之約而召伯聽其訟此詩述女子自訴之辭知此蓋雀之穿屋實以咮不以角也男子之速我獄乃是侵陵無室家之禮也咮音晝）

○誰謂鼠無牙（叶五紅反）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叶各空反）何以速我訟（叶祥容反）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興也牙牡齒也（龜山楊氏曰鼠無牡齒○山陰陸氏曰鼠有齒而無牙）墉墻也○

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爲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矣朱子曰使貞女之志得以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慶源輔氏曰前章室家不足責之以禮也此章亦不女從斷之以義也貞女之志守禮執義如此則被化而成德者深矣[illegible]之大者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朱子曰召南非一國其被化必有淺深此詩之作其被化之未純者歟故未免有强暴侵陵之犯必待聽之明而後能若召南則雖無是詩然獨處純被之後召南亦不宜有是詩矣○安成劉氏曰此詩貞女乃訟之初六强暴之男則訟之九四也初六陰柔不永於訟而九四以剛不中正之貞女自守非所以召訟而男子以强暴陵之訟曰室家不足則初六之辨明矣曰亦不女從則九四不克訟矣所以能然者以有召伯爲九五之大人也然以此詩之貞女視周南漢廣之貞女也而彼之出遊人自不犯此雖早夜自守而猶有强暴之訟是又被化有遠近作詩有先後未可遽分優劣也○豐城朱氏曰行露之女子貞信而男强暴豈文王召伯之教化能行之女而不能行之男邪蓋當是時南國之人淺南之惡深被周之政淺則或變或不變國不可以一律齊也淺廣之游女歡其終不可求此被化而先變者也行露之貞女見訟而致於戕此被化而未純者也文王之化譬之太陽彌無私而其深陰崖也獨後陽春雖無私而其至陰谷獨歷其勢則然也

羔羊之皮叶蒲何反素絲五紽徒何反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音移叶唐何反委蛇

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爲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紽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紽之縫中連屬兩皮以爲飾[illegible]○曹氏曰裘必合衆皮而成故其縫綫不一 退食退朝而食

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朱子曰衣裳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自方可見矣○慶源輔氏曰羊裘素飾可見其節儉退公委蛇可見其正直○疊山謝氏曰召南大夫有潔白之操稱潔白之服中心無愧作故外貌有威儀德行可法故容止可貌進退可度委蛇委蛇此泰然自得之貌也使習中微有衆作其步趨非深則急不遲則速安能委委[illegible]食○南軒張氏曰事言委則舒泰而有餘暇也獨賦其退食之野蓋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怳于中則其退也亦且從迫黽遽之不暇尋者委蛇氣象哉

○羔羊之革叶訖力反素絲五緎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賦也。革猶皮也。孔氏曰皮去毛曰革對文則異散文則通 緎裘之縫界也。新安胡氏曰紽緎總竊意名義殺異縫之突謂之紽有界限謂之緎合二爲一謂之總

○羔羊之縫叶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賦也。縫縫皮合音閤之以爲裘也。總亦未詳

羔羊三章章四句安成劉氏曰此詩之言賢才猶周南之有兔罝也蓋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風和氣所在生物故人才之所成就驗者存野則兔罝之武夫公侯腹心視置在朝自委蛇之大夫節儉正直此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者也

殷音隱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音皇振振音真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殷靁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靁聲則

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張子曰如鸛鳴婦歎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廬陵彭氏曰或云行者遇雨則思居者之安居者遇雨則思行者之勞也

於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也。須溪劉氏曰再言歸哉者不敢必其即歸也○慶源輔氏曰此詩明白只兩詠便自見念其勞美其德冀其早畢事以還歸無林欲無怨辭可謂得其情性之正矣婦人而能如此文王之化深矣○豐城朱氏曰何斯違斯念其久也莫敢或遑閔其勞也振振君子美其德也歸哉歸哉望其至也往役者君子事上之義思念者婦人愛夫之情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叶莊力反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黃氏曰南山之陽之側之下但便韻叶聲耳不必求異義也息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叶後五反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叶尺呂反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疊山謝氏曰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敢居處一節緊一節此詩人法度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問此詩比君子于役之類莫是寬緩和平故入正風朱子曰固然但正變風亦是後人如此分別當時亦只是大約取之聖人之言在春秋易書無一字虛至於詩則發乎情不同○安成劉氏曰此詩之念行役猶周南之有汝墳也然視汝墳獨無尊君親上之意者蓋彼詩作於既見君子之時故得慰其勞而勉以正此詩作於君子未歸之日故但念其行役之勞然而無怨咎之辭則其婦人之賢文王之化亦皆可見矣○豐城朱氏曰二南言振振者凡三螽斯之振振以家威言也麟趾之振振以仁厚言也殷其靁之振振以信厚言也自子孫之衆多而言故取其威自聖化之漸濡而言故取其仁自室家之別離而言故取其信言固各有所指也

摽婢小反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賦也。摽，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衆。迨，及也。吉，吉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晚矣。安成劉氏曰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梅落之時則四月矣故曰時過而太晚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慶源輔氏曰先生之說當矣此乃女子自言其心事之實而已無淫情無思志非文王之化其能臻此哉

○摽有梅其實三叶疏簪反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今日也。蓋不待吉矣。臨川王氏曰不暇吉日之擇迨今可以成昏矣

○摽有梅頃音傾筐塈許器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賦也。塈，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廬陵歐陽氏曰謂相語也迨媒妁相語以求之也○黃氏曰迨其謂之以爲男女固欲及時方求必以正然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慶源輔氏曰其辭雖若汲汲然必待夫士之求也權時之急者情也待士之求者禮也發乎情止乎禮義蓋不獨變風爲然矣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或問若以此詩爲女子自作恐不足以爲風之正經朱子曰以爲女子自作亦不害爲里巷之詩但如此已爲不失正矣○問此詩何以入正風曰當文王與紂之世方變惡入善未可全責備問此詩固出於正只是如此急迫何恥曰此亦是人之情嘗見晉宋間有怨父母之詩讀詩者於此亦欲達男女之情向見東萊麗澤詩有唐人女言兄嫂不以嫁之詩亦自鄙俚可惡後來思之亦自是人之情與爲父母者能於是而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謂詩可

以觀女子之情欲香娟之及時觀桃夭則少收矣
行露死當於漢廣○東萊呂氏曰是詩也其
詞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俗之未盡革者耶○安成
劉氏曰此詩埋昏姻之道時固不若桃夭之禮得
及時矣然猶南之有此詩
見猶周南之有[illegible]天也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興也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齊（音齋）遫（音速）貌（邵氏曰齊齊然遫遫然也）宵夜征行也寔與實同（音[illegible]）命謂天所賦之分也○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蓋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安成劉氏曰見星而往還者或在昏時或在旦時也）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爲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於往來之勤也

○嘒彼小星維參（所林反）與昴（叶力求反）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留反）寔命不猶（叶[illegible]反）

興也參昴西方二宿之名（孔氏曰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號曰參昴六星）衾被也裯襌（音丹）被也興亦取與昴與裯二字相應猶亦同也（[illegible]孔子曰[illegible]安得御於君是賤者當爲之行而分限得於詩也乃能諉於命與物而知命之不猶則效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呂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安成劉氏曰此爲衆妾美其夫人之詩亦周南樛木之類也）

江有汜（音祀叶羊里反）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叶呼罪反）

興也水決復（扶目反）入爲汜（[illegible]）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illegible]）之子媵妾指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去聲）之曰以謂挾己而偕行也○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孔氏曰古者嫁女娣姪從謂之媵公羊傳曰[illegible]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矣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也

○江有沱（徒河反）之子歸不我過（音戈）不我過其嘯也歌

興也沱江之別者（[illegible]）過謂過我而與俱也

嘯歌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也 朱子曰此兼上而言。豐城朱氏曰始而不我以者私欲之害也終而遂能悔者天理之復也。江沱之嫡而能自悔則亦可以驗夫聖化行而美俗成矣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慶源輔氏曰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者欲也其後也悔其後也處其嘯也歌者理也從欲者躁急而後悔伏從者安舒而和樂從欲而悔從理而樂得性情之正也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黃氏曰居上者當如小星之夫人居下者當如江沱之媵妾凡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皆當以此詩為法○東萊呂氏曰一章曰悔二章曰處三章曰歌始則相怨中則相安終則相寬言之序也

野有死麕 俱倫反叶居春反 白茅包之 叶補苟反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興也麕獐也鹿屬無角 本草注曰麕類甚多麕其總名也 懷春當春而有懷也 華谷嚴氏曰春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中春會男女故女之懷昏姻者謂之懷春 吉士猶美士也 須溪劉氏曰稱其人曰吉士字也又稱之也 ○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污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 華谷嚴氏曰言野有死麕人欲取其肉猶有以白茅包裹之有女懷春女亦以上何不以禮娶之乃誘之手與禮者豈吉士何美其似以責之亡以改本善良何乃如此 或曰賦也言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麕而誘懷春之女也 朱子曰野有死麕亦林樸樕絲者欲以不備之禮為侵陵之具得亡

○林有樸 蒲木反 樕 音速 野有死鹿白茅純 徒尊反 束有女如玉

興也樸樕小木也鹿獸名有角純束猶包之也 華谷嚴氏曰純聚而包束之 如玉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樸樕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女也 慶源輔氏曰以上三句興下一句只在興體中又是一格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求之者蒙上章意也

○舒而脫脫 敕外反 兮無感我帨 始銳反 兮無使尨 美邦反 也吠

賦也舒遲緩也脫脫舒緩貌感動帨巾 孔氏曰內則婦事舅姑左佩紛帨注云拭物之巾 尨犬也○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帨毋驚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新安胡氏曰莫動我之帨拒之使遠其身也莫驚我之犬又拒之使遠其家也此可見其凜然不可犯矣 慶源輔氏曰此詩之意在此章不必於而章死字懷春字誘字上巧生意見才知此便害了此詩本意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東萊呂氏曰此詩言惡無禮之其詞初猶緩而後益切曰吉士誘之其詞猶婉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也至於其末拒之益切矣○安成劉氏曰召南有此詩猶周南有漢廣但漢廣則男女各得其正而行露死麕二詩方作之時則女已貞而男未正耳

何彼襛矣 如容反叶如容反 唐棣 徒帝反 之華 芳無反叶芳胡反 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叶斤於反

興也襛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栘也似白楊 本草曰栘樹大十數圍即唐棣也亦名栘楊圓葉弱蒂微風大搖一云莖葉華或白或赤六月熟大如李子可食 肅敬

雝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雝雝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朱子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詞也。）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慶源輔氏曰：東萊曰，不言王姬而曰王姬之車者，不敢指切之也。二南多言后妃夫人大夫妻之美，而此詩乃美王姬下嫁而作，故取附之。或近或遠，皆所以見文王太姒之教也。）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叶獎里反）

興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

適齊侯之子。（孔氏曰：[illegible]）

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秋。（莊公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而附之二南之末，亦[illegible]之所不免也。○安成劉氏曰：集傳疑齊侯為襄公，則所謂齊侯之子，蓋指桓公小白也。[illegible]）未知孰是。（朱子曰：此詩義疑，故兩存之。）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illegible]）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叶須倫反）

興也。伊，亦維也。緡，綸也。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之合而為昏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建安胡氏曰：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illegible]）

（[illegible]）

彼茁（側劣反）者葭，壹發五豝。（音巴，叶音加）于嗟乎騶虞。（叶音牙）

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華。（[illegible]）發，發矢。豝，牡豕也。（[illegible]）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

也（陸氏曰騶虞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歎之曰此[illegible]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即真所謂騶虞矣（[illegible]）

彼茁者蓬（[illegible]）壹發五豵（子公反）于嗟乎騶虞（叶五紅反）

賦也蓬草名一歲曰豵亦小豕也（[illegible]）

騶虞二章章三句

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問麟趾騶虞之意朱子曰[illegible]）

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蒸透徹融液

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爲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illegible]）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愚按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皡皡而不知（[illegible]）詩爲不可曉當闕所疑耳（[illegible]）

之家而其女子之賢猶以貞信自守無強暴之相陵則推而上之從可知也積而至於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先儒所謂舉一世而言無一人之不仁舉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仁者惟此時為然是雖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而召伯循行宣布之力亦不可誣也

○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為正風今姑從之朱子曰周南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言諸侯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詩之正經也○孔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華谷嚴氏曰詩首二南見夫婦之倫篤見王道之端焉身君臣之倫正而後天下之倫可正也○召南見王化之所以成也○山陰陸氏曰得二南之道皆可以王故周南召南之詩為正風然周南言文王之化於內召南言文王之化於外○異之日二南之風使天下後世知其教之所以為風也

○孔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朱子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南軒張氏曰天下之事未有不本於身而家齊者也室家之事可推而行之若為之不從此始則動而隨之雖只寸不可行矣故曰其他正牆面而立也與○黃氏曰二南之詩於文王齊家之事則見之矣至於脩身之事則未及也脩身齊家之事何也曰身者家之本也聖人之化未有不本於身者矣王之化自內及外如此則其時身之事周在其中矣○考亦曰孔子告伯魚為學詩必自周南召南始焉詩之學先之以民而周南召又為風之先為此皆文王正心成意有在於此故其南南雖謂在於聞門之內而其化行於二南之國

○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廬陵李氏曰鄉飲酒禮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於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之禮鄉射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合樂謂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奏此詩也燕禮遂歌鄉樂諸侯與羣臣燕飲酒之禮其歌合樂亦與鄉飲酒承之鄉飲酒鄉射自歌其樂故言合樂不言鄉樂衆也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廬陵李氏曰與四方賓燕則有之○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黃氏曰文王后妃之化始於二南而及於天下鵲巢之夫人草蟲之大夫妻江漢之游女莫不被其化大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上自朝廷下至閭巷皆可得而用之此如春風和氣及物則生不可以大小論也○南軒張氏曰二南皆文王時詩周公取以為萬世法雖后妃夫人大夫士庶人妻之法夫婦家之法其配必達所學是蓋禮樂之基齊以重宗輕重其身之正正夫婦之經而明文字之本也○孔子謂伯魚曰學詩乎今之學者得之先生說得二篇之義明白不害於義也言有味南召南其正牆面而立也經子曰人不讀二南便不能正其所當讀者曰公讀鵲巢而牆面立是方了人遺事乃思都子曾相粘濟得甚事此又讀詩而生嘗謂其言意知也儀禮之說見古人於二南用之如此其廣

且切而程子之說則又所以見二南之用也龜山楊氏曰二南爲王道之基本只爲正家而天下定故也

詩傳大全卷之一

詩傳大全卷之二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安成劉氏曰武王作酒誥戒康叔而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即紂都則康叔封衛明在武王時矣邶鄘之地宣始爲武庚三叔之封至成王滅武庚誅三監乃復以封他國而其後鄘并入於衛也又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音蟬相去聲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懷州今懷慶府衛州今衛輝府相州今彰德府開封府今仍舊並隸河南大名府今仍舊澶州今開州滑州今滑縣並隸北京濮州今東昌府濮州隸山東但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爲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朱子曰存其舊號者其聲之異歟又曰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係之鄘有邶音者係之邶○慶源輔氏曰先生初說亦然其爲聲之異今但以爲不可曉者蓋此等既不繫詩之大義又他無所考不若闕之爲得也○程子曰一國之詩而三其名係於舊地者爲衛得於

邶鄘者爲邶鄘○華谷嚴氏曰存邶鄘之名不與衛之滅國也○安成劉氏曰緑衣燕燕等詩莊姜自作共姜作栢舟桑中言沫鄉皆正作于衛國而或係邶或係鄘泉水載馳竹竿皆作於外國而一係邶二係鄘三係衛蓋太師各從得詩之地而係之也其所以必係邶鄘故名者無乃欲寓興滅繼絶之心如春秋昭公八年楚既滅陳而九年經書陳火穀梁以爲存陳亦此意也是以太師存邶鄘之名置於衛前亦如魏風先於唐之例夫子存其名而不能因其事而不革耳

此下十三國皆爲變風焉華谷嚴氏曰關雎鵲巢爲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風也衛稱機於杜帝章及宗社在變民之首二南之變也○竹房張氏曰正風以關雎爲首者得夫婦人倫之至正者也變風以邶柏舟爲首者莊姜處夫婦人倫之變者也次鄘栢舟若爲母子之變者也○眉山蘇氏曰春秋所見百七十餘篇變風之作春秋數世矣而義於大行之獨十三國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魯曹之小邶鄘之亡而有不能已也

汎（芳劍反）**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反）**以遊。**

比也。汎，流貌。栢，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朱子曰耿耿猶儆儆不寐貌也○慶源輔氏曰蓋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惟於憂之一路分明耳其他固有所不戚也古人下字不苟如此覺其心耿然故不能寐也取

隱，痛也。微，猶非也。○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栢舟自比。問栢舟看來與關雎亦無異彼何以爲興朱子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以疑問彼興此比詩才說栢舟下面更無興意見得其義是比○安成劉氏曰有全章皆比者如螽斯之類因專有比矣亦有比意之外禮陳其事如比章之類者令以集傳疏而比之體反觀之比而興之體例求之則此類恐有可以爲比而賦也

言以栢爲舟，堅緻（音致）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安成劉氏曰薄字訓附以說卦雷風相薄訓之只猜作自指以雖驗九章芳不得薄之茫

誣之則音爲傅而亦訓爲附也

但汎然於水中而已。華谷嚴氏曰二栢舟用意皆在下句邶栢舟在於亦汎其流鄘栢舟在於在彼中河也

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爲無酒可以敖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新安胡氏曰列女傳以爲衛宣夫人之詩此魯詩說也此詩詞氣殊爲卑弱而未云不能奮飛可見於人詩何則人道不合則去是有可去之義者姜氏詩無去之義矣成曰不能奮飛況以下四篇皆婦人作三仍共邶鄘栢舟皆首婦人亦是一般鄭氏曰莊姜衛公夫人齊女姓姜氏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如預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賦也。鑒，鏡。茹，度（待洛反）也。廬陵羅氏曰量也謀也計也料也忖也惟分寸丈尺引曰五度則也過也

（音據故反放此類推）據，依。愬，告也。○言我心既匪鑒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爲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慶源輔氏曰內既不得於其夫外又不得於其兄弟其情之窮亦甚矣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眷勉反）**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慶源輔氏曰富謂富盛也富盛則全備而無欠缺閑習則從容而不生也○東萊呂氏曰言威儀閑習自有常度選，簡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慶源輔氏曰心之不可轉不可卷言其有常也威儀之不可選言其皆善也惟其存於中者有常而不可移故形於外者皆善而不可揀

也

○憂心悄悄(七小反)慍于羣小(紆運反) 覯(古豆反)閔既多 受侮不少(詩沼反) 靜言思之 寤辟(避亦反)有摽(符小反)

賦也。悄悄，憂貌。慍，怒意。羣小，衆妾也。言見怒於衆妾也。覯，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嚴氏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摽然○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其所憂之事以手拊心而有摽則其憂極矣)

○日居月諸 胡迭(待結反)而微 心之憂矣 如匪澣(戶管反)衣 靜言思之 不能奮飛

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華谷嚴氏曰微謂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匪澣衣，謂垢汙不濯之衣。奮飛，如鳥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冤憒(古對反心亂也)眊(音冒目不明也)，如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朱子曰讀詩須當諷味看他詩人之意在甚處如婦人不得於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居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君子之不得於父弟之不得於兄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為法如屈原之不忍其去依彭咸之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怨者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是詩中大義不可不理會得丶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猶似未有怨乎曰也

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些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卻與土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于旻天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宜可與聖賢處憂危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卻又分外好○慶源輔氏曰首章以栢舟為比比其可用而棄也末章以日月為比比其當明而虧當尊而卑也所以詞氣卑順柔弱全篇固然未後而章尤可見○竹房柔氏曰莊姜處夫婦之變正靜白字託不恩所言其夫共姜處母子之變以死誓無他感勤其其然母之乾愛循可回也故共姜姦之易夫之奔感不可移也故莊姜處之難所以冠鄘衛變風之首也○豐城朱氏曰莊姜不得志於夫而與怨夫之意不見禮於見斧而無絕兄弟之情不夫?於衆妾而無怒邪妾之心而所以自反者惟知心志不可以不專一威儀不可以不閒習使惡我者無得而爾擇怨我者無得而取疵亦可?善自奐矣比所以居變風之首也數又曰莊姜之受叉己之不得於其夫也已之不得於其夫以若未害也而夫婦之適於此乎始嶄嫡妾

之分於此乎妒忌於始於閨門而毒流於一國然生於任帝而獨延於後世則其憂也豈惟一人之憂乃邦國無窮之憂也而亦何能自已於言乎夫子錄之且列於變風之首固將以垂戒於天下後世敝也

綠兮衣兮 綠衣黃裏 心之憂矣 曷維其已

比也。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安成劉氏曰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緇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為東方之間色)間色賤而以為衣，正色貴而以為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於嬖妾(曹氏曰莊公揚武公子左傳謂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此所謂嬖妾或州吁之母歟)，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孔氏曰間色為衣而見正色為裏而隱猶妾蒙寵而嫡)

夫人反見踈而微也使我憂之不能自已也南軒張氏曰言嫡妾之亂其勢將有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爲一身之私哉○疊山謝氏曰嫡妾易位尊卑不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心豈但憂一身哉爲君憂爲君之子憂爲國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爲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爲裳其失所益甚矣孔氏曰間色爲衣而在上正色爲裳而處下猶妾蒙寵而尊夫人反見踈而卑前以表裏喻幽顯此以上下喻尊卑亡之爲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音汝所治平聲兮我思古人俾無訧音尤叶于其反兮

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訧過也言綠方爲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慶源輔氏曰彼之所爲自違悖而我之所爲則欲其無過而已此其所以爲賢也

○絺兮綌兮淒七西反其以風叶孚愔反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比也淒寒風也○絺綌而遇寒風猶己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眞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朱子曰古人所爲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道理孟子所謂若合符節故謂是爾○慶源輔氏曰莊姜始則思主古人以求無過既又因古人之事而知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可不謂之賢乎哉

綠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左氏傳隱公三年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華谷嚴氏曰女子之情饒怨此詩但刺莊公不能正嫡妾之分其詞氣溫柔敦厚如此故曰詩可以怨○黃氏曰賴詩至綠衣然後知先王之風澤深厚夫以婦人女子而所知如此詞氣坦夷固與氣息第然者不可同年語矣蓋不得已而後言仁厚積中而然也○定宇陳氏曰不得於夫而不疾其哀惟思古人以自傷其身憂而不傷怨而不怒孔子謂詩可以怨其此類也夫

燕燕于飛差池初宜反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叶上與反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燕鳦音乙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孔氏曰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也差池不齊之貌之子指戴嬀也歸大歸也廬陵羅氏曰大歸者不反之辭公羊傳註曰大歸者廢棄來歸也○毛氏曰歸宗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爲己子莊公卒完卽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臨川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一下故感以起興○眉山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南軒張氏曰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皆緒太后批極溫發立記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刻有合於詩人之情與○華谷嚴氏曰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敘離別之恨而子戕國危之戚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

○燕燕于飛頡戶結反之頏戶郎反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

望弗及佇立以泣

興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送也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反 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叶尼心反 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南 慶源輔氏曰泣涕如雨初別時也佇立以泣已別而久立以泣也實勞我心既去而思之不忘也

仲氏任而今反 只音紙 其心塞淵叶一均反 終溫且惠淑愼其身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賦也仲氏戴嬀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嬀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 孔氏曰言仲氏有德行其心誠實而深遠又終於溫和恭順善自謹愼其身內外之德旣如此又於將歸之時以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

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 慶源輔氏曰以恩愛相信嬀姜相與之情於是爲至塞實不虛妄也淵深不成靄也二者其本也溫和惠順又終竟如此而無作輟爲則是得情性之常也淑又婉人之美德而愼則持身之謹也有是衆德而又謹於持身其質爲可知矣 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眞可謂溫且惠矣 或謂戴嬀不以莊公已死而勉莊姜以思之可見溫和惠 顧而能終也不緣他之心本實淵深可棄之寧故能如此朱子曰古人文字之美以氣溫和理義精密如此亦讀以後燕比等語某讀詩於此數語讀書至先王一篇人紀至誠性情哉深詠歎之又曰警如此三傳神一般

且足爲得化情神出

燕燕四章章六句 天台潘氏曰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於舊眷有不能已者四章乃見

莊姜於戴嬀有是情愛之私由其有塞淵溫惠之德能自淑愼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勉莊姜以不[illegible]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叶居呂反 胡能有定寧不我顧叶果五反

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 東萊呂氏曰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 胡寧猶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 慶源輔氏曰綠衣之詩所謂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已者直也則以古人爲法而望於莊公不以古道處己則以古人之道處己莊姜之心人皆有望矣 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爲厚也 安成劉氏曰每章末二句皆有望之之意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 胡能

有定寧不我報

賦也。冒，覆也。報，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賦也。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華谷嚴氏曰：此德音無良，及邶谷風德音莫違，皆婦人言其夫待己之意）俾也可忘，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蓋

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安成劉氏曰：日居月諸，呼日月而訴之也。父兮母兮，呼父母而訴之也，猶舜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之意）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呼日月而但云照臨下土，尊之之詞也。呼父母而遠言畜我不卒，親之之詞也。一章云寧不我顧，言不相顧盼也。二章言寧不我報，言不相酬答也。三章云俾也可忘，則比上句胡字，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詞雖緩而意則切矣。四章言報我不述，則又言莊公於有所相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雖爲莊公以褻而拒，有望之之意焉，是其性情之正也）

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新安胡氏曰：此篇分明作於莊公之時，胡能有定，只是說莊公心志回惑，反覆無定之意，故不我顧，不我報，俾也可忘，而報我不述也。○問：日月、終風二篇，集傳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某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蓋詳終風之詞，莊公於姜猶有往來之時，至日月則見公已絕不顧姜，而姜不免微怨矣。揆無几莊公竟後遂歸妾情不能堪耳。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日月當次。朱子何曰：怨或如是。○豐城朱氏曰：變風之始於莊姜何也？曰：婦人夫其所天也，以夫身狂惑，以妾其所使，以妾則上僭，子其所恃，頻以終身也，以子則暴無禮，莊姜之處此亦難矣。乘遭人倫之變而不失乎天理之常，則莊姜亦賢矣哉，是可以爲處變者之決矣）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叶音燥）。謔（許約反）浪笑敖（五報反），中心是悼

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莊公之爲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比之。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

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

○終風且霾（亡皆反，叶音貍），惠然肯來（叶如字，又陵之反）。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叶新才、新齎二反）

比也。霾，雨（去聲）土蒙霧（音茂，又音蒙）也（爾雅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有（毛氏曰：順心也）時，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終風且曀（於計反），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都麗反）

比也。陰而風曰曀。有，又也。蘇氏曰：古不日有曀，言既曀矣不旋日而又曀也。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嚏，鼽嚏音仇。病寒鼻窒也。嚏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為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慶源輔氏曰：常所憂而不能釋，思之則感傷氣別而成疾，其憂危甚矣。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音雷。叶力回反。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叶胡威反。

比也。曀曀，陰貌。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東萊呂氏曰：暴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靁，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懷，思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說見上。安成劉氏曰：一章言莊公狂暴，二章言其任處，皆止一句為比，而於莊公猶有笑惠來之詩所謂暴慢無常狂惑暫開者也二章則暫謂而後業自章則愈深而未已皆是以兩句為比若以此詩繼綠衣之後次日月次燕燕之尤可嘗見黃氏栢作柏舟錄考惟自憂歎而上於和乎未嘗皆箋公之為人也至於然且刺言見往感哉固而納不忍斥言及日月然後擬其詞此豈情之所得已哉

擊鼓其鏜，吐當反。踊躍用兵。叶晡芒反。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叶戶郎反。

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衛邑名。華谷嚴氏曰：漕，鄘地，在河南。○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兵端也。鏑音滴。矢鏑也。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三山李氏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猶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危亡未可知也。

○鄭氏曰：南行，從軍南行伐鄭。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敕中反。叶敕衆反。

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鄭氏曰：謂使告宋曰：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新安胡氏曰：必先和陳宋而後與師也。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反。其馬。叶滿補反。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叶後五反。

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鬭志也。

○死生契苦結反。闊，叶苦劣反。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叶魯乳反。

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為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于音吁。下同。嗟闊叶苦劣反。兮，不我活叶戶劣反。兮。于嗟洵音荀。兮，不我信兮。叶斯人反。

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釋文：申，古伸字。○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

約之信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安成劉氏曰按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爲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爲之用爾者○豈城朱氏以役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可謂罷民之力以送其卒至於亡也宜哉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心叶思人反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勞叶音僚

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孔氏曰樂記云南風之薰兮凱風萬物喜樂故曰凱風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朱子曰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白者爲白棘實酸者爲樲棘夭夭，少好貌。劬勞，病苦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華谷嚴氏曰南風至夏始生吹彼穉弱之棘心以比母以慈愛之情養我七子天天然少好則風之爲力多矣比母之養子至於少長則爲母亦當勞苦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安成劉氏曰上章凱風棘心而下句無寓意故爲比此章言凱風與棘而以母與子應之故屬興也不相似也聖，叡。令，善也。○棘可以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無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容去之而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下叶後五反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浚，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永嘉陳氏曰寒泉在浚邑人藉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而使母勞苦泉有益於浚民得以爲泉之不如也子無益於母乃爲泉之不如以與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爲詞。孔氏曰母欲嫁者本爲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言故言母爲勞苦而思嫁也上章言母氏劬勞謂長養七子劬勞也此勞苦謂母今日不勞苦思嫁與上不同也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放此。

○睍胡顯反睆華板反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睍睆，清和圓轉之意。黃氏曰睍睆安舒黃鳥鳴聲清和圓轉○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孔氏曰自言黃鳥之不如也○慶源輔氏曰三章以寒泉有益於物四章以黃鳥有好音而兩章無所知之物猶有所知

凱風四章章四句

南軒張氏曰夏曾氏曰凱風寒泉黃鳥皆夏時之物以興母氏所宜安而莫能使人母氏之心有甘而使人子止而不能安曰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能使人莫慰母心而不怨其母負罪引慝曰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豈舜之心也歟○吾心有七人蓋有其人莫慰母心○山陽度氏曰詩無舜之至孝已皆昆弟之門而一母責己也○門人見之則可自其中心之子而自以其善以成其善可以其志之母而其則令人而已子自以其聖善其母而不怨而安也耳

之作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雖程子亦以比言爲得文王之心而先生常云看得文王之心不辭如此蓋聖人之處患難其樂天知命尊君親上之意固自不能無豈有紂如是無道而乃强以爲聖明者哉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鬭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詒遺〔去聲〕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慶源輔氏曰我之懷矣指其夫也自貽伊阻不以怨人也〕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慶源輔氏曰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叶新賚反〕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叶陵之反〕

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程子曰日月[illegible]其往來之意又日月陰陽[illegible]〕〔[illegible]氏曰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思之〕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叶戶郎反〕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

賦也百猶凡也忮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慶源輔氏曰不知德行之不與[illegible]不辭辭之不同〕若能不忮害又不貪求〔止齋陳氏曰忮心生於忿怒求心生於貪慕故人之不忮[illegible]者能不忮則或入於求能不求則或入於忮故忮者常生於嫉人求者常生於枉己〕則何所爲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東萊呂氏曰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解也於是句辭曰凡有君子但[illegible]胡氏曰此亦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

雄雉四章章四句〔上蔡謝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以[illegible]〕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反〕

比也匏瓠也〔瓠音護[illegible]〕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illegible]〕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illegible]〕褰〔音蹇〕衣而涉曰揭〔[illegible]以上爲厲[illegible]以下爲揭[illegible]〕○此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

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毛氏曰遭事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無禮義哉○華陽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皆有所宜也若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

○有瀰（彌反）濟盈有鷕（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音美反叶居有反）雉鳴求其牡（[illegible]）

比也瀰水滿貌鷕雌雉聲軌車轍也（[illegible]）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夫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illegible]）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

○雝雝鳴鴈（[illegible]）旭日始旦（[illegible]）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賦也雝雝鴈聲之和也（[illegible]）鴈鳥名似鵝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illegible]）昏禮納采用鴈（[illegible]）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illegible]）

○招招（[illegible]）舟子（叶[illegible]）人涉卬（五郎反）否（叶[illegible]）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叶[illegible]）

比也招招號召之貌（[illegible]）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illegible]）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叶[illegible]）采葑（[illegible]）采菲（[illegible]）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illegible]）

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毛氏曰：陰陽和而谷風至。葑音豐菁音精也。菲似葍。音福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華谷嚴氏曰：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菲當節內附，謂之蒠菜，可內謂菲菜。三月中菜為茹，美可作羹，根如指，正白可食。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惡去聲德音，美譽也。一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華谷嚴氏曰：黽勉，強也。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強為之，謂之黽勉。而不宜至於有怒。又言采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為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蘇氏曰：上四句以陰陽之和比夫婦之和；下四句以葑菲根比婦人之色。○程子曰：夫婦之道，貴於有終。德音，美音也，言好音。德音至死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荼音徒苦，其甘如薺。齊禮反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待禮反

賦而比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東萊呂氏曰：韓詩云：白石為門畿。蓋門閫也。韻會：閫字，門限也，即門兩旁之木。荼，苦菜，蓼屬也。詳見良耜。薺，甘菜。本草曰：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荼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比己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荼。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永嘉陳氏曰：物莫苦於荼，婦人見棄，其情甚苦，則荼反甘於薺矣。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賦其望夫之意，而及其夫之薄情；下四句則比己之甚苦，而歎其夫之方樂新與。比體相繼成章，後凡言賦而比者，文意亦放此云。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湜音殖，沚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反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胡口反

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東萊呂氏曰：詩人多述土風，比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爾。於河之義也。○原州百泉縣，今平涼府鎮原縣。永興軍高陵，今西安府高陵縣。渭州渭源縣，今平涼府渭源縣。同州馮翊縣，今西安府同州。地並隸陝西。湜湜，清貌。沚，水渚也。屑，潔。以，與。逝，之也。梁，堰音宴石障水而空音控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容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為潔而與之耳。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笱，以比欲戒新昏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

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慶源輔氏曰不忍遂棄其家事者仁也知其不能禁而絕意者知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匐（蒲卜反）救（叶居尤反）之

興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安成劉氏曰末與游今俗所謂建與也）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孔氏曰匍匐本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以驗故取以名之）○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勉強以求之（孔氏曰猶水深淺喻於大小猶陸事難易於必成不問貧富吾皆盡力求之安成劉氏曰深淺以興有亡舟泳游以興勉求也）又周睦其隣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慶源輔氏曰勤勞家事周恤隣里即首章之所謂德音下章之所謂我德也婦人無外事以勤家睦隣為德而已此可見其勤而不怨）

○不我能慉（許六反）反以我為讎（叶市周反）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叶市救反）昔育恐育鞫（居六反）及爾顛覆（芳服反）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賦也慉養阻却鞫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程子曰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濮韻注曰售賣物出手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為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鞫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三山李氏曰正所謂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是也推之下文慶源輔氏曰或顛覆閤昔育恐育鞫張子之說固善然推之之云意不甚實不若前說亦不為明先生曰此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白也）

○我有旨蓄（勑六反）亦以御（魚呂反）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光）有潰（戶對反）既詒我肄（羊至反）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興也旨美蓄聚御當也洸武貌潰怒色也（容齋項氏曰洸水涌也其勇如水涌求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肄勞塈息也○又言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安成劉氏曰古人場圃同地秋收則築堅地為場以納禾稼至來春又耕治之以種菜茹故蓄菜但以禦冬也）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南豐曾氏曰人之於物得新可以捨故然君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偕老乃姑以禦窮而已其薄惡可知）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慶源輔氏曰末二章又可見其怨而不怒）

谷風六章章八句

（朱子曰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而叙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費盡氣力去做後尚做得不好○慶源輔氏曰觀此一詩亦物連類因事與詞條理快然亦序勢而不怨怨而不怨玩而味之可謂賢婦人矣而見棄於夫老亦獨何哉○豐城朱氏曰谷風蓋棄婦所作而觀其周救有治家之勤有雖濟之蓋有安貧之志有周）

急之義，皆其性之可取者也。至於見棄矣，而拳拳忠厚之意，猶拳拳於言辭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使以其夫之安於新昏，不以為意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殆庶幾乎夫子所謂可與也，皆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曰鄭氏微猶非也）（華陽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之甚者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二微字義不同。）中露，露中也。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芘覆也。○舊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何不歸哉。（釋文曰：杜云黎在……）（鄭氏曰：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為而辱於此哉。

（孔氏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固當不憚危險。今言我若非君之故，已勞以勸君歸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此無所考，姑從序說。（朱子問：式微詩以為勸耶、戒耶？朱子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說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可見得有羇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恤之意。）（新安胡氏曰：補傳云，以詩作於衛地，故編之衛風。）

旄丘之葛（叶居謁反）兮，何誕（徒早反）之節兮。叔兮伯兮（叶音逼），何多日也。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叔伯，衛之諸臣也。（疊山謝氏曰：叔、伯，字也。）○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疏闊，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東萊呂氏曰：葛始生，其節密而疏，黎人見葛之長，感時之久，而衛終未見救，其節闊而……）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慶源輔氏曰：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其辭發慎，可見其溫柔寬厚之旨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叶舉里反）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弊也。○又自言客久而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汝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憒（音會）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

○瑣（素果反）兮尾兮，流離之子（叶獎里反）。叔兮伯兮，褎（由救反）如充耳。

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褎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褎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辭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慶源輔氏曰褎如充耳責之也自緩而疑自疑而諷自諷而責皆性情之正也

旄丘四章章四句

說同上篇須溪劉氏曰一章何多日也未有怨望之意也二章必有與也必有以也有望於衛未怨也三章庇所與同微怨也四章褎如充耳不能不怨也○眉山蘇氏曰諸侯雖異國而相為援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靡所與同哉蓋時衛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為患黎所共之○

三山李氏曰衛不救黎非惟失撫乃四隣之道抑亦唇亡齒寒矣其後衛為狄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總衛之德齊為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為最切○賁文曰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援此齊之所以伯而衛之所以不振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東萊呂氏曰萬舞二舞之總名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安成劉氏曰干楯也戚斧也羽籥此詩三章所言者是也皆舞者所執之物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鄭氏曰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號樂官為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須溪劉氏曰簡兮簡兮坦坦施施有慢世玩物之意味方將字可見若自譽而實自嘲

也慶源輔氏曰此章既自以為簡易次章又自以為碩人只此便可見其為不恭也當明顯之處公然以為此而不以為辱亦是不恭之意與次章所謂公庭萬舞同先生謂其若自譽而實自嘲者深得其旨也

○碩人俁俁疑矩反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

賦也。碩大也。俁俁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為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安成劉氏曰既能樂舞又善御馬亦若上章之自譽而實自嘲也

○左手執籥餘若反右手秉翟亭歷反叶直角反赫如渥於角反赭音者叶陟略反公言錫爵

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釋文曰以竹為籥長三尺執以舞郭璞云似笛而小之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

孔氏曰渥者浸潤之名信南山曰既優既渥是也言浸之久厚而有光澤故以喻顏色之渥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一人拜受爵○廬陵李氏曰湯爵謂此獻工之禮也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程子曰錫之以豈學賤者之道乃反以其賚予音與之親洽為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慶源輔氏曰前已言其輕世肆志之心又言其玩世不恭之意何也曰意惟輕之是以玩之志推肆焉故不恭也知其世之不可與有為故輕玩之心生焉於其所不足為而姑為之於其所不足為而反誇之是皆不恭之意也

○山有榛側巾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安成劉氏曰楚詞湘夫人歌曰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越人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

懷君兮君不知秋風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皆與此章起興之例同故朱子嘗曰知此則知興矣

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即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離騷經曰恐美人之遲暮集註云言美好之婦人蓋託辭而寄意於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竹房張氏曰榛之實甘美而山有之苓之莖甘美而隰有之以興秀人之君而美好者惟西周有之所以思之者其人也思之之而不得見之故重歎之而思之賢也此蓋伶官碩人之辭其閒甚婉而實詠衛國之卸賢君也欲思盛世之聖明而不責衰世之主獨此詩人之忠厚也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爲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爲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爲賢矣。東方朔似之。問如張子之說是固可以爲賢矣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爲盡善朱子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爲此則自不得志耳○慶源輔氏曰明之所以自譽者皆所以自嘲其伎諧類俳優正與此詩之意相似○三山李氏曰伶官者賤役耳今以賢人爲之正猶君子陽陽之詩序言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屈於賤役也

毖悲位反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叶新齎反孌力轉反彼諸姬，聊與之謀。叶謨悲反

興也。毖，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音恭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去聲州林慮音閭縣，相州林慮縣今河南彰德府林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孔氏曰邶鄘衛三國境地相連故邶云亦流于淇衛云送我乎淇之上矣衛云瞻彼淇奧之類皆言淇也孌，好貌。諸姬，謂姪娣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毖然之泉水亦流於淇矣，我之有懷於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爲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慶源輔氏曰首章四句便可見其思歸之心蓋與泉水日流於衛而不息此是興體中說得好者須好玩味人之情皆私皆公故不敢謀若恐人之或知也衛女思歸博謀於諸姬而無所隱則其情之正大可知矣

○出宿于泲，子禮反飲餞音踐于禰。乃禮反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待禮反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叶奬禮反

賦也。泲，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孔氏曰所以祖祭者重己方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也軷祭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皆先軷而飲餞乃出宿者見飲餞爲出宿而設禰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安成劉氏曰夫人之嫁也有姪娣二人爲媵而同姓二國往媵之亦有姪娣皆謂之媵凡八人集傳以此詩爲夫人作而以弟姪爲姪娣又謂諸姑伯姊即諸姬於則八人之中亦有是夫人姑姊輩行者乎○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

云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出宿于干，叶居焉反 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胡瞎反，叶下介反 還音旋 車言邁。遄市專反 臻于衛，此字本與邁害叶今讀誤 不瑕有害。

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山、言山 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釋文曰：舝，車軸頭金。○華谷嚴氏曰：載脂，謂先以脂塗其舝，其用在脂，故曰載脂。載舝，謂脂畢乃設舝於車，其用在舝，故曰載舝。 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遄，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

○我思肥泉，兹之永歎。叶它涓反 思須與漕，叶徂侯反 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鄭氏曰：肥泉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須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問：思此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于衛以寫其憂否？朱子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亦是思遊於彼地耳。○慶源輔氏曰：思歸寧者，思之正也；謀及姪如許之正也；雖害義理而卒於不歸，事之正也。始終一出於正，雖賢士且難之，況婦人乎。

泉水四章章六句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新安胡氏曰：一章託泉水起興而謀於[illegible]也。二章述初嫁時宿餞衛郊，既遠父母，今欲效初嫁時歸，故以問諸姑[illegible]

[illegible]

出自北門，叶眉貧反 憂心殷殷。終窶其矩反 且貧，莫知我艱。叶居銀反 已焉哉，以下皆同其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窶者，貧而無以為禮也。孔氏曰：窶謂無財可以為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然二者皆無財之事，故無禮貧實通也。○三山李氏曰：兼言之，以見貧之甚也。 ○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問只作賦說如何？朱子曰：當作賦。而比當抑之欲出北門而後作比

詩亦有比意思○孔氏曰言出自北門折明向陰而行猶居亂世向暗君而仕也○張子曰偶出北門因有此言又歎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孔氏曰我之困若天實為之使我遭此君知復奈何哉君臣道不合則去今無去心忠之至也○鄭氏曰時人事君無二志敢自決歸之於天○慶源輔氏曰終若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蓋知其望也故歎之曰已焉哉已焉之辭蓋自以為無復有無可奈何而歸之天也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反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知革反叶竹棘反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讁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孔氏曰言非直已貧窶君政又皆埤益我自外而歸室家之人更迭而徧來責我外為君所困內為家人不知故又自決歸之於天○華陽范氏曰衛之化行於婦人能閔其君子至於衰世賢者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王事敦我叶都回反政事一埤遺我惟季反叶夷回反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祖回反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摧沮也。鄭氏曰推者刺譏之言○慶源輔氏曰推謂推折辱推之又甚於遺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疊山謝氏曰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杕杜之勞還二人之勞苦君無不知一毫之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所以詳寧臣也千歲治安之根本蓋在此也北門之忠臣至於哉窶且貧祿不足以代耕失出則當王事之勞入則當政事之填使室人不能忍飢寒而交情讁之此人情以難堪者上不怨其君下不怨其家窮而呼天亦無一毫怨天之辭此樂天知命之士也有臣知此而不能忠信重祿以勸之衛之所以亡也○慶源輔氏曰楊氏之說其說君臣之善備矣而有之忠臣則起其寧而不失其道若弟以為萬世臣子之法也

北風其涼雨于付反雪其雱普康反惠而好呼報反下同我攜手同行叶戶郎反其虛其邪音徐下同既亟只音紀下同且子餘反下同

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貌。惠愛。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釋文曰爾雅作徐亟急也。只且語助辭。○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慶源輔氏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不忘故舊之仁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見幾而作之智也

○北風其喈音皆叶居奚反雨雪其霏芳非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喈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疊山謝氏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矣雨雪霏霏而密不止於雱矣喈偏書愈急也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携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鴉，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問狐與烏不知比何物。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特凡所見者皆非好底景象也。）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東陽許氏曰一章曰同行，二章曰同歸，三章曰同車，一節急一節，國人之去度也。慶源輔氏曰國家將亡其氣象愁慘，如北風雨雪之淒涼，自所見者無非赤狐烏等不祥之物，亦非有少見者不能然也。作此詩者其賢可知矣。）

北風三章，章六句。（安成劉氏曰詩中有同車之語，疑此為仕於衛者所作。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三章三言之，豈果於忘君哉？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若已覺則無可去之義矣。）

靜女其姝，（昌朱反）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反）首踟（直知反）躕。（直誅反）

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躕，猶躑躅（音擲，不進貌）行也。此淫奔期會之詩也。（問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昵，又何取乎閒雅？朱子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為可醜，但見其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為德音矣，而曰德音，亦愛之之辭也。○廬陵歐陽氏曰衛俗淫亂，幽靜難詩之女亦然，則其他可知。）

○靜女其孌，貽我彤（徒冬反）管。（叶古兖反）彤管有煒，（于鬼反）說（音悅）懌（音亦）女美。

賦也。孌，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廬陵歐陽氏曰古者鍼筩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但彤是色之美者，鍼與此同。）蓋相贈以結殷（音慇）勤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懌此女之美也。

○自牧歸荑，（徒兮、徒計二反）洵美且異。（夷寘二音）匪女（音汝）之為美，美人之貽。（與異同）

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荑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異。然非此荑之為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東陽許氏曰首言俟未言自牧，蓋不特次於城隅，抑且相遇於野矣。）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此禮反）河水瀰瀰。（莫爾反）燕婉之求，籧（音渠）篨（音除）不鮮。

（斯淺反，叶想上反）

賦也。泚，鮮明也。（新安劉氏曰臺在河上，曰泚曰瀰皆從水義。）瀰瀰，盛也。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囷，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舊說以為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音腰）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孔氏曰宣公晉莊公子。○三山李氏曰新臺臨河，今濬州遺址尚存。○疊山謝氏曰籧篨多惡疾，宣公上行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禽人何故以惡疾比之，說無人道，亦非人形也。）

新臺有洒七罪反叶先典反河水浼浼每罪反叶美辨反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賦也。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絶也。言其病不已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興也。鴻，鴈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東萊呂氏曰國人惡宣公而以[illegible]疾指之不能俯者籧篨之疾也不能仰者戚施之疾也非於此取義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illegible]豐[illegible]氏曰籧篨戚施之疾[illegible]之人不能爲人者也宣公之行[illegible]人謂[illegible]之人[illegible]燕婉[illegible]之而得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人

新臺三章，章四句。

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放此。三山李氏曰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宜思其數而乃有謔其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皆爲所殺惠公奔[illegible]子[illegible]爲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辱唐明皇身竄南蜀幾失天下[illegible]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安成劉氏曰宣姜事首末見左氏傳桓公十六年及閔公二年

二子乘舟，汎汎芳劒反其景。叶舉兩反願言思子，中心養養。叶以兩反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illegible]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說以爲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眉山蘇氏曰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影欲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此字本與害叶今讀誤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慶源輔氏曰字義雖與泉水同然彼所謂害者害於義也此所謂害者害其身而已故先生謂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蓋不忍正言其死且爲君諱也定宇陳氏曰二子之死明矣猶爲疑辭而不盡言以彰君惡詩人之厚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朱子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三人皆惡傷父志而終於死亡其情則可取雖於理爲未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違矣又曰伋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於惡乃爲得嘗如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壽無殺於兄而重爲父之過其死也亦何爲乎但國人悼而哀之故聖人錄閔人之情著宣公之惡亦以見二子事親之貴有未盡也舜之事瞽瞍烝烝乂不格姦故使之未曾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此舜之所以爲法於天下也○慶源輔氏曰二子處此亦不得爲是而夫子取此詩者所以著宣公志行之惡而其禍至於如是之酷以爲萬世戒焉故先生嘗謂太史公欠此意然其言有抑揚可以感發人故取之非便以二子所爲爲是也○豐城朱氏曰宣公納子之妻以爲妻則夫婦之倫滅矣同宣姜而殺二

子則父子之倫滅矣。夫而不夫，父而不父，則君之道以之不立，而君臣之倫亦廢矣。春秋以來三綱之發，九法斁，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其卒胥為夷也，宜哉。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安成劉氏曰：衛三十九篇，而邶風才十有九，然觀綠衣則妾陵嫡矣，燕燕則臣弒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乖，新臺則男女之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之恩絕，旄丘則無恤隣之義，簡兮則無尊賢之心，北門則失勸士之道，亂常與政莫甚於此，所以居變風之首歟。於乎！渡河野處已兆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后知也。

詩傳大全卷之三

鄘一之四

說見上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徒坎反)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叶牛何反)。之死矢靡他(湯何反)。母也天只(叶音紙)，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髧，髮垂貌。兩髦者，翦髮夾囟(音信。廣韻註曰：頂會，腦蓋也)，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孔氏曰：[illegible]而已上[illegible]而脫髦，諸侯小斂則脫之，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共伯，僖侯世子，名餘，[illegible]以未成君，故不稱爵。○容齋項氏曰：內則注云：髦象幼時鬌。兒生三月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又曰：髦者，以髮作偽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是也。鬌音朶。)我，共姜自我也。(釋文曰：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謚，姜，姓也。)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慶源輔氏曰：[illegible]而決不可易也。之死矢靡他，誓死而不敢易也。[illegible])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他得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特亦匹也（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所以爲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訓亂也）慝邪也以是爲慝則其絕之甚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華陽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不能守義故以前……）

牆有茨不可埽也（叶蘇后反）中冓（古候反）之言不可道也（叶徒厚反）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本草曰一名即蒺藜注云子有刺狀如菱而小軍家鑄鐵作之以布敵路亦呼蒺藜）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東萊呂氏曰前漢梁王傳注云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師古云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當從之蓋閨門之內奧之處也中冓之言謂閨門之言也）道言醜惡也舊說以爲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孔氏曰左傳閔公二年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宣公之長庶伋之兄……）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

長難竟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爲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慶源輔氏曰楊氏之說蓋不獨爲此篇發凡聖人所錄淫亂之詩其意皆如此即先生所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者也○豐城朱氏曰宣姜本伋之妻……）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叶居河反）委委（於危反）佗佗（待河反）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叶牛何反）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爲之（……）

祭祀音晉於笄衡笄也孔氏曰衡以玉爲之笄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紘音宏懸瑱盧陵羅氏曰紘織如條上屬於衡者瑱以玉爲之以線縣之而屬於紘縣之當耳。珈音家珈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爲飾也孔氏曰以飾之以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淑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毛氏曰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而服盛服也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叶去聲也鬒真忍反髮如雲不屑先結反髢徒帝反也玉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揥敕帝反也揚且子餘反之皙星歷反叶征例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也孔氏曰翟雉名彩畫爲飾不用真羽○華谷嚴氏曰鄭氏云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揄翟則揄翟衛侯爵夫人服揄翟鬒黑也。如雲言多而美也屑潔也髢髲音被髢也人少髮則以髲益之髮自美則不潔於髢而用之也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揥所以摘剔音髮也華谷嚴氏曰揥所以擿髮若今之篦兒也揚眉上廣也且助語辭皙白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慶源輔氏曰其者指宣姜而言。玼兮玼兮其之翟也言服之美也如雲不屑髢也言質之美也足乎己者無待於外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言飾之美也揚且之皙也言色之美也服飾容貌之美盛如天如帝抑且豈之

可以徒居哉

○瑳七我反兮瑳兮其之展陟戰反叶諸延反也蒙彼縐側救反絺是紲息列反袢薄慢反叶汾乾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叶魚堅反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于眷反叶于權反也

賦也瑳亦鮮盛貌展衣也以禮見音現於君及見賓客之服也毛氏曰展衣以丹縠爲衣孔氏曰展衣宜白禮記作襢衣蒙覆音也縐絺絺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孔氏曰縐絺之細者曰絺其精細而蹙者紲紲袢束縛意以展衣蒙絺綌而爲之紲袢所以自斂飭音敕也或曰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朱子曰先著褻衣表絺綌而出之外欲其不見體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孔氏曰以目視清明故名爲清揚者眉上之美名謂眉上眉下皆曰揚揚眉上日下故猶有蔓草傳云清揚眉目之間將案傳云目下爲清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慶源輔氏曰此人之責人比則志不飾氣而氣爲多而氣愈婉氣愈緩而辭愈和此君子之辭也詩人之辭多而意益深矣止乎禮義也且心有所忿懥不得其正如上詩之辭益婉而意益深矣心不至於大亡其良心

萊先生責之聞之三字說盡詩意極好玩味○華谷嚴氏曰此詩雖述夫人淑姬之盛若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仁淑之語意盡見○安成劉氏曰三章皆極言宜姜服飾容貌之盛如此說其人有德以稱之足以尊其瞻視章其貴在其人者乎惟詩人寬厚意在言外故其言如此蓋與衛之詩同意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沬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孟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沬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也○

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沬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

有此三姓之女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桑中之詩雖其言無忌然皆淫民情流蕩所之放上之事又因政散民流誣上行私之有人桑間濮上之地鄭氏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按桑間即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則以桑間為此桑中詩而以濮上為鄭氏所謂師涓所聞者自是濮上之音也然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興也鶉鵪屬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鵲之不若而我反以為兄何哉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童所鼠爲猶其君者何哉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廬陵彭氏曰陳氏云木必壞然後蟲生焉國必亂然後寇生焉聖人作此詩以爲狄入衛張本使後世知所戒也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三山李氏曰鶉鵲非美事而不刪之者所以示警戒也亦如春秋亂臣賊子一一書之亦所以示戒也而唐太子弘受左傳至於楚世子商臣弒其君歎而請更受也是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世有建言筵不進國風是亦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

定丁佞反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晉天文志曰營室二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爲土功事○安成劉氏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營時尚定星當南方之中位以內記此星爲每歲營作之候又以時方營室之蓋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楚宮楚丘之宮也鄘志楚丘在濟河閒揆度也樹八尺之臬魚列反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孔氏曰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角立植而懸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成劉氏曰言營度之法垂以八尺之柱度日景其端以規識之畫夜極星以正朝夕日景也又揆其端所畫之規兩端之中以正南北其中景之端又以正東西也○定方之景以正南方之位可以正方向可以正室宮之位○廬陵彭氏曰定方中揆日景皆正方位之法此言作室宮之上以正南北定天時方下之正法方而示正下如此敬此苟也○慶源輔氏曰定之方中衛文公作室宮正天時方正之下方而下敬苟也

楚室猶楚宮互文以協韻耳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籩實本草注曰榛樹高丈許子如小栗軍中資之二三丈花青黃色實有刺房大者中子三高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有草谷氏曰白桐也梓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四木皆琴瑟之材也衛代琴瑟者取成句耳爰於也○衛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

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華陽范氏曰此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雖云已甚其所樹皆能預備禮樂之用語曰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故文公於初作室之時早計如此安成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言其得天時地利之宜下一句言其有久遠預備之計所謂悅之美之者猶追述其事如此也

○升彼虛起居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叶居良反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賦也虛故城也孔氏曰故墟高可望猶僖公二十八年晉侯登有莘之虛也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傳寫羣書曰啟當是邶州堂邑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廼岡之景同或曰景景音影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安成劉氏曰衛詩多言桑如桑中與鄘詩及此詩所言之三蓋據楚地勢在兗二州桑者兗其土所宜而民生之所資也河之東兗州之境地所宜文公所以問之蔡氏曰兗州之地宜桑故禹貢兗州曰桑土既蠶允信臧善也○此章本其始之望高鄒氏曰所以登高下望者以審其宮室向背山之方上下之宜也景建國之先所以正方面而審其地景云既景迺岡相其陰陽是也劉氏曰景以日升其大以景上丘覽其形勢以察其宮向也觀東山復定其土以宜降上三其宮室之宜卜所以決吉凶也景觀而後其地既宜然後卜以審之觀卜如縮其詩曰爰契我龜是也以東細其復宮上地之宜卜以定其吉不以為禮卜筮卜之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曰有詩以選桓上之宜必考之卜矣云卜之曰吉終焉允臧是也卜所以決吉凶不敢以為定終焉允臧言也○長樂劉氏曰建國之初憂民之利也不得不謹其事而勤於此其終之果善也又必察其形勢而卜之也既正其方而後卜之則始之吉而終之宜矣然後人事盡矣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倌音官星言夙駕說于桑田說音稅又如字田叶徒因反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淵叶一均反騋牝三千騋音來千叶倉新反

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說舍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騋○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亟音棘往而勞勞去聲勸之臨川王氏曰上章既言其政事蓋人君先辨方正位體國經野然後可以施政事云○朱子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身耐勞苦方能率得人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疊山謝氏曰秉心塞淵實心也實故事事皆實不爲高言之淺桑心也所以事事深長不爲淺近之計富國強兵之效高臺務淺之故者之所能致○眉山蘇氏曰富強之策必深厚者之所能致也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也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慶源輔氏曰此章乃要其終之而觀其始之經營其周詳者如此其備勸之勤勞於民如此其萬之盛者亦如此其終之多者本也人君所以一心之動也而致之於農桑者此文公之心也不爲所以致一心誠實淵深則不成所爲矣而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熒音螢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

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爲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程子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置文之揆淵也令文首吉其事俊古其初者多矣筮從矣其可從後卜以決之卜洛亦成人謀成則龜筮從矣卒章則然其吉勞以致殷富○安成劉氏曰春秋紀事周月定星中以時乃閔之十二月衛懿公九年十二月狄滅衛戴公立而卒文公嗣立以次年爲元年至文公一年歲首之月齊桓始城楚丘則詩人所指定星方中其在文公元年之終楚丘未城之先歟然詩言終焉允臧騋牝三千則是詩蓋作於文公之季年而追言其始遷時事耳故二章以前皆本其始二章以後則要其終也)

蝃(丁計反)蝀(都動反)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叶待里反)

比也。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孔氏曰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慶源輔氏曰蝃蝀陰陽之交而無擇亦不正之氣也知此)在東者，莫(音暮)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安成劉氏曰虹之爲質不映日不成蓋雲薄漏日日映雨氣則生也今以水噴日亦成青紅之暈)○此刺淫奔之詩。言蝃蝀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況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東萊呂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女子終當適人亦久在家者何爲)

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亦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至去家而不能得其言適遠可見矣)

朝隮(子西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叶滿補反)

比也。隮，升也。周禮十煇，九曰隮(音躋)，注以爲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春官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煇謂日旁之氣一曰祲陰陽氣相侵赤雲爲陽黑雲爲陰二曰象如赤烏三曰鑴日旁雲氣刺日四曰監雲氣在日旁如冠珥五曰闇日月食六曰瞢日月無光七曰彌虹氣貫日而過八曰敘雲氣次序如山在日上九曰隮虹也十曰想雜氣有似可形想○孔氏曰隮虹也由升氣所爲故謂虹隮日東則見西日西則見東)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張氏曰蝃蝀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驗之多矣陰陽和則成雨當氣方交而日氣間之他方來感不以正愛其感其正反爲之氣故雨不能成也慶源輔氏曰淫慝之氣害陰陽之和以比淫奔之惡害人道之正蓋理所不容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叶斯人反)，不知命也(叶彌并反)。

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爲信。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臨川王氏曰男女之欲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慶源輔氏曰男女之欲人所不能)

縱也要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則失其貞信之節而有背於天理之正道即是理理即是命以道制欲則能順命失其人欲則能循乎天理矣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息亮反鼠有皮叶蒲何反人而無儀叶牛何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叶吾何反

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羽已反又音始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叶想止反

興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每章末甚疾之之首章言威儀次章言容止末章[illegible]亦有輕重也又曰蝃蝀相鼠二詩皆文公之化[illegible]東萊呂氏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illegible]則逆善不力

孑孑居熱反干旄，在浚蘇俊反之郊叶音高。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

賦也。孑孑，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

建之車後也。程子曰注旄于首孔旗皆然 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董氏曰馬在車中為服在車外為驂 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畀，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程子曰旌旄皆通言耳謂大夫建旟而來親浚之都禮下賢者 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朱子曰此是傍人見此人有好善之誠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蓋指賢者而言也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音與之。

賦也。旟，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斿音由，斿下屬縿音衫，皆畫鳥隼也。[illegible] 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姑沃反之。

賦也。析羽為旌。干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孔氏曰[illegible]干旄干旌一也 城，都城也。祝，屬也。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朱子曰五之六之取協[illegible]亦極言其車馬之盛見其位高勢重而能下於賢者如此非心誠好善不能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爲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爲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安成劉氏曰：衛俗淫亂無禮，不好善道，以致亡國。君臣上下蓋嘗時於三者之中而不知矣。遭其國亡之餘，懲往事而興善念，於是淫亂者有[illegible]之心，無禮者有[illegible]之意，樂善道者又有干旄之[illegible]。非文公之更化，何以臻此詩。

載馳載驅，叶袪尤反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叶徂侯反大夫跋蒲末反涉，我心則憂。

賦也。載，則也。弔失國曰唁。孔氏曰：昭公二十五年穀梁傳云：弔失國曰唁。若對弔死曰弔，則生曰唁。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宣姜之女爲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朱子曰：此詩之作在定之方中之前，則未知其爲戴公時與文公時與。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爲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慶源輔氏曰：此以詩言之，則是夫人既歸矣，許之大夫乃追之于塗而告之以不可歸之義矣。許大夫何不告而止之於將行之時乃[illegible]也。夫人傷宗國之亡，既請於許公而公許之，故遂行[illegible]。既而大夫及[illegible]人將以爲不可，違請於禮，[illegible]而止之。耳。觀夫人見其大夫之至，亦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illegible]。來告而心以爲憂，則夫人之行亦有[illegible]。名矣。特以[illegible]恒之情有不能自止者[illegible]。

[illegible]爲安知其[illegible]必更是犯不義[illegible]而行當義而自克爲可取耳。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閟，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爲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爲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閟王氏曰：宗國顛覆之大故，人情之至痛也。夫人致其思如此[illegible]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叶謨郎反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叶戶郎反許人尤之，衆穉直吏反且狂。

賦也。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illegible]行，道。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蝱以療鬱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己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眞以爲穉且狂哉。

○我行其野芃芃〈蒲紅反〉其麥〈叶訖力反〉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叶于其反〉百爾所思〈叶新齋反〉不如我所之

賦也芃芃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左傳襄公四年[illegible]子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極至也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途在野而涉芃芃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華谷嚴氏曰味詩意夫人蓋欲赴愬于方伯以圖救衛而托歸唁為詞耳〉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為愈也〈[illegible]氏曰蓋欲其分我之憂而為我之[illegible]耳○豐城朱氏曰始之欲往發乎情也終於不敢往止乎禮義也宗國顛覆而不知恤有人心者宜不若是恝也然而義有重於亡者得且奈之何哉宜其見之至切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事見春秋傳〈見閔公二年〉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為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蘇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華谷嚴氏曰[illegible]而未審也次章欲言而未言也三章[illegible]四章乃言其決[illegible]于大邦而[illegible]此〉

〈至哀至切之情也其後[illegible]公[illegible]衛而存之○朱子曰載馳之詩[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則為惡善人耳不以是知人能不自強於為善也〉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奧〈於六反〉綠竹猗猗〈於宜反叶於何反〉有匪君子如切如磋〈七何反〉如琢如磨瑟兮僩〈下版反〉兮赫兮咺〈況晚反〉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況元反叶況遠反〉兮

興也淇水名奧隈也〈[illegible]〉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illegible]〉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illegible]〉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鑢鐋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脩飭有進而無已也〈[illegible]〉瑟矜莊貌僩威嚴貌咺宣著貌諼忘也

○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安成劉氏曰此釋章內上五句○慶源輔氏曰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武公學問自脩之進益言其威儀之盛而德至善民不能忘之則國已極其盛始終而言之矣 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illegible]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朱子曰[illegible]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子丁反 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秀 會弁如星。古外反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諠兮

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琇瑩，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去聲也。弁，皮弁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孔氏曰弁師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結玉爲飾謂之綦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而七也 ○以竹之堅剛茂盛與其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之稱也。安成劉氏曰此釋下四句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側歷反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於綺反 重直恭反 較古岳反 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興也。簀，棧上聲也。[illegible] 竹之密比去聲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illegible] 故言圭璧。寬宏裕也。綽開大也。猗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較兩輢音倚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illegible] 善戲謔不爲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illegible] 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安成劉氏曰此釋下四句 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

見矣

安成劉氏曰綠竹自始生猗猗以至盛多如簀則成其生矣武公由學問自脩如金錫之出於鍛鍊則如圭璧之成於琢磨自成其德矣貞之取義蓋如此若其寬綽而居重較則自如而諧可謔也武取而不云也和易而又有節也所以從容者由其德之全備也○定宇陳氏曰充耳會弁所以德之稱其服言重較則以德之稱其車言也

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

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

鄭氏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止齋陳氏曰古人張不廢弛不廢逞齊肅不廢雖謔僮僮不發邪都有所拘者必有所從之○安成劉氏曰上章瑟僴赫咺張之時也此章寬綽戲謔弛之時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

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

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懿當讀為抑）戒之詩以自

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

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

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為美武公而今從之也

問武公是作又作之序然後可見一章言如切如磋琢竊日此自於之其容也此二章言成儀服僻之盛有習中形見外也三章言如金錫主望則銘緝已積溫說謂粹而德詩成矣前二章皆有琴們替曰之辭旋三章但言旨鋒威嘗而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中禮之意來子曰見得甚善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能令學以使進切諫畢竟他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問當誠業氏音章以修之美盛興其德之進修後以修之全盛興其德之成就合二章而觀之所以見有是鍾之精純者由其知行之並進也所以能其生貨之溫者由其表示之相符也寶貴者於其之

反矜莊而又寬廣易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者嚴之反嚴戲而又和易則是嚴而能泰也此所以為德之成也如是則其謂之者容也承可以與擬矣

考槃在澗（叶居賢反）碩人之寬（叶區權反）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況元反）

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

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音洛）

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矢誓諼

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

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華谷嚴氏曰碩人之寬易閒隱者也○永嘉林氏曰碩人在澗考槃樂天佚不得而隱佚不得而友寤寐永誓不槃之此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苦禾反）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古禾反）

賦也曲陵曰阿薖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

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慶源輔氏曰遊而窮蹇久苦矣寬大自樂若此終身安入何不自得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姑沃反）

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

山嚴氏曰盤桓不行從容自得之謂也

寤宿已覺而猶臥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孔叢子曰吾於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於世○慶源輔氏曰孔叢子所就深得詩意、豐碩朱氏所贊之者所守之谷之問而白哲不忘其樂蓋其之業之考有於於谷而不拘手外物之高東天下之亦洗有加於歲得緣寤吾獨寐寤果獨寐寤言具其亦非而

碩人其頎(其機反)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息夷反)

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頎長貌(孔氏曰頎云頎而長)錦文衣也褧襌也錦衣而加褧焉為其文之太著也

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侯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

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安成劉氏曰歷言此者以見莊姜之姊妹與莊公之姻婭其尊皆同也)○莊姜事見邶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

手如柔荑(徒兮反)膚如凝脂領如蝤(似修反)蠐(音齊)齒如瓠(戶故反)犀(音西)螓(音秦)首蛾(我波反)眉巧笑倩(七薦反)兮美目盼(匹莧反)兮

賦也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蠐木蟲之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碩人敖敖(五刀反)說(始銳反)于農郊(叶音高)四牡有驕(起橋反叶音高)朱幩(符云反)鑣鑣(表驕反叶音褒)翟茀以朝(直遙反叶直豪反)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賦也敖敖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驕壯貌幩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纏之也鑣鑣盛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夙早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為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

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歎今之不然也

〇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闊反叶戶劣反）施罛（音孤）濊濊（呼活反叶許月反）鱣（張連反）鮪（于軌反）發發（補末反叶方月反）葭（音加）菼（他覧反）揭揭（居謁反）庶姜孽孽（魚竭反）庶士有朅（欺列反）

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罛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也（說文曰礙流也）。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孔氏曰鱣魚體有邪行甲無鱗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為黃魚）鮪似鱣而小色青黑（孔氏曰陸璣云鮪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illegible]）（音子）發發盛貌。葭蘆菼薍也。亦謂之荻。揭揭長也。庶姜謂姪娣。孽孽盛飾也。庶士謂媵臣。朅武貌。〇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宜於見答而君不親也、華谷嚴氏曰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荅之事但言其姓族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寧竊其閨閫之意而已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一句微見其意而辭有婉旋風人之辭大抵然也、新安劉氏曰黃氏之綠衣詩言嬖妾之不豈備而偕碩人詩言夫人之宜見答而不見答之慶源輔氏曰觀此與與第笑可莊是之德行文卓皆未易及而此詩不之言何也朱于門此但特其人所易見者以事莊公不尊成而不知耳莊姜之美見崮不此此也）

氓之蚩蚩（尺之反）抱布貿（莫候反）絲（叶新齎反）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叶謨悲反）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叶祛奇反）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叶謨悲反）

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為期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朱子曰始見其來貿知其為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序也）蚩蚩無知之貌。蓋怨而鄙之也。布幣。（孔氏曰幣者布帛之名）貿買也（釋文曰貿易也）。貿絲蓋初夏之時也。頓丘地名。（華谷嚴氏曰在朝歌之東漢志陳郡有頓丘縣酈古云以丘為縣也丘一成為頓丘謂一頓而成也）愆過也。將願也。請也。〇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慶源輔氏曰讀先生之說令人惕然知戒不敢有一毫自恕之意也）

〇乘彼垝（俱毀反）垣（音袁）以望復關（叶圭員反）不見復關泣涕漣漣（[illegible]）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反）遷

賦也。垝毀垣牆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體也。（朱子曰靈咸久則蓍蓍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靈者、筮以實問見神以蓍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吉兆卜法以明火爇柴灼為兆策法以四卜九蓍分扐揲扐凡十八變而成〻孔氏曰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故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有臭是龜之繇易曰介于石拔于族奠是卦之繇二者皆有繇〻音宙）賄財。遷徙也。

○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垝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則以爾之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遷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可見古人之尚卜筮[illegible]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鶻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比己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葚，以興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illegible]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比己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度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illegible]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早起夜臥，無有朝旦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咥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叶魚戰反）隰則有泮（叶普半反）總角之宴言笑晏晏（叶伊佃反）信誓旦旦（叶得絹反）不思其反（叶孚袁反）反是不思（叶新齎反）亦已焉哉（叶將黎反）

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爲飾也（孔氏曰但結角）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安成劉氏曰……）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而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此則興也（安成劉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之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illegible]

氓六章章十句

[illegible]

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籊籊長而殺也竹衛物也淇衛地也○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illegible]

[illegible]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叶羽軌反）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叶滿補反）

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思二水之在衛而自歎其不如也（……）[illegible]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

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儺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於其間也

○淇水滺滺(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滺滺流貌檜木名似柏(毛氏曰檜柏葉松身○孔氏曰禹貢括柏注柏葉松身)楫所以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

芄(音丸)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其季反)兮

興也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音淡○本草注…)支枝同觿錐也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失涉反)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叶古協反)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韘決也以象骨為之著(音酌)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鄭氏曰沓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為之用以彄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誰謂河廣一葦杭(戶郎反)之誰謂宋遠跂(丘豉反)予望(叶武方反)之

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

言近也。[illegible]

河廣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宣公之母六人焉，（廬陵羅氏曰：六人，謂共姜也，莊姜也，許穆夫人也，宋桓夫人也，泉水之女也，竹竿之女也。）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illegible]

伯兮朅兮（丘列反），邦之桀兮。伯也執殳（市朱反），為（于偽反）王前驅。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朅，武貌。桀，才過人也。殳，長丈二而無刃。○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殳而為王前驅也。[illegible]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反）為容！

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為容，所以不為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為之故也。傳曰：女為說己容。[illegible]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冀其將雨，而杲杲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於首疾也。[illegible]

○焉（於虔反）得諼（況袁反）草，言樹之背（音佩）。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音每）。

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illegible] 背，北堂也。[illegible] 痗，病也。○言焉得忘憂之

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朱子曰北堂蓋古之植花草之處 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痗而不辭爾。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敘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illegible]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 [illegible] 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 疊山謝氏曰見鰥夫雖人之情所有憂則其情可知矣因其有言者以探其不言者可以言風人之旨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叶丁計反

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則可以帶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叶蒲北反

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 叶攻乎反 報之以瓊琚 音居 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叶許候反

比也木瓜楙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 [illegible] 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 [illegible] 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爲報也但欲其長以爲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比也瑤美玉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音久叶舉里反 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比也。玖亦玉名也。說文曰玖玉黑色○孔氏曰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者是玖非全玉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慶源輔氏曰鄭衛之俗淫靡非獨習俗之樂蓋亦風土所致張子發此說可謂能通天地人矣○定宇陳氏曰此說大槩爲淫詩而發耳若定之方中淇奧等篇不在此限

詩傳大全卷之三

詩傳大全卷之四

王一之六

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孔氏曰漢志云周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按西都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都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將廉反冀州之南也孔氏曰漸冀南境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爲西都而洛邑爲東都也鄭氏曰洛邑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周公又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東齋陳氏曰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宅土中以壯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據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處天下也私處唐王建兩京蓋亦深識天下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于戲。音羲○華谷嚴氏曰戲驪山下地名亦水名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徙居東都王城。孔氏曰鎬京爲西周王城爲東周及敬王去王城而遷成周是又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自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眉山蘇氏曰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其

諸儒曰笑比○詞王風是他說如此不是降爲國風朱子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大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與風異也○黃氏曰其黍離之爲國風[illegible]周室未盡東遷[illegible]天下之王[illegible]故曰王[illegible]周於列國當[illegible]而言王尊之也

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河南府即今河南府懷孟州今爲[illegible]路）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叶鐵因反）。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華谷嚴氏曰黍似粟而非粟有二種米粘者爲秫可以釀酒不粘者爲黍○本草注曰黍有數種又有丹黑黍）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穄（音祭）似黍而小。或曰粟也。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孔氏曰[illegible]）悠悠遠貌。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搖搖是心憂而無所定之意）○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既歎時人莫識己意（[illegible]）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illegible]）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毛氏曰醉於憂也心似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叶於悉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孔氏曰噎者咽喉蔽塞之名言憂）。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

黍離三章章十句

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張子曰[illegible]作文若[illegible]如此）

[illegible]

廟所以安先王而今乃斷為禾黍徘徊彷徨安得而不憂道思所以致此者又安得不然則其憂[illegible]

[illegible]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叶將黎反)雞棲于塒(音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叶陵之反)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叶新齎反)

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鑿墻而棲曰塒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埤雅云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下先於牛也)○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是則畜(音蓄)産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慶源輔氏曰知其所在則思有所何也今也不知其期則不知其歸時可歸也曷至哉則不知其今在何所也如之何勿思觀物興思雖欲自已而有所不能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反叶戶劣反)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古活反叶古劣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叶巨列反)

賦也佸會桀杙(音弋)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illegible])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illegible])

([illegible])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音止)且(子餘反)

賦也陽陽得志之貌([illegible])簧笙竽管中金葉也蓋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十六簧也由從也房東房也([illegible])只且語助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illegible]

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嘆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慶源輔氏曰謂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言若蓋兩篇之首皆以君子爲言而又相類竊此乃言於[illegible]安知其非偶然而然也故又取或者之說以爲序說亦通宜更詳之蓋欲仍舊也○孔氏曰君子之人陽陽然[illegible]左手執簧右手招我從[illegible]）

○君子陶陶左執翿（音桃）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且

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翿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敖舞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叶胡威反）哉懷哉曷月予還（音旋）歸哉

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今汝州[illegible]鄧州南陽府信陽[illegible]河南[illegible]）懷思曷何也○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illegible]）

（[illegible]輔氏曰[illegible]彼其之子是戍人指其室家而言[illegible]懷哉[illegible]不知何日可以還其[illegible]小星之例[illegible]安成劉氏曰[illegible]）

弱不能徵發諸侯蓋由[illegible]此詩乃興之不取義者特取之不二字相應耳故集傳特指其例以明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楚木也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爲呂侯後爲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幷戍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孔氏曰言甫與許者以其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叶滂古反）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爲箭者是也（孔氏曰陸璣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於柳葉皆可爲箭[illegible]故宣公十二年傳曰董澤之蒲可勝[illegible]乎[illegible]嚴氏曰毛以爲草鄭以爲蒲柳[illegible]蒲草見[illegible]澤陂蒲柳見陳東門之楊）許國名亦姜姓今潁昌府許昌縣是也（潁昌府許昌縣今河南開封府許州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弒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illegible]己爲有德而

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安成劉氏曰小弁詩曰何辜于天又曰君子信讒又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又曰舍彼有罪予之佗矣皆爲此父之詞吾意平王所以仰知母家之重而不知弑父之讐者皆自晦昔怨父一念之差所致也於其忘親逆理之罪於其責焉又況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

得罪於民又可見矣擾之子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其母家耳非有王者得天下之心人悉宜也况天子當使方伯𢽾國共保助之心三山李氏曰以公存心則如秉燕以私存心則如物之水遣成則同而表割則與也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慶源輔氏曰忘親逆理以戚人之秉彝非法枉道以使人之勞役此民之所以怨思也故其力致死以報其上難矣哉所謂民至怨而恃於此可見先王之[illegible]

中谷有蓷吐雷反暵呼但反其乾矣有女仳匹指反離嘅口愛反其嘆叶他丹反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蓷鵻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本草曰茺蔚一名益母節節生花如雞冠子[illegible]暵燥。仳別也。嘅歎聲。艱難窮厄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叶式竹反矣有女仳離條其歗叶息六反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興也。脩長也。[illegible]或曰。乾也如脯之謂脩也。條條然歗貌。歗蹙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於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董氏曰古人傷死者之詞曰如何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詞焉厚之至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興也。暵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孔氏曰[illegible]啜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illegible]矣

窮之甚也。（晉山華氏曰，嘆之者，知其不得已也。歎者怨之深也。泣則窮之甚也。○慶源輔氏曰，歎則悲嘆而已。既則遇人而恨焉。泣則悲而至於傷矣。方其歎且恨之時，猶曰遇人之艱難，遇人之不淑，而無怨懟其過之之辭。至於泣，則曰何嗟及矣，而反求之於其身。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於命之意。其厚也。且其悔之深[illegible]，此尤可見。）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爲國，於此亦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范氏推此詩之旨，使讀詩者能如此，則於詩大矣。○豐山[illegible]民曰，民之所以有室家者，以其有教養也。周之荒政，其於人有所不能保矣。[illegible]民不可以使民，[illegible]歲荒則倉廩府庫以救其民之困，上之恩澤不及其民，[illegible]其離散者，室家相棄，其夫婦之情[illegible]。[illegible]三章皆託婦人之辭，[illegible]其離之深也，[illegible]其夫婦之[illegible]，悔其所遇之不淑，[illegible]夫婦人之[illegible]，可知其變也。[illegible]安[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有餘痛矣。）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叶吾禾反）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叶良何反）尚寐無吪。（音訛）

比也。兎性陰狡。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麗。羅，網。尚，猶。罹，憂也。尚，庶幾也。（安成劉氏曰，二尚字義不同。）吪，動也。○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兎，今兎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東萊呂氏曰，此所見爲此也。兎之大以比諸侯，雉之小以自比也。言諸侯背叛，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爲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興也。以兎爰興無爲，以雉離興百罹也。（劉氏曰，有兎爰爰爰舒而無虞，以興生之初承平之人也。雉離于羅，[illegible]而不得出，此我[illegible]。）

（我生之後，百憂之人也。安得一寐而死，不復見此之爲快哉。）下章放此。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音孚，叶房尤反）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叶一笑反）尚寐無覺。（居孝反，叶居笑反）

比也。罦，覆車也，可以掩兎。（孔氏曰，[illegible]罦，覆車也。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罥音[illegible]。）造，亦爲也。覺，寤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illegible]）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比也。罿，罬也，即罦也。或曰，施羅於車上也。庸，用。聰，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

兎爰三章章七句

緜緜葛藟（力軌反）在河之滸（呼五反）終遠（于萬反）兄弟謂他人父（叶夫矩反）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叶果五反）

興也。緜緜長而不絕之貌。岸上曰滸。○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嘆。言緜緜葛藟則在河之滸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爲己父。己雖謂彼爲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甚矣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叶矣始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叶滿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叶羽已反）

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illegible]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順倫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叶古勻反）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叶微勻反）

興也。夷上洒下曰漘。漘之爲言脣也。昆兄也。聞相聞也

[illegible]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采葛所以爲絺綌。蓋淫奔者託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賦也。蕭荻也。白葉莖麤科生有香氣祭則焫（音爇）以報氣故采之。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

[illegible]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賦也。艾蒿屬。乾之可灸故采之。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

[illegible]

采葛三章章三句

[illegible]

大車檻檻（胡覽反）毳（尺銳反）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大車大夫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菼蘆之始生也。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菼。爾淫奔者相命之詞也。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

[illegible]

此所以爲二南之化也。豈至於有淫奔之心，待有所畏而後不敢哉。今觀此詩，則世變之愈下可知矣。

○大車啍啍（他敦反），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啍啍，重遲之貌。璊，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孔氏曰：啍啍，行之貌，故爲重遲。上言行有檻檻，此言行之貌，互相見也。毳衣之屬，衣繢裳繡，皆五色。青者如菼，赤者如璊，各舉其一耳。）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胡決反）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古了反）

賦也。穀，生。穴，壙（音曠）。皦，白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慶源輔氏曰：世變雖下，而大夫能使人畏之如此，亦可謂賢也已。始則不敢奔，而終則知其難，致身不得遂其志，則其所以致之者，亦非無常者之所能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七羊反）其來施施。（叶時遮反）

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爲布者。（本草曰：麻一名麻勃，此麻上花勃勃者。麻子味甘平無毒，園圃所蒔，今人作布及履用之。）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悅之意。○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叶奬里反）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叶舉里反）

賦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己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可以怨，則見詩人固無意於過甚之辭。然予讀王風，其怨尤爲平和，此可見周人之風俗也。）

鄭一之七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爲采（音菜）地。後爲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爲桓公。其子武公掘（一作掘突，音骨）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爲司徒，又得虢檜之地。（孔氏曰：武王封虢叔、虢仲，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爲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即今河南開封府鄭州）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叶古玩反）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緇，黑色。（禮考工記曰：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孔氏曰：緇衣，即士冠禮所云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私朝，卿大夫之私朝。）宜，稱（去聲）。改，更（平聲）。適，之。館，舍。（鄭氏曰：卿士之館，在宮外，如今之官舍。考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諸曹治事之處。）粲，餐（音）也。（鄭氏曰：食也。）或曰：粲，粟之精鑿者。（一石得米六斗，爲糲；八斗爲鑿。）○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

司徒善於其職，國人愛之，故作是詩。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我將為子更為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粲。言好之無已也。（[illegible]）（又改為兮，欲其服之常新也。還予授子之粲兮，又欲其[illegible]）（曰：好賢[illegible]無已之[illegible]如此，則[illegible]敬善之誠心於是乎至也。○華谷嚴氏曰：適子之館，既還之，又授以飲食，此好賢之至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七到反）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好，猶宜也。

○緇衣之蓆（音席，叶祥龠反）兮，敝予又改作（叶[illegible]）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蓆，大也。程子曰：蓆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東萊呂氏曰：[illegible]）（孔氏曰：[illegible]）

將（七羊反）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母，叶滿彼反）仲可懷（叶胡威反）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十

五家所居也。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蓋里之地域溝樹也。○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慶源輔氏曰：此雖為淫奔之詩，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於蕩然而無忌也。故列於鄭詩之首，以見其為風之始變也。安成劉氏曰：此女猶能知畏，[illegible]其辭如此，鄭風之中亦所罕見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叶虛王反）。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牆，垣也。古者樹牆下以桑。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叶于權反），無折我樹檀（叶徒沿反）。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賦也。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檀，皮青滑澤，材彊韌，

可為車。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新安胡氏曰：三章皆有所畏，而不敢以從其淫，蓋亦庶幾止乎禮義者也。）

叔于田（叶地因反），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田，取禽也。（孔氏曰：田，取禽之名。）巷，里塗也。（孔氏曰：里內之塗。）洵，信；美，好也。仁，愛人也。○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矣。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華谷嚴氏曰：叔段豈其仁哉，其黨私之之言耳，[illegible]之人[illegible]為[illegible]也。）或疑

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詞也

○叔于狩（叶始九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叶許厚反）。

賦也。冬獵曰狩。（杜氏曰：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

○叔適野（叶上與反），巷無服馬（叶滿補反）。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龜山楊氏曰：[illegible]……歸之義得也……蓋一天下朝諸侯而無不可……而國人……以公……叔段不義而得衆……然則所謂仁者……有仁哉[illegible]）

（所謂武者，亦若此而已。[illegible]）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廬陵彭氏曰：叔段[illegible]……少年[illegible]……故此追[illegible]）

叔于田，乘乘馬（下乘字，繩證反。馬，叶滿補反）。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反，叶素苟反），火烈具舉（叶音矩）。襢裼暴虎（襢，徒旱反。裼，素歷反），獻于公所（叶上聲）。將叔無狃（女九反，叶女古反），戒其傷女（音汝）。

賦也。叔，亦段也。車衡外兩馬曰驂。如舞，謂諧和中節，皆言御之善也。（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即所謂如舞也。[illegible]）（[illegible]）藪，澤也。（[illegible]）火，焚而

射也。（曹氏曰：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為狩。[illegible]）烈，熾盛貌。具，俱也。襢裼，肉袒也。暴，空手搏獸也。（[illegible]）（孔氏曰：[illegible]）公，莊公也。（孔氏曰：公，[illegible]）狃，習也。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汝也。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安成劉氏曰：首章四句，則國人所謂之才也。[illegible]）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戶郎反）。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忌（叶魚駕反）。抑磬（苦定反）控（苦貢反）忌，抑縱送忌。

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馬之上者為上駕，猶言上駟也。（鄭氏曰：上駟，良馬也。）鴈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揚，起也。忌、抑，皆語助辭。騁馬曰磬，止馬曰控。（廬陵羅氏曰：[illegible]）舍拔（音跋）曰縱，覆（音福）彇（[illegible]）曰送。（[illegible]氏曰：[illegible]）

○叔于田，乘乘鴇（[illegible]）。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叶[illegible]反）。叔馬慢忌（叶[illegible]反），叔發罕（[illegible]）忌，抑釋掤（音冰）忌，抑鬯（敕亮反）弓（叶姑弘反）忌。

賦也。驪白雜毛曰鴇，今所謂烏驄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阜，盛，慢

逭也。發發矢也。罕希。釋解也。掤矢筩蓋。春秋傳作冰。孔氏曰昭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異義同服云昭杜注云櫝丸是箭筩〇華谷嚴氏曰用虔云冰櫝丸蓋中掤以下開以覆矢鬯弓囊也。與韔同。孔氏曰弢弓而納之弢中。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亦喜其無傷之詞也。安成劉氏曰此上章皆言其田事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永嘉鄭氏曰段以國君介

弟之親京城大叔之矜者之稱衆駢馬之附之愛現扶共公之附覈得以之無戌生等則良以容上則其民仁夫惟不仁所以欲之若也者宜盡出於倒足右晨穀思白隨有不嘉其于賞者矣

貴而所好者疑也弋鍼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鬼也氣智到此而又持其君毋其所欲而不難何也欲不為同段之為人以射則善以不以材力則甚武如是而甚仰詒兒而奪莊仁也而國人愛公戕上教不明人心不古頌

清人在彭。叶鋪郎反駟介旁旁。布彭反叶補岡反二矛重英。直龍反叶於良反河上乎翺翔。

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名。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為矛飾也。酋矛

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疊而見。翺翔遊戲之貌。○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孔氏曰文公時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為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與遊戲如此。其勢必至於潰散而後已爾。永嘉鄭氏曰夫擁大衆於外而無所事不為亂則必潰散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賦也。消亦河上地名。麃麃武貌。矛之上句音鉤曰喬。所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清人在軸。叶音冑駟介陶陶。叶徒侯反左旋右抽。叶敕救反中軍作好。叶許候反

賦也。軸亦河上地名。孔氏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之地亦不甚相遠陶陶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軍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軍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孔氏曰此謂將所乘車若士卒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而中人御好謂容好也。○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事見春秋安成劉氏曰見閔公二年○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䘏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羔裘如濡叶而由而朱二反洵直且侯叶洪孤洪姑二反彼其音記之子舍音捨命不渝叶以朱容朱二反

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語助辭舍處渝變也○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輔氏曰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節○華谷嚴氏曰命者天所賦我者舍則居之而安也君子能安於命臨利害而不變○慶源輔氏曰舍命不渝命字包含者闊有二有指理而言者有指氣而言者此義兼之以理而言則居其理而不變以氣而言則居其分而不[illegible]理可以兼氣故集傳止以理言之蓋美其大夫之詞然不知其所指矣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也飾緣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爲飾也孔甚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司主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叶魚旰反兮

賦也晏鮮盛也三英裘飾也未詳其制程子曰若今將五紀之[illegible]蓋[illegible]之服制度粲光明也彥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首章言其能舍命不渝[illegible]言其爲邦之司直末章言其爲邦之彥[illegible]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袪起據反兮無我惡烏路反兮不寁市坎反故也

賦也遵循摻擥袪袂寁速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擥其袪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袪之句亦男女相說之詞也安成劉氏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illegible]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市由反叶齒九反兮不寁好叶許口反也

賦也魗與醜同欲其不以己爲醜而棄之也好情好也慶源輔氏曰[illegible]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賦也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昧晦未辨之際也東萊呂氏曰明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弋繳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鴈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翺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宴昵之私可知矣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賦也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是也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鴈宜麥之屬是也○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鳧鴈以歸則我當爲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知子之來(叶六直反)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叶呼報反)之雜佩以報之

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脩文德以來之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步眠反)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呂氏曰非獨玉也觿燧箴管凡可佩者皆是也

贈送順愛問遺也○婦又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叶芳無反)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賦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陸氏曰舜之義取)孟字姜姓洵信都閑雅也○此疑亦淫奔之詩言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歎之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慶源輔氏曰此鄭詩為男悅女之詞)

○有女同行(叶户郎反)顏如舜英(叶於良反)將翺將翔佩玉將將(七羊反)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臨川王氏曰於瓊琚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各以其類也○慶源輔氏曰所謂德音是亦日月之德音耳淫僭肆欲所美非美者多矣)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叶芳無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徐反)

興也扶蘇扶胥(二音)小木也荷華芙蕖也(釋文曰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蕖)子都男子之美者也(孟子曰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狂狂人也且語辭也○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華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興也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張子曰龍是紅草其枝許穆盛甚大使有張如龍也不草一名馬蓼自是一種為蓼而大如水紅此說云一名馬蓼自是一種)子充猶子都也(董氏曰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美字也)狡童狡獪之小兒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音託)兮蘀兮風其吹女(音汝)叔兮伯兮倡(昌亮反)予和(胡卧反叶户圭反)女

興也蘀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蘀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予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蘀兮蘀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盍倡予而予將和女矣

○蘀兮蘀兮風其漂(匹遙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遙反)女

興也漂飄同要成也(慶源輔氏曰倡予則予將要成之其詞益急矣)

蘀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七丹反叶七宣反)兮

賦也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曰悅己者衆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息安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側巾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餘反）

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也

○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謔之之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于軌反叶于己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鉏里反）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洧亦鄭水名（前漢地理志曰洧水出潁陽城山東南至長平入潁）士未娶者之稱

褰裳二章章五句（慶源輔氏曰婦人從一而終者也敍事褰裳之詩則其悖理何斯甚也）

子之丰（芳容反叶芳用反）兮俟我乎巷（胡貢反叶胡公反）兮悔予不送兮

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叶戶郎反）

賦也褧禪（音丹）也（鄭氏曰蓋以禪縠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為其文之著也）叔伯或人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音善上演反）茹藘（力於反）在阪（音反叶孚臠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音挺）者（孔氏曰除地町町然）茹藘茅蒐也一名茜（倉甸反）可以染絳（本草曰一名地血集傳以為其葉似棗四五葉對生節間蔓延草木上根紫赤色）陂陀者曰阪（孔氏曰陂陀不平而可種）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室邇人遠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詞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安成劉氏曰思之而冀其來就己之辭）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七西反）雞鳴喈喈（音皆叶居奚反）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淒淒寒涼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風雨晦冥蓋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淫奔之女言當

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叶音驕 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叶憐蕭反

賦也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喈喈也華谷嚴氏曰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風雨如晦叶呼洧反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賦也晦昏已止也東萊呂氏曰雞鳴膠膠不已皆雞聲紛雜之意○慶源輔氏曰喜甚於瘳矣不知不喜何如之辭也蓋喜之甚如之何其不喜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音金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青青純緣去聲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孔氏曰青一物而色兼二

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青青子佩叶蒲眉反悠悠我思叶新齎反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叶陵之反

賦也青青組綬之色佩佩玉也孔氏曰佩玉以組綬貫之

○挑他刀反兮達他末反叶他悅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挑輕儇跳躍之貌達放恣也慶源輔氏曰此淫女望其所與私者既無其音問又不見其來極其思之辭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音汝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居望反女

興也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人他人也迋與誑同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叶斯人反

興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古老反衣綦巨基反巾聊樂我貟音云

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綦蒼艾色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目其室家也貟與云同語辭也○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以為此女雖

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也如己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以自樂也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爲習俗所移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慶源輔氏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之所慕若可美也雖則如雲匪我思存反之於心而知其非所當慕樂也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則安分自樂而不待外以之已也大抵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先王之澤於此可以觀矣）

○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子余反）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賦也闉曲城也（永嘉陳氏曰門之外有或曰甕城以障門者）闍城臺也（孔氏曰闍是城上之臺謂之闍臺也）荼茅華輕白可愛者也（孔氏曰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邶風荼苦苦菜也周頌荼蓼委葉也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也）且語助辭茹藘可以染絳故以名衣服之色娛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朱子曰此詩却是箇識道理人做鄭詩非[illegible]如女曰雞鳴一詩亦好○慶源輔氏曰鄭詩[illegible]此等爲賢夫婦之道美子貞之正以見人心之本善何嘗先王之澤未泯也[illegible]以色衰而仁厚於谷風以淫於新[illegible]而桑間之不出東門則不然）

野有蔓草零露漙（徒端反叶上兗反）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叶五遠反）兮

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賦而興也瀼瀼亦露多貌臧美也與子偕臧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叶于元反）兮士與女方秉蕑（古顏反叶古賢反）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餘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況于反）且樂（音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渙渙春水盛貌蓋冰解而水散之時也（詩考曰二月桃花水下之時）蕑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朱子曰蕑與澤蘭相似生水旁紫莖赤節綠葉光潤尖長有岐淡紫）且語辭洵信訏大也勺藥亦香草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本草注曰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木芍藥）○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旣往矣女復要之曰且往觀乎蓋洧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於是士女相與戲謔且以勺藥爲贈而結恩情之厚也此詩淫奔者自叙之詞

溱與洧瀏（音留）其淸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

旣且士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瀏深貌。殷衆也。將當作相。聲之誤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慶源輔氏曰鄭國之土地寬平人物繁庶情意驕蕩風俗淫奢讀是詩者可以盡得之詩可以觀詎不信夫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鄭衛之樂皆爲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爲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爲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 華陽范氏曰樂之淫若鄭衛如有王者必放鄭聲然則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然於亂之極爲○詩考曰公羊疑詩氏云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安成劉氏曰然詩之有縞衣綦巾女曰雞鳴出其東門數篇乃鄭中之正也他如大叔于田及清人詩序無足尚矜車非爲淫奔而作若叔于田則方未免有男女相悅之疑是其二十一篇之中雖然不爲淫奔而作者五六篇而巳故曰淫奔之詩不翅七之五然自皆說詩者唯以東門之墠與溱洧爲淫詩今朱子乃例以淫奔斥之者蓋即其辭而得其情正以發明故鄭聲之皆不然則衛爲樂詩諸篇非無淫聲夫子所獨以鄭聲爲戒故歟

詩傳大全卷之四

詩傳大全卷之五

齊一之八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孔氏曰爽鳩氏少昊之司寇也 [illegible]）在禹貢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孔氏曰 [illegible]）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illegible]）今青齊淄（[illegible]）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敘其事而美之也（[illegible]）

○東方明（叶謨郎反）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illegible]）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叶莫滕反）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賦也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此三告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群臣之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為憎乎（臨川王氏曰甘與子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義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illegible]）

子之還（音旋）兮遭我乎峱（乃刀反）之間（叶居賢反）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反）兮

賦也。還便捷之貌。峱山名也。從逐也。獸三歲曰肩。（[illegible]作豣。○孔氏曰。獸有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儇利也。○獵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鄭氏曰。與由獵而相遇也。謂我儇譽之也。[illegible]）（報前言還也。）而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安成劉氏曰。集傳但言必有所自。蓋不質其為哀公所致也。）

○子之茂（叶莫口反）兮。遭我乎峱之道（叶徒厚反）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叶許厚反）兮

賦也。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爾雅曰。狼牡名貛。牝名狼。）臧善也

還三章章四句（疊山謝氏曰。千萬人之習俗。原於一人之好尚。千百年之敝化。生於一時之放心。齊俗好田如此。為人上者可不謹哉。○華陽范氏曰。表記云。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也。是民之表也。國君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為賢。閑於馳逐為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戒。）

俟我於著（直居反叶直據反）乎而。充耳以素（叶孫租反）乎而。尚之以瓊華（叶芳無反）乎而

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孔氏曰。門屏之間謂之宁。宁音佇。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充耳以纊（音曠）懸瑱（音殿）所謂紞（音膽）也。（孔氏曰。懸瑱當耳。故謂之塞耳。紞懸瑱之繩。用雜綵線織之。）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瑱也。（朱子曰。古者五等之爵[illegible]祭祀皆以充耳。不知此[illegible]說何人所說。尚之以青黃素瓊瑩。大抵只是押韻[illegible]知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看來是以線[illegible]當耳。）○東萊呂氏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去聲）。既奠鴈。御（音訝）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己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

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廬陵李氏曰。堂下至門謂之庭。）瓊瑩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壻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叶於良反）乎而

賦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孔氏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則瓊美瓊華瓊瑩皆玉石光色。○疊山謝氏曰。其充耳則以素以青以黃。其加飾則瓊華瓊瑩瓊英。備容盛飾。非不美也。惜乎不知禮耳。）○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東萊呂氏曰。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赤朱反）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興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廬陵歐陽氏曰。）

相與以奔之詞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叶他悅反）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叶方月反）兮

興也闥門內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慶源輔氏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是因其時以起興言彼姝之女旦則躡我之跡而來暮則躡我之跡而去也）

東方未明（叶謨郎反）顛倒（都老反）衣裳顛之倒之（叶都妙反）自公召之

賦也自從也群臣之朝別色始入○此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以為晚也或

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叶典因反）自公令之（力證反叶力呈反）

賦也晞明之始升也（孔氏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氣而物乾故以晞為乾蒹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言日氣故以為乾義此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謂將旦時日之光氣始升也）令號令也

○折（音哲）柳樊圃（叶博故反）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晨夜（叶羊茹反）不夙則莫（音暮）

比也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孔氏曰郭璞云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園故曰圃菜園也）瞿瞿驚顧之貌夙早也○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比晨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程子曰柳柔脆易折之物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叶胡威反）止

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孔氏曰釋獸文則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左傳云獲其雄狐）綏綏求匹之貌魯道適齊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

姜襄公通焉者也（孔氏曰襄公名諸兒僖公子○安成劉氏曰桓公名軌惠公庶子）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鄭氏曰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可恥惡如狐）且文姜既從此道歸于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葛屨五兩（如字又音亮）冠緌（如誰反）雙（叶所終反）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比也兩二屨也緌冠上飾也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呂氏曰屨與屨為耦雖五兩各相耦也緌之雙亦自為耦襄公文姜非其耦也○廬陵彭氏曰屨下曰綦繂下曰纓下謂底禮書二組繫於笄順頭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者謂之緌）庸

也。用此道以嫁于魯也。從，相從也。藍田呂氏曰，此上二章罪襄公，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之以淫泆者何也。

○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子容反）其畝。取（七喻反）妻如之何。必告（叶工毒反）父母。（叶莫後反）既曰告止，曷又鞠（叶居六反）止。

興也。蓺，樹。鞠，窮也。○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毛氏曰，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孔氏曰，是行步蹊徑之名。○釋文曰，衡亦作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縱，韓詩作由。南北耕曰由。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爲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東萊呂氏曰，納之不正，則今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納文姜，當早裁制之矣，乃又使窮其慾而至於此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興也。克，能也。極，亦窮也。藍田呂氏曰，此上二章罪魯桓公，言其理如是，桓公縱之窮極其惡，何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武夷胡氏曰，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夫淫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音需）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匹各反），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無田（音佃）甫田，維莠（羊九反）驕驕。（叶音高）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叶音刀）

比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莠，害苗之草也。驕驕，張王（並去聲）之意。忉忉，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眉山蘇氏曰，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思遠人必自其近者始，近者既服而遠者自至矣。○慶源輔氏曰，厭小而務大，田甫田者也。忽近而圖遠，思遠人者也。妄作者之所爲也。作則心徒勞，想則心徒勞矣。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叶旦反）

比也。桀桀，猶驕驕也。東萊呂氏曰，驕驕桀桀，皆莠侵凌嘉穀之狀。怛怛，猶忉忉也。

○婉兮孌（叶龍眷反）兮，總角丱（古患反，叶古縣反）兮。未幾（居豈反）見兮，突而弁兮。

比也。婉孌，少好貌。丱，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出之貌。釋文曰，卒相見謂之突。○說文，犬從穴中暫出也。弁，冠名。孔氏曰，弁者，冠之大號也。○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躐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邇之可遠，能循其序而脩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躐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慶源輔氏曰

以其事之易見而人所共知者爲比以曉之[illegible]大通之可遠理固然也人厭小務大忽近圖遠前欲[illegible]也循其理之自然而計獲之心不萌則心悠然而[illegible]有不自知者徇其欲之所爲則躁亟之意紛然而以[illegible]有所達矣

甫田三章章四句

或問甫田詩志大心勞[illegible]小序說志大心勞是說[illegible]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爲徒大心亦何勞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欲下手做時也須一步做一步著實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遠而不下著實之功亦何益哉○豐城朱氏曰田之大若非果不可治也先小而後大可也人之遠者非果不可來也先近而後遠可也天下之理可循序而漸發不可蹴而等欲速果循其序則總甫之量可以忽然而見其效是小非不可以爲大近非不可以爲遠也果欲蹴等則厭小務大而大終不可爲忽近圖遠而遠終不可至矣亦何益之有哉

盧令令零音其人美且仁

賦也盧田犬也孔氏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盧天下之駿犬是盧爲田犬也令令犬頷下環聲○此詩大意與還略同

○盧重直龍反環其人美且鬈音權

賦也重環子母環也孔氏曰重環謂環相貫也毛傳大環貫一小環也鬈鬚鬢好貌

○盧重鋂音梅其人美且偲七才反

賦也鋂一環貫二也孔氏曰一大環貫二小環偲多鬚之貌慶源輔氏曰仁則美其德也鬈與偲則美其貌也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安成劉氏曰左傳宣公二年宋之城者謳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陸氏曰思西才反多鬚貌此思字音題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古頑反叶古倫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叶[illegible]反

比也敝壞笱罟也說文曰曲竹捕魚也魴鰥大魚也孔叢子[illegible]衛人釣得鰥魚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對曰吾始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鰥則吞矣大魚歸歸齊也如雲言衆也○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胡氏曰魴鰥皆魚之大者敝笱弱不能制其魚猶魯莊公弱不能防閑文姜也○朱子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扞物故防閑有禁制之意安成劉氏曰如雲之從者衆齊襄公不止而在其中矣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音叙上呂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鱮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鰱孔氏曰陸璣云鱮似魴頭大魚之不美者故[illegible]如雨亦多也[illegible]

[illegible]見詩人無[illegible]文姜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爲則[illegible]齊尚可得[illegible]止若魯莊公而有制使其[illegible]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維癸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唯唯行出入之貌如水亦多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灼禚齊地○武夷胡氏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祝丘魯地○武夷胡氏曰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非兩君相見又享於其國而享焉甚矣五年夫人

人姜氏如齊師。（武夷胡氏曰曰會曰享[illegible]之名也至是如齊師姦惡之心[illegible]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武夷胡氏曰防魯地穀齊地一歲而再會乎其爲惡益遠矣以春秋莊公十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二十年夫人姜氏如莒胡氏傳云禮義者天下之大防也其[illegible]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思歸[illegible]而不得故泉水[illegible]許穆夫人思唁其兄而不得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示後世使知男女之別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往宗國[illegible]齊而況如[illegible][illegible]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illegible]如莒此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撿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載驅薄薄（旁各反）簟茀朱鞹（苦郭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叶祥龠反）

賦也。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茀車後戶也。（孔氏曰謂以竹爲簟蔽車之後戶也）朱朱漆也。鞹獸皮之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四驪（力馳反）濟濟（子禮反）垂轡濔濔（乃禮反）魯道有蕩齊子豈（開改反）弟（叶待禮反）

賦也。驪馬黑色也。濟濟美貌。濔濔柔貌。豈弟樂易也。言無忌憚羞恥之意也

○汶（音問）水湯湯（失羊反）行人彭彭（必亡反）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竟。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亦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吐刀反）行人儦儦（表驕反叶音[illegible]）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賦也。滔滔流貌。儦儦衆貌。遊敖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疊山謝氏曰豈弟曰翱翔曰遊敖文姜之情態欲快樂如此無禮義無羞恥忌憚盡亡於此矣詩人銷鑠之習形容之巧刺之深哀之甚也）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賦也。猗嗟歎詞。昌盛也。頎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慶源輔氏曰抑若揚兮所以甚言其美也[illegible]抑之而猶若揚而況於揚之事）揚目之動也。蹌趨翼如也。臧善也。○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

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安成劉氏曰射則臧不出正舞則選四矢反皆技藝之美其餘所言皆威儀之美）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食亦反）不出正（音征）兮展我甥（叶桑經反）兮

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儀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孔氏曰射皆三者而正云故曰射侯者美其久射而能中又曰正者侯中所射之廣布侯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二寸少半寸正以采畫爲之五正則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

外。者侯射二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而中央之綠方二尺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爲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難中以中爲雋故取名。○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天子大射則皮侯賓射用采侯燕射用獸侯鵠以皮爲之三分侯之一似鳥之捷故曰棲鵠正則畫布爲之亦三分其侯而居一。射義注謂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是也。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爲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卽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

○猗嗟孌叶龍卷反兮。清揚婉叶許阮反兮。舞則選雪戀反兮。射則貫叶扃縣反兮。四矢反叶孚絢反兮。以禦亂叶靈眷反兮。

賦也。孌。好貌。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婉。亦好貌。選。異於衆也。或曰。齊於樂節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鄭氏曰。禮射謂大射賓射燕射是矣。四矢象有事於四方。反。復也。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矣。華陽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以防閑也。○左傳莊公十一年注曰。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

猗嗟三章。章六句

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慶源輔氏曰。趙子之說義理之正非賢復生不可易也。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皆在言外。嗟嘆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華谷嚴氏曰此感之間在言外有全篇首見皆此之諷但中間於下一二意自然使人默會如見詩枝言其人容能威儀是其之美而以嘆息之詞發之是見人於不足若及有在於容貌威儀技藝之外矣中四見我甥兮一句只是一甥字使見得是刺譽莊公只一展字便只得是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亦若與然會其置見得自猗嗟而下句句是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處矣詞不急追而意累切矣○疊山謝氏曰一章射則臧兮射則善矣徒則未見其善方可皆也二章展我甥兮莊公誠爲我齊國之甥今人乃以爲齊侯之子亦可惜也三章以禦亂今莊公善射似可以禦閑也齊侯文姜之淫褻則無以禦之亦可指也○三山李氏曰夫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世人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技藝之美而不免詩嗟之刺蓋公習威儀之末而不能止乾侯之禍莫之成帝甚皆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而不能制趙氏之橫路多才多藝而不能勝本何所補哉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魏一之九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孔氏曰舜都蒲坂禹都平陽或安邑皆河東郡魏境內有其都處魏不居其據也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之鴆反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東萊呂氏曰水經注魏國城西南並夫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

眉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鄭氏曰昔舜畊歷山陶河濱漁雷澤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此儉約之化是猶存。然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鄭氏曰魯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安成劉氏曰先儒以魏所封為文王子畢公高之後也 今河中府解下買反州。即其地也今解州隸山西平陽府 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眉山蘇氏曰猶 [illegible] 先作矣 而今按篇中公行戶郎反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要於遙反之襋紀力反好人服叶蒲北反之

興也。糾糾。繚戾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屨。孔氏曰夏葛屨冬皮屨以當暑特為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雖夏猶當用皮 摻摻。猶纖纖也。女婦未廟見音現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孔氏曰三月廟見謂舅姑既沒者若舅姑存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見於舅姑之廟禮云質明見於舅姑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祭行月亦未成婦也 要。裳要。襋。衣領。好人。猶大人也。○魏地陿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慶源輔氏曰糾糾葛屨本非可以履霜者言之則亦可以履霜矣摻摻之手本未可以縫裳者言之則亦可使之縫裳矣 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好人提提徒兮反宛於阮反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揥勑帝反維是褊心是以為刺叶音砌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華谷嚴氏曰宛然委曲避順之貌 而辟者必左。孔氏曰不敢當主故就客位 揥。所以摘音剔髮。用象為之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之者。以其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耳。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刺其內外表裏之不相副也自其外而觀之則其進止之安舒退讓之有節貴飾之宜若無可刺者矣然其心之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是以不能不刺之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

彼汾扶云反沮子豫反洳如豫反言采其莫音暮彼其音記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賦也。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為羹。孔氏曰陸璣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 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 ○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

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叶於良反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叶戶郎反

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安成劉氏曰扁鵲姓秦名越人長桑君與之藥使以上池之水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謂垣一方者猶此詩言汾一方古語皆然也殷○索隱曰方猶邊也言氣閒墻且從人也音行即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孔氏曰公路公行一也宣公二年晉宦餘之適為公族庶子為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藚水舄也葉如車前草孔氏曰藚牛脣水舄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今澤寫也公族掌公之宗族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為之孔氏曰成公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子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也藚音續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叶音將彼人是哉叶將黎反子曰何其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叶新齋反

興也殽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孔氏曰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此等對文耳如此則歌未必合樂也其語辭○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

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程子曰此詩憂深思遠矣國無政事則士故憂思之深至歌且謠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為驕且曰彼之所為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也於是憂者重嗟歎之以為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叶于逼反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棘棗之短者[illegible]曰大者棗小者棘[illegible]重束為棗並束為棘蓋棗性重喬棘則低叢[illegible]高三四尺[illegible]有赤白二種聊且略之辭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中而寫憂也極至也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山陰陸氏曰使士君子[illegible]心不知[illegible]上下不[illegible]群吹而衆惡之[illegible]何事[illegible]而大[illegible]能[illegible]情哉[illegible]園有桃之[illegible]則亦已矣[illegible]亦宜也

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山無草木曰岵。上猶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己之言曰。嗟予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爲人所獲也

○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叶滿彼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山有草木曰屺。(孔氏曰。爾雅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與傳正反。當是傳寫誤也。)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叶虛王反)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叶舉里反)。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叶想止反)。

賦也。山脊曰岡。(永嘉陳氏曰。岵也屺也岡也。皆山之高處。而何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叶韻耳)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既思其父。又思其母。又思其兄。況想像其念己之言。又想像其祝己之言曰。庶幾其謹之哉。則斯人也。必能以其親之心爲心。亦可謂賢矣○安成劉氏曰。詩人以己之思親。爲知親之念己。雖曰設爲親念己之言。實以深寫己念親之心也。章末二語。所以自警。亦所以自悲。可以見其忠孝之心矣)

十畝之閒(叶居賢反)兮。桑者閑閑(叶胡田反)兮。行與子還(叶音旋)兮。

賦也。十畝之閒。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張子曰。周制。園郊之外。有賦爲場圃之地者。疑家受十畝以殖草木○東萊呂氏曰。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耳。未可以爲定數也)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慶源輔氏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子仕止之常法也。使賢者不樂仕於其朝。則其政亂國危可知矣。夫以場圃之採桑者爲自得。而思與其友歸焉。則其不樂仕之意可見矣)

○十畝之外(叶五墜反)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叶徒沿反)兮。寘之河之干(叶居焉反)兮。河水清且漣(力纏反)猗(於宜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貆(音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叶七宣反)兮。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爲車者。寘與置同。干厓也。漣風行水成文也。猗與兮同。語詞也。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我猶爲人猗是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孔氏曰。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曰稼。斂曰穡。若散則相通)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孔氏曰。廛民居之區域也)狩亦獵也。貆貉類。(鄭氏曰。子曰貆)素空。餐食也。○詩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爲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爲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

事而歎之以爲是眞能不空食者。慶源輔氏曰不稼不穡則不可以得食

不狩不獵不可以得鮮食人之所食雖多而此二者爲大故舉而言之所謂甘心窮餓而不恤者詩中雖無

此雖然其志之所有如此而詩人又以爲眞能不素餐者當有此事矣

後世若徐穉之流

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 安成劉氏曰後漢徐孺子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

食蓋其厲志之篤必欲能勞而後食亦若此詩之賢者與 志也又如[illegible]又王公居官每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

所爲之事[illegible]者無復愧恥苟或不然[illegible] 亦可謂能事其[illegible]者矣[illegible]後曹氏曰[illegible]而實之[illegible]

之于此事勞於事而不得以食其力者也然不耕者則之心豈 以是[illegible]事之不[illegible]而自以[illegible]其志蓋以[illegible]不耕則不可

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於其事[illegible] 不悔故詩人述其事而歎之以爲眞能不素餐[illegible]

天下之事[illegible]其事者[illegible]君子之心學其功而無功必不肯爲其事 而能有其功者未有不勞而有其功[illegible]

而食人之食[illegible]先 [illegible]

○坎坎伐輻兮(音福 叶筆力反) 寘之河之側兮(叶莊力反) 河水清且直猗 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億兮 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彼君子兮 不素食兮

賦也。輻車輻也。伐木以爲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曰億。蓋言禾秉之數也。孔氏曰田方百里於今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禾秉之數謂以禾之把數 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 寘之河之漘兮(音純 叶倫) 河水清且淪猗 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囷兮(丘倫反) 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鶉兮(音純) 彼君子兮 不素飧兮(音孫 叶素倫反)

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爲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

也。囷圓倉也。鶉鵪屬。熟食曰飧

伐檀三章章九句 程子曰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安成劉氏曰有勞心而得食者有勞力而得食者事其事而食其食者豈必人人自耕以食哉但不可無其事而食其食耳 伐檀君子安于正如此故詩人美其甘貧樂賤不見用而不苟食也

碩鼠碩鼠 無食我黍 三歲貫女(音汝) 莫我肯顧(叶果五反) 逝將去女 適彼樂(音洛 下同)土 樂土樂土 爰得我所

比也。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顧念。逝往也。樂土有道之國也。爰於也。○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 慶源輔氏曰三歲貫女莫我肯顧則上之於民甚矣民之於上至於是而決去之爲非民之罪也

○碩鼠碩鼠 無食我麥(叶訖力反) 三歲貫女 莫我肯德 逝將去女 適彼樂國(叶于逼反) 樂國樂國 爰得我直

比也。德歸恩也。華陽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爲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爲德而反蠶食之所以去也 直猶宜也

○碩鼠碩鼠 無食我苗(叶音毛) 三歲貫女 莫我肯勞 逝將去女 適彼樂郊(叶音高) 樂郊樂郊 誰之永號(叶戶毛反)

比也。疊山謝氏曰食黍不足而食麥麥不足而食苗苗者禾方穗而未秀也食至於此以比其貪之甚也 勞勤苦也。謂不以我爲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既往樂郊則無復有害己者當復爲誰而永號乎

碩鼠三章章八句 南軒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爲取者以其上失道如此國人疾之

甚而欲去之雖有所未忍也故著其情於詩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也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華谷嚴氏曰魏唐無淫詩盖猶有先聖之風化焉○慶源輔氏曰寬和者其流長急迫者其意短○魏以地陋而論急如此其何以伸世至於長久哉故變風作於平和之世而國遂滅於惠公之十七年止五六十年間耳○詩人之意閔憂之矣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大行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鄭氏曰今大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孔氏曰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於是封叔虞於唐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孔氏曰唐叔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生成侯服人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穆侯以下又能蕃以及武公并晉又都絳也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前漢志曰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南軒張氏曰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小事亦不必事事撙節有遺風也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安成劉氏曰叔虞封唐燮侯改晉十也傳至晉武公為曲沃武公所并然武公成晉之宗為不能成唐之政武公能晉而不公能紹唐之統君子欲以成其晉者不可與知名其詩為唐以寓其譏貶之意又以見曲沃武公成宗國之罪而觀風者於唐見曲沃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書又以見曲沃欽欲不作不可也唐叔所都在今大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曲沃今屬絳州聞喜縣絳今屬大原府亦有曲沃及太平縣山西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音悉 蟀音率 聿允必反 莫音暮 樂音洛下同 除直慮反 大音泰 居叶斤於反 好呼報反 瞿俱具反

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

謂之促織（陸氏曰一名蜻蛚幽州里語云促織鳴懶婦驚）九月在堂聿遂莫晚（孔氏曰七月說蟋蟀云九月在戶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內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矣）除去也。大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却顧之貌。○唐俗勤儉故其民閒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爲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爲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爲樂然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慶源輔氏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蟋蟀無荒良士瞿瞿之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華谷嚴氏曰職思其居慮其憂也好樂無荒作其勤也良士瞿瞿警其怠也古也而君子之道盡矣）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安成劉氏曰自堯而至於周蓋千餘年矣而其風也猶結於唐人之心故其民閒貧勤儉之意却憂深思遠之思警戒之意之情備見於詩此其俗之所以爲厚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叶力制反）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叶五墜反）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廬陵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廣周慮也）蹶蹶動而敏於事也（慶源輔氏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當思慮其事外也思之雖周而爲之不敏則亦無益矣）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他刀反叶他侯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孔氏曰春官巾車注云役車方箱則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工畢也）慆過也。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慶源輔氏曰庶人之役車繕休矣則君子之可無一日之樂乎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職思其外謂於職之外也職思其憂謂思之極而至於憂也瞿瞿顧慮周旋之貌未見於爲也深器明見於是矣蹶蹶動而敏於事之貌未見其安也安則肆肆則衆於之發也始則瞿瞿然而思中則蹶蹶然而敏終則休休然而安必如是始可以樂而謂之良士亦未達皆自近而遠自淺而深是則所謂憂深而思遠者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定宇陳氏曰始思其居則所居之中次思其外則又出於所居之外終思其憂則思之遠而憂之深可見矣。疊山謝氏曰此詩[illegible]）

[illegible]……之所當務者桑麻紡績而已矣哉使男女各盡其……識之所當爲[illegible]有餘布老者衣帛食

肉。少者不飢不寒而於仰事俯育之間可以沛然有餘。雖良士之長慮却顧亦不過如此而已豈不可以爲美俗哉

山有樞烏侯反朱二反隰有榆夷周以朱二反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侯力具二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袪尤虧于二反宛於阮反其死矣他人是愉他侯以朱二反

興也。樞荎音遲也今刺去聲榆也。榆白枌也。東萊呂氏曰陸璣云樞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爲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皮色白者名枌郭璞云枌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婁亦曳也孔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廣韻注曰曳牽也又引也馳走驅策也孔氏曰走馬曰馳策馬曰驟宛坐見貌愉樂也○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朱子曰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隰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車馬子有衣裳耳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爲己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爲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蹙矣安成劉氏曰宛其死矣而衣裳車馬徒爲他人之樂是其憂遠及於身後其意欲其樂於生時則解前篇深遠之憂而憂反愈深雖答前篇爲樂之意而意則愈蹙矣

○山有栲音考叶去九反隰有杻女九反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叶蘇后反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叶去九反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叶補苟反

興也。栲山樗敕居反也似樗色小白葉差狹孔氏曰栲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一杻檍音億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爲弓弩幹者也嚴氏曰杻二月中開花似楝而細蘂正白蓋樹

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考擊也保居有也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音洛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孔氏曰曲禮下云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言永日者人而無事則日長爲度若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永長此日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疊山謝氏曰始言他人是愉中言他人是保末言他人入室一節悲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東萊呂氏曰前漢地志云蟋蟀山有樞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叶鬱縛反旣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比也。鑿鑿巉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音準也孔氏曰此諸侯朝服祭服之裏衣也以素爲衣丹爲緣繡黼爲領刺黼以爲交領名爲襮○華谷嚴氏曰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絲也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衣上加朝服此以素爲衣是以綃爲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子指桓叔也。沃曲沃也。○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安成劉氏曰按左傳史記晉穆侯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爲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旣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諡曰桓叔其後沃盛强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巉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

不樂也廬陵歐陽氏曰揚之水其力弱以比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鑿鑿
然見於水中亦其民從而樂之○慶源輔氏曰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於民也特以其微弱不振自
就萎薾故國人以為不足恃賴而相與翕然附沃之強是歸焉以是知君人者蓋不必淫刑酷罰暴賦重斂
見以失民心而感戾氣又有以興起人氣天下之決人心之叛固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矯偽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胡老反叶胡暴反素衣朱繡叶先妙反從子于鵠
叶居逑反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叶一笑反
比也。朱繡即朱襮也。鵠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利新反我聞有命叶彌幷反不敢以告人
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為
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矣慶源輔氏

曰民為桓叔隱而欲其事之成此可見其情之大可畏也大禹之訓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
上者奈何弗敬其旨深哉○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
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
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
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華谷嚴氏曰命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猶將作
矣我聞其事不敢以告人也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音記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餘反
遠條且
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

助也。朋比也釋文曰比必履反比例也一音毗至反且歎詞。遠條長枝
也○椒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
朋矣椒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也。永嘉陳氏曰是椒也
其條遠矣言其益盛也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為沃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
遠條且
興而比也。兩手曰匊。三山李氏曰陸農師云兩手為匊兩匊為升先曰升後曰匊互相備
而已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華谷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言
在此而意在彼也○慶源輔氏曰揚之水椒聊二詩述當時民情棄舊君而樂桓叔也如此則其俗

之薄甚矣聖人所取焉夫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之去就係上之人如何耳上之無道而責民之我
棄不可也是以古之聖人臨乎民上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焉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故聖
人錄此二詩以見民無常懷而在上者不可不強於自治也
綢直留反繆莫侯反束薪三星在天叶鐵因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興也。綢繆猶纏綿也孔氏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三星心也廬陵
羅氏曰心東方蒼龍七宿之第五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鄭氏
曰昏而不見則緣之候今見在天則三月末是不得其時○安成劉氏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因謂之三星
然凡二星者非止心之一宿而知此詩所指心宿者蓋春秋之初辰月未日在畢昏時日淪地之酉徵而心宿
始見於地之東方此詩男女段過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適見心宿也
良人夫稱也○國

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慶源輔氏曰婚姻之禮之常也及其時行其禮雖曰可喜然亦常事耳何至喜之甚而自慶如此也惟其失時之久而一旦得遂其禮故喜幸之詞至於不能自勝也誦綢繆之詩則足以知民之情而爲人上者其可不使之得其當哉

○綢繆束芻叶側九反三星在隅。叶語口反今夕何夕見此邂戶懈反逅胡豆反叶狠口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之意。此爲夫婦相語之詞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叶後五反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叶章與反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粲美也。此爲夫語婦之詞也或曰女三爲粲一妻二妾也三山李氏曰國語曰三女爲粲又曰粲美物是言美女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三山李氏曰。逆沃之獨生於奢侈唐之風俗尚儉婚姻雖不得其時猶未至於淫奔也

有杕徒細反之杜其葉湑湑私敘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扶雨反嗟行之人胡不比毗至反焉。人無兄弟胡不佽七利反焉

興也。杕特也杜赤棠也孔氏曰。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有赤白美惡。赤棠子澀而酢無味湑湑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比輔佽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杕然之杜其葉猶湑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歎行路之人何不閔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子盈反獨行睘睘求營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叶桑經反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興也菁菁亦盛貌睘睘無所依貌孔氏曰。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祛起居反自我人居居斤於斤御二反豈無他人維子之故叶攻乎古二反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袪袂也孔氏曰。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小頭稱之居居未詳

○羔裘豹褎徐救反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反叶許候反

賦也。褎猶袪也究究亦未詳

羔裘二章章四句

此詩不知所謂未敢強解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況甫反) 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侯古反)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比也。肅肅羽聲。鴇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柞櫟也其子為皂斗殼可以染皂者是也。[illegible] 盬不攻緻也。[illegible] 蓺樹。怙恃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鴇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 [illegible]

(二)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比也。極已也。

(三)肅肅鴇行(戶郎反)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比也。行列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粱粟類也有數色。[illegible] 嘗食也。常復其常也。[illegible]

鴇羽三章章七句 [illegible]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illegible] 子天子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為安且吉也 [illegible] 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弑君篡

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爲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甚矣慶源輔氏曰請命于天子而敢自言豈曰無衣不如子之衣其悖慢無禮亦甚矣大率得志者其辭多如此○華谷嚴氏曰武公有樂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篡弑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illegible]與唐藩鎮殺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燠於六反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臨川王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爲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藍田呂氏曰義理有所未安雖食不飽[illegible]衣不煖

無衣二章章三句

[illegible]

之詩不明者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東萊呂氏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illegible]成師而王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攻晉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illegible]王又不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illegible]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噬韓詩作逝好呼報反曷[illegible]飲於鴆反食音嗣

比也左東也噬發語詞曷何也○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杕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己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孔氏曰言道周遶之故爲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蘞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蘞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此乎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興也域塋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賦也夏日永冬夜永居墳墓也○夏日冬夜獨居憂思於是爲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

嚴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賦也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采苓首陽之巓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巓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讒之詩言子欲采苓於首陽之巓乎然人之爲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爲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爲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比也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從聽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埤雅曰苓生於隰葑生於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下不必有苦其東不必有葑是理可以無聽從矣八變序精雜曰讒譖之人不是人之不聽而是人之能容今雖不審容所受習而入之讒異日或不能不聽矣惟能審寧不真有以見其處僞之所以蔡自不惟不歟是不亦紐自而進安比上受之去也豈誠未氏曰世惡以為合曰欲其蔡之詳也曰今之而無處以為然則欲其聽之否也誠如是則難誰之以理之所大其計且者所不行之貨諫之以理之所知其計果親程不行識小人也為蔑諸或損小以成大安綿虛以為爭共為害畜大矣書人君不能徉審而蕃默之耳勞於庤而可驗之曉患古者無所逆其情而被說者亡以宪於揖矣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華氏以勦向御卑之以皆以世受多故有堯之遺風惟晉以聖人所都之故而至奔之俗不期聖人之化入人深如此也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孔氏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也地理志云秦之先伯益之後則伯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如何分別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之類姓而氏不同也其後中潏音聿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音牽地理志曰汧水出扶風汧縣西北入于渭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

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三山李氏曰史記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其子文公遂收周餘民有其地○孔氏曰周之二都相接為獻其地東都攢長西都方八百里也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孔氏曰僖公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昭公元年云秦后子享晉侯自雍及絳是秦自德公已後常居雍也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秦州即今鞏昌府秦州京兆府興平縣即今西安府興平縣屬陝西○豐鎬朱氏曰按成與非子兄弟也成之族既為犬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敗死于西戎則戎者周秦之世讎也又幽王為戎犬戎所殺則二戎者又皆非周之世讎乎使平王而有志焉則於襄公之討宜命之難今以伯統率師從而討之則王畿可以不東戎寇可以殄除而先王之餘亦可以少報矣既不能然乃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以大收豐之地興王之地也不惟其土地人民之不可棄抑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在焉宮室之矣官府之富皆在焉如之何其可委之而去也自先王之封國有常制務八百里之地封方百里者八以開方計之則又不止於是矣而一旦舉而畀之於秦藉口其地已為犬戎者後今其自取然秦能政之言僻不能率諸矣以取之乎王而少有越句戎之壹則必不若是甚矣故學謂乎王之東也忌先王之他難而大於賚也王之士地人民而不恤合先王之宇廣壞篡而不顧據先王之與甲法度而不早卒使興王八百里之地忽歸於秦則秦之代興不待他日而其兆已見於此矣可勝數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反叶典因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星反

賦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孔氏曰的。

白也顛額也今之戴星馬臨川王氏曰白顛旦名馬騑鬣之頸君子指秦仲也寺人內小臣也孔氏曰寺人在內細小之臣即今之宦者之官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華谷嚴氏曰寺人閹臣令使也○言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廬陵山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嘗有也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耋田結反叶地一反

興也八十曰耋○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廬陵羅氏曰陂者曰阪下濕曰隰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失今不樂則逝者其耋矣漢濮氏曰人生有一時之樂以寓其中之所甚欲者以興也朱子每句之首則其字多得興意

華谷嚴氏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易相親之俗也今若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慨之氣也秦之强以此而止於為秦亦以此○慶源輔氏曰未見秦君而觀其車馬之盛寺人之令而誇美之矣既見秦君則相與並坐鼓瑟而又歎以為苟今時而不作樂則逝者其耋矣蓋國家方興禮義初備而人情喜樂故至於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興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華谷嚴氏曰秦興而首車鄰美其盛服也世道升降之機在是歟

駟驖田結反孔阜符有反六轡在手公之媚眉冀反子從公于狩叶始九反

賦也駟驖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兩轡納之於觖觖與觼同古穴反故惟六轡在手也華谷嚴氏曰馬之有轡所以制馬使隨人意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遣使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東萊在手是聽也驖孔阜言馬之良也六轡在手言御之良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見其便嬖足使令於前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叶常灼反公曰左之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叶黃郭反

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孔氏曰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獸人所獻以供膳虞人無獻之文故引獸人之文以解時牡牡獸之供膳各有時節故

曰時牡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為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為是故也朱子曰逐禽左者逐禽之時以車左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建安何氏曰公羊傳解第一殺第二殺第三殺自左膘射之達于右則左當人君之左指禽獸之左而言拔矢括也孔氏曰矢末為括以拔為括故拔為末以曰左之而舍拔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叶胡田反輶音由車鸞鑣彼驕反載獫力驗反歇許謁反驕許驕反

賦也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閑調習也輶輕也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驅逆之車置鸞

於馬銜之兩旁。（孔氏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驅逆謂趨後逆御還之使不出圍。○埤雅曰。輶車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若驅逆之車則尚疾故也。）乘（去聲）車則鸞在衡。和在軾也。獫歇驕。皆田犬名。長喙（諱音）曰獫。短喙曰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去聲）擁田犬者亦此類

駟驖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駟驖孔阜。言其馬之盛也。六轡在手。言其御之善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言公有所親愛之人隨公以田樂。疑即指御者而言也。奉時辰牡。辰牡孔碩。虞人奉翼大獸以待公之射。禮義之備也。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射御之精也。遊于北園。因出狩而遊觀也。四馬既閑。車馬皆閑也。輶車鸞鑣。載獫歇驕。雖田犬而亦閑處。得宜也。此皆昔無而今於故。叙其事雖而詩美之也。秦本保于西戎。自非子爲附庸而邑之秦。至入于中國。自襄公爲諸侯。盡有周西都畿內岐豐之地。然後始備中國之禮儀侍御。而詩人美之。然觀其所美者如此。則其所缺者亦多矣。豐城朱氏曰。一章言其往而狩。二章言其狩而獲。三章言其獲而歸。此皆創見而深喜之之辭也。○南軒張氏曰。讀車鄰駟驖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則不過戒其車馬奉養之事。競爲射獵之爲而已。蓋不及於用賢材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以是而已。○漢書地理志曰。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駟驖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小戎俴（錢淺反）收。五楘（音木）梁輈（陟留反）。游環脅驅（叶祛侯反）。陰靷（音胤）鋈（音沃）續（叶辭屢反。又如字）。文茵（音因）暢（敕亮反）轂（叶去聲。又）。駕我騏（音其）馵（之錄反。又之樹反）。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小戎。兵車也。（董氏曰。六月言元戎。此天子之車也。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也。）俴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爲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俴收也。（孔氏曰。兵車當輿之內。前軫至後軫。其深四尺四寸。人之升車。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淺深言之。）五。五束也。楘。歷錄（音祿）然文章之貌也。梁輈。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衡橫於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孔氏曰。輈上曲鉤衡。衡者。軛也。○永嘉戴氏曰。輈。車轅也。前高於服馬之上。衡之後則承前軫。直過後軫。梁輈則穹其上。以服馬之。左右退輈之前後。皆以爲主。但輈之不堅也。以一輈五分其穹。每分以革束之。使堅。是謂之五楘。安成劉氏曰。所謂軌也。）游環。靷環也。以皮爲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

移前卻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有靳。是也。（左傳定公九年。注言如驂馬之隨靳也。釋文曰。靳居覲反。無常處。）脅驅亦以皮爲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軌（音犯）也。（音犯也。羅氏曰。車軾前曰軓。蓋揜軓頭也。）軌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軌。故謂之陰也。靷。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鋈續。陰版之上有續靷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爲飾也。（孔氏曰。鋈。白金也。謂以白金沃灌靷環。鋈續則是作環相接。）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別爲二靷以引車。亦

謂之靳。(廬陵羅氏曰靳當胸之皮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前有靳靳居覲反)左傳曰兩靷將絕是也(孔氏曰驂馬頸不當衡別為二靷係陰版上令驂馬引之大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驂如手明驂馬首不與服馬齊左傳襄公十四年服虔云軥車軛也軥之有軥頸是一軛之下惟有服馬二頸也哀公二年云兩靷將絕是在軌之前別自驂馬二靷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孔氏曰言長於大車之轂)騏騏文也(孔氏曰色之青黑者為綦馬名為騏知其色作綦文)馬左足白曰馵。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溫其如玉美之之詞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版為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

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朱子曰襄公報君父之仇其所以不自已者豈私忿之心哉乃大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安成劉氏曰每章前六句誇車甲也後四句私情也)

○四牡孔阜(扶有反)六轡在手。騏駵(音留)是中(叶諸仍反)騧(古花反)驪是驂(叶疏簪反)龍盾(順允反)之合鋈以觼(古穴反)軜(音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叶於合反)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赤馬黑鬣曰駵。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騧。驪黑色也。盾干也。(孔氏曰盾以木為之)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觼環之有舌者也。軜驂內轡也置觼於軾前以係軜故謂之觼軜。亦消沃白金以為飾也(孔氏曰轡所以制馬今驂馬欲入則逼於脅驂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軜為驂內轡係於軾前其係之處以白金為觼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念之極也

○俴駟孔群厹(音求)矛鋈錞(徒對反叶朱倫反)蒙伐有苑(叶音氳)虎韔(敕亮反)鏤(音漏)膺交韔二弓(叶姑弘反)竹閉緄(古本反)縢(直登反)。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鹽反)良人秩秩德音(叶一發反)

賦也。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孔甚。群和也。(孔氏曰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群和調也物不和易不得羣也故以和為羣也)厹矛三隅矛也。鋈錞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孔氏曰厹矛刃有三角鋈白金飾其錞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鐓是矛之下端當地者也銳底曰鐏平底曰鐓)蒙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韔以虎皮為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檠也(音敬)。儀禮作䩨緄繩。縢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緄約之於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孔氏曰儀禮既夕記云弓矢之新沽功有秘注云秘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壞也以竹為之然則置弓韔裏以緄縛之○廬陵李氏曰韔狀如弓)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三山李氏曰婦人謂夫乃出入綱言人其德)

音又秩秩然有序今乃從征役我是以思念之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慶源輔氏曰。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兵器。所謂婦人必其夫之義也。蓋君子良人。虽其婦人亦知秩秩然皆引之以義。卒所能當也。極其憂思情也。無怨于心。之見是我時事。行而不相悖。此詩所謂秩秩之世。無所擇。而未可知。故於序下。發以爲時之章。下以哀公爲號也。）

蒹（吉恬反）葭（音加）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蘇路反）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蒹似萑（音丸）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薕（音廉）。葭。蘆也。（嚴華谷氏曰。蒹一名薕。又名荻。一物而二名。陸璣云。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強。青徐州人謂之蒹。兗州遼東通語也。葭。蘆也。孔氏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葭。一物而四名。蒹與葭二物也。）蒹葭未敗而露始爲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遡洄。逆流而上也。遡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

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小渚曰坻。

○蒹葭采采（叶此禮反）。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叶以始音）。遡洄從之。道阻且右（叶羽軌反）。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而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叶莫悲反）。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渠之反）。顏如渥（於角反）丹。其君也哉（叶將黎反）。

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京兆府。今西安府。）條。山楸也（楸音秋）。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孔氏曰。玉藻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渥。漬也。（劉氏曰。渥丹。赤而澤也。）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爲君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驖之意也。（劉氏曰。其容貌之見也。亦似贊其出此人之令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叶武羊反）。

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黻之狀。亞兩己相戾也。繡。刺（七亦反）繡也。（孔氏曰。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叶戶橘反惴惴其慄彼蒼者天叶鐵因反殲子廉反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贖貿也音賁○秦穆公卒孔氏曰穆公名任好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孔氏曰殺人以葬璇其左右曰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六年見文公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

貿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東萊呂氏曰訓防爲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其廉反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禦猶當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于醉反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爲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則三子亦不得爲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董氏曰陳乾昔子魏顆皆從其治命不以爲殉君子美之然則康公得無罪乎○永嘉陳氏曰穆公悔過自誓見於秦誓舉人之周用人之一未易得如穆公者至從死一事

說者以爲穆公之命夫爲殯方亂未可遽從惟堂未嘗無所復請以未可從之命而康公從之是不幸也以不可復請之命而康公行之是不才也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才用反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狄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朱子曰始皇葬驪山下錮三泉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

者皆令從死。工匠爲機者皆閉之墓也。○安成劉氏曰。古之葬者有明器。但備物而不可用。如芻靈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弊而至於作俑。又不幸而至於用人。然作俑者夫子且以爲不仁。而謂其無後。況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子之言反似無驗。孰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傳至莊襄王而呂氏之子遂絕嬴氏之祀。雖夫始皇不知所監。驪山葬後未三年而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子孫如此。

鴥(伊橘反)彼晨風(叶孚愔反)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孔氏曰。陸璣云。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不忘之貌。○婦人以夫不在而言鴥彼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扊扅(音剡)之歌同意。蓋秦俗也。(安成劉氏曰。晉獻公滅虞。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以國政。後因作樂。所賃浣婦自言知音。呼之。使援琴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富貴忘我爲。因問之。乃其妻也。扶富反 會抱卵)

○山有苞櫟(盧狄反叶歷各反)隰有六駮(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駮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駮。(陸氏曰。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駮矣。(孔氏曰。上篇云苞六據所見而言也)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音遂)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棣唐棣也。檖赤羅也。(山陰陸氏曰。其文細密如羅。又有白羅皆文木。)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氏曰。一名山梨。一名鹿梨。一名鼠梨。極有脆美者。)如醉則憂又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叶步謀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袍襺也。(孔氏曰。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註云。純著新綿名爲繭。雜用舊絮名爲袍。)戈長六尺六寸。(周禮曰。戈秘六尺有六寸。秘猶柄也。秘音祕。)矛長二丈。(周禮曰。酋矛常有四尺。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有四尺。是二丈也。)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秦俗強悍樂於戰鬪。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止齋陳氏曰。襄公攘西戎救王室之難。專列諸侯。故秦雖處西垂。而其民知有王室之尊。王事之重。東遷之後。王室雖微。而在於人心者未泯也。讀文侯之命者哀平王之無志亦以哉。)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爲義。後章放此。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徒洛反)王于興師。修我矛戟(叶訖約反)與子偕作。

賦也。澤，褻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澤即襗字，古通。）○說文曰：襗，絝也。（絝即袴字。）戟，車戟也，長丈六尺。（鄭氏曰：車戟常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叶晡茫反）與子偕行。（叶戶郎反）

賦也。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音翹）八州

而朝（音潮）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爲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爲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慶源輔氏曰：先生發秦人尚氣槩之意，與夫從採敘之意，又因秦所以尚勇之者，不同，而皆易於有成，先儒之所未及也。至謂定都立國當監乎此，若又有感於南渡之世也。剖爲亦嘗興起之，亦與文武皆聖人也，一變而爲秦風，而歷三代而向有農者，亦至文武之風也。不復有遺者何哉？蓋先之時氣習方剛，氣樸未散。習之人則狹挾之計也，至文武時則其人壯大矣。）

今人於敗摸之時，教之則雖老人有不忘者。至於年日益壯，雖強之驕之，教之得從，失終不能久而不忘也。○豐山謝氏曰：西王沒於驪山，此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讎也。一詩文侯之命，可以大恥此侯無復讎之志矣。獨其無衣一詩，大義然以天下義爲己任，其心忠而義，獨其氣衆，吾乃知岐豐之地，被文武之化，尚公勇之俗，未人心天理之不可泯者，城氏曰：與子偕行，有事相結，子同仇也，思為衆之民，相友相助，出入相扶持，若為一日之比，鄰族保黨，共王之事，使之相與已如此，秦王先王之積，相之地者，其君以王令而為手之，周也，欲不其以命從秦討與復，之心也，室之不待其事也。

民秦之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繩證反）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毛氏曰：母之昆弟曰舅。）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毛氏曰：諸侯之車曰路車。）乘黃，四馬皆黃也。（華谷嚴氏曰：何以封四路車，以封異姓，象路以封同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晉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曰以贈舅氏，諸侯之車乘也，以獻然舅氏爲晉君之路車乘黃，詩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叶新齋反）何以贈之？瓊瑰（古回反）玉佩。（叶蒲眉反）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爲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

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華谷嚴氏曰：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而次玉。（孔氏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者，美石之名。瓊，毛氏發赤玉。曹氏曰：王緘所謂瑰瑰之屬。○慶源輔氏曰：讀是詩者，見其情意周至，言表盡而意無窮，良心之發固如是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犬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弒。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疊山謝氏曰：送之遠，贈之厚，念舅之心可見矣。）廣漢張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安成劉氏曰：左傳文公七年，晉敗秦師于令狐。令，音伶。）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音吁），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華谷嚴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寖衰，供億寖薄，（杜氏曰：供，給；億，安也。）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叶已有反）。今也每食不飽（叶補苟反）。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慶源輔氏曰：夏屋渠渠，無不致其備也。每食無餘，無一髮其也。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每食不飽，無一毫其至也。其進銳者其退速，惟有恒者然後可久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巨廉反）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公強（上聲）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去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慶源輔氏曰：引穆生之事為證者，推本詩人之意蓋本於此。不然，則其所計者不過飲食居處之末事而已，亦非賢者之志也。○疊山謝氏曰：秦君用賢，始盛終衰而不去，至於每食不飽，豈非飢餓免死者乎？其君固可刺，當時賢者亦為可恥矣。）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疊山謝氏曰中國而純乎人欲則化爲夷狄夷狄而知有天理則化爲中國秦本戎狄未得與中國之會盟春秋也之邑亦岐豐用文武成康之遺民習文武成康之舊俗三曰惡人欲而崇天理其發於詩者有尊君親上之義有趨事赴功之勇故季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能夏則大大其猶有中國矣

詩傳大全卷之六

詩傳大全卷之七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大皥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爲三恪是爲胡公 孔氏曰左傳史趙云胡氏不[illegible][illegible]周以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illegible]之王所謂一恪總者義也王者資先代封其後[illegible]於[illegible]侯畢於三王之後樂記云武王未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則陳與薊祝是爲三恪 大姬婦人尊貴好樂五教反巫覡胡狄反歌舞之事[illegible]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陳州今隸[illegible]南

子之湯兮[illegible]宛丘之上兮[illegible]洵有情兮而無望兮[illegible]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 濮氏曰宛丘因以爲其地之名 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illegible]

[illegible]他務於情者必不足於儀[illegible]故詩人深之[illegible]而有情兮而無望兮其[illegible]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叶後五反 無冬無夏、叶與下同 值其鷺羽。

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舂鉏、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爲翳、舞者持以指麾也。孔氏曰、鷺羽翳身而舞。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三山李氏曰、無冬無夏、言其無時也。華陽范氏曰、冬寒夏暑、大人之所畏也、於是時必少息焉、今也冬無夏而其無時可知矣。

○坎其擊缶、方有反 宛丘之道。叶徒厚反 無冬無夏、值其鷺翿。叶徒刀反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孔氏曰、易離卦云、不鼓缶而歌、又坎卦云、樽酒簋貳用缶、是缶爲酒器。左傳襄公九年、宋災、具綆缶、則又可盛水。盛水盛酒而又可節樂、今擊缶又可知[illegible]。翿、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符云反 宛丘之栩。況甫反 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叶後五反

賦也。枌、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穀旦于差、初佳反 叶七何反 南方之原。叶魚倫反 不績其麻、叶謨婆反 市也婆娑。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于南方之原、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黃氏曰、陳之風俗、至於其男女棄其業、八月載績、則萬事畢而麻枲其所績也。市也婆娑、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今陳之俗至於不績其麻。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子公反 叶力制反 視爾如荍、祁饒反 貽我握椒。

賦也。逝、往。越、於。鬷、衆也。邁、行也。荍、芘芣也、又名荊葵、紫色。孔氏曰、一名蚍衃、一名芘芣、陸氏曰、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又以其花紫色故名之、爾雅上接釋草、俗名荊葵。椒、芬芳之物也。○言又以善旦而往、於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詞、曰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芘芣之華、於是遺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龍舒王氏曰、東門[illegible]。輔氏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理勢之必然也。陳國之地廣平、又以大姬之化、故其俗遊蕩、故詩其[illegible]。人樂其所業、相與[illegible]、情好動其[illegible]者亦其勢之必然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悲位反 可以樂飢。樂音洛

賦也。衡門、橫木爲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孔氏曰、考工記注、堂塗也。[illegible]此惟衡木爲之。孔氏曰、衡古文橫字、言其淺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

偃然亦可以遊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

賦也（山陰陸氏曰[illegible]）姜齊姓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子叶獎里反）

賦也（[illegible]）子宋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illegible]）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反）麻（叶謨婆反）彼美淑姬可與晤（音五）歌

興也池城池也漚漬（疾賜反）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illegible]）晤猶解（下介反）也○此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直呂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illegible]）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顏反叶居賢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而振反）宜為索也（[illegible]）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反）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揚起者也牂牂盛貌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計反）昏以為期明星晢晢（之世反）

興也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illegible]）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宜反）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荊棘斯析也夫指所刺之人也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illegible]）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息悴反）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叶演女反）

興也鴞惡聲之鳥也（陸氏曰[illegible]）

鷊亦名梟鴞○濮氏曰莫書云雀山家鷄數鳴楚詞注鴞二物。又云鵩似鴞本草云其實一耳其肉甚美可法爲羹臛。又可爲炙。莊子見彈而求鴞炙是也萃(音似醉)。訊。告也。顚倒。狼狽之狀

○墓門有梅。則有鴞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顚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其恭反)有旨苕(徒雕反、叶徒刀反)。誰侜(陟留反)予美。心焉忉忉(都勞反)

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邛。丘。旨。美也。苕。苕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

藿也。侜。侜張也。猶鄭風之所謂迋(居望反)也。(濮氏曰[illegible])(詩同書云。詩張爲幻。然似有蒙載增加之意。以其字之從舟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忉忉。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故曰。防則有鵲巢矣。邛則有旨苕矣。今此何人。而侜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忉忉乎

○中唐有甓(蒲歷反)。邛有旨鷊(五歷反)。誰侜予美。心焉惕惕(他歷反)

興也。廟中路謂之唐。(孔氏曰。[illegible]之徑也)甓。瓴甋(音零的)也。鷊。小草。雜色如綬。(安成劉氏曰。[illegible])(綬具五色。此傳所釋鷊草之名。亦名綬。豈因其似鷊鳥而成義乎)惕惕。猶忉忉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古卯反)兮。佼人僚(音了)兮。舒窈(烏了反)糾(己小反)兮。勞心悄(七小反)兮

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三山李氏曰。孟子云。子都之佼。揚雄方言。自關之東。河濟之間。謂好爲佼)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悄。憂也。(濮氏曰。悄憂也)

○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乎。是以爲之勞心而悄然也

○月出皓(胡老反)兮。佼人懰(力久反、叶朗老反)兮。舒慢(於久反)受(叶時倒反)兮。勞心慅(七老反)兮

興也。懰。好貌。慢受。憂思也。慅。猶悄也。(臨川王氏曰。慅言不安而騷動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兮。舒夭(於表反)紹(實照反)兮。勞心慘(當作懆。七弔反)兮

興也。燎。明也。夭紹。糾緊之意。慘。憂也。(臨川王氏曰。不舒而憂愁)

月出三章。章四句(東萊呂氏曰。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豐城朱氏曰。月出之詩。其悅之好也至矣。其思之也切矣。其憂之也深矣。移是心以好賢。亦將何求而不獲哉。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胡爲乎株林。從夏(戶雅反)南(叶尼心反)。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三山李氏曰。王氏以爲株林邑外之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詩中曰株林。又曰株野。王氏之言是也)夏南。徵舒字也。(鄭氏曰。徵舒字子南)(○孔氏曰。以字配氏)

○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

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爲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駕我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說(音稅)于株野(叶上與反)乘(平聲)我乘駒朝食于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鄭氏曰。我國人。我君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宣公九年傳曰。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後卒爲其子徵舒所弒。而徵舒復爲楚莊王所誅。(孔氏曰。宣公十年。書陳徵舒弒其君平國。傳曰。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宣公十一年傳曰。楚子爲陳夏氏亂故。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illegible][illegible]朱氏曰。衛之亂。至於牆有茨而極。於是有狄之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有楚之入陳。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此中以觀。可以爲淫亂者之戒矣)

彼澤之陂(叶音波)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他弟反)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興也。陂澤障也。(董氏曰。水所鍾也)蒲水草。可爲席者。(說文曰。似莞而細。有節者。柔而滑)荷芙蕖也。(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陸氏曰。荷別名芙蕖。莖下白蒻在泥中者。蓮也。茄音加。蕸音遐。蔤亡筆反。蒻音弱)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爲。涕泗滂沱而已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古顏反。叶居賢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爲。中心悁悁(烏玄反)

興也。蕑蘭也。卷鬢髮之美也。(孔氏曰。盧令其人美且鬈。雖不同。其義則一)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反)萏(大感反。叶持掩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檢反)寤寐無爲。輾轉伏枕(叶知險反)

興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七故反)男女者三綱之

本篇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小注：[illegible]變風終於陳靈何也[illegible]）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曰[illegible]）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蘇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羔裘逍遙（逍音消○遙叶餘招反），狐裘以朝（音潮叶直遙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

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小注：華谷嚴氏曰[illegible]諸侯在天子之朝[illegible]）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詩人憂之。（小注：南軒張氏曰[illegible]其所事惟在衣服之間，則其不能強於政治可知矣。○華谷嚴氏曰：非以羔裘狐裘為大故，而以逍遙翱翔為可憂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翱翔猶逍遙也。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羊照反叶羊號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小注：慶源輔氏曰：勞心忉忉，思之切也；我心憂傷，則憂之深矣；中心是悼，則悲之甚也。[illegible]不得可救也，不爾思也[illegible]）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反）兮，勞心慱慱（徒端反）兮。

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三山李氏曰：其冠以素為紕，故謂之素冠。）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安成劉氏曰：喪禮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illegible]）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三山李氏曰：詩人思見此人服此之形貌之瘠[illegible]）

欒欒兮蓋言情與服之相稱也不然服於外而忘於內則亦何以爲哉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三山李氏曰言庶幾欲見服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悲傷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之同歸矣疊山謝氏曰同歸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非與之同歸其家也

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蘊於粉反結叶訖力反兮聊與子如一兮

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孔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冕服謂之韍分勿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慶源輔氏曰素衣素冠不祥之服也常情之所厭見也憎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於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爲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爲一焉是又必有大懷於其心者也此秉彝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強民而爲之哉

素冠三章章三句

按喪禮爲父爲君斬衰三年廬陵李氏曰以布爲衰綴之於衣曰衰名此衣爲衰先言斬者斬之而後成衰也不言裁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喪服四制云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三年以恩制者也爲君二年以義制者也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慶源輔氏曰予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自天子達於庶人也○三山李氏曰三年之喪皆出於人情之所同然聖人因人情而爲節文衰麻擗踊哭泣之有隆殺如凡豈聖人爲此以強人哉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于元反琴而弦衎衎苦旦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慶源輔氏曰子夏閔子騫之事毛傳所載如此與禮記不同而先生附之於此蓋子之事言之而不加一辭乎然孰請而詳之辭白有所發而可以爲情性之三年矣又曰非以三年爲極之喪爲是至於所以論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若是也聖人況爲之中制必當賢而不肖者跂而及也

隰有萇音長楚猗於可反儺乃可反其枝夭於驕反之沃沃烏毒反樂音洛子之無知

賦也萇楚銚音遙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陸氏曰葉如桃而光尖長而狹花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一毛四葉生平澤中子細如米核苗長不引蔓爲對猗儺柔順也夭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芳無反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古胡反

古牙反二

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人之有知所以爲貴也[illegible]以異於物也今也政煩賦重不堪其苦反羨不如物之無知無家無累不樂其生甚矣何爲使之至此極哉爲人上者宜有所覺矣）

匪風發兮（叶方月反）匪車偈兮（起竭反）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都達反叶旦悅反）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則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爲之怛然耳

○匪風飄兮（符遙反叶匹妙反）匪車嘌兮（匹遙反叶匹妙反）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賦也。回風謂之飄。嘌，漂搖不安之貌。弔，亦傷也

○誰能亨魚（亨普庚反）溉之釜鬵（溉古愛反，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溉，滌也。鬵，釜屬。（說文曰鬵大釜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illegible]）西歸，歸于周也。（鄭氏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illegible]亨魚[illegible]以其俱是食故連言之耳）○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爲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illegible]以二詩驗之其理甚明）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音柯）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曹州今爲曹縣隸山東兗州府）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叶創舉反）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比也。蜉蝣，渠略也。似蛣（音詰）蜣（音羌），身狹而長角，黃黑色，朝生暮死。（埤雅曰似天牛而小有甲角[illegible]孔氏曰陸璣云蜉蝣[illegible]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楚楚，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爲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爲刺其君，或

然而未有考也（慶源輔氏曰人心之體上下四方無不包括古往今來無不通貫可以[illegible]）（也玩日娛忘遠慮至如蜉蝣之[illegible]而欲上於[illegible]我何不[illegible]也[illegible]古不遇其矣此詩人所以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也[illegible]）（以欲其於楚楚[illegible]有以喜[illegible]以至其若以之蜉蝣又曰[illegible]衣是[illegible]）（衣楚楚[illegible]也[illegible]）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叶蒲北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蜉蝣掘（求勿反）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叶輸芮反）

比也。掘閱未詳。說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東萊呂氏曰[illegible]其君[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之人[illegible]其[illegible]其思[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彼候人兮。何（何可反）戈與祋。（都律都外二反）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音弗叶分物反）

興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祋殳也。（孔氏曰[illegible]）（[illegible]）之子指小人。芾冕服之韠也。（[illegible]）（[illegible]）一命縕（音溫）芾黝（音幽）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illegible]）（一命士）

○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與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僖負羈曹大夫賢大夫）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illegible]氏曰[illegible]）（[illegible]而乘軒者[illegible]也[illegible]）

○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叶弋力反）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其服。（叶蒲北反）

興也。鵜洿（音烏）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孔氏曰鵜形如[illegible]而大[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入河[illegible]此鳥因名[illegible]河[illegible]）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陟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

興也。咮喙。遂稱。媾寵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

○薈（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隮。（子西反）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季女斯飢。

比也。薈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隮雲氣升騰也。婉少貌。孌好貌。○薈蔚朝隮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季女婉孌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結叶訖力反)

興也鳲鳩秸(音吉)鞠(音菊)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illegible])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illegible])○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鳲鳩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

度矣豈固爲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illegible]曰陳氏引曾子之言爲說不拘拘解得此詩意又正曾子所言之本旨內外無二理凡其內可以占其外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悲反)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叶新齎反)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

興也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眉山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子一以從之無不及者)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孔氏曰玉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illegible])弁皮弁也騏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綦○言鳲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忒他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國叶于逼反)

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反)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年叶彌因反)

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鳲鳩四章章六句(安成劉氏曰鳲鳩之心則如一其子[illegible]而飛[illegible])

[illegible]

冽(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叶居良反)

比而興也冽寒也(華谷嚴氏曰冽[illegible])下泉泉下流者也

蓈草叢生也稂童粱莠屬也安成劉氏曰禾秀爲穗而不成則嶷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愾歎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蓈稂見傷爲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叶疎鳩反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比而興也蕭蒿也陸氏曰今俗謂之牛尾蒿京周猶周京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叶霜夷反

比而興也蓍筮草也陸氏曰似藾蕭青色科生○本草注曰其生如蒿高五六尺一本多者至三五十莖生便條直異於衆蒿秋後有花出枝端上紅紫色形如菊○聞其莖爲筮以知吉凶故謂之神物史記云蓍滿百莖者其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京師猶京周也孔氏曰周京與京周

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詳見大雅公劉篇

○芃芃薄工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力報反之

比而興也芃芃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爲州伯治諸侯有功○孔氏曰左傳云畢原酆郇文之昭也三山李氏曰郇國今河中府猗氏縣[illegible]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言黍苗既芃芃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慶源輔氏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則衰薾之意可見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則生生之意可見何詩人之善於形容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程子曰易剝之爲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朱子曰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獨留於上只有食後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問[illegible]安於上謂生於下乃剝後相因之理[illegible]坤卦純陰時陽如此[illegible]陽有斷[illegible]也何以[illegible]生於復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illegible]做得一畫[illegible][illegible]只今[illegible]是坤卦[illegible]陰便與陽也[illegible]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朱子曰君子在上而小人皆戴於下是君子得輿之象○陳氏曰亂極而

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東谷[illegible]氏曰匪風思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思周[illegible]不復興其人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氏曰匪風下泉二詩皆思[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尚欲乎周道之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望[illegible]之好音若下泉則作於[illegible]知之後[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望之[illegible]矣[illegible]嘆想慕之而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臣[illegible]下宗二詩居變風之終之說可謂得聖人之意矣陳氏所謂以示循環之理以言[illegible]之可[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王尤足以補程子之[illegible]故并載之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詩傳大全卷之七

詩傳大全卷之八

豳一之十五

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爲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述入聲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孔氏曰韋昭以爲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阼。鄭氏曰涖視也不能涖阼攝行人君之事周公旦以冢宰攝政，安成劉氏曰成王諒闇周公因攝其政此謂不能涖阼而周公攝政則通喪畢後以政而言也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元城劉氏曰名之爲豳實周公詩耳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其他詩無所可繫故因附之豳也○新安胡氏曰詩乃周家之詩豳特夏之列國耳蓋七月但言豳民之風俗故得處變風之末○廬陵彭氏曰七月公劉皆言民事其爲詩一也然七月之詩微而又於記垂草木衣服飲食之末較之公劉莫非興王氣象其體同不同也○安成劉氏曰七月而後附以鴟鴞東山者亦周公所作也附以伐柯九罭狼跋者東人爲周公而作之詩也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邰在今京兆府武功縣。邠州即今邠州京兆府即今陝西西安府

七月流火，叶虎委反九月授衣。叶上聲一之日觱音必發，叶方吠反二之日栗烈。叶力制反無衣無褐，音曷叶許例反何以卒歲。或曰發烈觱皆如字而讀雪三之日于耜，叶羊里反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叶獎里反饁炎輒反彼南畝，叶滿彼反田畯音俊至喜。

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此。安成劉氏曰凡詩中月數皆以夏正起數不特此詩爲然也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晉天文志曰東方三星天王正位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安成劉氏曰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蓋堯時仲夏日在鶉火大火昏中及周公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而退大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大火西流於地之未然此詩上述邠俗乃當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蓋據周公時所見而言耳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張子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也。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臨川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齊褐，毛布也。孔氏曰褐毛布賤者所服今人作褐以毛爲之歲，夏正之歲也。于，往也。耜，田器也。廬陵羅氏曰耜耒耑也耒耜上句木也耜廣五寸古以木爲之今以金爲之○周禮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耜土者言之于耜，言往修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

也。饁餉田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廬陵羅氏曰。謂闇誦之不依琴瑟而詩也。○西山真氏曰。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沖。周公作詩。使瞽矇歌之。庶我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同一意也。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寒。程子曰。歲過中則將暮。當有卒歲之具禦寒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爲首。○朱子曰。凡事有豫。常於半年前提撕。故預舉七月爲言。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脩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廬陵歐陽氏曰。田大夫見其勤農業而喜。○慶源輔氏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見其憂事之豫。三之日

于耜。四之日舉趾。見其趨事之速。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見其家人之[illegible]。田畯至喜。見其上下之[illegible]。安成室氏曰台我子有二于而小耕趾也則力齊者少壯則在因家長婦子則致餉也新農之[illegible]其非決其不後於時不[illegible]勞力。所人乃不待[illegible]而能然。田畯所以喜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藍田呂氏曰。七月流火。則憂卒歲之無衣。三之日于耜。以備秋成而有食。○安成劉氏曰。人情之常。冬寒而始索衣。然所以成衣者。則不始於冬。而始於七月之暑退。秋成而始得食。然所以足食者。則不始於秋。而始於二月之舉趾。故此章前段以七月言衣食之所始。二章至五章既終其意。而復言穹室墐戶之事。後段以二之日言耕食之始。六章至八章既終其意。而詳言燕果祭享之事。又皆所以實此章衣食之意也。○豐城朱氏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爲急。而衣食所資[illegible]以[illegible]備[illegible]。其必以七月爲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爲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爲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爲首也。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應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應之於建寅之日。其爲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爲計亦晚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叶古郎反 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叶戶郎反 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叶巨之反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穉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孔氏曰。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遇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言之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音淡之也。祁祁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豳公之子也。○再言

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筐以求穉桑。臨川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鄭氏曰。蠶始生宜稺桑也。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蘩者衆。而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毛氏曰。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也。慶源輔氏曰。豳公作此詩。所以體其民之意。至蠶至於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之。至此則其詳而無不盡也。夫自先公之世。去周公亦遠矣。而能體其民如此。則當時之民[illegible]疾痛[illegible]。公又豈有不體之者乎。所謂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而聖人之心能合天下爲一體。通古今爲一息者。周公之謂矣。○張子曰。此言重婚姻本人情。○安成劉氏曰。同歸者。向親迎

之公子而歸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張子曰我朱孔陽則已決為公子裳采蘩祁祁殆及公子同歸民愛公子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安成劉氏曰後章言為公子裳為公子裘者固皆可見其忠愛公子之情但此章因念及公子之同歸而為之悲亦無非忠愛其上之心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戶官反）葦（于鬼反）蠶月條（他彫反）桑取彼斧斨（七羊反）以伐遠揚猗（於宜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覓反）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賦也。萑葦即蒹葭也。蠶月治蠶之月。臨川王氏曰蠶長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也安成劉氏曰蠶月雖不可指定某月然其既將取大桑伐遠揚猗彼女桑大約當在建辰之月蠶盛之時先儒以蠶月為三月蓋已具於蠶月之閒矣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斧隋銎曰斧方銎曰斨。遠揚遠枝揚起者也。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鵙伯勞也。績緝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陽明也。○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為曲薄。孔氏曰月令云季春具曲植蘧筐曲薄也植槌也

為之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於鳴鵙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為布。臨川王氏曰蠶生於陽而成於陰故以陽時績麻生於陰而成於陽故以陰時而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為鮮明皆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程子曰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安成劉氏曰一章之首亦以此言成報即所謂交相忠愛者也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安成劉氏曰二章三章畢其言蓋以二章之終其言猶未盡故此章又推言暑退將寒而授衣其衣之成實始於春月之蠶桑

之後是歲蠶桑之功既成而來歲蠶桑之備又皆預為之思慮之遠如此

（）四月秀葽（於遙反）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戶郭反）十月隕蘀（音託）一之日于貉（戶各反）取彼狐貍（力之反）為公子裘（叶渠之反）二之日其同載纘（子管反）武功言私其豵（子公反）獻豜（古年反）于公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爾雅釋草謂之秀葽草名。廬陵羅氏曰曹氏云今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本草云遠志又有苦葽味苦三名四月陽極陰生則言四月於上而陰已旺於下蓋陽極而陰生之氣也言其秀以感陰氣也四月正陽秀葽感陰氣而先秀也○張子曰四月陰生則陰氣先至也

子曰秀葽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穫禾之早者可穫也。隕墜。蘀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貍也。于貉猶言于耜謂往取狐貍也。同竭作以狩也。孔氏曰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也纘習而繼之也。孔氏曰纘繼武事每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豵一歲豕。豜三歲豕。○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鄭氏曰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蘀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以自秀葽始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貍之皮以爲公子之裘也。三山李氏曰采桑於鳴鵙其事物於可謂至矣又於鳴鵙之績麻事與至於玄黃之色爲公子裳取狐貍之皮爲公子裘其於蠶事者無不致力也○西山真氏曰上之所以於下者繖長凡所以求桑於春績於秋其才足也于貉爲裘又有以相之所不及之小者

私之以爲己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安成劉氏曰此章終無衣之意而有至成俗忠愛其上之下而此章終無褐之意則曰爲公子裘一門獻豜于公如上章之意公家是人之下身而不敢以己之溫暖爲先非邪者公皆及是故安之以使之有能

○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叶上與反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叶後五反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叶後五反○一句八字穹起弓反窒珍栗反熏許云反鼠。塞向墐音覲戶。嗟我婦子。叶獎履反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新安胡氏曰集俾本伊川說而二物名色各異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陸氏曰斯螽股似蚱蜢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江東呼蚱蜢○斑色毛翅數聲董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陽范氏曰五月而陰生動股振羽氣使之然也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鄭氏曰自在野至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穹空孔音隙也。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戶冬則塗之。三山李氏曰月令云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以十月爲塞向墐戶之候○孔氏曰蓽戶以荊竹編門其通風故塗之也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朱子曰周有天下夏時之正朔其三正皆用也○安成劉氏曰又有紀記其時月者蓋三正皆用也字之義有以天時一歲而言者有以正朔言者而言看天時一周必始於春而終於冬者謂二之日

何以寅歲是也正朔所紀則子丑寅之迭建皆自十月而謂改歲者是也夫夏書有息棄三正之說自此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是三正之通下民俗其來既遠故公劉周偏方亦有十月改歲之俗及至周有天下之以爲一代之正朔正如公劉之世徹田爲根之法於後亦爲成周之徹法也。○言觀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三山李氏曰自純陽而一陰生積而至於大冬寒閉固有湯也故記此三物始而在野在宇在戶皆自外而之內自遠而近既入于牀下則近人而寒至矣○孔氏曰七月以火星中知寒之至四月純陽以候將寒之候也毛以爲物候故爲其事之蓋爲取皮之候故以此斯螽蟋蟀皆此意也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墐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前漢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朔而又曰嗟我婦子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也○安成劉氏曰老者之愛其家人如此亦所謂上以是施之者也

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安成劉氏曰此章推言穹窒墐戶亦以終首章前段意也○已上三章皆言所以為公上禦寒之○旹此章然後自言禦寒之事可見其君臣之義尊卑之序矣○豐城朱氏曰由穹窒墐戶而至入室先公後私以盡人事之當時物之屬○吳氏曰於衣食之奉必先公而後所以貴其愛也賤獨為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七月亨普庚反葵及菽音叔八月剝普卜反棗叶音走十月穫稻叶徒苟反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叶殖酉反七月食瓜叶孤音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余反采荼音徒薪樗敕書反食我農夫

賦也鬱棣屬薁蘡薁音纓又音郁也實大如李而正赤食之孔氏曰鬱樹高五六尺

甜本草云郁李一名車下李一名雀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及丘陵○陸氏曰薁蘡薁也郁生西五李二名燕薁○本草注蘡薁是山葡萄也○李時珍曰蘡薁野生林谷間亦可插植人家○李氏曰大葉小花○葵菜名菽豆也剝擊也穫稻以釀酒也介助也介眉壽者頌禱之詞也眉壽豪眉也秀眉老壽之徵孔氏曰人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者○壺瓠也長樂劉氏曰瓠可為瓢溫嶺以助其老者之事

食瓜斷壺亦去圃為場之漸也叔拾也苴麻子也荼苦菜也樗惡木也孔氏曰樗唯堪為薪也其木江東呼為鬼目故得名○陸氏曰樗木最無用莊子所謂大本擁腫不中繩墨小枝不中規矩者也○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三山李氏曰於其勤於田事可謂至矣○朱氏曰翼孫黨於田事之畢

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荼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室處至於食鬱及薁亨葵剝棗所以助飲食老而無不至也○豐城朱氏曰嘉賓為祭祀○程子曰食瓜以下皆為壯者之食以果酒嘉蔬為養老者之所以以供老者之食是亦可見其長幼之義明矣○安成劉氏曰食以供老者上也以此章終首章之意也亦可見其豐儉之節於此亦可見其上奉賓而己也○吳氏曰於養之食而以其上也○朱氏曰農夫六字之食也皆自養也○安成劉氏曰賓介眉壽之事介有助之意也非專為奉賓祭也果酒嘉蔬以為常食之以奉賓祭老疾而以為常食以食老者之祭之也而不可以常食也○瓜瓠苴荼以為常食之事也菜蔬皆非老者之所以有果無不以食其老者也○此以養老之道而民無凍餒也歟

○九月築場圃叶博故反十月納禾稼叶古護反黍稷重直龍反穋音六禾麻菽麥叶訖力反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亟紀力反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為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於場也○廬陵彭氏曰築場於圃地無遠判也禾者穀連藁秸音皆之總名說文曰稼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孔氏曰此言禾者是苽音孤彫胡也○本草注苽米有稻粱之稱亦作菰○陸氏曰苽之米謂之雕胡故本草又謂之茭白歲久中心生白臺謂之菰米臺中有黑者謂之茭鬱至後結實

乃躋胡黑米粢米皆是粟類孔氏曰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前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東陽許氏曰麥非納於十月盖總言農事畢耳同聚也臨川王氏曰言所納之倉也宮邑居之

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爲廬在田春夏居之

二畝半爲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臨川王氏曰上入執

宮功於城中之宅也中田有廬田中之廬也出而作於田入而功於室皆撥之以時女成鈇氏曰十月禾稼既同之後而入治邑居之時也入壯丁而塞向墐戶之時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

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索絞也綯索也乘升也

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

而執治宮室之事矣三山李氏曰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故晝往取茅

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

而不暇於此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

此。慶源輔氏曰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則凡一歲所種者先後大小皆舉之矣故復總言之曰我稼既同謂畢爲公也至上宮入執宮功之役於其上田之畝則曰上入富從公范氏曰我及人私以忠於君其事猶居上宅發則於日其上執入如此宮功固不然待則後使索之綯而以七月之民本不能其使事役不民於外至如農則此事皆則其不道待不也使之○臨川王氏曰天下之可以息矣功作之事皆於冬乃可以息矣而來修其宅屋王氏曰古者民皆爲來歲計皆是一歲既然止民曰生六民之起於農功自然如凡其亟故孟子引之不以可其爲民之事記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

意又陽范氏曰天運而不息人物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百穀也○臨川王氏曰安成劉氏曰此章終無衣之意既終食之說而終之以始事之也○艱難亦猶三章終無衣之意

來歲治之用也○豐城朱氏曰稼之既同若可以少休也而卽念夫邑居之當修屋之方亟若可以少緩也而役念夫農功之當始於其築而納之也有以見其歡欣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其勤勉以戒飭之農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間於始終此所以爲孝也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力證反陰叶於谷反四之日

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九叶已小反九月肅霜十月滌徒力反場朋酒

斯饗叶虛良反曰殺羔羊躋子兮反彼公堂稱彼兕觥古黃反叶虢彭反

萬壽無疆

賦也鑿冰謂取冰於山也沖沖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

二月令斬冰是也左傳昭公四年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注必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爲災○孔氏曰沖沖非無非常故云鑿冰之意又曰周禮凌人十二月斬冰

則月令仲春以之其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鄭氏曰上言備寒此言備暑凌

陰冰室也豳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

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

冰先薦寢廟是也孔氏曰祭韭者以時韭新出故薦之鄭氏曰獻羔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賜之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

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長入聲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

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

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

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

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孔氏曰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末賜陰也至於夏初盡出之

也朝之祿位賓客喪祭於是乎普用之○杜氏曰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老謂致仕在家者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杜氏曰愆過也謂冬溫伏陰謂夏寒凄寒也苦雨霖雨爲人所患若短折爲夭夭死爲札胡氏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爲治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畢而掃場地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戶間是也廬陵羅氏曰儀禮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戶間士冠禮注置酒曰饗許氏云傳云兩尊壺恐傳寫之誤○孔氏曰鄉飲酒有四一則黨正十二月因大蜡而飲酒也○廬陵李氏曰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齋堂爲東西之中當兩楹間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

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也問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朱子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亦未甚備而民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之時禮樂法制立然但知爲君之尊而未必知爲國之初此詳思也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華谷嚴氏曰補傳云君民相親不啻如家人父子周之王業由於得民世二十年八百基於此歟當人以朋酒羔羊往詣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眞雖立國之初惑事草創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也○慶源輔氏曰以介眉壽稱其觥也萬壽無疆祝其君也周之先公以農桑教民而使民給足於衣食然未嘗以爲惠也周之民亦自力於農桑之事以樂其生至於歲終休暇之時則殺羊爲酒祝君之壽以致其尊君親上之誠亦未嘗以爲是足以報其上也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皥皥如也○安成劉氏曰此章推言冰食飲宴以終言食之意而見其民忠愛之情亦猶二章三章四章終言衣褐之意而見其風俗之淳上下之情交相忠愛也○豐城朱氏曰鑿冰藏冰其供上役也爲其勤邇

霜滌場其畢農功也爲甚速故其開冰也獻羔祭韭以薦寢廟君親得以致其誠孝於神其務閑也殺羊舉酒而祝其壽民復有以致其忠愛於君可謂上下相親之甚矣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禮籥章中仲音春晝擊土鼓龡吹音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鄭氏曰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龡之者以籥爲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迎暑以晝求諸陽迎寒以夜求諸陰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

七月之義也程子曰七月大意憂思深遠欲成王知先公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趣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又時耳○臨川王氏曰不作無益也叢備爭田桑之事而已不貴異物也致美乎田器而已人無遺力矣故事不足治也地無遺利矣故物不可勝用也女不淫而仁也之有禮焉士不惰而武也又有義焉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所能致也寬化而已○問此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未知說就詩觀之其歌爲雅頌爲頌朱子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假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豳之詩吹之其詩可以爲風可爲雅可爲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只謂豳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只是然未敢必也○華谷嚴氏曰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豫而已凡感節物之變而爲人事之備皆豫爲之辭也○慶源輔氏曰此詩首二章皆以暑退將寒爲言故以七月流火一

句爲始至四章則以四月秀葽純陽之月爲始五章[illegible]以五月斯螽動股爲始六章則以六月食鬱及[illegible]九月叔苴七章則遂以九月築場[illegible]十月納禾稼八章則以十二月正月二月爲始[illegible]於九月十月焉[illegible]之成終焉其所舉時月[illegible]若參差不齊而細觀之則有終次序如此[illegible]以服天下曰農者衣食之本[illegible]考之是生民之大命是不在乎天下之至勞者今以此詩考之[illegible]其心無一家之內無一人之不力歲之閒無一日不[illegible]程也周公之告成王[illegible]於書有如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於詩有如七月其[illegible]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叶獎里反無毀我室叶式質反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叶息移反

比也爲鳥言以自比也鴟鴞鵂鶹音休留惡鳥攫俱縛反鳥子而食者也藍田呂氏曰[illegible]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鬻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潘子善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朱子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也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周公爲之奈何哉蓋叔重因問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爲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曰鴟鴞鴟鴞爾既取我之子矣

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乎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廬陵彭氏曰鴟鴞以比武庚以比管叔室以比王室○或說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爲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王室畢竟是當初管蔡挾武庚爲亂○朱子曰此詩只得如此說不成歸怨管蔡人之言於武庚而於三叔則有閔惜之意成王之際然也如書大誥亦然故周公以爲當爲之辭若管蔡之流言乃其叔群弟流言於國又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官於兄弟之私不可掩於義理是以書既曰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以公義直書之者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綢直留反繆莫侯反牖戶今女音汝下民或敢侮予叶後五反

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釋文曰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亦爲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己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南軒張氏曰鳥將於天未陰雨而徹桑土綢繆牖戶是猶於國家安泰之日而[illegible]理備預者也蓋慮[illegible]盈虛之相盡安危治亂之相承理之常○[illegible]知幾者能審微於未形而[illegible]爲之備於未亂之先[illegible]是以[illegible]言己之勤勞以防禍亂之[illegible]而欲不利於孺子耳故曰周公皆以自謀也今[illegible]成王也

○予手拮音吉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反予所蓄租子胡反予口卒

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

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取也荼萑(音丸)苕(音迢)可藉巢者也(孔氏曰[illegible]萑苕[illegible]之秀穗也[illegible]○慶源輔氏曰拮据手口共作之事[illegible]捋荼蓄租則其所作之事也[illegible]拮据[illegible]之法也)蓄積租聚也卒盡瘏病也室家巢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捋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盡病者(華谷嚴氏曰手[illegible]而捋荼[illegible]口卒瘏交錯言之也)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己之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在消反)予尾翛翛(素彫反)予室翹翹(祁消反)風雨所漂(匹遙反)搖予維音嘵嘵(呼堯反)

比也譙譙殺(所界反)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亦為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己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慶源輔氏曰此詩[illegible]公[illegible]王室[illegible]之流言[illegible]哀[illegible]公之室[illegible]不[illegible]有待於[illegible]日雷風之變又以見讒說之易以入忠言之難於見信而[illegible]王之見不明且違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事見書金縢篇(金縢曰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蔡氏[illegible]曰流言無根之言也商人兄弟爭立者多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為兄尤所[illegible][illegible]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辟讀為避鄭氏詩傳曰周公辟居東都是也周公言我不避人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辟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罪人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詞也[illegible][illegible]也按東山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illegible]居東之非東征明矣[illegible][illegible]公居東二年[illegible]王[illegible]風雷之變既親[illegible][illegible]王命[illegible]

處[illegible]與師以征之[illegible]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illegible]周公周公固不[illegible]不請不自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illegible]嫌疑假不必避位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亦為篡矣或謂周公居實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愚謂公亦[illegible]當其忠誠而已矣[illegible]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理會得[illegible]當時事變在眼前故[illegible]其詩者便知其[illegible]在自今讀之[illegible]及見當時作所以[illegible]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之[illegible]遂與疑及至雷風之變啓金縢之書後方始釋然[illegible]○安成劉氏曰書傳以[illegible]公[illegible]言[illegible]未征[illegible]而誅[illegible]武[illegible]後乃作[illegible]詩成王[illegible]詩又[illegible]之[illegible]公以[illegible]公乃作東山之詩[illegible]蓋[illegible]註[illegible]之說後來既興[illegible]辯其不然以為當從鄭氏而於詩傳則未及[illegible]耳蓋[illegible]言之興[illegible]公弗辟居以成王之[illegible]其心雖無[illegible]義[illegible]未盡故曰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遲居二年之後成王既知流言之罪人而疑惑未釋乃作鴟鴞以喻之蓋其告)

鴟鴞以後我寔可見其詩作於武庚未誅之先自雷風之變而周公既歸乃承王命作大誥東征一書之中首言王若曰繼而屢言王曰又言卬人又曰寧考皆自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當在王既感悟而迎公以歸之後也

我徂東山，慆慆(吐刀反)不歸(叶[illegible]反)。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郎反)枚(叶謨悲反)。蜎蜎(烏玄反)者蠋(音蜀)，烝在桑野(叶上與反)。敦(都回反)彼獨宿，亦在車下(叶後五反)。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三山李氏曰周在豐鎬而三監叛於東在王室之東故謂之東征)慆慆，言久也。(永嘉陳氏曰慆慆有流而不止之意也)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枚，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陣也。枚，如箸(遲據反)，銜之有繣(音獲)，結項中以止語也。([illegible]曰軍法[illegible]相疑也)蜎蜎，動貌。蠋，桑蟲，如蠶者也。烝，發語辭。敦，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興也。○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鄭氏曰周公遭管蔡流言避居東都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公歸攝政三監叛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蓋為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有遇雨之勞。(董氏曰我東曰歸[illegible]山記其地也慆慆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華陽范氏曰人之情[illegible]其歸也[illegible]而歸於其室則[illegible]其征[illegible]知矣)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為自今可以勿為行陳銜枚之事矣。(東萊呂氏曰此亦歸士之情也所謂序其情而閔其勞也)及其在

塗，則又覩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蜎蜎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臨川王氏曰古[illegible]用車戰卒[illegible]有所蔽[illegible]以為營衛[illegible]可以載其中[illegible])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反)之實，亦施(羊豉反)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所交反)在戶(後五反)。町(他頂反)畽(他短反)鹿場，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宵行(叶戶郎反)。不可畏(叶於非反)也，伊可懷(叶胡威反)也。

賦也。果臝，栝樓也。(本草曰栝樓實名黃瓜生苗引蔓[illegible]在花下大如拳[illegible]熟○孔氏曰一名天瓜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長樂劉氏曰伊威[illegible]壁落間)(小蟲也[illegible]多在[illegible]鼠婦[illegible])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illegible])町畽，舍傍隙地也。([illegible])無人焉，故鹿以為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illegible]熠燿[illegible]宵行[illegible]名)○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己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

至而思家之情也（輯子曰丁夫于役田事廢而室廬荒累竄以下是也孔氏曰思念其如此也○華谷嚴氏曰別家於久往之憂將或忘於歸心已動行而未至則思家之情最切故序其在途之情以之句勞）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反）鳴于垤（地田結反叶）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叶入聲）有敦（都迴反）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叶尼因反）

賦也鸛水鳥似鶴者也（陸氏曰鸛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本草注曰）垤蟻塚也（華谷孔氏曰）穹窒見七月○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陸氏曰）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歎息於家於是洒掃穹室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栗周上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何叶二音）

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熠燿鮮明也（安成劉氏曰上章熠燿言）黃白曰皇（孔氏曰）駵白曰駁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而為之施衿結帨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於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如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三山李氏曰此詩以勞歸士也得其情之實知其情以勞之也○朱子曰是其情思發於詩）

曰周公是王室至親諸侯連搆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即師征之乃是正義周公之志非為身謀也為先王謀也非為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又曰東山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周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慶源輔氏曰周公之詩七月述后稷公劉衣食斯民之事以告成王見君人之職也鴟鴞述己之勤勞以悟成王見為臣之義也東山述歸士之意以慰勞之見用民之宜也三詩此足以為萬世法意非周公其孰能為之（）安成劉氏曰告之勞詩如四牡采薇出車杕杜等篇皆所以交通上下之情而為國結人心之本也○或曰以周公而誅武庚藉以千鈞之重而壓乎累卵之上宜不破矣而實後乎三年之久也（）豐城朱氏曰文武深仁厚澤其浹洽於西土者雖深而漸被於殷邦者猶淺其頑民染於商辛之舊習未盡變其賢士懷於先王之言澤未木豈成一旦改商而為周其眷眷思合之（）曰朱達釋然也況又益之以管蔡之流言衣六名有募之可衆予教周公之東征也家衣繡宋詩伶容與於東山之下詩詩手友邦之誠薦黑

譬乎之民之成方使人心既然知逆之不可以扢頑邪之不以于喜則自然有以軍其惕莫而披其枝葉將不心斧鉞干虎之用而服人斯得矣則周公之於庶廢非以力勝之也以德化之也服其以德無殺人也致軍士之從公而東者雖有死亡之苦而無死亡之悲則周公此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賦也。隋二號音安銎音穹曰斧，方銎曰斨，征伐之用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皇，匡也。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為據將，大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己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慶源輔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為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朱子曰聖人之心詩人真是形容得出這是箇東山之詩古人尚利國家雖殺身為之而不辭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他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illegible]斧莫得缺壞了此詩說出被分明毛氏註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不知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不服這例自悠地說又曰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頭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陳安卿問何以謂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朱子曰不是聖人之徒便是盜賊之徒此說大槩如此不必恁粘皮帶骨看不成聖人之徒便是聖人且如孳孳為善是舜之徒然孳孳為善亦有多少淺深對曰只是疑被堅執銳是麤人曰有麤底聖人之徒亦有讀書說義理底是盜賊之徒又曰此詩大有好理會處安卿適來只說邪一句沒緊要底對曰此詩見得周公之心分明天地正大之情只被那一句解了只見邪一句使小見得他意味（）潛齋黃氏曰詩人只見聖人之情以為破斧缺斨者蓋將誅管蔡而正四國也集得人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今人須是有得箇正大之心不然則是邪小底人焉得謂之大丈夫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叶巨何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戈反)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叶居何反)

賦也錡鑿屬吪化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在羞反)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銶木屬(釋文曰今之獨頭斧)遒斂而固之也休美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爲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廣平游氏曰象之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封之誅之此天理人合之其用心一也〇慶源輔氏曰舜與周公皆應聖人不幸使其易地而處則皆然也此乃是以天理處人倫之極至處〇北溪陳氏曰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則其情幾有不自消變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〇李堯卿問是時可調護莫殺否朱子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性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因于郭鄰降于庶人〇豐城朱氏曰誅一人而天下服前向之不正者復反於正矣蓋其匡四國即所以哀我人匡四國皆以其功言也哀與人首以其心言也惟其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故其功即天地成物之功也是詩雖作於軍士然亦可謂知聖人者矣)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反)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柯斧柄也(周禮考工記曰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叶[illegible]反)我遘(古豆反)之子籩豆有踐(踐[illegible]反)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籩竹豆也豆木豆也(濮氏曰籩豆禮器籩以竹爲之豆以木爲之籩實果核豆實菹醢豆容四升)踐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手中所執柯伐木以爲柯之法在此)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安成劉氏曰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于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以其體有臨當二豆菹醢四豆無殽之文承上言者不以籩割害烹可也)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于逼反)之魚鱒(才損反)魴(音房)我覯之子袞(古本反)衣繡裳

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爾雅曰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云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鱒似鯶而鱗細眼赤魴已見上([illegible])皆魚之美者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

宗彝虎蜼(壘佑胃三音)也。皆績(音繪)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於裳。(凡章蔡氏曰。龍取其變也。山取其鎮也。華蟲取其文也。火取其明也。宗彝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兩己相戾取其辨也。)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音袞)然。故謂之袞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魚矣。我遘之子。則見其袞衣繡裳之服矣。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汝)信處。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朱子曰。此章飛歸字是句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豐城朱氏曰。留公者東人之私情。而迎公者天下之公論。一人之私情不足以勝天下之公論。此東人所以拳拳於公。雖欲挽而留之。而亦不可得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朱子曰。此詩分明是東人願其來。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但寓信處耳。公歸將不復來。於汝但寓信宿耳。是以有袞衣兮。是以兩字而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此間有被袞衣之人。其為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正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某嘗謂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心。○安成劉氏曰。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蓋周亦以皮爲弁與衣而素裳白舄。今東人所見者乃公之冕服。則此詩其作於周公避居之日。成王將迎公歸之際乎。)

狼跋(蒲末反)其胡。載疐(丁四反)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音昔)几几。

興也。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疐跲(劫聲)入也。(說文曰。跲躓也。孔氏曰。跋前行曰躐。跲卻頓曰疐。)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公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也。(鄭氏曰。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袞赤舄。則諸侯與王同。[illegible]○廬陵李氏曰。天子諸侯冕服用舄。他服用屨。)几几安重貌。(鄭氏曰。几人所憑以爲安。故几几安也。)○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朱子曰。此與[illegible]是反說。亦有[illegible]意。義略似程子[illegible]。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數。程子曰。周公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私欲之蔽。故雖危疑之地。而[illegible]赤舄几几[illegible]。[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illegible]人以赤舄几几。見周公之[illegible]。義[illegible]聖人矣。)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

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問集傳謂詩人以爲引口圖所爲乃公自爲襄其美者來詩之意也因護愛曲知大傷巧米子曰句是作詩之旨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此狀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之來室人也只得如此說是非公孫碩膚如其當此會昭公分明是爲李氏所逐春秋如此書孫于齊如其自出云平〇安成劉氏曰集傳所謂四國又不同也蓋指管蔡商奄與破斧詩所言四國

〇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叶洪孤反

興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孔氏曰瑕者玉病疵亦玉病〇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龜山楊氏曰狼跋之詩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閒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象則詩之意得矣〇慶源輔氏曰狼跋之詩言不過數句而周公之聖足以盡作詩者之情未嘗一言盡周公之德以

篇末范氏之說足以盡聖賢窮通之道自有詩以來無人說得到此〇豐城朱氏曰聖人之周於德其進退不容纖毫所往而不宜蓋臨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疑處大事而不疑非道隆德盛者固不足以語此非人之所能多也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華陽范氏曰居豳爲風而雅之也成之以爲樂雅之之所爲如此變風終於曹思周公以王道至此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以明變之可正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國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〇籥章龡豳詩以逆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篇矣鄭氏曰豳詩七月也又曰祈年于田祖則龡豳雅以樂田畯鄭氏曰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祭蜡則龡豳頌以息老物鄭氏曰田畯古之先教田者也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祭司嗇也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爲

風正禮節者爲雅樂成功者爲頌安成劉氏曰鄭氏分一章二章爲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爲雅又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爲頌又於籥章注云邠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邠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割裂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則於理爲通而事亦可行雙峯饒氏曰雅有雅之音頌有頌之音風有風之音故邠風亦曰邠雅亦曰邠頌蓋一詩而備三體也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其說具於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詩傳大全卷之八

詩傳大全卷之九

小雅二 大雅說附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鄭氏曰小雅大雅周室居西都之時詩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經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華谷嚴氏曰正小雅皆中庸尊賢親親燕羣臣柔遠人懷諸侯之事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音僖陳戒之辭也安成劉氏曰釐與禧同祭而受福也○慶源輔氏曰定正小雅爲燕饗之樂歌正大雅爲會朝之樂歌比之大序政有小大之說更爲明切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朱子曰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安成劉氏曰小雅正詩歌之以燕樂勞賓羣臣故其辭氣歡欣和悅以通上下之情大雅正詩或歌於會朝之時如文王大明等篇或陳於祭祀之後如生民行葦等篇或陳於告戒之際如公劉卷阿等篇故其辭氣又皆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此其詩之異者今猶可考若其音節之異則不可聞矣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朱子曰周公相成王定樂歌每事以詩寫其至誠和樂而敬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孔氏曰王政所由廢雅興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得以政事之有大小而○朱子曰亦是變用他大雅小雅腔調耳○慶源輔氏曰至於其變則不可以例言但以其聲之有合故以附焉而已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安成劉氏曰其有可考者則已各見本篇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為什也(孔氏曰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二雅周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卷卷首之篇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日也)

呦呦(音幽)鹿鳴(叶音芒)食野之苹(叶音旁)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叶師莊反)吹笙鼓簧(音黃)承筐是將人之好(呼報反)我示我周行(叶戶郎反)

興也呦呦聲之和也苹藾(音賴)蕭也(爾雅注曰今名藾蒿)青色白莖如筯(陸氏曰始生香可食又可蒸食)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儀禮燕禮曰工四人二瑟又曰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升歌鹿鳴○廬陵李氏曰鼓瑟工歌鹿鳴之三是也吹笙笙奏南陔以下是也)簧笙中之簧也(華谷嚴氏曰笙以匏為之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安成劉氏曰儀禮有饗有食有燕饗有食有幣燕則無饗食則無獻酒於饗有酬幣於食有侑幣燕皆以醻幣以酬賓勸酒侑幣以為食賓致勤之道末至復發幣以侑勸之)周行大道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言也(孔氏曰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旅序禮備乃可以言語先王之道疾今人言語無節安成劉氏曰燕禮至旅酬正禮終然後言語以盡嘉賓之忠告而明示人之大道也)

○此燕饗賓客之詩也(廬陵李氏曰饗在廟燕在寢饗主而燕主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蓋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西山真氏曰鹿食苹則相呼呦呦焉而樂君臣賓主之相樂亦猶是也)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孔氏曰王燕飲食以饗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無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西山真氏曰古之聖賢無一時而不學問無一事而非講道德也鳴曰其將聖人見其和樂而已不知吾君所學於德者有愛我之心則當示我以平治也聖人之道德謨先王之聲樂皆用示以道也)記(緇衣篇)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慶源輔氏曰言人若以私意為惠而不本歸於德義則君子不肯自留也今其所望於嘉賓者唯在示我以大道則羣臣嘉賓之受安也夫非以其私惠不誘以以自留惠也故曰此其所以樂而不淫也安成劉氏曰陳澔云記古人有私意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使不肯宮望賢也故引詩一言不召私惠之義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叶之遙反)視民不恌(叶他彫反)君子是則是傚(胡教反叶胡高反)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叶五刀反)

興也蒿菣(去刃反)也(廬陵羅氏曰荊楚之人謂蒿為菣)即青蒿也(本草注曰春生苗葉秋開淡黃花結子如粟米大)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孔氏曰古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日視物為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中示與視多相紛)恌偷薄也敖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傚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程子曰言嘉賓德音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人傚之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反)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音洛)且湛(都南反叶持林反)我有旨酒以燕樂(音洛)嘉賓之心

興也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陸氏曰[illegible]中下地鹹處牛馬喜食之)湛樂之久也燕安也○言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慶源輔氏曰此言樂之以見和樂之意永久無斁有以見以燕樂其心則又不止於養口體為親睦之美而已且有所望於嘉賓教示之意益深至矣)

鹿鳴三章章八句

按序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illegible])(曰諸侯燕大夫以上[illegible]其嘉賓示我以善道又有以德可則效也[illegible]其忠孝之至也皇華采其欲諮謀于[illegible]學記注曰宵小也肄習也三[illegible]鹿鳴四牡皇華也○[illegible]氏曰古宵小[illegible]故謂小人為宵人)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朱子曰上下常用之樂[illegible]鹿鳴[illegible]南山有臺二篇風則[illegible]等篇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illegible]安成劉氏曰先王作此詩以燕饗賓客後乃推而[illegible]燕禮又用於鄉大夫士之燕又[illegible]大夫之射習蓋不專用於天子也今[illegible]鹿鳴之文則又通用於諸侯之燕[illegible]上下通用之樂且是小雅二[illegible]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以分也)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慶源輔氏曰范氏說破君子豈為飲食幣帛而悅之意甚好然則先王制禮所以殷勤如此者亦非以為媚賢之具也各盡其道而已○安成劉氏曰先王之宴臣下食之以賓客之禮樂之以琴瑟之樂將之以筐篚之實而其求之之誠則又[illegible]樂其心而欲其示我以周行此其多儀之及物所以為王公之尊賢也)

四牡騑騑(芳非反)周道倭(於危反)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心傷悲

賦也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盬不堅固也(呂氏曰說文云盬[illegible]鹽池也盬鹽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叙其情而閔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慶源輔氏曰古之勞詩皆如此)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

者情思也(孔氏曰傷悲出於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即私思正謂念憶父母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四牡騑騑嘽嘽(他丹反)駱(音洛)馬(叶滿補反)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賦也嘽嘽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駱遑暇啓跪處居也(安成劉氏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者聳身而直身坐者雙膝著地也○華谷嚴氏曰山李氏曰大率四章騶氏曰我心傷悲不遑啓處遠其公義之不可不遑啓處謂大理人情之所不可已也)

○翩翩(音篇)者鵻(音隹)載飛載下(叶後五反)集于苞栩(況甫反)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叶扶雨反)

興也翩翩飛貌鵻夫不也(陸氏曰夫方于反不方浮反又如字也爾雅作鳺鴀)今鵓鳩也凡鳥之短尾者皆隹屬將養也○翩翩者鵻猶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苦於外而不遑養其父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爲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己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慶源輔氏曰君之於臣當體恤之如此臣之所以報上者又何如哉古人事君行以展布四體而死生以之者亦以全此人情之者無不盡其道也○豐山謝氏曰忠孝不兩全)

所難也先王勞使臣而言之及此探人情眞切而言之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叶滿彼反)

興也杞枸檵也(枸音苟檵音計)(華谷嚴氏曰本草云名仙人杖西王母杖根名地骨莖餘三五尺作叢詩中有三杞將仲子之杞柳屬也南山有杞湛露杞棘山木也此詩杞四月之杞枸杞也○慶源輔氏曰上章而既自遂其私不遑公義矣故此章又述其託物起興而自道其不遑養親之情二章)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音侵)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音審)

賦也駸駸驟貌諗告也以其不獲養父母之情而來告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而勞之耳(疊山謝氏曰聖人以孝治天下爾有以養母來告者安得不念其請者此盖設言欲使人臣忠孝兩全也孔氏曰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是勞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探其情以勞之)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也(孔氏曰母以恩意偏多故承上章再言之○華陽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本章兩言母本其恩所起也教其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不愛其親而不愛其君者也○慶源輔氏曰三四章餘意其不得養親之情而君上探言其以是情而告於上所謂臣下不敢自言之情而君上探其情而爲之言者詳於私恩而略於公義君之勞臣當然也○豐城朱氏曰詩有二而豈忠於君者必其能養於親者也孝不可以忠而致其勞於外則必闕其養於內矣不可以不忠孝而人臣致者將欲致力於私養則當官而行不顧其身又何可以不爲孝哉凡將王者之勞使臣以又探其情而代之言意人臣者亦必有以自慰而益不辭於用力矣)

四牡五章章五句

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慶源輔氏曰：或以國使臣之歸，或諸侯使臣之來，皆可用也。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以為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春秋襄公四年左氏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子員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敢不重拜。○外傳魯語曰：叔孫穆子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但儀禮又以為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本為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闕鹿鳴四牡皇華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饗，不知如君勞使臣王事靡盬之類，人安得而用之。○朱子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

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安成劉氏曰：此詩始作本為勞使臣也，其後又內與乃之宴賓皇華之遣使者問為一時通用之樂，而此詩中以王事為言，則此三詩其皆作於氏以役也歟。

皇皇者華芳無反與夫叶于彼原隰。駪駪所巾反征夫，每懷靡及。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孔氏曰：使臣與上介衆介也。懷，思也。○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慶源輔氏曰：惟恐無以副君之意，此所以每懷靡及也。苟存此意，則諏謀度詢必咨于周，自不容已也。○程子曰：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察[illegible]閭[illegible]，宣道化於天下。故為使者惟恐不能當[illegible]也。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曰彼煌煌之華，則于彼原隰矣；此駪駪然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廬陵歐陽氏曰：言原隰若其道所經也。每懷靡及者，於事每思惟恐不及也。蓋亦因以為戒，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慶源輔氏曰：以為戒君[illegible]移子所謂君教使臣之志，夫欲以為教戒，而不遂直言之，乃設言其使臣之情自如此，所謂怨而不遂也。○豐城朱氏曰：每懷靡及者，每事而思之，則必敷然常若有所不及也。欲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推此心以在外則者老之在所當聞遠邈之在所當未嫁察之在所當恨衰上之在所當察上德之厚而欲其無不言下情之遠而欲其無不遠為使臣者固塞恐無以副君之亦而為其屬者又惟恐無以為使臣之助，庶可以稱斯職矣。於遣使之時而敢致周所以勸勉之也。

○我馬維駒，恭于恭侯二反六轡如濡。如朱如由二反載馳載驅，虧于虧由二反周爰咨諏。子須子侯二反

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三山李氏曰：周爰咨諏，徧於其所而詢問之。○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廬陵歐陽氏曰：周詳訪問，以博采廣獨，不使將一事而出也。○慶源輔氏曰：每懷靡及者，心也；諏謀度詢者，事也。有是心則有是事矣。程子之意，蓋謂人君正以耳目不得與遠疾相接，故遣使以宣己意而通下情，為之使者豈可不咨訪以副君意哉。故後四章皆述此意而已。

○我馬維騏，音其六轡如絲。叶新齋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叶莫悲反

賦也。如絲，調忍音忍直也也。謀，猶諏也。變文以協韻爾。下章

放此。廬陵歐陽氏曰。諏謀度詢。但叶韻爾。詩家此類甚多。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烏毒反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反

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安成劉氏曰。沃若有鮮澤之貌。故猶二章之如濡。

○我馬維駰。音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陰白雜毛曰駰。爾雅疏曰。陰淺黑色。毛淺黑而白雜毛者。今名泥驄。○孔氏曰。雜毛是有二種之毛相雜。均。調也。詢。猶度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按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教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為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慶源輔氏曰。范氏說是[illegible]夫君臣一[illegible]己不能咨諏善道。則君亦安能[illegible]三山蘇氏曰。四牡皇華[illegible]以行其事。鹿鳴為先[illegible]常施於禮樂。不獨用[illegible]然後說得精切。○朱子曰。大雅氣象宏闊。小雅[illegible]近今孫子誦之。則見其詩果是好。[illegible]賓主相好之誠。如德音孔昭。[illegible]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工。[illegible]忠臣也。無私情非孝子也。[illegible]

事靡盬。又云不遑將父。[illegible]每懷靡及。[illegible]得懇切。如皇華首云每懷靡及。其後又云咨謀咨[illegible]看此等詩。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

常棣之華。鄂五各反不韡韡。韋鬼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待禮反

興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illegible]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孔氏曰。[illegible]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賦也。威。畏。懷。思。裒。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惟兄弟為相恤耳。至於積尸裒聚於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為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鬪鬩之事為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者。朱子曰。[illegible]

道者待之。而又以為文武之詩。則[illegible]失大[illegible]說詩之

時世皆不足信雖此自相矛盾反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興也脊令雝渠水鳥也況發語詞或曰當作怳○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

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爲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東萊呂氏曰疏其所親而親其所疏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疏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疏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爲有差等耳詩人之詞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賦也鬩鬩很也禦禁也烝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設有不幸鬩很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

○儐（賓流反）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據反）。兄弟既具，和樂（音洛）且孺。

賦也。儐，陳。飫，饜。具，俱也。孺，小兒之慕父母也。（程子曰：孺，親慕之義。小兒之親慕父母，故謂之孺子。）○言陳籩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疊山謝氏曰：凡人飲燕之禮，常如待兄弟之禮，常親戚朋友[illegible]有餘者或不足，卻未於饜者[illegible]文有時而脫[illegible]豆畢陳，飲酒而至於饜飫，亦可謂樂矣，何如會集兄弟也，不遺[illegible]惟知眾其情，親義孝與，異於孺子相慕[illegible]不貪其親，無不親其兄者，人欲未萌，天理也。孺子之心[illegible]）

○妻子好（呼報反）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及反），和樂且湛（答南反，叶持林反）。

賦也。翕，合也。○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疊山謝氏曰：兄弟不和，則家庭之間無非乖氣，雖有妻子之樂[illegible]）

（東[illegible]兄弟和樂[illegible]有一家之情，無不相宜[illegible]）

○宜爾室家（叶古胡反），樂爾妻帑（音奴）。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叶洪[illegible]字用韻為）。

賦也。帑，子。究，窮。圖，謀。亶，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新安王氏曰：人情皆知保其室家、和其妻子，而罕知[illegible]兄弟不知以至毀其室家[illegible]其妻子者有之[illegible]也。今欲宜室家、樂妻子之理，必先究察[illegible]以圖謀之[illegible]兄弟之事，必以兄弟為[illegible]然常人而不思慮，不能及遠，以為兄弟之親[illegible]淺陋而不信，故使[illegible]爾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不具則翕[illegible]和樂而無[illegible]家之理。然則兄弟之具翕，是乃其所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也。此理固當是究是圖而信其所然矣。乎，疑辭也。不自以為然，而使之反求諸心，以見其真情實理之所在。周公亦可謂善教人者也。又觀周公之言如此，則其所以誅管蔡者，是亦不得已者乎？所謂處聖人之不幸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

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慶源輔氏曰自死喪而急難自急難而小忿所謂言之雖若益輕以約也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則自厚而至[illegible]有不能自已者焉則所謂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爲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復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朱子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隆重句少則各紀一事故也○安成劉氏曰五章言喪亂既平以結二章三章四章所言患難相與之意而繼言安寧之後兄弟之恩乃有涼薄者以起六章七章所陳兄弟之恩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以宜室家結六章所言樂妻孥結七章所言而復縱言其理之誠然使人有以考驗之也詩凡八章[illegible]章無兄弟字餘章反覆言兄弟者凡八其言人情之委曲天倫之厚重者哀傷激切故不若其紀安樂兄弟者從款之和平也）

伐木丁丁（陟耕反）鳥鳴嚶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息亮反）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叶桑經反）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況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故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永嘉陳氏曰聞伐木於山中者其聲丁丁然相應又聞鳥鳴於山間嚶嚶然和者相隨出於幽谷而遷高木聽其和好之聲則足以致相求因起興而曰相視彼鳥猶知求人其可不如乎[illegible]神之聽之終和且平[illegible]大倫也）

○伐木許許（呼古反）釃（所宜反）酒有藇（象呂反）既有肥羜（直呂反）以速諸父（扶雨反）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叶果五反）於（音烏）粲灑（所懈反）埽陳饋八簋（音軌叶己有反）既有肥牡（叶滿補反）以速諸舅（其九反）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其九反）

興也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余遮反）蓋舉重勸力之歌也（安成劉氏曰淮南子道應訓翟煎對梁惠王曰夫舉大

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illegible]曰韓詩云[illegible]者敘其事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泲（子禮反）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禮記郊特牲篇[illegible]）藇美貌羜未成羊也（[illegible]）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毛氏[illegible]孔氏曰[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微無顧念也於歎辭粲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illegible]）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疏之殺（所界反）也咎過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不

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華陽范氏曰。寧適不來。必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在我者自厚而不責於人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慶源輔氏曰。微我弗顧。言如使我恩意之不至。而不顧念夫朋友之微我有咎。言無使我恩意之不至而於朋友之[illegible]也夫朋友之隙常生於相責望。故此詩之意。但欲盡其在我者。而不問其待之於我如何。是誠處朋友之要道也。

○伐木于阪叶孚臠反。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在演反。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叶起巾反。有酒湑我思呂反。無酒酤我音古。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七旬反。迨我暇矣叶後五反。飲此湑矣。

興也。衍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安成劉氏曰。詩言兄弟多矣。[illegible]

之水音姻之黨也。[illegible]兄弟[illegible]斯干[illegible]之親也。此詩則引[illegible]之友也。各隨所指而不同耳。乾餱食之薄者也。[illegible]氏曰。說文云。乾食也。[illegible]今人謂乾飯為餱。○華谷嚴氏曰。公劉乃裹餱糧。王制乾豆。注謂餱之以為豆實。愆過也。湑亦釃也。毛氏[illegible]以[illegible]醴[illegible]曰湑。○孔氏曰。籩竹器也。[illegible]酒。酤買也。坎坎擊鼓聲。蹲蹲舞貌。疊山謝氏曰。[illegible]舞我。舞之也。此八字皆倒下句[illegible]法。可見古文之妙也。迨及也。○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程子曰。有盛具當以燕樂朋友。無相疎遠。乾餱不和。及亦人之失德也。故有酒則我湑之。無則我酤之。以至鼓舞我為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illegible]友。[illegible]山蘇氏曰。民之失德。乾餱相遺。故君子於[illegible]友。故[illegible]行

與所愛者。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為辭。以鼓舞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慶源輔氏曰。[illegible]失德乾餱以待下民。則自上下之辭。言細民之相失。或以薄物飲而不以相分之故。蓋見章既言其厚。故此章又以薄者言之。且乾餱之愆。亦微過耳。於微過而尤不敢不謹。則其大者可知矣。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為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之。[illegible]

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朱子曰然。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音丹。何福不除直慮反。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廬陵彭氏曰。詩人稱其君者。蓋稱天以為言。○須溪劉氏曰。詩人爾君。[illegible]之[illegible]此無以見其[illegible]之情也。固堅。單盡也。除除舊而生新也。程子曰。[illegible]除舊更新之義。庶衆也。○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臨川王氏曰。君以恩[illegible]臣[illegible]犬馬之勞不足以報上之恩[illegible]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子淺反。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

福維日不足

賦也。聞人氏名。曰：罄，與磬同，盡也。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遐，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illegible]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之意。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illegible]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賦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潔。[illegible] 饎，酒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illegible] 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先王，大王以下也。[illegible] 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嘏主人之詞。[illegible] 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illegible]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賦也。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詒，遺。質，實也。

言其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臨川王氏曰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羣衆也黎黑也猶秦言黔(其淹反)首也百姓庶民也

爲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爲德也(廬陵彭氏曰神詒之多福民及)

百姓青彼及之日月故食則豐富充足福爲內忠其芳弟忠信蓋上有多福之君則下受多福之庶也之之懷羅言摩黎百姓庶而言之正皆已安人安百姓之恵也華陽范氏曰君所以爲神民之吉神則降仁民則日川欲食而不知所入學然而姓宥爲書德美之人君之主願也華谷嚴武口北祝君之祝而祝君之德而美之中有壽封有實苦福樣則全福皆寶物之翻豈古者君臣相與之黃世之詩人頌福多象從言之文曰德君民心所自得而口備爲爾學單民固君而全其天故民之德皆若之德德曰莫匪之報也口慶傳戰民曰民之實矣日曰決食則言在下之民由而不知之高以見其君之德有神覺化民皆由之而不知以賢實與爲日用飲食而已凡動靜作止無不在其君德化之中其所爲書蓋莫非君之德也正如浮藏丘空孫所謂居

廬陵民于汝綏錫汝保綏之意象民所謂則而壽考生所謂助爲德之者皆在其中矣○安成劉氏曰此民上言祭祀君言神之降福于君之德也所姓之爲德實并君之福也亦莫非君之德也所謂德者其一言之

○如月之恒(古鄧反)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恒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孔氏曰八日九日大率月正半而中)日始出而就明騫虧也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

是禦承相接續之義如何朱子曰松柏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廬陵歐陽氏曰前詩是故其不凋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長久不衰之物以爲頌禱又呂氏曰上言神享之矣民服之矣福祿無以加矣又欲常享是松柏之進而無退有成而無虧有承而無衰故以日月南山松柏爲喻○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其盛也久相繼無窮之意也已

天保六章章六句

(廬陵歐陽氏曰六章皆下愛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大抵文意)

[illegible]程子曰天保詩[illegible]

當是時君以鹿鳴四牡皇華燕群臣以常棣燕兄弟以伐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答其君者如此君燕其臣頌其君所以上交德業成而均享盛大悠久之福也歟

采薇采薇薇亦作(叶則故反)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止靡室靡家(叶古胡反)玁(音險)狁(音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叶居之反)

興也薇菜名作生出地也(長樂劉氏曰薇芽始出土也)莫晚靡無也玁狁北狄也遑暇啓跪也○此遣戍役之詩(廬陵彭氏曰止語辭也)

不及將帥何也四方多事卿大夫之屬也士大夫之體國爲心同有不待勅者至於民之思戒以爲上之若我們不可與齒以道之也君子[illegible]之日皆從而勞之聖人忠厚之意也以其出戍之時

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爲其自言而以采薇起

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華谷嚴氏曰[illegible]軍士自計之辭[illegible]歸期以安其心）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敘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illegible]）

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illegible]）又曰古者戍役兩朞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音仲）春至春莫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東陽許氏曰防秋者遣戍之名[illegible]建安熊氏曰北狄[illegible]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illegible]以防之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叶巨列反）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illegible]）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戍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illegible]）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慶源輔氏曰[illegible]）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叶訖力反）我行不來（叶六直反）

興也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之曰陽月也（[illegible]）孔甚疚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illegible]）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叶芳無反）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斤於反尺奢反）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叶疾二反）

興也爾華盛貌常常棣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

也。[illegible]

業業，壯也。捷，勝也。○彼爾然而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矣。[illegible]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反四牡翼翼，象弭彌氏反魚服。叶蒲北反豈不日戒？叶訖力反玁狁孔棘。(四)

賦也。騤騤，強也。依，猶乘也。腓，猶芘也。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illegible]

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弭，以象骨飾弓弰也。[illegible]

魚，獸名，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鞬矢服也。戒，警；棘，急也。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illegible]

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豈不日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illegible]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霏霏。芳菲反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叶於希反(六)

賦也。楊柳，蒲柳也。霏霏，雪甚貌。遲遲，長遠也。○此章又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illegible]

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illegible]

以專殺其情以爲紀也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采薇六章章八句

問首章言征夫之出蓋以玁狁不可不征故捨其室家而不遑寧處二章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蓋不復念家矣四章五章則惟勉於王事而欲成戰伐之功也卒章則言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也其序如此朱子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玩味風則成於婦人小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略耳○慶山謝氏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臣所謂本人情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詩合類

我出我車于彼牧莫叶狄反矣自天子所謂我來叶六直反矣召彼僕夫謂之載叶節力反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此勞還率帥音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緩矣廬陵歐陽氏曰戎車出至于郊則自天子之所承命而來此詩與衆同其憂勞之意有命有恤之禮有勞王事之急難之意○慶源輔氏曰前四句記其出來○華谷嚴氏曰一章之意有恭敬奔走之忠勤

○我出我車于彼郊叶音高矣設此旐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彼旟音餘旐斯胡不旆旆叶蒲寐反憂心悄悄僕夫況瘁叶似醉反

賦也。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設陳也龜蛇曰旐建立也旄注旄於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旟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爲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旆旆飛揚之貌悄悄憂貌況茲也或云當作怳

○言出車在郊建設旗幟彼旗旐者豈不旆旆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爲憂而僕夫亦爲之恐懼而憔悴耳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叶鋪郎反旂旐央央於良反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州之地。毛氏曰：近玁狁之國也。彭彭，衆盛貌。交龍爲旂，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illegible]氏曰：襄，駕出其上也。）言勝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旐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慶源輔氏曰：言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而三軍之衆亦方知其所以出師之意，在於城朔方以折玁狁矣。理直義明，發車馬之盛，旂旐之鮮，[illegible]明而大將南仲之威名亦遂之以[illegible]方[illegible]，是而可知矣。前章之戒懼，後章之奮揚，所謂[illegible]而動，自然之理也。）此章程子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也。（程子曰：此章指其師之名，以蔽其城朔方之功也。劉氏曰：此上三章皆本於公義以勞之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叶芳無反）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孔氏曰：[illegible]泥塗。）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也。（問二說，朱子曰：後說爲長，當以後說爲主，前說[illegible]。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天子之所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孔氏曰：古者無紙，若有事則書之於簡，故謂之簡書。）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也。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illegible]）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他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叶乎攻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爲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然後心可降耳。然此南

仲今何在乎？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却玁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爲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慶源輔氏曰：是詩凡言我者，皆是設爲將帥之言。[illegible]則又是設爲室家之言。[illegible]伐西戎不勞餘力，[illegible]成功之[illegible]。[illegible]述其室家之情以見[illegible]。）

○春日遲遲，卉（許貴反）木萋萋。倉庚喈喈（叶居奚反），采蘩祁祁（巨之反）。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歸（叶古回反）。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

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此詩亦伐西戎獨言平
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華谷嚴氏曰獨言玁狁者舉出師所主也
○安成劉氏曰首章出受命出師蓋以玁狁之難也此章述其終而以卜玁狁為言所以美其事之終而功之大以則述其歸之歡情以示之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敘大要在歸功於仲○慶源輔氏曰行師之道然出尚嚴肅既歸則尚和樂故出則有誓師之詞以致其嚴肅旋亂聲也詩前三章謂之如王者之事其詞嚴且曰玁狁于夷春風已則和樂之氣蹀蹀然後地成矣其實無不至此其所以為王者之事也

有杕大計反之杜有睆華版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
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賦也睆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此勞還役之
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
特生之杜有睆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
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于十月可以歸而猶不
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矣曷為而不歸哉
慶源輔氏曰日月陽止亦謂年之十月將盡時也室家之情不直言其思之而必以日月陽止時物感之室家亦知義也○安成劉氏曰以年十月為戍卒之時故亦嚴遣戍之際預言歲亦陽止以為歸期此章之思望征夫者亦以日月陽止而知其遑暇也
或曰興也董氏曰因其所感而興耳下章倣此
安成劉氏曰指二章而言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
心悲止征夫歸止
賦也萋萋盛貌春將莫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藍田呂氏曰歲莫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暮猶未歸也○安成劉氏曰戍者之還當以仲春至家故此章於杕杜萋萋之時而知征夫之可以歸也○嚴氏曰王事靡盬者公義也我心傷悲者私情也雖其室家亦情義並行而不相悖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彼反檀車幝
幝尺善反四牡痯痯古緩反叶古轉反征夫不遠
賦也檀木堅宜為車幝幝敝貌痯痯罷音皮貌○登山采
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蓋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
王事詒父母之憂也慶源輔氏曰此託於登山采杞以望其君子又念其以王事詒父

母之憂則非獨以室家之情而已也三山李氏曰此言王事靡盬我父母何以望於我哉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然鴇羽之人自訴其勞苦此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
然檀車之堅而敝
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華陽范氏曰車幝幝馬疲痯若見其將至矣○安成劉氏曰杞可來食而征夫猶未至則春已暮而食過期矣故知其何必不遠矣
○匪載匪來叶六直反憂心孔疚叶訖力反期逝不至叶朱力反而多為
恤卜筮偕叶舉里反止會言近止叶渠紀反征夫邇止
賦也載裝疚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言征夫不裝
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況歸期已過而猶
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如何哉毛氏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新安胡氏曰王氏云而多為恤謂歎疾病說死傷歎見何以近不至也
故且卜且筮

嚴氏曰筮卜曰相與俱作合言於繇直又反盧陵
羅氏曰著龜之辭也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慶源輔氏
曰征夫遠想料之辭也征夫邇止決定之辭也歸期近言思念切者人情也期逝不至然後憂傷孔疚焉
若言之切而不至則百端矣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
所不爲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安成劉氏曰前三章皆述其室家私情而兼公義爲言卒章則又專勞之以私情大率以公義爲本於公私情義以慰之也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
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
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

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范
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
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
死以忠於上也三山李氏曰其遠也則預述其懷歸之事其歸也又不忘其行役

之勞故三詩一遣勞帥役一新安胡氏曰王氏云上之人終始之情則一也能知其下中心之曲情其歌咏云下其勞出車杕杜是也上之人不知其自陳其情而後勞之
古之將帥勞役之事者何哉蓋其情所發之意故不以勞之事功者猶不以實之事
人臣之義也君名行其事而已下不以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母之類
事上上不以實而事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
之益後世所以不能及也安成劉氏曰出車杕杜之詩鄭氏論之

杕杜三章也豐城朱氏曰是詩四章皆逆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其已至之喜蓋未歸之時其思念之切如此則既歸之時其喜深之不言而自命將矣先王之於戍役其情而閔其勞所以悅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是之謂乎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
其篇次當在此慶源輔氏曰已下三篇不繫於皇皇者華之後而附於此者欲以笙詩六篇次也今正之說見華黍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
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
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爲次
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華黍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
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于
縣中廬陵李氏曰說文射將中縣北也鄉飲酒唯有笙立于縣南之奏南

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嚴氏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詞也蓋時有歌有笙見於時者歌也入者樂也聲也以其用於鄉人亦闕故當時亡人其習其義是以因其事而識其辭知其義也然則詩亡亦古之非失亡也○鄭氏曰雅詩之時亡失之入以承今之存者今在人間者皆亡失者在入琴譜本無其詞也吾笑求其晢說之無謂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安成劉氏曰魯鼓薛鼓之節其譜見禮記投壺篇朱子蓋其曰魯薛二國投壺與射學鼓之節也其圖者擊鼙方者擊鼓其與此篇有異而同也

魚麗力反于罶音柳叶鱨音常鯊音沙叶蘇何反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麗歷也。罶以曲薄為笱而承梁之空者也。鱨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鯊鮀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或曰賦也。下二章放此。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安成劉氏曰若作燕饗時詩中所言魚亦是當時所薦之羞也

興也。鱧鮦也。又曰鯇也。

○魚麗于罶鰋音偃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叶羽己反

興也。鰋鮎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叶居何反矣

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叶舉里反矣

賦也。

○物其有叶羽己反矣維其時叶上紙反矣

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

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閒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爲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illegible]

[illegible]

以上爲文武詩嘉魚以下爲成王詩其失甚矣

由庚

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興也南[illegible]江漢之閒嘉魚[illegible]出於沔南之丙穴[illegible]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罩罩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illegible]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illegible]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興也汕[illegible]也以薄汕魚也[illegible]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而美實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illegible]此興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illegible]無已也[illegible]思其又思念而不忘也[illegible]見其至誠有加而[illegible]或曰又[illegible]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說見魚麗

崇丘

說見魚麗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臺夫須即莎草也。[illegible] 萊草名其葉可食者也。[illegible] 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illegible]

[illegible]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

壽無疆。

[illegible] 也。

慶源輔氏曰：首章邦家之基，美其可以爲邦家之基本，所謂治生乎君子，賢者爲國之楨幹也。次章邦家之光，美其可以爲邦家之所謂榮顯者，若在朝[illegible] [illegible] 美其俗也。既足以爲邦家之基 [illegible]

安成劉氏曰：[illegible] 此章亦美其德而無疆界者也，祝其壽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叶滿彼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illegible]

其章則專美其德也。

○南山有栲（音考，叶去九反），北山有杻（女九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illegible] 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叶莫口反）

栲，山樗。杻，檍（音億）也。遐，何也。眉壽，秀眉也。[illegible]

[illegible]

○南山有枸（俱甫反），北山有楰（音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叶下五反）

興也。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直略反）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徒濫反）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楰，鼠梓，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黃，老人髮復黃也。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illegible] 保，安。艾，養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illegible]

說見魚麗

由儀

說見魚麗

蓼（音六）彼蕭斯，零露湑（息呂反）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叶想羽反）兮。燕

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華谷嚴氏曰：蕭，香蒿，祭祀所用也。）湑湑然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輸寫也。燕，謂燕飲。譽，善聲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亦通。○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illegible]）故歌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湑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之也。

慶源輔氏曰：諸侯來朝，天子見之，而得以輸寫其心而無所疑懼，相與燕笑語，於上下皆可以保有其聲譽和樂也。蓋上之於下也，有所藏而不盡其情；下之於上也，有所畏而不敢盡其情，則是上下不交否之時，尤獨[illegible]皆由於此，苟何能保其安樂以長久乎？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如羊反）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叶師莊反）壽考不忘。

興也。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為龍為光，喜其德之詞也。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褒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

慶源輔氏曰：使天子以得見為寵為光，[illegible]諸侯之德之美可知矣，故因以[illegible]不爽壽考不忘，言使其德常如此而不至於有爽差，則當享壽考而永不忘矣。○安成劉氏曰：既有天子之光寵而祝頌其壽考安寧，又於褒美之中寓其勸戒之之意，若曰德之不爽，然後壽而不忘[illegible]也之衛。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叶待禮反）宜兄宜弟，令德壽豈。（開改反，叶去聲）

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甚。豈，樂。弟，易也。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群公子、秦鍼懼選之類。（左傳宣公二年：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昭公元年：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壽豈，壽而且樂也。

慶源輔氏曰：既見君子而相與為燕飲，以嘉其燕，則又推言其能以是易之德而宜其兄弟焉，則其令德將此壽而且樂矣。○濮氏曰：其燕而情寬易，則知其宜兄弟而德可久也。○安成劉氏曰：令德壽豈，即上章末二句之意；而宜兄宜弟者，又即不爽其德之本，而所以為教國人者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奴同反）既見君子，鞗（徒彫反）革沖沖。（敕弓反）和鸞雝雝，（叶於容反）萬福攸同。

興也。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孔氏曰：鞗革為之，故曰鞗革。）沖沖，垂貌。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

（安成劉氏曰：京山何氏曰：和金口木舌，鸞金口木舌。鸞在衡上，近於馬；和在軾上，車前手所憑以伏以致敬爾。若車行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行則和鸞相應，不然則不若和節。[illegible]○伊雒以為乘車之鸞，曰在衡，則此鑾。○安成劉氏曰：鑾當作衡。）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鸞旂之美，正此類也。（安成劉氏曰：采菽二章文意亦然。）攸，所。同，聚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一章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通上下而言之，天子與諸侯皆然也。下三章則專美諸侯之辭，首二章曰又因以為戒而禱祝之也。）

湛湛（直減反）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於鹽反）夜飲，不醉無歸。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慶源輔氏曰：厭厭二字具安久足三義，安故久，久故足。）夜飲，私燕也。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illegible]）（是古雖以燕禮[illegible]）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蓋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皆對曰：諾。敢不醉。）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興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蓋路寢之屬也。考，成也。（[illegible]）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興也。顯，明。允，信也。（[illegible]）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illegible]）

○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興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慶源輔氏曰：莫不令[illegible]）

湛露四章，章四句。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杜氏曰：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illegible]）

（[illegible]）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句。

詩傳大全卷之九

詩傳大全卷之十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弨（尺昭反）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叶虛王反）之鍾鼓既設一朝饗（叶虛良反）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孔氏曰弓[illegible]之以一紫而黑十以赤色[illegible]）弨弛貌。（[illegible]周禮夏官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勞者[illegible]勞王事也[illegible]）貺與也。大飲賓曰饗。（孔氏曰饗者烹太牢以飲賓殺牲盈豆實於食[illegible]）○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慶源輔氏曰守之者不重則得之者亦[illegible]而不速則其視之也玩而不以為[illegible]所以藏所以速者[illegible]吾之理而已）後之視府藏為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漢哀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乳母王阿宅執金吾毋將隆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今賢等便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唐德宗興元元年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illegible]及馬燧取長春宮懷光[illegible]瑜為太師號尚父賜鐵券後王行瑜兵犯闕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illegible]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五官反）而不忍予者（韓信言項羽[illegible]人慈愛言語嘔嘔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彤弓弨兮受言載（叶子利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喜（叶去聲）之鍾鼓既設一朝右（音又叶[illegible]反）之

賦也。載抗之也。（安成劉氏曰[illegible]）喜樂也。右尊也。（孔氏曰[illegible]右之也疊山謝氏曰古人以右為尊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古刀反叶古號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叶呼報反）之鍾鼓既設一朝醻（市周反叶大到反）之

賦也。櫜韜也。好說也。醻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疊山謝氏曰主人酌賓曰獻賓酢主人[illegible]一醻[illegible]主人又酌賓謂之醻所以是其意之厚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illegible]）

春秋傳寗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苦愛反）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音盧）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

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簒弒不容待報者其它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强臣拜表輒行者異矣周禮大司馬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晉穆帝永和七年桓溫累表求北伐詔書不聽溫拜表輒行安帝隆安三年孫恩陷會稽等郡劉牢之鎮京口發兵討恩拜表輒行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音洛且有儀叶五何反

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本草注云一名莪蒿莖如青蒿闊淡紅紫花結角子長二寸許微香陸氏曰生澤田漸洳之處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慶源輔氏曰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夫見賢而樂或不足則愛心雖至而敬心有不至矣樂且有儀則愛敬之心兩盡矣或曰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興也潛室陳氏曰此篇朱子皆以為興而下文兼存比說矣二章三章四章皆失之今考訂之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孔氏曰漢食貨志以為大貝壯貝么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也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其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泛泛芳劍反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楊舟楊木為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追言其未見之時心之不定以見既見之後則休休然而安定矣其意味亦深長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音西戎車既飭音敕四牡騤騤求龜反載是常服叶蒲北反玁狁孔熾尺志反我是用急叶音棘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叶于逼反

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濮氏曰詩言六月徂暑則為夏正可知○須溪劉氏曰以為未月非是周以子月為歲首而月數未嘗改也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東萊呂氏曰戎車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廣車闕車苹車輕車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補闕之車苹車對敵自隱蔽之車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也飭整也騤騤彊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音昧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舃也周禮司服曰凡兵事韋弁服○廬陵李氏曰皮毛韎韋同赤色也凡衣同裳色衣韎韋則弁亦韎韋也皮弁服素裳白舃韋弁服亦與之同也玁狁即獫狁北狄也孔甚熾盛匡正也○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安成劉氏曰按詩文

至于涇陽而言也 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疊山謝氏曰戎車既飭則車甲器械士卒馬牛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騤騤則無一馬不精彈矣曰載是常服則無一衣一裳不經檢點矣 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illegible]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叶蒲北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叶奬里反

賦也比物齊其力也[illegible] 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 [illegible] 於是此月之中即

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 安成劉氏曰六月之中即成戎服則應變速矣戎服既成即日引道則從事敏矣而軍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其常度矣 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叶五公反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叶蒲北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叶于逼反

賦也脩長廣大也顒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 疊山謝氏曰[illegible]以定王國也○慶源輔氏曰[illegible]兵陰事也

玁狁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穫[illegible]侵鎬及方至于涇陽 [illegible] 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叶於良反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叶戶郎反

賦也茹度整齊也焦穫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爲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鎬[illegible]劉向以爲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其所在

也。[illegible]鎬之方，疑即朔方也。[illegible]

[illegible]疑涇陽，涇水之北。〔孔氏曰：水北曰陽。〕在豐鎬之西北。〔豐鎬在今西安府，涇陽今陝西縣。〕言其深入為寇也。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也。〔[illegible]〕白旆，繼旐者也。〔[illegible]〕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啟，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illegible]〕○言玁狁不自度量，深入為寇，

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illegible]〕往暴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illegible]〕

○戎車既安，〔叶於連反〕如輊如軒。〔輊，竹二反〕四牡既佶，〔其乙反〕既佶且閑。〔叶胡田反〕薄伐玁狁，至于大〔音泰〕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叶虛言反〕

賦也。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卻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朱子曰：凡車之勢，一低一昂[illegible]〕佶，壯健貌。〔[illegible]〕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府陽曲縣。〔[illegible]〕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illegible]〕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矣。〔[illegible]〕

〔[illegible]〕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叶舉里反〕飲〔於鴆反〕御諸友，〔叶羽已反〕炰〔白交反〕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叶羽已反〕

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

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濮氏曰燕樂炰，火熟之也。膾，細切肉也。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臨川王氏曰忠也者移孝以爲之者也順也者移友以爲之者也孝友之德固一源也而不廢

而以之者也故言忠順之臣及孝友之交固不廢一源也氏曰吉甫以天子之將有功而歸相與宴者而詩人後篇諸力叔奢張仲之爲貴則宜得而吉甫與之焉而不人乃獨舉其孝友然張仲之賢爲可見吉甫之交私朋友專以武功爲美然此篇但以爲吉甫燕飲以功而已非宣王之城私有美吉甫之無以成其功非吉甫何以成之功人自夕有美吉甫之意以成其德則成文武之德何以成其德哉

六月六章章八句

嘉山呂氏曰四章上三章言自之五之備言古治戎有軍馬安閑之臨出境不窮追則窮也休兵伏全與孝友之臣同其境與樂則追窮也六章

薄言采芑，音起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畝，彼卜反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止反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簟音弗茀魚服，叶蒲北反鉤膺鞗音條革。叶訖力反

武之言矣又曰北伐之事所以自古名將常暇而有征於彼若常詩之略而不盡口台山謝氏曰此章言有功之將之四牡三章曰四牡脩廣四章曰戎車既安五章曰四牡既佶此四章以車馬爲重於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

賦也。芑，苦菜也，靑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卽今苦蕒音買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音餘

草也二歲曰畬漸和柔也孔氏曰一歲曰菑如殺其草木也四歲則曰田矣孔氏曰菑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災是也

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爲將者也。涖，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安成劉氏曰兵車戰闘之車駕馬所謂大車小車也重車輜重之車駕牛所謂大車也兵車一乘則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車一乘則將二十五人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甲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朱子曰以爲兼孔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皆以爲羨之過也師，衆。干，扞也。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奭，赤貌。疊山謝氏曰路車金路也戎路金路有奭彼赤芾蒨赤飾也孔氏曰赤路有奭赤色以飾也故簟茀，以方文竹簟爲車蔽也。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也。樊，步干反馬大帶。纓，鞅也。鞅，於兩反上聲鞗革，見蓼蕭篇。孔氏曰五路皆有鉤以金爲之馬之樊纓皆以絲爲之其色則以五路所飾之采爲之鞗革在馬膺者以革爲之也曰路有樊纓○宣王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朱子曰大段戰闘南征只盛稱其軍容之盛而已蠻荊想不甚費力不曾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祈支反錯衡。叶戶郎反八鸞瑲瑲，七羊反服

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音衡叶戶郎反）

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軝轂也。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瑲瑲聲也。（廬陵彭氏曰。荀子云。錯衡以養目。和鸞以養耳。[illegible]）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朱芾黃朱之芾也。（孔氏曰。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瑲玉聲。葱蒼色如葱者也。珩佩首橫玉也。禮三命赤芾葱珩。（[illegible]）

○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允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居六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叶於巾反）。振旅闐闐（徒顛反叶亭年反）。

興也。隼鷂屬急疾之鳥也。（[illegible]）戾至。爰於也。鉦鐃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孔氏曰。說文云。鉦鐃也。[illegible]）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孔氏曰。治兵尚威武。[illegible]）闐闐亦鼓聲也。或曰盛貌。（[illegible]）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illegible]）

○蠢（尺允反）爾蠻荊。大邦為讎（叶市由反）。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醜（叶齒九反）。戎車嘽嘽（吐丹反）。嘽嘽焞焞（吐雷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叶於非反）。

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荊荊州之蠻也。大邦猶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安成劉氏曰。[illegible]）嘽嘽衆也。焞焞盛也。霆疾雷也。（[illegible]）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

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此章美其成功言以宥詩蓋大衆荆人自服不待戰而屈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永嘉陳氏曰北伐南征之詩雖師時作六月之辭以往來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成而服也豐城朱氏曰北伐之詩見言行師之法南征之詩是紀行軍之所不言其志內無以見軍制之役之後役不見其實則然以見其後役之要云其大之所

我東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孔氏曰齊其毛色純也戎事齊力尚强也孔氏曰齊其馬力田獵齊足尚疾也孔氏曰齊其馬足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

爲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朱子曰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爲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者異乎常之田者矣首章汎言將往東都也慶源輔氏曰車以堅爲善馬以齊爲盛以齊同爲盛豐城朱氏曰東言其攻馬言其同矣故二章言其車之實也龐則君子所來者言之也自其所以行之日則可以駕言四牡充實於路行之日且於此有所

田車既好叶許厚反四牡孔阜符有反東有甫草叶此苟反駕言行狩叶始九反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

爲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安成劉氏曰宣王以咸林之地封鄭桓公其子武公當平王時徙東都然後以圃田爲鄭地○開封府中牟縣今隸河南○此章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

○之子于苗叶毛音選徒囂囂五刀反建旐設旄搏獸于敖叶五刀反

賦也之子有司也朱子曰不指斥王故以有司言之苗狩獵之通名也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敖地名近滎陽東萊呂氏曰敖山名在滎陽之北七里山之上平坦可以獵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孔氏曰言選車徒備器械搏獸以會諸侯爲主而田獵也○東萊呂氏曰宣王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爲戒具以待會同既選其車徒矣○慶源輔氏曰選徒囂囂言其衆見其序且整也既選車徒而遂獵焉則建設旗旄搏獸于敖言其士衆之勇而氣大也事方小選徒曰搏手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舃會同有繹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王氏曰朱芾人君之服宜朱芾故方叔而服朱芾者以其爲王之卿士也赤芾則諸侯之服也故此會同則赤芾金舃赤舃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黃氏曰金色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氏曰時見無常期殷見衆見也繹陳列聯屬之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廬陵曹氏曰此章言諸侯來朝

會於東都車馬盛而服飾從會同絡繹不絶此可見人心之附也使其人心之未合則諸侯或不至安能聯屬如此之盛乎○東都洛邑本諸侯朝覲之地而見以來比禮久廢宣王中興復古再見斯會詩人所以美之也

○決拾既佽（音次與柴叶）弓矢既調（叶徒紅反讀如同與同叶）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

賦也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華谷嚴氏曰[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也○孔氏曰周禮繕人注云拾鞲扞也著左臂裏）佽比也（鄭氏曰次此也）調謂弓强弱與矢輕重相待也（[illegible]氏曰弓有上中下[illegible]之强弱矢之輕重[illegible]）射夫蓋諸侯來會者（[illegible]）同協也柴說

文作擧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擧之言獲多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寄反叶於何反）不失其馳（叶徒何反）舍（音捨）矢如破（叶普過反）

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驅馳之法也（安成劉氏曰五御之法[illegible]君表[illegible]五曰逐禽左即御田車驅逐禽獸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驅馳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illegible]氏曰[illegible]矣○此又[illegible]四黃六月比物四驪[illegible]有餘矣○臨川王氏曰向曰四牡既言力之强今曰四黃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御者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矢行巧而力也○鄭氏曰射[illegible]）

若之工夫發見如推碎物也○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illegible]）

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孔氏曰[illegible]）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illegible]）不驚言比卒事不諠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illegible]）成禽不獻（[illegible]）擇取三等自左膘（[illegible]）而射之達于右腢（[illegible]）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illegible]）

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爲賓客（[illegible]）射左髀（[illegible]）達于右䯒（[illegible]）爲下殺以充君庖（[illegible]）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illegible]）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通（[illegible]）○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illegible]）

其卒事而不驚擾也大庖不盈見其能[illegible]而不極欲以取也天力足以多取而不盡用焉此所以為王者之事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illegible]

○此章總敘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illegible]

不謂之君子乎[illegible]此序不謂之大成[illegible]王道之所以為大而詩人所以[illegible]其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

安成劉氏曰[illegible]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賦也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illegible]

四星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孔氏曰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是長也夏官掌人春祭馬祖天駟房為天馬故曰馬祖[illegible]醜衆也謂禽獸之羣衆也○此亦宣王之詩

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illegible]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illegible]差擇齊其足也[illegible]同聚也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安流入鄜坊至同州入河也[illegible]

○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

安成劉氏曰此言率左右以樂天子[illegible]

猶車攻之射夫同而助舉也

○既張我弓既挾（子洽頰二反）我矢發彼小豝（音巴）殪（於計反）此大兕（徐履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發發矢也豕牝曰豝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氏曰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安成劉氏曰此言射者之善猶車攻言舍矢如破也）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醴猶體也此齊孰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故名醴）○言射而獲禽以為俎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疊山謝氏曰不以田自奉故大庖不盈命有司以供賓客且以酌醴尚其恩惠以及群臣也先王於群臣諸侯常有恩惠其用心公溥而均齊常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安成劉氏曰此言進禽於賓客亦猶車攻言大庖不盈之意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一章言祭禱馬祖以為田獵之備也二章言取擇其地以為田獵之所也三章言相與盡力以其田獵之事為天子之樂也四章言既獵而以其所得之獸供俎實使天子得與賓客燕飲也）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慶源輔氏曰東萊之說固善而朱子又改動數字尤切王賦謂車馬之出軍實謂器械之數師律謂進退之度上下之情謂諸侯及左右之人相與以共其事而天子又與之共歡以為樂也綜理之周察情又謂獵地必擇車馬有備射御有法紀事嚴整頒禽之均所總之學無一不至也○安成劉氏曰宣王所以復文武之功業者固不止於二詩所言蒐狩之事然即二詩而觀之則其車馬徒御之所出可見王賦之復也蒐狩車辟之備決拾弓矢之精可見軍實之盛也選徒則選徒御則不驚行者有聞而無聲又可見師律之嚴也會同有繹而助我舉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又可見其上下之情也將用馬力而既伯既禱頒禽之均而大庖不盈又見其綜理之周密蓋一事之間而五美具焉即此推之則其餘可知矣）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俱反）勞于野（叶上與反）爰及矜（敕水反）人哀此鰥寡（叶果五反）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孔氏曰鴻鴈俱是水鳥鴻大而鴈小）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

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臨川王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敘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疊山謝氏曰人民離散譬如鴻鴈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也（慶源輔氏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又言其所與行者無非可憐之人而況其中又有鰥寡之可哀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徒洛反）之子于垣（音袁）百堵（丁古反）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達各反）

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孔氏曰：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以興己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五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高）

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哲，知。宣，示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也。（[illegible]）必以我之此歌為閒暇而宣驕矣。

鴻鴈三章，章六句。

（豐城朱氏曰：[illegible]）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七羊反）。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illegible]）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音毀）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孔氏曰：[illegible]）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五蓋反，叶如字，又魚器反）。庭燎晣晣（之世反）。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

賦也。艾，盡也。晣晣，小明也。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illegible]）

○夜如何其，夜鄉晨（許亮反）。庭燎有煇（許云反）。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叶芹）。

賦也。鄉晨，近曉也。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也。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illegible]）

庭燎三章，章五句。

（[illegible]）

沔（彌兖反）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息允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叶羽軌反）。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叶滿彼反）。

興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孔氏曰：朝[illegible]）

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九峯蔡氏曰水勢橫趍於海猶諸侯朝宗于王也○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飛隼猶或有所止，而我之兄弟諸友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疊山謝氏曰一身之患亂不足惜父母之患不可不憂誰無父母不為一身謀獨不為父母謀乎為人子者則當念亂而思所以救亂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 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井亦反 載起載行。叶戶郎反 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水盛隼揚，以興憂亂之不能忘也。慶源輔氏曰不循道理則危亂之由也載起載行則憂思之深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興也。率，循。訛，偽。懲，止也。○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己也。慶源輔氏曰衰亂之世訛言繁興使人無所適從而卒歸於危亡之禍此所以其寧莫之懲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此之有所指而言其敬以是無自而興也先生所謂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己者深得其意凡行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自脩之事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慶源輔氏曰始念亂而憂及父母終憂讒而敬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恕敬待人忠厚之意也

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鶴鳴于九皐，聲聞音問于野。叶上與反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音洛彼之園，爰有樹檀，叶徒沿反 其下維蘀。音託 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七落反

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皐，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釋文曰韓詩云九皐九折之澤嚴氏曰澤曲曰皐見楚辭注 蘀，落也。[illegible]呂氏曰落葉蘀雜 錯，礪石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慶源輔氏曰然不正言其事而必託物而為言者正所謂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正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物以諫也 蓋鶴鳴于九皐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慶源輔氏曰所以戒王之誠身也 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慶源輔氏曰所以風王之明善也 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善也。慶源輔氏曰所以勉王力去私欲之蔽也夫必能去私欲之蔽然後可以明善而誠身此其序則由大以至小也 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廬陵曹氏曰天下之理散於萬事若能反於身而求之觸類而長之未有不可為吾之益者也鶴鳴所以諭誠身魚潛所以諭明善檀蘀石錯又所以正人心好惡之偏因物而推皆可以反求諸身者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叶鐵因反 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叶一均反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比也。穀，一名楮，惡木也。孔氏曰陸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荊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穀桑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搗以為紙楮皮斑者是楮白者是穀 攻錯也。○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朱子曰邵子云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他山之石其小人之才乎○疊山謝氏曰邪類與善類非同質猶玉石不同山石而攻玉猶小人為君子之無德所以資君子而進於德君子之無才所以徵君子而乃為全才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朱子曰鶴鳴做得巧全為意思全不發露之二小序以二章皆無

一句不可露己意[illegible]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疑脫兩句，當為二百六十一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

詩傳大全卷之十一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勤衣反父音甫，予王之爪牙。叶五胡反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酒誥曰：圻父薄違是也。孔氏曰古者圻畿字通用故此作圻書作折○九峯蔡氏曰圻父迫逐違命者也予，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之屬也。黃氏曰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爪牙，鳥獸所用以為威者也。孔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恤，憂也。○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謂見使從軍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張子曰[illegible]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所謂轉予於恤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理味其辭信辭序

○祈父，予王之爪士。鉏里反胡轉予于恤，靡所底之履反止。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賦也。亶，誠。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句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

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安成劉氏曰不斥王而責司馬此詩人之忠厚也亦若北山所謂大夫不均之意

祈父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上兩章言我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如此則是自戎其上之衛表京言汝乃驅吾從戎而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如此則是不體其下之情其言之序亦先公而後私也不我其上之衛則上得以安必體夫下之情則下不忘其死句疲無已之事其用兵猶有古之遺法自秦而下衣役如比矣○豐城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司馬所掌封圻之兵甲不適衛王室而已此詩篇二章責司馬不當以王之爪牙而憂之征役從一章責司馬不當以國之弘子而之從征役使王而自牽其爪牙則謂之不智使司馬專王之爪牙則謂之不忠至於使祇子之無以充養則又謂之不行一事而三失其屬其刺之也宜哉

序以爲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爲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色主反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剌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東萊呂氏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爲前兩章刺其以有衛之士從征役末章見其有親老而無他兄弟者當免征役乃驅之從戎也 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爲宣王耳下篇放此

皎皎古了反白駒食我場苗縶陟立反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賦也皎皎潔白也 張子曰以表賢者潔白之意 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也 孔氏曰苗而云場者以場圃同地則異名散則通 縶絆音半其足維繫其靷音引 曰靷在胷 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 藍田呂氏曰徊少留之貌 ○爲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縶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 前漢書曰陳遵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反縶之維之以永今夕叶祥龠反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叶克各反

賦也藿猶苗也 華谷嚴氏曰藿豆葉用以作羹 夕猶朝也嘉客猶逍遙也 疊山謝氏曰賢者高蹈遠引吾知其不可留矣猶欲縶絆其白駒以爲留之雖一朝一夕亦嘉吾意好德之有性學賢之良心在人自不泯也

○皎皎白駒賁彼義反又音奔然來思叶新齎反爾公爾侯叶洪孤反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叶汪胡反勉爾遁思叶新齎反

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 疊山謝氏曰賁者華采也賢人所過之地山川草木皆有精采蓬戶華門皆有輝光也 或以爲來之疾也 朱子曰毛氏讀爲奔字言其來之速也 思語詞也爾指乘駒之賢人也慎勿過也勉毋決也遁思猶言去意也○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爲公

以爾爲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史記田橫故齊王族自立爲齊王滅敗入居海島漢高帝遣使召之曰云云安成劉氏曰蓋謂之大者爲王小者是侯招諸使來也 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原賢者欲去之意而反其說以留之謂賢者之所以欲去者不過欲優游自適而已若一旦肯賁然而來則當以爾爲公以爾爲侯而息遊無有期度也何必遇於優游決其去意而不肯留哉賁然來思猶今人言光訪寵貴之意 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見其愛之切末二句見其留之苦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芻楚俱反

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空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已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毋貴重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孔氏曰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賢者既去而好賢之誠終無已也夫見賢而好之固人之情也至於賢者已去而眷戀之情不已且戒其無貴重其音聲以有遠我之心焉夫然後見其好賢之誠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啄陟角反 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比也。穀木名。穀善。安成劉氏曰此二穀字異義然據韻則一從木一從禾 旋回。復

反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爲呼其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叶謨郎反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叶虛王反

比也。東萊呂氏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況甫反 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扶雨反

比也。新安王氏曰不我肯穀則不相恤矣不可與明則不相知矣是以不可與處也○慶源輔氏曰首言復我邦族而已中言復我諸兄末言復我諸父人情困苦之極則愈益思其親者焉

黃鳥三章章七句

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爲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我行其野。蔽必袂反 芾方味反 其樗。敕書反 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叶古胡反

賦也。樗惡木也。三山李氏曰樗不才之木莊子云大枝擁腫而不中繩墨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婚姻。爾雅曰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又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 畜養也。○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

卹。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婚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敕六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賦也。蓫。牛蘈。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陸氏曰。似蘆菔而莖赤。）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叶筆力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論語作誠）不以富。亦祗（音支）以異。（叶逸織反）

賦也。葍。䔰（音富去聲）。惡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祗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慶源輔氏曰。常人之情。有不得已來依親舊而不見救卹。則怨形於色。嚮背責備。詆及所不至。而此詩但言爾不我畜。則復我邦家而已。至其末章。則又原其情實而歸之忠厚。焉此情性之正。而詩之所謂可以怨者。於此見矣。）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卹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為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音周）相救也。故教以卹。（建安熊氏曰。孝順於父母。友和於兄弟。睦親於宗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朋友。卹周於鄰里鄉黨。）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卹之刑焉。（建安何氏曰。鄭氏云。制刑之意。終不爲罪首而罪其長。故六行則敬兄以友。而制刑則謂之不弟。使少者不敢陵義也。貫氏云。此不弟即六行之友。上文言友在睦婣之上。弟無於兄弟。此變言弟。退在睦婣之下。兼施於師友。）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慶源輔氏曰。孝友睦婣任卹。人之道也。故先王將之以爲教。使人各自盡以相生相養於天地之間而異於物。其仁天下至矣。今觀黃鳥我行其野二詩所刺。則其民之渙然離散。不相顧賴如此。其亦何異於禽獸矣秋也哉。）

秩秩斯干。（叶居焉反）幽幽南山。（叶所旃反）如竹苞矣。（叶補苟反）如松茂矣。（叶莫口反）兄及弟矣。式相好（呼報反。叶許厚反）矣。無相猶（叶余久反）矣。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長樂劉氏曰。南山在鎬京之南。）苞。叢生而固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華谷嚴氏曰。宣王作室之地。在秩秩然登舟之干。面對幽幽然深遠之南山。言地勢之壯也。其盤基之厚。如竹之叢生。其結束之密。如松之茂盛。言室宇之美也。於是頌禱之辭。其入居此室之後。兄弟各相和好。無有相圖者矣。○廬陵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頌祝詩之言。如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己之

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己而已。愚按此於文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問猶字說不要相學猶何事而言。朱子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能友其弟，弟卻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因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如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因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然詩之本意猶字作相圖謀說。○慶源輔氏曰言兄弟相好者怨與蓼蕭三章同意。天子諸侯蕃去多與兄弟相疑忌，所以祝其相好而無相猶也。或曰。猶當作尤。

○似續妣必履反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胡五反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姜嫄后稷也。南豐曾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閟宮之詩考之，豈謂姜嫄后稷歟。西南其戶，天子之

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南東其畝也。爰，於也。慶源輔氏曰。凡人之營為居室，未有不彼為子孫計，而使之嗣其祖妣之業者也。西南其戶者，舉西南以見東北也。爰笑爰語，則所謂聚於斯者也。

○約之閣閣，陟角反椓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直慮反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香于反，叶王遇反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華谷嚴氏曰閣閣所謂束板以繩也。椓，築也。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鼠之害，言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芋，尊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為尊且大也。濮氏曰。此以下由外而內，由垣墻而堂室，次第言之。○安成劉氏曰。此章言其墻壁之美而為君子尊大之居也。蓋古人築垣為堂，堂上東西墻謂之序，室房及夾室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墻。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考於儀禮可見。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叶訖力反如翬音揮斯飛，君子攸躋。子西反

賦也。跂，竦立也。孔氏曰。如人跂足直立。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革，變。翬，雉也。鄭氏曰。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躋，升也。○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藍田呂氏曰。如翬斯飛以尾如丹飛有文采而緣寫采也。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殖殖常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叶音征噦噦呼會反其冥，君子攸寧。

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廬陵李氏曰。堂下至門謂之庭。庭二下堂之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冥，奧窔要之間也。臨川王氏曰。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冥是嚮也。噦噦其冥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董氏曰。正所謂陽室也，冥所謂陰室也。○廬陵李氏曰。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刑昺云。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氏云。窔亦隱闇。言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下莞音官上簟，叶徒檢、徒錦二反乃安斯寢，叶于檢、于錦二反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叶彌登反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彼宜反，叶彼何反維虺許鬼反

維虺（虎委反叶其土何二反）

賦也。莞，蒲席也。竹葦曰簟。（孔氏曰西方人呼蒲為莞蒲周几筵有莞筵則兩種席也○濮氏曰莞又云蒲心草上也澤中所存蒻也下莞貝鋪席其上則竹葦之簟所以服席）羆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憨呼淡切平聲）多力，能拔樹。（本草曰羆毅大家而性輕健好攀緣上高木○孔氏曰羆黃白文黃白色）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祝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詞也。下章放此。（廬陵歐陽氏曰下至寢章盛陳占夢生男女男則世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為君王女子宜人之家室皆處之詞也○華谷嚴氏曰設為之辭非實有是夢也）

○大（音泰）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賦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安成劉氏曰周禮大卜為卜筮官之長凡卜師卜人龜人華氏占人簭人占夢皆其官屬也簭音示筮古字）熊羆陽物在山，彊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周禮占夢注曰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陰陽之氣休王前後厭音葉王音旺）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占夢曰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注曰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也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噩夢驚愕而夢思夢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寤夢覺時道之而夢喜夢喜說而夢懼夢恐懼而夢噩音愕）獻吉夢，贈惡夢。（占夢曰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注云獻群臣之吉夢于王詩云牧人乃夢此所獻吉夢也舍讀為釋舍萌猶釋菜也萌菜始生也）

（始退也欲以新善去故惡）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慶源輔氏曰詳古夢之意則見王致察於天人之際可謂密矣猶且畀其法之不信也然後世之人情性不眞晝之所為紛紜且夢不而不自知覺則其見於夢有雜夜之多紛紜乘且夢未必與天地之氣相流通其間有兆之可驗者亦須過回隱約疑似存信亦未必驗而後可知極有未易遽曉者想古占法雖亦存未能盡也）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西山眞氏曰巫掌祀以事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瞽掌誦詩以諫王侑掌進膳以吉凶引之以賢有孝有德雖欲人之身而左右前後皆諫王一斯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他無所為惟守至正而已）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既反）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華彭反叶胡光反），朱芾（音弗）斯皇，室家君王。

賦也。半圭曰璋。喤喤，大聲也。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東萊呂氏曰白虎通云芾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芾諸侯赤芾以韋為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皇，猶煌煌也。君，諸侯也。○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他計反），載弄之瓦（叶魚位反）。無非無儀（叶牛何反），唯酒食是議（音宜），無父母詒（以之反）罹（音離叶）。

賦也。裼，褓也。（孔氏曰裼褓也詩兒被也）瓦，紡塼也。（朱子曰瓦紡塼也用之以紡舊見人畫列女傳漆室女手執一物如今銀子樣者意其為紡塼也然未可必）儀，善。罹，憂也。○寢之於地，卑之也。衣之以裼，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

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易家人六二爻。程子曰。柔順中正。婦人之道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曰中饋。○安成劉氏曰。婦人於事無所敢自遂。正乎事。惟飲食之間而已。六二陰爻居陰。得正乎下。隨從之中則得中。故其象爲無攸遂。在中饋。而其占者能如此則爲得正而吉。無攸遂。即無非無儀也。在中饋。即唯酒食是議也。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音密)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禮記月令。五飯。春食麥。夏食菽。秋食麻。冬食黍。○列女傳。孟子曰。今道不用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夫婦人之禮云云。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也。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而已。君子謂孟母知婦道。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東萊呂氏曰。一章頌其保兄弟於斯。二章頌其續祖妣於斯。三章四章五章頌其安身體於其與。六章以至末章頌其傳子孫於斯。○慶源輔氏曰。一章則言其宮之而勢而禱其兄弟之相好也。二章則言其宮之寬而禱其祖妣之是飲也。三章則言其宮之成而禱其君子所居以爲燕人也。四章則言其堂之美而禱其君子所躋升以聽事也。五章則言其室之美而禱其君子所休息以安身也。六章以至九章則禱其身安壽。於是而生男則室家君王。於是而生女則無父母之憂也。頌禱之詞。始於兄弟之和睦而終於男女之賢善。家道之成。無歌此者也。○豐城朱氏曰。古人宮室既成而落之。安有頌美禱祝之詞。如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則所謂頌美之詞也。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則所謂禱祝之詞也。此詩言其基址之廣厚。結構之周密。垣墉之堅固。室家之高遠。則美輪美奐之類也。上有以續祖妣之業。下有以衍子孫之祥。兄弟之相好。室家之相役。則歌哭衆族之類也。室之高也以聽事。室之深也以安身。室於寢而夢興而占男子之爲君王。女子之無非無儀。則皆自夫君子牧寧而推言之也。其必肖。及夫兄弟君人之居室。兄弟之好未易完也。兄弟之相好而無相猶。則非篤天倫之紀者不能也。果能篤於兄弟之好。則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和氣之益充。大福之益集。而子孫之繁衍。基業之昌盛。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所以爲善頌善禱歟。

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圮(部鄙反)壞。○安成劉氏曰。厲王出居于彘。凡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故疑其國都宮室之壞也。故宣王即位。更(平聲)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爲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朱子曰。儀禮燕禮曰。下管新宮。大射儀曰。乃管新宮三

終。李寶之云。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與此所笙奏。或謂即斯干詩。○慶源輔氏曰。若以儀禮之下管新宮當之。則此詩非宣王之詩矣。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而純反)。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莊立反)。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始立反)。

賦也。黃牛黑脣曰犉。羊以三百爲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犉者九十。非犉者尚多也。[illegible]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呞(音疑)而動其耳濕濕然。○釋文曰。呞。食已復出嚼之也。王氏曰。濈濈。和也。羊以善觸爲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山陰陸氏曰。古之視牛者以耳。[illegible]義所謂

大夫祀而毛牛尚耳。○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叶唐何反)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河可反)蓑(素多反)何笠(音立)，或負其餱(音侯)。三十維物，(叶微律反)爾牲則具。(叶居律反)

賦也。訛，動。何，揭(音竭)也。蓑笠所以備雨。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凡為色三十也。○言牛羊無驚畏，(孔氏曰：降阿飲池，或寢或訛者，美其無所驚畏也。)而牧人持雨具，齎飲食，從其所適，以順其性，是以生養蕃息，至於其色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不有也。(豐城朱氏曰：降阿飲池，寢處訛動，物之適其性也。蓑笠以禦暑雨，餱糧以備飲食，人之勤於事也。色之無不備，用之無不有，則以其效而言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承反)以雌以雄。(叶于陵反)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賦也。麤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強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臨川王氏曰：矜矜兢兢，牧之若不失其性而至堅強也。不騫不崩，言羊得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則牛可知矣。○埤雅曰：羊死善耗敗，故於不騫不崩本羊言之。六畜之死，皆善耗敗，而羊為甚。○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汙。○徐鍇曰：羊以瘦瘠病故羸，從羊。詩曰不騫，騫足故也。)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防戰閑也)也。○言牧人有餘力，則出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馴擾從人，不假箠(主反)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豐城朱氏曰：薪蒸以供爨炊，雌雄以備飲食，見牧人不特勤於事，又有餘力以及乎他也。有堅強之力，無虧崩之患，見牛羊不特順其性，又無疾病以致其損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而無事乎奔走追逐之勞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音兆)維旟(音餘)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叶尼因反)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側巾反)

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溱溱，衆也。或曰：衆，謂人也。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周禮大司馬曰：郊野載旐。司常曰：州里建旟。)蓋人不如魚之多，旐所統不如旟所統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為豐年；旐乃是旟，則為人衆。(毛氏曰：陰陽和則魚衆多。○埤雅曰：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為魚；如遇旱乾，水不及故岸，則其子為日晏乃生蝗，故說者以為陰陽和則魚多主年，夢魚理或然也。○三山李氏曰：比方自如新千言占夢之事也。○東萊呂氏曰：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乃其手上者子孫呂盛所願乎下者成就民遊皆不驕矜其外也。○華谷嚴氏曰：考牧之詩，亦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宣王承饑饉亂敗之後，所望者年豐民庶，故託牧事設夢以頌禱之耳。)

無羊四章，章八句。(黃氏曰：古人以蓄之多寡而卜其人之盛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備腯咸有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此詩詞之所以詳及於牛羊之衆多，牧人之安逸，以見民物富庶之盛也。斯干無羊之夢，皆是設辭，非果有是事也。)

節(音截，下同)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叶側銜反)憂心如惔，(徒藍反)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叶側銜反)何用不監。(古銜反)

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音泰)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隱公三年，公羊傳曰：其稱尹氏何？譏世卿。非世卿者)

父死子繼也言氏者起其世也著曰世世尹氏也○三山李氏曰春秋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爲世卿其來甚久具俱瞻視惔燔卒終斬絶監視也○此詩家父音甫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師尹則民具爾瞻矣而其所爲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旣終斬絶矣汝何用而不察哉輔氏曰以南山積石之高峻與師尹位望之尊然以見望旣重則責下深固不可以恣而竊據也憂心如惔憂之甚也不敢戲談畏其威也敢談諸目不敢而見殺正言其失直指其非乎小人而居高位縱欲敗理以致隔蔽其終未有不畜威肆虐以藉人之口者然國旣終將斬絶矣何用而不察哉蓋事已至此而在家父則又有不得而不言者也○華谷嚴氏曰言此師尹失民望竊京而對終處致以所見也耳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反叶於何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徂殿反瘥才何反喪息浪反亂弘多民言無嘉叶居何反憯七感反莫懲嗟叶遭哥反

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畎谷也或以爲草木之實猗猗然皆不甚通雙峯饒氏曰有實其猗先生以爲諸說皆不甚通者蓋與不平之意不相似耳然鄭氏之箋太鑿而或者之說似可通故蘇氏亦云草木山之實也山之生物平均如一凡草木之生於上者無不猗猗實長也如此則或不平之意相近矣○安成劉氏曰以左傳我落其實與衛風綠竹猗猗之語觀之或可爲集傳第三說之証薦荐通重直用反也瘥病弘大憯曾懲創也○節然南山則有實其猗矣赫赫師君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蘇氏曰爲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絶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去聲亂人怨而謗讟徒谷反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氐丁禮反叶都黎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頻尸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叶霜夷反

賦也氐本均平朱子曰均本當從金如所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潘時舉曰恐只是爲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曰東陶之均只是此義今言平者以物亦惟平乃能運也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衆也○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氐臨川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爲氐朝廷以尊官爲氐氐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大師尊官也而秉國之均則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旣不見愍弔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而我衆并及空窮也東萊呂氏曰空我師如空其民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盡矣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叶斯人反弗問弗仕鉏里反下同勿罔君子叶獎里反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叶養里反瑣瑣素火反姻亞則無膴音武仕

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臨川王氏曰已廢退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士則已之與此已同義殆危也瑣瑣小貌壻之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孔氏曰言婦人婁二人要姊相亞次也膴厚也○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婭之小人而以其未嘗

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婭而必皆膴仕則小人進矣朱子曰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引行引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大師却只是抛一箇不了主那瑣瑣姻婭處是畿窩人不好了○慶源輔氏曰小人而盛居要職職處高位其智識既不能以陷察幾微其才力又不能以好理事務則其勢亦至於分妄姻婭之人以任致而小人因得以並進矣甍空妄說誕慢扣欺必至於以其未審問未審任者孰其君而政荒事怠召荊致災無所不至當是之時是宜反躬自責而私欲皆蔽遠戚不反不至於危殆其國家則不己者此小人之常怨也若能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瑣瑣姻婭參皆屏去而無使汙縉紳而蓋名器焉則何至於危殆其國家也哉

○昊天不傭敕龍反降此鞠九六反訩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音戒叶居例反俾民心闋古穴反叶苦桂反君子如夷惡烏路反怒是違

賦也傭均鞠窮訩亂戾乖屆至闋息違遠也○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華谷嚴氏曰寵師尹之婿而歸之於天曰降此鞠訩降此大戾謂天生小人以禍天下也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爲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爲天實爲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慶源輔氏曰鞠訩大戾不過如二章所言天怒人怨之事也繼其所以錯夫之者亦在夫人而已矣嚴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齊如反乎之易初言天而後止言人者天人一理人心說則天道歸矣先生發明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之泣先儒所不及施之變非對詩皆可過也云安成劉氏曰此詩後章言不平不乎正月言天之抑我天天是孫十月之交言天命不徹有無正言生我疾愛小昊言昊天疾威小弁言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巧言言昊天已威昊天泰憮以反變大亂於言上帝於叔天之方難方喪方帝方懷蕩言疾威上帝大降消德驕卯言不患而降屬君昊言疾威而降喪皆與只章言天之意同一致著其詩人之情性有間然者與○豐城朱氏曰宣之危言盡以爲人事蝕則日月蝕於山崩川竭詩理去有懷擇淌亡去有妖孽國來可盡責之人也蓋以爲天意與則武了因象數之拜而戒懼以復我見之棄何王日吉矣之哭而戒懼以懲文武之功又未可盡歸之天也大抵人事之有得失氣化之有盛衰此吉凶之所由惟君子爲能以人合天不諉於天以義制命不委於命則可以轉禍而爲福轉災而爲祥轉凶而爲吉轉亂而爲治天也有人爲君子不能以爲天也使王能平其心以任尹氏尹氏能平其心以用在朝之君子而不以小人閒之則豈至於危亡而不可救哉故善爲國者亦反求諸己而已矣

○不弔昊天叶鐵因反亂靡有定叶唐丁反式月斯生叶桑經反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叶諸盈反卒勞百姓叶桑經反

賦也酒病曰酲成平卒終也○蘇氏曰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上聲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華谷嚴氏曰憂心如酲猶黍離言中心如醉○新安胡氏曰秉國成即上章秉國均斥尹氏也乃不自爲政而以付之姻婭之小人其卒使民爲去聲之受

其勞瘁以至此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敕領反)。

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駕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騁矣，而視四方則皆昏亂，蹙蹙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東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華谷嚴氏曰：家父言此四牡其項大領，非不肥壯，然視四方蹙蹙縮小，無可騁之地，是以縮而不去，蓋止爲此耳，若見天地之狹也。)

○方茂爾惡，相(息亮反)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酬(市由反)矣。

賦也。茂，盛；相，視；懌，悅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酬酢，不以爲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鬪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反)怨其正(叶諸盈反)。

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己者，則其爲惡何時而已哉。(東萊呂氏曰：[illegible]矣[illegible]昊天其役尹氏不平，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illegible]其心覆怨正人之攻己者，方且報復而未已[illegible]得寧也。此憂眞爲[illegible]其正。自古小人[illegible]常惡[illegible]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則君子已亂之要術也。)

○家父(音甫)作誦(叶[illegible]容反)，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許六反)萬邦(叶卜工反)。

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訛，化；畜，養也。○家父自言作爲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孔氏曰：詩人之作[illegible]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其姓名[illegible]。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illegible]人[illegible]，亦此類也。)東萊呂氏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illegible]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尹氏之[illegible]小人[illegible]不及王。王之所以用尹氏者，亦不能逃其責矣。)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音謫)也，政不足與間(去聲)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序以此爲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爲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illegible]氏曰：[illegible]隱公[illegible]年三月平王[illegible]桓公八年桓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家父來聘之時，上距尹氏之卒才十七年，[illegible]此詩之尹氏)

家父也。且此詩刺尹氏為政不平，而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讒莫懲嗟，曰降此鞠訩，降此大戾等語，似亂亡以後之詩，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正（音政）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叶居良反）。哀我小心，癙（音鼠）憂以痒（音羊）。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也。繁，多。訛，偽。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癙憂，幽憂也。痒，病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華陽范氏曰：正月長養之月，繁霜肅殺之氣也），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為姦偽之言以惑羣聽者，又方甚大（東萊呂氏曰：凡詩言訛言者，皆謂之訛言。○董氏曰：霜降非時，天陽于上也；訛言作，常偽起乎下也。上下如此，其國亡無日矣），然眾人莫以為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慶源輔氏曰：正月而繁霜，則災之降於天者甚矣；訛言而亂之起於人者甚矣。大人將難然宜見，而當時君臣上下恬然不以為憂，是豈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者也。惟作此詩之大夫獨以為憂，故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音庾）。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五反）。好言自口（叶孔五反），莠（音酉）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瘉，病。自，從。莠，醜也。（臨川王氏曰：言之莠則醜可知。）愈愈，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己適丁是時也。訛言之人，虛偽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慶源輔氏曰：君子之憂世，彼以為是而已之以為非，彼以為樂而已以為憂，動與彼違，此所以反見侵侮也。○豐城朱氏曰：使亂而在我之先，則吾有所不見；又見則可以無憂也。使亂而在我之後，則我有所不及知，亦可以無憂也。今不先不後，而使我適當是時，則安能不以為憂乎。惟言但出於口而不出於心，以悉其聞，則其篤而不以為憂也，是以使我憂之至於其極，而彼反見侵侮也。）

憂心惸惸（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叶古胡反）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惸惸，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疊山謝氏曰：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祿乎。）（慶源輔氏曰：民指在下之民，人則并上下而言之。）如視烏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豐城朱氏曰：念我無祿，傷己之不幸也。并其臣僕，傷斯民之俱不幸也。于何從祿，未知其所從之人也。此言國之將亡，而無所定之詞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叶之承反）。民今方殆，視天夢夢（叶莫登反，又莫工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安成劉氏曰：大者為薪，細者為蒸，甚分明也。）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爾。

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爲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史記吳入楚伍子胥鞭平王尸申包胥使人謂之曰子之報讎其已甚乎吾聞云云〇豐城朱氏曰福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也善者未必福淫者未必禍則以氣化自成而趨於衰亂亦者有時而變此正其未定之時也方其未定則人或能以勝天及其既定則天必能以勝人然則今日之受禍者安知其不爲他日之福而今日之受福者又安知非不爲他日之禍乎）

〇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音信）之占夢（叶莫登反）。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叶胡陵反）。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廬陵歐陽氏曰凡禽鳥雌雄多以首尾毛色不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〇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及其詢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爲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慶源輔氏曰故老舊臣可以決事理之是非者也占夢之官可以決微兆吉凶者也今也不平心據實而言但各自以爲聖人而已耳誰能別其言之果是果非乎〇豐城朱氏曰說言之人是而謂之非非而說之是其言爲更震旌人非有明哲之君孰能辨其經之哉故老明於成否者也占夢明於吉凶者也此國之所頹以亡說者也今問之故老故老曰予聖矣而未必明於驗吉之理問之占夢占夢亦曰予聖矣而未必明於占凶之兆則亦誰能知其言之是非乎）

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〇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叶居亦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井亦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呼鬼反）蜴（星歷反）。

賦也。局，曲也。（孔氏曰局身曲也）蹐，累足也。（說文曰小步也）號，長言之也。脊，理也。蜴，螈（音原）也。虺蜴皆毒螫（音釋）之蟲也。（孔氏曰釋魚云蠑螈蜥蜴也）（蜥音錫蜴音亦）〇言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蹐。其所號呼而爲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爲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臨川王氏曰人號呼而出斯局蹐之言若非誕也乃有倫序有脊理〇疊山謝氏曰身在天地間如無所容則人之害人者爲虺蜴世道至可哀矣〇慶源輔氏曰所謂此者即上所言局蹐而不敢自安者也）

〇瞻彼阪（音反）田，有菀（音鬱）其特。天之扤（五忽反）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興也。阪田，崎嶇（音區山險也）墝埆（音敲確）之處。菀，茂盛之貌。特，特生之苗也。扤，動也。（新安胡氏曰扤有杌隉不安之意）力，謂用力。〇瞻彼阪田，猶有菀然之特，而天之扤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亦無所歸咎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爲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終亦

莫能用也。求之甚難而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鄭氏曰。言有貧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蘇氏曰。書云。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弗克由聖。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叶力桀反矣。燎力詔反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音似威叶呼悅反之。

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為燎。揚。盛也。宗周。鎬京也。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姒姓也。朱子曰。褒人有罪。入此女以贖罪。是為褒姒。幽王寵幸。申后及太子。而立以為后。威亦滅也。○言我心之憂如結者。為國政之暴惡故也。燎之方盛之時。則寧有能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時宗周未滅。以褒姒淫妒讒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嚴陵方氏曰。此上七章皆述王信讒言亂政至亡也。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禍惑。推其禍亂之本以罪也。○豐城朱氏曰。宗周之亡也。非爲滅之也。妹喜實成之也。紂之亡也。武王滅之也。已實之也。然桀亡於妹喜。而天下遂爲商者。以其有易也。紂亡於妲己。而天下不至於易姓者。以其有武王也。褒姒以滅之。幽王而亡。天下遂易姓者。以雖有宜臼。未足以當是時也。天命之眷。眷然以未遷。其民人心之未去者。未釋也。心之眷然不以寵於周者。未散也。而周王則以寵於外。而先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則是以滅其身。而小戎以亂於內。已矣。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威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安成劉氏曰。意反覆相慮其言燎之難或正以傷嘆宗周之易滅。以道已然之事。猶恐或說為長。且使宗周未滅。宜姒方

舒。則詩人之言未嘗指斥如是也。若以下指豔妻煽方處之時。則又微婉其詞。作於褒姒寵盛之時。何無嫌也。

○終其永懷。又窘求隕反陰雨。其車既載叶子再反。乃棄爾輔叶扶雨反。載輸爾載叶子再反。將七羊反伯助予叶演女反。

比也。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孔氏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輸。墮音隳也。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蘇氏曰。王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永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

○無棄爾輔。員音云于爾輻叶方六反。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叶乙力反。

比也。員。益也。輻所以益輻也。屢。數。顧。視也。僕。將車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數數顧視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絕險。若初不以為意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華谷嚴氏曰。治天下者。任賢以為輔。以將車為喻。○豐城朱氏曰。輻以固載。輔以益輻。僕以將車。三者皆備。然後可以不墮所載。始之不謹。終之敗也必矣。一說。王曾不以是為意乎。○安成胡氏曰。苟能如上文所云。可以踰歷絕險之地而保其終也。顧乃曾是不以為意乎。

○魚在于沼(之紹反叶音灼)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憂心慘慘(七感反叶七各反)念國之為虐

比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為生已蹙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華谷嚴氏曰魚潛於江湖者也今在池沼非所樂矣前君子立亂朝亦非所樂也魚雖藏伏然沼之水淺而甚炤然易見無所逃於網罟之害前君子雖自韜晦亦未必能避患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戶交反叶未詳)洽比(毗志反)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三山李氏曰云旋也其親戚周旋也)慇慇疼痛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殽以合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我獨憂心至於疾痛也。(臨川王氏曰君子固處而小人得志也○慶源輔氏曰此則又曰彼得志之小人惟與其姻昵鄰里無嫌以相歡而我獨憂心之甚然彼之所以自樂者亦豈能長保其樂哉○豐城朱氏曰言酒殽以合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惟優遊無事者能之若憂亂以畏禍之人則其家之不能恤而何以合比其鄰里其身之不能保而何以怡懌其昏姻此君子之憂所以至於疾痛而自嘆小人之不如也)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乎。(孔叢子論勢篇子順曰子順名斌孔子六世孫時相魏安釐王○三山李氏曰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處也)

○佌佌(音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於遙反)是椓(陟角反叶都木反)哿(哥我反)矣富人哀此惸獨

賦也。佌佌小貌。蔌蔌窶(音巨)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穀祿。天禍。椓害。哿可。獨單也。○佌佌然之小人既已有屋矣。蔌蔌窶陋者又將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椓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詞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惸獨甚矣。(三山李氏曰衰亂之世貴其極也貧富與受其禍言其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東萊呂氏曰勞役之甚者向軫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周若之甚者自股其多汲故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民民至是蓋其可恃矣○新安胡氏曰前章念我獨兮憂心慇慇若唯及其私矣此章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其不忘天下之情如此○豐城朱氏曰此佌而有屋矣畢小者而豈大矣義蔌蔌而有穀則鰥獨者而富足矣而民今之無祿則是天禍椓黃於窒民也均之為椓喪也富者優於財而務於之鷹未至於甚困惸獨者屈於力句富於財則豈不可哀之甚矣)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叶莫後反)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叶於希反)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周周天之度是自次是強)(分朱子曰天一晝夜行一周又過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也○鄱陽董氏曰沈存中云天行常有餘以其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匝彌謂之度以步日月有得行度而已陳尚德云天日者氣數之紀其每日之進退即有常則故一日之進退遲為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進退)

一周而周天之數遂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凡星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為度為度數也則也天本無度以與日離合而成天日東西行其周布本東西而縱橫南北皆以其度為數○安成劉氏曰古曆法每度九百四十分四分度之一設九百四十分內之二百三十五分然天之為體即星辰次舍周布之定體也天之為度即二十八宿縱橫布列之度數也天之左行一日一周而過一度即其星辰次舍度數之全體旋轉於太虛空中餘一周匝而復過其餘匝之舊以度準之適滿一度是一日內共計行過三百六十六度二百三十五分也

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鄱陽董氏曰書傳謂日月亦左旋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故日月五星亦左旋此洞見天道之流行說也而而順觀之也論語或問曰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旋詩傳曰日月右行於天此步古日月之離於天度而進取之也儒家論天道則皆順而左旋曆家考天度則日月五星進而右轉也○安成劉氏曰十九分度之七者以月行第十四度分為十九分而月又行及其七分也每分四十九分四度七毫三秒六忽八微四度有奇七分共計三百四十六分三厘一毫五秒七忽八微九虛有奇但先儒以為日月皆左行於天今以昏旦之中星驗之則知日實右行以每夜月離之宿度驗之則知月實右行若積左行之說推之日行一日一周天則一時當行三十度有奇假如堯時冬至日在天之虛計其日自子時天與日並行起至申時日沒則天之虛論於申位日之行當離畢宿而張宿昏中矣安得堯典以為星昴哉今曰星昴則是昏時日仍在虛其為右行而一日一度者可知矣又以今冬至日在箕八度而昏中壁驗之亦是右行無疑至於月之左行一日不及天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則是一日行及三百五十一度有奇一時當行二十九度有奇假令某日酉時月初出躔某宿計其行至子時宿踰本宿之西一百一十六度之外矣昏試驗之而月離仍在本宿之傍不遠則是右行而一日止行十三度有餘者又可知矣

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居宜反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

○蔡氏曰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行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也

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

○後漢律歷志曰以遠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

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

安成劉氏曰朔之為言蘇也

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

安成劉氏曰彭曾叔曰月行與日對相去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分天之中謂之望望在十五日其常也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其變也望之無定日者由合朔之時有蚤暮也然凡望時必各在其月朔後晦前之十五日也

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苦浪反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

朱子曰天正如一圓匣赤道是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卻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日月在黃赤道相交處相撞著望時日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日常在上會時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月食謂之闇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至明中有闇虛其虛至微望時月與之對無分毫相差為闇虛所射故食○安成劉氏曰黃瑞節曰唐一行日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遇交則有薄食之變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執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契月道之交黃之耳月不行黃道只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內外月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一歲凡十三次經天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惟有兩次與日會故跳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有餘而有一交於此時方有食

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初簪反差初宜反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

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 豐山謝氏曰陰盛陽微而日爲之食幽王之時臣欺君妻惑主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陰道長陽道消人事所感天象示之此日所以微也○安成劉氏曰黃祥翁曰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然日月同度同道之際行有分數則食亦有分數也若以常度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者此所謂頻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也在乎人君行事之所感召耳 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 豐山謝氏曰日衆明之本而爲陰所食其惡甚矣非日之醜乃天之變國之災也國亡則民受禍列矣今此下民亦可哀之甚也○三山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叶戶郎反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爲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 左傳昭公七年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 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爲其常日食爲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掩之不可言也 臨川王氏曰月食非其常也然比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爲常也此日而食則爲變大矣 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 三山李氏曰春秋月食未嘗書豈月未嘗食耶亦以爲常故耳

○爗爗 筠輒反 震電不寧不令 叶盧經反 百川沸騰山冢崒 徂恤反 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 七感反 莫懲

賦也爗爗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 前漢李尋傳注曰雷電失序利安不善 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崒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爲谷深谷塡塞故爲陵憯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脩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 豐山謝氏曰災異如此幽王之心曾不懲創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華谷嚴氏曰十月雷電天道乖矣川沸山崩陵谷變遷地道亂矣胡爲莫懲創也 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漢孔光曰皇極之道不立則咎徵大有與王者政事異則災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而輕忽譴謂則凶咎加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畏懼者凶懼之則吉也

○皇父 音甫 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爲宰仲允膳夫聚 側留反 子內史蹶 俱衛反 維趣 七走反 馬 叶滿補反 楀 音矩 維師氏豔 以贍反 妻煽 音扇 方處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棸蹶楀皆氏也 孔氏曰以及伯仲是字之義番蹶楀單言以子配之若皆字則無以知皆氏 卿士六卿之外更

爲都宮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周禮太宰卿一人宰夫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公羊所謂宰士公羊傳隱元年謂宰咺爲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爲己卿士是也孔氏曰周公爲冢宰食邑於畿內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爲卿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安成劉氏曰以宰屬而總六官固位卑權重矣如前說爲都官以總六卿亦位卑而權重也故詩人首言之司徒掌邦教家宰掌邦治。皆卿也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地官大司徒卿一人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音嗣膳羞者也天官膳夫上士二人鄭氏曰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王八柄之法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

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國中失之事王曰可謂宗也序王朝若有善可行者則以詔王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美色曰豔。豔妻。即褒姒也。煽。熾也臨川王氏曰言其勢盛若火之熾然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爲之主。故也三山李氏曰此上三章言災異之事下五章言災異之由由所用非人也故言外所用之人又責其內寵言所以致之之由也○豐城朱氏曰冢總六官者卿士之職也而皇父爲之[illegible]民者司徒之職也而番實爲之[illegible]宰之職也而家伯實爲之內史掌八柄之法[illegible]政之得失皆輔尊王者也而以付之[illegible]膳夫事王之飲食[illegible]掌王之焉政皆親近王者也而以付之蹶與仲允則小人之[illegible]盛矣后[illegible]主內者也[illegible]貞淑以爲君子之配而以豔妻爲之則嬖妾之[illegible]熾矣有嬖妾以蠱惑於內有小人以廢亂於外此災異之所以繁興而亂亡之所以莫救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叶謀悲反徹我牆屋。田卒汙音烏萊叶陵之反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矣叶於姬反

賦也。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即。就。卒。盡也。汙。停水也。萊。草穢也孔氏曰汙者記曰汙其宮而豬焉是也萊者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戕。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爲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廬陵彭氏曰三代之君不敢輕勞其民以從己之欲每有興作必詢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詩人曰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孔氏曰皇父以視家自於所爲都邑令邑人居之役之不以其時先毀壞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之其情如此疊山謝氏曰皇父使民無以爲生矣乃曰予不我虐汝也下供上役禮所當然其不仁甚矣臨川王氏曰此章言皇父專恣而害及于民也豈東萊氏曰徹我牆屋則無以安其身田卒汙萊則無以食其力如是乃曰非我戕汝乃禮之當然也夫下供上役固禮之常也然豈有作大事動大衆而不遍衆志不盡下情者哉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下同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才浪反不慭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叶于放反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臨川王氏曰皇父自謂甚聖故以所識之曰孔聖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孟州即今懷慶府孟縣隸河南三有事。三卿也孔氏曰皇父封圻內當二卿今立三卿以比列國也

亶信僕維藏蓄也慭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有車馬者
亦富民也徂往也○言皇父自以爲聖而作都則不求
賢而但取富人以爲卿又不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
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
也 疊山謝氏曰皇父棄舊臣者使而不用不能勉強留一老以守我王其不忠甚矣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召禍之由亦曰罔有耆壽俊在厥服西周之亡實兆於此使皇父秉政之時能留一老以守我王如周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有焉有翼未至於身弒國亡也皇父之罪莫大於此
黽民允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嚻嚻五刀反下
民之孽魚列反匪降自天叶鐵因反噂子損反沓徒合反背蒲昧反憎職
競由人

賦也嚻嚻衆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競力
也○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
遭讒 疊山謝氏曰無罪而且見讒而豈敢告勞乎 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爲
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同悅而背則相憎專力爲此者
皆由讒口之人耳 永嘉陳氏曰噂聚也沓猥并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憎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驅善未可歸於天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莫背反叶呼洧反 四方有羨徐面反 我獨居
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叶直質反 我不敢傚我友
自逸
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痗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是之

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爲四方皆有餘
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
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
遇而必傚我友之自逸哉 疊山謝氏曰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爲賢亦不以衆人之逸樂爲非凡人命有窮通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者如是安之而已不敢效我友之自逸也其辭婉其志堅而不可變也○安成劉氏曰上章既言匪降自天而此復以勞役不均歸於天命者亦無所歸咎之詞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此詩前三章言災異之變四章言致變由於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魁故五六章專言皇父之惡七章言小人在位天降之災則天變生於人妖也八章言己之憂勞而一篇之義終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息浪反饑饉其靳反斬伐四國叶于逼反

昊胡老反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捨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
罪淪胥以鋪普烏反
賦也浩浩廣大貌昊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穀不熟
曰饑蔬爾雅注凡菜可食者通名爲蔬不熟曰饉疾威猶暴虐也慮圖
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此時饑饉之後羣臣
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昊天不大
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昊天曾不思慮
圖謀而遽爲此乎 安成劉氏曰推本而言天變也元氣廣大爲昊天仁覆閔下爲旻天故此章以昊天言不駿其德以旻天言其疾威天非有二也蓋亦無所歸咎而以歸怨於天耳 彼
有罪而饑死則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

相與而陷於死亡則如之何哉豐城朱氏曰昊天之廣大也而饑饉以斬伐則是不大其惠也又天之仁覆閔下也而有罪無罪俱陷而亡則是不卹其仁也此章始爲怨天之辭以發端也

○周宗旣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以世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叶弋灼反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叶祥龠反庶曰式臧覆芳服反出爲惡

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譖之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勩勞也三事三公也鄱陽董氏曰陳壽翁云如漢魏以來史云位從三事當指爲三公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臧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安成劉氏曰易姓之禍言周宗之滅也天變上章所言是也人離此章所言是也庶幾曰王改而爲善乃覆出爲惡而不悛也華陽范氏曰屛所上庶來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莫肯夙夜無在公之勢也莫肯朝夕無事王之心也○三山李氏曰時王上爲天所棄下不爲民所歸內則宗族破滅外則羣臣諸侯叛去之而不懼此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華谷嚴氏曰二章言人心離散也○豐城朱氏曰周宗旣滅言君有改亡之兆也正大夫離居言臣有離散之心也人臣之義有矣君也休戚未有與陵同休戚者與君同休戚者君憂其與之同其憂之同休戚者國亡則與之同其云今而曰正大夫樂非非特無與國同休戚者共無與君同休戚者矣然人皆去而已獨居見衆人皆急而己將勞師有已有然之動執得而知之哉二事大夫有官守者也而莫肯夙夜邦君諸侯有民社者也而莫肯朝夕雖未至於離居而已莫有任其責者矣上章言饑饉天之變也此章言離居人之離也天之變旣如彼人之離又如此則周亡之兆即此而可見矣庶幾王改而爲善乃覆出而爲惡則天意豈可

○如何昊天叶鐵因反下同辟言不信叶斯人反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得則四人心豈可得而曉哉或曰疑此亦東遷後詩也州室陳氏曰亦字乃引前正月詩而言耳○安成劉氏曰詩言周宗旣滅已然之事而非虛其辭然之辭似果作於東遷之後也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子指羣臣也○言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爲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眉山蘇氏曰君子畏天有告之曰奈何以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如人忘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臨川王氏曰世謂之喪君子不可以爲學自敬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慶源輔氏曰法度之言聽而行之刑賞政隨其有濟底止今先不聽法度之言則如招狂宴行者亦將何所其至今苟人之情無持操者見王所爲如此則皆從惡而喪自故以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豈可因王之爲惡而自敗其身哉人惟一心內已能敬其身則不畏懼人能救天矣詩人發其意至爲深切學者不可不深體而力行也○安成劉氏曰三章言王不見聽而已不可忘其忠敬也

○戎成不退叶吐對反下同飢成不遂叶徐醉反曾我暬思列反御憯憯于戌反日瘁徂醉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叶息悴反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易大壯上六曰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暬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暬御之箴安成劉氏曰是語皆作褻云近也蓋如漢侍中之官也漢百官表侍中加官得入禁中應劭曰入

侍大夫子故日侍中

憯憯憂貌。瘁病。訊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爲惡不退。飢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暬御之臣憂之而慘慘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恝乎。恝苦八反憂貌

慶源輔氏曰。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則皆不敢盡其身者。言則答面從者也。譖言則退畏罪者也。面從者不盡其情。畏罪者惟知有己。皆不能盡忠也。○安成劉氏曰。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八字。極臣下落落之態。○豐城朱氏曰。兵四章言王爲惡不退而群臣皆從。忠臣去也。將危亡矣。已成矣而王不遷善。不退則人皆離而去之。亂甚矣。朱氏曰。兵已成。參而遂善不遂。大臣皆將危者也。故憂之而慘慘日瘁。然近臣位在左右。奮不顧身。憂之甚者也。

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則卿大夫之事。居邪君大夫之莫肯夙夜朝夕者也。譖言則答。不盡其忠。訊告也。當言則退。引身遠避。其禍也。謂告君人而不如憂身之厚。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爲計則得矣。而以君臣之大義責之。能無愧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反 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哿可也。○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榮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慶源輔氏曰。上章責諸臣。故此下兩章則又

不得其已者。蓋言之忠者。則非但出諸口而以瘁其身。所以離散而去者。蓋亦有於巧言如流。所以佞而不違者。乃使其身得處於休逸之地。所以寵其身。至於亡國之不去者。是進得已哉。其志亦可哀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五字一句。見詩人不分親疏之意。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叶養里反 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叶羽已反

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孔氏曰。朋友之道。相切磋。故以善相從。君爲惡政。朋友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直道而去。故言人皆曰往仕。則又得罪於其君。而不

巧言以從人者。杜道以從人者。之仕者見。又豈易。世進。皆有罪。皆獲罪於天子。不可得罪於公議也。○華谷嚴氏曰。○豐城朱氏曰。直道且危則事其身。若其急。故其道以事其君。則之不以爲。以行其身。以爲得爲。欲杜道以從人。所以進人者。皆以進者。所以爲可仕也。此所以爲可仕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 鼠思泣血。叶虛屈反 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爾謂離居者。鼠思猶言癙憂也。○呂氏曰。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安成劉氏曰。此承上文五章六章而言也。故群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已

之摇徒則告去者使復還於王都。去者不聽而托於無家以拒之至於憂思泣血建安何氏曰孔氏云人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無聲而淚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有無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爲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盡言己意以告讒臣之復入於王都使既不從則入言其痛切之情爲可念者而猶盡言以詰之而庶其或見聽可謂旣能盡人之情而又能盡己之志也然則此暬御之臣蓋亦非常人矣○華谷嚴氏曰七章責引去者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絶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爲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安成劉氏曰詩文四章言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則可見其作於暬御之臣矣何一章首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章又言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

家以是求遷之序羣臣罹禍者因以亂居不得隨王國于求都之故見於詩詞如此而已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則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其驗也考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及節南山既卒則何用不監亦字疑此詩猶皆爲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下而閔風行於下於是乎詠之黜於隱公爲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一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在呂反)謀臧不從不臧覆用(叶孚反)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反)

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遹辟沮止臧善覆反邛病也○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止。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稱天之疾威[illegible]

○潝潝(許急反)訿訿(音紫)亦孔之哀(叶於希反)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叶[illegible]反)

賦也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具俱底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illegible]然於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

豐城朱氏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即所謂不從也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即所謂覆用也[illegible]而言此章指小人而言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叶于救反)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韓詩作就叶疾救反)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叶巨又反)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叶徒厚反)

賦也集成也○卜筮數(音朔)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音的)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路哉

[illegible]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叶平聲)維邇言是爭(叶側陘反)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經常潰遂也○言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illegible]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叶補美反)。民雖靡膴(火吳反，叶罔甫反)，或哲或謀(叶莫徒反)，或肅或艾(音乂)。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叶蒲寐反)。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膴，大也，多也。艾，與乂同，治也。淪，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謀者焉，有肅者焉，有乂者焉。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聖、哲、謀、肅、乂，卽洪範五事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慶源輔氏曰：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豈有無才之世哉。故告之以國論雖未定，而人民之中有聖與否者焉；人民雖不多，而有哲謀肅艾者焉。但患王不能用之耳。王不能用，則雖有五者之才，皆將如泉流之不反而相與淪胥於敗。故以是戒王，庶其能愛護而扶持之，無使至于此極也。由是觀之，則作是詩之大夫，其心之廣大，志慮之深長，學問之博洽，皆可見矣。觀此章及第一章，則其有得於箕子之學深矣。○安成劉氏曰：箕子洪範九疇，其二爲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德恭而作肅，言之德從而作乂，視之德明而作哲，聽之德聰而作謀，思之德睿而作聖。其次序與此不同者，彼以人事經見先後爲序，此則便文以叶韻耳。)

○不敢暴虎，不敢馮(皮冰反)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湯河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叶一均反)，如履薄冰。

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爲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詞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卽用其舊也。

宛(於阮反)彼鳴鳩，翰(胡旦反)飛戾天(叶鐵因反)。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鳴鳩，斑鳩也。(陸氏曰：似鵓鳩而有斑文。)翰，羽；戾，至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于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爲相戒之端。(慶源輔氏曰：兄弟相戒以免禍，則發言而首及於父母者，宜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叶筆力反)。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叶夷益反)。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爲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

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為說

[illegible]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式，用。穀，善也。○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螟蛉有子，則蜾蠃負之以為子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教誨爾子，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也。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

[illegible]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

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載，則。而，汝。忝，辱也。○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

[illegible]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觜，肉食不食粟。填，與瘨同，病也。岸，亦獄也。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扈不食粟，而今則率場啄粟矣。病寡不宜岸獄，今則宜岸獄矣。言王不恤鰥寡，喜陷之於刑辟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

兢。如履薄冰。

賦也。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音墜也。如臨于谷，恐隕也。

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illegible]氏曰，溫溫恭人，惴惴小心，皆指他人言也。[illegible]自謂也。惴惴小心之人，處亂世[illegible]溫柔恭敬之人，則如集于木，如臨于谷而恐隕也。我其[illegible]而況[illegible]也。[illegible]可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小宛六章，章六句。

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為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弁[illegible]反彼鸒音預斯，歸飛提提是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興也。弁，飛拊翼貌。鸒，雅烏也。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呼為鵯音匹烏。斯，語詞也。提提，群飛安閒之貌。穀，善。罹，憂也。○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鸒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鸒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

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

慶源輔氏曰，怨者，怨己之不得其親。慕者，慕其親也。[illegible]以反求其所以不得其親之故。不知何也，則自以為無罪。○[illegible]

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

○踧踧徒歷反周道，鞫居六反為茂草。我心憂傷，惄乃歷反焉如擣丁老反。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敕覲反如疾首。

興也。踧踧，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鞫，窮。惄，思。擣，舂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疢，猶疾也。○踧踧周道，則將鞫為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惄焉如擣矣。精神憒眊，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歎。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

疊山謝氏曰，[illegible]物之擣其心也。[illegible]

故曰假寐永歎。[illegible]○孔氏曰，疢，猶疾也。[illegible]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illegible]

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叶此里反〕

興也。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墻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安成劉氏曰：古者一夫受五畝宅，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四圍墻下插木桑以給蠶食，以具器用。然此民居之制也，蓋託以起興耳。〕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珠玉反〕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況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疊山謝氏曰：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見其樹則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所以恭敬也。敬其桑梓，豈敢忘其父母乎。〕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孔氏曰：太子為父所放耳。幷言母者，以人皆有父母之恩，故連言之。〕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疊山謝氏曰：父母不我愛，[illegible]長就而不可得，曰不知天生我之時果在何歟？不可得而知也。〕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嘒嘒。〔呼惠反〕有漼〔七罪反〕者淵，萑葦〔音丸韋〕〔韋鬼反〕淠淠。〔匹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音戒，叶居氣反〕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興也。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屆，至。遑，暇也。○菀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漼者淵，則萑葦淠淠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臨川王氏曰：舟流者，[illegible]不知其所止也。所謂在[illegible]窮人無所歸也。心憂而[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之大，未[illegible]所不容。以興今王乃不[illegible]，如舟之流於水中，而無所屆何[illegible]。〕是以憂之之深，猶假寐而不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雉之朝雊，〔古豆反〕尚求其雌。〔叶千西反〕譬彼壞〔胡罪反〕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雊，雉鳴也。壞，傷病也。寧，猶何也。○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雊，亦知求其妃〔音配〕匹。〔眉山蘇氏曰：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恩於其親者。今王獨棄其子何哉？〕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慶源輔氏曰：以見夫物無不顧其[illegible]者，以興己獨見棄逐，如病木之憔悴而無枝。何哉？其意又切於前章矣。〕

○相〔息亮反〕彼投兔，尚或先之。〔蘇薦反，叶蘇晉反〕行有死人，尚或墐〔音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殞〕之。

興也。相，視。投，奔。行，道。墐，埋。秉，執。隕，墜也。○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步木反〕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市由反，叶市救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寄彼反，叶居何反〕矣，析薪扡〔敕氏反，叶湯何反〕矣。舍彼有罪，予之佗〔吐賀反，叶湯何反〕矣。

賦而興也。醻，報。惠，愛。舒，緩。究，察也。掎，倚也。以物倚其巔

也。扡隨其理也。佗加也。○言王惟讒是聽如受酬爵得即飲之孔氏曰醻酬古字通用此喻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譖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豐城朱氏曰讒者之言未[illegible]親未必可跡使王而加[illegible]聽之心也舒徐而究察之則於讒者是非之心[illegible]則不加愛焉無復[illegible]隱人之心有[illegible]是無復是非之辨矣故有罪者則捨之而不恤則其寃窮困亦甚矣[illegible]

○莫高匪山叶所旃反莫浚蘇俊反匪泉君子無易以豉反由言耳屬音燭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illegible]

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illegible]望左右而生讒譖也朱子曰此只是以上兩句[illegible]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而言小人之[illegible]嘉陰氏曰王無輕發言小人之[illegible]而問以君子何之。向讒者如何耳也王於是卒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illegible]我後蓋比詞也臨川王氏曰[illegible]而其愛終不[illegible]後者而如之何自決之辭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以此意左右[illegible]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

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得其始終言之申后之黜宜臼之逐[illegible]於褒姒之讒者幽王之昏而[illegible]言語之間故其左右得以附會而[illegible]東萊以為推本其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者[illegible]也[illegible]逝我梁以下四句則事已決後絕意之辭耳

小弁八章章八句

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為太子之傅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朱子曰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有人於此越人關音彎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朱子曰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朱子曰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朱子曰[illegible]吸氣通於親[illegible]

親親故引瀰弓之疏戚爲喩以見其爲親親者爲凱風之作則以母氏不安于室而已七子引罪自責以爲使母之不安則己之故辭氣不迫蓋與小弁異也當小弁之事而怨慕不形則是凌然而不知者也當凱風之事而違形於怨則是微於情而莫過也此則皆夫親親之義故皆以不孝斷之於是罪舜之孝以爲法爲高子徒是小弁之怨違以弁小人之詩不印其事而雅其親親之心亦可謂閔笑生以來氏曰小弁之詩遠父子之變自華之待旋夫待之變聖人備録於經所以著周室稱故□求文以見天理氏華之不客咸也然音考之小弁之音其篇六章曾興白華之詩其八章皆以小弁之詞故而切措有望之之意意父子之間則然也白華之詞簡而莊示無責之之意處夫歸問月不也小弁之詩其哀痛迫切之意其於首章其下然過自此而推之耳又曰舜之怨怨已之不得乎羅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客乎已雖所怨不肉然以孟子之言推之親之過大而不怨則是恝然無情也恝然無情者視其至親猶路人也兵爲罪不念大乎宜曰中人之責聖人亦始取其一節之可

親耳。固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子余反 **無罪無辜，亂如此憮。**叶火吳反 **昊天已威，**叶紆胃反 **予愼無罪。**叶音序 **昊天泰憮，予愼無辜。**

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憮，大也。已、泰，皆甚也。愼，審也。○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悠悠昊天，爲人之父母，胡爲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威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華谷嚴氏曰：首章傷己被讒也。

○**亂之初生，僭**側蔭反 **始既涵。**音含 **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叶奴五反 **亂庶遄**市專反 **沮。**慈呂反 **君子如祉，**音恥 **亂庶遄已。**

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遄，疾。沮，止也。祉，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眞僞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華谷嚴氏曰：次章言亂生於讒，讒生於素不警，所謂懷疑之心者，來讒賊之持不斷之意，若閑聖杜之門也。今忠讒不分，是以邪正渾淆，是非易位，而亂天下也。

○**君子屢盟，**叶謨郎反 **亂是用長。**丁丈反，叶直良反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音談 **匪其止共，**音恭 **維王之邛。**叶其恭反

賦也。屢，數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音霎 告神以相要束也。周禮司盟註曰：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牲加書於上而埋之。亦疑不協也。○三山李氏考之春秋傳，如伯有之衆，鄭伯之其臣下盟，蓋盟君主於君臣相疑而故也。眞氏曰：讒人乘間隙以中君子，如穿窬之爲然。盜，指讒人也。餤，進。邛，病也。○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堲音卽 韻註曰疾也 讒而信盜以爲虐，則亂是用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爲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

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
殆哉。華谷嚴氏曰三章言信讒致亂也○安成劉氏曰此上三章先刺聽讒者下三章則專刺讒人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
忖七損反度待洛反之。躍躍他歷反毚士咸反兔。遇犬獲叶黃郭反之。
興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躍躍跳疾
貌。毚狡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
莫之。以興他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朱子曰詩人所見極大如此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譖之人卻以奕奕寢廟秩秩大猷起興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當時專對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禮義根於其心故其形於見言者自無非義理也而又以躍
躍毚兔遇犬獲之比焉。反覆興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

得之不能隱其情也。慶源輔氏曰躍躍有心恣肆之意讒者方且跳梁之以言人自謂人莫得而知己也一日遇智者臨之則其情偽顯露有不可得而隱者誠有似乎毚兔之躍躍而終遇犬擒則無所逃矣○華谷嚴氏曰四章言己知讒人之情也
○荏而甚反染柔木。君子樹叶上主反之。往來行言。心焉數所主反
之。蛇蛇以支反碩言。出自口叶孔五反矣。巧言如簧。顏之厚叶胡五反
矣。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
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頑
不知恥也。○荏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
能辨之矣。若善言出於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

於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爲恥也。孟
子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其斯人之謂與。西山真氏曰佞巧之言悅可人聽如笙簧然使其知愧則不爲矣○安成劉氏曰五章言讒人出言無恥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爲亂階。叶居奚反既
微且尰。市勇反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音紀叶居希反何。
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爲不
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辭也。水草交謂之麋。三山李氏曰左氏所謂孟諸之麋是也拳力。階梯也。骭音限瘍音羊爲微。腫足爲尰。孔氏曰郭璞云骭脚脛也瘍瘡也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爲猶謀。將大也。○言此
讒人居下濕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爲亂。而讒口交鬪。專

爲亂之階梯。又有微尰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爲讒謀則
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徒衆幾
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華谷嚴氏曰卒章言讒人而賤惡之也○慶源輔氏曰東萊以爲非特賤之且言其本亦易窮特王不悟耳者是也四章五章言讒言之本不難辨讒人之本不難辨
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叶居銀反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貧反伊誰
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說以

為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也○舊說暴公作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為往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己也明矣但舊說於詩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耳 慶源輔氏曰從行人乃暴公之從者其心孔艱責之也不入我門疑之也而言之其情既不[illegible] 為己甚之辭[illegible]既不入我門始明言之[illegible] 遂於言語之間可謂忠厚矣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果反 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唁弔失位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己而禍之乎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唁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慶源輔氏曰[illegible]而為此禍今乃過我之梁而不入唁我[illegible]自是無而曰今乃見人[illegible]以不見此人[illegible]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illegible]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叶鐵因反

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 東萊呂氏曰[illegible]門內當[illegible]

○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跡之詭秘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為可欺也天不可欺女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譖我也 慶源輔氏曰知其逝我梁而不入我門是不見其身[illegible]因其聲而言之又以見蹤跡之詭秘是以人為可欺也人或可欺而天不可欺乎[illegible]秘見我是以人為可欺也古人往往至天而[illegible]畏于天而譖我如是也責人亦是意也如何無正所謂胡不相畏不畏于天[illegible]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叶孚愔反 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叶尼心反 胡逝我梁祇攪我心攪古巧反

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來之疾若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叶商居反 爾之亟行亟紀力反 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盱況于反

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語是也 六三本義曰盱上視也盱豫悔於四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 安成劉氏曰左太沖魏都賦云[illegible]盱衡者揚眉也 盱[illegible]日也[illegible]

○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況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以豉反 叶以支反 還而不入否難知也 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賦也。還，反。易，說。祇，安也。○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三山李氏曰：亦以見讒譖之人，懼不敢來也。）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譖矣。

○伯氏吹壎（況袁反），仲氏吹篪（音池），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側助反）爾斯（叶先齎反）。

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曰壎，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孔氏曰：壎，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燒土為之。）竹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屬（音燭）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孔氏曰：詛小於盟。左傳襄公十一年，季武子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公六年，既逐陽虎，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臨川王氏曰：三物，如鄭莊公令出雞犬以詛射考叔者，毛遂取雞狗馬之血以盟也。蓋古盟詛如此。）○伯氏吹壎而仲氏吹篪，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與汝如物之在貫（孔氏曰：與汝義如兄弟，如壎篪相和，比如物之相貫），豈誠不我知而詛爾哉？尚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為鬼為蜮（音域），則不可得。有靦（土典反）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孔氏曰：蜮如鱉，三足。陸璣云：一名射影，含沙射影，其狀如狐，一名短狐。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鵝能食之。）靦，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靦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臨川王氏曰：作此詩將以絕之，而曰好歌者，有欲其悔悟之心焉。）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子之處己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唯恐其復合也。

萋（七西反）兮斐（孚匪反）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泰）甚。

比也。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孔氏曰。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其文彩之異。小大之殊。甚張…者貫貝是也。○埤雅曰。錦文如貝謂之貝錦。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謂之貝。貝。背也。○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爲巷伯者。作此詩。鄭氏曰。宮者割其勢。若今宦者也。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爲是者亦已大甚矣。

○哆昌者反兮侈尺是反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丁歷反與謀。叶謨悲反

比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安成劉氏曰… 箕星也。箕見於南方。故謂南箕… 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適，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閟也。豐城朱氏曰。萋斐以成貝錦。哆侈以成南箕。[illegible]

○緝緝七入反翩翩音篇叶批賓反。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叶斯人反

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華谷嚴氏曰。緝緝如女之… 譖人者自以爲得計矣。然不知… 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爲不信矣。

○捷捷幡幡。捷音接幡芳煩反 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賦也。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譖則固將受女。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亦既遷而及女矣。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之詞。華谷嚴氏曰。汝譖人。人亦將譖汝矣。慶源輔氏曰。… 理。故以之忠告… 其知所畏而不敢肆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叶鐵因反 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安成劉氏曰… 告天… 蒼天蒼天… 上之也 [illegible]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叶許良反

… 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或曰衍文也。投。棄也。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不食不受。言譖譖之人。物所共惡也。昊。昊天也。投畀昊天。使制其罪。○此皆設言以見欲其死亡之甚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illegible]

人欲辨諸四夷詩人之情亦若是也

（楊園之道猗於綺反于畝丘叶法奇反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興也楊園下地也猗加也畝丘高地也寺人內小臣蓋以讒被宮而爲此官也（安成劉氏曰周禮天官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蓋奄人也）孟子其字也楊園之道（[illegible]）猗于畝丘以興賤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蓋譖始於微者而其漸將及於大臣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illegible]）

（[illegible]之也君若受之則譖者之氣益壯而[illegible]止及於大臣而已哉雖王后太子或有所不免故）

（[illegible]譏恐者其[illegible]）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illegible]）

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illegible]）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illegible]）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後亦謂巷伯本以被讒而遭刑也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而日見之宜無閒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疏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illegible]）將懼維予與女（音汝）將安將樂（音洛）女轉棄予（叶演女反）

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奈何將安將樂（[illegible]）而女轉棄予哉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徒雷反）將恐將懼寘（之豉反）予于懷（叶胡[illegible]）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叶[illegible]）

興也頹風之焚輪者也（[illegible]）寘與置同置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illegible]）

習習谷風維山崔（徂回反）嵬（五回反）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叶於[illegible]）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叶[illegible]）

比也崔嵬山巔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況於朋友豈可

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興也慶源輔氏曰大德謂朋友之義出於天者小怨謂慍語忿色生於人者忘大德思小怨必是當時人有如比實事故末章因風以為比而明言之以戒其不可知是也或以為興者拘於例耳然不若以為比之是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藍田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足記皆小人之交也

蓼蓼音六者莪五河反匪莪伊蒿呼毛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長大貌。莪美菜也。蒿賤草也華谷嚴氏曰莪蘿蒿也蒿草中之可者也管子云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以醉反

比也。蔚牡菣音僅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華谷嚴氏曰一名馬新蒿蒿之尤大者也瘁病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息淺反民之生不如死之久叶舉里反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缾小罍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言缾資於罍而罍資缾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缾罄矣乃罍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安成劉氏曰以缾比父母

以罍比子但取其相資之義而不取義於缾罍之小大也如左傳昭公二十四年鄭子大叔引此而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以缾喻周以罍喻晉亦不取小大之義也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慶源輔氏曰玩此四句眞能道孝子之情非身履而親歷之不知其味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撫我畜許六反我長丁丈反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長樂劉氏曰防其驚也則拊之育覆育也孔氏曰謂其寒暑或身體嫗之覆近而愛育之顧旋視也孔氏曰謂去之而反顧也復反覆也孔氏曰不能暫捨也腹懷抱也孔氏曰謂置之於懷抱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豐山謝氏曰此章形容父母愛子之心盡矣生我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拊者撫摩其身總知其肥瘠憂其疥瘍也畜者謹其出入察其起居蘊之世與之中不敢縱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病疾也長者如春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育者如易曰育德孟子曰教育英才之義其德性發舒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夜望其成人也腹者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顧之也復者兒行而父母不隨則止喚之也腹若懷抱於腹間也父母有所往將出門懷抱其子而未忍捨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抱其子而未肯置人能深思九字之義必不忘父母之恩矣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賦父母之恩末乃嘆其如天之無窮無物可以為報之意故嘗為之說曰臣之於君其忠有盡子之於親其孝無窮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曷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爲遭此害也哉。輔氏曰孝子念親之沒，瞻南山之烈烈，感飄風之發發，觸目皆傷也。故嘆民莫不得以養其父母，我獨何爲遭此害而不得終養乎。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慶源輔氏曰：我獨何爲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爲而不得終養也哉。此兩句最宜玩味，養未復方及其所以不得終養之意。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晉王裒以父死非罪，廬陵羅氏曰：魏嘉平四年，司馬昭爲監軍，攻吳，吳東關諸葛恪敗，王之司馬王儀對。昭問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斬之。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終身不仕。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慶源輔氏曰：先生載王裒之事於此，以見詩之感人。然後爲善讀詩也。[illegible]

於陟岵、陟屺之思，父母既沒之後，於父母尚存之日，雖[illegible]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也。簋，黍稷器。捄，曲貌。棘匕，以棘爲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孔氏注曰：雜記用桑，長三尺，[illegible]則用棘。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也。睠，反顧也。潸，涕下貌。○序以爲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言有饛簋飧，則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也。[illegible]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illegible]

心疚叶訖力反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杼持緯音渭者也曹氏曰杼拔也柚受經者也。空盡也。佻佻輕薄不奈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疚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於以葛屨履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慶源輔氏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其者言之也以葛屨履霜則又賤之不絲可知矣東萊呂氏曰其來往之不一也周道一也東方之人其時君子履之所小人視焉及其衆也公子行之而人心病焉嗟移事愛而人心所感不同如此

○有冽音列氿音軌泉叶才勻反無浸穫薪契契音計反寤歎哀我憚丁佐反人薪是穫薪尚可載叶節力反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興也。冽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蘇氏曰薪已穫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慶源輔氏曰上兩句言[illegible]其因於役而言之耳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賚叶六直反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叶蒲北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叶渠之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叶申之反

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皂隷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也。○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三山李氏曰此章言東人之勞西人之逸小人得志綱紀敗壞無復王室之舊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胡犬反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古暫反亦有光跂在豉反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鞙鞙長貌。璲瑞也。鄭氏曰佩璲者以瑞玉爲佩漢天河也。朱子曰天河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跂隅貌。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東陽許氏曰織女三星在天市垣北而成三角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孔氏曰[illegible]之行各六辰故[illegible]日月五星其終始[illegible]周市天與之天爲一體所謂經星者也[illegible]畫夜十二時則[illegible]七時當歷七次也○[illegible]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爲漿東人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爲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成文章以報我矣廬陵歐陽氏曰言我民困矣[illegible]下降我民乎其不[illegible]日月之明而言[illegible]謂不能監也[illegible]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illegible]

也○[illegible]爲王者[illegible]以[illegible]

視而輕用之矣。今也東國財力俱困。而饋西人以酒。則視之曾不如漿。與之以鞙然之佩。則視之曾不以爲長。易視之如此。則輕用之必矣。此東國之所以困病而怨之於天也。○豐城朱氏曰。酒之厚而不以爲漿。佩之美鞙而不以爲長。其出之也甚艱。其視之也甚輕。蓋其意氣驕溢。不知此。然則貧富勞逸之不均。善將何以慰哉。亦惟怨之於天而已。漢之有光。其亦能監視我也耶。織女之七襄。其亦能成文章以報我也耶。其詞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華板反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叶謨郎反。西有長庚叶古郎反。有捄天畢。載施之行叶戶郎反。

賦也。睆。明星貌。牽牛。星名。爾雅曰。何鼓謂之牽牛。何胡可反。服。駕也。箱。車箱也。孔氏曰。兩較之間。謂之箱。是車內容物之處。較音角。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庚。續也。○長樂劉氏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爲言也。安成劉氏曰。金水附日而行。無定在。或一在日先。或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金星行在日先。則晨見而昏不見。行在日後。則昏見而晨又不見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行。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啓明長庚天畢者。亦[illegible]之行列而已。廬陵歐陽氏曰。雖有織女。不能[illegible]。雖有牽牛。不能爲我駕車而輸物。[illegible]庚不能助日爲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爲我掩捕鳥獸。至是則知天亦[illegible]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反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維南有箕。載翕許急反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illegible]。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安成劉氏曰。六七月間。見於南方者。指當時昏見爲言也。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安成劉氏曰。此謂南斗。即上文夏秋之間見南方者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翕。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董氏曰。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爲斗。三星爲柄。○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三山李氏曰。古人多以箕斗爲虛名。蓋此數星。皆人間器用之物。有名而無實。故以爲喻。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詞也。廬陵歐陽氏曰。自維天有漢以下。皆述詩人仰訴於天之詞。其意言我譯人困於供億。取貢於地者。皆已迫矣。欲取於天文。不可得也。未言箕斗。非徒不可用。箕反若有所噬。斗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皆怨之之詞也。○慶源輔氏曰。二章三章以下。文意奇甚。其詞雖若閑暇。而意味實相連屬。作此詩者。非惟怨得其正。其亦老於文墨者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叶後五反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叶演女反

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秋日淒淒(七西反)，百卉(許貴反)具腓(芳菲反)。亂離瘼(音莫)矣，爰(家語作奚)其適歸

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離，憂。瘼，病。奚，何。適，之也。○秋日淒淒則百卉俱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東萊呂氏曰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曷)

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三山李氏曰天下莫不穀言乃云民莫不善者此據作詩者之言也)○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華陽范氏曰言夏秋冬獨不及春蓋天氣和暢萬物發育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復四時可知矣○慶源輔氏曰此章亦興也而先生但連上二章爲說云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如此說則却以賦體度不解所以爲興者蓋比章之說已見於蓼莪篇矣○[illegible]彭氏曰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本無美惡也夫和樂者遇之則爲美景憂愁者遇之則爲惡景今四月之大夫夏則苦徂暑之薰灼秋則悲百卉之凋瘁冬則傷飄風之迅急是皆遇景生悲觸緒增感其心無一時得以自寬爲吟咏其詞可見當時之亂矣)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叶莫悲反)。廢爲殘賊，莫知其尤(叶于其反)

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錢氏曰卉草也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在位者變爲殘賊則誰之過哉

○相(息亮反)彼泉水，載清載濁(叶殊玉反)。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吐刀反)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叶羽已反)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瘁，病也。有，識有也。○滔滔江漢猶爲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鶉(徒丸反)匪鳶(以專反，叶以旬反)，翰飛戾天(叶鐵因反)。匪鱣(張連反)匪鮪(于軌反)，潛逃于淵(叶一均反)

賦也。(慶源輔氏曰此章本亦興體有所託之物而無所興之辭故不可謂之興又有四者[illegible]故不可謂之比而只得以爲賦也)鶉，鵰也。(爾雅曰[illegible]大而黑色俗呼爲皂鵰[illegible])鳶，亦鷙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鱣、鮪，大魚也。○鶉鳶則能翰飛戾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陳氏曰言難以[illegible]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蕨薇(叶無非反)，隰有杞桋(音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叶於希反)

興也。杞，枸(音苟)檵(音計)也。(本草曰枸杞一名地骨[illegible]春夏採葉秋採莖實冬採根[illegible])桋，赤楝(音色)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桋，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慶源輔氏曰維以告哀已無他事也此其情亦可哀矣)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二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叶奬里反朝夕從事叶上止反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彼反

賦也偕偕强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强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鄭氏曰王事不可以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己而憂○安成劉氏曰此亦可見詩人忠孝之心也

○溥音普天之下叶後五反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叶下珍反

賦也溥大率循濱涯也○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雙峯饒氏曰無才者多逸有才者多勞以其能任事故也言凡爲王臣者皆當任王事何獨使我爲賢而勞之乎○疊山謝氏曰自古君子常任其勞小人常處其逸君子常任其憂小人常享其樂雖以役使不均我不斥王而曰大夫獨賢勞然君子本心亦不願逸樂也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

○四牡彭彭叶鋪郎反王事傍傍布彭反叶布光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鮮息淺反

賦也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也以爲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膂同○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旅力可以經營四方耳猶上章之言獨賢也疊山謝氏曰此詩本爲役使不均獨勞於王事而作此章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嘉我之旅力方剛而可以經營四方故獨見任使反以王爲知己忠厚之至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言所以從事獨賢之意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叶越逼反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叶戶郎反

賦也燕燕安息貌瘁祖醉反病也已止也○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放此慶源輔氏曰此章而下則方言其不均之實然亦不過以其勞逸者對言之使上之人自察耳但言之重辭之複爾其望於上者亦切矣詩可以怨蓋此類也○安成劉氏曰以下三章凡十二句爲偶皆以他人之逸樂對己之憂勞所以形容不均之意

○或不知叫號戶刀反或慘慘七感反劬勞或棲音西遲偃仰或王事鞅於兩反掌

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言事煩勞不暇爲儀容也

○或湛都南反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巨九反或出入風音諷議叶魚爲反或靡事不爲

賦也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七恭反容也[illegible]輔氏曰燕燕安也重言之見安之甚也或[illegible]居之於休息或盡瘁而力爲國事或息偃在牀以自逸或[illegible]於行以自苦或深居而不接人聲或憂慘而自[illegible]勞或栖遲于家而偃仰自適或煩勞於國而儀容不整或湛樂飲酒以自樂或慘慘畏咎以自憂或出入風議而親近從容或靡事不爲而蹤遠勞苦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二山李氏曰孔子云公則說若不均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怨矣觀大東之詩則有粲粲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則有息偃在牀者有不已于行者則天下安得而說服哉○新安胡氏曰補傳云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

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劉氏曰當作疷與疧同音底兮

興也。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適。疧釋文都禮反病也。○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言將大車則塵污之。思百憂則病及之矣。慶源輔氏曰大夫行役者進而有王事之朝維唯思其有不期之憂足而有家事之多端唯恐其有意外之憂所可憂者因不一而足也故曰百憂戒之以無思者言姑置之勿以為念可也不然適所以自病而已矣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叶莫迥反無思百憂不出于熲古迥反

興也。冥冥昏晦也。熲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於勇於容二反兮無思百憂祇自重直勇直龍二反兮

興也。雝猶蔽也。重猶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音求野叶上與反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泰苦念彼共音恭下章並同人涕

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古

賦也。征行。徂往也。艽野地名。蓋遠荒之地也。二月亦以夏正數色主反之。建卯月也。初吉朔日也。孔氏曰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共人僚友之處者也。懷思。罟網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慶源輔氏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宜無不察也故呼而訴之復念其僚友之處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疊山謝氏曰僚友難以恭敬自持況上無明君下無賢相在位憂惜善類不知果能免禍否所以念之深至於涕零也○慶源輔氏曰言其步行之遠其時之久故其心之憂如中藥之毒而甚苦也共人即諸共位之僚友也僚友不一而足有出者有受者宜也乃之征役其之言以其所獨罹罪罟遠然禦急其憂慨之具係大之憂者下豈有樂事我比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又自言我豈不懷歸而相與共事哉正以畏不虞之罪而不敢歸罹罟言其以罪而加人如網罟之取物而物有不及知者也不言思其室家而欲歸乃言思其僚友者蓋為辭也然室家之思固亦存其中矣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反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音暮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丁佐反我不暇叶胡故反念彼共人睠睠音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衆。憚勞也。睠睠勤厚之意。譴詰戰反怒罪責也。○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慶源輔氏曰睠睠懷顧言己之於僚友勤厚睠睠以懷思而顧念之也譴怒則明言其罪責之及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於六反 曷云其還，政事愈蹙。子六反 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叶子六反 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芳福反

賦也。奥，暖。孔氏曰即春溫亦謂二月也 蹙，急。詒，遺。于季反 戚，憂。興，起也。反覆，傾側無常之意也。○言以政事愈急，是以至此歲暮而猶不得歸。慶源輔氏曰采蕭穫菽則歲莫之事也 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遺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於外也。鄒氏曰夜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疊山謝氏曰興言出宿又不止於睠睠懷顧矣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上聲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音汝

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疊山謝氏曰即謂共人也 恒，常也。靖，與靜同。疊山謝氏曰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凡事謀之心而安也共如虔共朝夕之共凡事敬而不敢慢也君子本共又悳之以靖共也 與，猶助也。穀，祿也。以，猶與也。○上章既自傷悼，此章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為常，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則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女矣。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呼報反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也。介、景，皆大也。慶源輔氏曰居亂朝事暗主與回邪之人共處易得隨風而靡惡直醜正故戒之以正直是與好是正直則神明所佑而福祿至焉不必求之於人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東萊呂氏曰前三章皆悔仕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嘆然而知其不可歸矣故四章遂戒其同列卒章則又申言之○新安胡氏曰此詩豈西征之大夫寄其僚友之辭者乎○廬陵歐陽氏曰大雅明明在上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為詩別偶了不關詩長也○定宇陳氏曰此詩因己之久役於外而思僚友之安處於內者且於己無賢勞之恨而謂憂感之自詒於彼無憎疾之辭而勉以為正直之是助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視北山之詩稍庶幾焉豈賦北山者有父母故其辭極哀怨賦小明者已無父母故其辭頗和平也

鼓鍾將將。七羊反 淮水湯湯。音傷 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賦也。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漣水軍入海。信陽軍即今汝寧府信陽州隸河南漣水軍即今淮安府安東縣直隸 湯湯，沸騰之貌。淑，善。懷，思。允，信也。○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三山李氏曰聲之所感者因人之哀樂有亡之政其民困故聞其聲以悲以見樂與政通而不專係於音也 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慶源輔氏曰懷允不忘言其傷今思古而信不能忘也

○鼓鍾喈喈，音皆叶居奚反 淮水湝湝，戶皆反叶賢雞反 憂心且悲。叶 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叶乎為反

賦也。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慶源輔氏曰悲甚於傷樂所以象德其德不回則古之君子樂與德稱也

○鼓鍾伐鼛古毛反叶居尤反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敕留反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鼛，大鼓也。周禮作皐，云皐鼓尋有四尺。安成劉氏曰集傳所引周禮考工記韗人文也。然地官鼓人又云以鼛鼓鼓役事，則字亦作鼛矣。注云長丈二尺，即尋有四尺也。三洲，淮上地。東萊呂氏曰三洲作詩者賦當時所見也。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妯，動。猶，若也。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慶源輔氏曰：伐鼛，衆樂器之大者，言之以見其樂之盛也。妯甚於悲，謂常動而不息也。其德不猶，言與今之君子不相似也。將將喈喈伐鼛，言其樂之盛也。湯湯湝湝三洲，言其時之久也。且傷且悲且妯，言其憂之甚也。樂之盛，作之久也，而民心之憂益甚，則與古之王者憂民之憂、樂民之樂者異矣。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叶尼心反以籥以灼反不僭子念反叶七心反

賦也。欽欽，亦聲也。磬，樂器，以石爲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籥，籥舞也。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濮氏曰：但時非古之時，聞其樂祗見其可傷也。孟子告齊宣王者可以觀矣。

鼓鍾四章，章五句。

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而略以王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新安胡氏曰：歐公云：鼓鍾事但言刺幽王，不知刺何事。攷詩文則是作樂於淮上矣。然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書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之時，徐夷及淮夷已皆不爲司徒。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當闕其所未詳。敘氏詩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注呂史也。其論旬當然，而詩文亦不明言其爲幽王也，故集傳以爲未詳，文曰未敢信其必然傳之矣。

楚楚者茨，言抽敕留反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魚世反黍稷。我黍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叶逸織反，以妥湯果反以侑音又叶夷益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楚楚，盛密貌。茨，蒺藜也。廬陵羅氏曰：蒺藜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二角。抽，除也。我，爲有田祿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與與、翼翼，皆

蕃盛貌。露積如字又音漬曰庾。孔氏曰：甫田言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故曰露積。周語云：野有庾積。十萬曰億。饗，獻也。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禮記郊特牲注曰：尸始入，祝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則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爲尸，既奠，迎之，使廬陵李氏曰：曲禮云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尸筮無父者，皆用孫之倫，有爵者爲之。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儀禮少牢禮曰：祝設几于筵上，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祝出迎尸于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答拜，遂坐。○廬陵李氏曰：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則全於君。侑，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也。少牢曰：尸告飽，祝獨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介，大也。景亦大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問自后稷以農事奉祀，其詩未嘗不惓惓於此。孟子亦曰：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粢盛

不絜不敢以祭。古之人未有不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言之。朱子曰。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言之。蓋皆畿內諸侯矣

故言蒺藜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為此事乎。蓋將使我於此蓺黍稷也。慶源輔氏曰。首四句推本而言。以見其不忘所自也。王氏以為我倉既盈。則無所藏之。而露積為庾。其數至億者是也。然此亦甚言之以見有餘之意耳 故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為酒食以饗祀安侑而介大福也。豐城朱氏曰。力於農事。所以致其勤也。以奉宗廟。所以致其孝也。惟勤。故能力於民者盡。惟孝。故致力於神者詳。此古之賢公卿所以為不可及也

○濟濟子禮反蹌蹌。七羊反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普庚反叶鋪郎反或肆或將。祝祭于祊。補彭反叶補光反祀事孔明。叶謨郎反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叶虛良反孝孫有慶。叶袪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濟濟蹌蹌。言有容也。慶源輔氏曰。古之祭祀。用人甚多。此言濟濟蹌蹌者。謂凡與祭之人皆有容儀也 冬祭曰烝。進品物也秋祭曰嘗。嘗新穀也剝解剝其皮也。亨煮熟之也。肆陳之也。眉山蘇氏曰。肆謂陳其骨體於俎也將奉音捧持而進之也。慶源輔氏曰。剝亨肆將。各有其人。皆蒙濟濟蹌蹌一句祊。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門內待賓客之處也。禮記郊特牲曰。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注云。索。求神也。○安成劉氏曰。門內待賓之處。恐即大門之內屏牆之外。人君生時所宁立見賓之地。在寢謂之宁。在廟謂之祊。恐其神或在此。故使祝祭于其處也。○慶源輔氏曰。王氏云。凡祀。祼鬯則求諸陰。燔蕭則求諸陽。索祭祀于祊。則求諸陰陽之間。蓋鬼無不之。神無不在。求之之備如此孔甚也。明猶備也。著也。皇大也。君也。

慶源輔氏曰。君也者。如府君之謂。所以尊之也保安也。神保。蓋尸之嘉號。楚詞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朱子曰。靈保。神巫也。神降而託於巫。蓋身則巫而心則神也。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也。○安成劉氏曰。祖考之神降而安於尸之身。故因以號尸也孝孫主祭之人也。慶猶福也。

○執爨七亂反踖踖。七夕反叶七略反為俎孔碩。叶常約反或燔音煩或炙。之夜反叶陟略反君婦莫莫。音麥叶木各反為豆孔庶。叶陟略反為賓為客。叶克各反獻酬市由反交錯。禮儀卒度。叶徒洛反笑語卒獲。叶黃郭反神保是格。叶剛鶴反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賦也。爨竈也。毛氏曰。饔爨廩爨也。○孔氏曰。饔爨以煑肉。廩爨以炊米。少牢云。饔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饔爨之北踖踖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碩大也。燔燒肉也。炙炙肝也。皆所以從獻也。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朱子曰。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儀禮特牲饋食曰。主人洗爵酌酳尸。賓長以肝從。主婦洗爵亞獻尸。兄弟以燔從。○孔氏曰。從獻。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而置之在俎也。○廬陵李氏曰。蓋肝亦以俎燔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臨川王氏曰。執爨賤者也。賤者踖踖。則貴者可知也。君婦。尊者也。尊者莫莫。則卑者可知也。○慶源輔氏曰。莫莫有沖漠之意。唯清靜而敬之至者。方有此意思曰。君婦者。君即主也。人所以尊稱之也豆所以盛內羞庶羞。主婦薦之也。鄭氏曰。二羞所以盡歡心。內羞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醢。醢。酏音移。臐音熏。膮音蕭。糝素感反。廬陵李氏曰。內羞蔬物。庶羞牲物庶多也。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慶源輔氏曰。為俎為豆為賓為客。四為字之意。皆有為之之意。故先生解為賓為客云。筮而戒之使助祭者是也既

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徧也。安成劉氏曰特牲主人酳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者賓飲獻酬主人飲酢爵遂以辭酬于西方之尊以酬賓又自飲再酌飲賓賓奠觶于尊南至旅酬乃舉其觶酬長兄弟遂自飲更酌于東方之尊以飲長兄弟長兄弟卒觶酌于西方之尊以飲受旅者其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皆如初儀交錯猶東西也卒盡也。度法度也。獲得其宜也。廬陵李氏曰笑語得宜者古者於旅也語。格來酢報也。慶源輔氏曰禮儀卒度言其禮儀盡合法度也笑語卒獲言其於旅而語之時其笑語無不得其宜也此神保之所以來格介福之所以來報萬壽之所以來酢也

○我孔熯而善反矣。式禮莫愆。叶起巾反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叶須倫反苾蒲必反芬孝祀。叶逸織反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叶筆力反如幾音機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賦也。熯竭也。善其事曰工。苾芬香也。卜予音與也。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式法。齊整。稷疾。匡正。敕戒。極至也。○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祝致神意以嘏音假主人。慶源輔氏曰徂賚孝孫蘇氏以為徂往也賚予也所以重釋上句致告之義如言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衆傳失解此二字曰。爾飲食芳潔。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敬。故報爾以衆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慶源輔氏曰禮容莊敬解既齊既稷既匡既敕二句故報爾以衆善之極解永錫爾極一句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解時萬時億一句

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廬陵李氏曰工祝致告以下皆序嘏主人之詞少牢嘏詞少牢曰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佐食取黍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嘏主人曰云云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音汝孝孫。注曰承猶傳也來注曰讀曰釐賜也○廬陵李氏曰亦若賚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止曰引長也言無廢止時長如是也此大夫之禮也。安成劉氏曰羊豕曰少牢少牢饋食諸侯之大夫祭禮也曲禮文曰凡祭大夫以索牛者謂天子之大夫也此詩為天子公卿之禮故有賚爾牛牢之文也

○禮儀既備。叶蒲北反鍾鼓既戒。叶訖力反孝孫徂位。叶力入反工祝致告。叶古得反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直列反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叶息夷反

賦也。戒告也。慶源輔氏曰禮儀既備言其禮之無不舉也鍾鼓既戒言其樂之無不奏也如先則祭事畢矣以徂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也。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少牢曰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西階東面告利成注曰利猶養也成畢也於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矣。孔氏曰尸與神為節度者也神無形故尸象焉少牢曰告利成畢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遂出于廟門外○廬陵李氏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為斷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鼓鍾者。尸出入奏肆夏也。周禮大司樂曰尸出入奏肆夏鍾師注曰先擊鍾次擊鼓以奏時邁也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廢。去也。鄒氏曰諸宰徹去諸君婦籩豆而已諸不遲。以疾為敬。亦不留神惠之意。

也。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安成劉氏曰儀禮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衆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拜賓于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賓所以尊賓也主人以作俎豆遂及尸祝兄弟之庶羞宴族人於堂主婦以祝豆籩及姊姊妹之俎實內兄弟於房所以親親也

○樂具入奏，叶音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叶祛羊反既醉既飽，叶補苟反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叶去九反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叶子忍反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叶天帝反

賦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安成劉氏曰廟及寢皆南向廟屋五架中架以南通謂之堂以北則分其東爲房西爲室此大夫之制也室有戶牖戶東而牖西牖之內爲奧神位所在也房之東室之西近南各有廂爾雅所謂室有東西廂曰廟者是也廟之後別爲寢以藏祖宗之遺衣冠祭時則設尸以服之其寢如廟之制而無東西廂爾雅所謂室無東西廂曰寢者是也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孔氏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此章即言燕私之事又曰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爲將受後祿而綏之也。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歡慶醉飽，稽首董氏曰稽首頭拜至地也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董氏曰內盡禮外盡物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羣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脩，何以致之。慶源輔氏曰一章言黍稷既成爲酒食以祭祖考二章言絜牛羊以爲牲承陰陽以備著三章言俎豆有碩多之賓主婦有辭敬之德賓客之賢獻酬之禮四章言行禮之久筋力雖竭而式禮莫愆祝致神惠以嘏于主人之事五章言禮樂備擧祭事既畢留同姓而燕之事六章則言燕私之事而拜義燕者之慶辭也○安成劉氏曰詩中言齊齊蹌蹌踖踖莫莫卒度卒獲式禮莫愆南稷匡教者咸儀之盡此德盛所致也倉庾之積牛羊之兕俎之之碩庶飲食之苾芬者物品之豐此致脩所致也德與政儀與物內外兩盡而本末兼備故以之交神明則爲晏脩爲烝嘗以之遠舉下則爲衆脩爲燕私曰萬壽無疆曰萬壽攸酢曰卜爾百福曰以綏後祿所謂受福無疆也又按周禮樂師之教樂儀大馭之馭玉路記玉藻言君子佩玉皆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或謂采薺曲楚茨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田見反叶徒鄭反畇畇音勻原隰，曾孫田之。叶地因反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叶滿彼反

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畇畇，墾辟音闢貌。孔氏曰墾耕其地闢除其萊以成禾田也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也。疆者，爲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長樂劉氏曰疆謂有夫有畛有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也理謂有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踈道之也畝，壟音隴也。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于溝，則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畝東矣。周禮上田之制百畝爲夫夫間有遂十夫有溝遂則深廣各二尺溝則深廣各

四尺

○此詩大指與楚茨畧同。此即其篇首四句之意也

慶源輔氏曰此詩亦是詩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也

言信乎此南山者本禹之所治

董氏曰雍州之山荊岐既旅終南惇物則禹固治之矣○華谷嚴氏曰言禹甸之則乎水患理滿血情在其中○安成劉氏曰禹平水土大舜美其功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今考於詩尤信也其見於小雅則有此詩大雅則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又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魯頌則曰纘禹之緒商頌則曰禹敷下土方又曰設都于禹之績見禹功之在人心可以見人心之知所本也

故其原隰墾闢而我得田之。於是為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

安成劉氏曰地之勢東南下水勢皆趨之故順其勢以縱為逆以橫為順而或南其畝或東其畝氏曰謂之所以順地勢之所宜也其所以順水勢之所宜也

○上天同雲雨于付反雪雰雰敷云反益之以霢音麥霂音木既優既渥叶烏谷反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雰雰雪貌。霢霂小雨貌。

山陰陸氏曰三農之事有所謂欲雨而雨者故言雪雰雰雨欲霢霂而潤故言霢霂

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也。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矣

廬陵彭氏曰上言地利此言天時俗云雪產于地中至春夏而出地若冬有雪其氣通之深入於地春夏不能出矣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故三白為豐年之兆也

○疆音姜埸音亦翼翼黍稷彧彧於六反叶于逼反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必寐反我尸賓壽考萬年叶泥因反

賦也。埸畔也。翼翼整飭貌。彧彧茂盛貌。畀與也。○言其田整飭而穀茂盛者皆曾孫之穡也

安成劉氏曰詩人本欲言此章之事而先言自章田畝之壟闢疆理次章雨雪之益生百穀而以此章首二句承上章之意言之也

於是以為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

[illegible]氏曰與尸謂獻熟食行[illegible]齊獻尸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尸尸酌酢賓[illegible]祭末獻同姓於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安成劉氏曰三獻尸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禮

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慶源輔氏曰首章言我之得以壟闢其田者禹之功也二章言我之得以生長大穀者天之功也此章[illegible]曾孫既有此穡則以為酒食以祭[illegible]

[illegible]謂陰陽和者亦承上章雨雪饒洽之意也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叶攻乎反是剝是菹側居反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叶孔五反受天之祜叶候古反

賦也。中田田中也。菹音沮酢菜也。祜福也。○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為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為廬舍以便田事。

董氏曰每家廬舍二畝半○孔氏曰古者宅在都邑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後漢書注曰井田法人受私田一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

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

臨川王氏曰地無遺利也

瓜成剝削淹漬以為菹而獻皇祖。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營反牡享于祖考叶去久反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音聊叶音勞

賦也。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華谷嚴氏曰。稱堯騰言兩酒既清熏祖既載清酤也。○朱子曰。鬱鬯者。禮家以秬黍爲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暢也。騂。赤色。周所尚也。孔氏曰。三代各用其所尚之毛色。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鄱陽董氏曰。酒以鬯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然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鸞刀。刀有鈴也。膋。脂膏也。孔氏曰。刀環有鈴。其聲中節。膋者。腸間脂也。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膋以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以求神於陽也。孔氏曰。是語云毛以示拔物色也。是毛以告純。以脂膏合之黍稷。實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疊山謝氏曰。祭祀之事。各有司存。鸞刀啓毛取血膋。必躬親之何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子孫之養祖考。必以身親其勞。自致其力焉。從盡其心爲耳。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絶句鬱合音如字一鬯。絶句

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氏曰。灌以圭璋。酌鬯始降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音爇蕭合羶薌。音香○鄭氏曰。奠謂薦孰時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也。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朱子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所以祭祀燒以求諸陽。非以求諸陰也。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曰。只是以我之氣求之。有底道理。古人於祭祀極重。只是要求之。求者陽。便以先作樂。發散以求之。灌鬯以求諸陰。又曰。如言以祖求之。是諸陽以求。其魄。所以

○是烝是享。叶虛良反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叶謨郎反先祖是皇。報

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烝。進也。或曰。冬祭名。華谷嚴氏曰。烝畀祖妣之烝。不必謂烝嘗之烝。○慶源輔氏曰。若以爲冬祭。則其義亦如是。次一章董氏說。上章既言有酒有牲以享于祖考。故此章於是言以是牲酒爲冬祭之烝而飲食之。分祭事備著。先祖於是既大且多而降福無疆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倬陟角反彼甫田。叶地因反歲取十千。叶倉新反我取其陳。食音嗣我農人。自古有年。叶尼因反今適南畝。叶滿彼反或耘或耔。音子叶奨里反黍稷薿薿。魚起反攸介攸止。烝我髦音毛士。叶鉏里反

賦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爲公田。蓋九一之法也。鄭氏曰。井田之法。九

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我食祿主祭之人也。陳。舊粟也。農人。私百畝而養公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除草也。耔。雝音壅本也。蓋后稷爲田。一畝三畎。廣去聲尺深去聲尺。而播種上聲於其中。苗葉以上。稍耨奴豆反鉏也隴草。因隤音頹二水反以其土以附苗根。壠盡畎平。則根深而能音耐風與旱也。薿薿。茂盛貌。音擬成氏曰。按漢書曰。趙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根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壠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介。大。烝。進。髦。俊也。俊士。秀民也。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即謂此也。國語管仲曰。農徒事

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故農之子云云。註曰。曙。近也。秀民。民之秀出者也。○慶源輔氏曰。言農夫而終之以髦士。所以重農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慶源輔氏同楚茨信南山二詩皆是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故首皆推言古人墾闢之功而終之以耕治以奉祭祀之費甫田之詩乃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首言有年之多由富備之富以見於神不可不報之意故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爲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疊山謝氏曰民生於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民

生於三代之後其命制乎天吾未見其以制命之道寡取民常少與民常多賦斂得宜豐凶有備[illegible]入事陳者即取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者取此之人者也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欲歲得其道也○安成劉氏曰言取萬畝之入取之有常也積粟有餘而能散以周農則用之合宜也於有餘之中必散萬而存新則用之有[illegible]而無紅腐之患又見其用不至於暴殄天物也又言自古既有年矣今適南畝農人方且或耘或耔而其黍稷又已茂盛則是又將復有年矣故於其所美大止息之處進我髦士而勞之也豐城朱氏曰歲取十千言其斂之常也食我農人言其周恤之仁也今適南畝言其巡省之勤也烝我髦士言其勸相之備也

○以我齊音咨明叶謨郎反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叶祛羊反琴瑟擊鼓以御叶牙嫁反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賦也。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音勾龍氏配孔氏曰后土者地之大名也鄭云社者五土之總神能生萬物者也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句龍能平九州死以配神社而祭之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獻禽以祀祊音方是也周禮夏官大司馬曰中秋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注云羅弊罔止也秋田用罔皆殺而罔止象皆獸其所獲禽焉祊當爲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臧善慶福御迎也田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孔氏曰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

穀養也。又曰善也。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言奉其齊音咨盛音成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之所能致也乃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又作樂以祭田祖而祈雨庶有以大其稷黍而養其民人也新安胡氏曰此章[illegible]而[illegible]農夫之慶以上秋報也琴瑟擊鼓以下又是春祈也○廬陵彭氏曰齊明犧羊此祀方社之禮也鼓鍾琴瑟此祀田祖之樂也我田既臧農夫之慶此報於社方者然也以祈甘雨介稷黍穀士女此祈於田祖者然也豐城朱氏曰上五句言報美之祭下五句言祈年之祭齊明犧羊禮之盛也禮以備物故於報成之祭言之琴瑟擊鼓樂之盛也樂以達和故於祈年之祭言之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因方社以見田祖也下言田祖而不及方社舉田祖以見方社也上言農夫之慶歸其功於民也下言穀我士女浮其患於下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叶獎里反饁于輒反彼南畝叶滿彼反田畯音俊

至喜。攘(如羊反)其左右。(叶羽己反)嘗其旨否。(叶補美反)禾易(以豉反)長畝。終善且有。(叶羽己反)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叶母鄙反)同上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爲然。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武王禱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饁。餉。攘。取。旨。美。易。治。長。竟。有。多。敏。疾也。○曾孫之來。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耘者。於是與之偕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乃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東萊呂氏曰。古其章而告矣。吾則欲其之不絶也。不曰取而曰求者。以公卿之貴而食農者之饋。彼又有所不敢者以報而取之以見上下相親如家人父子之無間也。○宋氏曰。此言皆耕之時。曾孫在上。畝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而熙熙其若一家也。曰饁者至之。進而取之。康)以言其相親無間也。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而其農夫益以敏於其事也。(廬陵彭氏曰。喜怒非自外至。田畯言喜。曾孫言不怒。則其上下相與。皆誠心之至也。○慶源輔氏曰。於田畯曰喜。於曾孫曰不怒。互文以見意也。田畯見之而喜。曾孫見之而不怒。則農夫益以敏於其事矣。謂不待督趣而自勉也)

○曾孫之稼。如茨(才私反)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反)如坻(直基反)如京。(叶居良反)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叶祛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茨。屋蓋。言其密比(毗至反)也。(孔氏曰。謂以茅覆屋。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梁。車梁。言其穹隆也。(安成劉氏曰。小戎所謂梁輈是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箱。車箱也。○此言收成之後。禾稼既多。則求倉以處之。求車以載之。而言凡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歸美於下而欲厚報之如此。(華谷嚴氏曰。未刈之禾曰稼。露積之禾曰庾。○慶源輔氏曰。夫以時斂藏。人力不足而勞來勸相以致若農夫之以者。固報以上之人。而火耕水耨沾體塗足以致力者。則宜其農夫之力也。不歸美於下而欲報之。則然矣。則是之末世薄俗之所爲。古無足事)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叶上止反)以我覃(以冉反)耜。俶(叶養里反)載南畝。(叶滿彼反)播厥百穀。(叶工洛反)既庭且碩。(叶常約反)曾孫是若。

賦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覃。利。俶。始。載。事。庭。直。碩。大。若。順也。○蘇氏曰。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始事於南畝。(臨川王氏曰。畝大抵以南爲正。故曰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慶源輔氏曰。農夫以百穀庭碩。爲順曾孫之欲。則上之意乎下。而下之意順乎上矣)此詩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東萊呂氏曰。大田多稼。總言之也。以下至卒章。自始及末。以次陳之。○安成劉氏曰。此章言田事皆飭而苗生盛美也。○豐城朱氏曰。大田多稼。總言其事。以發端也。既種既戒。言其備於往處也。既備乃事。致其力於今歲也。以我覃耜。利其器)

也。俶載南畝。耕之勤也。播厥百穀。種之時也。既庭且碩。生之盛也。凡此皆以順曾孫之所欲也。此言其盡己之勤。而事上之忠也。

○既方既皁。叶子苟反 既堅既好。叶許苟反 不稂音郎 不莠。餘久反 去起呂反 及其螟莫廷反 螣。音特 及其蟊莫侯反 賊。無害我田穉。音稚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叶虎委反

賦也。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孔氏曰。穗上已有孚甲。孚者米外之粟皮。甲者在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實未堅者曰皁。長樂劉氏曰。穀粒之生而未充滿曰皁。稂童梁。莠似苗。皆害苗之草也。孔氏曰。稂莠苗既似禾。秀實亦似粟。董氏曰。莠稗草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害苗之蟲也。孔氏曰。此四種蟲。皆蝗也。穉。幼禾也。孔氏曰。蟲災穉禾者偏甚。○言其苗既盛矣。鄭氏曰。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穉賊之害。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又必去此四蟲。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爲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也。慶源輔氏曰。既方既皁。既堅既好。自禾之秀而言。以至於成實也。其實之害矣。又必無稂莠以分其土力。無蟲蝗以戕其根株。然後害不及其稈禾稈。禾稍且不害。則其庭碩者可知矣。然稂莠則人力足以除之。蟲蝗則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持此四蟲付之炎火之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爲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於例反 蓋古之遺法如此。安成劉氏曰。此章言苗既秀實而願其無損也。

○有渰於檢反 萋萋。七西反 興雨祁祁。雨于付反 我公田。遂及我私。叶息夷反 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力檢反 穧。才計反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賦也。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朱子曰。方一里爲井。其田九百畝。中爲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公田以爲君子之祿。私田。野人之所受也。○安成劉氏曰。司馬法以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是一畝之田。實積百步而方十步。一夫之田。實積百畝而方十畝。爲方一百步。以九夫爲一井。則一方三夫。爲方三百步。古者以三百步作一里。所謂方一里爲一井也。穧束。秉把也。滯亦遺棄之意也。長樂劉氏曰。穉謂禾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穧謂刈而遺忘束縛之所不及者。秉謂束而輦載之所不盡者。滯謂刈而捨棄束穫之所不逮者。皆緣豐稔故也。○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冀怙君德而蒙其餘惠。使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穫之穉禾。此有不及斂之穧束。彼有遺棄之禾把。此有滯漏之禾穗。而寡婦尚得取之以爲利也。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既足以爲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疊山謝氏曰。三代盛時。君之愛民無所不用其極。民之愛君亦無所不用其極。農夫望雨。如飢渴之望食也。惟願其田中之洋溢。今所願者公田之雨優渥。足其餘波及我私田也。尊君觀上之心亦厚矣。稼有不穫。穧有不斂。秉有遺。穗有滯。此樂歲粒米狼戾之時也。農夫何見而乃能留有餘不盡之利以養鰥寡。此上好仁。下好義也。○慶源輔氏曰。既無稂莠之害。又無蟲蝗之害。則其不可無者雨而已。故此章又言其望雲與雨。先公田而後私田。如此則成有年矣。鰥寡孤獨罷人。雖不欲有此等人。然不能

使其無也但發政施仁必先及之而已而我公田曾君之義也伊寡婦之利及衆之仁也○定宇陳氏曰此章欲雨公曰亦至知有己而不知有君利及寡婦不至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忠厚者此其幽風之氣象乎小安成劉氏曰此章[illegible]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禋音因 祀叶逸織反 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禋。○慶源輔氏曰曾孫以其西成乃出郊[illegible]此詩爲農夫之詞故以此爲農夫相告之詞[illegible]歟與上篇不同也 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與其婦子饁彼南畝之穫者，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也。臨川王氏曰喜其趨於事也 又禋祀四方之神而賽禱焉，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東萊呂氏曰[illegible] 此言騂黑，舉南北以見其餘也。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安成劉氏曰[illegible]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即爲豳雅。其詳見於豳風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朱子曰楚茨以下四篇即豳雅[illegible] 慶源輔氏曰此等篇大抵相類斷無可疑 然前篇上之人以我田既臧爲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農夫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欲其享祀以介景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之。慶源輔氏曰上之[illegible]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反 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音妹 韐音閤 有奭，許力反 以作六師。

賦也。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泱泱，深廣也。君子，指天子也。茨，積也。韎，茅蒐所染色也。韐，韠也，合韋爲之。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奭，赤貌。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

反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賦也。鞞，容刀之鞞，今刀鞘音笑也。琫，上飾。珌，下飾。亦戎服也。毛氏曰。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珌音必。珧音遙，璗音蕩。孔氏曰。珧，蜃甲也。黃金謂之璗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叶卜工反

賦也。同，猶聚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朱子曰。詩多有[illegible]作應答之爲。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會於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是君報其臣。桑扈鴛鴦皆然。○定宇陳氏曰。講武事而不忘武備，乃所以久福祿而保固家之道也。如此則後世之廢武備而不戒不實如晉武者，其不能久安長治宜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思呂反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叶想與反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裳裳，猶堂堂。董氏云古本作常常棣也。湑，盛貌。覯，見。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矣也。言裳裳者華則其葉湑然而美盛矣。我覯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似慶源輔氏曰。爲諸侯而使天子見之悅樂如此，是以有譽處矣。先生正以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相似，故知其爲天子美諸侯之詩，以答瞻彼洛矣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叶墟羊反矣

興也。芸，黃盛也。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慶源輔氏曰。文章則德之蘊中而見外者，德之彰著如此，則固宜其有福慶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叶僕各反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叶祖戈反之左同上之。君子宜叶牛何反之。右叶羽己反之右同上之。君子有叶羽己反之。維其有同上之。是以似叶養里反之

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三

詩傳大全卷之十四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侯古反），有鶯其羽。君子樂（音洛）胥（叶思呂反），受天之祜（侯古反）。

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詞。祜，福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頌禱之詞也。（慶源輔氏曰：四章雖皆頌禱之辭，然亦寓期望成勵之意。○安成劉氏曰：此章及三四章末句，皆所謂頌禱之詞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卑郢反）。

興也。領，頸。屏，蔽也。言其能為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所類反）之職者也。（禮記王制：千里之外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臨川王氏曰：屏之為物，以蔽內也。）

○之屏之翰（叶胡見反），百辟（音璧）為憲。不戢（莊立反）不難（叶乃多反），受福不那。

賦也。翰，幹也，所以當墻兩邊障土者也。辟，君。憲，法也。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為法也。戢，斂。難，慎。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斂乎？豈不慎乎？其受福豈不多乎？（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不獨為萬邦之屏翰，其所統之諸侯又皆以其所為為法，則其德亦盛矣。方且戢且斂而不敢自恃，其難其慎而不敢少忽，則其受福又豈不多乎哉。百辟為憲，有期之之意；不戢不難，有戒之之意。臨川王氏曰：戢則不肆不放逸，難則不易不傲慢，然則受福豈不多也。○新安胡氏曰：此亦戒之之詞也。）古語聲急而然也。後放此。（安成劉氏曰：兗柳云不尚文王云不顯不時，大明、韓奕皆云不顯其光，生民云不寧不康，清廟云不顯不承，以至崧高、維天之命、烈文、執競皆言不顯，蓋倣此義。）

○兕（徐履反）觥（古橫反）其觩（音求），旨酒思柔。彼交匪敖（叶五報反），萬福來求。

賦也。兕觥，爵也。觩，角上曲貌。（周漢作絿）旨，美也。思，語詞也。敖，傲通。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也。（慶源輔氏曰：彼交匪敖，亦有戒意。）

桑扈四章，章四句。（定宇陳氏曰：即維周之翰、四國于蕃、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等語參之，則此為天子燕諸侯而頌禱之詩無疑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叶牛何反）之。

興也。鴛鴦，匹鳥也。（鄭氏曰：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為雙，性馴偶也。）畢，小网長柄者也。羅，网也。（孔氏曰：謂之畢則執以掩物，謂之羅則張以待鳥。）君子指天子也。

○此諸侯所以荅桑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亦頌禱之詞也。（安成劉氏曰：四章皆為頌禱之詞。）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叶筆力反）。

興也。石絕水為梁。戢，斂也。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

用而右使故也。遐，遠也。久也

○乘（繩證反）馬在廐（音救），摧（采臥反）之秣（音末，叶莫佩反）之。君子萬年，福祿艾（魚蓋反，叶魚肺反）之。

興也。摧，莝也。秣，粟也。（釋文曰：摧，莝，斫芻也。秣，穀飼馬也。）艾，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亦通。○乘馬在廐，則摧之秣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艾之矣。

○乘馬在廐，秣之摧（叶徂為、采臥二反）之。君子萬年，福祿綏（叶宣隹、土果二反）之。

興也。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鴛鴦之詩，乃下誦上之辭，故尤更明易。上之待下，猶且述其德象，是也。下之誦上，亦奉此意，但稱其頌禱之情而已，鴛鴦是也。若不敢有擬議其德者，敬之至也。）

有頍（缺婢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叶居何反）。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湯何反）。蔦（音鳥）與女蘿（力多反），施（以豉反）于松柏（叶逋莫反）。未見君子，憂心奕奕（叶弋灼反）。既見君子，庶幾說（音悅）懌（叶弋灼反）。

賦而興又比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諸本皆作賦而比。今詳章首六句，曰弁、曰酒、曰殽、曰兄弟，皆述宴時之實事，其體屬賦。而其六句之中，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語意相應，又似興體。七句八句則皆為比。疑此章當為賦而興又比。又考輔氏童子問本，正作賦而興又比。今從之。○慶源輔氏曰：首言與宴者其弁頍然，只是賦體，又貼一句實維伊何，則以興起下二句豈伊異人兄弟匪他也。此則興體。至於蔦蘿，則為比也。）頍，弁貌。或曰：舉首貌。弁，皮弁。（孔氏曰：弁者，冠之大名。爵弁則士祭服，皮弁服或冠弁從會，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服，故知皮弁也。）嘉、旨，皆美也。匪他，非他人也。蔦，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本草曰：一名寓木。凡桑樹、樺、柳、楊、楓等樹上皆有之。此物自感造化之氣而生，別是一物也。）女蘿，兔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釋文曰：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此則比也。君子，兄弟為賓者也。奕奕，憂心無所薄（音博）也。○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故言有頍者弁，實維伊何乎？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他也。又言蔦蘿施于木上，以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叶陵之反）。蔦與女蘿，施于松上（叶時亮反）。未見君子，憂心怲怲（兵命反，叶兵旺反）。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叶才浪反）。

賦而興又比也。何期，猶伊何也。時，善也。（慶源輔氏曰：以時為善，何也？蓋物得其時則善矣，與其時矣之時同。）具，俱也。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方九反）。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巨九反）。如彼雨（于付反）雪，先集維霰（蘇薦反）。死喪（去聲）無日，無幾（居豈反）相見。樂（音洛）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比也。阜，猶多也。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爾雅曰：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母之昆弟為舅，從母之昆弟為從舅。妻之父為外舅。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兄弟為甥，姊妹之子為甥。）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

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孔氏曰大戴禮曾子曰陽之專氣爲霰蓋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摶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劉氏須溪曰霰則知有雪矣老則知有死矣相會之始爲此危語相感動以極歡趣耳故卒言死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樂飲以盡今夕之歡篤親親之意也豐城朱氏曰推親親之恩由兄弟以及甥舅亦其親暱之殺也蓋君子之於兄弟親戚其相與之情無窮而相見之日有限以無窮之情乘有限之日則其飮食聚會亦眞情之所不能已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比與唐風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辭旨同而意則異彼欲及時以自娛樂此欲及時以相親愛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間關車之舝胡瞎下介二反兮思孌力兖反季女逝石列石例二反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叶羽已反式燕且喜

賦也閒關設舝聲也舝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昏禮親迎者乘車孌美貌逝往括會也○此燕樂其新昏之詩故言閒關然設此車舝者蓋思彼孌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耳雖無他人亦當宴飲以相喜樂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叶居爻反式燕且譽好呼報反爾無射音亦叶都故反

興也依茂木貌鷮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埤雅曰鷮尾六尺字從喬者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喬如也○孔氏曰語云兩足之業有樂兩足之美有鷮辰時碩大也爾即季女也射厭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鷮辰彼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己而教誨之慶源輔氏曰辰彼碩女令德來教言碩女適及其時而以美德來配己而教誨之也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音汝式歌且舞

賦也旨嘉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言我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

○陟彼高岡析星歷反其柞才落反薪叶音析其柞薪其葉湑思呂反兮鮮息淺反我覯爾我心寫叶想羽反兮

興也陟登柞棫湑盛鮮少覯見也○陟岡而析薪則其葉湑兮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兮矣

○高山仰叶五剛反止景行行叶戶郎反止四牡騑騑芳非反六轡如琴觀爾新昏以慰我心

興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慰安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劉氏須溪曰此二句極思慕之情而好仁者以之況古人嘗讀之也鄉音向道而行中道而廢鄭氏曰廢喻力極罷頓不能繼行則止也○豐城朱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於六義爲興而斷章取義則於行道

進德之喻尤爲切至蓋知高山之可仰則知聖德之可慕矣知景行之可行則知大道之可由矣由聖人之道以求至聖人之所止則所謂至善不外是矣然則仁之不如堯也孝之不如舜也學之不如孔子也猶之陟高山而不至其巔行大道而不達乎國都也是即所謂半塗而廢也豈不惜哉

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慶源輔氏曰表記之言雖非詩之本旨然讀者能如此則能有益於己矣時過而學者可常常涵泳此數語以自警

車舝五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一章言其望之甚切故得之甚喜也二章言其德之求斁故好之無厭也三章自謙之辭言我雖無以與女而女則宜有以相樂也四章則言我心傾寫于女以見德之至也五章則舉其始終而言之上四句言其始下四句言其終前已極言之矣故此但言其容耳○安成劉氏曰此詩皆言慕[illegible]女之意誠其未得之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既得之也喜其今來教而心如餘寫至於宴樂之也又歎爲歡之無美具而且恐無德以相與蓋之謂雖亦可謂得性情之正者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叶汾乾反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比也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汙穢能變白黑廬陵歐陽氏曰齊詩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蓋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讒言聚蚊成雷也○鄭氏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永嘉陳氏曰青蠅穢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人戀戀狀可惡而又難遠也樊藩也君子謂王也○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永嘉陳氏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叶越逼反

興也棘所以爲藩也極猶已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士巾反讒人罔極構古豆反我二人

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己與聽者爲二人定宇陳氏曰讒人罔極之禍其來至於亂四國其始先於構二人聽者察於其始而早絶之庶乎不至於罔極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安成劉氏曰首章以青蠅與君子對言故知以蠅聲比讒言下二章以青蠅與讒人對言故知屬興此比與相似而不同者亂風詩亦然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無韻未詳後三四章放此籩豆有楚殽核戶交反核戶革反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叶舉里反鐘鼓既設叶書質反舉醻市由反逸逸大侯既抗叶居郎反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丁歷反叶丁藥反以祈爾爵

賦也初筵初即席也孔氏曰鎮陳曰筵藉之曰席左右筵之左右也孔氏曰謂筵上左右之人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籩實也鄭氏曰豆實菹醢也籩實桃梅之屬○孔氏曰殽是饌名此文殽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殽亦爲核旅陳也和旨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設宿設而又遷于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于下以避射位是也廬氏曰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安成劉氏曰大射儀有樂人宿縣之文蓋將射於學宮先一宿各縣鐘磬鼓鑮於堂下東西北三面鄉射禮則有樂正命遷樂于下之文集傳所引乃本約大射鄉射禮文以明此鐘鼓既設之義耳射皆用樂者蓋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大夫士之射則先行鄉飲禮故也然此章乃言人君六射燕在[illegible]寢自有常賤之樂謂宿設者先寓以与忠並理之耳舉醻舉所奠之醻爵也朱子曰按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獻賓曰醻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逸逸往來有序也安成劉氏曰往來者東西

交錯也

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鄭氏曰所謂獸侯也故射則張之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其畫皆毛物也○廬陵李氏曰言質者以白與赤采其地後畫布侯者直畫而已 而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安成劉氏曰凡侯有中有身有上下个古者侯以布為之天子與躬以外諸侯皆用布九幅每幅闊二尺其高一丈八尺凡躬之布廣一丈八尺最中一幅臨川所謂中也中之上下各二幅各以二幅為躬連中幅其高一丈所謂身也身之上下又各二幅以二幅為左右舌侯中之廣一丈八尺以三分之一為正鵠則正鵠當廣六尺此侯射之的侯不設正鵠則於正鵠之處以白采其地而畫熊為的又於其側以丹色為質畫雲氣為飾自麋侯以下其飾皆然 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鄉射禮註曰綱持舌繩也不繫者事未至也○廬陵李氏曰舌維持

侯者綱所以繫之于植者侯向堂以西為左掩向東也植音值 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安成劉氏曰侯有上下左右舌有左右上下綱繩出於舌外以持舌而繫之又有維以綴侯身侯舌之四角而繫之 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毗至反其耦也。○鄭氏曰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每二人相對也○廬陵李氏曰大射三耦天子大夫士為之若燕射則以次耦 射禮選群臣為三耦。侯侯二耦 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獻猶奏也。發，發矢也。的，質也。孔氏曰侯中所射之處為的也 祈，求也。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觶音寘 儀禮曰卒射司射命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奠于豐上不勝者進取觶少退立卒觶進奠于豐下註曰豐形蓋似豆而卑 ○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

安成劉氏曰左右有序者儀之盛也籩豆兩陳列考禮之盛也而武公於立言之首特以初筵發之者若將不保其終也 其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於設鍾鼓，舉醻爵，安成劉氏曰燕射則主於飲酒乃於獻酬旅酬之後司射乃命納射器司馬命張侯樂正命遷樂於是乃射故此言侯既抗於設鍾鼓之後也 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其劫反發。孔氏曰拾更也射者更代發矢也 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叶宗五反 烝衎苦旦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都南反叶持林反 其湛曰樂，音洛 各奏爾能。叶奴金反 賓載手仇，音拘叶其二音 室人入又。叶怡二由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叶音時二音

籥舞，文舞也。烝，進。衎，樂。烈，業。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孔氏曰百禮神事也 壬，大。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之也。爾，主祭者也。嘏，福。湛，樂也。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安成劉氏曰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觶獻尸尸飲畢酢之衆賓長兄弟下篇三獻之後亦有二人洗觶其義謂此類 仇讀曰𣪘，音拘 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孔氏曰佐食謂主人之佐設佐食之人為尸之儀特牲禮特牲曰賓客之中取 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也。安成劉氏曰入又者更迭而酌也注曰獻禮既成多為加爵 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坫康圭。康音抗 注曰崇高也康高也為高坫所受主奠于上焉 此亦謂坫上之爵也。時，時祭也。蘇氏曰時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

也臨川王氏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illegible]大傳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儀法以成之籥舞笙鼓有備樂也以洽百禮有備禮也○慶源輔氏曰毛氏謂籥舞笙鼓者謂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長樂劉氏曰言文舞則武舞可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因射而飲者飲在射先因祭而飲者飲在祭後上二章皆言凡飲之初禮樂之盛如此則必不至於亂也○安成劉氏曰此言祭宴禮樂之盛亦業上章初筵之意○然武公因酒過作詩宜於澤自懲創若大為惡而絕之也今二章乃皆盛陳飲酒之禮者蓋酒非有過也飲者常至於過也飲者之於初筵亦未有過也其終既醉則不能無遺也公之自悔自戒方慎終如始而已豈以廢燕射祭祀之禮而後免於酒禍哉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叶分邅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叶分邅反舍音捨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毗必反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賦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音朔下同也遷徙屢數也僊僊軒舉之狀抑抑慎密也孔氏曰審密謂謹禮而密靜怭怭媟音薛嫚音慢也秩常也○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莊子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注云治初筵溫溫秩秩之時也亂謂幡幡怭怭其號呶之時也○慶源輔氏曰溫溫其恭威儀反反抑抑始乎治也幡幡怭怭屢舞僊僊卒乎亂也論飲酒者不謹必至於此

○賓既醉止載號[illegible]反載呶女交反亂我籩豆屢舞僛僛起其反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叶于其反側弁之俄屢舞傞傞素多反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叶筆力反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叶居何反維其令儀叶牛何反

賦也號呼呶讙也孔氏曰讙叫也僛僛傾側之狀郵與尤同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傞傞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令善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慶源輔氏曰僛僛比僊僊則甚矣側弁之俄屢舞傞傞則又甚也不知其郵亦甚於不知其秩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眉山蘇氏曰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論之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叶補美反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音泰叶養里反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三爵不識叶失志反矧失引反敢多又叶夷益反

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音懈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朱子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皆曰相為司正燕禮曰射人為司正○東萊呂氏曰淳于髡云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此言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法也禮所謂立司正以監察儀法者也或佐之史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謂告由從也童羖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識記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為之羞愧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慶源輔氏曰戒其不至於昏醉而但告之使勿太怠者何也蓋凡溺於酒者其病根只在一怠字上於自謹的者覺不至若是漢人謂無事故飲者亦此意也無事則怠矣匪言勿言匪由勿語謂前章則號呼讙呶而云也言自言也語與人語也苟不可從則豈可語人哉醉而妄言

則時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氏。

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意武公以自警，抑詩之意亦以自警也。此詩言飲酒之失，抑詩言[illegible]。此詩言[illegible]，抑詩[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武公自悔之作。[illegible]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興也。藻，水草也。頒，大首貌。豈，亦樂也。○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言魚何在乎？在乎藻也，則有頒其首矣。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興也。莘，長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興也。那，安。居，處也。慶源輔氏曰：此詩與[illegible]則切矣，不更其德而[illegible]。其言之所[illegible]，蓋亦[illegible]敬之至而不敢加以形容也，但美其燕飲安居其位，則其盛德其孰能之。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興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

[illegible]

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

[illegible]

周制，諸公袞冕九章，已見九罭篇。

[illegible]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illegible]；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illegible]。

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孤卿絺冕二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

衣黻裳而已鄭氏曰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五服同也芾首飾尊也○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采菽采菽則必以筐筥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衮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為薄也永嘉陳氏曰雖無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服用衮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取其錫予之至厚者爾○豐城朱氏曰予之以車馬所以為之乘予之以衮黼所以為之衣其禮亦已厚矣而猶以為薄者蓋以車馬衣服之賜自先王以來所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於常禮之外也則其歡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泉叶才勻反言采其芹巨斤反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巨斤反叶巨依反其旂淠淠匹計反鸞聲嘒嘒呼惠反叶呼桂反載驂七南反

載駟君子所屆叶居氣反

興也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孔氏曰正出涌泉也三山李氏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芹水草可食埤雅曰水芹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水葵淠淠動貌嘒嘒聲也臨川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細無敢馳驅故也屆至也○觱沸檻泉則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

○赤芾音弗在股邪幅在下叶後五反彼交匪紓音舒叶上與反天子所予音與呂樂音洛只音止君子天子命之叶彌并反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賦也脛本曰股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所以束脛在股下也孔氏曰股本也名行縢者言行而纏之也鄭氏曰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

下○廬陵彭氏曰陳氏云帶裳幅舄昭其度也幅雖微而有等差之度故併觀之交交際也紓緩也○言諸侯服此芾偪見于天子恭敬齊咨齊二音遫不敢紓緩則為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豐城朱氏曰惟以齊遫為敬彼交匪紓則為福之所來彼交匪紓則天子之所予天子之所予即福祿之所申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多見反天子之邦叶卜工反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婢延反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柞見車舝篇蓬蓬盛貌殿鎮也孔氏曰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左右諸侯之臣也率循也○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宜殿天子之邦而為萬福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汎汎芳劍反楊舟紼音弗纚力馳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頻尸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叶郎之反矣

興也紼繂音律也孔氏曰孫炎云繂大索也李巡云所以維持舟者纚維皆繫也言以大索纚其舟而繫之也葵揆也揆猶度也膍厚也○汎汎楊舟則必以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慶源輔氏曰天子葵之言天子能揆度諸侯之心而知其底蘊也福祿必膍之於是又歎其優游而至於此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慶源輔氏曰首章之意至矣言其寵錫之厚而心猶以為不足也二章則言其始來之時見其車旂而喜其至三章則言其始見天子之時恭敬齊遫而為天子之所予四章則言其德足以鎮天子之邦為萬福之所聚而又專其左右之臣相從而至五章則申言之而又

嘆其至也。優游自適而無勉強不得已之意。一有勉強之心則怠矣。

騂騂(息營反)角弓，翩(匹然反)其反(叶分邅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叶於圓反)矣。

興也。騂騂，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孔氏曰，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翩，反貌。弓之爲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疏遠近之意。胥，相也。○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騂騂角弓既翩然而反矣，兄弟昏姻則豈可以相遠哉。(廬陵歐陽氏曰，以弓之爲物，其體往來，詩人以興九族之親，王若親之以恩則內附，若不以仁恩結之，則亦翻然而去矣。)

○爾之遠(叶於圓反)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爲，下必有甚者。(廬陵歐陽氏曰，王與骨肉如此，則下民亦將傚上之所爲也。○慶源輔氏曰，王位在德元，風俗之樞機也。故爾遠則民然，爾敎則民傚，其應甚速，不可不謹也。遠字承上章而言。)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預與二音)。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同上)。

賦也。令，善。綽，寬。裕，饒。瘉，病也。○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讒己之人而言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叶如羊反)，至于已斯亡。

賦也。一方，彼一方也。○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使彼己之間交見而無蔽，

(慶源輔氏曰，此大學絜矩之道也。)則豈有相怨者哉。(臨川王氏曰，民受其良心不念彼己之曲直，則各相怨於一方。)況兄弟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慶源輔氏曰，此章始則詔之以相怨之由，終則戒之以不遜之禍，其曉之也切矣。○廬陵歐陽氏曰，貪爭不已，至於亡身也。○須溪劉氏曰，末句云至于已斯亡也。)

○老馬反爲駒(叶去聲)，不顧其後(叶下故反)。如食(音嗣)宜饇(於據反)，如酌孔取(叶娶首)。

比也。饇，飽。孔，甚也。○言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蒲拜反)矣，而反自以爲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多而宜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慶源輔氏曰，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此必指當時實事而言，蓋時有讒己以取其爵位，而不度其己之不勝任者。如食宜饇，以比其貪黷之無厭。如酌孔取，以比其復取之太甚。)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音蜀，叶殊遇反)。

比也。猱，獼猴也。(陸氏曰，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猨。)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著。徽，美。猷，道。屬，附也。○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猶教猱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爲善以附之，不至於如此矣。(長樂劉氏曰，小人衆於不善，今王又疏薄骨肉以倡之，是教猱升木也。小人衆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塗塗附，其堅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爲上之道也。故陳爲上之道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爲之孝友，是之謂徽猷。○東萊呂氏曰，上之化下，速於影響，導之以惡既易如此，況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屬者乎。○

新安胡氏曰。毋教云者申二章爾教之義而禁止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慶源輔氏曰。君者民之表，上者下之倡，民之善惡亦惟其上之所道耳，罪不在於民也，望於上者切而責於人者恕，詩人之情當理矣、安成劉氏曰。大學傳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上有徽猷而民下之與屬者，其驗蓋如此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比也。瀌瀌，盛貌。晛，日氣也。張子曰。讒言遇明者當自止，安成劉氏曰。雨雪見日[illegible]則自消，王如此也 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比也。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

書作髳[illegible]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illegible]則如蠻如髦矣[illegible]之道也故我是用憂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安成劉氏曰[illegible]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比也。柳，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暱，近。靖，安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言彼有菀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比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蓋諸侯皆不朝，而己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王朝周而後反為所辱也。史記魯仲連曰。齊威王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illegible]後往，周怒，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威王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時朝之，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 或曰與也，下章放此

此[illegible]於王者[illegible]若以為興，則不若息焉無自暱焉[illegible]前章只是比，則以人願息於柳陰以比[illegible] 兩句意思各別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比也。愒，息。瘵，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與也。傅、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遭凶禍而可憐也。○爲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彼王之心，於何所極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

菀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四

詩傳大全卷之十五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叶亡音

賦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孔氏曰。狐之黃者多。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鎬京也。○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慶源輔氏曰。容則德之符也。言則德之發也。容言如是。則其德可知。故爲萬民所仰望也。或曰。先生以此詩爲亂離之後所作。如此則東遷之後詩也。曰。厲王流死于彘之後。都邑豈能如舊哉。何以東遷之後乎。故先生但以周爲鎬京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七活反。叶祖悅反 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直如髮。叶方月反 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

賦也。臺。夫須也。陸氏曰。莎草也。可以爲蓑笠。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孔氏曰。緇布冠制小。故言撮。若是皁爲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臨川王氏曰。臺笠緇撮。在野與衆皆作之服。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廬陵羅氏曰。說文。綢。密也。解頤新語。其首飾綢直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髢爲高髻之類。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琇音秀 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苑於粉反。結叶纖質反

賦也。琇。美石也。以美石爲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爲姞。其入聲。尹氏。姞氏。周之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

謂尹氏姞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孔氏曰常武曰王謂尹氏春秋昭二十二年尹氏立王子朝世爲公卿周之舊族也韓奕云爲韓姞相攸汾王之甥左傳鄭石癸曰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是姞與周室爲昏姻也世胄舊姓姞昏吏王室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也李氏曰所謂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安成劉氏曰晉之江左王謝唐之山東崔盧皆一時之望族爲世所稱也苑猶屈也積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蠆勅邁反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賦也厲垂帶之貌孔氏曰垂三尺卷髮鬢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爲飾也蠆螫音釋蟲也尾末揵音虔然似髮之曲上者釋文曰揵舉也長尾爲蠆短尾爲蠍邁行也蓋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思之甚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香俱反矣

賦也旟揚也盱望也說見何人斯篇○此言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旟耳言其自然閑美不假修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弓六反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賦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綠王芻也爾雅注菉蓐也今呼鴟腳莎兩手曰匊局卷音權也猶言首如飛蓬也嚴山謝氏曰婦人夫不在不事容飾故伯兮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者思念之深不專於事也埤雅曰藎綠皆易得之物今以憂思責之故雖終朝采掇而不盈一匊也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慶源輔氏曰歸沐者本思君子之歸也婦人之性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都甘反叶都尺占反五日爲期六日不詹音占叶多甘反

賦也藍染草也濮氏曰藍可以爲靛染青之色衣蔽前謂之襜卽蔽膝也詹與瞻同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長樂劉氏曰既踰於期猶未瞻見也六日不詹尚未久也且望而憂之又況於遲久而不歸耶

○之子于狩叶始九反言韔勅亮反其弓叶姑弘反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欲往狩耶我則爲之韔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爲之綸其繩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丘氏曰今不遠行從役久而不歸而其如此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望之切思之深言其如此以見慶源輔氏曰狩而韔弓釣而綸繩本非婦人之事然思望之切則無往而不與之俱見其欲使其形於言焉則其情之正可知矣

○其釣維何維魴音房及鱮音序叶維魴及鱮薄言觀者叶掌與反

賦也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也慶源輔氏曰此章承上章末句而言亦喜幸之詞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芃芃蒲東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反之

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遠行之意○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言芃芃黍苗則唯陰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唯召伯能勞之也

○我任音壬我輦力展反我車我牛叶魚其反我行既集蓋云歸哉叶將黎反

賦也任負任者也孔氏曰謂器物人所負持輦人輓音晚車也周禮鄉師注曰輦車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周加二版二築以十五人而輦○安成劉氏曰我任我輦載任器於輦車也牛所以駕大車也安成劉氏曰我車我牛駕牛於重載之車也集成也營謝之役既成而歸也臨川王氏曰此章見召伯之遇役夫如此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孔氏曰步爲於御徒行御車乃是師旅之人對而言之歷數以類上章也臨川王氏曰此章見召伯之遇征夫如此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今河南有鄧州及信陽縣是也功工役之事也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慶源輔氏曰言其師旅之所以得如是烈烈威武者皆召伯有以成之也然則兵豈常自為強弱哉師上之人所以往之者如何耳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疊山謝氏曰營其土田事畢則原隰平矣治其溝洫事畢則泉流清矣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東萊呂氏曰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為卿士豈得辭其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憂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其知職分者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既見君子其樂音洛下同如何

興也隰下濕之處宜桑者也孔氏曰桑宜在濕地之所隰之近畔宜桑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條垂之狀○此喜見君子之詩言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槩與菁莪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安成劉氏曰所謂下章者指二章三章也所謂比者蓋以隰桑枝葉顏色之美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亦與菁莪比意相類

○隰桑有沃烏酷反叶鬱縛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興也。沃光澤貌。(長樂劉氏曰光潤如膏之沃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叶於交反)。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

興也。幽，黑色也。膠，固也。

○心乎愛(叶許既反)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註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將使何日而忘之耶。(丘氏曰詩人自道其愛賢之意如此○臨川王氏曰所謂盛德至善不能忘也)楚辭所謂思公子兮未敢言，意蓋如此。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音花)菅(音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孔氏曰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耳)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我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言白華為菅，則白茅為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朱子曰詩之去且如此章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之遠何哉)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叶莫侯反)。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比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永嘉陳氏曰雲為質而露為澤)步，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圖也。或曰猶如也。○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白雲之露菅茅也。(張子曰英英白雲且均露及菅茅何天步艱難而之子不若是乎)

○滮(符彪反)池北流，浸彼稻田(叶地因反)。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比也。滮，流貌。北流，豐鎬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疊山謝氏曰嘯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於慟哭也)

○樵(徂焦反)彼桑薪，卬(五綱反)烘(火東反)于煁(市林反)。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樵，采也。桑薪，薪之善者也。卬，我。烘，燎也。煁，無釜之竈，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孔氏曰無釜之竈其上然火謂之烓本為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火爐也)○桑薪宜以烹飪，而但為燎燭，以比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也。

○鼓鍾于宮，聲聞(音問)于外。念子懆懆(七到反)，視我邁邁。

比也。懆懆，憂貌。邁邁，不顧也。○鼓鍾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懆懆，而反視我邁邁，何哉。(程子曰此章言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某懆然憂戚而曾不能感動視我邁邁而去)

○有鶖(音秋)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鶖，禿鶖也。(埤雅曰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頭高八尺)梁，魚梁也。○

蘇氏曰鶖鶴皆以魚爲食然鶴之於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鶖而棄鶴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比也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安成劉氏曰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此禽鳥並棲之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鴛鴦之不如也（臨川王氏曰鴛鴦能好其匹雌雄相從不失其性也幽王無良不一其德鴛鴦之不如也○豐山劉氏曰鴛鴦不失其匹偶幽王乃喪其良心變易無常有愧於鴛鴦矣衛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亦刺夫婦之相棄）（背迆與此音合）

○有扁（少典反）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都禮反叶祁移反）

比也扁卑貌俾使疷病也○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安成劉氏曰夫之於婦所以相配故寵賤者以配己則己亦賤矣程子曰詩要嫡婦而曰要失寵者以配身是己失寵亦且章之意也）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疷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一章則言夫婦之常理二章則言時運之使然三章始言其體尊勢大而反不如小水之尚能浸物四章然後自歎其以嫡治之事而反見卑其言亦可謂有序矣五章又疑己雖王念之而不我顧何哉六章始以鶖比褒姒而數王之舉措取舍之非宜七章則至言王之二三其德不若匹鳥之有常八章方極其意而謂王不自愛重寵妾以輕其身所以使我受之而以成病其言有序而其不怨有則而不病即其言以觀其人可謂有序而亦有則矣）

賢矣哉○三山李氏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彼專以綠衣取譬此則多譬喩體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安成劉氏曰此詩章多而句少八章皆爲比體一章以一事爲喩反覆詠歎以其情而猶不能絕念於王可謂怨而不怒者矣一詩之中首以之子稱王序之也謂嫡稱碩人尊之也嫡而稱子視之也嫡又稱碩人又稱之子怨者之詞固有不暇整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飮（於鴆反）之食（音嗣）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緜蠻鳥聲阿曲阿也（孔氏曰卷阿云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後車副車也○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也蓋曰緜蠻之黃鳥自言止於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飮之食之教之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飮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隅角（朱子曰丘隅丘之角）憚畏也趨疾行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飮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側傍極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

緜蠻三章章八句

幡幡（芳煩反）瓠葉采之亨（普庚反叶鋪郞反）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幡幡瓠葉貌○此亦燕飮之詩言幡幡瓠葉采之

享之至薄也（三山李氏曰瓠葉新生可以為菹）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有兔（巳故反）斯首炮（白交反）之燔（音煩叶分乾反）之君子有酒酌言獻（叶虛言反）之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燔亦薄物也獻獻之於賓也（疊山謝氏曰瓠葉以為菹不必嘉蔬一兔以為殽不必異饍先王之與賓客貴德賓意而已矣）

○有兔斯首燔之炙（音隻叶陟略反）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才洛反）之

賦也炕（音抗）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酢

報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叶蒲侯反）之君子有酒酌言醻（市周反）之

賦也醻導飲也（朱子曰主人酌以獻賓曰獻賓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醻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尊賓使飲也但賓受之而不飲奠於席前○新安胡氏曰主人既飲酢爵欲以酧賓又酌而先自飲以享之然後復酌而進於賓故謂之醻）

瓠葉四章章四句（定宇陳氏曰燕飲之禮在誠不在物此聊舉一二以見其微薄謙詞耳燕飲之詩有盡言其豐者魚麗是也有謙言其薄者此詩是也）

漸漸（並士銜反下同）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叶直高反）矣

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廬陵歐陽氏曰漸漸高石悠遠山川序其所經歷險阻遼遠之勞耳）

○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山川悠遠曷其沒（叶莫筆反）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沒盡也言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有豕白蹢（音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普郎反）沱（徒何反）矣武人東征不遑他（湯何反）矣

賦也蹢蹄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埤雅曰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進涉水波也○朱子曰畢是漉魚底叉網漉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新安胡氏曰畢星好雨月水之精離畢而雨星象相感如此）○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言久役又逢大雨甚勞苦而不暇及他事也（廬陵歐陽氏曰役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不遑朝矣猶可言也至於不遑出不遑他則其情危而可哀甚矣方采薇出車之詩作時豈容有此事此世之治也固未嘗無征伐之詩也然行者之勞未嘗自言而上之人則汲汲以言其勞之可念世之亂也上之人未嘗念其勞而言之也而行者則自言其勞苦而不寘焉夫使勞者自言而上之人不加恤焉則烏在其為民之父母也）

苕（音條）之華（音花）芸（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比也。苕陵苕也。本草云卽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本草注曰紫葳一名陵苕蔓生依大木久延引至巓有花其花夏乃盛○安成劉氏曰芸者黃之盛也○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爲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子零反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叶桑經反

比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牂子桑反羊墳扶云反首三星在罶音柳人可以食鮮息淺反可以飽叶補苟反

賦也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莆田鄭氏曰牝羊本首小今也羸瘠反首大而身小罶笱也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叶戶郞反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草衰則黃將亦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何草不玄叶胡勻反何人不矜古頑反韓詩作鰥叶居陵反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興也玄赤黑色也旣黃而玄也無妻曰矜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爲非民哉疊山謝氏曰東山采薇出車杕杜諸詩序情閔勞皆以室家之望者爲說同爲天民血氣嗜欲豈有異哉先王以民待民幽王之待民如犬馬耳故曰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匪兕徐履反匪虎率彼曠野叶上與反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叶後五反

賦也率循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爲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

○有芃薄工反者狐叶與車率彼幽草有棧士板反之車行彼周道

興也芃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苕之華云古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爲矣此黍離之所以降爲國風也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五

詩傳大全卷之十六

大雅三

說見小雅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爲平易明白正大光明○勿軒熊氏曰。按小雅集傳云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文王大明綿三篇國語皆以爲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今誦其詩則於其詠歎詳緩之中而穆然有嚴重齊莊之意猶使人有所興起况親聞其樂者乎皇矣追述太王王季之德業與大明綿詩同其意生民又推本后稷所以積行累功之由朱子起爲郊祀之後受釐頒胙之詩鳧鷖詩中有享祀神芳等語或方受釐之樂思齊追述太任太姒太姜之德言文王御家在宮之事爲詳疑此入而燕處之樂靈臺豈亦出而遊觀之樂乎若棫樸言文王之德下武有聲皆兼言武王之事其樂或用之宗廟或用之朝廷今皆不可知若行葦以下四篇爲受釐之辭公劉以下三篇爲陳戒之辭則又明白曉然矣惜其被之聲歌者其音節已不復存然善觀詩者但玩其辭意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音烏昭于天叶鐵因反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叶上紙反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叶羽已反

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安成劉氏曰。雅頌稱不顯凡十二。此詩三大明及崧高韓奕清廟維天之命執競烈文各一。皆與此詩同義思齊抑各一。則辭指有不同者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新安胡氏曰。此篇周公作於成王之時推本周家受天命之由而歸美文王之詞○安成劉氏曰。周家受命始於文王亦由文王之德所致。一章二章三章則專言受命之事也周家代商始於武王。亦由文王之德所致。四章以下則兼言代商之事也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華谷嚴氏曰。文王未嘗稱王。曰文王者追稱之也○鄱陽董氏曰。朱熹嘗云人之死各返其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况聖人精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沒也猶神在天與天爲一文王在上寧說之辭也於昭于天矣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與天同德也○問受天命如何來于帝命如何文王於天只是人與天同周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趨自有不容已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臨川王氏曰。不顯所以言其顯。不時所以甚言其時。惟其德之顯。所以爲命之時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

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眉山蘇氏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朱子曰言文王德合乎天與天同運而無違也問文王陟降曰理是如此若道真箇一上一下則不可○慶源輔氏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正與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意同蓋非貌說實理然也○新安胡氏曰文王之靈一陟一降在帝左右若陰有以相之是以子孫蒙其福澤以有天下蓋歸美文王之德而武王由之代商以有天下也○豐城朱氏曰此章之意約言之而四句已足雖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反覆申言之其德之顯即於昭之謂也其命之時即維新之謂也其陟降在帝左右即文王在上之謂也然於昭以言其神而不顯又言其德何也其德之顯自其在人者言之也其神之昭自其在天者言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左傳昭公七年衛襄公卒王使成簡公如衛弔追命襄公云云或疑

恪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亹亹音尾文王令聞音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叶奬里反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亹亹彊勉之貌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侯
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孔氏曰適譬本餘庶譬其枝也○文王非有
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
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三山李氏曰惟文王亹亹故其令聞亦不已蓋有實
者必有名也苟為無本安能不已乎○華谷嚴氏曰文王之誠不已而令聞亦不已此誠之著也令聞
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
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
士孔氏曰士者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焉慶源
輔氏曰臣之傳世既顯則周之傳世亦顯矣上天以文王之故數錫周家之子孫而又及其臣子則君臣同體
亦可見矣○三山李氏曰非特文王之子孫也凡周之士亦皆世世而顯天之所以數錫文王可謂至矣不顯
亦世猶曰豈不顯乎其亦世也蓋言其傳世永久而以不顯二字嘆之以足其辭也○黃氏曰文王德澤廣及
其臣士非惟周召尚父太顛散宜生之徒與周相為無窮而其餘者亦皆世守爵祿世世竭忠誠以輔周家之子
孫○華谷嚴氏曰使周之臣子皆光明俊偉其德甚顯亦世世相傳與周匹休焉此述文王德澤之遠也○廬
陵彭氏曰亹亹者不已之體也令聞則不已之形見也陳錫于周子孫百世仕者世祿不已之故驗也○豐城
朱氏曰上章言文王之德之節此章以下專言德者周公告戒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威命非
但欲其求之窮寘恍惚而已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叶于逼反王國克

生維周之楨音貞濟濟子禮反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猶謀翼翼勉敬也慶源輔氏曰勉則無怠敬則無他謀猶如此則其忠誠可知矣
思語辭皇美楨榦也朱子曰榦者築牆之楨榦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中為骨謂之夜叉
木橫曰楨直曰榦濟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豈不顯
乎而其謀猷安成劉氏曰兩其字皆指周士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
眾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
眾多之士則足以為國之榦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慶源
輔氏曰多士之生於周國乃所以為周之楨榦也二程子論治天下之道未始不以求賢才為先務者以此
然則天之所以使周士傳世之顯者非所以為周之士乃所以為周之國也自文王之時言之則文王之身固
以多士寧矣自成王之時言之則文王之神亦以多士寧也○華谷嚴氏曰牆恃榦而立國恃人而立此章述
周士之盛○長樂劉氏曰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範而後生也而文王之國又待多士以為安猶農人勤於菑
田反以自養蕃於植封反以自庇○豐城朱氏曰美哉此眾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以多士而生王
國謂非天命之佑不可以保王國而克生此多士謂非聖化之造就不可由天命之保佑而多士以生由聖化
之造就而王國克生則信乎足以為周之楨榦矣譬非榦無以立國非人無以立此濟濟然之多士乃文王之
所賴以安也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安成劉氏
曰言賢才之盛於周者如此宜其子孫傳世之顯也
○穆穆文王於緝七入反熙敬止假古雅反哉天命有商孫子
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叶蒲北反
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朱子曰緝如緝麻之
緝連續不已之意止語辭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

也○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華谷嚴氏曰文王德容穆穆然可見故穆穆足以形容之所難言者心之微也故緝熙不足以發而又以於發之緝熙敬止者中庸之至誠無息也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維服于周矣孔氏曰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推本而美之耳○慶源輔氏曰先生謂四章首言文王之所以聖與夫上昭于天不已其令聞者止在於敬之緝續熙明不已而已可謂深得周公之心及文王之德也程先生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觀文王之詩則可見矣○華谷嚴氏曰此章述文王以敬德為受命代商之由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古亂反將于京叶居良反厥作祼將常服黼音甫冔况甫反王之藎才刃反臣無念爾祖

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鄒陽董氏曰集氏云春秋傳晉士起是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孔氏曰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以將為送言灌時送爵行之也於禮王正祼后亞祼而殷士助祭華谷嚴氏曰各諸王入太室祼謂以圭瓚酌於爵以獻尸尸受祭不飲灌於地故謂之祼古字通用今廟有祼大地大神不薦京周之京師也黼黼裳也冔殷冠也董氏曰黼繡於裳章數不同皆以黻為裳○孔氏曰祭服不止於黼黍一章以表之耳○華谷嚴氏曰夏后氏曰收商曰冔周曰弁而冔冠則商之制也○毛氏曰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孔氏曰修其祭先王之禮文物以使之賓服以備一王之法也○賓以客禮待之也○勿剗勿改氏曰此見周家忠厚之至也一代之典禮雖改正朔易服色以示作新之政然考之詩書未嘗廢其冠服黼冔亦不使廢也王一代之

箕子稱十有三祀斧走臣我監稱天祀猶用商之紀年也一則曰商王士二則曰殷多士何嘗敢有一毫鄙夷之心其視後世亡人之國則絕人之祀而衰冠禮樂能存先代之後亦鮮矣此皆出於孩慮之遐而不知以公天下考心者周家忠厚之澤所以為不可及也夫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為戒也王指成王也蓋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臨川王氏曰天命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今服于周所謂靡常也故殷之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左傳襄公四年注曰告僕夫不敢斥尊也○華谷嚴氏曰不以文王為念則將墜厥緒商之孫子以殷士而服冔之服而助祭於周也人之廬侯

此章述殷士祼將之事以為戒也○安成劉氏曰呼藎臣告僕夫其實因卑達尊之義乎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而痛殷之亡也慶源輔氏曰殷士雖膚敏而服事之京天命所在不敢違也此蓋深痛之唐以下皆不及矣夫以殷士之賢服王之命而助祭於周使之事可念也哉可警也故於此呼王之藎臣而告之使念文王之德焉劉向所述孔子之言使人讀之憂思深惻有不能措著蓋孔子乃殷後而向方之室也○西山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為有周之臣而助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為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之至于紂而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也

○無念爾祖聿于筆反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叶筆力反殷之未喪息浪反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峻命不易以豉反

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三山李氏曰文王欲念爾祖則在乎聿修厥德而已。能修德則可以長合天理而福祿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求福耳。夫何容心於其間哉。○臨川王氏曰以德求福則非有待於外也。○華谷嚴氏曰自求多福謂求諸己而不求諸天也。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爲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漢書翼奉曰。成王有上賢之才因文武之業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詩則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華谷嚴氏曰德者民之所歸得民斯得天不修厥德則失其民而天命去之故宜以殷爲鑒也。此章戒王念祖而鑒殷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叶姑弘反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叶鐵因反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叶初尤反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叶房尤反

賦也。遏絶。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聞通。有又通。虞度。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紂之自絶于天廬陵歐陽氏曰。如天命之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朱子曰武王數紂云自絶于天甘辭之間遽過爾躬自緣内過絶於爾躬如家自毀國自伐而布明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禮記緇衣注曰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信者也○藍田呂氏曰凡欲配大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儀刑文王則天德全矣此萬邦所以作孚○華谷嚴氏曰七章中六章警殷法祖之意也○新安胡氏曰天無聲臭之可尋文王陟降在左右文王即天矣所以爾祖文王爲法則萬邦自孚信之矣命庶乎其可保不至爾躬而遏絶也。味此詩旨庶乎其嚴哉

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爲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爲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慶源輔氏曰文王之詩七章以一章言之首是只提言文王與天爲一。以一篇言之首是亦是言文王與天爲一但首章則專說文王末章則欲成王之法文王耳

○新安胡氏曰此篇首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末言天無聲臭儀刑文王其文王乎文王其天乎○安成劉氏曰天高在上而文王之神在天上帝爲天之主宰而文王之神則升降乎帝之左右是帝所在即文王所在也。何以知文王之能然哉以其與天同德而已天之德於穆不已所以爲天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所以爲文於穆不已者天之誠也純亦不已者文王之誠也是文王之德即天之德儀刑文王即儀刑於天也天與文王一而已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爲周公所作。味其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唯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爲天子

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
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商則不唯
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
絕商之禍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
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為法而以商
為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為監而以文王為法也
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
立之樂官而因以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
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也。
國語以為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慶源

輔氏曰天人之際看文王與天而言也反覆丁寧言七章相接繼而說不一而足也周公作此本以戒成王立之樂官而因以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則又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也〇安成劉氏曰章以文王之德與上帝之命對言也二章言天之命周與四章言天之絕商為對二章言命周之章臣後嗣與五章言絕商之章臣後嗣及對六章先言法文王後言監商七章先言監商後言法文系亦對舉而至言之周公既以文王之德當之際詩以戒成王矣而後叶之胥律以為朝會通用之樂則又以告成王者告諸下後世為其意遠矣哉
天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
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
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
已者乃可得而見焉安成劉氏曰四章所謂熙者光明也即所以昭明于天之本也所謂緝者繼續也即所以不已其聞之本也文王之生也纘續光明而不已其敬故其沒也昭

明于天而不已其聞焉然亦多詠嘆之言而語其所以為德
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
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
矣慶源輔氏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為始終者又可見於此二程先生挈出此一字以詔後學其有功於聖學多矣學者舍是實無以為進德之階也〇安成劉氏曰敬者千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欽也虞書五篇言欽者十有三言敬者七唐虞君臣相傳相戒固惟在於此也故仲虺告湯亦曰欽崇天道尚父告武王亦曰敬勝怠者吉是創業垂統者固在於此敬而持盈守成者尤在於此敬也然則成王所以念祖修德儀刑文王之事者誠不可以他求方惟法文王之敬德而已又若召誥召公告王亦曰曷其奈何弗敬又曰王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又曰王其疾敬德又而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肆惟王其疾敬德其語意尤為諄複剴切也成王之為令主也宜哉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叶辰羊反天難忱市林反斯不易以豉反維王
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子燮反四方
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
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〇此亦周
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
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華谷嚴氏曰明明在下言之善德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眷顧為甚顯也在下而明明則達乎上在上而赫赫則達乎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
也紂居天位為殷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
此爾臨川王氏曰今紂所居之位則天位也所傳之正則殷適也使不挾四方其不可深恃如此〇東萊

有加而無已若非天使私我有周也哉若培之傾者覆呂氏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天下尊所陳者頭內家
因其材而篤焉耳〇華谷嚴氏曰首章推天命之不易明明之殷之事已豐城朱氏曰天果不可信乎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未嘗不可信也天果可信乎殷有昏德而周受之其去就絲毫不可易
又未嘗不可信也蓋天命未嘗不可信而亦不可恃也紂為天子殷之適嗣天既絕之則為獨夫故天命不易而不可信所以使之不得挾四方也

〇摯[音至]仲氏任[音壬]，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毗叶賓反]于京[叶居良反]。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叶戶郎反]。大[音泰]任有身[叶尸羊反]，生此文王。

賦也。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嬀[音規]汭，嬪于虞也。[九峰蔡氏曰釐理也降下嫁也]下嫁二女于嬀汭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也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〇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曹氏曰摯仲氏任太任也列女傳曰太任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女也王季娶以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〇只此一句盡之〇豐城朱氏曰太任之德足以配王季故詩人言其宜為文王之母也又曰乾坤生萬物之理自然而然聖人之生亦有所從來故詩人於此推本言之以見文王之聖其所從來者如此也

〇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叶筆力反]。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叶越逼反]。

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於此為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illegible]

〇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叶昨合反]。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音俟叶羽已反]。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叶獎禮反]。

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音合]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也。嘉，婚禮也。大邦，莘國也。子，大姒也。〇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所以洽陽渭涘，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王氏曰]華谷嚴氏曰四章言天生太姒以配文王也安成劉氏曰二章言王季太任

之德以及文王故言自其父母而已然此言天命以集天作之合故以爲非人之所能爲然則六章之所以篤生武王皆又生人之所能爲哉

○大邦有子俔(牽遍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反)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賦也俔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俔譬也孔氏曰如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王氏曰譬天之妹言其德可以纘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然則非徒可以纘大姒能爲之配故可備其禮以定其祥)造作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爾雅注曰造舟比船爲橋維舟連四船方舟併兩船特舟單船)張子曰造舟爲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爲天子之禮也(華谷嚴氏曰五章述文王親迎之事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叶居良反)纘(子管反)女維莘(所巾反)長(丁丈反)子維行(叶戶郎反)篤生武王保右(音祐)命爾燮伐大商

賦也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大姒也行嫁篤厚也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臨川王氏曰生文王又生武王是之謂篤中庸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雙峯饒氏曰文王生於[illegible]之十一年武王後文王二十年生是商道始衰之際人已生矣)右助燮和也(新安胡氏曰燮有和順之意)○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丘氏曰將篤生武王之事故又本而歸之)天又篤厚之使

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慶源輔氏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言其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言其終也天之生聖人者其用力多矣既以天篤生之故保護之右助之所謂栽者培之所以命之受大商也征伐本非和者之事而曰燮伐若所謂[illegible]應行險而順者也○華谷嚴氏曰因天人之所欲是謂[illegible]此章述太姒生武王也○[illegible]劉氏曰[illegible]伐也古人所敘[illegible]商○[illegible]朱文[illegible]曰有大任爲之母有太姒爲之婦故謂之纘言文德之[illegible]王於前く生武王於後故謂之篤言天之命之[illegible]也其伐商也上以順乎天下以應乎人故謂之[illegible]其無慼傳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叶音歆)上帝臨女(音汝)無貳爾心

賦也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爲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東萊呂氏曰紂以如林之衆來武王方是時武王豈得而私哉[illegible]荀較強弱而計衆寡其心見疑矣[illegible]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illegible]疑[illegible]武王與天爲一[illegible]輔氏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illegible]武王之[illegible]其[illegible]是[illegible]洋洋乎[illegible]如在其上[illegible]如在其左右[illegible]常[illegible]辭[illegible]詠[illegible]此二句以作[illegible]爲[illegible]傳[illegible]夫[illegible]商王誓[illegible])

貫盈。天命誅之。又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又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觀是語也則武王固知上帝之監臨矣。固知衆寡之不足疑矣。○華谷嚴氏曰七章述武王伐商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音四騵音元彭彭叶鋪郎反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音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叶謨郎反

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爲車者也。煌煌鮮明貌。騵馬白腹曰騵。孔氏曰檀弓亦言戎事乘騵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彭彭強盛貌。師尚父大公望爲大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也。王莽傳注曰亮助也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旦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帥之賢鄭氏曰戰地寬廣兵車鮮明馬又強盛尚父佐武王爲之上將伐商以除穢濁

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孔氏曰王肅云不崇朝而殺紂天下方大清明無復濁亂○廬陵彭氏曰當癸亥之夕俟天休命之前猶有如坐晦之中及甲子昧爽一戰之後民皆大究向者昏亂蔽濁之氣一洗而出之豈不快哉○安成劉氏曰天下本清而紂汩濁之故伯夷太公避之以待其清及去紂則湯清而流惡者矣故武王泰誓以永清四海爲已往詩人歌之亦以會朝清明歎其撥亂反正之初速盡知其心豈在於清四海而已○豐城朱氏曰此章述牧野之事然言其檀車之煌煌而已不及乎矛戟之利則是無待於擊刺也言其駟騵之彭彭而已不及乎弓矢之良則是無待於貫革也言尚父之鷹揚而已不及乎徒御之衆則是無待於選鋒陷陣之勇也所以然者[illegible]之不敵久矣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孟子曰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皆此意也會朝清明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所以終首章之意也華谷嚴氏曰八章終上章伐紂之事也定宇陳氏曰篇首之明明以德之明言之也篇末之清明以治象之明言之也然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非德之明若能之乎○安成劉氏曰此章可以見天位殷適而不挾四方焉可以見天之難信而爲君之不易焉又可以見有明明之德則有赫赫之命焉首章開其端此章終其意雖以紂與武王觀之則成王之所當監者夫豈遠哉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名義見小旻篇三山李氏曰大雅之詩則謂之大明小雅之詩則謂之小明一章言天命無常性德是與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大姒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華谷嚴氏曰首章泛言天人之理見殷亡之由爲美文武張本次章乃述太任生文王其後乃又述文王生武王及伐殷之事以成首章之意其言皆有次序也○慶源輔氏曰君有明德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太任太姒有王季太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謂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廢興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以皆非苟然也又曰此詩周公作以戒成王者五章言周三王積德之盛而天命之積亦非一日有人力之所不得與者後兩章言武王順天應人以伐紂而克之有非得已者成王聞之思天命之不苟集祖宗之於天下也非苟得則紹統業業以保守之自有不能已者矣

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間。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爲兩君相見之樂。說見上篇安成劉氏曰事見外傳魯語叔孫穆子之言也

緜緜瓜瓞田節反。民之初生。自土沮七余反漆音七。古公亶都但反父音甫。陶音桃復音福陶穴叶戶橘反。未有家室。

比也。緜緜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

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沮
漆二水名在豳地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
追稱大王焉廬陵趙氏曰古公猶言先公也蓋未追王之前本號古公當殷末時猶尚質故亶父
以名言陶窑竈也孔氏曰陶者窑竈也蓋以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復重窑也
穴土室也家門內之通名也豳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
俗如此○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大王始遷岐周
以開王業安成劉氏曰八章以上所言是也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
安成劉氏曰八章以下所言是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
人始生於漆沮之上曹氏曰公劉以前微弱其衰[illegible]能不絕其緒故以緜緜比之○[illegible]
王氏曰周[illegible]亡矣其後土漆沮而[illegible]役與故以[illegible]民之初生也○孔氏曰周語云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

而自竄於戎狄之間[illegible]蓋不窋已竄矣[illegible]
周人之生[illegible]公劉以前生民[illegible]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illegible]初也而古公之時居於窑竈
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華谷嚴氏曰首章述大王初居
邠之事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叶滿補反率西水滸呼五反至于岐下叶後
五反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東萊呂氏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
精神風采也滸水厓也漆沮之側也岐山之下也廬陵羅氏
曰岐山地理考異亦名天柱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姜女大王妃也胥相宇

宅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
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
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
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
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朱子曰[illegible]
皮麋鹿之皮也幣帛也[illegible]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歸
市人衆而爭先也○南軒張氏曰大王於狄人侵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本期以保民也而狄人侵陵不已是故邑
土地也曰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其言何其忠而不迫也邠大王之言本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illegible]
以從特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感得民主也民心自不當擇乎大王非特斯言有以動之蓋
民之戴其仁有素矣曰如歸市以見其誠心樂趨無毫強勉之意也○張子曰嘗稱大王肇基王迹盡見得

民心之始也方其去邠民皆從[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固未嘗有[illegible]之也王迹之始見於此蓋民歸之則天命之[illegible]
○周原膴膴武音堇謹音荼如飴移音爰始爰謀叶謨悲反爰契苦計反
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叶津之反
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膴膴肥美貌堇烏
頭也荼苦菜蓼屬也飴餳夕清反也本草曰烏頭附子同根取似烏鳥之頭
蜀人謂烏頭苗爲堇草○孔氏曰餳飴糖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
所謂楚焞[illegible]是也孔氏曰華官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焞置
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所用灼龜也燋謂炬其存火[illegible]
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前漢書注曰契刻也詩曰爰契我龜言刻開之
灼而卜之[illegible]○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於是

大王始與豳人之從己者謀居之又契龜而卜之華谷嚴氏曰爰始爰謀及乃心也爰謀及卿士庶人也契龜謀卜筮也○三山林氏曰大王遷岐衞文遷楚在未嘗不及卜欲君臣既有定議乃卜洪範所以先乃心卿士庶人而後卜筮也○杜氏曰古先人事後卜筮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臨川王氏曰曰止則命其臣民止于茲也曰時則命其臣民以止則功命之時也既命其土功之時迄築室也華谷嚴氏曰三章述太王定宅於岐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叶羽己反迺疆迺理迺宣迺畝叶滿彼反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叶上止反

賦也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孔氏曰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在嚴云乃左右間地置邑以居其民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理也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畝治其田疇也自西徂東自西水滸而徂東也周徧也言靡事不爲也慶源輔氏曰第一二句則民居各有定而行以營立矣三四句則民田各有分而得以耕治矣五六句總言其徙西水滸而徂東凡經始之事所當爲者悉不盡也○華谷嚴氏曰四章述定民居治田畝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叶古胡反其繩則直縮色六反版以載叶節力反作廟翼翼

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孔氏曰司空之屬有匠人掌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以營民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先召之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興故次召之繩所以爲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版而築也孔氏曰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朱子曰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長樂劉氏曰築宗廟之垣墉墻壁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翼翼嚴正也曹氏曰此章先俾立室家則定其規模而已若其營作則先於廟故其序如此○華谷嚴氏曰五章述營宮室先作宗廟也○長樂劉氏曰一章言遷三章四章言先營民之居處授民之耕種此章始言公室焉

○捄俱音之陾陾耳升反度待洛反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扶冰反百堵丁古反皆興鼛皋音鼓弗勝勝音升

賦也捄盛土於器也陾陾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墻成而削治重複也馮馮墻堅聲眉山蘇氏曰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長樂劉氏曰謂墻成脫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凸音迭五版爲堵興起也此言治宮室也鼛鼓長一丈二尺以鼓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考記曰鼓人云以鼛鼓鼓役事春秋傳云魯人之皋蓋皋者緩也役事以弗垂爲義故以皋鼓節之古者上之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迨故名鼓以皋下之事上以義常欲迨而有功以鼓節之而弗止故曰鼛鼓弗勝○安成劉氏曰古人以鼓爲壁故於作室多言版築之事上皇而言治宮室其獨詳於版築之事者蓋結所以承國乎外衆此則其中衆役可知又版築之其之其也工役爲最勞至於百堵皆興鼛鼓弗勝則人之樂事如是爲至矣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苦浪反叶苦郎反 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七羊反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叶戶郎反

賦也。傳曰：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曰書言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小寶有庫門家語云翕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皐意老則皐應小天子之門明矣○鄭安制氏曰毛氏因藏記明堂位古魯以庫門爲天子皐門雉門爲天子應門是謂大子郭門爲皐立門爲謹而諸侯門富名庫被家子收毛詩子之書春秋禮記家語云以之曰大王於作宰恐二門侯尊爲天子之制諸侯亦得立之爲高矣考寺曰天子九門皐若遠也明最在外故曰皐庫門由有識於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者於君此以於以也路門曰毀其大也此五門各有其義然書又衣皐門內門則路

門之別名也周禮又有中門雉門之別名也路寢有正門之應門之別名也皆諸侯三門鄭氏以爲庫雉路也。冢土，大音泰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朱子曰太王立岐周之社武王既有殷國社稷通立周之社於天下以爲太社稱演初令民以殷社稷也○臨川王氏曰宗廟宮室事也自內及外故於亦言立家土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爾雅曰宜祭名以兵出戰危忠貴負敗祭

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慶源輔氏曰二門既立而太社遂立太社既立而大衆行周家之勢至是蓋功効然起不可得而樂者矣見其可得而不成百堵發鼓弗勝則人心之樂事勸功可得組而矣限哉至家攸行則征伐之事蓋有不容已者矣○孔氏曰宜學社之名也○安成劉氏曰上四言之序聲立宗廟居室社擾皆在居民之從先王重民之邑如此蒞國以民爲本也

肆不殄田典反厥慍，紆問反 亦不隕于敏反厥問。柞子洛反棫域音

拔蒲貝反矣，行道兌吐外反矣。混音昆夷駾徒對反矣，維其喙呼貴反矣。

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慍，怒。隕，墜也。問，聞。通謂聲譽也。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棫，白桵音蕤也，小木，亦叢生有刺。嚴氏曰賁如有當赤可爽一東陽許氏曰材理全白直理易破可爲車輻又可爲矛戟矜音矜柄也 拔，挺拔而上，不拳曲蒙密也。兌，通也。始通道於柞棫之間也。駾，突。喙，息也。藍田呂氏曰喙張喙而息也奔馳者其氣如此 ○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己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己，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慶源輔氏曰不殄厥慍不責夫人之廣己也不隕厥問唯盡夫自治

之道而已若事於外而不反之身則務名而不兌音大人者皆非聖人之學也自治之實而但言其聲尚若有其實者行其名也其與後世所謂以虛聲恐喝之者不可矣 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柞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慶源輔氏曰四箇矣字可見不期然而然之意 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爲文王之時矣。東萊呂氏曰此章或以爲專指太王或以爲兼言文王專指太王者未安以子門又王事混羑文王猶言昆夷則其太王安得有枝駾矣其喙矣之美作對自蓋大王曰昆夷事則其太山王安併柞棫拔行道兌其可見矣作之時事蓋總敘周家興衰之則柞棫拔行伸之理文於太王之詩緜終於陳氏謂孟子華夏二八施之大王謂鄭氏謂此章八句以言文王之事遂以爲文王之事而此詩之末章言其事以爲其實成之文王之事蓋其

始也昆夷不服而太王不隕其問及其終也文王德盛而昆夷自服一章之間神祖聖孫實相首尾集傳既曰太王始至又曰至於其後又曰已為文王之時則其歷年亦久矣若以皇矣二章及天作之頌證之則此章適言太王王季文王之事明矣○豐城宋氏曰太王之去邠避獯狁之難也及其至岐川又有昆夷之慍焉昆夷之慍患之自外至者也內治之修政之由中出者也自外至者聖賢之所不能必由中出者學賢必加勉焉蓋君子創業垂統為其可繼者而已若夫成功則固有天命存焉然積累之既久培植之既厚至於本深道通則屈不終屈而必於伸悔不終悔而必於顯昆夷之窮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虞芮如銳反質厥成。文王蹶居衛反厥生。叶桑經反予曰有疏附。叶寄上予曰有先息薦反後。胡豆反叶下五反予曰有奔奏。與走通叶宗五反予曰有禦侮。

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華谷嚴氏曰成猶其平則無爭也傳曰：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濮安倪氏曰畔謂田之疆界讓畔則兩界之地耕者各不及讓路如少遜長賤遜貴之類入其邑，男女異路。孔氏曰邑中道中如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鄭云以為地道尊右故也斑白不提挈。孔氏曰年老其髮白黑雜提挈有少者代之也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建安劉氏曰古者任官之推其人才可以為卿則為卿才止於大夫若不敢居卿之任可以為大夫則為大夫才止於士若不敢居大夫之位無讓說之風有遜讓之實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建安熊氏曰設文王之化自然興起而歸附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說者以虞芮質成之年為文王受命之年亦以此歟○新安胡氏曰來歸者四十餘國要亦造化之所漸被非謂有其德土版

閒也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曹氏曰虞芮皆在岐周之東蹶生，未詳其義。或曰：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朱子曰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是一日之閒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忽然見之如此奮起予，詩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孔氏曰喻天下以王德宣揚王之德使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武臣折衝曰禦侮。孔氏曰武力之臣能折止敵人之衝實者○言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故各以予曰起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歎其得人之盛也。慶源輔氏曰質虞芮之訟動非則於興起

也而其興起之勢然而動焉此聖人之事也然亦豈一已所能揭致歟故周公以為四臣之助為多其辭亨設嘆歎其得人之成其意深矣其所以成王者切矣所謂四臣者謂有此四等之臣頁閒非止於四人而已也○豐城朱氏曰虞芮之質成是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歸者四十餘國是朝覲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文王之德其孚於人也久矣至是而始動其興起之勢者譽之驚蓄之既張是惟無發發則沛然而不可禦矣詩人推本言之以為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蓋乎之德雖非五臣之所能及而非五臣亦無以佐其成也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無以宣其化也書亦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知此則知文王得人之盛而人材之所為聖化之助亦大矣或者乃謂文王之化非四臣之所能為豈不異哉

緜九章，章六句。

一章言在豳，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

門祉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混夷。孟子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朱子曰。本言太王事混夷。雖不能殄絶其慍怒。亦不自隕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

九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安成劉氏曰。所謂受命者。蓋諸侯歸文王。則文王於天命似有不得而辭者矣。然亦推原之詞耳。非謂其有改元稱王之事也。餘說見上篇。慶源輔氏曰。以上三篇皆周公作。以成王之詩。文王則以美文王之德。大明則追述王季太任文王太姒以及武王之德。緜則又追述太王太姜文王之德。而其意則蓋歸其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責重。不可不謹守而保之耳。

芃芃(薄紅反)棫(音域叶于逼反)樸。(音卜)薪之槱(音酉)之。濟濟(子禮反)辟(音璧)王。左右趣(此苟反叶此苟反)之。

興也。芃芃木盛貌。樸叢生也。言根枝迫迮(音窄)相附著(直略反)也。槱積也。(華谷嚴氏曰。積以待其乾而用之。)濟濟容貌之美也。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芃芃棫樸。則薪之槱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趣向之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五歌反)髦士攸宜。(叶牛何反)

賦也。半圭曰璋。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毛氏曰。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大宗伯以璋瓚亞祼。是將之事助行祼事也。○孔氏曰。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凡祭祀賓客之祼奉之。)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峩峩盛壯也。髦俊也。(慶源輔氏曰。此一章則因首章所言而賦祭祀之事。以足成其意。然後髦之士至誠奉璋助祭。峩峩然無不盡)

行其所宜。此則九可見其趣向之意。

○淠(匹世反)彼涇(音經)舟。烝徒楫(音接叶入反)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興也。淠舟行貌。涇水名。(臨川王氏曰。涇所居地。與王所見也。)烝衆。楫櫂。于往。邁行也。六師六軍也。(華谷嚴氏曰。大雅皆述文王之事。未有言六軍者。以)

○言淠彼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邁。則六師之衆追而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慶源輔氏曰。此章以文王有征伐之事。而六師之衆趣而及之。比夫祭祀之禮。則未待戒命而至者。又一章見人心歸向之切。如此人心之歸。須及人須往從也。從往亦有宗之之所從。使之如此。兵戎者。是外之事也。外制於內。故人心向之如此。而國之內。若外之事。亦皆是也。○豐城朱氏曰。上章人心之趣向見於祭祀之時。此章人心之趣向見於征伐之日也。)

○倬(陟角反)彼雲漢。為章于天。(叶鐵因反)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興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爾雅注曰。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也。)章文章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與何同。(朱子曰。理。壽考字。姑從毛氏。諸家皆作遐。○嚴氏曰。遐不作人。謂)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朱子曰。擊鼓以作之。舞以使之。如鼓舞然。○只是引起下面說。非謂可不作人也。又曰。此章只是說文王壽考作人。使之不能已。如此。不須牽說作士。須其自去感發。不求之而自得。此王者之所以鼓舞乎人心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周王壽考。故言作人。先生積累。故能有以振作之。非一時之功也。○文王壽考。然之可不作人也。必責之學者。曰久成此乃等之言。自有箇周)

四騑流通但涵詠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了詩人活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才此事已自分明更著箇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六義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華谷嚴氏曰雲漢倬然明大爲文章于天矣文王自少至老所以興起人者多矣人心之善作之則雖凡自暴自棄習惰益流於下著由上之人無以興起之耳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外立一道以強其听無特作而興之使之自不能已未知所以然而然如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永嘉陳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

○追對迴反琢陟角反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興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孔氏曰此經上下相承所追琢者即金玉也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網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孔氏曰網者網之大繩[illegible]○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者至矣朱子曰疑不作人只是當却鼓舞作興底事功夫細密處又在此一章[illegible]

棫樸五章章四句

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爲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慶源輔氏曰四章言振作五章言綱紀振作綱紀之不已不容息廢也綱紀之謂統括維繫之不容變化散也舞其之

天下之人奉璋之士六軍之衆四方之民所以無不歸附趣向之也○安成劉氏曰一章二章則言左右近臣歸向文王三章則言六軍之衆歸向文王也四章言文王振作天下之人也五章言文王綱紀天下之人也然歸向之者不離於前後左右則其振作綱紀於人者無不至也振作綱紀之者至於久遠則其歸向之者益以衆也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瞻彼旱麓音鹿榛音臻楛音戶濟濟子禮反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荊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也○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豈弟矣干祿豈弟言其干祿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illegible]

○瑟所乙反彼玉瓚才旱反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叶呼攻反

興也。瑟縝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而朱其中也孔氏曰以圭爲柄謂之圭瓚瓚是器名所以盛鬯酒其體以玉而以黃金爲勺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王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與瓚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爲槃以承之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爲酒築鬱金

鬯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祼之也孔氏曰秬黑黍一秠二米
者也釀秬爲酒以鬱金和之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曰黃流○周禮鬱人掌和鬱鬯注鬱草名
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鐎中和鬯是不和鬱者○本草注曰鬱金草其花十一葉爲百草之英二月
有花狀如紅藍葉之用爲鬯合而釀酒以降神也攸所降下也○言瑟然之玉
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
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
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華谷嚴氏曰言各以類應也次章言諸
侯德必得其福○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章言豈弟君子則福祿自然降下其躬蓋亦不待乎求之之意
○鳶弋專反飛戾天叶鐵因反魚躍于淵叶一均反豈弟君子遐不作
人

興也鳶鴟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
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
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遐何通○言鳶之飛
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
人乎言其必作人也華谷嚴氏曰二章言作人之效鳶飛魚躍言天壤之內莫不自得
其性而不知所以然也豈弟文王何不作人乎言必有以興起之而使之不自已也○上祭淵民曰鳶飛戾天
魚躍于淵鳶詩僉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各得其所也詩人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〻變䟽補民曰緣
樸之詩言文王德盛而人心自如許向之朴麓之詩言文王之德盛而上天向然歸讚之如此則棫樸之詩古
作人可也而旱麓亦言作人之事者何哉思諸洪範五皇極章有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蓋
言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夫祇其一章

亦以作人爲言若亦宜矣蓋聖人之得名位若豈以其旱麓皆以成就天下人才爲說由是推之則旱麓之詩
身自欲其福祿哉必使天下之人各遂其行而邦其昌然後爲福也
○清酒既載叶節力反騂息營反牡既備叶蒲北反以享以祀叶逸織反以
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
必受福也三山李氏曰君子之受福豈以牲牷之故而得之哉古人奉牲以告所謂馨香無讒慝也
故有豈弟之德則受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力召反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力報反矣
興也瑟茂密貌安成劉氏曰上章玉瓚故言縝密此章柞棫故言茂密燎爨也或
曰熂燎除其旁草使木茂也程子曰令人種柳亦芟之使茂○華谷嚴氏曰爨以

爲柞棫所以茂者乃人熂燎除其旁草使無害不若以爲民取以供熂燎不勞也之勞慰撫也
孔氏曰上言祭以受福此言得福之事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爲神所勞來〻愛原軒人門此章又承上章而
言豈弟君子見爲神所慰撫則祭必受福亦其宜也○華谷嚴氏曰五章言受福之本也
○莫莫葛藟力軌反施以豉反于條枚莫回反豈弟君子求福不
回
興也莫莫盛貌回邪也鄭氏曰言文王之求福修德以俟之不爲回邪之行以要之也
華谷嚴氏曰六章言求福之心也文王樂易求福不回表記言待之內是不得自是以懸天命遂引此章蓋
有一毫徼倖之心則邪矣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側皆反大音泰任文王之母莫後反思媚美記反周姜京室之

婦房九反大上同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叶尼心反

賦也。思語辭。齊莊。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周也。大姒文王之妃也。孔氏曰太姜太任太姒皆稱太明皆尊而稱之唯武王之妃邑姜不稱太蓋避太姜故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朱子曰按春秋傳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幷伯邑考武王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耳亦可見其多也○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爲周室之婦。臨川王氏曰齊者母道也媚者婦道也爲人母盡母道焉人婦盡婦道者太任也至於大姒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三山李氏曰觀列女傳載胎教則文王由太任而成之可知矣也美之至也○須溪劉氏曰母妻如此所以有文王慶源輔氏曰摠讀詩言文王德盛而人歸之早龍[illegible]文王德盛而天福之思齊又推本而言文王之所以成者由聖母賢妃成之之遠助之之深而然也○永嘉陳氏曰此詩言文王之聖本於太任太姒或曰使文王以頑爲父以嚚爲母將不得其聖乎曰瞽瞍頑嚚舜之所以始而終之者孝也舜終不傳而皆復豫此舜之所以聖也舜文王一也文王處其易處處其難文王處君臣之難舜處其易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牙嫁反于家邦叶卜工反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刑儀法也。止齋陳氏曰古人於夫婦之分極加嚴焉刑于寡妻刑于二女刑之一言蓋其法近於恩而止於異與也○新安王氏曰太姒雖賢非文王有以儀刑之豈能全此婦德之盛乎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華谷嚴氏曰御劉讀如字訓治也孔氏曰王肅云以迎治天下國家○言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文王之德足以和神人治家國以足前章之意其序則先尊而後卑先親而後疎也孔子曰家齊而後國治。安成劉氏曰大學傳齊家治國章三引詩文始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朱子亦嘗謂御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之意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南軒張氏曰文王之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亦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蓋無非是心之所存也聖人雖無事乎推然其自身以及家自家以及國亦周有序矣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豐城朱氏曰先神而後人尊卑之序也先家而後國親疎之殺也誠以事神而神無不格誠以治人而人罔不孚此所謂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雝雝於容反在宮肅肅在廟叶音貌不顯亦臨無射音亦亦保叶音通

賦也。雝雝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斁同厭也。保守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華谷嚴氏曰在宮則和在廟則發其誠隨所寓而形見也不顯之處人所不見而亦若有所臨洋洋乎如在上也無厭之時越殿己熟而亦自保于怨久無間也○永嘉陳氏曰皆文王之誠也○東萊呂氏曰聖人神人之主也如前章所載神人孚格可謂特爲主之道矣欲不可以格孚者當於此章徵之○勿軒熊氏曰說承上章而言雝雝在宮即刑于寡妻以下之事肅肅在廟則惠于宗公以下之事○豐城朱氏曰雝雝和之至也所以爲治人之本也肅肅敬之至也所以爲事神之本也不顯自其在己者言之亦臨則指其在神者而言也無射亦其在人者言

之。亦保則指其在己者而言也。己之所處雖在於幽隱，而心之戒懼則常若有臨之者。人之於我雖無所厭射，而心之操存則常若有所守。是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假，古雅反。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與下章用韻未詳。

賦也。肆，故今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羑里之囚及昆夷玁狁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此兩句與不殄厥慍，不隕厥問相表裏。安成劉氏曰：不殄厥慍，不隕厥問，太王事也。文王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可謂繩其祖武矣。然則不殄厥慍，不隕厥問，文王之事固在其中矣。其後周公遭變，孫碩膚，而德音不瑕，雖其天縱之聖，抑亦有得於家庭之訓化歟。聞，前聞也。式，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東萊呂氏曰：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不缺也。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據其所遭之實事言之。如昆夷玁狁之伐，羑里之囚，皆所謂戎疾也。大難之來，是亦定數，雖聖人有所不能免，然處之有道，用故言其大難雖不能殄絕之，而使不能而在我光大之德無瑕玷焉。此樂天之事，非聖人不能也。不聞亦式，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事；不諫亦入，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也。文王之德至是，則無以復加矣。三山李氏曰：其性德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豈待於有所不勉而中道哉。○華谷嚴氏曰：此言文王之德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賦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古之人，指文王也。東萊呂氏曰：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皋陶，已曰稽古，則以文王為古之人，復何疑哉。譽，名。

髦，俊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須溪劉氏曰：兩章皆言其效。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孔氏曰：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蓋由其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遂言其德盛而無斁，故天下人才無小無大皆有所觀感而蒙其成就，以今其為士者得其名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以上三詩皆言文王之德之盛，而皆及於作成人才之事。以是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於作成一世之人才者，然後為王。在易觀卦曰：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意蓋如此。○華谷嚴氏曰：此章言至誠為能化也。○東萊呂氏曰：聖人流澤萬世者，無有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斁，猶夫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臨川王氏曰：論言亦妙，曰化成乎內也。終言譽髦斯士，曰化成乎天下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定宇陳氏曰：文王之聖，生之著

聖母助之者，究然文王，周不能不資助於太姒。而實德修身以刑于寡妻，四章皆言修身事也。末章然不特成己，而又能成物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叶黑各反。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叶胡郭反。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叶待洛反。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叶達各反。

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耆、憎、式廓，未詳其義。或曰：耆，致也。程子曰：頌大定隋功。毛氏傳曰：耆，致也。○安成劉氏曰：耆，釋文音嗜，集傳訓為致，則當音指，讀如耆定爾功之耆。憎，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慶源輔氏曰：式，如式樣之式；廓，如匡廓之廓。此謂岐周之地也。

○此詩敘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安成劉氏曰二章至四章敘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五章至八章則敘文王之德業）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旣不得矣故求於四方之國（程子曰此泛言天佑下民作之君故使得安定也天惟求民所安故君不善則絶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則於四方之國求有德之君使王天下○孔氏曰紂旣喪殷衆亦亡夏其惡旣等故而言之猶謂商之美中伯而及甫侯也）配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爲居宅也（慶源輔氏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者言天之威明可畏也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者言天之心意所在也夏商之政不得其道則遂舍之而不顧四國之君則於是尋究於是謀度然後予之而不敢輕易焉大哉天之爲眞栽培之者雖傾覆之者易也）

○作之屛（必領反）之其菑（莊持反）其翳（一計反）脩之平之其灌其栵（音例）啓之辟（婢亦反）之其檉（丑貞反）其椐（羌居反叶紀庶反）攘之剔（它歷反）之其檿（烏劍反）其柘（章夜反叶都故反）帝遷明德串（古患反）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旣固

賦也作拔起也屛去之也菑木立死者也翳自斃者也（孔氏曰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爲木之害故曰菑木自倒枝葉覆地爲陰翳故曰翳）或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脩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灌叢生者也栵行生者也啓辟芟除也檉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爾雅注曰今河旁赤莖小楊○陸氏曰生水旁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椐樻（音匱）也腫節似扶老可爲杖者也（陸氏曰節中腫似扶老即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爲馬鞭及杖）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檿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爲弓幹又可蠶也（本草曰柘木葉有紋赤可飼蠶）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大王也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混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駾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大姜○此章言大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昆夷大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廬陵歐陽氏曰此章本周作宅之始岐周之民歸就有德皆共刊除樹木而營理邑居）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爲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慶源輔氏曰此章首八句人事也後四句天命也由天命特故人事脩由人事治故天命從也當留翫則因其死斃而拔去之菑樹則因其叢列而脩治之擢凡木之開辟芟除之繁如美材則攘剔之蓋順理而爲之舉此開辟林木一事言之其餘可知矣○廬陵彭氏曰太王之遷從之者如歸市非人之所能爲也心有主宰之者故詩人說者以爲上帝遷而從之言天命之蓋帝所以主宰乎天者也昔以爲帝遷之上帝遷之則天命其申命用休言帝休而後言天乃大命文王皆此類也）

○帝省（息井反）其山柞棫斯拔（蒲貝反）松柏斯兌（徒外反）帝作邦作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叶羽已反）則友其兄（叶虛王反）則篤其慶（叶祛羊反）載錫之光受祿無喪（息浪反叶平聲）奄有四方

賦也拔兌見緜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大伯大王之

長子王季大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強也華谷嚴氏曰李氏云孝悌
之道豈可以僞為哉因其心而然耳生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本於良知良能豈非因心而然
哉善兄弟曰友兄謂大伯也篤厚載則也奄字之義在
忽遂之間○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之
歸之者益衆矣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
蓋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廬陵彭氏曰柞棫斯拔松栢斯
兌精神氣象見於林木之間有方興未艾之象夫以周之建國既得其地而為君者又得其人皆非人力所能
為故詩人又託詞以為帝省帝作蓋有主宰之者也於是大伯見王季生文王又
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大王沒而國傳於王季及
文王而周道大興也朱子曰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太伯知之逃之荊蠻於是太王乃

立季歷傳國至昌是為文王又曰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
以泰伯去之而不為狷王季受之而不為貪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勉齋黃
氏曰泰伯知王季之後又有文王之聖必能基成王業從而讓之亦太王之志也是泰伯之讓上以繼太王之
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不為一身之私也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則
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
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西山真氏曰王季之友太伯蓋其因心之本然非以其逃
己而後友之使大伯未嘗逃隱事王季所以友之者亦若是而已之既受大伯之讓則
益脩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
彰其知人之明不爲徒讓耳廬陵彭氏曰太伯以天下讓王季乃能脩其德而有
以篤其慶使太伯讓國之美益然光顯於後世者王季與之也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

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豐城朱氏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
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太伯讓王季之日泰伯讓焉而無遜王季受之而無愧於其王業之所由基也文王
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此王業之所由成也太伯當立而不言文王可為而不為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之
友無以成泰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因心則友其
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詩人所以再三嘆詠於王季也
維此王季帝度待洛反其心貊武伯反其德音其德克明克
明克類克長丁丈反克君王如字又于況反克順克比必里反
比毗至反于文王其德靡悔叶虎洧反既受帝祉音恥施以豉反于孫
子叶獎里反
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貊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莫

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
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為慶
刑不濫故人以為威也順慈和徧服也比上下相親也
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
寸能度義朱子曰猶言天誘其衷能使制義也○慶源輔氏曰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
短物皆然心為甚朱先生解以為人心有本然之權度者蓋謂是也○豐城朱氏曰帝度其心使之循權也夫推
能推故能受太伯之讓而為周家之慶也又清靜其德音使無非間之言是
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華谷嚴氏曰明類是一意長君是一意順比是一意類者明之
克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也○廬陵彭氏曰克長則出於其類也克君則君人上而為之君也王此大邦則
可以朝諸侯有天下由小至大其序如此○孔氏曰王季君其國耳以其追號為王故以王言之○[illegible]鄭氏

曰能爲人長能爲人君故王之此大邦又能惠順親比其民人也至於文王而其德尤
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于子孫也華谷嚴氏曰比
及文王其德無有可悔人之過則悔恨靡悔則無遺
容中道無愧反之之傳也言王季之德傳于文王而益盛
故能受天之祿故言之又詳至于孫也○豊城朱氏曰此章
美王季之德言之詳至于文王且言其德之靡
悔而已然謂之靡悔則其德之純一無間亦
可見矣惟其德之無間是以其福之一無窮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于願反)無然歆羨(叶延面反)誕先登于岸。
密(叶魚乙反)人不恭敢距大邦(叶卜工反)侵阮(魚宛反)徂共(音恭)王赫斯
怒(叶暖五反)爰整其旅以按(音遏)徂旅以篤于周祜(侯五反)以對于
天下(叶後五反)
賦也帝謂文王設爲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朱子曰天

豈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天命之也○華谷嚴氏曰天不言以意默認之也心默之
帝謂者言文王之心天實知之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援
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肆
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姞(其乙反)姓
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徂往也共阮國之地
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寧州涇州即今陝西平涼府)其旅周
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安成劉氏曰二旅字所指不同)祜
福對答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
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
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廬陵彭氏曰無畔援

則中正而不溺於私無歆羨則心周大而不溺於欲故能豈道之極也○長樂王氏曰人心未嘗不正一有畔援有所歆羨則畔
援則不得其正○有所歆羨則不得其正○慶源輔氏曰人心一有畔援歆羨則使之工其心也
流於私欲凡所云爲之際不能先知先覺又何以濟
事凡於用兵行師之際情欲易縱之時而不去幾
先行而不死之於此病也故先此章特言文王之所以先登于岸也
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
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
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
藍田呂氏曰怒用兵皆出於無心也畔援歆羨皆
有心者也○臨川王氏曰有所畔援歆羨不得其欲而
怒則其怒也私而已文王之怒是乃與民同怒而無異乎
人之私怒也○朱子曰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
援歆羨上說起此心無一毫之私不知不識順帝之則只見得
王先有箇工夫此心如一毫不私故見於伐崇伐密皆文

是道理合當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豊城朱氏曰
密之敢距大邦是不知有事大之義也侵阮徂共不知有
之國之義也故此乃天理之所當怒而王法
血刑之所當誅也故赫怒整兵以遏其衆此文王征伐之
始也(安成劉氏曰此是文王興師之始詩人所以原於天之所命以見文王之怒非出於己私也)
○依其在京(叶居良反)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
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叶徒何反)度(待洛反)其鮮(息淺反)原居岐之
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側方鄉也(孔氏曰鄉人
望之也)○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遏密人
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華谷嚴氏曰自阮疆而侵密猶春秋書公至自晉)
(密阮接境也○安成劉氏曰春秋書晉師伐鄭聲罪致討曰伐○凡侵於宗言侵於崇言伐因非如春秋)

爲虐例以其師既接徂共之衆則密人退歸矣故周師既出阮鍾而遂繼之蓋亦出其不意而謂之侵也所陟之岡即爲我岡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華谷嚴氏曰文王以西伯討密之罪豈有一毫畔援之私耶阮不幸而與密爲鄰幸而遇文王爲伯也伐崇有訊馘伐肆之事而伐密不言者是師次其境而密人即服不待戰也於是相其高原而從都焉所謂程邑也慶源輔氏曰文王之兵爰密乃遠曰我陵我阿我泉我池也無敢陳其兵欲其水若辭直理正威靈氣之莫有敵者所謂帝王之追出萬全者也程邑在岐山之南渭水之則爲萬邦之所嚮向下民之以歸往之華谷嚴氏曰文王周心齊太宅德暢合歸者益衆并舊邑所能容故也○新安胡氏曰度其鮮原以下應上章以篤周祜以對天下之實事也其字指密而言○孔氏曰程邑有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安成劉氏曰文王伐密之後而作程邑亦猶伐崇之後而作豐邑方其伐之討罪而已國未嘗先有作邑之心也以常情循之謂貪其土地矣詩人知其心之無私故言伐密伐崇之事皆先以帝命

發其地於漢爲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即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治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丁丈反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音袁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予設爲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夏革未詳東萊呂氏曰此句雖難強通然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則法也仇方讐國也王氏曰即崇也兄弟與國也廬陵彭氏曰以諸侯之國爲兄弟亦未嘗稱王一證也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臨車也在上

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鄠縣即今陝西西安府鄠縣墉城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程子曰天謂文王予懷爾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形迹也哉是不發見大其聲色也故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東萊呂氏曰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不長夏以革則不紛更舊章德之純也○安成劉氏曰明德者文王之德所得乎天之本然也不大不長者文王之心不累其德之形迹也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華谷嚴氏曰不識不知不作聰明也天理自然謂之則謂理之不可易也故又命之以伐崇也朱子曰詩人稱伐崇事皆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蓋天意云爾呂氏曰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慶源輔氏曰文王之明德上則與天爲一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謂至矣然未嘗累於聲色之閒其所云爲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此天所以又命之使伐仇方也夫文王之以崇爲仇蓋方天理之當然也○華谷嚴氏曰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於報私怨者然虎助紂爲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共惡由其之純乎天理故喜怒皆與天合所伐皆非私然所同者非好令也

○臨衝閑閑叶胡田反崇墉言言執訊連連音連叶攸馘古獲反安安叶於有反是類是禡馬嫁反是致是附叶上聲四方以無侮臨

衝茀茀(音弗叶分聿反)崇墉仡仡(魚乞反)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叶虎屈反)四方以無拂(叶分聿反)

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illegible](獻其左耳曰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安安不輕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illegible])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茀茀強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孔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illegible])明之道也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illegible])夫始攻之緩([illegible])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illegible])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illegible])此所謂文王之師也([illegible])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華谷嚴氏曰[illegible])[illegible]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illegible])[illegible]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illegible])

[illegible]

經始靈臺(叶田反)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居力反)庶民子來(叶六直反)

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爲也。（毛氏曰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安成劉氏曰文王之臺其名如此豈至周有天下遂以爲天子之臺而諸侯則名觀臺也歟）營，表；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祲音侵）、察灾祥、時觀游、節勞佚也。（東萊呂氏曰作臺主於察氛祲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固以節勞佚一地一家無非事也○安成劉氏曰於此望氛祲察灾祥則於此觀遊節勞佚皆取其高明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也。（慶源輔氏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兩句乃申說上四句○定宇陳氏曰不欲其急而遇於勞者愛民之仁子來而忘其勞者事君之義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也○南軒張氏曰文王則勿亟庶民則子來君民之相與如此○三山李氏曰速成出於民之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出於君之意則爲勸民出於民之意則見其得民心也○華谷嚴氏曰首章述作臺之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朱子曰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加以美名也）

○王在靈囿（叶音郁），麀（音憂）鹿攸伏（叶蒲北反）。麀鹿濯濯（叶直角反），白鳥翯翯（叶戶角反）。王在靈沼（叶音灼），於（音烏）牣（音刃）魚躍。

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孔氏曰囿者域養禽獸）麀，牝鹿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齊長樂劉氏曰在囿……使御非少力者乃……伏也）濯濯，肥澤貌。翯翯，潔白貌。靈沼，囿之中有沼也。牣，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曾氏曰鹿自如而不驚鳥翔集而不去魚亦跳躍而自適之時飛潛走伏皆遂其性也○華谷嚴氏曰次章言文王既作臺而遊焉夫車馬羽旄人見之而疾首蹙頞者由一人之心不樂而欣欣有喜色者由一人之心樂也有見之樂也孟子所謂有以異於人者民樂其樂何以異於人哉民道之一詩意○豐城朱氏曰只其鹿是其鹿而有時在囿則謂之靈囿有時在沼則謂之靈沼言其從而謂之也見其鹿之飛翔其鳥之走者謂其體之肥也見其魚之躍者言其鳥之飛走也見王其而時在靈沼也見其魚之可知其爲飛走之物而其樂可知也其多其樂其爲介鱗見其魚之介也已之躍）

○虡（音巨）業維樅（七凶反），賁（扶云反）鼓維鏞（音庸）。於（音烏）論（盧門反）鼓鍾，於樂（音洛）辟（音璧）廱。

賦也。虡，植木以懸鍾磬，其橫者曰栒（音荀）。業，栒上大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孔氏曰栒者謂直立者爲虡謂橫者爲栒栒上有大版謂之業所以飾栒刻板捷業如鋸齒以爲飾也）樅，業上懸鍾磬處，以綵色爲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孔氏曰崇牙隆然謂之崇牙○孔氏曰以綵色爲之其形如牙故謂之崇牙○鄭氏曰虡飾以贏屬以其鍾聲宜大而文也虡飾以羽屬其聲宜清揚而遠聞也有以爲筍虡所以架鍾磬○嚴氏曰鍾磬皆有崇牙以綵色飾之是也此崇牙所以懸鍾磬所以言設業設虡崇牙樹羽也）賁，大鼓也，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安成劉氏曰賁鼓長八尺而鼓面徑四尺而中圍其面則加三之一也○安成劉氏曰鼓高者鼓腹也謂鼓之中圍加以鼓面之徑四尺則其圍十二尺三分之一而一徑也五尺而六寸四分）鏞，大鍾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黃氏曰樂之不能已而言之不能盡故曰於論於樂於辟廱也）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辟廱）

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illegible]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徒河反鼓逢逢，薄紅反矇音蒙瞍音叟奏公。

賦也。鼉，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illegible]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聞鼉鼓之聲而知矇瞍方奏其事也。[illegible]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鍾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叶居良反

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哲王，通言大王王季文王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在天，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illegible]王，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京，鎬京也。[illegible]○此章美武王能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豐城朱氏曰：[illegible]

謂非王業之所成而可爭謂人於此原其始而歸美於三后要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任纘述之責者其必知所法矣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叶孚尤反

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三山李氏曰武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繼世德之求故也起而求以繼之也○三山林氏曰作起而求之如然以求之求○華谷嚴氏曰康誥曰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慶源輔氏曰永言配命已解於文王詩此章言武王得以對越在天三王於鎬京者以其能起求先世之德而臨之此孚字與書所謂作周孚先之孚同夫王者之信豈一朝一夕之所能成哉○華谷嚴氏曰武王所求者先世之德故能代配天命行天下而傳無窮遂成王者之信也王者之事業莫大於信孚則天下心服而王也

○定宇陳氏曰配祖宗而與世德一對配天而與天理一者命宜於天而三后亦在天所三言即配天息配命則心能配三后矣○豐城朱氏曰此章二配字不同王配于京是以下而孚乎上之辭永言配命是以人一合乎天之辭有以配對於下而己之德復與先王而爲一有以配合乎天而己之心復與天理而爲一此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爲天下之法也然則王者之信豈可以他求哉亦在乎求世德配天命而已蓋世德皆實心之形著而天命即實理之流行既有以配對於先王矣有以配合乎天命則王者之德著於下而天下之心服乎上上下交孚而其爲信也成矣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爲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爲法耳○朱子曰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長樂王氏曰武王作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則亦紹先人之故纘其志述其事也○永嘉陳氏曰王者之德著於人而可信若謂之孚存於心而不忘者謂之孝天下皆知法武王之德而不知德之可法者本於聖人之孝○安成劉氏曰武王之孝可爲天下之法此所以爲達孝所謂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僞耳何足法哉

○媚兹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叶蒲北反

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丕應徯志之應侯維服事也○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爲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華谷嚴氏曰天下媚愛武王而應之以順德謂天下化之也孝者德之順又言武王未有孝思昭昭哉嗣服繼其先世之事也所謂能昭先人之功也○慶源輔氏曰下武六章下章皆疊上章一句說起四章

不然若蓋承上二章三章兩章而言武王既能成王者之信又能使天下以其孝思爲法故天下之人皆戴武王而所以應之維是順德爲觀德即孝之所感也上以孝哉故下以觀德焉至此然後再疊上章一句永言孝思說起而又言明乎其嗣先王之事也夫嗣先王之事即是世德作求世德作求昭哉嗣服又皆是孝孝即是顯德上以孝感下以順德允非一朝一夕皆行篤繼者之所蓋致也○新安王氏曰武王之顯德在於繼志而天下應之則其孝能嗣先王之事者不可捨矣

○昭兹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侯古反

賦也昭兹承上句而言兹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朱子曰昭兹漢碑作昭哉洪氏隸釋與哉叶疑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武王能明其繼先王之事來世能繼武王之迹則於萬斯年永受天

探而不考文不止此四王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而已也 ○豐城朱氏曰繩祖武者欲後人繼武王之迹也武王之道惟信與孝而已然武王之信乃王者之大信固非皆爲作輯之所能武王之孝乃天下之達孝亦非皆爲勉強之所能也然則如之何曰法武王之信在乎天命之求配法武王之孝在乎世德之是求如是而不受上天之佑者禾之有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賦也。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黃氏曰孝弟之至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而得萬國之歡心此所以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也○安成劉氏曰事見周顯王二十六年此借引之欵朱子初解此下有其事則猶此也但秦以力周以德耳遐何通，佐助也。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新安王氏曰受天之祜則四方諸侯皆來朝賀雖千萬年則推與佐助也○慶源輔氏曰豈不有助乎者言天下皆來朝賀於周則豈不有助乎周家也哉○定宇陳氏曰天且朝之人將爲柱宜來世之侍人與得天相爲長久也不遠賀之有尤佐之見人心蓄屏王室之至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首章言武王能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中三章言武王善纘善述之孝又有常永不已之誠故能成王者之信爲天下之法以致天下之愛戴如此末兩章又言武王之成效大驗如此則其後世子孫亦將善繼其先人之緒而久受上天之祜多入之如也定宇陳氏曰此詩美武王纘三言於也山而幾嗣亍功來推以求述德求孝思而上合人理下乎人心君后之本耳

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爲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脈通貫，非有誤也。黃氏曰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而此詩言武王得天下亦言其配三后之德成中庸言達孝而此詩言其孝思中庸言孝者善繼志述事而此詩言孝亦曰成王之孚也

文王有聲，遹（尹橘反）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賦也。遹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詞。駿，大。烝，君也。○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安成劉氏曰四章以上言文王遷豐六章以下言武王遷鎬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鄭氏曰令聞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曹氏曰文王之道務在安民而已是以視民如傷○藍田呂氏曰文王征伐皆求所以安民皆觀民以成業之效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慶源輔氏曰文王之所以大有聲者本由於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過是求天下安寧而觀其功底乎成耳此其所以克君也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孔氏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邘耆密須昆夷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爲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華谷嚴氏曰文王受天命以討罪不害自己故有此征伐之功蔑復伐崇威德益著國勢寖盛程邑又不足容乃作豐邑君之誠得人君之道也○豐城朱氏曰大命之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害作豐所以立天下之本有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有以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此文王之所以克君也

○築城伊淢（況域反），作豐伊匹。匪棘（居力反）其欲（禮記作猶），遹追來孝（叶許六反。或呼侯反）。王后烝哉。

賦也。淢，城溝也。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溝，深廣（並去聲）各八尺。匹，稱。棘，急也。王后亦指文王也。慶源輔氏曰王言王也追稱也后君也本稱也

也。○眉山蘇氏曰：克崇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稱之。○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孔氏曰：此述作豐之制。皆非急成己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慶源輔氏曰：作城而限於淢，作豐而稱其城，則其規模本不大也。然亦非是文王急於成己之欲而苟作之也，特以追先王之志而來致其孝耳。○定宇陳氏曰：上章言作豐受命于天，此章言作豐追孝于前，以見作豐乃天與齊人之心也。○華谷嚴氏曰：此明作豐之心也。○安成劉氏曰：孝者善繼志善述事者也。故文王之孝在於伐崇作豐，武王之孝在於成王之孚。文王所未乎子，即文王所以事父者也。故曰父作之，子述之。○豐城朱氏曰：遹追來孝，文之孝也；永言孝思，武王之孝也。文王之孝有以追先人之志，武王之孝有以成文王之功，此周之王業所以成也。

○王公伊濯，直角反維豐之垣。音袁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叶胡田反

王后烝哉。

賦也。公，功也。濯，著明也。藍田呂氏曰：濯如濯，言明白而不昧。○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楨幹也。藍田呂氏曰：文王建都邑而天下知所歸往，皆倚以為始。○龍舒王氏曰：維豐之垣，有形之勢；王后維翰，無形之勢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賦也。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績，功也。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華谷嚴氏曰：皇，大也。一統天下之君，又大於辟君。○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董氏曰：明之豐水正在其修，於是思禹之故績，而見周之成功也。○孔氏曰：左傳劉定公見雒水曰：美哉禹之功也。此亦見豐水而思禹。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為君。華谷嚴氏曰：豐水所以東注于河者，是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同歸周者，以武王為天下之君也。蓋以武王之功配禹，皆除害濟民也。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豐城朱氏曰：豐水東注，言其水勢之順也。西方攸同，言人心之合也。即其水勢之順，而有以見神禹之功；即人心之合，而有以見武王之德。則武王不惟近無愧於文王，而且遠無愧於神禹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叶蒲北反皇王烝哉。

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安成劉氏曰：先儒謂岐在邰西北四百餘里，豐在岐山東南二百餘里。當是時，民之歸者日眾，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

遷也。朱子曰：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遷鎬之意亦是如此。○長樂劉氏曰：武王以諸侯之朝、四夷之來王，非豐邑可容也，故作鎬京為辟廱。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廬陵彭氏曰：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故遷鎬而成辟廱。○鄒氏曰：都鎬而先建學，首善之地，教化之漸也。○華谷嚴氏曰：四方之服也久矣，此言辟廱之化深入其心也。而方先言西，在西近者先被其化也。繼伐之詩而言教化者，見武王德化流行而人心服也。○慶源輔氏曰：見武王得天下以德化為先務也。先生謂以見武王之得天下非以力以之若是也。○豐城朱氏曰：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見武王之盡君道也；鎬京辟廱，無思不服，見武王之盡師道也。若以治之而四方無不於此乎攸同，師以之之而四

方興不於此乎心服則其尚德而不尚力於此亦可見矣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叶居良反)維龜正(叶諸盈反)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賦也。考，稽。(董氏曰：卜筮之考必先斷於心[illegible])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共範稽疑以龜為主，故[illegible]而成其居邑，亦非私意之所[illegible]與二於[illegible]言文王[illegible])張子曰：此舉諡者，追述其事之言也。(安成劉氏曰：此詩五章以後[illegible]武王為皇王[illegible])

(王之後故朱子引橫渠說明此詩[illegible]論之[illegible]以其[illegible]推己之私也[illegible]致其[illegible]武王為能[illegible]後以[illegible]基[illegible]其克君也哉[illegible])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叶鉏里反)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叶奬里反)武王烝哉。

興也。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鎬京猶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王氏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芑，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為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王氏曰：詒謀之以燕翼子以燕也[illegible])或曰：賦也。言豐水之傍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而不遷耳。(慶源輔氏曰[illegible]也)

第二說雖覺輕快，然首明第[illegible]豐水有芑一句畢竟似興體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于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旣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慶源輔氏曰[illegible])

(文王武王[illegible]不一而足耳[illegible]章言武王[illegible]問使之文[illegible]牧野之[illegible]詩[illegible]如此[illegible]伐有功[illegible])

(前所[illegible]可一[illegible]功[illegible]非不足[illegible])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周公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幷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為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為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詩傳大全卷之十六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音原叶魚倫反生民如何。克禋克祀。音因叶逸里反以弗無子。叶獎里反履帝武敏。叶母鄙反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叶相即反載生載育。叶日逼反時維后稷。

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爲高辛之世妃。孔氏曰。鄭氏謂姜嫄爲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禖也。弗之言祓音弗除也也。祓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禖，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

太牢祀之。鄭氏曰。祠以仲春，正其候也。祭以太牢，尊其禮也。祀以南郊，重其事也。然祠禖之禮不知所始。詩傳曰。簡狄從帝而祀郊禖。則是帝嚳簡狄之時已有神矣。○孔氏曰。燕來主爲產乳滋蕃。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祀郊禖。至高辛之世，以有吞卵之事，以爲禖之嘉祥。又以高辛之世禖配焉。故改爲高禖。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嬪音頻御。孔氏曰。天子親往敬其事。后妃率九嬪從之，侍御於祭焉。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韣音獨，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孔氏曰。禮天子所御幸者，使太祝酌醴而飲之於郊禖之處，以神惠光顯之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爲男也。鄭氏曰。韣，弓衣也，以縕布爲之。○安成劉氏曰。此上所言祭郊禖之禮，乃通言古者天子有此禮耳。非專指姜嫄之事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足大指。○朱子曰。敏字當爲絕句，叶上韻尒。歆，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娠音身。懷孕也也。孔氏曰。左傳云。邑姜方震大叔。后稷方震。皆謂有身爲震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

辰居側室也。禮記內則注曰。側室，謂夾室也。燕寢也。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鄭氏曰。時有大人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趾之處。○安成劉氏曰。姜嫄以高辛子孫之妃而得祀郊禖。蓋古禮簡質，天子諸侯皆用其禮歟。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華谷嚴氏曰。生后稷，所以生此民也。○臨川王氏曰。緜所謂民之初生，則本由太王之興。此所謂厥初生民，則本由后稷而起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孔氏曰。周公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尊之以配郊天焉。禮記稱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俱爲其本，可以相配。故王者可以祖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慶源輔氏曰。初生周人者，實姜嫄也。生民如何，是又問其所以然也。以下則述其所以然，而終結之以時維后稷一句，蓋言其所生之子實后稷也。后稷始敎

民播種而利及萬世。非天之命而何。豈其始生之靈異乎。○華谷嚴氏曰。首章述姜嫄禋祀而生后稷也。然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朱子曰。後世讖緯之書固多僞妄，然豈可因後世僞妄而疑眞實者皆以爲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爲非。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雙峯饒氏曰。天地泰和，元氣之會，鍾爲麟鳳，非是有種而生。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朱子曰。天下之理一而已，而有常變之不同。夫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此理之變也。又曰。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爲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

非可以常理論也。使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他末反）不坼（勅宅反）不副，（孚逼反，叶孚迫反）無菑（音災）無害。（叶音曷）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叶養里反）居然生子。（叶獎里反）

賦也。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本草曰：生物中羊產最易。）坼副，皆裂也。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然，猶徒然也。○凡人之生，必坼副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坼副災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華谷嚴氏曰：此章述稷生之易也。○慶源輔氏曰：首章言其受孕之祥，此章言其降生之異。受孕既本於天，則降生必異於人也。上帝不寧不康禋祀，乃指首章所言郊禖之事也。）

○誕寘之隘（於懈反）巷，牛羊腓（符非反）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敷救反）翼（叶音異）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叶音骨）厥聲載路。（叶去聲）

賦也。隘，狹。腓，芘。字，愛。（新安胡氏曰：腓，傳於采薇「小人所腓」，引朱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如是則正與易「咸其腓」同義。是牛羊見稷，以足庇遮芘之，如有愛之之意，故謂之腓字。）會，值也。值人伐木而收之。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也。呱，啼聲也。覃，長。訏，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也。○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華谷嚴氏曰：二章述稷生而見棄之事。○豐城朱氏曰：人，同類者也；物，異類者也。而無不有覆護之意，以見天之所生，固非人之所能棄也。）

○誕實匍（音蒲）匐，（蒲北反）克岐克嶷，（魚極反）以就口食。蓺之荏（而甚反）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音遂）麻麥幪幪，（莫孔反）瓜瓞唪唪。（布孔反）

賦也。匍匐，手足並行也。岐嶷，峻茂之狀。（曹氏曰：岐嶷，言其能立。）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蓺，樹也。荏菽，大豆也。旆旆，枝旟揚起也。役，列也。穟穟，苗美好之貌也。幪幪然，茂密也。唪唪然，多實也。（錢氏曰：旆，如旗之旆。○濮劉氏曰：旆旆、穟穟、幪幪、唪唪，本言皆異於常人所種。）○言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殖之志，蓋其天性然也。史記曰：棄為兒時，其遊戲好（去聲，下同）種殖麻麥，麻麥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堯舉以為農師。（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后稷之於種殖，蓋天性自然，生知，非從習得，皆所以終首章之意也。○華谷嚴氏曰：四章述稷幼好種殖之事。○晉陵喻氏曰：聖人一種殖之間，而嘉穡各極其性，則所稟之異可知矣。）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反）之道。（叶徒口反）茀（音弗）厥豐草，（叶此苟反）種（去聲）之黃茂。（叶莫口反）實方實苞，（叶補苟反）實種（上聲）實褎，（叶余久反）實發實秀。（叶息久反）實堅實好，（叶許口反）實穎（營井反）實栗，即有邰（他來反）家室。

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張子曰：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今農民未見致力於田者，或有一耕即種，其收即天幸也。惟后稷則盡人力之助也。○華谷嚴氏曰：即茀草一端可以類見。）茀，治也。（臨川王氏曰：草盛曰茀，治草亦謂之茀。）種，布之也。黃茂，嘉穀也。

方房也。苞甲而未拆也。此漬夜賜反其種也。種甲拆而可爲種也。褎漸長也。華谷嚴氏曰：以上言大之苗也。發盡發也。秀始穟也。華谷嚴氏曰：以上言未之秀也。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而垂末也。粟不秕補履反也。既收成見其實皆粟粟然不秕也。華谷嚴氏曰：以上言末之實也。邰后稷之母家也。孔氏曰：杜預云，武功縣所治斄城是也。斄與邰同。豈其或滅或遷而遂以其地封后稷與。○言后稷之穡如此。華谷嚴氏曰：所以詳言其成熟之次序者，見稼穡之艱難，非一日所能致。或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或穀耕者報之亦或裂莠苗莠耕者報之亦由莠。今后稷能數民以盡人事，故其穡如此。○慶源輔氏曰：夫自種以至長成，無非盡人力以相助之，而但曰穡者，要其成而言之耳。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

周人亦世祀姜嫄焉。華谷嚴氏曰：五章述后稷穡事之功本於姜嫄而封邰也。○曹氏曰：生民之功本於姜嫄，不可無祀，乃特立廟祀之。故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尊之也。

○誕降嘉種，維秬音巨維秠，孚鄙反維穈音門維芑。音起恆古鄧反之秬秠，是穫是畝。叶滿洧反恆之穈芑，是任音壬是負，叶扶委反以歸肇祀。叶養里反

賦也。降，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曰：天雖至神，未聞殺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也。秬黑黍也。秠黑黍一稃音浮二米者也。穈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恆徧也，謂徧種之也。任肩任也。負背負也。既成則穫而棲之於畝，任負

而歸以供祭祀也。秬秠言穫畝，穈芑言任負，互文耳。肇始也。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華谷嚴氏曰：六章述后稷教人種嘉穀以供祭祀也。○安成劉氏曰：后稷得國而始主祭，且宗廟羣神之祀，皆始此矣。○豐城朱氏曰：稷之降種，其名不一，而此獨以秬秠穈芑言者，自其嘉而可以供祭祀者言之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傷容反或揄，音由或簸波我反或蹂。音柔釋之叟叟，所留反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都禮反以軷。蒲末反。叶蒲昧反載燔載烈，如字。叶力制反以興嗣歲。叶音雪，又如字

賦也。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揄，抒音署臼也。孔氏曰：謂抒米以出臼也。簸，揚去糠也。蹂，蹂禾取穀以繼之也。釋，淅音昔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謀，卜日擇士也。安成劉氏曰：周禮太宰及儀禮少牢饋食皆前期十日，時執事而卜筮日之言。內又按射義：特牲必先習射以擇士，射中者得與祭。祭所擇之士，謂諸侯諸臣及所貢士也。惟齋戒具脩也。安成劉氏曰：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具謂所當供，脩謂掃除糞污也。蕭，蒿也。脂，膟音律膋音聊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膟膋爇如劣反之，使臭達牆屋也。鄭氏曰：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羝，牡羊也。孔氏曰：祭不用牝也。軷，祭行道之神也。鄭氏曰：山行曰軷，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菩音倍。燔，傅諸火也。烈，貫之而加于火也。曹氏曰：宗廟與軷皆有尸，燔烈所以爲尸羞也。四者皆祭祀之事，所以興來歲而繼往歲也。華谷嚴氏曰：七章述后稷祭祀之事。總說宗廟及軷祭也。○應曹氏曰：朱子謂四者皆祭祀之事，雖只指取蕭以下四者而言，然春簸以及謀惟，亦豈非祭祀時事？將春簸以及蹂釋，乃將祭時事。取蕭以及燔烈，則臨祭時事。祭祀以及農事而始興

則亦以農事而迭擧。今歲豐年而祭，所以報也，亦所以祈也。於是豐年之祥無或間斷，往歲之豐登可繼來歲之豐登又興矣。可見后稷之肇祀而重農事也如此。

○卬(五郎反)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下與今叶)。胡臭亶時(叶上止反)，后稷肇祀(叶養里反)。庶無罪悔(叶虎洧反)，以迄(許乙反)于今(上與歆叶)。

賦也。卬，我也。木曰豆，以薦菹醢也。瓦曰登，以薦大(音泰)羹也。(孔氏曰：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所薦蓋菹醢也。公食大夫禮，大羹湆不和，實于登，是登爲盛大羹也。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音□。○臨川王氏曰：擇之美之，蓋其尊貴之實也。豆登實盛以菹醢大羹之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實，互相備也。○慶源輔氏曰：卬盛于豆登，則其親執其勞，而非委之他人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豐山胡氏曰：天地間惟有此理，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理。鬼神無形與聲，惟有理有氣在冥漠之間耳。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黍稷必馨，香酒鬯之芬芳用以享神，草皆以香氣求神，神以歆馨此氣耳。)胡，何；臭，香；亶，誠也。時，言得其時也。庶，近；迄，至也。○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三山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爲祭宗廟，此章言後世既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也。○華谷嚴氏曰：末章言后稷以配天也。)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于今矣。(華谷嚴氏曰：言天之所享不在物也。蓋后稷能敦民稼穡，以相天，故以功封邰而祀宗廟，天心眷之久矣。子孫世脩其業，不敢失墜以獲罪于天，遂至今日得以成王業，而郊天。天之歆饗，蓋在此耳。○曹氏曰：大羹不和，陶瓦無文，至薄也，而上帝則居然歆之。蓋自后稷肇祀宗廟社稷以來，世世克脩其業，是以上帝眷顧無窮也。)曹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慶源輔氏曰：此章方言周家尊后稷以配天之祭，既言天之所以饗答者甚疾矣，於是遂言自后稷至成王，只是兢兢一心，唯恐有罪悔以承天之休，而不敢少替，此即曾子戰兢之心也，恒其用有廣。○豐城朱氏曰：上章言后稷之祀，此章不可遂言今日推說天之祭，夫以高於天尊於帝者，不可得而咸格也。而香之始升，上帝已安而饗之，豈爲其芳臭之薦得其時而已哉？蓋自后稷之肇祀也，其誠取薦取然之，致其謹敬播載，以之致其戒，固未嘗有一是之罪悔。由后稷而公劉，公劉之心無以異於后稷也；由公劉而大王，大王之心無以異於公劉也；由大王而文武，文王武王之心又無以異於大王也。今至於後王之時，而此心之敬猶之前日也，則上帝之饗之也，豈徒以其物哉？正以周人之用心同一敬畏之推廣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音僖)頒胙之禮也歟？(慶源輔氏曰：先生疑此詩專言后稷而又及於天，則宜非可用於郊祀上帝之詩矣。若郊祀後有受釐頒胙之事，則用此詩可也。按漢書注，如淳曰：釐，福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顏師古曰：字本作禧，假借用耳。○新安胡氏曰：后稷祭歌已見於前，郊祀主於發爲政，其辭蓋此始大臣因祀事之餘，推原其所以事告耳。)舊說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爲十句，第四章當爲八句，則去呱訏路音韻諧協，呱聲載路文勢通貫，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間爲次。又二章以後七章以前，每章章首皆有誕字。(朱子曰：生民是序事詩，序郤首尾要盡，下武有等詩，却有反覆歌詠意思。○安成劉氏曰：此詩前二章言后稷之所以生，四章五章言后稷樹藝)

五穀之美。六章七章言后稷耕穫以供粢祀。卒章遂說歸成王祀天之事。而推原其自后稷以來。未嘗遺失于天也。雖未明言尊稷配天之事。而一詩之意。實為尊稷配天而推本言之。以為受釐之樂學也。

敦徒端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禮反戚戚兄弟。待禮反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興也。敦聚貌。勾萌之時也。鄭氏曰。句屈生也。芒而直曰萌。行道也。勿戒止之詞也。苞甲而未坼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戚戚親也。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邇同。肆陳也。鄭氏曰。肆者設筵者加之以几。○長樂劉氏曰。肆筵行燕禮也。授几優尊也。○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故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朱子曰。此詩上四句本是興起下四句。以行葦興兄弟。勿踐是勿遠意也。○慶源輔氏曰。敦然勾萌之行葦。勿使牛羊踐履之。則自然漸甲坼成形。而其葉泥泥然柔澤矣。以興戚戚然之兄弟。莫使之相遠。而常相親近。則自然或肆之筵或授之几矣。兄弟親恩意本厚。其所以至於薄者。只緣相遠而相疎故耳。常使相近。相見情意浹洽。則相與飲食燕樂於肆筵授几之事。自然有不容已者矣。此為首章。二篇之意皆具於此。深當玩味。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慇懃篤厚之意藹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讀者詳之。東萊呂氏曰。敦彼行葦。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疎遠而不親近之乎。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矣。

○肆筵設席。叶祥勺反授几有緝御。叶魚駕反或獻或酢。才洛反洗爵奠斝。古雅反。叶居訝反醓他感反醢以薦。叶即畧反或燔或炙。叶陟畧反嘉殽

脾婢支反臄其畧反。或歌或咢。五洛反

賦也。設席重席也。孔氏曰。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踏藉也。緝續御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言不乏使也。長樂劉氏曰。更迭僕御。所以優老。不暇陶其侍從。○慶源輔氏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二句。承上章而言。肆筵授几之際。其意有加無已也。進酒於客曰獻。客荅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市由反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斝爵也。夏曰醆。阻限反殷曰斝。周曰爵。孔氏曰。斝者未稱也。醓醢之多汁者也。孔氏曰。醓肉汁。用肉為醢。特有汁也。多汁所以為醓。有醢之有醓。燔用肉。炙用肝。臄口上肉也。歌者比音備於琴瑟也。孔氏曰。言歌者皆以琴瑟和之。徒擊鼓曰咢。○言侍御獻醻飲食歌樂之盛也。此燕父兄。曰侍衛之盛。言其人之不之也。獻醻之盛。言其禮之無斁也。飲食之盛。言其物之豐也。歌樂之盛。言其情之懽也。

○敦音雕。下同弓既堅。叶古因反四鍭音侯既鈞。舍音捨矢既均。序賓以賢。叶下珍反敦弓既句。古侯反。叶古候反既挾子協反四鍭。四鍭如樹。叶上主反序賓以不侮。

賦也。敦雕通。畫也。天子雕弓。孔氏曰。雕是畫飾之義。弓惟用漆。上又畫之。荀子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堅猶勁也。鍭金鏃翦羽矢也。鏃宗入學○孔氏曰。鍭者鐵鏃之矢名也。鈞參音驂亭也。謂三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釋也。謂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賢於某若干純。音全奇音羈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禮記投壺曰。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以取。一筭為奇。

爲奇。遂以奇筭告曰云云。注曰。一勝爲賢尚技藝也。畫音全○儀禮鄉射禮曰。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均則左右皆執一筭以告曰左右均。注曰。賢猶勝也。言賢者。射以中爲雋也。射亦如字。句彀通謂引滿也。射禮搢音晉三挾音決一。

既挾四鍭。則徧釋矣。孔氏曰。搢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矢。今言挾四鍭。故知已徧釋之也。大射禮搢三挾一。蓋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佽之。矢不挾也。

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不侮。敬也。

令弟子辭所謂無憮音呼無敖音傲無偝音佩立無踰言者也。投壺曰。命弟子辭曰。賓黨王黨年釋者也。爲其立堂下相褻慢言射戒令之辭。敖慢也。偝立不正向前也。踰言遠語也。

或曰。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爲雋祖兗反以不侮爲德。○言既燕而射以爲樂也。慶源輔氏曰。此言既燕而射。前四

句言射而中。又以中多爲雋。後四句言射而又以不侮爲德。中多則藝精。不侮則德盛。○廬陵李氏曰。大以射主於射。故大夫未嘗旅則射。○燕射主於飲酒。故王肅以此爲燕射。射於燕旅酬後爲之。○東萊呂氏曰。按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宴未終。舉爵無筭爵。獻酌尚多。故言酌大斗祈黃耇於既射之後。

○曾孫維主。當口反。或如字。酒醴維醹。如主反。叶如口反。酌以大斗。叶腫庾反。或如字。以祈黃耇。叶果五反。或如字。黃耇台背。叶湯來反。叶必墨反。以引以翼。壽考維祺。音其。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朱子曰。此詩作於成王之時。蓋謂成王也。而說者於他詩所謂曾孫皆以爲成王則誤矣。○埤雅曰。周官王燕則膳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今此曾孫維主。則以尊事黃耇。所以爲厚也。醹。厚也。大斗。柄長三尺。孔氏曰。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尺所謂大斗也。此蓋從大器挹之於樽。用此勺耳。其不蹲中不當如此之長勺也。祈。求也。黃耇。老人之稱。以祈黃耇。猶曰以介眉壽云耳。古器物款識音誌云。用蘄音祈萬壽。考古圖伯百父敦銘口云云。伯□□文頌如同。敦音對。用蘄眉壽永命多福。考古圖齊豆銘口云云。用蘄君壽萬年無疆。考古圖召仲丁父匜銘曰云云。伯戔盤銘亦口云云。丁音考。類乞合。皆此類也。台。鮐湯來反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孔氏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引導。翼輔。祺吉也。○此頌禱之詞。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導輔翼。以享壽祺介景福也。慶源輔氏曰。此則頌禱之辭。尤見親愛無窮之意。○黃耇曰台背曰壽考曰壽祺者。則可見其爲燕父兄耆老之詩也。台背則老又甚於黃耇也。相引相翼。則不暇於所意指。輔翼之則不怠於所行。相與年高而德邵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

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

毛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

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今正之如此。慶源輔氏曰。先儒分章之誤。皆由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故也。是以先生於序說不得不明辯之。○豐城朱氏曰。前兩章未射而飲燕之始也。故備言其禮樂之盛。後二章既射而飲燕之終也。故惟致其頌禱之誠。言之固有序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此父兄所以荅行葦之詩。言享其飲食恩意之厚。永嘉陳氏曰。燕饗之間。恩澤充足。故言飽德。而願其受福如此也。疊山謝氏曰。臣子愛君。願其壽考。又願天助以大福。

祝頌之辭也○慶源輔氏曰醉酒飽德則行葦所謂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皆舉之矣但言德者盡德寓於物言德則可該之行葦末句云以介景福者定詩之辭也此言介爾景福者特傳其君之辭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叶謨郎反

賦也。殽俎實也。孔氏曰以牲體實之於俎也 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意。昭明猶光大也。曹氏曰老將至而老及之古人所病天既錫王以壽考又大之以昭明則受福無疆也○豐城朱氏曰上章言介其景福此章言介爾昭明則昭明者亦指福之高明光大而言耳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尺六反 公尸嘉告。叶姑沃反

賦也。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也。令終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命。九峯蔡氏曰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豐城朱氏曰昭明高明言其福之光大令終言其福之久此詩之言昭明高朗猶天保之言單厚多益若以之德言而富以福言

也 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考古圖虞敦銘曰萬年無疆令終令命 告叶韻。告韻 俶始也。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以此告之。黃氏曰宗祝傳公尸之辭以告主人也○東萊呂氏曰自既醉以酒至此皆祭畢而燕臣下親上頌禱之詞也自公尸嘉告至卒章皆是道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叶居何反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叶牛何反

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長樂劉氏曰靜言其潔雖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 朋友指賓客助祭者。說見楚茨篇。安成劉氏曰若光之先並其臣之吉若代之使

之助祭爲裸獻之事謂之賓客謂之朋友皆尊之之詞所以重祭事也 攝檢也。○公尸告以汝之祭祀。籩豆之薦。既靜嘉矣。臨川王氏曰其設之也至謹而爲之也至 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美與執爨踖踖爲俎孔碩君婦莫莫爲豆孔庶 孔氏曰各自收斂以相佐既爲威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漆音切○臨川王氏曰攝以威儀其助祭也其美其告與既齊既稷既匡既飭同意○慶源輔氏曰其告維何尸告之辭若何也籩豆之靜嘉德之寓於物也朋友之攝檢以威儀德之寓於人也祭祀之事無大於此二者人能敬則自然收斂而相攝佐以威儀矣 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安成劉氏曰此章述尸告其儀物之盛也

○威儀孔時。叶上止反 君子有孝子。叶奬里反 孝子不匱。求位反 永錫爾類。

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安成劉氏曰特牲祝酌奠于神前祝告畢迎尸入至餕尸而祭畢主人嗣子入尸執所奠觶飲之嗣子卒飲先酌酒酢尸尸哜酒仍奠其觶○鄭氏曰舉猶飲也 匱竭。類善也。○言汝之威儀既得其宜。曹氏曰祭義以爲主人觀其親也各致其行也趙機以數賓客則濟濟其觀也至故威儀甚得其時也 又有孝子以舉奠。東萊呂氏曰孝子飲奠所以致其傳付祖考德澤之意深矣 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爾以善矣。東萊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廬陵彭氏曰觀其威儀孔時可以見成王之奉先孝矣固宜有孝子繼於其後永久不匱代代相傳蓋天之錫君以類相從必然之理也後漢柳氏事姑孝姑曰我老無以報婦願汝生孝子則此公尸嘉告之意也於是下章言嗣而卒之以從以孫子皆永錫爾類之驗也○安成劉氏曰此述尸告其嗣子之孝也○豐城朱氏曰○

上章言籩豆靜嘉孝誠之著於物也。朋友攸攝孝誠之見於人也。此言孝子不匱孝誠之傳於後嗣也。下二章言室家之壼孝誠之形於內助也。錫爾女士以祚所以厚其身也。錫爾以胤所以昌厥後也。釐爾女士則室家之深遠而不匱者非止於一世也。從以孫子則嗣子之孝誠不竭者非止於一人也。此皆述尸告之詞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苦本反。叶苦俊反。君子萬年。永錫祚才故反胤。羊刃反

賦也。壼。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祚。福祿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莫大於此。慶源輔氏曰。此又問其所謂善者如何。則云使爾居於深遠嚴密之宮室。無有外虞。歷萬年之永。而長錫以福祿與子孫也。○孔氏曰。七章所言即祚也。八章所言即胤也。此章舉其目。下章分說之。○安成劉氏曰。此章述尸告以錫善之意。由其儀物之盛美也。故錫之以祚。由其嗣子之盡孝也。故錫之以胤。蓋亦各以其類爲報。如楚茨工祝致告之意也。

○其胤維何。天被皮寄反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賦也。僕。附也。孔氏曰。僕御必附近於人。○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爲天命之所附屬。孔氏曰。前章言祚胤。此章因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其實先言祚耳。下章乃言子孫之事。安成劉氏曰。上章言錫善而舉祚胤。此章述尸告錫祚之事。而必豫之以其胤維何。下章述尸告錫胤之事。而必發之以其僕維何。蓋錫以胤者必錫以祚。得其祚者必得其胤。反覆互言。以見二者相因而無備也。

○其僕維何。釐力之反爾女士。鉏里反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叶獎里反

賦也。釐。予音與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音院。美女也。使爲之妃音配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慶源輔氏曰。此又問天命之所附屬者何事。則云天命有所附屬。則不過予爾以賢女。使爲之妃。又隨之而生賢子孫焉耳。所謂天命之附屬者。莫大於此。觀周家自大王大姜以來之事則可見矣。○鄭氏曰。天既予汝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天台潘氏曰。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爲言。如華封人祝堯以爲頌聖人壽。頌聖人多男子。亦此詩之意。又曰。觀行葦既醉二詩。見人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推其恩義發燕飲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願之者如其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定宇陳氏曰。由君子之有孝子。故世世予以女士而生孫子。國家千萬世無窮之福。其基本實在於此。父兄之意遠矣。

鳧音扶鷖烏奚反。叶烏雞反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興也。鳧。水鳥如鴨者。孔氏曰。長尾背上有文。青色卑腳。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本草曰。野鴨爲鳧。鷖。鷗也。涇。水名。爾。自歌工而指主人也。馨。香之遠聞也。○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盧陵李氏曰。繹。尋繹前祭也。○朱子曰。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爲尸之人。故有此詩。故言鳧鷖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清殽馨。則公尸燕飲而福祿來成矣。慶源輔氏曰。賓尸者。以賓禮燕尸也。此乃繹祭燕尸之樂。故不及其他。但重疊言之以極其尊敬自盡之誠耳。來。如箕子所謂福祿自來之來。成。就也。言福祿來成就乎尸也。

○鳧鷖在沙。叶桑何反公尸來燕來宜。叶牛何反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叶居何反公尸燕飲。福祿來爲。叶吾禾反

興也。爲。猶助也。

〇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息叙反）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叶後五反）

興也渚水中高地也湑酒之泲（子禮反）上者也（釋文曰湑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

〇鳧鷖在潨（在公反）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叶乎攻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興也潨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來宗之宗尊也于宗之宗廟也（安成劉氏曰二宗字虛實不同）崇積而高大也

〇鳧鷖在亹（音門）公尸來止熏熏（叶眉貧反）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叶豐匀反）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叶居銀反）

興也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濮陽氏曰鳧鷖在涇在沙每章言各不同者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耳）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寧安也宜猶也處居也宗尊也成就也爲助也下自上而下蕭寧也寧與下同崇積而極其高大也皆後言之漸重來爲來下攸降崇皆指今日言爾無有後艱則言其後日永無艱難也夫人之可以享福克保其後至于無有後艱則積而高大者可以常保而無墜矣）

假（中庸春秋傳皆作嘉今當作嘉）樂（音洛）君子（叶音則）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叶鐵因反）保右（音又）命（叶彌并反）之自天申之

賦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申重也〇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慶源輔氏曰假樂君子是作詩者美而歎之也惟其美之故樂之顯顯是明而可見之意令德嚴然明著故民人皆宜之宜謂心悅之人擁之故天祿之也保安也右助也命命之爲天子也自天申之則又眷福無窮之意在已之德不已則在天之命無窮也藍田呂氏曰既有顯顯之令德而又有宜民人之大功此宜受天祿矣故天既保右之又申命之也〇余手曰蔑有受福祿之理故天既右之又申之也董仲舒曰爲政而宜於民故當受祿於天詳只是疊將來說然玩味之豈他說待自有意思〇疊山謝氏曰天心之眷乎成王衆既保之又右助之既命之又申命之詩人善於形容天眷之享也〇安成劉氏曰此與天保二章文意相似豐城朱氏曰嘉樂言德之可爲可崇明取光輝而不赫令則純粹而無瑕此其德之所以爲美也受祿于天此自其已然者言之也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自其無窮者言之也）疑此即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

〇千祿百福（叶筆力反）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賦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率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〇言王者干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丁歷反）爲天子庶爲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朱子曰上二句是蕃其子孫之多下四句是頌其子孫之賢又曰此詩次章不說其他但願其子孫之衆且賢此意甚好〇廬陵彭氏曰君之福祿莫大於子孫衆多然非賢則不足以爲受畀付至於違越法度非所以爲福矣故言王者子孫衆多者必曰宜君宜王又曰率由舊章如春秋之時晉侯請隧襄王以王章而不許魯哀命藏寡根而季哉子以爲舊章之不可忘蓋成王周公制禮作樂秩然成章傳之萬世可以遵守〇疊山謝氏曰不愆忘由舊則亂舊章亦過不忘則常）

有瀰志述事之心○慶源輔氏曰此誠王者干祿而得百福然却不說其他只說其子孫之多且賢者蓋指福祿無疆于此也有能敬可美之德則自然宜君宜王矣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是詠上兩句不過乎理不忘乎心只是敬也能敬則能遵先王之法矣孟子引之甚是詩意○定宇陳氏曰上章言今王之顯德固所以受福未若後嗣之多賢所以久其福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烏路反)率由群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

慶源輔氏曰威儀以其見於容止者而言德音以其形於聲譽者而言容止抑抑然甚密而無間聲譽秩秩然有常而不替其德可謂全矣能如此則自然無私怨惡矣率由舊章能循用先王之法也率由群匹能盡用天下之賢也人君而能如此則宜其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也綱乃網之大綱

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也

黃氏曰此章上四句即[illegible]以爲[illegible]之迨也是故兀哉不存雖盛且壯不足爲一身之福[illegible]紀不於雖[illegible]且[illegible]不足爲人君之福詩人以無疆之福祝其子孫而誓之[illegible]四方之綱又程之[illegible]之縱之紀其介不方祥乎、安成劉氏曰上章覆王子孫之多且賢臨宜而古此及下章稱願之詞則皆但言其遠永天子書蓋主爲王古之也而上章則頌其子孫之未祖北章又願其子孫之法賢也○豐城朱氏曰前章干祿百福子孫千億則古王者之福本乎天而有以及後世所以爲祝頌之辭也此章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則言其子孫之福本乎德而有以及天下又所以爲稱願之辭也

或曰無怨無惡不爲人所怨惡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叶羽已反)百辟卿士(叶鉏里反)媚(叶眉備反)于天子(叶奬里反)不解(叶佳賣反)于位民之攸墍(許旣反)

賦也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

東萊呂氏曰泰誓云友邦冢君酒誥曰大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安成劉氏曰集傳言亦者蓋此詩指諸臣謂朋友亦如既醉指助祭之臣爲所友也

解惰墍息也○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爲民所安息也

朱子曰此章承上章之意故上云四方之[illegible]即[illegible]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爲綱理之爲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爲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慶源輔氏曰之綱二字又畧上章末句而併言之紀者凡網[illegible]張之爲綱理之爲紀也人君能綱紀四方則臣下自然賴之以爲安若在上者營東不來則臣下何恃以爲安也下賴以爲安故皆知愛媚于其上如此上下之情綢繆如一而血脈自相貫通故在上者不解于位則在下者所由以休息也

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墍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皐陶賡歌之意也

書益稷皐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illegible]氏曰[illegible]歌之意言君明則臣良衆[illegible]事昔安所以勸之也君行臣職賴戒紀[illegible]長臣下[illegible]不肯任事以萬此哉懷所以成之也[illegible]氏曰此二章末于安爲輔寄手孫之歸則是以嘉之之事之時宜之斯上章覬極其稱頌之意矣下章乃又於稱頌之中而寵䟽發焉盡人君居天下之尊而使治成及於臣下信可稱也如或爲之臣者但知己之得其安而所以愛君者不知發勉而使民生之卑安是豈公尸之所御哉此其親戚之意有其寓焉者矣

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安成劉氏曰首章之言乃一詩之大旨二章之不愆不忘三章之威

儀德音所以爲嚴厲令德也三章四方之綱四章之綱之紀而民之攸塈所以宜民也二章之無怨無惡率由舊章四章燕及朋友媚于天子所以宜人也至於二章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三章之受福無疆者又皆所謂受祿于天而自天申之者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音侯糧音良于橐他各反于囊乃郎反思輯音集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叶戶郎反

賦也篤厚也公劉韓文曰下篇云公劉名尚書傳公劉名后稷之曾孫也事見豳風孔氏曰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居安康寧也場疆田畔也董氏曰疆者田畔也大界是場小界令之小田塍也塍音乘積露積也餱食糧糗去久反上聲也鄭氏曰餱食糧米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朱子曰皆所以盛餱糧也輯和戚斧揚鉞孔氏曰鉞大而斧小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方始也○舊說召康公名奭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臨川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艱稱時之甚微以哉其盡事之以勤遷其遷蓋召公之志也○黃氏曰言公劉者以乃父之事乃人之所素信也七月之詩必以后稷公劉爲戒無逸之書必以太王王季文王爲說告進戒於君者皆如是也曰篤公劉篤者厚之至也言公盛之學子孫不可忘也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豐山潘氏曰周人以思學爲家法此詩六章皆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於是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封內也慶源輔氏曰此章總言公劉能足食足兵以後遷豳之事夫公劉失職而自竄於西戎固安能蕃滋久居此乎其宜其匪居匪康也思輯用光者乃其匪居匪康之效驗也具是都也經理之勤積累之久餱糧兵器之備如此則公劉之厚於民可知矣其後武王之治內治外宣王之內脩外攘皆同此一轍○黃氏曰公劉不輕於用民也必先有以蓄民之財治耳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力其篤於爲民之心可見矣孟子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然後可三字可見公劉之心○南軒張氏曰公劉遷國已與百世俱無不足之患也東萊呂氏曰公劉內治既備然後拓大境土國都雖遷向之經場積倉固在其封內也

（一）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叶汾乾反既順迺宣而無永嘆叶他安反陟則在巘魚輦反叶魚軒反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音遙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容刀叶徒招反

賦也胥相去聲也庶繁謂居之者衆也順安宣徧也言居之徧也無永嘆得其所不思舊也巘山頂也舟帶也鞞刀鞘音笑也琫刀上飾也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耳朱子曰容臭如今香囊是也○安成劉氏曰臭者香物者芳蕙之屬亦以香囊之中容此香物而謂之容臭耳（一）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曹氏曰公劉相度平原之民從之遷者十有八國可謂衆且實矣○鄭氏曰厚哉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既衆矣多矣既順矣皆安今之居而無長嘆思其舊也○問二章六說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四章方說居邑之成不知未成居邑之時何以得民居繁庶以矣子曰公劉始於草創而人之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之庶繁順宣者民之居也下章言居邑之成蓋君之居也其亦備詳詩四章言居民而五章六章言作宗廟居室也歟而帶此劍佩以上下於山原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

以爲厚於民也歟 慶源輔氏曰旣庶旣繁者言民之來遷者旣衆且多也旣順廼宣者言民之來居者旣安而遂統也如此則得其所而無永歎也宜矣此章前五句言相土而居以後事後五句言相土以居初時事言其後民之所以即其安者由公劉初時躬親其勞如此故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音普原廼陟南岡乃覯于京叶居良反京師之野叶上與反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賦也溥大覯見也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山而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也董氏曰曰發于京求其所在者京則州之京也嘗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求狀京師則洛邑也豈仍其本號而稱之猶言新邦故邦也○安成劉氏曰洛邑亦謂之洛師宗周亦謂之京師○廬陵彭氏曰公劉營邑于豳亦是人煙繁盛之地故曰京師蓋山川盤結風氣所萃一都會也之時是也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直言曰言論難去聲曰語○此章言營度待洛反邑居也王氏曰上章先定民居而此乃相宇序學於民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覯于京於是爲之居室於是廬其賓旅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

○篤公劉于京斯依叶於豈反蹌蹌七羊反濟濟子禮反俾筵俾几旣登乃依同上乃造七到反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反食音嗣之飮於鴆反之君之宗之宗就泯之字爲韻

賦也依安也蹌蹌濟濟群臣有威儀貌孔氏曰曲禮云大夫濟濟士蹌蹌俾使也使人爲之設筵几也登登筵也依依几也安成劉氏曰二依字義不同曹群牧之處也廬陵李氏曰牢閑也以豕爲殽用匏爲爵儉以質也臨川王氏曰其食也執豕于牢而已其飮也酌之以匏而已其儉如此亭民故也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爲主也○此章言宮室旣成而落之廬陵羅氏曰落左氏傳宮室旣成與諸侯落之旣以飮食勞去聲其群臣而又爲之君爲之宗焉東萊呂氏曰旣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音燭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事見左哀四年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朱子曰東萊以爲爲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爲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三山李氏曰禮記宗子有五大宗一小宗四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之宗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者小宗也皆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如有國有家之重者也

○篤公劉旣溥旣長旣景廼岡相息亮反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音丹叶多涓反度待洛反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同上其夕陽豳居允荒

賦也溥廣也言其芟夷墾辟土地旣廣而且長也廬陵羅氏曰東西爲廣南北爲長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孔氏曰民居田畝或南或北皆宜其方面故以日景定之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蒲妹反寒暖之宜也孔氏曰山南爲陽山北爲陰有寒有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水泉灌漑之利也三單未詳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

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問以孟子考之只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公羊云。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恐未必是計畝而分。朱子曰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可知也 未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脩之耳安成劉氏曰。蘇老泉嘗謂井田唐虞啓之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蓋周之徹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總謂之徹也○新安王氏曰。大國三軍之法以治兵徹田什一之法以儲粟周家軍制徹法皆起於此 山西曰夕陽。廬陵羅氏曰山西夕始得陽故曰夕陽 允信荒大也○此言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矣安成劉氏曰。篤其流泉以上言辨土宜也其軍三單以下言定賦稅也。而以豳居允荒一語贊其盛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叶古玩反涉渭為亂。取厲取鍛丁亂反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叶羽已反夾其皇澗遡其過澗古禾反止旅迺密芮鞫居六反之即

賦也。館客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厲砥。鍛鐵。止居。基定也。理疆理也。衆人多也。有財足也。遡鄉也。皇過二澗名。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汭。朱子曰職方氏曰雍州其川涇汭注云在豳地即此也 鞫水外也○此章又繼敘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為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宮室段氏曰。史記言自漆沮渡渭取材用即此事也○安成劉氏曰。此以上敘其始之定居也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

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而豳地日以廣矣東萊呂氏曰。風氣日闢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其於此矣○安成劉氏曰。此以上敘其終之富盛也○慶源輔氏曰上五章既言其自始而終矣故末章總敘其始終也其始來未有定居也故于豳且客寓焉藉水橫渡亦始至其時草創也宮室所須固不專在於厲鍛然伐木作材則始於此矣其始以及其終也止基乃理疆已定其所居則疆理其田畝民事不暇緩也後五句則言其終之寬大耳。

公劉六章章十句問此詩與七月皆言公劉得民之或想周自后稷以來至公劉始設盛耳朱子曰自后稷之後不窋蓋已失其官守至公劉乃始復脩其業故周室以興也○永嘉陳氏曰。七月言先公成化公劉則言人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建

泂音迥酌彼行潦音老挹音揖彼注茲可以餴甫云反饎。尺志反叶昌里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叶滿彼反

興也。泂遠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 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饎酒食也。君子指王也。○舊說以為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彼行潦挹酌也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餴饎曹氏曰。近上流潢潦不可飲然當之大器遂傳既久挹取其清者而注之於此尚有用也 況豈弟之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強上聲又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禮記表記注曰。謂其尊親己如父母也 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朱子曰。能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慶源輔氏曰。每章上二句有遠近相須彼此相益貴賤相資之意故以興下兩句。豈以強教

之。故有父之尊。弟以悅安之。故有母之親。此以成民之才而言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以體民之心而言也。既有以成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從盡教育之道矣。此其所以為民之父母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音雷 豈弟君子。民之攸歸。叶古回反

興也。濯。滌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古愛反。叶古氣反 豈弟君子。民之攸塈。許既反

興也。溉。亦滌也。塈。息也。慶源輔氏曰。攸歸。謂為民之所歸往也。攸塈。謂為民之所安息也。皆所以終首章父母之義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音權者阿。叶與歌 飄風自南。叶尼心反 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奐阿叶 以矢其音

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也。曹氏曰。豈弟君子。樂於循理而已。平易近民。人君之德也。故詩人美人君之德。必以豈弟言之。矢。陳也。○此詩舊說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此章總叙以發端也。慶源輔氏曰。此是賦體。皆言其實。有卷者阿。言其地也。飄風自南。言其時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言其事也。召公從成王來游於卷阿之上。時有飄風自南而來。成王樂而歌之。故公因陳此詩以為戒。○豐城朱氏曰。天下之可樂者。莫如泰和盛治之時。而所可戒者。亦莫如泰和盛治之時。易其可樂而又可慮也。蓋泰和盛治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序。以庶類則得其所。是誠可樂也。然治極而不戒則亂亦於此乎兆。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可治可

保其常不至乎此。其所可慮也。夫惟慮於極治之時。此有虞所以有皋陶之賡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卷阿也。

○伴音判奐音換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在由反

賦也。伴奐。優游閑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命也。酋。終也。○言爾既伴奐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東萊呂氏曰。國家閑暇。君臣游衍。可謂伴奐而優游矣。所懼乎成王者。惟終其德似先公之著勢而已。俾爾彌爾性。祝之所以戒之也。慶源輔氏曰。伴奐爾游矣。言成王當此閑暇而來游于此。優游爾休矣。言成王於此優游而自得其休也。豈弟君子。呼成王以為豈弟君子也。言成王閑暇優游於此。則其樂易可知矣。俾爾。東萊先生以為親賢是也。彌爾性。謂終其壽考。似先公酋矣。謂如周之先公以來善始善終也。既曰祝嘏。則祝其壽考福祿宜也。然於此見召公得保傅之體。不過稱。不溢美之意。

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黃氏曰。漢文之時。賈誼屬之痛哭流涕。如禍患之追乎其後。從之憂國深矣。其言大迫而無優游不迫之意。而退而就天下之勢。不至於此一不之。皆然。從知康公之戒君。其言亦有法也。○豐城朱氏曰。伴奐以游。優游以休。則是當閒暇之時。享和平之福。此其已然者也。又當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善終。則所以保之於無窮也。成王以持盈守成之主。所欲似先公之善始善終。則所以致此者。必有其道矣。此所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也。

○爾土宇昄章。蒲板反 亦孔之厚矣。叶狠口下主二反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叶當口反又二反

賦也。昄章。大明也。或曰。昄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言

爾土宇昄章，既甚厚矣，又使尒終其身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爾受命長矣，茀（芳弗反）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賦也。茀、祿皆福也。常，常享之也。（東萊呂氏曰：自二章至此，皆莫美之詞，雖未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彌尒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慶源輔氏曰：言尒之受命既已長矣，尒之享其福祿既已安矣，而又祝之壽考而常保其純嘏也。福祿致之若易，保之尤難。上三章皆極言其壽考福祿，以廣王心而歆動之，然後五章以下乃告以以致此之由，則其言入之易而感之深也。○召公可謂能盡師保之責者矣。）

○有馮（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賦也。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安成劉氏曰：德，行道而有得於己也。）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疊山謝氏曰：求賢不取非常之才，而止曰有孝有德，何也？曰：孝於親者必忠於君，取其孝，正求其忠也。唐虞以上取人以德，無才德之分。舜舉八元八凱之才，皆德也；皋陶九德，皆才也。有德則才在其中矣。）

○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脩，而四方以為則矣。

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慶源輔氏曰：以引以翼，引如引君以當道之引，翼如予欲有為汝翼之翼。呂氏所謂慈祥者，能孝之人也；所謂篤實者，有德之人也。得如是之人以引翼之，則王德無愆；王德無愆，則四方以為法則；四方以為法則，則可以居大位而無忝，受天祿而無窮矣。○東萊呂氏曰：是詩雖成求賢，而其詞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焉。○天台潘氏曰：詩中見得須人君福祿必歸於得人之盛。彼既醉云君子萬年介尒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假樂言受天之祿與干祿百福，而必曰率由群匹，與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音問）令望（叶無方反）。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賦也。顒顒（魚容反）卬卬（五剛反），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令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鄭氏曰：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以行抑引。）

○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東萊呂氏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矣。）而四方以為綱矣。（慶源輔氏曰：此章乃足上章之義。顒顒卬卬，體貌之尊嚴也；如圭如璋，德行之溫純也；令聞，聲譽之美也；令望，威儀之善也。夫如是，然後為人君之全德，非賢而引翼之，何以臻此，而為四方以為綱紀也。）

○鳳凰于飛，翽翽（呼會反）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組里反），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興也。鳳凰，靈鳥也，（說文曰：神鳥也。其像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羣鳥從以萬數。）雄曰鳳，雌曰凰。翽翽，羽聲也。鄭氏以為因時鳳凰至，故以為喻，理或然也。（九峯蔡氏曰：是時周方隆盛，鳳鳴在郊，鳴于高岡者，乃咏其實也。）藹藹，眾多也。媚，順愛也。○鳳凰于飛，則翽翽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

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旣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東萊呂氏曰。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定宇陳氏曰。吉人吉士。即前所謂有孝有德也。孝者德之本。百行之原也。旣有孝德。其爲吉德莫大焉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音附于天。叶鐵因反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叶彌并反媚于庶人

興也。媚于庶人。順愛于民也。疊山謝氏曰。媚于天子。愛君也。媚于庶人。爲王愛其民也。○慶源輔氏曰。上二章乃因時鳳凰之至。而以興賢者之來。吉士維君子使。媚君子命。愛賢于君。一以歌其使令也。媚于天子。以見賢者有勉強不已之意。于庶人。則見賢者有輔持效命之德。後世多以鳳比賢人。蓋本於此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布孔反萋萋七西反雝雝喈喈叶居奚反

比也。永嘉陳氏曰。以比賢者必聚於有道之朝也。○劉氏曰。鳳隱見以時。比賢者之出處也。○安成劉氏曰。高岡之鳳凰者。賢才也。朝陽之梧桐者。台朝之賢君也。梧之菶菶萋萋者。人君待賢之盛禮也。雝喈喈者。羣賢和集之德音也。比意蓋如此。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山之東曰朝陽。孔氏曰。朝先見日也。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爾雅。櫬梧。又曰。榮桐木。即梧桐也。曰青桐。[illegible]不棲非竹實不食。菶菶萋萋。梧桐生之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之和也。○劉氏曰。民云。惟其梧桐菶菶萋萋。是以鳳凰雝雝喈喈。由此觀之。則君臣感會之際可想矣。○慶源輔氏曰。此賢者之來集王朝。而王親之禮遇賢者。兩得其宜也

○君子之車。旣庶且多。君子之馬。旣閑且馳。叶唐何反矣。詩不多。維以遂歌。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則旣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東萊呂氏曰。今王之車馬多。旣閑習。苟得賢以載之。其光華和樂殆非形容所及也。有其時有其具。召公所以欲成王勉乎此也。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新安胡氏曰。言車多馬閑。亦廣前來游之意。言矢詩遂歌。亦應前來歌之意。矢詩即矢其音也。若曰今所陳之詩雖不多。亦維以遂歌而致其永嘆進戒之意而已。○前舒王氏曰。此詩非不多也。召公以爲不多者。愛君之心無已也。○廬陵彭氏曰。此詩以章計十。以言計百十四。而猶云不多。誠以言之感人有限。聲之入人無窮。維以遂歌。庶乎朝夕聞之。優游浸漬。自足以興起其心而不忘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承上章之興而言王朝之車馬。旣衆多而閑習。則足以爲招來待遇賢者之具矣。其所以望於王。蓋有不待言而可知者。詩所以言其志。而音則發之成文者。其實一也。先言以矢其音。以即其歌而言之也。終言矢詩不多者。即其實而言之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首章則總敘以發端。二三四章則極道其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其意。五章以下。則告以所以致上章稱舒之由。五章六章則言以王能用賢則可以[illegible]。七章八章則因鳳凰之來以興賢者之集。九章則以鳳凰之鳴得其依。況賢者之至而得其所。末章則從諷王以今旣有車馬衆多而且閑習。將安所用乎。亦惟招延禮待賢者於款窮可也。不明言其事而遂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此意也。是好。蓋欲王自得之也。召公可謂善於開導誘掖其君者矣

民亦勞止。汔許乙反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居毀反

反

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七感反不畏明。叶謨郎反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賦也。汔，幾音祈也。中國，京師也。安成劉氏曰詩人指京師爲中國故三章又曰惠此京師謂之中者以其在諸夏之中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華谷嚴氏曰詭隨者心知其非而懷詐以從此奸人也書所謂面從孟子所謂面諛也○東萊呂氏曰一言而喪邦曰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喪邦家之人也謹，歛束之意。憯，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能，順習也。九華葉氏曰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序說以此爲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爲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華谷嚴氏曰朱子此

說是也詩言以定我王以爲王休又言戎雖小子王欲玉女皆語同列之詞以時之亂戒同列所以刺王也

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

慶源輔氏曰厲王暴虐之君也則民之勞苦可知矣況可小康者猶言庶幾其可使之小康也夫暴虐之君在上則時必有無良之人肆爲詭隨之計以行其寇虐者故同列之君子專以此相戒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不敢肆而寇虐無忌憚之人亦且將沮退縮而無所容如是然後遠者自然得其安近者亦自然懾習而無所乖詩而王室定矣若肆詭隨寇虐之人則爲家日益多事而遠近皆不聊生矣王室何由安定乎說隨者必無良之人也寇虐者必無忌憚之人也柔遠能邇則患此中圖以綏四方二句相應○獲氏曰每章首言民今勞弊可少休息京師爲諸夏之本欲安四方之民當自恤京師始○盧陵彭氏曰民勞甚矣未能遠望其太平也但庶幾小康耳故教以惠中國而綏四方然所以惠綏者豈有他哉其本在朝廷之上毋使小人亂政則柔遠能邇而我王定矣先言惠中國以綏四方此出治之序也後言柔遠能邇此成治之效也書言柔遠能邇而必曰難任人詩言柔遠能邇而以謹無良皆有宗戒懼之意

穆公名虎，康公之後。孔氏曰康公十六世孫也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也。孔氏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世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及孝王數七世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女交反叶尼猶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賦也。逑，聚也。惛音昏怓，猶讙音喧譁也。華谷嚴氏曰惛怓惑亂主聽也勞，

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鄭氏曰言無廢汝始時勤政事之功謀拯之也○慶源輔氏曰以爲民逑者蓋中國者民之所聚也謹淳乃詭隨者之態也上有寇虐之臣則下有憂苦之夫矣經棄亦勞者蓋同列平時所與爲國家慮者固已有定說矣陽其意甚相遠也○安成劉氏曰章內二休字異義休，美也。曹氏曰自二章而下皆衍而成篇以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叶于逼反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吐得反敬愼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罔極，爲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慶源輔氏曰罔極亦是詭隨者之態以妄隨人則爲惡豈有窮極也無縱詭隨式遏寇虐是防禁小人也敬愼威儀以近有德是親近賢者也徒欲防禁小人而不知親近有德則無以嘗益其知識開廣其心志矣然決近賢者則賢

先謹其威儀威儀不謹則賢者將望望然去之矣豈可得而親之乎、華谷嚴氏曰非肅身則賢不可得而親致必敬慎威儀然後可以近有德也疊山謝氏曰威儀所以定命也有德之士未有無威儀若不敬謹威儀則驕淫傲惰何所不為得老成遠者德則賢者不能相親矣○東萊呂氏曰此章言當遠小人近君子也○潛室陳氏曰欲正威儀欲其備身也以近有德欲其親賢也修身以為之本親賢以為之輔則必不至於縱詭隨而為寇虐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起例反惠此中國俾民憂泄以世反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叶蒲寐反戎雖小子而式弘大叶特計反

賦也。愒，息。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子，而其所為甚廣大，不可不謹也。華谷嚴氏曰莫況以此詩戒雖

小子交板小子蹻蹻皆指王也小子非君臣之詞二詩皆戒責同寮故稱小子耳○慶源輔氏曰以小子稱同列必是長老者之詩箴下爲予見以身言之則是小子以箴古之賢是王官故曰戒雖小子而式弘大言所爲甚廣大欲其加謹之辭也此與板篇第四章同所謂少年小子亦王所寵任之人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汝音是用大諫春秋傳荀子書並作簡音譴

賦也。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慶源輔氏曰與詭隨之人方其委曲逢迎以固結於君也○華谷嚴氏曰詩言無良惛怓罔極醜厲繾綣皆極小人之情狀而繾綣之以詭隨為小人之媚君了其始皆以詭隨入之其終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正反，反於正也。慶源輔氏曰正反又甚於正敗○臨川王氏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為不正者正反則無正也○廬陵彭氏曰正反則善惡曲直無不剖質天下其可得而正邪每章言愈切而意愈深玉，寶愛之意。言王欲以女為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蓋託為王意以相戒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疊山謝氏曰五章之始皆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者欲息民而固根本也中言無縱詭隨式遏寇虐者欲王察小人將以害政也章末之言皆丁寧反覆勸之之詞以使之去危即安去惡從善也○廬陵彭氏曰此詩以寬治民以嚴取友曰綏曰惠究而不擾也曰無縱曰以謹曰式遏寇虐不憩也天台潘氏曰弟一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蓋以為王者之休美大於得人惟群臣無棄其功然後可以為王之休美弟三章後二句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盡以為賢能至絕小人必須自反於己又不可以不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絕夫小人未必有以照其心也後二章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尤見詩人憂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

乎正矣其憂慕之深蓋一章切於一章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當但反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叶音簡

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癉，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

○序以此為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華谷嚴氏曰先子以此詩為切責僚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諫王與上篇同味詩意然言辭安切民口厲王無道召穆凡伯以親賢之故宜極言而力救之顧乃不直斥其詩而姑責同僚以使之同之者吾寮於以監謗之故不敢變其肆以所於宏而忠吾君之惡也邪門一公忠愛之懷於此益可見矣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而女音汝四章同之出言皆不合理，為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為無

復聖人。但恣己妄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慶源輔氏曰。正者常道也。循其常則民安。反其常則民病。今天既盡反其常道。則民亦安得而不盡病乎。話者言語也。猶者謀慮也。不然則背理傷道也。不遠則但爲目前之計也。人心知有聖人。則動作皆有所依據。故出話不敢不然。爲謀不至不遠。今也出話則不然。爲猶則不遠。則靡聖管管可知矣。既已靡聖管管。則所爲所行是虛妄。故曰不實於亶。不然不遠。皆虛妄者之所爲也。○三山李氏曰。愛民者天之常道耳。今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言爲猶不遠。又言猶之未遠。蓋反覆言之。自下文以至末章皆是大諫也。○疊山謝氏曰。朱子初解云。人苟知聖人之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此心若無聖人矣。則管管然無所依據。稽證詐僞。何所不至。其出言行事。不以真實而歸於誠信。無怪也。世亂乃人所爲。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詞耳

○天之方難叶泥消反無然憲憲叶虛言反天之方蹶俱衛反無然泄泄以世反辭之輯音集叶祖合反矣。民之洽矣。辭之懌叶弋灼反矣。民之莫矣

賦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朱子曰。天方艱難。則人當憂懼也。今乃欣欣然自以爲遽。天方蹶動。則人當斂飭也。今乃弛緩而不自以爲事。則是自絕于天矣。始也不有天矣。終也自絕于天。則何以能立於人之朝哉。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者。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非訓詁也。○慶源輔氏曰。天之方蹶而國家有覆之勢。常情處此。清衆震懾。易得怠緩苟從。故戒羣臣以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當此之際。自非君臣上下力加振作。於此奮發。則何能救正也。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辭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

無不定也慶源輔氏曰。又教以先謹其言而不妄發。爾辭能和。則民自合。爾辭能悅。則民自定。辭和與懌。則合乎理而異於不然者矣。民合且定。則前所謂辛癖者。其有瘳乎。○豐城朱氏曰。輯者和也。言於天理無所違也。此民之所以洽也。懌者悅也。言於人情無所怫也。此民之所以定也。○華谷嚴氏曰。首章責同僚出話不然。爲猶不遠。故二章因戒之以言辭之間。宜相和協。宜可措民於安。然恐而自用者。必不能舍己從人。故三章言聽我囂囂。四章言匪我言耄。爾用憂謔。五章言無爲夸毗。善人載尸也。皆說朋友講論不用相協。猶小旻詩凡六章。其間五章皆說謀猶之不臧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叶許驕反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叶思邀反先民有言。詢于芻叶初俱反蕘如謠反

賦也。異事不同職也。同僚同爲王臣也。春秋傳曰。同官爲僚定宇陳氏曰。觀此言。則其爲同列相戒甚明。即就也。囂囂自得不肯受言之貌。服事也。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況其僚友乎慶源輔氏曰。第一第二句言其同有恩義也。三四句言其不有於我也。五六句冀其察之。七八句欲其警也。○豐城朱氏曰。我之於爾。其職分雖不同。而其爲王臣則一。故就爾而謀之。將以輸其忠也。而爾乃囂囂然自得而不肯受。然我所言者。乃今日之急務。其可以爲笑乎。古人所以詢及芻蕘者。誠以淺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人之賤而忽之也。況於寮友之言。其可忽而不聽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叶虛虐反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其畧反匪我言耄毛報反爾用憂謔。多將熇熇叶許各反不可救藥

賦也。謔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款款也。蹻蹻驕貌三山李氏曰。說文蹻蹻舉足高也。以足高之意觀之。是驕之意耄老而昏也。熇熇熾盛

也○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去聲）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憂爲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慶源輔氏曰此章責之又深矣一二句戒其不可慢天也三四句戒其不可忽己也五六句斥其病也七八句危其禍也臨川王氏曰列子云曾不發藥乎左氏曰不如聞而藥之也與此救藥同意○豐城朱氏曰老夫灌灌知天命之可畏而盡誠以相告也小子蹻蹻不知天命之可畏而大言以相歎也匪我言耄自老夫灌灌者言之也亦用憂謔自小子蹻蹻者言之也夫憂不可戲也苟以憂爲謔則積之之多將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得而撲滅矣）

○天之方懠（才細反叶箋西反）無爲夸（苦花反）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許伊反）則莫我敢葵喪（息浪反）亂蔑資（叶箋西反）曾莫惠我師（叶霜夷反）

賦也。懠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爲飮食而已者也。殿（都甸反）屎呻吟也。葵揆也。蔑猶滅也。資與咨同嗟歎聲也。惠順師衆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爲也（嚴氏曰威儀莫備老退於善人則如尸不復言矣）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散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上天方怒而戒小人不可行其夸毗也夫大言以夸人則人或以爲真能而信之諛言以毗人則人或以爲愛己而親之是以威儀迷亂而不分善惡卒至於使善人反不得有所爲也夫小人用事而善人不得有所爲此民之所以病苦而呻吟也然君臣上下方且迷亂暴虐無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故雖至於喪亂滅亡而嗟歎之聲盈耳而卒無有順我衆之意者也自此而下則其所譏刺漸及於君矣）

○天之牖民如壎（許元反）如篪（音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無曰益牖民孔易（以豉反叶夷益反）民之多辟（匹亦反下同）無自立辟

賦也。牖開明也（程子曰牖開之義室之牖也故以牖以通明）猶言天啓其心也。壎唱而篪和，璋判而圭合（孔氏曰半珪爲璋合二璋而成珪）取求攜得而無所費（安成劉氏曰言求之即得而無費於己以益之也）皆言易也。辟邪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邪（定宇陳氏曰上之於下開其本明之天性者固甚易導之以邪偽者亦不難因開之易而并導之方可也豈可導以辟邪○東萊呂氏曰亂辟極矣導之者苟有簡易之理不作聰明爲邪僻以亂之行其所無事斯可矣○慶源輔氏曰此章與七章分明是譏及於王也故先生於民勞首章言此二詩辭不專爲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者是也）

○价（音介）人維藩（叶分邅反）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叶胡田反）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叶胡罪胡威二反）無獨斯畏（叶紆會於非一反）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牆也。大邦強國也。屏樹也。所以爲蔽也（安成劉氏曰所謂樹塞門也）大宗強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三山李氏曰王所恃以衛國家者不止此數者苟懷之以德則無不寧矣詩人以懷德推寧間於）

中則宗子唯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脩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曹氏曰藩垣屏翰皆以衛王畿也蓋藩在外屏在內垣限內外侍翰以為築王若之固其國如此懷德維寧則懷諸侯者在德若宗子則為城以禦患者也○廬陵彭氏曰王者之居親親為大雖用人以為藩垣屏而資同姓以為輔翰者所資以立也又必待同姓以為城城者所恃以固也曰大宗曰宗子其意反覆言同姓之至重至明蓋垣重於藩屏寧可以無藩而城又大而且重焉矣在人者皆有形之勢而德之在我乃無形之勢也故獨曰維寧焉

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慶源輔氏曰自价人維藩至大邦維屏是自外說及內大宗維翰宗子維城又自踈說及親自价人至大宗皆王所恃以為藩垣屏翰者然維懷之懷尤王者其所恃以為安不推如是而同姓宗子亦且為衣之說矣言乃則藩可屏翰之功皆包之矣王若不務德以本則城壞矣城猶而藩垣屏蔽亦皆傾圮而禍亂至矣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用朱反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叶謨郎反及爾出王。音往叶如字昊天曰旦。叶得絹反及爾游衍。叶怡戰反

賦也。渝變也。朱子曰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朱子曰旦與明只一意衍寬縱之意。○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懠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朱子曰才有些放肆則他便知所以曰日監在茲○慶源輔氏曰此又事戒其同列也蓋也蓋也謂也也驕也憂深遠也皆戲豫之事也皆也憲憲之也泄泄也之於皆馳驅之類也後四句熟讀而詳玩之可見天之昭於人也無所不體而興起人心可畏天之誠謹一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豈可一毫之息而不敬乎哉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問天體物而不遺是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是指人而言否朱子曰體事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耳問天體物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事皆有仁曰然天體在物上仁體在事上猶言天體於物仁體於事本是言物以天為體事以仁為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又問與體物而不可遺一般否曰然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問此段是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朱子曰公說天體物而不遺而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大與非有二也○豐城朱氏曰天之怒不可不敬也決其敢戲豫乎天之變不可不敬也決其敢馳驅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一動息之頃而天又與之同也此所謂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也此君子之學所以必戒懼謹獨之為貴也

板八章章八句。華谷嚴氏曰一章至五章皆切責僚友之詞六章至八章皆責寮友而告以成王也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七

詩傳大全卷之十八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匹亦反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市林反又或叶市隆反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叶諸深反或如字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烝衆諶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辟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辟也蓋始爲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慶源輔氏曰蕩蕩與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之蕩蕩同言其廣大而無有限量也蕩蕩上帝本自下民之君而今也疾威而多辟何哉此怨天之詞也下二句則復解之所以云然者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自終卒多辟以取禍耳以此言之則非上帝之疾威天命之多辟也皆人自取耳○華谷嚴氏曰疾威者暴王所爲而天實命之是天爲此疾威也天實爲之則無所鑒皆然天亦豈然令厲王自惡乎天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初皆善而其終鮮善是人自暴自棄非天使之然王自不爲善豈天賦予以惡哉劉康公曰建安熊氏曰劉采邑名康謚也公定王同母弟所謂王季子也康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建安饒氏曰天地之中猶言天地之性也以此理無過不及而言故謂之中人之生也衆受此理而俱生此乃所賦之命也能順其則順天地之命者也所以得福不能順其則是逆天之命者也所以得禍○臨川王氏曰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辟諶矣○豐城朱氏曰此章正

意在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一句夫自其初而言之人性皆善厲王之性亦文武成康之性也而何不善之有要其終而觀之則文武成康若彼其仁厚而厲王若彼其暴虐何也蓋文王性之者也武王身之者也成康困知勉行者也厲王自暴自棄者也惟其自暴自棄故與之言仁義之言則拒之而不信與之行仁義之行則絕之而不爲然則非天命之多辟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底於多辟也非天命之匪諶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爲是匪諶也非天命之多辟非天命之匪諶則其蕩蕩者固自若也而豈可以疾威言之哉固知其終怨天之辭而非天之實有是也

○文王曰咨咨女音汝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蒲侯反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叶蒲北反天降慆德他刀反女興是力

賦也此設爲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曹氏曰自契始封商地在上洛湯更命亳殷地在蒙今曰殷商并舉之也彊禦暴虐之臣也疊山謝氏曰彊彊梁

禦如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掊克聚斂之臣也服事也慆慢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嗟歎殷紂者華谷嚴氏曰二章以下設爲文王之詞蓋陳厲王之失而託之商也所謂借秦爲諭耳言此暴虐聚斂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慆慢之德而害民臨川王氏曰彊禦掊克是爲慆慢○慶源輔氏曰此章以下託爲文王嘆紂之詞者蓋厲王暴虐詩人不敢直斥其故耳且厲王之虐大畧似紂以謂與亂同事罔不亡也自古危亂之君率是暴虐與聚斂之臣並用蓋此兩等人實相須也非暴虐則無以爲聚斂之資非聚斂則須以極暴虐之惡也慆德謂慢天之人卽暴虐聚斂之臣所以敢爲暴斂之事者只緣慆天故爾也然非其自爲之也乃汝興起此人而力爲之耳豐城朱氏曰厲王之惡貪暴而已惟暴也故所用皆彊禦之人惟貪也故所用皆掊克之人曾是在位謂以之而居公卿百執事之位也曾是在服謂以是

之而任公卿百執事之事也。彊禦也。掊克也。即所謂慆德也。而以爲天降之者。世之有治有亂。雖本於人事之得失。亦關於氣化之盛衰。然則汝之興起此人而力爲之也。果孰使之然哉。亦不得而歸於天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直類反。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側慮反。周救反。靡屆靡究。

賦也。而亦女也。義善。懟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維也。作讀爲詛。詛祝怨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新安胡氏曰。彊禦多懟流言以對者。正如所謂禦人以口給之意。彊禦與前章相應。指所用之人也。則是爲寇盜攘竊而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慶源輔氏曰。暴虐之人自以人多怨己而恐禍之及也。故詭謀譎計。採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於上。而惑亂其聰明。以自掩其惡。上之人用是而反親信之。則是爲寇盜攘竊之人而反使之居內矣。詛祝指屬王而言。人君好用暴斂多怨之人。則怨謗將反移於己也。呂正獻公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知其爲害也。實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正謂此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白交反。火交反。叶于逼反。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布內反。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蒲回反。

賦也。炰烋氣健貌。疊山謝氏曰。以炰烋作氣勢。以暴虐作威。聲如虎狼咆烋之狀。斂怨以爲德。多爲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爲德也。背後。側傍。陪貳也。孔氏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章怨謗而言焉。王資稟既暴虐矣。而又用暴虐之人。盛其氣力以肆行於中國。方且斂衆怨而自以爲德焉。此皆由不明在我固有之德故也。而其所以不明其德。則又以王之前後左右公卿陪臣皆暴虐聚斂之人。而無一人稱其官者故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面善反。不義從式。叶式吏反。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叶呼洧反。式號式呼。火故反。俾晝作夜。叶羊茹反。

賦也。湎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止容止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屬王之嗜酒與紂無異。王既沈湎於酒。則所從所用。自然不善。此固王所自爲也。而以爲非天使之然者。應首章末句而言耳。既愆爾止。則所謂威儀幡幡。威儀怭怭也。靡明靡晦。則無間於明晦也。式號式呼。則所謂載號載呶也。人當晝日有所作爲。今俾晝作夜。則不視事也。○華谷嚴氏曰。非天使之。是汝自爲惡也。爾之容止既自取愆過。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叫號讙呼。使晝作夜。荒亂甚矣。○豐城朱氏曰。人君荒湛于酒。則必信任小人。於是而怨不止。則威儀之失亂也。於是而號且呼。則言語之讙譁也。窮日夜以娛樂。棄國事而不恤。所謂俾晝作夜。靡明靡晦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音唐。如沸如羹。叶盧當反。小大近喪。叶息浪反。平聲。人尚乎由行。叶戶郎反。內奰于中國。皮器反。覃及鬼方。

賦也。蜩音條。螗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人意也。小者大者。幾於喪亡矣。尚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新安胡氏曰。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也。奰怒。覃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新安胡氏曰。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見唐高祖紀。其實一國而異其名也。言自近及

遠無不怨怒也。慶源輔氏曰小大近喪即言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也人情怨亂如蜩之鳴如羹之沸則小者大者皆幾於喪亡矣乃尚不知變而由行於惡不已其亦不仁甚矣則人之怨怒豈有既哉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所以極言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叶上止反殷不用舊叶巨已反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湯經反大命以傾

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壺山謝氏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老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誥康叔也犂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耆舊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

○言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慶源輔氏曰匪上帝不時不時猶言不良也王自不能用舊今王能用舊則時亦當如舊矣程子曰自是無人豈是無時者正謂是也正使無老成人可用而先王之政法尚存獨不可爲扶持傾危之資乎惟其并人與法皆莫之聽用夫然後大命從而傾覆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顚沛之揭叶竭去例二反枝葉未有害許曷瑕憩二反本實先撥蒲末反叶方吠筆列二反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叶始制私列二反

賦也。顚沛音貝仆拔皮八本末二反也。揭本根蹶音厥起之貌。撥猶絕也。鑒視也。夏后桀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顚拔爾。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爲不義以自絕於天莫可救止正猶此爾。華谷嚴氏曰王者天下之本也天下未有敗而王身與道本先撥矣枝葉蓋將從之也殷鑒在夏蓋爲文王嘆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廬陵歐陽氏曰非獨周之監殷殷之鑒夏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也○慶源輔氏曰如大木之揭然蹶起枝葉固未自害也而根本先自撥絕矣紂與厲王之世政如此也每章必以文王咨商爲言者蓋欲厲王之知所畏知所警也其末又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者明其意發於王者尤切矣

蕩八章章八句

天台潘氏曰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邪僻也此章意既如此其次章以下托文王告紂之詞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如汝興是力汝德不明與天不湎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是發首章之意○廬陵彭氏曰疾蕩之詩原刺其君之惡蓋大臣憂國愛君之心不敢不如是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叶集二反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孔氏曰隅者角也角又有稜故曰廉隅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東萊呂氏曰此詩以威儀爲主脩身之道徑切至近莫過於此也○臨川王氏曰德譬則宮城也儀譬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華谷嚴氏曰首章第一義言威儀之當慎威儀云者聲音笑貌云乎哉容貌顏色曾子所謂貴動容周旋中禮孟子所謂盛德也○廬陵彭氏曰惟德之隅蓋有諸中必

形於外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觀曾子所言正顔色動容貌孟子所言見於面盎於背是也。哲知。庶
衆。職主。戾反也。○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
自警。華谷嚴氏曰。詩皆自警之言。脩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中庸大學相表裏。言抑抑威儀
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
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慶源
輔氏曰。德與威儀內外之符也。哲與愚德性之反也。觀賓之初筵一詩。則當時習俗都無威儀可知矣。此所以有靡哲不愚之歎也。夫衆人之愚蓋有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
爲怪。臨川王氏曰。庶人之愚則天性之疾也。孔子曰。民有三疾。哲人而愚則反戾其
常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下孟反四國順之訏况于

反謨定命遠猶辰告叶古得反敬愼威儀維民之則
賦也。競強也。覺直大也。訏大。謨謀也。大謀謂不爲一身
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東萊呂氏曰。所謀不止於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也。定審
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謀謂不爲一時之計
而爲長久之規也。東萊呂氏曰。所謀不止於一時而鑒百世之損益也。辰時。告戒
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則法也。○言天地之性人爲貴
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爲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
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
以爲天下法也。疊山謝氏曰。人君以一身之法爲天下之法也
○其在于今叶音經興迷亂于政叶音征顚覆厥德荒湛都南反下

同于酒叶子小反女音汝雖湛樂音洛從弗念厥紹市沼反罔敷求先
王克共九勇反明刑叶胡光反
賦也。今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爲也。興尚也。鄭氏曰。興猶尊尚也
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己之詞也。後凡言女言爾言小
子者放此。問抑詩東萊硬要做刺厲王緣以尒女字朱子曰。如幕中之辯人反以女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等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樣亦多。湛樂從言惟湛樂之是從也。
紹謂所承之緒也。敷求先王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
執。刑法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所承之緒甚重而不可不思念也。先王之法甚明而不可不求執也。人惟耽樂之從則於此皆不顧矣。是豈可不自警也哉
○肆皇天弗尚叶平聲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

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叶晡亡反用戒戎作用
逷他歷反蠻方
賦也。弗尚厭棄之也。淪陷胥相章表。戒備戎兵作起逷
遠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
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
埽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慶源
輔氏曰。此承上章而言所爲如此則必爲天所厭棄矣。無乃淪胥以亡。如泉流之不可止。此則是豈可不自警乎。故必無內外無近遠無細大無常變皆當整辦防備。如此然後庶幾近而吾民有所儀表遠而蠻方有所畏避
也。上章所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豐城朱氏曰。夙興夜寐脩身之事也。洒埽廷內齊家之事也。身者民之主家者國之則。身脩而家齊是豈不足以爲民之章乎。

車馬所以安身也，固不可以不脩。弓矢戎兵所以防患也，尤不可以不戒。在我者既不至於妄動，則在彼者亦不敢以輕侮。此又治國之要也。詳於內而不遺乎外，謹於大而不忽乎細，地有遠近之不同，而慮之無不周；事有常變之不同，而備之無不飭。此所以爲訏謀定命遠猶辰告之實也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叶元具反）。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叶牛何反），無不柔嘉（叶居何反）。白圭之玷（丁簟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叶吾禾反）也。

賦也。質，成也，定也。（慶源輔氏曰：質訓成定，惟成而後能定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虞，慮。話，言。柔，安。嘉，善。玷，缺也。○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眉山蘇氏曰：苟失其民心，愛其侯度，則將有不虞之禍起。○慶源輔氏曰：益之告舜以儆戒無虞，亦以罔失法度爲分。能謹我之法度，則可以免不虞之患矣），又當謹其言語。蓋玉之玷缺，尚可磨鑢（良據反）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慶源輔氏曰：上三句治國之事也，中三句治己之事也。身正而后國治，此尤不可不謹。前但言威儀而已，至此章又兼話言言之。威儀形於身者，言語出於口者，皆德之行也。下四句又極言其言語之不可不慎也。○定宇陳氏曰：上以出語威儀對言，下專以言語言。蓋容貌辭氣皆德之符，其不可不謹一也。故此詩於戒儀凡六言之，而其言語亦三致意於前章之命告，此章之言玷，下章之無易由言，是也。○段氏曰：言行均不可以有失，而言之失尤易。能謹其易者，則行可知也。故此章末唯戒夫則言之玷。）故南容一日三（去聲）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去聲）之。（家語曰：獨居思仁，公居言義，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縚之行也。○朱子曰：不是一日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言也。又曰：南容深有意於謹言，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illegible]。黃氏曰：三復，謂每誦至此，再三反覆以識之，非謂一日三復，亦非謂只一日三次誦之也。）

○無易（以豉反）由言，無曰苟矣（此二句不用韻），莫捫（音門）朕舌，言不可逝矣（叶音折，與舌叶）。無言不讎（叶市又反），無德不報（叶蒲救反）。惠于朋友（叶羽已反），庶民小子（叶獎里反），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讎，答。承，奉也。○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爲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己，易致差失，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又承上章慎言之意，而戒其言不可輕出，而章末又言謹言之效以歆動之。無易由言者，戒其不可輕易也；無曰苟矣者，戒其不可苟發也。至於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其言愈切而其戒愈至也。常詠此二句，則知所以謹於言語矣。○華谷嚴氏曰：由言者，由己言之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讎，無有德而不報者。若爾能惠于朋友（孔氏曰：朋友謂卿大夫等）、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華谷嚴氏曰：繩繩，如繩之牽連不絕也），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

○視爾友君子，輯（音集）柔爾顏（叶魚堅反），不遐有愆。相（息亮反）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叶剛鶴反）思，不可度（待洛反）思，矧可射（音亦，叶弋灼反）思。

賦也。輯，和也。遐，何通。愆，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廬陵李氏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覯，見也。格，至。度，測。矧，況也。射，斁通，厭也。○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修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

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慶源輔氏曰輯柔爾顏言其顏色之和柔也不遐有愆言其心思之警懼也有是心則存是德此亦內外之符也常能如是則豈至於有過失乎然人心操則存舍則亡也夫理存亡只在敬肆之間須臾於暗室屋漏之中不睹不聞之際常若十手所指十目所視業業之心不可有一息之間斷方可若曰此非顯明之處人莫予見也此心一萌便間斷矣所以如此者蓋鬼神體物而不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其至也高不可測度況可厭射之乎雖不敢有所厭斁則此心始無間斷也○朱子曰相在爾室以下只是誠存養工夫此言不但脩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廬陵彭氏曰視爾友君子以下以誠而交於人脩之於顯也相在爾室以下以誠而則乎大慎之於靜也○東萊呂氏曰此章教以內外交修也○疊山謝氏曰莊子云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爲不

善於幽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君子無人非無鬼責亦此意也子思子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朱子曰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也○北溪陳氏曰屋漏人迹不到之地須是戒懼方無愧怍君子不待於動而應事接物方始發未接物之前已無非敬矣不待發言而後言實未發言之前本來真實無非信矣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北溪陳氏曰此理雖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往來屈伸皆是真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揜如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安成劉氏曰不遐有愆者是省察之功所以遏人欲於將萌即中庸之內省不疚而慎獨之事也能慎獨則意無不誠矣不愧屋漏者是存養之功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即中庸之不睹不聞而戒懼之事也能戒懼則心無不正矣所謂正心誠意之極功者也蓋由武公本功聖賢之徒宜其所言合乎聖賢之道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叶居何反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叶牛何反不

僭不賊鮮息淺反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戶公反小子叶獎里反

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之中首言辟者武公自君道言之也繼言爾者自君臣親密言之也言小子則公之謙詞也止容止也僭差賊害則法也無角曰童虹同紅潰亂也。華谷嚴氏曰虹謂螮蝀也如螮蝀不正之氣暫見于天須臾散滅○既戒以脩德之事。東萊呂氏曰戒以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欲其盡君德之善也淑慎爾止不愆于儀此詩以成儀爲主故褒言之而又言爲德而人法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慶源輔氏曰不僭則又言永無差忒不賊則又言永無愆擬好是則辟有不爲人所法則者此必然之效也彼謂不必脩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豈可得哉。黃氏曰武

公抑言君臣揖之幾必即物理之易見者言之○豐城朱氏曰言爾爲人君之德當使無一事之不善無事之不嘉容止之不可以不謹威儀之不可以不謹不僭則於事無所差不賊則於理無所害夫如是鮮不爲民之則矣投桃報李亦理之必然者以知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夫味之以理之所無者將以潰亂汝也而豈可以莫之寧乎

○荏而甚反染而漸反柔木言緡之絲叶新夷反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叶戶郎反其維愚人覆謂我僭叶七乎反民各有心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柔忍音刃之木也緡綸也被之綸以爲弓也。張子曰柔和之木乃弓之材溫恭之人乃德之質○慶源輔氏曰武公以溫柔爲言無不柔處也輯柔爾顏也至此又明言溫柔爲進德之基蓋人貌溫柔則便是調磨了那客氣消磨得客氣則其德方

可進。故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爲大賢。而揣來亦看消長若先數須去其客氣。惟溫柔則可以進學。○西山真氏曰。溫和易之音節。至若以基爲周旋身者以敬爲本。故此溫溫蓋謹之人。其德之基也。首章驗其德之隅。此章在立其德之基。叶其辭。武公作聖之功。於是焉在話言

古之善言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同。愚智相越之遠也。故東萊呂氏曰。言人之質有不可告語者。有夫不可告語者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華谷嚴氏曰。曲禮云。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注云。負謂置之於背。詔謂傾頭與語。又云假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慶源輔氏曰。武公老矣。而使人謂之小子。可謂不自盈矣。只言提其耳。告之此見其溫柔之意。言使人諭之事者。以謂不自盈也。言借曰未有知者。謂汝既抱子宜有知矣。況老耄之年。猶不知可戒。則是何哉。有警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晚成者乎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賦也。夢夢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略貌。耄老也。八十九十曰耄。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賦也。舊舊章也。或曰久也。止語詞。庶幸。悔恨。忒差。遹僻。棘急也。○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汝乃回遹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則喪厥國也必矣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西山真氏曰。卿執政之官。師長官師之長。士上中下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周禮夏官旅賁氏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國語注。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倚几有誦訓之諫。西山真氏曰。誦訓主誦書之官。居寢有暬御之箴。西山真氏曰。暬御謂近習也。臨事有瞽史之道。西山真氏曰。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宴居有師工之誦。西山真氏曰。師工樂官。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西山真氏曰。一人不使任戒卿以下[illegible]

在輿以下無一處不欲聞箴規之言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不離其側。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有也韋昭曰懿讀爲抑即此篇也朱子曰左史所云設誦之詞或即謂此詩耳董氏曰侯包（韓詩翼要十卷廬陵羅氏曰包撰）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去聲）於其側然則序說爲刺厲王者誤矣（慶源輔氏曰衛武公可謂老而好學不厭者也其所以至於睿聖者蓋本於此一詩之中曲折次第惟篤志力行者當自知之未死之前皆當以此自警也○新安胡氏曰抑詩有國語之說既明賓之初筵韓詩作飲爲悔過皆爲有淺矣但不知二雅王者事也何武公二詩獨得入二雅乎安成劉氏曰周之諸侯唯衛武公於國風二雅皆有詩淇奧則見公之可美賓筵及此則見公之所備固可以爲聖賢之徒矣風有淇奧無可疑也賓筵抑詩所以得入二雅者豈公作此二詩在於爲王朝卿士之日而二詩之體製音節又有合於大小雅乎然而二詩但得列於變雅則與先王雅樂亦自無相戾矣）

菀（音鬱）彼桑柔（[illegible]）其下侯旬捋（力活反）采其劉瘼（音莫）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初亮反）兄（與怳同）填（舊說古塵字）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叶[illegible]反）

比也。菀茂旬徧劉殘殄絕也。倉兄與愴（音創）怳（音況）同悲閔之意也。填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瘨（音顚）字同爲病之義但召旻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新安胡氏曰填滿也積也倉兄填兮言悲閔積滿於中之意）倬明貌○舊說此爲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孔氏曰芮伯周同姓國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左氏引大風有隧以爲芮良夫之詩）以桑爲比者桑之爲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比周之盛時如葉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閔之甚而至於病遂號天而訴之也（安成劉氏曰呼天者無所歸咎之辭也後章言天之意皆然）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叶批賓反）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叶彌鄰反）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叶咨辛反）於（音烏）乎（音呼）有哀（叶音依）國步斯頻

賦也。夷平。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臨川王氏曰周曰黎民秦曰黔首黎則黔首之謂也民靡有黎則是黔首靡有孑遺也）具俱也。燼灰燼也。步猶運也。頻

急蹙也○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慶源輔氏曰王者豈能無所征役但出於不得已則民將悅之以忘其勞今也使人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若是則民不可而用矣亂生不夷亂日生而無平定之期也民不堪甚言之耳君子之哀國運作之急變也○嚴朱氏曰車馬之享旟之美一也而在正雅則爲美在變雅則爲怨者亦猶聞鐘鼓管籥之音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者以其君能與民同樂也其疾首蹙頞而相告者以其君不能與民同樂也一身之所遇有勞逸之殊而心之所感有憂喜之異然則人君者只可不以民之好惡爲心而與民同好惡也哉安成劉氏曰皆芮伯述怨苦之詞也）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叶子兩反）靡所止疑（叶魚乞又如字）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叶其兩反）誰生厲階（叶居奚反）至今爲梗（叶古杏反）

（古黨反）賦也。茂，誠。資，咨。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儀禮士昏禮注曰：疑，正立自定之貌。）徂亦往也。競，爭。厲，惡。梗，病也。（嚴氏曰：梗，水上浮木壅水者，謂梗也。）○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三山李氏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慶源輔氏曰：居無所定則無以安也，徂無所往則無以避患也。凡為君子則其心自無所爭耳，然不知誰實為此禍階而使至今為病乎。此則指厲王言之也，其辭婉矣。）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都但反）怒。（叶暖五反）自西徂東，（叶音丁）靡所定處。多我覯痻，（武巾反）孔棘我圉。

賦也。土，鄉。宇，居。辰，時。僤，厚。覯，見。痻，病。棘，急。圉，邊也。或曰：禦也。（鄭氏曰：禦疆之事也。）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鄭氏曰：此士卒困苦自傷之言。○東萊呂氏曰：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慶源輔氏曰：土宇謂疆圉與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前三章皆是征役者怨詠。然二章則言亂生不已而要其禍亂之終，三章則言行止無定而原其禍亂之始，四章則言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情益切而辭益哀矣。）

○為謀為毖，（叶音必）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叶奴學反）

賦也。毖，慎。況，滋也。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三山李氏曰：爵自有敘，大賢則加以上爵，中賢則次之，下賢則又次之，若小加之大，濫爵義則失其序矣。○曹氏曰：外之公侯伯子男，內之公卿大夫士，皆爵也。）執熱，手執熱物也。（朱子曰：逝，語詞也。）○蘇氏曰：王豈不諫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陷溺而已。（鄭氏曰：我語女以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為之當如手執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

○如彼遡風，（叶孚音反）亦孔之僾。（音愛）民有肅心，荓（普耕反）云不逮。好（呼報反）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賦也。遡，鄉。（音向）僾，唈。（烏合反○孔氏曰：嗚唈，短氣也。）肅，進。荓，使也。○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唈而不能息。（孔氏曰：風唈人氣，故不能喘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天降喪（息浪反）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音羊）哀恫（音通）中國，具贅（之芮反）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賦也。恫，痛。具，俱也。贅，屬（音燭）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與此贅同。（春秋公羊傳襄公十六年：會于溴梁，大夫盟，君若贅旒然。注：旒，旗旒。贅，繫屬之辭。[illegible]入屏）卒，盡。荒，虛也。旅與膂同。穹蒼，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言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蟊賊，則我之稼穡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

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豐城朱氏曰上章言稼穡以代祿食則朝廷雖不可以資田野猶可得而藝也今曰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則中國之皆危無可安之所矣中國之盡荒無可食之資衆所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誠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也廬陵羅氏曰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襲王出奔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三山李氏曰太子靜匿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卒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乃立太子靜是爲宣王○安成劉氏曰此詩果作於共和之時則厲王尚在故詩人得以追數其事而刺之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叶側姜反秉心宣猶考慎其相息亮反叶平聲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爲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其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衆以爲賢而後用之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爲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所以使民眩惑至於狂亂也豐城朱氏曰秉心宣猶言其存心之公也考慎其相言其用人之當也彼順理之君其於擇相也之衆以爲可而後用之衆以爲善而後退之惟從乎衆論之公而不聞以一己之私此所以爲民所瞻也彼不順理之君則是其所是而不愛從衆謀之臧否惟其所好而不復審衆志之從違其使民眩惑而至於狂亂也歟有由矣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甡所巾反朋友已譖譖子念反叶子林反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興也甡甡衆多並行之貌譖不信也胥相穀善谷窮也

言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也曹氏曰不如鹿性善群得食則相呼而共之處患則環居以禦之也○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東萊呂氏曰此言君昏於上俗毀於下自傷斯世之難也○慶源輔氏曰朋友既相譖毀則不復相與以善也上無明君則人倫敘斁故朋友道絶此所以進退皆窮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叶巨已反

賦也聖人炳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慶源輔氏曰聖人明審所照物無遁情故其所視所言無遠不察愚人則安危利菑實行怪而不準不覺而更狂以喜我非愚也於此豈不能一言哉但無如此畏忌何耳○華谷嚴氏曰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敎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叶徒次反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房六反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賦也迪進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言不求善人而進用之其所顧念重復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豐城朱氏曰良人者國之

寶也所棄之而如遺忍心者國之敗也則念之而不已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而安爲荼毒也東萊呂氏曰言王棄君子而學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慶源輔氏曰上章之聖人愚人乃泛言之以刺厲王耳此章之良人忍心則指言時士大夫言也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古口反叶居六反

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垢未詳其義或曰征行也中隱暗也垢汙穢也○大風之行有隧蓋多出於空谷之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慶源輔氏曰此章以風之行有道以興君子小人之所行亦各有道也作起也良人則起而爲者皆用善道不順則逆蓋悖理之人也其所行者唯以隱賊手藏而已大抵君子之所爲必光明小人之所爲必隱暗君子之所行必高尚小人之所行必汙賤光明高尚即所謂善道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叶蒲寐反

興也敗類猶言圮音痞族也九峯蔡氏曰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也王使貪人爲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眊音冒也慶源輔氏曰上章以上兩句興下四句此章則以上一句興下一句耳大風則有隧矣貪人則敗類矣聽言則對四句集傳以爲一串說都黏在下句我字上厲王說音悅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去聲專利而不備大難去聲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

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芮伯之憂非一日矣豐城朱氏曰厲王之惡極矣而一言以蔽之曰貪曰暴而已惟貪也故所用皆聚斂之臣惟暴也故所用皆暴虐之臣此詩所謂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則其用暴虐之驗也所謂貪人敗類職盜爲寇是即其用聚斂之證也蕩詩言曾是强禦即忍心之謂曾是掊克即貪人之謂貪人用則又至於竭人之財暴人用則必至於竭人之力民財竭而愁怨之聲作民力竭而激變之患起而後國隨以亡則君子之憂將何時而息哉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叶胡郭反既之陰叶于鴆反女音汝反予來赫叶黑各反

賦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己之言或亦有中猶曰千慮而一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往陰覆於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於己也張子曰陰往密告於女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安成劉氏曰釋文陰字音如字詩本亦作蔭音蔭莊子云以蔭國爲我是也張子之說蓋用釋文二字之意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叶必墨反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賦也職專也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諒信也疑鄭說爲得之善背工爲反覆也克勝也回遹邪僻也○言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爲直諒而實善背又爲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力智反)雖曰匪予既作爾歌(叶韻未詳)

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爲之寇也蓋其爲信也亦以小人爲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工爲惡言以詈君子。是其色厲內荏(忍甚反)眞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音問)飾以爲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揜覆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新安王氏曰。風雅未有如此詩十六章者其言反覆不已而有倫者。大意在於刺王用小人。一章言其無以庇民。二章言其任役不息。三四章皆言其亂離。五章告以救亂。六章言仕於朝則有禍。七章言退處田野亦不能安存。八章刺其獨用小人。九章并刺在位之不善。十章十一章以聖愚善惡相對言之。所以刺愚人不能遠慮忽人不可信用也。十二章言民之不善。十三章言王之不善皆由在位之不賢也。十四章至十六章則皆規誨其寮友之詞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叶鐵因反)王曰於(音烏)乎(音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息浪反)亂饑饉薦(在句反)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叶桑經反)圭壁既卒寧莫我聽(叶他丁反)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也。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曹氏曰。漢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也。漢若水之精而白者水之苑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處閟雨則必晝漢而占之也。天漢起於東方經尾箕之間是爲漢津旁斜屈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此其回旋之處也)薦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孔氏曰。求福而脩祀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孔氏曰。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祼圭有瓚以肆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祭神所用。言圭璧總稱)卒盡(廬陵羅氏曰。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寧猶何也。○舊說以爲宣王承厲王之烈也(暴虐)內有撥亂之志也(撥治)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消去(上聲)之。天下喜於王化復(扶又反)行。百姓見憂(孔氏曰。側者反側也。憂不自安故處身反側也。王之憂旱正爲百姓。是天下百姓見被憂矜。○朱子曰。百姓見憂。見憂於王也)恤。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孔氏曰。仍氏叔字。春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上距宣王之崩七十餘年。至其初則百餘也。春秋之世。晉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也(曹氏曰。雲漢昭回則其非有之候可知矣。○臨川王氏曰。瞻卬昊天不見雨。於是歎傷人之無辜。而曷此喪亂飢饉也。○疊山謝氏曰。桑柔以稼穡卒痒爲天降喪亂。雲漢以飢饉薦臻爲天降喪亂。王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民無食皆可言天降喪亂也。古人之重民食如此。○豐城朱氏曰。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此哀矜惻恤不能自已之誠。所以消我弭禍之本也。靡神不舉言於神無不求也。靡愛斯牲言於牲無所愛也。圭璧既卒。言群祀徧舉而於王無所吝也。而何爲其莫我聽乎)

○旱既大(音泰)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叶力中反)耗斁(丁故反)下土寧丁我躬

賦也。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曹氏曰。蘊者陽氣之蓄積也。隆者陽氣之驕亢也。蟲蟲者積驕亢之氣熏炙而病人者也。○濮氏曰。蟲蟲與爞爞同。旱熱熏人)殄絕也。郊祀天

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臨川王氏曰天神地示人鬼內外上下無不禮祀矣、孔氏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地。禮與物皆所禮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地言瘞其物、互以相通○濮氏曰祭畢乃幣帛祝冊之屬燎而瘞之 宗尊也。劉氏曰前曰靡神不舉則秩而祭之。後曰靡神不宗則尊而事之 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臨享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曹氏曰。宮之神莫親於后稷固有救我而其力不足以勝旱災。郊之神莫尊於上帝其力能勝旱災而不肯臨我○慶源輔氏曰先言天言宗先尊而後親也上下兼天而後地也靡神不宗衆所以之衆神也言衆舉其禮此言宗極其尊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先親而後尊也不言地及地祇神者舉尊親以該之也 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斁下土。寧斁敗。丁當使災害當我身也。亦通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反 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叶夷回反下同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在雷反

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孑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孑身之遺者。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朱子曰。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之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志。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推滅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豐城朱氏曰。靡有孑遺則其民之不可保也。則不我遺則其身之不可保也。先祖于摧則其宗祀之不可保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 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叶果五反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叶牀所反 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叶演女反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孔氏曰。正者長也。先世爲官之長。月令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句龍后稷之類也 於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慶源輔氏曰。上章兢兢業業如霆如雷者、言我心之憂懼於危亡而天然未之息也。此章赫赫炎炎云我無所者、言天旱方甚未已、而我身無所容也。大命近止、即上章所謂不我遺也。靡瞻靡顧、言天不覆佑而無所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所以望之者各有輕重之不同也○安成劉氏曰乃之一節可見望之以恩之意

○旱既大甚、滌滌徒歷反 山川。叶樞倫反 旱魃蒲末反 爲虐、如惔音談 如焚。叶符勻反 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叶微勻反 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叶徒勻反

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孔氏曰。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一名旱母。蓋是鬼魅之物 惔燎之也。憚勞也。畏也。熏灼。遯逃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逃遯而去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都田反 我以旱。憯七感反 不知

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暮）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叶元具反）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賦也。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瘨病憯曾也。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曹氏曰月令祈穀註云謂以上辛郊祀天也天宗註云謂日月星辰也夫自去歲之孟冬已祈今歲之豐稔可謂夙矣○疊山謝氏曰古之聖王無一日不爲民慮豫之方納預祈來年於天宗農之始耕先祈穀于上帝春祈社稷已願百穀之堅實秋報社稷又願歲之豐登所謂孔夙不莫也）虞度。悔恨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慶源輔氏曰言欲去則出無所之故黽勉而不敢去也蘇氏曰以畏爲不敢甚當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則孔夙方社不莫皆自反之辭也我雖自反如此而天則不我虞度也然我之誠恭明神不敢少怠明神宜無所悔怒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居六反）哉庶正疚哉冢宰（叶奬里反）趣（叶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叶羽已反）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音仰）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孔氏曰散無友紀者由困於飢不能如常相紀故謂之散）或曰友疑作有。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冢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孔氏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穀一熟也歲凶謂此歲凶也年穀不登謂此年之穀不成熟也）則趣馬不秣。（孔氏曰不以粟秣其馬）師氏弛其兵。（孔氏曰弛其兵不用）廢馳道不除。（去聲○朱子曰馳道謂天子所行之道爲馳道○孔氏曰所驅馳之大道不使人爭治之）祭事不縣（音懸○孔氏曰祭祀不懸其樂）膳夫徹膳（孔氏曰減徹王之膳食）左右布而不脩（孔氏曰左右之官布列於位不令有所脩造）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孔氏曰凡此皆當先有成文故毛傳引以明凶年之禮○鄭氏曰以上皆自爲貶損憂民也）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爲也。里憂也。（東萊呂氏曰釋文云里本作痗爾雅作悝釋詁云悝憂也）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慶源輔氏曰瞻卬昊天云如何里其無叙吁天而訴之言其如我之奈何也以亦人窮則反本之意○安成劉氏曰孟子稽大不理於口集註訓賴亦引季布傳無俚之俚爲證然則里理俚蓋通用）

○瞻卬昊天有嘒（呼惠反）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無贏（音盈）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于僞反）我以戾庶正（叶諸盈反）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群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脩之。固非求爲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衆正也。（疊山謝氏曰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於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曰。不敢斥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雨（豐城朱氏曰始言有嘒其星嘆其雨之不可必終言曷惠其寧其所之或可必上言大命近止非瞻蘄願求其助於卬此言大命近止無寧）

輔氏曰盡其責於己惟其責之在己者不可以不盡故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脩之凡若此者非以爲一人也固以定衆志也今讀是詩見宣王有事天之誠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

雲漢八章章十句段氏曰李氏云宣王之旱告於上天又告於父母先祖又告於百官以見情之切念之深也○三山李氏曰春秋傳宋大水公子御說對曹數語耳而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宣王之憂民如此而不中興乎○東萊呂氏曰宣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有是功哉

崧息中反高維嶽駿音峻極于天叶鐵因反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叶胡千反四國于蕃叶分遭反四方于宣

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胡化反北恒是也爾雅疏曰岱山宗泰山也霍山卽天柱山華卽華陰山恒卽常山也駿大也甫甫侯也卽穆王時作呂刑者孔氏曰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故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三山林氏曰呂與甫猶荊與楚商與殷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東萊呂氏曰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若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鄭氏乃逮取甫侯殆非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二山李氏曰申侯爵以其爲方伯故謂之申伯○朱子曰南陽有申城申伯國也甫侯未知其國所在翰幹蕃蔽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爲周之楨幹屏蔽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孔氏曰此詩送申伯而及甫侯者美其上世俱出四嶽故連言之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爲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脩其職嶽神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爲嶽降神而爲之也黃氏曰維嶽降神乃詩人形容之辭以見上天興周之意不必泥其有無也○慶源輔氏曰申伯甫侯皆四嶽之子孫也而爲周室之世臣今申伯又以元舅之尊而出封于謝功業之盛富貴之極是豈無自而然哉故吉甫作詩以送之而推本其所以生者以爲嶽降神而然也其旨深矣

○亹亹音尾申伯王纘子管反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叶失吏反王命召伯叶逋莫反定申伯之宅叶達各反登是南邦叶卜工反世執其功

賦也亹亹強勉之貌上音強朱子曰與亹亹文王者異矣纘繼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慶源輔氏曰申伯之賢乃大有以致之心也惟其有是心故王使之纘其先世之事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南陽縣今屬南陽府謝城在河南○曹氏曰漢地理志南陽郡宛縣有申伯國唐時隸鄧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相近申伯先封于申今王使召伯封于謝也式使諸侯以爲法也孔氏曰申伯之賢可當使南國法之召伯召穆公虎也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彭氏曰申伯之先已爲諸侯故王使纘其事而邑于謝式于南邦此加進律之賞也故曰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子孫與國咸休也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孔氏曰王肅云召公司空主繕治營築城郭主其事也○華谷嚴氏曰次章述封謝也召安成劉氏曰如成王時周公營洛此章前四句述王眷封申伯之事後四句述王命穆公爲申伯定邑居常守東公之職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叶卜工反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叶地因反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爲國也釋文曰庸亦作墉鄭氏曰庸功也爲國以起其功也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

錢氏曰：厲王後徵法斬壞，故使召伯正之。○疊山謝氏曰：自漢以來，功臣賜田地者多矣，未聞天子命元勳重臣董其事者。定申伯宅，徹申伯土田，皆曰王命召伯，申伯必有非常之功爲天下所敬仰者，惜乎經史皆不載也。傅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慶源輔氏曰：晝恐只是一城定居宅作城郭徵土田，王皆使召伯先營之居宅定分，後築城郭，城郭然後徹土田。觀下章有以其城，則城方召伯營之。王命傅御遷其私人者，申伯爲邦大夫時蓋必有家臣，今出封于謝，不敢自與之往也，故王命其家臣之長使遷之。○豐城朱氏曰：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遷私人，主者之私恩，故以命之傅御，則以待申伯者厚矣。王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傅，蓋古制如此。漢東平王蒼薨，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尺叔反)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叶逋各反)。四牡蹻蹻(其略反)，鉤膺濯濯。

賦也。俶，始作也。藐藐，深貌。蹻蹻，壯貌。濯濯，光明貌。慶源輔氏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之。凡申伯之功，皆召伯所營也。有俶其城者，言始則始作，若寢廟則先居宅而成之矣。召公既述事而告王，故王錫申伯以車馬而使之就國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叶補苟反)。往近(音記，按說文從辵從丌，今從斤，誤)王舅，南土是保(叶音補)。

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東萊呂氏曰：錫與云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是諸侯之瑞。圭者介之爲言大也，非周官之介圭也，以爲尊貴。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近，辭也。朱子曰：讀如彼己之子之己。○安成劉氏曰：下篇法○華谷嚴氏曰：近，尊王遣之也。○慶源輔氏曰：此

章言王遣申伯之有禮也。路車乘馬，所以終上章之意。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非苟封之謝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非苟與之圭也。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欲其保障此南土也。

○申伯信邁，王餞(淺賤反)于郿(芒悲反)。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直里反)其粻(音張)，式遄(市專反)其行(叶户郎反)。

賦也。郿，在今鳳翔府郿縣(今屬陝西)，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于郿也。孔氏曰：自鎬適申，塗不經郿，蓋宣王省視岐周，故餞之于郿，既餞，還鎬，而後適申也。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音朔)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孔氏曰：謝于誠歸，古人之語多倒。峙，積。粻，糧。遄，速也。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餱

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去聲)積(音漬)，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東萊呂氏曰：是詩載討申伯，如悉其私人，以峙其粻。○莫不由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之厚，纖悉微密如此。華谷嚴氏曰：六章述申伯往謝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王餞申伯之誠意也。王先使召伯經之，定居宅，作城郭，以成其國，徹其土田，遷私人以分其業，然又斂稅積餱糧，而後申伯之行無道路留滯之患。於是以糧餱之，則王之待申伯者，可謂至矣。

○申伯番番(音波，叶分遭反)，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反)。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叶胡千反)。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叶虛言反)。

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戎，女也。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以爲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元，長。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爲法也。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

王爲法也。(慶源輔氏曰不顯申伯言申伯之其顯也親則爲王之元舅賢則爲文武之士之法則始)(言番番但見其武故終則并文言之○南豐曾氏曰此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辭異而實同皆美其全德耳○華谷嚴氏曰七章述申伯至德謝此方送行而豫道其事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音問)于四國。(叶于逼反)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賦也。揉，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孔氏曰吉甫之先嘗爲尹官因氏焉)誦，工師所誦之詞也。(孔氏曰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爲樂曲)碩，大。風，聲。肆，遂也。(疊山謝氏曰此雅也正言其事形容宣王眷遇申伯之意有風人之體故曰風○慶源輔氏曰柔惠柔德之善也直剛德之善也其德剛柔相濟文武兼資故能治萬邦而名聞著于四方之侯國此尹吉甫之詩所以不容不作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華谷嚴氏曰此詩多申複之辭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既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謝又曰因是謝人既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既曰謝于誠歸又曰既入于謝既曰登是南邦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蹻蹻鉤膺濯濯又曰路車乘馬每事申言之寓丁寧鄭重之意自是一體難以一一穿鑿分別也○問崧高烝民二詩皆是遣大臣出爲諸侯築城朱子曰此也號不得封諸侯固是大事看黍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自勞績○新安胡氏曰崧高與黍苗相表裏黍苗不過述召伯營謝之功崧高則尹吉甫送申伯雖美申伯多述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夷)，好(呼報反)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音格)于下。(叶後五反)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祐也。

仲山甫，樊侯之字也。(孔氏曰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樊國之君也樊邑在東都畿內)○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苦弔反)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朱子曰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爲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者物物有則止於仁君之則也止於敬臣之則也視遠惟明目之則也聽德惟聰耳之則也從作乂言之則也恭作肅貌之則也四肢百骸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西山真氏曰盈天地之間莫非物也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彝而言秉者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易若秉執然爲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之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也。而況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故保祐之，而爲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慶源輔氏曰天祐人君莫先於生賢佐莫切於生賢子孫)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華谷嚴氏曰民皆秉此常性故皆好此懿德於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氣之粹焉是以關於國家盛衰之繫而非偶然也○豐城朱氏曰天監有周昭明上天之明命有以親于下也昭假于下謂宣王之明德有以格于天也惟天子有昭明之德格于天而天有保祐之命故賢佐鍾特美之德其天性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同而氣稟之醇厚者乃賢哲之所以異於人也)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旨深

矣。讀者其致思焉。覺軒蔡氏曰天命所賦謂之則人性所稟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其實一而已矣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詩蓋謂秉彝好德心之所好處即是性之發動處就性初發動起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此性之本善○龜山楊氏曰孟子所引詩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詩語自分明今之說詩者昧不知此○慶源輔氏曰首四句尹吉甫亦是平說得下來而包涵至太義味淵永使孔子讀之而贊其知道而孟子又引以為性善之證其旨深矣所謂有德者之言也宣王之臣有尹吉甫之學問文章以亘揚遠達上下之情有仲山甫之才德功業以黼黻彌綸宣芳內外則其致中興也宜哉○定宇陳氏曰天之生人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氣之成形者物也理之成性者則也自性之確然有定者言之謂之則自性之秩然有常者言之謂之彝自其行道而得此性理於心者言之謂之德好以情言也推其有此則是以秉此彝惟其性秉此彝是以情好此德情之所發好善如此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此言賦受性情至精至微之理三百篇第一義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叶詡若　賦未詳

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東萊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脩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慶源輔氏曰令儀令色柔嘉之發於外也小心翼翼柔嘉之存於內也古訓是式學問之不忘也威儀是力進脩之不怠也其措之事業則上以承順乎天子下以布宣乎王命是皆柔嘉之德故然也○問五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朱子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范文正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卻柔得好如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卻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柔去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柔嘉維則為入德之方則不可以之進德須要剛健不息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辟與　韻未詳　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發叶方月反

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體者也。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大保，而大保抑其世官也與？朱子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曰保茲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為太保可知此正召康公之舊職　出承

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新安胡氏曰如書出納朕命蓋謹審上之命令命之善者宣出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世封還詞頭之類　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黃氏曰天子之職論一相宰相之職統百官故一時諸侯得山甫以為之式　內則輔養君德，入則與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慶源輔氏曰式是百辟與崧高言式是南邦同謂是為諸侯之所法也此言冢宰之事纘戎祖考王躬是保此言太保之職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所謂典司政本也賦政于外四方爰發此言經營四方也至於今經營王城下存則亦經營之一事也○廬陵彭氏曰纘祖考保王躬蓋欲其以孝於父祖者而忠於君出納王命賦政于外蓋使之以忠於君者而及於民○新安胡氏曰出納則居中以通達上下之情賦政則出外以經營四方之治　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音鄙　仲山甫明之。叶謨郎反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佳賣反)，以事一人。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音鄙)也。(鄭氏曰：猶善惡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朱子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身。○又曰：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揚子雲謂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他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又曰：無一理不明，即是明哲。若只學至得明哲，只便是有體本分。能見得一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之道。以至於亂亡之徒，亢後已。○雙峯饒氏曰：明哲大和，無不了。昭之謂明，著徹無不容之謂哲。其中之蘊，不蹈不陷，足與足容之謂保身。)

解，怠也。一人，天子也。(東萊呂氏曰：肅肅王命以下，則發而行之，言政事則有惠王命之事。山甫則能知此，而山甫又能保其身也。大凡事之在外者，多則忘內。而仲山甫既能理於四方，發而言之，又能保其身，守己以明哲而保其身。稱其德於一人，此其為全德也。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忍與反)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古頑反)寡(叶果五反)，不畏彊禦。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曹氏曰：茹者，菜茹之名。毛傳曰茹。○吐者，其言曰吐。)

○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彊禦。(孔氏曰：矜寡，是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畏避之。惟仲山甫則不然也，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上蔡謝氏曰：柔不茹，剛不吐，此彊之寬仁之勇，柔嘉。)

(維則者也。○慶源輔氏曰：二章既稱仲山甫之德柔嘉，故此章又以其剛亦不吐、不畏彊禦者言之，柔而不過乎剛，則時當以剛而剛矣。先生謂柔嘉非軟美，保身不枉直者，伴上章以保其身而言之也。○安成劉氏曰：周子以柔善為慈順，柔惡為懦弱，剛惡為強梁，剛善為嚴毅。山甫不茹不侮，則有柔善而無柔惡也；不吐不畏，則有剛善而無剛惡也。故其柔嘉，蓋其剛柔皆中節，而發於喜怒哀樂之中，所以為美德而無惡，有善而無惡，此常人之情，由其所以保其身不至於枉道，此惟君子而能之，非常人之所以與物之情。)

人亦有言，德輶(由久反)如毛，民鮮(息淺反)克舉之。我儀圖(叶丁五反)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叶牀五反)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叶五反)之。

賦也。輶，輕。(劉氏曰：輶，車之輕者。亦取其輕之義。)儀，度(待洛反)。圖，謀也。袞職，王職也。天子龍袞，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袞職有闕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以豉反)舉，然人莫能舉也。(慶源輔氏曰：德者，人之固有，若不知一身而言之，只為氣質物欲所隨而不知，故易非知者莫能舉也。)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鄭氏曰：我，吉甫自我也。)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彝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劉氏曰：助者，生於有所不足。今山甫有所舉，衆人不能舉之，德無所不足，何助之有？故雖愛之而莫能助。)至於王職有闕失，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華谷嚴氏曰：此推尊其德足以格君也。○慶源輔氏曰：舉在我之德，補在君之德，此亦非彊立。)

者不能山甫之德至是又不可獨以柔稱矣豐城朱氏曰舉己之德者所以立本補君之闕者所以致用即上章所謂能保身而後能事君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在接反每懷靡及叶極反

四牡彭彭叶鋪郎反八鸞鏘鏘叶七羊反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祖行祭也曹氏曰師古云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焉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之以為行神其祭以軷於門外是出門而後以祖為祭故云出祖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曹氏曰車徒之行如是其速而山甫每以不及事為懷蓋言其忠也慶源輔氏曰每懷靡及四章之夙夜匪解也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廬陵羅氏曰齊世家太公封營丘至五世胡公徙都薄姑子獻公徙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四牡騤騤求龜反八鸞喈喈音皆叶居奚反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叶孚愔反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慶源輔氏曰人不足適政不足間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山甫內外之事無不綜理而其輕重緩急之序則於心自有

之見吉甫知之故告以遄歸為所以安其心也穆如清風者言如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感而入之意味深長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朱子曰看烝民詩左傳國語周人說底話多好處也是文武周公立學校教養得許多人如烝民詩大故細膩○定宇陳氏曰首章推而天生衆人稟氣受性之所同而仲山甫則鍾氣之秀而全生之德者篇內諸章多與開端之語相應柔嘉維則之則即有物有則之則侮色之令威儀之力皆所以全物中之則柔雖茹剛不吐則剛求不過其則也民之稟氣受性不同而氣未必皆秀性未必皆全故德雖易舉而不能衆也山甫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是以獨能舉此德而異於凡民耳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下與考叶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上與道叶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叶訖力反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古旦反不庭方以佐戎辟音壁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今隸陝西西安府甸治也須溪劉氏曰將言韓侯而先言禹甸之功深遠如此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纘繼戎汝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為諸侯也虔敬易改黃氏曰君之於臣任之不專信之不篤則彼亦將無以自安也榦正也鄭氏曰作楨幹而正之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辟君也嚴氏曰君王自謂此又戒之以脩其職業之詞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朱子曰將言韓侯故先序其首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之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纘戎祖考以下述王親命之詞也○慶源輔氏曰夙夜匪懈勤也虔共爾位敬也為諸侯而能勤與敬若是則能無廢朕命矣榦不庭方以佐戎辟言我既信任於汝如此之篤則韓

侯自可力備其職業有不來庭之諸侯則助王以征之也以末章觀之則其所正者亦追貊之國耳○以堅城正朱氏曰賦命不易示之以信也餘不庭方以佐戎辟又欲其有以敬王之職也序亦以為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倣此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戶郎反玄衮赤舄鉤膺鏤音漏鍚音羊鞹苦郭反鞃音弘淺幭莫歷反鞗音條革金厄叶於栗反

賦也脩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于王也孔氏曰崧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此介圭亦為瑞也○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既覲則王班而復之以車馬旂服賜之如下所云也乃淑善也交龍曰旂綏音綏章蓋鳥羽或旄牛尾為之注於旂竿之首為表章者也孔氏曰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緌後世或無或用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然則緌者[illegible]鏤刻金也馬眉上飾曰鍚今當盧也孔氏曰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鍚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鍚當鞹去毛之革也鞃式中也謂兩較音角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鞹持之使牢固也孔氏曰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淺虎皮也毛氏曰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字一作幦又作幭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illegible]鞗革轡首也[illegible]金厄以金為環纏搤轡首也釋文搤同○安王氏曰此章乃言所錫之多以見恩寵之厚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音甫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白交反鼈鮮魚其蔌音速維何維筍息尹反及蒲其贈維何乘繩證反馬路車籩豆有且子余反侯氏燕胥

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孔氏曰[illegible]屠地名或曰即杜也[illegible]顯父周之卿士也[illegible]蔌菜殽也[illegible]筍竹萌也蒲蒲蒻音弱也孔氏曰蒲始生水中子如豆其中實心有入地為蒻[illegible]且多貌侯氏覲禮諸侯來朝者之稱[illegible]胥相也蘇曰語辭安王氏曰此章言覲而返也

○韓侯取七住反妻汾符云反王之甥蹶俱衛反父音甫之子叶獎里反韓侯迎魚敬反止于蹶之里百兩音亮彭彭叶鋪郎反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大計反從之祁祁巨移反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叶眉貧反

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比音毗公也華谷嚴氏曰解頤新語云晉侯居翼謂之翼侯人納諸鄂謂之鄂侯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及出奔共謂之共叔其汾王之類乎蹶父周之卿士姞音吉姓也諸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孕之皆有娣姪音秩又音迭也

羅氏曰妻之女弟曰娣公羊傳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弟也○安成劉氏曰嫡妻有娣有姪同姓二國之媵亦有娣有姪則九女也祁祁徐靚淨音也安成劉氏曰徐言其行動靚言其容飾如雲衆多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韓侯覲禮既畢而遂就王國親迎以歸也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由是推之則蹶父者厲王之將文開之賢卿士也此言韓姞家世之貴盛也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蹶父時爲卿士其里必在京師也此言親迎之得禮也有所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言韓侯車馬輿衛之光顯也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言韓姞娣姪之盛儀容之美亦有以當韓侯之心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于僞反韓姞其一反相息亮反攸莫如韓樂音洛叶力吉反孔樂韓土川澤訏訏况甫反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愚甫反有熊有羆有貓苗茅二音有虎慶既令居叶斤於斤御二反韓姞燕譽音豫叶羊諸羊如二反

賦也韓姞蹶父之子韓侯妻也臨川王氏曰婦人稱姓今以姓配夫之國故謂之韓姞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訏訏大也噳噳衆也安成劉氏曰吉日噳作麌貓似虎而淺毛爾雅虎竊毛謂之虦貓注竊淺也虦音棧慶喜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蹶父能爲其女擇所居也蹶父孔武靡國不到者言其武勇健敏其爲卿士出使侯國所歷之多而爲其子韓姞擇可嫁之所莫如韓國之樂也重言甚樂之韓土有川澤之訏訏此地少得川澤而獨韓之川澤訏訏然大也既言川澤之大故遂言魴鱮甫甫然之大麀鹿噳噳然之衆不惟水陸所產如此衆多而又有熊有羆有貓有虎又見其深山大澤多出此等猛獸也其國所產之物且如此則其所居之人又當如何哉慶既令居韓姞燕譽者言既喜韓姞之有此善居則韓姞之安與樂也可知矣上章言韓侯之迎韓姞有以當其心此章則言韓姞之歸

韓國有以適其意男女相猶夫婦咸和則家道正矣家齊而國治此固天子之所喜而王朝之臣所賛詠也○疊山謝氏曰此章專言韓姞從夫而樂其家○曹氏曰此章與碩人卒章意同蓋近河韓多山各賦其所有一則美其父母之國一則美其所嫁之國也

○溥彼韓城燕因肩反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母伯反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音毗皮赤豹黃羆

賦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貊夷狄之國也墉城壑池籍稅也孔氏曰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爲稅之義也貔猛獸名孔氏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也○陸氏曰貔似虎或曰似熊赤豹毛赤而文黑羆大於熊有黃羆赤羆貔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

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孔氏曰左傳云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武王之子也其封當在成王時命爲侯也○朱子曰不知當初何故不教本上人築又須去別處發人來豈不大勞擾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卻又不然更不可曉強說便成穿鑿如黃築長安城卻去別處調人來如今建州南郊上下築城卻去建康府發人來這般卻曉不得○東萊呂氏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爲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諸侯城韓固常攻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爲之伯三山李氏曰因以其伯即上文纘戎祖考也以脩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疊山謝氏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圉徹田爲粮可以足食宣王爲韓方慮亦詳矣○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王之委重於韓侯而勉以強於自治而備其職貢於王也但言三獸之皮者猛獸韓國所富有故令貢其皮焉者以見不強責其所無也○豐城朱氏曰彼韓城

之廣而大者。乃召康公之所營也。昔先祖之受命旣因百蠻而爲之長。今韓侯之受命復因追貊以爲之伯。其脩城也治田畝正稅法貢土物皆脩其職業之謂以終首章之意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叶他侯反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旣出我車

旣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眉山蘇氏曰自周而南出於江漢之間召公專兵循江而下也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孔氏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南魯僖伐淮夷處在淮北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永嘉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夷則在淮北者也揚州有夷則在淮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自江漢之詩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勞徠之地矣○東萊呂氏曰江漢合流之處在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下但去淮夷絶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歟鋪。陳也。陳師以伐之

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慶源輔氏曰其志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

○江漢湯湯。書羊反武夫洸洸。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旣平。王國庶定。叶唐丁反時靡有爭。叶甾陞反王心載寧

賦也。洸洸。武貌。庶。幸也。廬陵彭氏曰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興師故召公告成于王曰王國庶定庶云者幸其僅然非以是爲美也○此章言旣伐而成功也曹氏曰宣王勵志開復北伐玁狁南征荆蠻至於常武江漢而淮夷之居淮南北悉已討定故召伯以經營四方之功告成于王也○華谷嚴氏曰首章言王師之行重二章則言告成蓋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慶源輔氏曰四方旣平則王國庶可平定所謂柔遠能邇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又見宣王之以天下爲心一有爭則見王心之不安也讀此章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爲心而召公又能以宣王之心爲心也○豐城朱氏曰經營者召虎之職告成者召虎之功四方之旣平則時靡有爭矣王國之庶定則王心載寧矣天下之所以未平者以爭心之未息而爭心之所以未息者以王化之未孚也彼見利則奪見使則來者亦必執之第情而輕違以爲癡轉危而爲安者乃王者之濁心後又使天下無有爭心而後大臣之功成而王若心心于安矣

○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召虎。式辟音闢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叶虎委反

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疚。病。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爲四方所取正也。○言江漢旣平。王又命召公朱子曰再言江漢之滸者蒙上事以起下事也○永嘉陳氏曰此謂宣王臨江漢之滸而命召虎也

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華谷嚴氏曰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服民心故此章言徹法之事然戎事旣定即行經理稅賦之法旋於病民之疑於急迫矣宣王謂我非疚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正乃成周之定制故天下告於王以來取中焉耳召公於是往而疆之以正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公其土宇推而至於南海之表淮夷在南故曰至于南海○慶源輔氏曰惟其侵地分其疆界井其田畝豈無以爲病者准也夫況下而違然焉是豈與以爲之者而王之心則不然欲反舊而使之取正於王國之法度耳安成劉氏曰此章言穆公因平淮夷而又成開復之功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叶胡千反無曰予小子。叶奬里反召公是似。叶養里反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旬，徧。（三山李氏曰：十日爲旬，則旬訓徧，明甚。）宣，布也。自江漢之滸言之，故曰來。召公，召康公奭（音適）也。翰，幹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戎，汝。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爲楨幹。今女（音汝）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爲嗣女召公之事耳。能開敏女功，則我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鄭氏曰：此述其祖之功以勸之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追[illegible]王命召公之詞，以終上章之所言經營之理，而起下章之意。豐城朱氏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則召公者實文武之楨幹也。我之命虎以來旬宣，豈惟爲一人之爲，亦惟先人之功是繼。果能以繼先人之業，則汝之業惟未服[illegible]之足書矣。抑方之虎之耳也，女能[illegible]汝教以功，則我當錫汝以祉福。勉之以先人之業，若之以後日之錫，宜王有以待世。）

臣之體也。

○釐（力之反）爾圭瓚（才旱反），秬（音巨）鬯（勑亮反）一卣（音酉，叶音由，韻未詳），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叶地因反）。于周受命（叶彌并反，下同），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叶彌因反）。

賦也。釐，賜。卣，尊也。（廬陵羅氏曰：彝卣罍皆尊名，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孔氏曰：釋器云，卣，中尊也。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孔氏曰：上言錫爾，此言賜之之事。）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

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孔氏曰：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大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孔氏曰：虎祖康公任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山陰陸氏曰：錫山川土田，[illegible]使召虎受賜於岐周，如文武封康公之禮以行之也。此意賞非宣王之賞，實文武之命也。於乃祖文武之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敢於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德，必能盡心盡力以報宣王之[illegible]。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事功，惟欲臣子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亦得此意。）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豐城朱氏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所以享其[illegible]也；告于文人錫山土田，所以廣其封也。若虎之受賜，則如之何？亦惟曰拜稽首以致其[illegible]天子萬年以致其祝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虛久反）。作召公考（叶去久反），天子萬壽（叶殖

酉反）。明明天子（叶獎里反），令聞（音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叶越逼反）。

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言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安成劉氏曰：上章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者，述[illegible]公受冊書而祝其君之詞也。此復言虎拜稽首天子萬壽者，述穆公作祖廟器而祝其君之詞也。以考古器銘之詞。此章言是述其勒銘廟器之詞。）古器物銘云：「郑（音弁）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音恭）伯尊敦（音對）。郑其眉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朱子曰：此章[illegible]古器物銘。蓋古人文字之常[illegible]也。[illegible]有功賜命，稱其考作祭器也。[illegible]太廟祭之日，一獻，君[illegible]于阼階之南，南向，所命者北面。[illegible]）

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也此策命之禮所謂器多有是詞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慶源輔氏曰穆公本以平淮夷而受賜令乃不言其武功而但頌天子陳其文德以洽四方之國則用兵豈聖人之得已哉而穆公愛君之忠誠亦至矣○安成劉氏曰上章王命穆公則欲其於召公是似而肇敏戎功此章穆公祝君則欲其長保令聞而陳其文德上下之情可謂交相愛矣○豐城朱氏曰上四句為祝頌之詞下四句乃勸勉之語祝頌者所以答君之賜勸勉者所以進君於道夫淮夷之服王則有令聞矣然猶恐其令聞之不已焉四方之平王則有武功矣然猶頌其文德之洽焉若穆公可謂愛君之至矣

江漢六章章八句

黃氏曰此詩乃召公奏凱之日所作也初則整師而往淮夷遂奏功特以淮夷作患不能自安而罪之則往夷之患除而其功成矣只安民之政舉而其功乃次則即功而為賞矣則無定而賞行矣則人臣假塞之義也○華谷嚴氏曰周興而生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雖服從化則後得亂則先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荊後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甫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定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於宣王大雅之末也○廬山楊氏曰聖主得賢臣而弘功業古人皆然也昔宣王中興有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徒以之伐玁狁以之平淮夷卒致再造之業諸臣之力居多宣王何力哉易未濟六五之光亦九四震用伐鬼方之力也五何力焉三年有賞于大國其詩之末所以言宣王之錫命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叶音所南仲大音泰，下同祖，大師皇父。音甫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叶音汝既敬既戒，叶訖力反惠此南國。叶越逼反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永嘉陳氏曰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大師而下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不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大師也○孔氏曰十月之交皇父與此皇父得為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我，爲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爲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董氏曰當恭敬以師臨戎之器成備經以處之伐其叛亂以惠之也○慶源輔氏曰既敬既戒既事而於也致乃用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可必而南國可惠矣南方之國則淮南諸國也蓋徐州之夷南從諸經為之不安故其言如此○新安胡氏曰既敬則不敢輕肆既戒則不敢苟安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嚴重詳審而為萬國之惠也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嵩山氏曰宣王命將多取之世臣何也文事武備素講於家定亂持危常在其念慮之日周之老成持重不以輕易以保國事矣○慶源輔氏曰稱其世功以美大之者見當時之重世臣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戶郎反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象呂反

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爲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夫。孔氏曰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則是宣王始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也程國伯爵休父字也○濮氏曰程國畿內邑在豐三事未詳。或曰三農之事也。朱子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曹氏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故必不留不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臨川王氏曰此所謂耕者不變也○言王詔尹氏策命程

伯休父爲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朱子曰下章所謂徐方亦即此國爾○曹氏曰徐州南至淮淮夷則東夷之種散處於淮浦者爾上章旣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慶源輔氏曰天子親命大師以三公出將又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皆所以重其事命其大將則曰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旣敬旣戒惠此南國命其副將則曰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緖大師總其綱副者詳其目也兵以速爲上久則毒民而傷財○鄭氏曰軍禮司馬掌其戒誓○安成劉氏曰此上兩章皆言命戒將士之事

○赫赫業業叶宜却反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叶蘇侯反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慶源輔氏曰赫赫業業言有嚴天子之威靈氣焰赫赫而盛大如此也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曹氏曰雖以天子之威盡如此亦安徐詳審而後動紹糾緊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臨川王氏曰江漢曰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作若江漢武夫之事比則王者之事也如雷如霆先加以聲也如震如怒後致其實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言王師在道而徐夷已震恐也○豐城朱氏曰用兵之法攻心爲上徐方繹騷徐方震驚雖未即順從而已先服其心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叶暖五反進厥虎臣。闞手檻反如虓。火交反

虎。鋪普吳反敦淮濆。符云反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闞奮怒之貌。虓虎之自怒也埤雅曰虎自怒虓然闞如虓虎以言將帥之勇發於中殺非敵而怒之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之貌慶源輔氏曰言王師在淮浦之上有截然不可犯之勇也○安成劉氏曰此言王師至徐方承而制勝也

○王旅嘽嘽。吐丹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叶鋪鉤反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叶越逼反

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孔氏曰兵法有動者靜則不可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故以川喻

緜緜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慶源輔氏曰此章承上章而言王師旅之盛如此疾言其衆衆言其盛不可動言其靜不可衆言其强不可絕言其續不可測言其整不可知言其深不可勝言其無敵之形以此濯征徐夷當得而不服乎○安成劉氏曰此章極言王師之無敵也

○王猶允塞。徐方旣來。叶六直反徐方旣同。天子之功。四方旣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叶古回反

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違也。還歸班師而歸也。○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詞。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爲戒

者是也。慶源輔氏曰言由王道之信大故徐夷自然來服非獨兵威使然也甫得其不相違悖王則振旅而歸非求多之意既盡歸美之義而又寓規戒之忠焉○曹氏曰宣王待夷狄以誠實之道不用詭詐徐方於是服而來歸來未必同也至於上下內外咸服而無二心然後謂之同徐方來同則由宣王推赤心置其腹中故也故以爲天子之功宣王北伐玁狁西征羌戎南威懾刑猶徐方未服今來朝於王庭則四方既平矣於是王命凱旋而行飲至策勳之禮焉○華谷嚴氏曰王奮揮天戈克準服徐無不如意召公虎其和勝而言功也故因美而戒之○安成劉氏曰此言王師成功而歸宣成之以王猶允塞亦若上篇卒章言矣其文德也○豐城朱氏曰首章言敬戒卒章言允塞蓋不言敬戒無以見軍律之嚴不言允塞無以見王道之大惟其軍律之嚴所以戰而必勝唯其王道之大所以不戰而自服也始而來來而同人以爲天子之功服而不知宣王初未嘗以兵力服之也終而服不回頌王遣之大信以服其心矣宣王於此夫何爲哉不以王師旅而歸矣斯時也莫不武王成工之而桑言矣永詳德而歸時夏之時乎故以盛以召戎者戒其武功之不可無而就其文德之不可以不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音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舊說古塵字)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側界反叶側例反)蟊(音牟)賊蟊疾，靡有夷屆。(音戒叶居氣反)罪罟不收，靡有夷瘳。(敕留反)

賦也。填，久。厲，亂。瘵，病也。蟊賊，害苗之蟲也。疾，害。夷，平。屆，極。罟，網也。○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廬陵彭氏曰奄人周禮司刑注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人注奄精氣閉藏者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奄釋文說仁音況文作閽音淹與此同門)通以致亂之詩。首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

是有小人爲之蟊賊，刑罪爲之網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慶源輔氏曰瞻卬昊天而天則不我惠填也固已甚病而不寧矣又降此大亂使國家之勢杌不安而士與民皆病也小人而爲之蟊賊若無有乎夷屆止之期刑罪而爲之網罟若無有乎夷瘳愈之望則士民之病未已也此蓋極言天下之病○鄭氏曰如蟊賊之害未稍無有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亦無止息時

○人有土田，女(音汝)反有(酉由二音)之；人有民人，女覆奪(徒活反)之。此宜無罪，女反收(殖酉殖由二反)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脫)之。

賦也。反，覆。(劉氏曰女反有之奪之言王予奪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收，拘。說，赦也。(疊山謝氏曰宜無罪者反拘之宜有罪者反赦之亂世昏君刑罰不中皆此類也○慶源輔氏曰上四句承上章蟊賊之言而述其侵奪取於人者反覆無常也下四句則承上章罪罟之言而述其拘繫縱釋於人者反覆不當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古堯反)爲鴟。(處之反)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叶居奚反)亂匪降自天，(叶鐵因反)生自婦人。匪教匪誨，(叶呼位反)時維婦寺。

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懿，美也。梟鴟，惡聲之鳥也。(山陰陸氏曰說文云梟不孝鳥也梟食母破獍食父鴟怪鴟鴞也鴟也鵂鶹也即墓門有鴞萃止也)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男子正位乎外，爲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爲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爲梟鴟，蓋以其多言而能爲禍亂之梯

也。若是則亂豈眞自天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臨川王氏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荒昏故也。其荒昏則婦言是用故也。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爲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爲奸。不可不并以爲戒也。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爲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廬陵歐陽氏曰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慶源輔氏曰。此則始言其致亂之由。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便判得男女之德不同。婦人而有男子之德。未必不爲禍也。懿厥哲婦[illegible]非不美也。非不哲也。而爲梟爲鴟。非不能言也。而適爲亂階。爲字使慝。首章屬字說。故下文便說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也。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者。又所以

結上文長舌之言。謂人之多言則有教誨於人之益。若婦寺之多言則非誨人。則敗於己而已。豈可近。迫先生發明婦寺相倚而爲奸之意。而併取歐陽公之說。以爲有國家者之戒。其意切矣。○孔氏曰。奄人防守門闥。親近人主。寵君以其少小貴君朝夕給使顏訪無禁單之心。惠狎有可悅之色。自其人久歡宮從頗晞舊章。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說學。挾術懷奸。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遂能迷罔視聽。爲主信而任之。國之賊亡。多由此作。

○鞫人忮(之豉反)忒譖(子念反)始竟背(音佩。叶必墨反)。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音古)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鞫窮。忮害。忒變也。譖不信也。竟終。背反。極已。慝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朝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言婦寺能以其智辯窮人之言。其心忮害而變詐無常。新安胡氏曰。此章極言婦寺之惡也。鞫如鞫獄之鞫。推鞫窮究之意。婦寺所以鞫人者。其心忮害變忒而已。既以譖妄倡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爲慝乎。慶源輔氏曰。知則哲。辯則長舌也。此章承上章而言婦寺而有知辯者之爲害也。以其知辯窮人之言。用心忮害而變詐。[illegible]不知自咎。責人而但曰不爲害。此說盡婦寺之情狀。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去聲)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而舍(上聲)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爲慝哉。新安胡氏曰。譬如君子當求仁義。賈利三倍。不當君子是識。婦人當事蠶織。朝廷公事。不當婦人預。今也不惟使之預於公事。又且聽其謀。致婦言是用。其欲不速亡得乎。

○天何以刺(音砌)。何神不富(叶方味反)。舍(音捨)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刺責。介大。胥相。弔閔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王舍之不忌。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爲忌。何哉。慶源輔氏曰。夷狄之禍也。自古寵任婦寺者。多致夷狄之禍。危亂之君。大抵不忌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臣義士之正言者。此其所以淪胥于滅亡也。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脩。今王遇災而不恤。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疊山謝氏曰。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今幽王自亂于威儀。不類乎人君之威儀。又曰。國有賢人。如一身之有元氣。元氣亡則身必喪。賢人亡則國必危。殄如脈絕。瘁如病危。或曰。

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國語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姬歸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皆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注女戎女兵也女兵言其禍猶兵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罔罟。優多。幾近也。蓋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警王也東萊呂氏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曰雖其優矣雖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五反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叶音古無忝皇祖式救爾後同上

興也。觱沸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藐藐高遠貌。鞏固也

○言泉水瀵扶問反涌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然而禍亂之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爲者。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茍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息浪反叶桑郎反瘨都田反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魚呂反卒荒

賦也。篤厚。瘨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陲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慶源輔氏曰言天之威怒甚爲急疾故其所降之喪亂甚厚病我以饑饉使斯民盡以流亡內而國中外而邊境悉皆荒虛也此與瞻卬首章同皆極言其喪亂也○安成劉氏曰此詩刺王而首言昊天疾威又言天篤降喪下章又言天降罪罟首闡爲無所歸咎之詞矣而首章則言饑饉之災卒章則言侵削之事餘章則皆言用小人之意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戶工反昏椓丁角反靡共音恭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叶卜工反

賦也。訌潰也。昏椓昏亂椓喪之人也。共與恭同。一說與供同謂共其職也。潰潰亂也。回遹邪僻也。靖治。夷平也

○言此蟊賊昏椓者新安胡氏曰犬戎之害在外。小人之害在內。幽王之亂其國乃在內之小人耳。故詩人形容之曰蟊賊內訌。蓋蟊賊之害稼亦在內而不在外也。指昏椓而言并閽宦在其中矣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所以致亂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致亂之由。蟊賊之人內潰其心昏椓之人靡供其職業相與爲昏亂邪僻之行。而王乃使之治我邦國豈不至於危亂乎○臨川王氏曰。言所使靖夷我邦者非其人也

○皐皐訿訿音紫曾不知其玷丁險反兢兢業業孔填已見上篇不寧我位孔貶

賦也。皐皐頑慢之意。訿訿務爲謗毁也。玷缺也。塡久也

○言小人在位所爲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顚倒錯亂之甚如此慶源輔氏曰。此又言王之擧措顚倒錯謬。用者不賢而賢者不用。夫小人之不可用亦明矣。而闇亂之君所以必用夫小人者。蓋以其心實不知其惡耳。然亦皐皐訿訿者善於毁人以自蓋故也。至亂人之朝而

獨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耳豈容獨至此哉終必爲人所擠排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集注作遂)茂。如彼棲(音西)苴(七如反)。我相(息亮反)此邦。無不潰止(叶韻未詳)

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言枯槁無潤澤也。相視。潰亂也。(慶源輔氏曰。以旱草喻其國之無生意。然必潰亂而已。○華谷嚴氏曰。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潰潰回遹。無不潰止。潰亂也。嚴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爲潰。遂之甚者爲潰遂。亂之甚者爲潰亂。皆一理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叶蒲貴反)。胡不自替。職兄(音況)斯引(叶韻未詳)

賦也。時是。疚病也。疏糲(音辣)也。粺則精矣。(朱子曰。九章粟米之法。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糲米一斛治而成粺。則九斗矣。鑿音作)替廢也。兄怳同。引長也。○言昔之富。未嘗若是之疚也。而今之疚。又未有若此之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粺。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專爲此故。至於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已也。(慶源輔氏曰。愴怳謂憂亂而無情緒之意)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叶諸仍反)。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叶姑弘反)

賦也。(或問此章是比如何。朱子曰。作比爲是)頻厓。溥廣。弘大也。○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朱子曰。看詩不須著意去訓解。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誦池之竭矣四句。吟咏久之)此其爲害。亦已廣矣。是使我心專爲此故。至於愴怳日益弘大。而憂之曰。是豈不烖及我躬也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子六反)國百里。於(音烏)乎(音呼)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叶巨已反)

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蹙促也。○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之時。促國蓋犬戎內侵。諸侯外畔也。又嘆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慶源輔氏曰。此則明言先王用其人而興。今日用非其人而亂。惟用一乘而效驗大異。閔歎今世雖亂。而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乎。○華谷嚴氏曰。此章思召公而惜王之不用舊人也。○曹氏曰。當是時。禍亂雖已窮極。然去宣王中興之日不遠。其舊臣故老。無尚存者乎。○定宇陳氏曰。此詩及前篇末。皆有幸望治之意。前詩望其改過而無忝皇祖。此詩望其改圖而擢用舊人。苟如是。則否猶可泰。危猶可安也。豈至有犬戎禍哉)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也。(止齋陳氏曰。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

風之終係以豳雅之終係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若必有思乎二公也○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猶下泉之終變風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八

詩傳大全卷之十九

頌四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孔氏曰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朱子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爲樂章爲之郊廟所謂周頌也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又其閒多闕文疑義焉○安成劉氏曰康王以後之詩昊天有成命及執競噫嘻是也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孔氏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三頌之名雖同而其體制各別也○新安胡氏曰精傳云商周二頌皆以告神而魯頌用以頌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止齋陳氏曰別以尊卑之禮哉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間以親疏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凡五卷安成劉氏曰雅頌無諸國別元以十篇爲一卷故此分周頌三什爲四之一四之二四之三魯頌四篇爲四之四商頌五篇爲四之五通爲五卷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子禮反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與斁同於人斯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說

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三山李氏曰事神之道尚潔故曰清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不可得見故立宮室象貌之耳肅敬雝和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東萊呂氏曰士虞禮祝詞曰孝子某顯相夙興然則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主祭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華谷嚴氏曰攝助祭之人曰顯相者謂其有顯著之德

美稱之也濟濟衆也。多士與(預音)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大
而疾也(孔氏曰疾奔走言勸事也)承尊奉也斯語辭、此周公既成
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呂氏曰洛誥周公告王曰)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則是成王就新邑祀文武周公率諸侯以從之耳明堂位所謂
周公朝諸侯者特相天子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東白居南曰朝諸侯于明堂之位也非東萊呂氏
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是也而訓祭祀文王者以朝諸侯也言於穆哉此清靜之
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雝東萊呂氏曰言顯相之肅穆然奉祭之氣象)則成王
可見矣(家不言)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旣對越
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臨川王氏曰對越文王之德故能對越)
越在天之靈如見文王洋洋在上也○(華谷嚴氏曰對越文王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疾奔走於在廟)

之事謂敬於越事也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
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臨川王氏曰於是文王之德可詩頌美成王言諸侯多士駿奔)
走在廟則可謂承矣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人矣○駿奔安胡氏曰此詩惟一句說也皆從與祭者身上說○新
難未嘗明言文王之德今文王之德自見於所對越者奔走者而何則文王豐
敬恭嚴事者無所不致乃如此其有於此可以見盛德之善而說之者豈有不能如此雖未嘗明言
德不可明言世有不能見其德○呂氏曰其盛德不可容言之
文王之德者只是言一時在位之人其敬且和執文王之德行
之中而其見於文不可若於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詩所謂
當時聞其見敬者眞若洋洋乎文以見之文哉豐城
何待於多言此詩之形容所以後來者讀○朱子曰
氏曰得於穆者豈此清靜而祭之所以爲文王尊公侯則雖不言
可得而見矣今助我之謂也祭文王者多士則秉文之德爾雖
顯相肅雍即文德之謂也界而爲多士則秉文之德爾雖
德即肅雍之謂也文王之神即所以事其在天而廟之主也駿奔則在
廟對越其在天之神即所以事其在廟之主也駿奔則在

其在廟之主即所以
事其在天之神也

清廟一章八句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孔氏曰蔡)
在洛邑舉祭祀之禮曰歲云者一歲舉之祭也(東萊呂氏曰)
受命惟七年是周公攝政之七年有二者周公攝政之七年也周公宗禮文武在洛邑作此詩在於七年始祭於文王之廟也
頌文王之德者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
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孔氏曰記升歌)
清廟則升歌清廟之詩也○陳氏曰雝顯肅雝者重於清廟乃文王
故稱周公之祭宗廟定宇盛衆文王之德肅雝執事則有文王之德執之事
者盛東文王之形於外者今對祭者是文王之德

容貌如在日中見其王若存在猶存見文王也非虛言也殆
切然如復見文王音不殆見文王也○
琴朱弦而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鄭
氏曰朱弦練朱弦也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嘆三人從歎
之耳(孔氏曰一倡謂一人始倡歌三人從而歎之故謂之三嘆以贊歎之也有遺音者謂聲之餘也)
已廣也孔氏曰周朱子曰此倡發數者倡之三人和之人無窮也有餘音不
歌如今之數人按漢周奏樂乾豆上奏登歌乾豆(注云)
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
古清廟之歌也(安成劉氏曰堂上之樂以人聲爲貴)
廟之瑟朱弦而疏越者以奏清廟之詩故謂之清廟之瑟也堂上歌者以人聲爲主而名之

維天之命。於音烏穆不已。於同上乎音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予萬物者。曰天命。不已。言無窮也。程子曰。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人為之。如使可為。須使百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為無為故不息。純。不雜也。程子曰。不已則無間矣。天之道也。純則不二。文王之德也。文王其猶天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華谷嚴氏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為二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蓋有不容擬議者。子思又發明之。如此。其旨深矣。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西山真氏曰。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偽雜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斷。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

假春秋傳作何以溢春秋傳作恤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收。受。駿。大。惠。順也。曾孫。後王也。鄭氏曰。自孫之下。皆稱曾孫。安成劉氏曰。後王主祭者。皆得稱曾孫。篤。厚也。東萊呂氏曰。毛氏謂能厚行之。孰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華谷嚴氏曰。我既以大惠

文王自勉。繼自今為子孫者。當世世篤學之勿忘也。去聖浸遠。典刑易墜。非用意篤厚。不能守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華谷嚴氏曰。頌者以功告神。必言子孫勉力保守。以思祖考之意。故此詩曰曾孫篤之。天作曰子孫保之。○慶源輔氏曰。上四句言文王之德與天為一也。後四句言已與後王皆當法文王之不已之德也。何以恤我。不敢自必之辭也。我其收之。幸之之辭也。駿惠我文王。自期之辭也。曾孫篤之。又望于後人之辭也。○定宇陳氏曰。此詩言文王純一之德。上配天道之無窮。下被及子孫於無窮。子孫當順惠之而不逆。篤厚之而不忘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音因迄許乞反用有成。維周之禎。

賦也。清。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也。華谷嚴氏曰。清則常靜而不雜。緝則悠久而不已。熙則廣大而光明。所以典言之者。謂其德寓於法也。文王有典以貽後人。故自始祀至其後而有成焉。是文王之典為周之禎祥也。祥者。吉之先見也。○曹氏曰。文王之法。實啓有周之祥也。然此詩疑有闕文焉。慶源輔氏曰。典謂法度典章。所謂祀典。蓋亦在其中。故下文便說肇禋。禋之祀典自文王始之。至周公而成之。文王之典。實維周之禎祥者可知矣。不以符瑞為祥。而以典法為禎。蓋有是典法。然後有是盛德。此其為禎祥也大矣。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音壁。下同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新安王氏曰。為國君。故稱辟。舉五等之貴。故稱公。○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音恥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

保之也華谷嚴氏曰助祭諸侯錫我以此福矣豈徒曰前淺近計哉蓋惠我周家以無疆之休使我子孫世世永保之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承職反]也靡汰[音泰]侈也崇尊尚也戎大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于汝邦則王當尊汝臨川王氏曰戒其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為王之所崇也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豐城朱氏曰烈文美其德也錫福美其功也無封靡所以致其戒也崇之皇之所以厚其報也諸侯助祭而有錫福之功王者報功而有以及其後嗣此所以為忠厚之至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音烏]乎[音呼]

前王不忘

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黃氏曰此成王發諸侯不盡之意中庸引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朱子曰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也○問不顯維德詩中例言豈不顯也今借引此詩作不顯說如何曰是箇幽深玄遠意是不顯中之顯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朱子曰於戲嘆詞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又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食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此篇以公辟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安成劉氏曰第一句與第六第七句相叶第三句與第五第八第十三句相叶亦隔互叶也

天作高山大[音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岐今按彼書岨但作徂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為往獨矣字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末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有夷之

行[叶戶郎反]子孫保之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岨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此祭大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黃氏曰遷岐之役曰帝省其山[illegible]曰帝作邦作對文曰天作似以岐可興周而天故使大王之遷岐也然其一荒則在於大王之[illegible]文王之[illegible]固自[illegible]不猶歸於天也[illegible]氏曰劉氏云其始作之國自[illegible]天其終保之亦繫乎人[illegible]嚴氏曰作者造之能為故言此非得已而周以岐肇[illegible]人以為光其人所之古也遷岐山天實為之也人曰大王文王之業子孫當[illegible]嘆也成功告神明之頌多言子孫當保守之意蓋子孫能保守則可以慰祖宗之心矣○慶源輔氏曰高山大川皆天造地設也大禹但能[illegible]之耳故曰天作治荒謂

之荒猶治亂謂之亂也大王治荒之而康曰彼作矣者推太王與天同功也祖先所以經理其始討安其後者既已甚艱勤矣則子孫固宜世世保守之而不失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音烏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安成劉氏曰朱子於下武詩成王二字則辨先儒之誤而謂非王誦之諡於此詩成王字則下先儒之說而以爲諡名固各有當也基積累于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於嘆詞靖安也〇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

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慶源輔氏曰不敢康戒謹恐懼也不宏則體不盡不深則見不微不靜則不能到沖漠無朕處不密則不能到萬象森身處宏深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則能承藉乎天之命我者也夙夜無間斷也能夙夜基命宥密自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才有間斷則文武之業便有荒墜處亦己之心亦不能盡矣天命也文武之業也己之心也天下之安也皆是一統底事〇黃氏曰文武受天命興王業者如此則成王所以基而承之繼而廣之者亦惟盡此心而已蓋文武以上天之心爲心後王以文武之心爲心無愧於文武之心而後能安文武之天下無負於天命而後無恨於文武也〇豐城朱氏曰不敢康以心言宥密以德言以不敢康寧之心成宏深靜密之德以宏深靜密之德成繼續光明之業則所以基上天之命者在是所以繼先王之業者在是而皆不外乎此心故又以單厥心終焉我今日所

以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者是又成王之賜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爲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康王以後之詩問康王何緣細詩朱子曰昊天有成命之詩便見康王詩而今却要解那成王做成王業費盡氣力要從王業上說去不知怎生地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叶音由之

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問所解右字與舊說不同朱子曰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中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類如我將所云作保佑更難考說維羊維牛如何使說保佑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也說未得佑助之佑〇安成

劉氏曰古人以右爲尊如云位在其右尤出其右敬右有等義〇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東萊呂氏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此段言祀天也後段言祀文王也〇安成劉氏曰天比文王爲尊以尊事之故不敢以天之享而以其字言之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古雅反文王既右享叶虛良反之

儀式刑皆法也華谷嚴氏曰學言之者謂夫之不已也〇須溪劉氏曰詩傳言之以見取法之甚也〇慶源輔氏曰儀以爲儀也式以爲式也刑以爲法也蓋言此三字以見凡所云爲動作不敢忘也嘏錫福也孔氏曰特牲少牢皆執祝以神詞嘏主人與之以福〇言我儀式刑文王

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
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慶源輔氏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之意○安成劉氏曰文王比天帝為親以親望之故知文王之必享我祭而以既字言之○豐城朱氏曰承上
文而言雖不敢必於天而實可以於文王文王之典安靖天下之典也我惟於文王之典儀式刑焉以之而日
安靖乎四方則所以威格之者有其素矣今而將是羊牛則此能錫福之文王豈不降而右享我乎其者辭之
疑辭者辭之決所以疑者尊之而不敢必也所以決者親之而可以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
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三山李氏曰雖日享吾之祭亦
豈可自甫哉故當夙興夜寐靈怵惕畏天之威○慶源輔氏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則儀式刑文王者益重

而安靖四方者猶久此其所以能保天與文王降鑒之意也

我將一章十句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
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
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
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圜與圓同丘掃地而行事
器用陶匏匏蒲交反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
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
禮焉饒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於郊又無屈天神於宗廟之理故特為其祀於明堂也
斯其為曲盡矣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

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
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
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問帝卽是天天卽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
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又曰后稷生於姜嫄以上更推不去故配天須以
稷然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曰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者配帝須以父也○
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藁秸以為席陶匏以為器犢為之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
牛羊以為牲莞筵以為器鼎俎之牲其為用熟所以親之也
尊尊而親親周道
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
起之也則祀文王於明堂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
之父將則朱子曰諸儒正持此二義至今不決且周公制禮不知在武王之時成王之時其在成王

時則文王乃其祖也又問繼周公者當何如曰只以有功者配之又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
乃不言武王者以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作禮樂者言之
東萊呂氏曰於天
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詞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
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
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
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
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周禮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注六服徧衆也○書周
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九峯蔡氏曰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

也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新安胡氏曰望祭各設於巡守之方其位若以綿蕝之而植表於中謂所謂旁招以茅語所謂望茅蕝設表望是也○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孔氏曰武王巡守至于方岳乃作告至之樂歌也安成劉氏曰此雖武王初定天下而巡守所作之歌○其後王之巡守者因而皆用之歟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徐氏曰有天下者曰天子親而愛之也[illegible]也○安成劉氏曰所謂不敢必者亦以其守之之初蓋為疑辭下文云允王維后允王保之者則終之又以決之然此二句以發端也言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右尊序次○曹氏曰序者帝王之傳序也錢氏曰謂以周繼夏商也震動疊懼懷來

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是以使我薄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曹氏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故巡守所至百神皆祭焉以至于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矣華谷嚴氏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武王之巡守也於諸侯薄警動之而莫不震懼又所至方岳之下懷柔百神祀河岳其人神之交感非人所能為也天實右序之也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宜君天下也○三山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震疊以百神則莫不懷柔人神各得其職信乎周王能盡為君之道也安成劉氏曰此一節言巡守而祭告百神之事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側立反干戈載櫜古刀反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戶雅反允王保之

戢聚櫜韜孔氏曰櫜弓衣一名韜故緣弓於衣謂韜弓肆陳也夏中國也○

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三山李氏曰孟子載巡守之事入其疆而慶讓行王制言不孝不敬者黜地削爵之事其有功者傳於民者有加地進律之賞比皆所以褒諸侯之功罪而升黜之所謂式序在位也又收斂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三山李氏曰武王取天下以武必求文德以施中國則可以保天下也○安成劉氏曰天右序我周使人君受命我周既式序諸侯而以德化中國則信為天之子而保天之命也然此一節言巡守朝會黜陟之事也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也名之也周語注云肆夏樂章輔氏曰昊天其子之不敢必也然諸侯莫不震疊而畢朝百神莫不感格而來享蓋知天實右序我周矣故天下則為天下君而言之周王

已然之事自明昭有周以至天下之君言已往之事自期其當如此也式序在位所以尚文德者是也由此與諸侯相期以文德修文者諸侯相信乎於王也所謂偃武修文者殺之能使諸侯收干戈弓矢於中有天命可保矣雖然諸侯相與之自有不以

時邁一章十五句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為周文公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永嘉陳氏曰武王巡方岳以歌方岳之事終而有方岳之行觀此詩是告方岳以革命之事其時而之覆服諸侯故其詩與他廟樂不同○黃氏曰時邁之作見武王所以得天下亦以得天下者皆無悍也武王巡守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廣成柴

望大告武成此告祭燎柴之事也我周王天休 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實也恭承君牧百工受命

于周此武序在位之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此 非戢櫜之意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

德報功此非誥 德以保之乎

外傳又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

以饗元侯也。鄭氏曰以鍾鎛播之鼓 磬應之所謂金奏也 韋昭注云。肆

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

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

文也。鄭氏曰三夏者歌之大也天子享元侯用之 故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

納夏其聲載於樂章不載於鍾師然杜預韋 昭之說與呂叔玉雖不同而時邁執競思文即三

夏之異名也又曰三夏之外又有所謂王夏章夏 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是總爲九夏之名

音陔驁音遨○鄭氏曰九夏皆詩篇名頌之類 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安

成劉氏曰時邁思文皆周公所作而周禮九夏亦 制作於周公宣可以時邁爲肆夏思文爲納夏矣

至於執競則昭王以後之詩而乃以 爲韶夏左傳國語之誑恐難盡信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其自

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三山李氏 曰易曰天

行健君子自強不息 亦自強然後可以成功 君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

上帝之所君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紀覲反其明。叶謨郎反

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三山李氏曰 言照臨四方

無所不察也

鐘鼓喤喤。華彭反叶胡光反磬筦音管將將。七羊反降福穰穰。如羊反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

也。華谷嚴氏曰此言 樂作而神福之也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

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三山李 氏曰既

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耳上言祭時樂備而和故神降 之福此言祭終而飲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覆日至

而未艾也○華谷嚴氏曰 此言禮行而神畀福之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慶源輔氏曰武王能持自強之心 而不息故天下莫能強於功烈之

盛此蓋內以外之符也成王康王之德所以顯明而 上帝之所以君之者也豈無自而然哉此四句皆主

武王而言之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乃專言成康 之德斤斤訓明與察亦有不已無間斷之意應上

顯字而言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之意言作 樂以祭樂聲之和而受福之多降福簡簡而下四

句又言既祭而燕威儀謹重故福祿之來反覆無 厥所以然者皆由武王之自強不息成康之明斤

斤不已 之故

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

率育。叶曰逼反無此疆爾界。叶訖力反陳常于時夏。

賦也。思語詞。文言有文德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德文 武最盛文陽也武陰也而

文取數尤多含弘盛征討之外皆文也○西山真氏曰 聖人盛德施於中而光輝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

之當理皆文也充之文思之文明孔子稱堯曰 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 音粒

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本草曰 小麥味

甘大麥味鹹爲五穀長注大麥今稗麥一名麰麥形似小麥皮厚故謂大麥率徧育養也○

言后稷之德眞可配天安成劉氏曰眞可配天故謂之克配如文王之克明德也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朱子曰粒即書所謂烝民乃粒爲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若曰莫非爲后稷之所望者是望耳極字非指民以受之中也○豐氏曰天地生之而不能養之苟不得其養則亦弗克遂其生矣惟后稷之能以粒食養人故其德足以配天

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華谷嚴氏曰后稷貽民以二麥之種此乃天命后稷徧養其民也○以稷括百穀擧二麥來牟者以其先齊民之食尤切也○孔氏曰詩言來牟者二麥若五穀成熟之最先二歲豐稔之占又正閔年之時故養民者以此爲善也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慶源輔氏曰帝命以此徧養下民故后稷以教民稼穡樹藝通于天下無有疆界之限民旣得以生養君臣父子之常道因可以陳布于中國也名分諧以稷教敘契敷人倫之事蓋夫生有之道無此疆爾界然至於五常之教則止可及中國而已夷狄聞因有所不能受也○三山李氏曰此所謂富而教之也民無恒産因無恒心矣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若

或曰此所謂納夏者亦以其

思文一章八句

國語說見時邁篇東萊呂氏曰周語以此爲周文公之頌是此篇亦周公所作○濮氏曰此郊祀獻后稷之樂歌今天宜有詩而亡矣決不可以昊天有成命當之○孔氏曰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我將主言文王享其祭祀不說可以配上帝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享其祭祀非有異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力之反爾成來咨來茹如預反

賦也嗟嗟重歎以深敕之也臣工羣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待洛反也○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音汝下同女當來咨度也慶源輔氏曰……皆臣詩而特命農官則有詩者以是周人以農爲國故成王周公特作詩以戒諭之以其事也時每事皆有成法布在天下矣於后稷教民稼穡之事乎羣臣百官咸有所不知故命之來咨來度也

嗟嗟保介維莫音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余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持里反乃錢子淺反鎛音博奄觀銍珍栗反艾音刈

保介見月令呂覽安成劉氏曰呂覽即呂氏春秋今月令乃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也其說不同然皆爲藉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慶源輔氏曰保介勸王耕藉田者介有司之故以爲農官之副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畬三歲田也曹氏曰凡田一歲曰菑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田始爲田也三歲曰畬乃成熟也於皇歎美之詞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衆人甸徒也庤具錢銚音挑鎛鉏皆田器也銍穫禾短鐮也孔氏曰鎛耨也柄長尺其刃六寸所以入苗間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耜一銚然後成農三者皆田器也艾穫也○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慶源輔氏曰維暮之春亦又何求戒之使及時務農也又問所治之新畬今如何新田則費工力故警新而語之也○華谷嚴氏曰新墾之田用力尤難

故首問之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於是命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臨川王氏曰台其事於甸則收其功於其德不可不勉也○三山李氏曰此詩雖能序乃鏤乃能有諸文之可望也○豐城朱氏曰此時而言嗟嗟臣工之凡百官之事皆不可以不敬也先王之於此嗟嗟保介謂爾農官之事尤不可以不敬也先王之於此不官皆有氏謂以賜之有官守者皆來咨其可度不也以咨而周家以農事於是尤為農者其來咨度其時而周家以農事於是門時至於暮春當治其新畬可以受爾田之數其數之只是說暮春來牟將熟又可以穫其年於是不可不敬其農官不可不發其穡以為勸收治之力也苗未盛也已在於蓋穫之事豈哉以勸勉之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華谷嚴氏曰保介是農官之長者而告之以事也○至於嗟嗟保介則呼其臣工而來咨之言亦有所聞之也○嗟嗟臣工則又告其民知其事而問之曰如何新畬其農事不已則又述其民相與勤勞而勸之曰亦如何新

噫嘻成王既昭假格音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叶音擬

賦也噫嘻亦嘆詞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周禮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一里是萬也三夫為一屋三屋為一井積百井為一成方十里以三百步為一里則三十里也耦二人並耕也○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衆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為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衆為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新安胡氏曰十千維耦者萬夫也一夫一耦則五千耦耳而曰十千者合萬夫為耦而齊力如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為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用此貢法陳氏曰此周制以地為田之地與同溝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十一而私公之其田一百畝○格菴趙氏曰陳氏之說近是也按遂人云五百夫之田有溝溝十夫有洫洫上有路遂人之間有遂合夫之田有遂遂上有徑之所從出必有其平原廣野可畫為萬夫之田有川川上有路也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

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豐城朱氏曰此詩戒命之後王之所以置田官者以農事之所急也其法不以後世之事戒成王之職也播厥百穀維耦其農夫之事遂人之事也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所以可也此豐穀之

噫嘻一章八句慶源輔氏曰臣工是成王戒農官之辭噫嘻是成王與農官之辭既昭假爾者皆指農官而言其職既以萬夫為界則萬夫之爾發私田服耕事皆農官之已事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賦也振群飛貌鷺白鳥雝澤也王氏曰辟雝有水鷺所集也在西郊故曰西雝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為客天子有

事勝焉有旣拜焉者也孔氏曰客者敵主之言先代之後王者所尊敬待之以客也又曰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殷後則初封武庚後以叛而誅之便封微子於宋三山李氏曰我客云者不純臣之也如所謂虞賓在位作賓王家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于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脩整亦如鷺之潔白也華谷嚴氏曰鷺之飛振振然其羽毛潔白客止於門可觀也杞宋之君皆來助祭於此亦有此容也或曰興也

在彼無惡烏路反在此無斁叶丁故反庶幾夙夜叶弋灼反以永終譽

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矣三山李氏曰庶幾終譽此所謂安人以德也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無斁皆此意也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隆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慶源輔氏曰在彼無惡則其心公也在此無斁則其心享也公則順天享則盡道如是然後可以無斁其尊之曰客又以鷺比之所以尊之也夙夜無息之意也永長也譽聲譽也庶幾終譽之意也〇安成劉氏曰所引陳說本於舊解故朱子初不取之然在彼在此之意亦與上文通故存之

振鷺一章八句

三山李氏曰杞宋天子之後於禮特爲加此詩三山李氏曰詩加於諸侯故特爲此詩也其問報賢古者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神之助祭之臣未嘗不口看此文意都無告歌助祭是以臣未嘗之何者祭每一受胙主與尸皆有獻之助祭如此禮有之後亟獻至畢復受胙如此禮有意甚好乃接續畢然後思到唐時尚然今所受胙如此中諸禮有欲以多畢之後曹氏賓意感皆隔了古者一受胙非於中所以多事之後主與承祀必存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先世受命之君俾而不廢且示天下公器使時君常以之爲戒

豐年多黍多稌杜音亦有高廩力錦反萬億及秭咨履反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叶舉里反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三山李氏曰稌宜下濕黍宜高燥其是黍稌之利無所不熟華谷嚴氏曰其穀宜雍揚亦助語辭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烝進畀予洽備皆徧也○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新安胡氏曰按濮氏謂此年穀豐登宗廟以其有豐年歸功田祖之祭豈非以其春夏祈之以秋冬報賽爲此詩乃其報樂歌本於朱子初解及序說皆用其說今按集傳乃改從舊說既皆不取小序此說何乃補之矣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其徧也豐城朱氏曰此詩言收入之多而歸功於田祖先農方社而報賽之非以祭祀百禮言之蓋田事之所致皆歸功於其神而已豐陵曹氏曰養老享賓客皆在其中矣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鄭氏曰瞽矇也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眡瞭三百人相之○序以此爲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兩句總

序其事也 慶源輔氏曰瞽言作樂之人也庭言作樂之處也兩句總序其事是也○豐城朱氏曰重言有瞽見其非一人而皆在於周之庭矣

設業設虡 音巨 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 音桃 磬柷 尺叔反 圉 魚呂反 既備乃奏 叶音祖 簫管備舉 以上叶音字

業虡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 孔氏曰植者爲虡橫者爲栒大版謂之業所以飾此栒而爲崇牙刻之如鋸齒捷業然故曰崇其形卷然可以縣鼓磬於栒五采之羽以爲之畫繒爲翣戴以璧垂翣於栒之角明堂位所謂周之璧翣 應小鞞田大鼓也 孔氏曰鞞樂一云小鼓謂之應大射禮云應鼙在建鼓東向一器小鼓知應是小鞞也應既是小田宜爲大 鄭氏曰田當作朄朄小鼓也 孔氏曰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大師職云奏鼓朄注云朄爲大鼓先引故知田當作朄 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 禮記明堂位注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謂縣之簨虡也曹氏曰足鼓則以四足承之楹鼓則以柱貫之縣鼓則垂於簨虡故謂之縣鼓也 鞉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搖之則旁耳還自擊磬石磬也柷狀如漆桶以木爲之中有椎連底挏 杜孔反動也 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 音歷 鋙音語 之以止樂者也 孔氏曰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以木長尺櫟之籈其名也○考索曰柷方二尺四寸陰也以陽數成之敔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由陽來以陰數成之天地自然之理也 簫編小竹管爲之管如篴 音笛 併兩而吹之者也 毛氏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參差象鳳翼○孔氏曰小師注云管如篴形小而蓋並吹兩管也

喤喤 音橫 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以上叶庭字

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 朱子曰樂之一終也○九峯蔡氏曰樂以成其終爲成若然曰成以曹氏曰永觀厥成言樂之至者聞成也 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蓋尤以是爲盛耳 疊山謝氏曰舜作樂而曰虞賓在位祖考來格成王合樂而曰先祖是聽我客戾止以先代之後與先祖並言之尊之也至也書曰賓安成民承先王之後以尊其在位禮物舜之作樂此其以有嘉客盛也○人豐城朱氏曰先王爲作樂以此周人為帝明王也故以先祖是聽爲主而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明有以感之神人也我客喤喤而和

有瞽一章十三句 黃氏曰始言宮中之樂器言宮中之美

猗 於宜反 與 音余 漆沮 七余反 潛有多魚有鱣 張連反 有鮪 于軌反叶于已反 鰷 音條 鱨 音常 鰋 音偃 鯉 音里 以享以祀 叶逸織反 以介景福 叶筆力反

賦也猗與歎詞潛槮 音森 也 爾雅曰槮謂之涔郭璞曰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也 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 華谷嚴氏曰潛取之深也王氏以爲潛音岑爾雅以爲槮蓋之譌也 鰷白鰷也 陸氏曰鰷白鰷也其形 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鄭氏曰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 季春薦鮪于寢廟 鄭氏曰時美物也 此其樂歌也 疊山謝氏曰孝子孫之祭其祖考也以其所得美味奠而薦之者以其樂歌必言其所興之物不忘本之意亦所以思其所嘗之意

潛一章六句（慶源輔氏曰。魚乃擇物之美者。故薦之宗廟以致其孝心。月令但有季冬至寢廟之文而已。季春薦鮪之事見中）

有來雝雝（雝音雍篇內同與公叶）至止肅肅（叶息六反）相（息亮反）維辟（音璧）公。天子穆穆。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朱子曰。其助祭者公。故其主祭者天子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安成劉氏曰。諸侯之來者非。故以肅雝言其和且敬至止於廟中也。故以肅雝言其敬。慶源輔氏曰。來而不和。則有勉強不得已之心。至而不敬。則有怠緩不敬之事）意

於（音烏）薦廣牡。相（去聲）予肆祀。（叶養里反）假（古雅反）哉皇考。（叶口...音）綏予孝子。（叶獎里反）

於。歎詞。廣牡。大牲也。（臨川王氏曰。肆。陳之謂也）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華谷嚴氏曰。言得天下之歡心以奉其先王也）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叶鐵因反）克昌厥後。

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曹氏曰。安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光而星辰靜。無錯行妄動之變）而克昌其後嗣也。（慶源輔氏曰。文王之安于人而格于天。所以能昌盛我後嗣之人也。人爲萬物之靈。維通與知。所以盡人之道。文武之德。所該者甚衆。故曰備君之德。堯之德廣運。亦曰乃武乃文而已。人道立故天道成。是以能安人者。則能燕及於天也。天之佑君者。莫大於予以賢子孫。是以能燕及於天。則能昌我後嗣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三山李氏曰。周人以諱事神者。如稱文王。則不敢斥之曰文王字。書稱爾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僖王名胡。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當時亦有鄭侯。衛武公名和。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故此則先此詩曰昌。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書曾伯班。王名夷。而書夷侯。皆未嘗諱）

綏我眉壽。（叶殖酉反）介以繁祉。既右（音又）烈考。（叶口...音）亦右文母。（叶滿彼反）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周禮春官大祝。以享右祭祀）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姒也。（安成劉氏曰。以文母證之。烈考爲文王無疑）（此詩爲武王祭文王之詩）○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也。（慶源輔氏曰。綏我眉壽下四句。則承上文而言。所以綏我之實如此。故我所以得享右烈考與文母也。華谷嚴氏曰。先儒以爲。今從朱傳。於此詩亦言哲人。於他詩皆以其義可見也。○豐城朱氏曰。莫強於人。而文王之哲。有以盡人之道。莫顯於德。而文王之文武。有以備君之德。德之效。下有以安于人。上有以及于天。遠有以昌厥後。則文王之所被者廣矣。故能安我以眉壽。介我以繁祉。使我得以享右乎烈考文母。會久而不替。亦繫我孝子克昌厥後之宥也）

雝一章十六句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爲即此詩。

鄭氏曰學士國子也徹者以雍論語亦曰以雍徹（朱子曰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爲徹也

載見（賢遍反下同）辟（音璧）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於良反）鞗（音條）革有鶬（七羊反）休有烈光

賦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孔氏曰和亦鈴也○爾雅曰有鈴曰旂郭璞云縣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旂）央央有鶬皆聲和也休美也○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稟受法度（曹氏曰慶賞刑威以制爲則者辟王也故諸侯來朝就稟典章焉）其車服之盛如此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叶虛良反）

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爲昭考（朱子曰太祖廟在北而南嚮各以次而南廟皆南向羣廟之列左爲昭而右爲穆也其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祖而然蓋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也○安成劉氏曰后稷爲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爲昭三世爲穆遞數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豐城朱氏曰諸侯之來朝將以稟受法度也而我乃率之以祀武王何也蓋先王者法度之所從出而宗廟者又禮法之所由施也）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侯五反）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叶音古）

思語辭皇大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於純嘏也蓋歸德于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慶源輔氏曰我當長言得之以介此眉壽又大且多之祜然後若此者皆是有德之諸侯助祭以致之又以是多福而使我繼續以明之至于純嘏則又全備於多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慶源輔氏曰諸侯來朝意氣揚溢車旂鸞鑣彰明而淵休有烈光也華之盛）（以見于昭考之廟以致孝享之禮以助眉壽之福凡今所以永保多祜皆爾羣公有以綏之而使得以緝熙純嘏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叶滿補反）有萋有且（七序反）敦（都回反）琢其旅

賦也客微子也（曹氏曰封於微而爵爲子微蓋始封之國名）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東萊呂氏曰成王殺武庚叛者殷之廟封微子宋者則之爾○孔氏曰客止一人而重言之是丁寧承異以尊大之也）亦語辭也殷尚白修其禮物仍殷之舊也（九峯蔡氏曰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代之法也）萋且未詳傳曰敬愼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孔氏曰敦琢是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爲選擇明尊其所擇故擇其賢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孔氏曰命微子爲宋公代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黃氏曰馬秀潔白之邑人有萋且之敦琢有敦琢之習以閑人之外微子之徒而不見其所安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叶斯人反）言授之縶（陟立反）以縶其馬（上同）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東萊呂氏曰樂留張氏云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華谷嚴氏曰縶其留之又也）縶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華谷嚴氏曰恐其去）

之速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曹氏曰威等威也微子用其先王之服禮樂其等威之大異乎列國之諸侯矣○臨川王氏曰淫威則所亨宜盛大故降福孔夷也○劉氏云有德而神降之福故以降福終焉

有客一章十二句慶源輔氏曰萋且敬慎貌又以文章貌敦琢選擇也亦有整飭之有意其始至也所謂在後也此非宿如其事也宿宿以為一宿也信信又一周也信者之再宿而又再宿愛之而不欲其去也去而復追之意如此非之所以安而留之者又無方焉慇懃之意如此非

以私商也至之也所謂在此無數也既與之以甚大之盛儀則其降之以甚大之福祉可知矣此以勉之慰安而勸之辭也

於音烏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音旨定爾功

賦也於歎辭皇大遏止劉殺耆致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曹氏曰伐紂以除害賊其能殺伐武功也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黃氏曰止殺之武所謂以武遏亂者也在於止戈為武在於止殺是也○三山李氏曰華谷嚴氏曰信乎文王有文德以開後人故武王之所以繼之者矣而受之伐紂以救生民之功明非武王之武以成文王之文也○陳氏曰

武王之烈實武烈之中實有文德故不專以武為○慶源輔氏曰以上殺致定為烈實武烈文王之文武王故稱其文強王之所謂神武王成其功但文開始而其不殺者終有後之次父一稱其定烈文王王致定其功所謂小子其不殺也志此詩書武王致定殺以所以為文王之心其強者不發文於周之之勝以為文武王之全功所取天下之心以此致天下之之賞其師成文之大功武王之所以為大業也

武一章七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濮氏曰此詩宣十二年左傳以為大武之首章也賚為第三章桓為第六章而已無聞也或者後世取其事而相之於周頌皆不一可知也

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

曹氏曰孔子語賓牟賈以武樂始於北出道止於武功而已總干而山立禮記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禮記云象周頌武詩也云以管象播之也大武象武舞也舞也詩云管象是也○程氏曰象之舞也舞者象武王伐紂之成功也大武蓋象武王伐紂而舞也

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詩為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叶徂候反嬛嬛在疚音救於音烏乎音呼皇考叶去九反永世克孝叶呼候反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嬛與煢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也匡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三山李氏曰嬛與哀此煢獨之義同嬛孤獨也左傳亦有在疚之文亦是居喪之稱也王閔予子嬛然去喪未甚遠故猶以死喪爲言

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安成劉氏曰此釋經文第四第五句○慶源輔氏曰周至成王之時可謂成矣而曰遺家不造者王業雖成天下雖治而成王之心常若未成未治也如此然後能保其成若自謂已成已治則殆矣匡衡可謂善說詩也喪畢思慕所以釋煢煢字意氣未能平所以釋在疚字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則又以言其效驗也惟成王之能如此所以知武王之所以繼志述事者爲終身能孝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叶去聲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墻見堯於羹也後漢書李固曰堯殂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墻食則見堯於羹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音紙與此文勢正相似而匡衡引此句顏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朱子曰匡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精史學而不梏於專經之陋故其言猶得經之本旨也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據及讀此詞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爲古語也○安成劉氏曰大招曰三公穆穆登降堂只其言三公登降堂止猶此言皇祖陟降庭其言只爲語已辭正猶此言止也但集傳所引揖讓二字彼文止作穆穆則此或傳寫之誤也

於乎二字同上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三山李氏曰武王能又念皇祖爲孝成王亦當以心繼祖考爲孝○安成劉氏曰成王固已于廟對越祖考惆然自念而嘆嗟曰於乎皇考又曰於乎皇王之意深矣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定宇陳氏曰思親而見其如在者此人子終身慕親之孝當親沒而念篇若也記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惟武王之孝於文王者有此心故成王之孝於武王若亦惟致敬以不忘乎此心此武王之達孝所以上然懼於文王而下可示去於成王也

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安成劉氏曰此篇及訪落敬之小毖四詩有意相表裏如云遭家不造率時昭考未堪家多難及總判管蔡之事皆可驗其爲成王之詩而小序於小詩特之言篇其故又疑其後爲嗣王朝廟通用之樂歌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音烏乎音呼悠哉朕未有艾五蓋反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旦反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訪問落始嚴氏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爲始悠遠也艾如夜未艾之艾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臨川王氏曰保則安則無危亡之憂明則無昏塞之患○成王既朝音潮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上聲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時掌反下遐嫁反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延訪群臣所以盡下情率時昭考所以守家法二者相須盡下情而不守家法則內無主守家法而不盡下情則外無所於乎然我朕未有艾人嘆武王之道甚遠而恐在我有所不能及也味此意則成王內巳黙識大哉王之直君不嘗用工夫剛便以當易矣道識此味哉將予就之繼猶判渙喜將使我物從以就之循恐其力遠不足意思不能接繼成下於判夫不能收指取舊其道於我之一身也於是又嚴以為于予紛沖小子未能任國家之多難此蓋抾武庸之華不也肅亦當繼紹武王勺外所行之事上下於庭指其才串也嘆降下家指其內事也寢憂賴武王之休以保女所所此之身而已○三山李氏曰自訪予落止至繼猶判此我是卻允王之盛意嘆形紛之涼薄若前哲之商速已亡新安胡氏曰自繼納判深而上病言皇皇如有求而弗獲之意白維予小予而下則考蔦懷懷如或見之也福其詩惪其形客成王之思慕皇考愛繼愛述何其體祝思切反受內盡有無窮之莫琢也哉

訪落一章十二句

說同上篇定宇陳氏曰武王之道君道遠而難繼而武王之上下於庭陟降於家著其遠未遠則近而可嘗成王紹武王之上于陟降於家庭者是即武王念文王而見其陟降於定君也如此之紹庭上下陟奉數家君常不由於前詩之夙陟敬止繼序思不忘哉緒其能敬以思繼意王念文王之心所以能以武王之如見文王於庭君而紹武王於家庭也一詩語意相照應如此○昔山疾氏以上篇言特體其祖考之降也於落味所以繼之之詩也○黃氏門上篇言陟降庭止而此古紹庭上下陟俾數表上言言繼序思不忘而此言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皆是一時所作○三山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即位臨後者又人君之本也哉伊尹告太甲以嗣王以賦之命惟殿德君公亦同王乃而服之訪落所由作也○安成劉氏曰夫子稱武王善繼忘善述事而以為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事先如生事亡如存同可見武王之達孝矣即前篇所謂永世克孝者也成王繼武王而門體序思不亭門繼德判負日紹庭上下無非繼違之心共孝子謂可晉矣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叶新夷反)命不易(以豉反)哉。(叶將黎反)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叶津之反)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華谷嚴氏曰。敬而又敬者。誠之不已也。蓋以天道甚明。禍福不爽。故予奪無常。其命難保也。○三山李氏曰。善則福之。惡則禍之。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未有善而不獲福。未有惡而不獲禍。天之道蓋顯然。故其命靡常。所以為不易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為。而無日不臨監于此者。不可以不敬也。慶源輔氏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天道之明。命不易保。唯敬則能對越之。若曰高高在上。則便是不敬。不敬則自絕于天矣。常敬則見其陟降於己所為之事。日監在此也。陟降厥士。即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

衍也。

維予小子。(叶獎里反)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叶謨郎反)佛(符弗反又音弼)時仔(音茲)肩。示我顯德行。(下孟反叶戶郎反)

將。進也。朱子曰。日就月將。是日成月長。就。成也。將。大也。佛。弼道。鄭氏曰。輔也。○華谷嚴氏曰。佛。謂之弼。弼言正救其大。不專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助也。猶孟子所謂法家拂士也。仔肩。任也。華谷嚴氏曰。仔肩為負荷之意。故為任。○此乃自為答之之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又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何可何佐二反)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慶源輔氏曰。不聰。知有所不及之事。不敬。行有所未至之事。日就。就事上言。月將。就大本上言。成王自知其知與行皆有

所未至故欲勉學以庶幾日於事上有所就月於本上有所將繼續了已之至於光明又賴羣臣所助我所任之事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學有緝熙于光明所以自責於己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則以外責於人責於己者盡責於人者庶乎其可及人矣故先生大學明明德之事行之所以至於天下之事學者曰詩中說得好有緝熙于光明所以為學此句最要本自光明只被物欲昏了今所以學者要令其光明處心地光明則緝熙于光明便是處此之所以為學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定宇陳氏曰羣臣戒王以天之當敬者臣之忠也答羣臣以未能敬而求助於羣臣者之謙也憂其未能敬而內為學求進於己明外求助於輔是即求所以盡此敬也學求進於光明而求助臣輔於我以德之明則天不在高高在上而在吾心之天明矣其為不敬天孰大於是者

予其懲（直升反）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荓普經反），自求辛螫（施隻反）。肇

允彼桃蟲，拚（芳煩反）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乃旦反），予又集于蓼（音了）。

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毖，慎。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王氏曰：蜂□辛螫）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小鳥也。拚，飛貌。鳥，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為鵰，故古語曰鷦鷯生鵰。言始小而終大也。（山陰陸氏曰：說苑云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可謂至精密矣，以麻紩之如□□□化而為鵰。○爾雅曰：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蓼，辛苦之物也。○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荓蜂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事也。（眉山蘇氏曰：成王始信管蔡而疑周公，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而謹後

患也。○朱子曰：蜂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矣。信其為桃蟲，及其拚飛則維鳥矣。此比信二叔，則其始如此也。○安成劉氏曰：朱子以此詩作於成王免喪之後，則是武王崩後之二年也。按書周公居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則是武王方崩，流言即興，周公避而居東。二年之秋，天有雷風之變，於是王迎周公歸。明年免喪朝廟而作此四詩，之序也。故篇次也第有之序也故此）然我方幼沖，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羣臣奈何捨我而弗助哉。

小毖一章八句

蘇氏曰：小毖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矣。（安成劉氏曰：謹之於小者，即謹之於始也，即所謂訪落之意也。懲之於蜂為小而慎之，則其後無辛螫之患矣；不信其為桃蟲之小，則其後無拚飛大鳥之患矣。名篇者特於毖字上加一小字，其意深矣。）

載芟（所銜反）載柞（側百反，叶側各反），其耕澤澤（音釋，叶徒洛反）。

賦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曹氏曰：秋官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除草曰芟，除木曰柞。○華谷嚴氏曰：澤澤，解散也。○華谷嚴氏曰：以耒耜解散其土也。）澤澤，解散也。（釋文）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之忍反）。

耘，去苗間草也。（劉氏曰：除草以為根也。○朱子曰：耘是除草以壅苗根也。）隰，為田之處也。畛，田畔也。（華谷嚴氏曰：畛，田畔也。○王氏曰：言其多也。○耦並耕也。○安成劉氏曰：第二節言治田之事也。）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他感反）其饁（于輒反）。思媚

其婦有依其士叶音以有略其耜叶養里反俶載南畝叶滿委反

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三山李氏曰亞伯之次也旅衆子弟也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彊予任甿者也孔氏曰謂其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一夫之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者鄭氏曰閒民謂無常職轉移為人執事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華谷嚴氏曰言衆力競勸無游民也

嗿衆飲食聲也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三山李氏曰婦人不行饁夫則順其勞而婦亦依其婦知愛其婦婦不饁則夫無以耕夫不耕則婦何以養依其夫見有和樂之風焉○華谷嚴氏曰略利也曹氏曰耜耒首金也深入土也俶始載事也曹氏曰前曰其耕澤澤釋土也今曰俶載南畝則將種矣○安成劉氏曰第三節言男女長幼齊力於始耕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

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曹氏曰百穀之性各有所宜而水旱燥濕不可預料故播之以為備也○安成劉氏曰第四節言苗生也

驛驛其達叶佗悅反有厭其傑

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安成劉氏曰第五節言苗生之盛也

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表驕反

緜緜詳密也麃耘也臨川王氏曰前曰千耦其耘今曰緜緜其麃則既苗而耘也既苗而耘則以除草也○華谷嚴氏曰除地上之草也既耕而言耘是除土中之草根也既苗而言麃是除苗間之草也○安成劉氏曰第六節言耘苗也

載穫濟濟子禮反有實其積叶子賜反萬億及秭叶將里反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濟濟人衆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新安胡氏曰酒正供五齊三酒以洽百禮○臨川王氏曰以洽百禮言祭祀賓客之禮無所不洽也○安成劉氏曰第七節言收成之多以供祭祀以奉畀祖妣而行之故祭祀則可遠

有飶蒲即反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飶芬香也未詳何物曹氏曰飶芬芳之氣也胡考猶壽考也孔氏曰胡考老也○三山李氏曰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安成劉氏曰第八節又言可以待賓養老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叶經天反振古如茲音無韻未詳

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永嘉陳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是如上文之所謂也○華谷○安成劉氏曰第九節言田事之所由來者遠則追矣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安成劉氏曰朱子既辨此詩無祈田之意又以豐年之序所謂秋冬報者為誤矣而又謂此詩以

（之用當與豐年不殊蓋據此篇第七節而言也然則此詩所謂爲酒醴畀祖妣其亦秋成之際薦新於宗廟而歌之也〇安成劉氏曰此與良耜二詩詞不見有祈報之意不過閔其勤勞之等序其詩詠之情論與禾黍茂盛收穫之富成爲酒醴以祀祖妣而爲其家胡考之光寧或寓百室盈婦子寧殺犉牡以祭以詩比皆田家勤勞安速之事高非告神之樂歌也豈與七月篇矣信南山甫田大田等詩同一歌詠其事以寓其鼓舞神化之道而堅其樂事尤功之心也邪若拘拘於祈報則感發之意微矣）

畟畟（楚側反）良耜（叶里反）俶（尺叔反）載南畝（叶滿委反）

賦也。畟畟，嚴利也。（孔氏曰是刃利之狀〇安成劉氏曰第一節言始耕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

說見前篇（〇安成劉氏曰第二節言苗生也）

或來瞻女（音汝）載筐及筥（居呂反）其饟（式亮反）伊黍

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筐筥，饟具也。（三山李氏曰此言婦子行饁之器與所盛之物也廬陵彭氏曰其饟伊黍無寸味也〇安成劉氏曰第三節言饁田也）

其笠伊糾（叶吉了反）其鎛（音博）斯趙（徒了反）以薅（呼毛反）荼蓼

糾然，笠之輕舉也。（毛氏曰笠所以禦暑雨）趙，刺（入聲）薅，去（上聲）也。荼，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孔氏曰田有原有隰故荼處水陸之草）今南方人猶謂蓼爲辣（盧達反）荼，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荼毒也。（廬陵彭氏曰此見其無怠力所以記明民之狀也〇安成劉氏曰第四節言耘苗也）

荼蓼朽止，黍稷茂（叶莫口反）止

毒草朽則土熱而苗盛。（安成劉氏曰第五節言苗盛也）

穫之挃挃（珍栗反）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毗志反）如櫛（側瑟反）以開百室

挃挃，穫聲也。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也。（鄭氏曰如墉如櫛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近也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也〇安成劉氏曰第六節言收穫之多而廣也）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盈，滿；寧，安也。（三山李氏曰百室既盈婦子於是寧蓋農民勤動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寧其樂也〇安成劉氏曰第七節言其嬉樂也）

殺時犉（如純反）牡，有捄（音求）其角（叶盧谷反）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無韻詳末）

黃牛黑脣曰犉。捄，曲貌。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眉山蘇氏曰以似以續與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〇安成劉氏曰篇末言田事畢而以祭祀也其曰續古之人亦上篇振古如茲之意）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所謂豳頌者，其詳見於豳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疊山謝氏曰聖人之爲詩道其畎畝稼穡之勤而述其終歲倉廩豐盈婦子喜悅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也先言勤勞後言逸樂使勤者可以自[illegible]其）

[illegible]

絲衣其紑，音浮。載弁俅俅。音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乃代反。鼎及鼒，音茲，叶津之反。兕觥其觩，音求。旨酒思柔。不吳音話。不敖，音傲。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紑，潔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服。[illegible] 俅俅，恭順貌。孔氏曰：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illegible] 鼐，大鼎。鼒，小鼎也。[illegible] 思，語辭。柔，和也。吳，譁也。三山李氏曰：大聲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音覓。告潔，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儀，不諠譁，不怠傲，故能得壽考之福。[illegible]

絲衣一章九句

此詩或紑、俅、牛、觩、柔、休並叶基韻，或基、鼒並叶紑韻。

於音烏。鑠式灼反。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居表反。王之造。叶徂侯反。載用有嗣，叶音祠。實維爾公允師。

賦也。於，歎辭。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寵也。蹻蹻，武貌。造，為。載，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師爾。[illegible]已

酌一章八句

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illegible]

樂章與舞人爲節故以詩爲舞也○儀禮燕禮曰若舞則勺注曰勺頌篇也萬舞而奏之所以勸有功也然此詩與賚般音盤皆不用詩中字名篇呂山嶺氏曰方其不可而遵養時晦見其可而後爲之此所以爲酌也○華谷嚴氏曰初則遵養時晦則與時酌其時措之宜也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禮記曰舞莫重於武宿夜注云武曲名王義云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故名焉

綏萬邦屢力反豐年天命匪解佳賣反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昭于天皇以間之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也臨川王氏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而曰屢豐年則其爲武也異乎人之武矣○三山李氏曰武王用兵爲天下除害故召和氣也○左傳僖公十九年衛大旱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曹氏曰今年豐屢應則天之所以眷佑有周周匪解矣然武王之所以此者由得士以爲之用也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也豐城朱氏曰武王之綏萬邦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其屢獲豐年之祥則以人心和於下矣天應於上也所以然者由上天有匪解之命故武王有桓桓之德惟其有是德也故於多士濟濟之盛則保而有之任而用之於四方焉蓋天子以天下爲家者也必有以安定乎四方而後有以克定乎厥家此其德所以上昭于天而遂君天下以代商也詩言於昭于天者二大雅所謂於昭以文王之神言也此所謂於昭以武王之德言也所文王之神昭于天也故詩有維新之命惟武王之德昭于天也故成有代商之命其實武王之德即文王之德而武王之命即文王之命也間字之義未詳傳曰間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華谷嚴氏曰多方云有邦間之此亦頌武王之功慶源輔氏曰綏萬邦若武王之本志也屢豐年者上天之眷應也有是志則有是應先天而天弗違也天命匪解者天命之無厭也桓桓武王者武王之無怠也天命之無厭乃武王之無怠也後天而奉天時也天命武王不則毫髮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此武王之武所成就也是以其德上昭於天而君天下以代乎商也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華谷嚴氏曰解頌新語云武王有其事成王制作於是作詩歌其事以告于武王序以爲講武類禡馬嫁反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音烏繹思

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繹思尋繹而思念也○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臨川王氏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爲諸侯與共天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又以爲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慶源輔氏曰武王之封賞功臣人見其爲武王之恩也自武王之心言之乃是文王功德之在人心而可思繹者則非己之恩也以

是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則庶乎其可矣然則受其封賞者又可以不思繹文王之德哉時周之命集傳以爲凡此言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者是矣此又提起來說以興起人心也大封功臣于物而歌此詩其言只止於此而都不及車服以錫予之物蓋以是爲重而不以物爲重也

賚一章六句

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爲大封於廟之詩說同上篇安成劉氏曰大武作於武王崩後此頌爲武樂第二章故詩中皆述武王封賞之意而推本文王之德朱傳所謂頌文武之功亦若大武首章兼頌文武之德也與

於音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吐果反山喬嶽允猶翕許及反河敷天之下裒蒲侯反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嶞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爲暴也裒聚也對答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耳黄氏曰得天下必告于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下於堯猶必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況武王革命之初乎故此詩首末皆言是周之受命也以安成劉氏曰上四句言巡守而祭告河嶽之事也下三句言巡守而朝會諸侯之事也

般音盤一章七句

般義未詳曹氏曰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殳殳所以旋也今名篇曰般取盤旋之義巡守而過乎四岳所謂盤旋也○眉山蘇氏曰般遊也○華谷嚴氏曰朱傳以爲賚般皆大武篇中之一章又以酌賚般名篇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耳然則酌與賚般一體亦大武篇中之一章歟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九

詩傳大全卷之二十

魯頌四之四

魯少(去聲)皡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知丈反)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襲慶府今兖州府東平府今東平州海州今海州密州今高密縣沂州今沂州並隸山東)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新安王氏曰魯頌皆以美其君於宗廟假頌其詩以用以燕樂此頌之變也○問頌是告於神明魯頌中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僖公豈有是事朱子曰是頌詩之詞耳○華谷嚴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周之衰也風變而雅頌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莊信惠至襄而魯乃有頌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於變頌之變甚於亡也)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孔氏曰從周公數之故為十九世)今無所考獨閟宮一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孔氏曰雖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又曰頌咏魯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曹氏曰今以其體觀之分章斷句實國風之流耳)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與同)也況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朱子曰著之於篇所以見其僭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猶是意也削之則沒其實矣蓋其文予之而實則不予也○考索曰亦如有淫亂之詩使後世有見其非耳非謂其言之當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眉山蘇氏曰春秋之際大國有變風宋魯獨無風者有頌○鄭氏云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是以天子巡狩不陳其詩所以禮之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駉駉(古熒反)牡馬(叶滿補反)在坰(古熒反)之野(叶上與反)薄言駉者(叶章與反)有驈(戶橘反)有皇有驪(力知反)有黃以車彭彭(叶鋪郎反)思無疆思馬斯臧

賦也駉駉腹幹肥張貌(幹馬脅也)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嚴氏曰公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驪馬白跨曰驈(孔氏曰驪黑色跨髀間也跨者所跨據之處)黃白曰皇(孔氏曰黃而微白色雜名皇)純黑曰驪(孔氏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孔氏曰騂者赤色謂黃而微赤者也)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慶源輔氏曰僖公當作魯侯前云唯閟宮篇為僖公之詩餘則無所考則不應於此定以為僖公也夫人立心既遠則所成弘厚大凡富庶之事率非輕易浮淺者之所能致)故美之曰

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藍田呂氏曰僖公脩政以誠心抒之後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馬之所以盛才作徂者其效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段氏曰苟思馬而馬善則凡其思慮之所及者無不善矣○雅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無疆思馬斯臧此之謂也○安成劉氏曰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騋而牝者有三千之衆美僖公之馬則言其駉而牡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各極其盛而言皆以見其國之殷富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予)薄言駉者有騅(音隹)有駓(符悲反)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於丕反)思無期思馬斯才(叶前西反)

賦也。蒼白雜毛曰騅(孔氏曰雜毛是二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言雜毛也)黃白雜毛曰駓(孔氏曰今桃華馬也)赤黃

曰騂(孔氏曰周人尚赤而牡用騂是騂為純赤言赤黃若謂其赤而黃其色鮮明者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青黑曰騏(孔氏曰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伾伾有力也。無期猶無疆也。才，材力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予)薄言駉者有驒(徒河反)有駱有駵(音留)有雒以車繹繹(叶弋灼反)思無斁(叶弋灼反)思馬斯作

賦也。青驪驎(良忍反)曰驒。色有深淺，斑駁(北角反)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力輒反)曰駱。赤身黑鬣曰駵(孔氏曰鬣馬鬣也駵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騂馬故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音洛)繹繹，不絕貌。斁，厭也。作，奮起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予)薄言駉者有駰(音因)有騢(音遐，叶洪孤反)有驔(音簟)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叶祥余反)思馬斯徂

賦也。陰白雜毛曰駰。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毛曰騢(孔氏曰彤赤也今赭黃馬也)豪骭(音旰，去聲)曰驔，毫在骭而白也(孔氏曰骭脛也膝下之名蓋)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孔氏曰爾雅一目白曰瞷二目白曰魚)祛祛，彊健也。徂，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朱子曰如正風雅頌等語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刺淫等詩可以使人知戒懼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便知得此心不可如此所以讀詩者便思無邪也蓋詩之功用如此又曰所謂得情性之正者情性是貼思字正是貼無邪字此乃做時文相似)然其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

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廬陵彭氏曰夫子教人學詩之法思無邪一言乃學者之經要也○安成劉氏曰詩之為教無非欲人得其情性之正然詩經而拈其要以示人則事思無邪之語既明白簡切而足明各詩之直指又通于上下而足該衆詩之全體比於其他詩詞則多微發而或不能明白簡切各言一事而或不能通于上下故夫子獨稱思無邪之一言以示學詩者守約施博之道誠意正心之方也)蘇氏曰：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蒲必反)有駜駜彼乘(繩證反)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叶謨郎反)

振振鷺，鷺于下。叶後五反 鼓咽咽，烏玄反 醉言舞。于胥樂兮。音洛

興也。駜，馬肥彊貌。明明，辨治也。廬陵歐陽氏曰：明明，修明其職也。振振，羣飛貌。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或曰：鷺亦興也。毛氏曰：鷺，興絜白之士也。○廬陵歐陽氏曰：取其潔白集有威儀也。○鄭氏曰：絜白之士集于朝，君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安成劉氏曰：此為燕飲之詩，唯卒章自今以始以下，則頌禱之辭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曹氏曰：上章醉言舞，以樂成之也。此章醉言歸，以禮節之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呼縣反 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叶羽已反 君子有穀，詒孫子。叶獎里反 于胥樂兮。

興也。青驪曰駽。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曹氏曰：君民如此，治道得矣，復何為哉？若自此年穀常登，子孫相承，力於為善，則無[illegible]之懷也。或曰：祿也。貽，遺去聲也。眉山蘇氏曰：君富且有後也。其頌禱之辭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慶源輔氏曰：駜彼乘黃，恐是指來朝者所乘之馬，故因以起興。在公明明，所謂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也。自今以始，歲其有，為庶民之慮切矣。君子有穀，詒孫子，為後世之慮遠矣。此可謂善頌善禱矣。

思樂音洛 泮音判 水，薄采其芹。其斤反 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叶其斤反 其旂茷茷，蒲害反 鸞聲噦噦。呼會反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毛氏曰：天子辟廱，諸侯泮宮。○鄭氏曰：辟廱者，築土壅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泮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芹，水菜也。本草曰：水靳，一名水英，可作菹，味甘。戾，至也。茷茷，飛揚也。噦噦，和也。三山李氏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人無長幼，皆從公而往，以見人人從公之樂也。又曰：如漢明帝臨辟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安成劉氏曰：首章本其始而言魯侯與其衆至泮宮也。三章以後，狀後言頌禱之事。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反 其馬蹻蹻，其音昭昭。叶之繞反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貌。色，和顏色也。慶源輔氏曰：其音昭昭，集傳追此一句解，鄭氏謂僖公之德音者是也，故下面說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以見善於教人，載色載笑。王氏以為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亦是也。○黃氏曰：魯人非樂乎泮水也，樂乎僖公之貌，而人才所謂以長育成就也。芹藻微物也，而樂之，有所樂者在公，公而寓於芹藻也。樂心一生，則鳥可已，見其旂則樂其茷茷，聞其鸞則樂其噦噦，見其馬則樂其蹻蹻，人之樂之也如此。僖公何以得此於魯人哉？載色載笑，即之也溫，然伊教。僖德音詩，僖公之育才可見矣。○安成劉氏曰：二章言魯侯至泮而和其笑語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叶莫九反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叶魯吼反 順彼長道，叶徒吼反 屈此群醜。

賦其事以起興也。茆，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

……本草序曰……四月後……名……

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可以順長道而服群衆……也。

長也。遠……川……王氏曰：順從君子之……川……服此魯國之群衆也。慶源輔氏曰：前祈其壽考，矣……群醜，雖言群衆，使已合……其功業亦可……

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劉氏曰：三章頌魯侯享壽考而……君道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假音格。祜，叶侯五反。

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三山李氏曰：內能慎其明……德外能慎其威儀，表裏盡善。此民所以則之也。○曹氏曰：德，……文也。……此所謂允文也。……所謂允武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專頌魯侯之德……以自求多福……

君德之備也。○安成劉氏曰：四章頌其德，德之化其民孝，其祖以享福祥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蒲北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叶況壁反。淑問如皋陶，叶音遙。在泮獻囚。

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孔氏曰：馘者，臨陣格殺之而取其左耳也。所獲者是不服之人，須以武臣之力殺取其耳。……武臣如虎者獻之。所……而斷其罪……故……如皋陶之……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禮記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王制注曰：釋菜奠幣……以訊馘告。○安成劉氏曰：司馬公曰：受成，獻所生獲，斷所獲……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則勇……所不為矣。故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

一功。○三山李氏曰：古者學校之制，不特養才，在此飲酒在此，受成在此，獻馘在此，則學校所以為之教化之本……。慶源輔氏曰：序以為修泮宮，……詩人為頌禱之辭耳。殊不知修泮宮者，亦不過以是章為……頌修其……。故此又恐魯不……淮夷……之則……使……泮宮之詩……此……其……事，淮夷也。○既安服……以此終乃獲淮夷……因泮宮……魯侯與群臣……故云……其……有……以……獻功於學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叶尼心反。烝烝皇皇，不吳不揚。吳，音話。不告于訩，音凶。在泮獻功。

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逷也。東南，謂淮夷也。釋文曰：狄，遠也。○臨川王氏曰：……孔氏曰：淮夷在魯之東南……遠……而已。……故詩人頌其君至於狄彼東南……

而後可以無思……於……烝烝皇皇，盛也。曹氏曰：其進而向敵也，烝烝然……然其……合而大之……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訩，師克而和，不爭功也。鄭氏曰：……二山李氏曰：……泮宮者，治之……事於……之……告……以爭……有……無……以……也……也。又曰：……而……

○角弓其觩，音求。束矢其搜。叶所留反。戎車孔博，徒御無斁。叶弋灼反。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叶宜脚反。式固爾猶，淮夷卒獲。叶黃郭反。

賦也。觩，弓健貌。鄭氏曰：……五十矢為束，或曰百矢也。孔氏曰：荀卿論兵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

左傳所言賜諸侯彤弓一、彤矢百，故又謂束矢當百箇。

搜，矢疾聲也。孔氏曰：其搜然而勁疾。博，廣大也。無數，亦言競勸也。逆，違命也。蓋能審固其謀猶，則淮夷終無不獲矣。

[illegible]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興也。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illegible] 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金，荊揚之金也。[illegible] 前四句興後四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illegible]

泮水八章，章八句。

[illegible]

[illegible]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賦也。閟，深閉也。宮，廟也。侐，清靜也。實實，鞏固也。枚枚，礱密也。[illegible] 以為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于僖公耳。[illegible] 回，邪也。依，猶眷顧也。說見生民篇。先種曰稙，後種曰穉。[illegible] 奄有下國，封於邰也。[illegible] 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種百穀。[illegible]

山李氏曰禹之平水土稷之教稼穡其事雖不同其相終始也非禹平水土雖稷教民稼穡何自而施其功非稷教民稼穡民雖得平治水土民何自食惟前後相成故云纘禹之緒也○安成劉氏曰首章推本僖公所奉閟宮之祀上出於后稷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音泰^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叶上與反^。無貳無虞，上帝臨女^音汝^。敦^都回反^商之旅，克咸厥功^叶古黃反^。王曰叔父^叶扶雨反^，建爾元子^叶獎里反^，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叶扶雨反^。

賦也。翦，斷^音短^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慶源輔氏曰太王未始有翦商之志然王業之成實基於此○雙峯饒氏曰非謂太王有翦商之志也言翦商之業

在武王之時而太王實基王業乃周家王業之所從始爾○潛室陳氏曰太王能與翦商之本不必云基王之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實始之由故曰翦商[illegible]迹所謂實始翦商者猶因王迹之[illegible]而言之過其耳王屆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也。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三山李氏曰長子為元子^啓，開。宇，居也。^慶源輔氏曰[illegible]^

疏無虞上帝臨女一有貳心也憲則便與天為一言不一足以致天之罰能治商之眾皆自上下一德心之功為周室謂則封魯公不以討乃至于以周家討矣○安成劉氏曰此章推言后稷以下所以為周公伯禽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叶獎里反^。龍旂承祀^叶養里反^，六轡耳耳。春秋匪解^音懈叶訖力反^，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虛宜反^，是饗是宜^叶牛何反^。降福既多^叶章移反^，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音汝^。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朱子曰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附於諸侯曰附庸以姓名附於大國之中從父之字類是也○[illegible]孔氏曰周公之封魯地方七百里魯之附庸[illegible]○許氏曰周禮制魯公封地方百里以其土田之法通也故南占地張氏百里以為分土三等皆以[illegible]^

^其山川土田附庸之制多[illegible]而言之也雖有山川附庸在百里之外者其山城郭宮室[illegible]皆是魯之所以錫之山川附庸者也若封[illegible]之內蓋亦其制之外上附庸之里[illegible]之[illegible]百里之上加以七百里者二十五同四十九同為方百里者七十二[illegible]百里其[illegible]也^

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安成劉氏曰閔公名啓方在位二年僖公以閔公在位一十二年^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忒，過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曹氏曰可常言之月為常王建之文僖公雖僭郊禮而猶以能祈承祀不敢全僭天子禮也○明堂位乃曰魯公乘大路載弧^

彌於十有二旒日月之常祀帝于郊則過矣。皇祖。謂群公。安成劉氏曰。上言皇祖在后稷上。則昊指后稷爲皇祖。此言皇祖在周公下。故知是指群公。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言伯禽封魯以至僖公致敬郊廟而獲福也。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叶戶郎反白牡騂剛。犧尊將將。七羊反毛炰薄交反胾側吏反羹。叶盧當反籩豆大房。此下當脫一句。如鍾鼓喤喤之類。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叶祛羊反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賦也。嘗秋祭名。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孔氏曰。楅設於角。衡設於鼻。秋將嘗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孔氏曰。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不毛。不純色也。剛。特也。白牡謂白特。騂剛亦特也。〇安成劉氏曰。不敢使與文武同。故牲用騂。周人所尚之色也。犧素何反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孔氏曰。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腹上畫牛形。又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也。毛炰。周禮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似鹽反湯中瀹肉也。去上聲其毛而炰之也。胾。切肉也。羹。大羹鉶音刑羹也。大羹。大古之羹。湆欽入聲煮肉汁不和。去聲盛平聲之以登。貴其質也。儀禮。設大羹湆于醢北。注云。設之所以尸也。不祭。不嚌。大羹不爲神。非盛者也。故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鉶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音敷如堂房也。孔氏曰。明堂位云。周房俎。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殽烝。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萬舞名。震騰驚動也。曹氏曰。不虧如日常盈。不崩如山常固。不震如地常靜。不騰如水常平。自俾爾熾而昌以下。皆頌辭。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華谷嚴氏曰。有壽考之三卿爲朋。文皆如岡陵之固。祝其君臣同慶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爲三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言僖公致敬宗廟而祝願其獲福壽也。

○公車千乘。繩證反。叶神陵反朱英綠縢。徒登反二矛重直龍反弓。叶姑弘反公徒三萬。貝冑朱綅。息廉反。叶息稜反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叶方未反黃髮台背。叶蒲寐反耆與試。俾爾昌而大。叶特計反俾爾耆而艾。吾蓋反。叶五計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叶暇憩反

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音箕也。三山李氏曰。按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則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若以孟子所言周公封魯地方百里。則無緣有千乘。司馬法之言不足信也。包氏註論語以爲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通許萬井。則魯地百里當有千乘矣。合從包氏說。〇安成劉氏曰。王制謂公侯之田皆方百里。以武成列爵分土之說推之。與王制合。是魯當有百里之土田明矣。而古者以田賦出兵。按司馬法及小司徒之說推之。則成方十里爲田百井。出車一乘。每乘馬四疋。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

外牛十二頭駕重車在後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合二十五人也同方百里爲田萬井止出車百乘指十同爲十萬井始得出車千乘其十萬井則方三萬一千六百井餘一萬八千四百有奇爲方二百十六里有奇然其里數增多不合於侯封百里之制故李氏以爲當從包氏之說雖與傳不合然朱子注孟子千乘之國亦嘗以爲地方百里出車千乘矣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也安成劉氏曰縢如縢之縢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爲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爲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爲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華谷嚴氏曰魯

頌多夸大之詞曰千乘曰三萬不必求其數之盡合也貝冑貝飾冑也朱綅所以綴也孔氏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冑謂兜鍪凡飾說文云綅綫也朱綅亦綫也謂以朱綫綴甲增增衆也戎西戎狄北狄膺當也荊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懲艾承禦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孔氏曰僖四年公會齊侯等伐楚楚一名荊舒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荊舒其伐戎狄則無文○三山李氏曰僖公能服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詞則如此必不如其服淮夷也蓋頌之例○安成劉氏曰荊者楚之本號蓋以荊山而得名春秋莊公十年以荊稱楚僖公元年乃稱楚書荊以正其夷狄之號至僖公元年乃以楚稱公從齊伐楚盟于召陵而詩人之詞有美讀者當不以詞害意而祝其昌大壽考也壽胥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爲公用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爲用也昔氏

門光壽者相與試用而不特三壽作朋而已所用皆老成人也○考索曰此時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所用後用公之字與夫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考索之頌之詞則是僖公果萬有千歲乎○華谷嚴氏曰萬有千歲猶曰千歲萬歲也○安成劉氏曰此章承廟享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也

泰山巖巖叶魚枚反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叶卜工反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孔氏曰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陰則齊其陽則魯禹貢曰海岱惟青州泰山郡博縣北有泰山○一山有龜山有蒙山○以魯爲二山名蒙山在魯之東蒙主是魯之北有龜山故言奄有龜蒙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曹氏曰魯之東南有者東來會盟莫敢不率從

而曾從也○安成劉氏曰此亦承上章以祀周公之意而言謂公治其境內以服遠方也遂荒以下則望公以開疆闢土之事

保有鳧繹叶弋灼反遂荒徐宅叶達各反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叶莫博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賦也鳧繹二山名三山李氏曰鳧山在兗州鄒縣西南二十二里繹山在鄒縣東南二十二里宅居也謂徐國也諸應辭若順也○泰山龜蒙鳧繹魯之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濮氏曰○王氏曰言其所有則曰保有其地而言也泰山曰所詹龜蒙曰奄有鳧繹曰保有以安成劉氏曰海邦南及于蠻貊皆以遂荒而致其服從於公也

天錫公純嘏（叶果五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叶滿委反）。宜大夫庶士（叶鉏里反），邦國是有（叶羽已反）。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許田也，魯朝（音潮）宿之邑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曹氏曰：漢地理志，魯有薛縣，而齊孟嘗君食邑於薛，則當先屬魯。〇孔氏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祖莊成王營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朝宿之地。其地近鄭，故鄭易之也。）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安成劉氏曰：僖公娶齊女，姜姓，曰聲姜。莊公風姓，曰成風，為莊公之妾，薨於文公四年。）閔公八歲被弒，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安成劉氏曰：閔公在位二年，為慶父所弒。其母叔姜，莊公夫人哀姜之娣也。）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為僖公無疑也。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眉山蘇氏曰：願公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〇安成劉氏曰：此章稱頌禱僖公享壽富康寧之福，有夫妻子母之樂，皆永保宗祭祀，獲福之意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叶逋莫反）。是斷（音短）是度（待洛反），是尋是尺（叶尺約反）。松桷（音角）有舄（叶七約反），路寢孔碩（叶常約反）。新廟奕奕（叶弋灼反），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叶同上），萬民是若。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廬陵羅氏曰：地理志，徂來亦曰尤來，在兗州乾封縣。新甫山在汶陽縣。）八尺曰尋。舄，大貌。路寢，正寢也。（安成劉氏曰：路亦訓大。）新廟，僖公所修之廟。（安成劉氏曰：即前所謂閟宮也。）奚斯，公子魚也。作者，教護屬（音燭）功課章程也。（孔氏曰：公子魚為之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工役，課其章程。）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本其所以作見頌者言之。取木於二山，斷而度之，或長或短，而松之為桷者猶舄然而大，則其為梁為柱者可知。既成廟後之正寢，又甚宏大，則僖公所修之廟大矣。又言其教護魯功，董其工役之人，而曰此實奚斯所作，其制度甚長且大，以副萬民之望也。有所興作，而不順民心，則興怨讟矣，安能致彼如斯之頌禱哉。〇安成劉氏曰：此章復言修寢之事，與篇首兩句之意相首尾也。）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脫一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新安胡氏曰：竊謂閟宮是依倣殷武而作。殷武首言高宗伐荊楚，亦言伐淮夷徐方，及於壽考且寧，遂終之以作寢廟。朱子以廟中之寢所以安高宗之神陪之矣。閟宮首序公公家世俟及承哭祀壞夷伐復頌吉極泮其壽考作書結之以作新廟，與殷武如出一手。特殷武前而罠闕宮泰而參耳，故朱子於殷武之未詔與與宮卒章文忘昭同但先需周上詩服涅克穽頌等事春敘於不義皆不能無疑故黃氏以為來然之期望朱子以為頌禱之辭也（晉山蘇氏曰詩人頌僖公上為神之所福為國人之所安外為鄭陪之所費而修舊起發台其寢廟以爛萬民之所堂也亡定寺陳氏曰僖公修閟宮以其新修故又曰新囊而路寢即廟中之正寢也毛鄉以閟宮為奚頌鄭者園非毛又以新廟為閟公廟者非是也。）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考索曰：駉詩言牧馬之事。）

有駜言君臣安然。泮水言其脩泮宮服淮夷所褒之事猶為可褒也。至於閟宮則致譽失真。且如言姜嫄后稷至於文武與夫郊天之祭。魯以諸侯而乃僭擬以示誇耀。不亦過乎。○臨川王氏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為嚴。盛德故也。魯頌之詞侈。侈所以為夸。德不足故也。

商頌四之五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孔氏曰。契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曰子而封於商。從契至湯為十四世也。○釋文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名。湯有天下遂以為國名。○安成劉氏曰。湯後九世至大戊而商道興。廟號中宗。大戊後十三世至武丁。商道復興。廟號高宗。武丁再傳而至祖甲。所謂三宗迭興也。蓋商人宗之。皆為百世不遷之廟。故周公作無逸歷舉言之。但祖甲親盡之廟遂以國亡。故未有宗號也歟。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脩其禮樂以奉商後。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殷墟。封微子於宋。及武庚叛。成王殺之。始即微子已封之宋建之為上公以奉湯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音孟豬之野。孔氏曰。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孟豬也。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孔氏曰。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兄弟同世外。是七世至戴公也。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也。孔氏曰。正考甫生孔父嘉。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周用六代之樂。故有商頌。○問商頌恐是宋作。朱子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安有

[illegible]以[illegible]多於周[illegible]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illegible]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自是奧古。非宋人所能作。○鄭氏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為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不陳其詩。

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應天府今改歸德州。隸河南。亳州今亳縣。屬直隸鳳陽府潁州。○曹氏曰。契封商。今上雒商是也。至湯凡八遷。徙居亳。從先王居。帝嚳嘗都也。湯十九世至盤庚。其間又五遷。後居河南亳殷。即湯故都。故後世或稱商。或稱殷。或兼稱殷商。

猗於宜反與音余那與。置我鞉音桃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賦也。猗歎詞。那多。○臨川王氏曰。美商之祭數而多之也。曹氏曰。言其美之不足。故甚數而歎之也。置陳也。廬陵歐陽氏曰。陳鞉與鼓。書曰。下管鼗鼓。蓋虞夏以來舊物常用之。簡簡和大也。衎苦旦反樂也。烈祖湯也。毛氏曰。有功烈之祖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音狄蕩其聲。樂三闋苦穴反。然後出迎牲。即此是也。禮記郊特牲注曰。滌蕩猶搖動也。○安成劉氏曰。凡聲陽也。疏曰。樂由陽來。商人祭祀尚聲。所以先求諸陽者也。舊說以此為祀成湯之樂也。

湯孫奏假音格。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叶於巾反。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音烏赫湯孫叶思倫反。穆穆厥聲。

湯孫主祀之時王也。廬陵歐陽氏曰。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為湯孫。但不知所作者何王耳。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也。綏安也。思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側皆反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去聲

聲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孔氏曰所思五事先思居處後
思樂嗜者先粗而後精自外而入內也○建安何氏曰慕容氏云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往而不反非有實
也夫豈形體之所能交哉思之所至足以通之矣齊之三日思之至雖親之不可見者如見其存微之顯誠
之不可揜也如此○朱子曰見所爲齊者思之熟若見其所爲齊之親也祭之日入室僾愛音
然必有見乎其位孔氏曰如入室初入廟室髣髴見也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旋
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孔氏曰孝子薦俎酌獻行步周旋交出戶當此時必
有悚息肅肅然如聞舉動容止之聲也出戶而聽愾開代反然必有聞乎其
歎息之聲朱子曰祭既畢孝子出戶而聽也○建安何氏曰馬氏云僾然言其貌肅然言其容愾
然言其氣也輔氏云既曰必有又僾然肅然愾然蓋誠之不可揜也曰此之謂思成蘇氏
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說近是蓋齊而

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華谷嚴氏曰若神不來格則所思不遂今
神明來格是安我所思而成之人也以鄭注頗有脫誤今正之慶源輔氏曰商人尚
聲於此可見我思成又見其尚思淵淵深遠也嘒嘒呼惠反清亮也磬玉
磬也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孔氏曰磬非樂之主而云依我磬聲明此異於
常磬非石磬也○張子曰玉磬之聲最和平皆可以養心其聲一定始終如一無隆殺也○臨川王氏曰依我
磬聲言與堂上之樂諧也穆穆美也嚴氏曰於盛矣湯孫此樂之美其聲也○安成劉氏曰既言管
聲又言磬聲又言穆穆厥聲盛稱聲率見商人之尚聲連叶三聲字又見商人之質也○慶源輔氏曰穆穆厥
聲爾是言樂言於赫哉之湯孫其樂聲甚美也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庸鏞通毛氏曰大鍾曰庸斁斁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濮氏曰周

二人之執籥秉翟者文舞也朱干玉戚者武舞也萬舞二舞之總也故邶風有公庭萬舞魯頌有萬舞洋洋春
秋楚子元有振萬蓋萬王樂也諸侯卿大夫士所得同用之特自八以下佾數有差等耳今言萬舞有奕王謂
文武迭用而有序豈天下未爲周而是舞之名已見於前代乎蓋上文言鞉鼓管籥作
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
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于庭而祀事畢矣安成劉氏曰周制宗
廟九獻之禮尸未入前王祼以降神一獻也后亞祼二獻也尸入薦血腥王酌醴齊以獻所謂朝踐三獻也后亞
獻四獻也后薦饋食王酌盎齊以獻所謂饋食五獻也后亞獻六獻也
尸乃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七獻也后更酌饋食之醍齊以亞酳所謂再獻八獻也
諸臣爲賓者之一獻凡九也若爲之九獻而有考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
夷悅也亦不夷懌乎言皆悅懌也豐城朱氏曰奏假我思成始而入

同同樂以致其孝格之實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然而學同周人而及其細聲之美也至於鐘鼓之聲然而
而康也萬舞之大也作有文也其精微有以感乎神而康寧在作和與不異懼者矣猶言承客者尊之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國語
注馬父魯大夫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
昔昔曰先民慶源輔氏曰馬父解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深得其旨可以訓便見得微是可徵
見成始成終之意○國語注曰有作言先聖人所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言創之於己乃云受之於先古也此
其不敢專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

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安成劉氏曰此詩章首兩以湯孫間稱於聲樂之間者所以重嘆其樂之美所謂尚聲者然也章末結之以湯孫之將者又所以備見其禮之至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孔氏曰魯語注云名頌頌之美者考父恐其舛繆故就太師校之）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云云即此詩也（廬陵羅氏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候五反）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賦也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安成劉氏曰頌詩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而皆自歌工以尊達主祭者之意也歌工自己身而指主祭者則曰先祖之身而指主祭者則曰湯孫自主祭者之身而言則曰我曰予立言雖殊所指之人則一也上篇所稱亦然也又如周頌雝詩既稱天子則因自歌工之身而指主祭者矣下文又稱孝子亦若此詩稱湯孫也又稱予稱我若此詩稱予我也）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華谷嚴氏曰祖傳亡言烈祖而云嗟嗟以商尚聲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文矣近於）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爾今王之所而脩其祭祀如下所云也（東萊呂氏曰烈祖所言湯慶及無窮今方於爾之所其後將未艾也所謂申錫無疆豐城朱氏曰成湯以盛德而受天命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窮爾後人所以得入烈祖之廟以奉烈祖之祭者是即其福之所及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

既載清酤（叶侯五反）賚我思成（叶音常）亦有和羹（叶音郎）既戒既平（叶音旁）鬷（音總中庸作奏今從之）假（音格）無言（叶音昂）時靡有爭（叶音章）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酤酒（曹氏曰清酒冬釀夏成）賚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節也（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也○曹氏曰鉶羹也）戒夙戒也平猶和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音訂）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朱子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皆曰羹定鄭氏曰定猶熟也○東萊呂氏曰不致芳實故以羹定為速賓之節清酤和羹皆言祭之始也）禮定即戒平之謂也鬷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鬷耳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慶源輔氏曰先酒而後羹亦其序也○無言則是肅敬之無爭則是齊一也○豐城朱氏曰嘏之清者未有以將之方其誠而在人之時也至於羹定則為神已與我之時也既戒既平言其誠意之存於人物也無言無爭誠意之存於人物也）言其載清酤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也（廬陵彭氏曰上言既載清酤而清酤下文亦有和羹乃是其陳祭時酒與羹兩舉而總無喧譁又不得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敬而動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耇之福也）

約軝（祈支反）錯衡（叶戶郎反）八鸞鶬鶬（七羊反）以假（音格）以享（叶虛良反）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格）來饗（叶虛良反）降福無疆

約軝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鶬見載見篇（鄭氏曰約軝轂飾也鶬在鑣四馬八鸞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錯衡之車為馬其鸞聲鶬鶬然○安成劉氏曰采芑作八鸞瑲瑲此作鶬鶬字雖不同皆言其聲也）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于祖宗之廟也（八慶源輔氏曰約軝錯衡鸞鶬總言助祭之衛）

諸侯助則孝言先代之後月亦其序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旣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曹氏曰諸侯助祭者如此是我之受命大得天人之助也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所謂得人也降康豐年所謂得天也東萊呂氏曰豐年穰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享，新安胡氏曰歐陽氏云上言以享者謂諸侯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享也假來假其義亦然以則降福無疆矣。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說見前篇。[illegible]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illegible]

[illegible]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賦也。玄鳥，鳦烏拔反也。孔氏曰燕色玄故又名玄鳥玄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息容反氏女簡狄祈于郊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爲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孔氏曰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禖記其所祈之時故言天命玄鳥玄鳥來而謂之降若重之若自天來然華谷嚴氏曰契封於商後因以爲一代之號言生商謂生契也生契所以生商也○史記殷本紀曰玄鳥翔水遺卵娀簡狄取而吞之三代世表曰契稷之父皆黃帝子孫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若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何無父而生乎故詩人美契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矣稷詩曰厥初生民

芒芒，大貌。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曹氏曰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曰吾甚武自號曰武王故此稱爲武王湯也正，治也。域，封境也。正眉山蘇氏曰正域於四方之諸侯始受命也○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安成劉氏曰此詩推本商人之生於玄鳥以及湯之有天下此詩推本追敘商契之生以及武丁[illegible]

集傳此詩人於契與湯所以然其字矣而無與辭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叶羽已反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叶養里反在武丁孫子。叶奬里反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華谷嚴氏曰域彼四方則九州在其中矣天命湯以四方爲[illegible]武丁，高宗也。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廬陵歐陽氏曰武丁孫子謂武丁之孫子也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音升龍旂十乘，繩證反大糦昌志反是承。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華谷嚴氏曰龍旂十乘舉諸侯之尊者言之耳大糦，黍稷也。承，奉也。○

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豐城朱氏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則諸侯之受命於商王者固非止於一國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則商王之受命於天者亦非止於一世也惟其世世受命而不危殆故至於武丁孫子猶得以賴其福焉惟武丁孫子肯湯號而有天下者其武無所不勝故諸侯莫不來共車馬奉是黍稷以助祭於商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叶虎洧反

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華谷嚴氏曰京師諸夏之本王圻之內人心安止則四海之大皆在綏理之內也

四海來假音格下同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叶牛何反百禄是何叶音何如字

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鄭氏曰百祿是何謂擔負天之多福春秋傳作荷上聲○華谷嚴氏曰章末總美[illegible]之命無有不宜能負荷天之百祿[illegible]後世[illegible]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絶句[illegible]外大國是疆[illegible]幅隕音員既長有娀息容反方將帝立子生商上方蓋用此語

賦也濬深哲知三山李氏曰王肅書所謂睿哲文明也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員謂周也華谷嚴氏曰自其直方言之曰幅自其周圍言之曰員有娀契之母家也朱子曰舊說有娀國[illegible]將大也[illegible]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illegible]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爲中國之竟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爲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illegible]

○玄王桓撥叶必烈反受小國是達叶他悅反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叶方月反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孔氏曰[illegible]

王不窋。韋昭注。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是其爲王之祖。故呼王。非號王也。○廬陵歐陽氏曰。書稱格王寧王。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顧玄者深微之稱。老氏言玄之又玄是也。不必爲黑也。桓武。撥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孔氏曰。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截整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慶源輔氏曰。契爲司徒。相土已有武之事。然文武乃君之德。既封爲雲君。則是當有武德也。撥即撥亂之撥。乃武德之大也。既有武德。又能撥亂以爲治。則其所受之國。隨其大小。而無所不宜。又能循禮法。無或過越。則其民之所式。若無有不備矣。宜其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也。至于其孫相土之時。商益以大。四方諸侯率皆歸之。而極于海外之東。不截然齊整也。此章又言契及相土之時。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反昭假音格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猶生也。遲遲久也。祇音支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孔氏曰。謂九圍爲九州者。蓋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若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華谷嚴氏曰。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向。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成。天命至此集。天人適相符合也。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子兮反升。廬陵彭氏曰。聖敬日躋。即至誠無息也。○華谷嚴氏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功。文王之純亦不已也。○朱子曰。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一箇修飭底人。又曰。成湯之聖。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爲法於九州也。慶源輔氏曰。聖敬云者。言湯之一敬。乃聖人之敬也。無一毫虧缺。無一息斷。故能昭假于天。與天爲一也。以此觀之。則敬之一字。乃入聖之門。而學者成始成終之道。可見矣。

○受小球音求大球。爲下國綴張衛反旒音流。何音賀天之休。不競不絿音求。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由反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曹氏曰。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美玉也。○周禮典瑞曰。王搢大圭。執鎮圭。注。鎮圭尺二寸。

以四鎮之山爲瑑飾。所以鎮安四方。大圭三尺。杼上終葵首。明無所屈也。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孔氏曰。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斿七斿。是旌旗垂者名爲旒也。言爲天子而爲諸侯所係屬音燭。如旗之縿所銜反爲旒所綴著長略反也。華谷嚴氏曰。詩考云。旗所垂爲旒。縿爲旗身。所以綴旒。何荷。絿緩也。優優寬裕之意。遒聚也。慶源輔氏曰。古之能爲天子受大國小國所執之玉。則爲諸侯所附屬。如旒之與縿然。此皆上帝休美之命使然也。然湯之負荷天休者。非有他也。本其聖敬。只中道上行。更無偏倚。故其爲政不強不弱。不剛不柔。優游寬裕。此固百福之所聚也。

○受小共音恭。叶居勇反大共。爲下國駿音峻厖。莫邦反。叶莫孔反何天之龍。叶丑勇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叶德總反不戁奴版反不竦。小勇反百祿是總。子孔反

賦也。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氏曰：共（音拱上聲）執也，猶小球大球也。（安成劉氏曰：鄭意以小共為所執鎮圭，大共為王所執之大圭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傳曰：駿（音峻）大也。厖，厚也。（華谷嚴氏曰：[illegible]小國大國之共貢，[illegible]之所以大厚天下也。）董氏曰：齊詩作駿駹，謂馬也。（新安胡氏曰：駿駹[illegible]其有力，能荷負事致遠之效[illegible]）龍，寵也。敷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戁，恐。竦，懼也。（慶源輔氏曰：[illegible]）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漢書作遏，[illegible]）苞有三蘖，（五葛反，叶五竭反）莫遂莫達，（叶他悅反）九有有截。韋顧既伐，（叶房越反）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曹氏曰：湯以武定亂，故號武王。三山李氏曰：顏師古云：湯雖秉鉞以伐，為先占云。）曷，遏通。或曰：曷，誰何也。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己姓。（音紀）（孔氏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己姓昆吾、蘇、顧、溫、董，彭姓豕韋，則商滅之。）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段氏曰：截者[illegible]一之謂也。）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illegible]輔氏曰：即所謂載旆秉鉞[illegible]而懼也。此[illegible]不震不動[illegible]行而不相悖，如火烈烈，言其氣勢之盛也。且莫我敢遏，言衆而天下莫能當也。如此[illegible]）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叶獎里反）降予卿士。（叶鉏里反）實維阿衡，（叶戶郎反）實左（音佐）右（又音佑）商王。

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慶源輔氏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分明是指相土之後、成湯以前中衰之時言[illegible]）

（[illegible]）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

配也（張子曰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為祫祭之詩（[illegible]氏曰若以為大禘則不及羣廟之主無由言相土若以為祫於[illegible]乃言湯事特詩末乃及伊尹相湯[illegible]）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定宇陳氏曰此詩頌[illegible]）

撻（他達反）彼殷武奮伐荊楚罙（面規反）入其阻裒（蒲侯反）荊之旅

有截其所湯孫之緒（象呂反）

賦也撻疾貌（曹氏曰言其兵威神速）殷武殷王之武也罙冒裒聚湯孫謂高宗〇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三山李氏曰[illegible]）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慶源輔氏曰撻彼殷武言高宗能[illegible]於用武也奮伐荊楚知所[illegible]也罙入其阻不憚[illegible]勞也[illegible]）

之旅不敝[illegible]也有截其所使之截然亦各居其所也此其所以為高宗之功緒也〇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illegible]）

維女（音汝）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音低）羌莫敢不來享（叶虛良反）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賦也氐羌夷狄國在西方（曹氏曰[illegible]）享獻也世見曰王（孔氏曰[illegible]）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曹氏曰[illegible]）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汝荊楚曷敢不至哉（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

天命多辟（音璧）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直革反）稼穡匪解（音懈叶訖力反）

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謫通〇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曹氏曰[illegible]）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illegible]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言荊楚既平而諸侯

畏服也。[illegible]

[illegible]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illegible] 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國叶越逼反，福叶筆力反）

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illegible]

[illegible]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生叶桑經反）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illegible] 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illegible] 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illegible]

[illegible]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illegible] 是斷是遷，方斲是虔。[illegible] 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illegible]

賦也。景山，山名，商所都也。[illegible] 丸丸，直也。遷，徙。方，正也。虔，亦截也。梴，長貌。旅，衆也。閑，閑然而大也。[illegible] 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illegible]

[illegible]

之後則羣穆繼之者皆祧于其廟高宗祖甲之後則羣昭繼之者皆祧于其廟如周自文王以後羣穆祧于文世室自武王以後羣昭祧于武世室也

然此章與閟宮之卒章文意略同

未詳何謂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安成劉氏曰篇內第三章為五句朱子疑其脫一句則此詩當作四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然此詩與閟宮全篇文意皆有相似者但閟宮為頌僖公修宗廟而作殷武為宗武丁特立廟而作故閟宮所以頌僖公服夷饗享福壽考皆未然之期望而其詩所以頌武丁服夷夏享福壽者皆已然之實事卒章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張子曰商頌之詞粹○嚴氏曰晉謂魯頌之非傳孔氏已言之而商頌後三篇但稱述宗王功德殊不及告祭之意亦自與論二篇異耳豐亦非周頌也而其鋪敘事實全類大雅諸詩每篇而疑因志于之以通典以殷周之詩繇上本有娀妻娣契稷相土公劉古公犬伯王季姜女大任大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賓揚於聲樂之間也

詩傳大全卷之二十

詩經世本古義二十八卷首一卷卷後一卷（一）

（明）何楷撰

明崇禎十四年刻本

詩經世本古義二十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何楷撰。楷有古周易訂詁，已著錄。其論詩專主孟子知人論世之旨。依時代爲次，故名曰世本古義。始於夏少康之世，以公劉七月大田甫田諸篇爲首。終於周敬王之世，以曹風下泉之詩殿焉。計三代有詩之世，凡二十八王，各爲序目於前。又於卷末仿序卦傳例，作屬引一篇，用韻語排比成文，著所以論列之意。考詩序之傳最古，已不能盡得作者名氏。故鄭氏詩譜闕有間焉。三家所述，如關雎出畢公，黍離出伯封之類，茲昧無據，儒者猶疑之弗傳。楷乃於三千年後，鉤棘字句，牽合史傳，以定其名姓時代。如月出篇有舒窈窕兮，舒懮受兮之文，即指以爲夏徵舒。此猶有一字之近也。碩鼠一詩，茲無指實，而指以爲左傳之魏壽餘。此孰見之而孰傳之。以大田爲豳雅，豐年良耜爲豳頌，即屬之於公劉之世。此猶有先儒之舊說也。以草蟲爲南陔，以菁菁者莪爲由儀，以緜蠻爲崇丘。又孰傳之而孰受之。大惑不解，楷之謂乎。然楷學問博通，引援賅洽，凡名物訓詁，一一考證詳明，典據精確，實非宋以來諸儒所可及。譬諸蒐羅七寶，造一不中規矩之巨器，雖百無所用，而毀以取材，則火齊木難，片片皆爲珍物。百餘年來，人人嗤點其書，而究不能廢其書。職是故矣。

詩經世本古義自序

昔者孔子之教天下道不外乎六經而禮樂為王者之事後世必皆各有成書如周禮儀禮之類不容以意為之損益其所手定惟易書詩春秋四者易衍十翼春秋修舊史皆述也而有作焉若書詩第以棄取見義而已易春秋之為書一明理一紀事各自孤行而書詩則兼禮樂而有之是故易體也春秋用也垂書詩以寄禮樂聖人治世之跡所以流露于體用之間者也然以理言則禮樂仍與易為類物之有本末

也以事言則書詩又與春秋為類道之有升降也不明乎此亦未有能讀書誦詩者也夫以書為兼乎禮樂類乎春秋人猶信之若詩則第以道性情一語蔽之足矣將安取此嗟乎詩教失傳莫大于是今夫詩在書中不過諸製之一若五子之歌是也諸製各因一事而作宜不能多而詩則上播諸聲律下形諸諷詠無地而不有詩無人而不可以作詩當孔子之世而古詩存者至三千餘亦云夥矣而所刪存者僅僅止此其所以存之者必有故也繇其所從來者與故

於一體中自以風雅頌為之標別然亦必皆因一事而作則其世固可知也夏商之文獻皆不足矣宋猶存商頌五篇杞無一焉惟周室先祖之詩藏在故府幸不放失聖人以為此二代文獻之猶存者也故取公劉遷豳諸詩以續五子之後取王季文王諸詠以廣商頌之遺其於二代益彬彬矣書斷於穆春秋始于平中間若厲宣幽三王之際皆周室改革之大者而其事跡杳如也舍詩將安所徵之故詩者聯屬書與春秋之際者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亾詩亾

然後春秋作諸儒推測未有得其解者也今以世考之詩亾于下泉正當敬王之時春秋之作適有感是時耳蓋至是而周不復興矣平遷王城敬遷下都愈趨愈下聖人所以投筆而自廢也聖人之刪書也其心猶以王為未足也曰必如帝者斯可矣刪詩則不及帝矣而其大指所在特惓惓屬望于中興曰孰能如夏之少康殷之盤庚武丁者乎故於二代之詩獨有取于三君之世此尤足以見春秋託始乎王之意也若夫典章文物聲容器數之盛散見于詩中者犂

然明備至纖而不可遺至繁而不可亂按之三禮無一不合有王者起特舉而措之耳是又聖人之借詩以存禮樂也蓋昔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不及樂他日又言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而不及書明乎舉詩足以兼書猶之舉禮足以兼樂也其言詩書恒在禮樂之先者以禮樂取諸詩書中而足也後儒視詩太淺索詩太易葢亦思聖人所以廣收約取著之爲經與易書春秋並垂者其立教宜何如精嚴而可輕以里巷謳吟文人詞曲例之乎凡余說詩是不一術先

循之行墨以研其義既證之他經以求其驗既又攷之山川譜系以摭其實既又尋之鳥獸艸木以通其意既又訂之點畫形聲以正其誤既又雜引賦詩斷章以盡其變諸說兼詳而詩中之爲世爲人若禮若樂俱一一躍出於是喜斯文之在茲歎絕學之未墜也當其沉思莫解寢食都忘疑竅將開鬼神如牖亦閱七載手不停披斯已勤矣書成悉依時代爲次名曰世本古義伸子輿氏誦詩論世之指也卷凡二十八與經宿配每篇倣古序體更定小引以冠其前其諸義未安者則附見之章句之後欲使覩者了其巔末有所攷鏡焉挂漏之病知不能無糺繆拾遺以俟來哲

崇禎十有四年歲次辛巳夏四月丁卯古閩何楷書

何氏詩經世本古義序

夫說詩者莫善于孟子孟夫子之言曰故說詩者無以文害詞無以詞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夫子又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逆志則用虛論世則用實然實足以該乎虛世明則其志燦然可覩矣詩人之言則微而其志何嘗欲晦苟使其志寧晦而勿章則詩可無作矣志之難尋而必以意逆之者此斷章取義之詩而非通篇全什之詩也即如孟子所引北山四句亦非全文故云以意逆

之倘若終篇之上下文而盡讀之則其爲人臣之困于行役而歎勞佚之不均者其志何用逆乎愚謂說詩不但欲上下文之貫串即前後篇亦相烙應可以互覩又不但前後數篇即風雅頌之三體亦當渾融而要其一致如此則虛實可以並攝而詩人之志亦可以旁通而要之非論其世不可然則何氏詩經世本古義之作安可少乎孔門說詩有序有傳即後世之爲說爲箋爲疏爲故皆不越乎世亦惟据其篇什而箋注之未聞有純以世爲主而風雅頌隨之者將若觀其譜牒而其祖宗功德之近遠與其爲子若孫之賢不肖具在尺幅中矣因不必隨人而問諱問事也又較子之所云說詩以前後篇之互證與風雅頌之通融者其勢逸有間矣雖然後之學者讀是書而說詩世不必攷志不必逆事省功倍人人受益亦思何氏之所以研窮于此者積有七年之久而始成章者乎名曰古義義即志也何氏曰非我作古乃古人之志也惟古人之志而未竟者何氏爲大暢之始爲全書矣書成則作者之志與述者之志貫通而無憾

而後之學者又可不以何氏之志爲志也耶何氏玄子楷也序之者曹氏學佺也

皆

崇禎庚辰歲之冬月望日

參閱諸公

曹尊生先生 學佺
錢牧齋先生 謙益
范質公先生 景文
方孩未先生 震孺
王東里先生 志道
侯六眞先生 恂
瞿稼軒先生 式耜
彭讓木先生 汝楠
張二無先生 瑋
馮鄴仙先生 元飈
姚石嶺先生 孫棨
黃石齋先生 道周
李括蒼先生 建泰
項水心先生 煜
宋九靑先生 玫
孫魯山先生 晉
吳柳海先生 家周

王光復先生 廷垣
黃東崖先生 景昉
周巢軒先生 鳳翔
金天樞先生 光辰
曹履垣先生 荃
熊脩石先生 呈閶
賀無黨先生 王盛
張西銘先生 溥
楊機部先生 廷麟
吳駿公先生 偉業
岳衡山先生 虞巒
方思默先生 廷湣
陶英人先生 廷鼎
錢仲馭先生 棅
陳臥子先生 子龍
金念庵先生 之鏡
葉雁湖先生 益蓀
周慕存先生 霑

較正門人

李靜修龍靜　鄭大益藎伯
徐孚遠闇公　吳元玠闇之
顏紹庭庭生　沈壽岐
吳道凝子遠　程之瑞玉符
宋存標子建　談　昉贊之
黃　良圯孺　徐　斌道吉
錢陸燦湘靈　朱尚雲槐里
朱應昇允升　陳陽復效寅

葉　詵和吉　周尚德南宮
林　蔚蔚然　鄭大紀星伯
蕭　亮伯闇　葉　訥庭碩
鮑元華曼殊　蔣佑聖廷輔
丘士采亮臣　徐　愔
吳　濤鷺公　金允修侃允
葉芾棠憩公　吳潤元雨蒼
吳元煜次暹　薛國錫晉公
錢士馨稚拙　謝起秀實夫

方　湛季持　徐泰來道長
葉召棠右公　吳去思
顧　鈇僧虔　徐茂渥爾霖
吳德操鑑在　薛邦錫敷公
林　蕃小草　李卿雲
李　卓子約　吳臨皥蒼乘
胡爾俊用章　林　灝公遠
吳同雲就日　黃鶴徵羽客
湯　濩豳夔　朱履亨吉甫

吳治臣　葉灼棠函公
李　標　吳闓胤汝爲
吳亨譽聖許　方時樞象先
馮元飈天行　程文熿昌爾
吳　奇正持　李景雲
傅　試俊發　王　意美中
丘學古森生　劉　煇日孳
徐日知無忘　鮑　[illegible]滋
鄭文升愷士　周[illegible]

兄九雲舅悌
弟九説鏡子
稧佪子
樅聲子
樵平子
楞佛子
姪家駒如飛
燁光父
際盛玄如
同較

詩經世本古義卷首

閩儒何楷玄子氏錄
男[illegible]注

原引

古文詩作訨从言从之。心有所之形而爲言斯其義也。說文云詩志也志發于言釋名云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詩序云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班固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詩謂之歌大師采之。食貨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禮記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文中子云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陳傅良云春秋之衰以聘發秦之以廣詩廢賞觀之詩州政之芳號受之[illegible]天子者然朝廷之嚴而后妃夫婦任席之驗聖人爲[illegible]而使大下以大匹婦之[illegible]皆得以言其主宜若客天下[illegible]君之心然亟諫而不得顯發而不反都與攜持去之

而不忍是故湯武之興其民[illegible][illegible]不敢長[illegible]之[illegible]其民哀而不敢舒益其抑鬱之氣結而無聊之意不蓄也鳴咽詩不敢作天下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其起而以秦秦亡而後決於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下之權嗚呼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illegible]大夫之鳴連而小民之過[illegible]詩君臣之迹其功用深矣別其美惡以資教化。[illegible]動天地感鬼神莫近[illegible]棄取之門官實爲政故變文爲寺[illegible]寺者。法度之廷也說文云寺廷也有法度者也或曰寺之爲言侍也。周禮天官寺人

注云寺之言侍也許寺人孟子疏云言寺者欲取親近侍御之義取其可以侍御于君也。虞書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左傳云詩誦詩諫此以詩侍御于君之義也又孔穎達云名為詩者內則說負子之禮曰詩負之注謂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曰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澹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詩緯含神霧曰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志之善惡述己志而作詩為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墜故一名而三訓也今按古志為詩自是本訓更取持義已屬迂遠若內則詩負之云直是緣詩持相近而誤假借通作特耳強訓為承支離甚

斯上古質朴靡得而稱肇舜命夔詩名方顯鄭玄詩譜云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于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孔穎達云原夫詩之起莫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繇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

詩經世本古義 卷首之二

惑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又云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呼縱令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然伏羲作瑟女媧笙簧及蕢桴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迨乎孔子之世古詩存者三千餘篇於是去其繁複錄其止于禮義僅得十之一司馬遷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illegible]

而後衰以陵夷至於東遷而迷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程子云虞之君臣迭相賡和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美刺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乎著以為經猗歟偉矣[illegible]

詩經世本古義 卷首之二

[illegible]及門之士能言詩者惟商賜二賢嘗蒙許可[illegible]其後孟子說詩獨精[illegible]秦燔滅文章而詩以播在諷誦獲全[illegible]

取般下。歌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按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樂記。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

漢興。有魯齊燕三家之學。皆列學官。司馬遷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班固云。魯申公爲詩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不傳。[illegible]孔安國。韋玄成。[illegible]生。[illegible]之。[illegible]奉。師丹。[illegible]王式。龔遂。齊詩弟子則[illegible]蕭望之。[illegible]生。則韓太傅名嬰。韓[illegible]。魯南宮。韓嬰爲孝文時博士。轅固爲孝景時博士。魯最先顯。以申公弟子[illegible]見于[illegible]。齊最先亾。隋志云。齊詩魏代已亾。魯詩亾

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按今韓詩所傳。唯有外傳十卷。魯詩出于浮丘伯。浮丘伯者。荀卿門人也。齊燕不知所從受。而韓氏之學。乃自謂其詩不如易深。班固藝文志云。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孝宣時。涿郡韓生以易徵。曰。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孟堅揚抑三家。獨許魯。又[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其[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之最後。毛公詩出。獨得傳于子夏。不與三家同。以授毛萇。然其本亦出荀卿云。毛公名亨。或云魯人。或云河間人。序錄[illegible]。云子夏[illegible]。[illegible]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初學記云。荀

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毛傳至衛敬仲。有序行世。後漢儒林傳云。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鄭樵云。漢興。四家之詩。毛詩本有序。韓詩之序以宏傳。[illegible]。魯詩無序。[illegible]有無未可知。[illegible]之詩。[illegible]大序與今序異。[illegible]明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楊雄范曄之徒。皆以序爲二南作。[illegible]。[illegible]毛序之說。此韓學盛行。又非韓詩至宏爲之序。[illegible]有鄭玄。[illegible]爲之序。[illegible]。毛公此說。又非毛公。[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序是宏作。又謂大序作于聖人。下序作于衛宏。謂小序作于聖人。大序作于[illegible]。[illegible]又謂大序[illegible]。大史之所作。又是[illegible]。[illegible]之序。[illegible]篇大[illegible]。[illegible]作于[illegible]。[illegible]採詩[illegible]。[illegible]之序。[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明白非宏[illegible]能爲之。則曰使宏有餘矣。意者毛孔子亦不能。使宏[illegible]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

氏之詩。歷代講師之說。至宏而悉加詮次。今觀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傳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宏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于漢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又云。隋經籍志云。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首。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作毛詩序。亦非有古序之說。與今序所異。然[illegible]色之耳。[illegible]序之[illegible]。[illegible]別[illegible]。[illegible]可以攷者。凡詩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之謂。[illegible]此序之[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詩。[illegible]。[illegible]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古詩又無[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序能[illegible]古[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觀[illegible]詩之世。[illegible]擊賦詩之事。自可以決其不疑也。然則謂[illegible]序之[illegible]。[illegible]宏[illegible]。鄭康成氏。遵暢毛旨。特爲之箋。鄭樵

云箋之爲言古類所謂所以致敬于皇太子諸王者也鄭以君師之禮待毛故特稱箋文申明毛義，以難三家，三家遂廢矣。呂祖謙云左氏所引詩多與毛氏合歐陽修云毛氏不失孟子說詩多合鄭又著有詩譜，譜序云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自後言詩者不越毛鄭爲宗。至宋諸儒開用己意，有所發明，而朱子集傳多不取小序及一氏之說，其書簡徑易曉，讀者便之，於是古學益微。近世又有僞爲魯詩而託之子貢傳者，意覬與毛傳並行，然

詩經世本古義 卷首 六

掇拾淺陋，有識哂焉。楷家世受詩，先曾大父[illegible]府君諱[illegible]先大父[illegible]府君[illegible]先君[illegible]每舉孟子論世一法，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以爲詩學要領，謂不能論其世以知其人，則不能知其詩之從何而作；不能知其詩之從何而作，則所以說之者皆囈語耳。又引文中子聖人述史三焉之說，文中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謂書詩春秋原相首尾，詩即史也。小子受而識之，不自揣量，旁稽力索，積以歲月，始成詩經世本古義一書，[illegible]書有世本十五篇[illegible]何云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所記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illegible]每篇各爲小引，以識其世，[illegible]其有依據，亦多往往所未發，非敢求多前賢，聊以仰承先志云爾。若夫權訓詁，則鄭鄭玄字康成孔孔穎達字仲達唐[illegible]之功決不可誣；[illegible]進修則朱子之言深得其要。朱子云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

詩經世本古義 卷首 七

微之閒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尊聞行知，曾子云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願與誦詩者共勗諸。[illegible]

附錄

論十五國風

[illegible]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illegible]歆之次第也[illegible]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毛氏詩詁訓傳之次第也周南召南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玄詩譜之次第也[illegible]

召南邶鄘衛王齊魏唐曹鄶豳陳秦此子貢傳
申培說之次第也周樂次第在孔子未刪詩之前
子貢申培其書新出近世鄭玄詩譜特以已意次
其先後皆不足據先儒相傳一依毛傳間有推測
亦或可觀然未必聖人之意也○至若詩之名風
厥有三義其一采繫乎土天有八風以宜其氣人
稟五土以命其質故五方有性而百里殊風蓄者
矯其偏而歸之中不善者循其流習而莫之止也
記曰鄭聲好濫淫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傲僻驕
志是列國之音亦不同天子巡狩列國太師陳詩
以觀民風者此也其一者各天上風殊習異而上
之人身先之叔感政教之隆汙感乃漸焉其風動
于人徇感之吹物入物于是乎雅俗乖和哀樂淫
思之教具形于諸詠而成風大序謂一國之事繫
一人之本謂之風古大史陳詩而文子躬乎明堂
歸觀攷政治焉蓋其重也二者辨乎體列國之
風化不齊聲氣雜不類而則一足故風之體轄
揚和婉託物而不著于物指事而不滯于事義雜

寓于音律之間意當超于古詩之表大序所云上
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也○又史記云詩記山
川路谷會歡艸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記云正
直而靜廉而讓者宜歌風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公
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
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
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
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
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
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
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
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
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
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
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
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
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

無識焉末子引舊說二南爲王風所以用之閨門
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
樂官以時存肄備數者而垂鑑戒耳然僅止于十
五國何也周衰詩亡刪訂止此以十五國槩方內
風俗大畧可覩矣詩序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
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
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夫中子
元列國之風采以國其人焉已我君不卒求我也
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勞而敢其人蓋傷告恩
之傳也而不敢怨曰猶吾君也君得遂乎何敢怨
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其在雅頌前何
也鄰元錫云風自下起故詩莫先于風家人風所
自出故風莫大于閨門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
謂之雅雅亦風也何風之道也頌者美盛德告成
功于神明風者神明之道也明乎風而三經三緯
之貢具達之矣陳祭秦云國有風而天下無風風
者立於外而觀之因以名之者也人有謂習之俗

儉異之俗佻楚之俗際者矣末聞有曰天下之俗
或儉或佻或慓者天下未嘗外此而合而歸之則
其途襟既不可專指以爲名且皆立於天下之中
又誰從其外而觀之而因以名也哉故欲名天下
之風者必其與我與文立於其外者也故殷立於
夏之外明曰夏尚忠周立於殺之外出口高尚實
後世立於周之[illegible]則[illegible]周尚文有中通立於夷然
之[illegible]俗貴壯而廢老何者[illegible]專指之
從[illegible]在改[illegible]倍之詩名之爲風在天
下[illegible]問[illegible]鬱而矣[illegible]問之
交[illegible]而[illegible]門音之政事好何見
易[illegible]哉事好內見焉獨者風與
曰[illegible]小名之者也雅之正遂可
以[illegible]若各有統焉耳雅與風其
爲世說先[illegible]先[illegible]其先諸侯之時乎正大小雅
則天子之紫方多屈公所定變大小雅與邶鄭以
下之時發碑斷自幽乎之世乃爾然則已有入春
秋者矣風者出於雅之肖乏肖也又程大昌云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詞與名非古也夫子皆
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未曾
有古國風者乎於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
夫子猶不及之未敢自上執也左氏記季札觀家
歷敘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其名稱與今無異
至列敘諸國自邶至商其類凡十有三名皆單紀
國土無今國風品目吾是以知古國如此非夫子
偶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
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
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均之為雅音類既同又
自別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
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至豳此十三國
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
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
知本無國風也又云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僭大夫
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攻其入樂則自
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之笙則孫
鹿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

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為樂詩而諸國之為
徒詩也今按程氏謂其必至隨不入以為徒
詩是已若謂詩無國名則不必然其記師乙告子
貢問有頌風之詩與季札亦曰是其衛風乎又曰
泱泱乎大風也哉故左傳曰風有采蘩采蘋至關雎
大師教六詩以風為首則風名非始于古而何

論二雅

按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
是雅有大小已見于夫子未刪之前矣雅本烏名
說文以為楚烏也一名卑一名鸒前小斧鶻之
為也取以名詩不知何義或謂詩有味歎如烏又之
呼呼有足矣然雅推不以雅名非詩也將安取于又
說文有足字本訓為足而別引一說曰記也凡曰
古文以為詩大疋字按古文大小雅爾雅字末皆
作疋若疋記爾疋於命書之意頁順而疋之為宗
上象腓腸下从止禮宜訓為足何修有記之義疑
疋與書同意通用作書耳今昔之音去雅又遠讀

名[illegible]
中有所謂雅者[illegible]
樂誠夏之樂先王所以[illegible]
以節之也[illegible]
實出以雅[illegible]
不失正也[illegible]
可以知先儒[illegible]
亦以羊章[illegible]
其本舞[illegible]
者也程子[illegible]
羿亲于[illegible]
論諫之巧而朱子[illegible]
不曰周[illegible]
不古問也○若夫分為大小其故雖異代相淺故題
有四說焉或主政或主理或主辭或主聲古今相傳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illegible]王政之子錄
廢與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季氏云

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
鳴之一燕嘉賓[illegible]
是主王[illegible]
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之詩言文王
有問之類朱子云小雅之君子至建下詩雅則
出人君可數為將可六下雅者天子建之下詩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小而其所及者大矣皆九淵之六八雅之主事者大雅

主理言詩之小者詩辨與正未至於諄淳大醇也謂之大則渾渾大醇矣鄒元錫云小雅王事大雅天道小雅情麗乎則大雅性通乎余小雅親臣人雅格君此大小之所以別也此以上皆主理為說者也蘇軾云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繇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實挾非取其事之小大也嚴粲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此以上皆主辭為說者也孔穎達云有大雅小雅之聲樂記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鄭樵云小雅大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使有小呂大呂則歌小雅大雅宜其有別也程大昌亦云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南有頌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所擇別均之為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廣狹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陸深云大雅小雅猶今言大鐘小鐘余嘗見古器物銘識有鐘曰小於范有鐘曰頌鍾乃知詩之篇名各以聲音為頌內所吹之器亦有不同後人失之舞而以名義亦非詩之全體也此以上皆主聲為說者也之四說各公則各成一是執則必介類通在主政與主理名執析彷彿彼只小雅如燕饗邊勞南征北伐之類當為小矣而常武之興師何以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于鹿鳴乎在主辭與主雜者頌

相彷彿彼不外借風雅之純雜以別小大矣然棫樸旱麓靈臺鳧鷖非雜乎風者邪何以載于大天保六月車攻吉日非純乎雅者邪何以載于小采芑破于是槩括而合言之則小雅大雅皆王朝之詩小雅多言政事而兼風大雅多言君德而兼頌故小雅之聲飄姚而動大雅之聲莊穆典則小大之義盡此矣○而二雅之中又有正變之說其篇次依子夏序為據鄭玄云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于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較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蘇氏云昔周之興也以仁行義凡數百年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為正詩自成康以後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夫懷其敗亦數百年其舊之也亦學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鄭云古后王會製受舊若燕饗皆有樂尚矣周公相成王定樂乃製為賓師友燕見勞合饗下勞使臣以至于興賢育士遺將命之畢各可其尊親之義上下之等敬愛之則其次為燕饗樂歌奏之時撫而旁用為命之曰小雅其然泣受蒿會朝廟成文原天命之明赫揚祖德之盛降為樂歌以格于王事命之曰大雅故雅者王也王者政也會朝政所自出燕饗政所自行曰正也風者風也風本於家而化成於國故端起於夫婦雅者正也政發於朝廷而達之天下故綱起於君臣民始正大始政一南風本之情而潛則

樂而不淫則風移而俗易政始於君臣故二雅政本也君燕饗以慈惠盡下情臣會朝以道德翼盡志則政善而民安君不盡下下不臣上則雅道寢而政爲不樂詩人傷之而有作依大小雅以爲交刺失導讖而變雅作焉故上感下下格上莫大於二雅二雅政本也風先雅何也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人道之始政之根也小雅先大雅何也曰君先逮下則下忠報上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故遍乎雅而致立政立而天下定矣朱子云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小時可云大雅正經所古受命配天繹氏守成而小雅正經諸力門雖燕勞羣臣朋友合外則諸命將出征以此律從其詩異矣故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爲天子之樂太師審其所適自不

容紊也至於二雅之變大雅則宏遠而疏明弘大體以明貴小雅則險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讀者當自得之矣鄭云易傳曰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解詩也亦然王逵辭多易變雅之辭多險其了易知可喚存其論靜知多陵遇闊經之也蘇是了諸云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倫是也其[illegible]

[illegible]

今詩序詩說之意以詩之美者分爲正續皆謂之經而其餘詩之刺者皆歸之傳者於舊所謂宜詩小變雅內者易錯爲續而其不以續名者王雅也其以傳名者即變雅也既謂正變之名[illegible]

[illegible]

於鄭氏獨以爲不然其言曰正變之言不出於子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謂之變雅可也鴻雁庭燎之美宣王崧高烝民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illegible]皆以[illegible]序武成康其詩具在第故二雅[illegible]王繼成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繼宣王之後故二雅皆順其序以風亦然詩無有正變之說鄭譜乃不可易也○乃近代相傳有此言子貢詩傳申培詩說者取小雅大雅各二分之其一曰小雅其二曰小雅續其二曰小雅專大雅亦然蓋本于夾漈雅非有正變之說而[illegible]取東萊呂氏[illegible]鄭氏之說鄭康成謂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illegible]氏以己意貿之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呂氏謂按楚辭離騷經離騷謂之經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攷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以書并正經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也由儀即菁菁者莪也其首章曰樂且有儀止夫詩中此例非止也始樂漢賚亦摘篇中二字常武亦摘篇中一字不止此六詩也史記言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龔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及讖緯之書如樂緯詩緯尚書璇璣鈐其作於漢世者皆以三百五篇為夫子刪采定數正與今詩見存篇數相合則六笙詩篇目其為衍無疑也又按鄭玄謂小雅大雅皆周室居西都豐鎬時之詩推況下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之後謂平王東遷則推詩以而降為王風矣愚考訂世次雅詩實有在東遷之後者陳靈秦謂王風指王城而言之王城自有風何與天子之雅也哉其論可信也如最難詳者又有四始五際之說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又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者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不知作何挨排而大雅得其一小雅得其四然必非聖人精蘊所在也

論三頌

劉瑾曰四始之至頌居其一焉昔者聖帝明王之世成功錄以詩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備風雅序人事兼發正歌未告神義必純美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常詠之文也頌義有其本義則字从頁从公貞者誦者也自曰說文頌貌也从頁公聲其本義則容也故周禮作誦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夏序亦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美盛德之形容則非但歌其義也以其成功告于神明則宜歌頌之矣左傳季札觀周樂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

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頌有三曰周曰魯曰商季札以為盛德之所同而孔穎達謂太平德洽始報功告神之頌是頌以報德可之獻不言其商魯之頌則異是矣頌以告神為主周頌之歌非祭其先王之廟則其先功之頌也以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非頌以德變風雅之其體異于頌之周以次言頌之後次序于尊卑之義故以其後于商頌周親疎別以尊卑周頌以先於諸侯也于頌雅不言之周以先魯而後商魯頌也孔子論詩而先代之頌必是周一代之法于孔子乃加先不是商為別而後諸侯之也魯周頌列詩以次也故魯是其一代之有法商魯周而有別之得于周以先商而有法先代矣愚口魯列國耳何得有頌有頌是魯也商則先代

而錄其頌何為公欲備三恪則何以不及虞夏氏曰此孔子之所私也以是為孔氏篇刪之詩云商荅諸篇若存殷不出而是周詩之人也其先存則殷之先孫有之下者而是孔子之所作也聖與先傳故宗之之頌于商之後孔子之所以先之周而其後使人詩則其經有寧不之錄之五其十得以是孔子之先其之後作孔子之所以錄之周頌之詩不可以無也孔乃知其何以有之商之有別也是何必其為魯頌者先而以何之之以不孔子錄之成之孔氏以序其頌者是以為魯頌之後以為孔子之錄魯頌不可也詩誦以所存者序頌以為魯頌之錄雅與頌之雅所以為頌者以其文與頌之本以其正為頌終也上頌不足以正于雅之以本云頌其際陳頌之道而頌其不以陳之也有戒有始終之遺而受尊之事焉雅道頌饗觀之陳之戒之加之人事終始之風雅之頌

以德化感現焉，雅之君臣以慈惠盡下情，道從衷
上志，欲其祀夏配天，以天下之豫，以薦帝享祖。茂
錄也。頌之語視雅莊，視風尤莊，何也。事神之道加
爲焉爾也。風一事也，而發言之。即雅亦多有此。風
主詠歎，雅主歌詠，而頌則無是也。事神之道加肅
焉爾也。歐陽脩云，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
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
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
欺也。不私焉雅若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
矣。○又按雅頌篇次，頗有倫亂，不依其世，疑非孔
子之舊。然孔子所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者，亦但據所采而言，謂某禮當奏某樂，
某樂之章當取之小雅，收取之大雅，某樂之
章當取之頌，皆各得其所耳，非爲序詩發也。

閩儒何楷玄子氏撰
子婿趙汞正句

屬引

何子曰：美哉周易之有序卦也。越數千年，卷帙絫然，序卦之烈也。予既論次詩世，著之小引，以爲定本。异時陵谷遷貿，偽繆厥傳，不共慆，而爰倣序卦作屬引一篇。其辭曰：

維予宅閩，漳之浦，厥有名山，謚曰九侯，亂于少康，從會稽來游。余論其世，以誦其詩，爰有公劉，始遷于豳，居其高丘，詩表殊尤，曰篤不忘，是三百五篇之權輿，

而敎畢，從酒之箕裘也。○維豳有風，士農女桑。公劉篤之，以啓雲長，故次之以七月。○當夏省耘，吁嗟求雨，于社于方，又御田祖，故次之以甫田。○及秋省斂，報祭于方，厥有黍稷，兼用犧羊，故次之以大田。○三時不害，慶此年豐，孟冬息老，八蜡咸通，故次之以豐年。○豈惟祭蜡，亦復于時，以穡禾稼，故次之以良耜。○既蜡而臘，先祖五祀，屬民飲酒，正位以齒，故次之以載芟。○有飶其香，酒醴維醹，速族人以序族。夏是取，故次之以行葦。○夏道既湮，杞不足徵，賴周祖公

劉存此八篇。豈維祖微、踐宗亦然。及丁之□□□
□□佚十二存五、聖人懼焉。試詩厥世、自湯及□
□之以長發。○長發大禘、上溯高辛、越高宗祭成湯、
用樂奏神、尚鬼、尚聲、于茲可論。故次之以那。○高宗
肜日、越有雊雉、戮于祭祀。傳氏以謀。故次之以烈祖、
○鼎耳告異、責躬思道、重譯來朝、景員是保、追報上
甲、殷邦肇造。故次之以玄鳥。○維王大仁、寄殷乃雍。
既其歿也、廟號高宗。故次之以殷武。○殷武之後、殷
道復衰。祖紺初興、亶父遷岐、舍伯立季、將傳昌為郘

陽作合、武乙之時。故次之以關雎。○淑女充媵、御以
百兩、九鳥成鳩、九女是傚。故次之以鵲巢。○關雎鵲
巢、太姒之德。宜室宜家、國人傚則。故次之以桃夭。○
維太姒有徽音、方兆多男。故次之以螽斯。○宜爾子
孫、貴在儆戒。衣錦尚絅、毋忘中谷。故次之以葛覃。○
洎武乙震死、文丁嗣之。騎從不道、公季靡之。三大夫
是護。九命作伯。故次之以采芑。○白華笙歌、取此常
華。功高召忌、塞庫囚□。洎西伯昌受命、思植賢自儆、
故次之以卷耳。○卷耳懷人、寘彼周行。周行可示、官

湑□□□。故次之以鹿鳴。○非徒尊賢、尤善養老。合語
乞言、敬祝壽考。故次之以南山有臺。○亦越□戎、命
國人合三族。君子以悅、小人胥樂。故次之以伐木。○
時昆夷玁狁、並起跳梁。命南仲城朔方。又復西行、臣
忠婦義、獨居感傷。故次之以草蟲。○草蟲既遁、采薇
有□、□門南陵。南仲方還、奏凱遲遲、詩以勞之。故次
之以出車。○維此出車、又名華黍。更代仲歌、來諗將
使。故次之以四牡。○既勞還帥、亦勞還役。何以異歟、
賜不同耳。故次之以杕杜。○是師之行、在帝乙三年。

六月周地震、西伯怵然、遣使四出、交鄰禮賢。故次之
以皇皇者華。○自西土光四方、遂進爵為公。維太姒
親蠶、夙夜有事于公宮。故次之以采蘩。○內有賢助、
外有武夫。無成代終、公侯以娛。故次之以兔罝。○公
侯作牧、與治南國。曰維下濟、譬彼樛木。故次之以樛
木。○樛木嘉魚、南方之美。來朝式燕、主賓咸喜。故次
之以南有嘉魚。○既化有邦、風及在位。節儉正直、維
召南諸大夫之治。故次之以羔羊。○羔羊大夫、小星
衆妾。陽治陰教、于斯畢浹。故次之以小星。○衆妾與

嫡俱歸以須而不變其子則安能有其家故次之
以江有汜○當斯時也內無怨女求我庶士六禮亦
舉故次之以摽有梅○追古迨今匪禮不行漢神可
望不可即言刈其薪欲得荊故次之以漢廣○一醮
不復改而敢以疾信故次之以芣苢○芣苢亦已惡
不恤我自芳麝庶無[illegible]不令[illegible]行[illegible]故次之以野
有死麕○是維文王[illegible]以範中閨
先姜後任克與之齊[illegible]兮[illegible]兮故次之以
麟之趾○槩公子振振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聞虎

諸之騶虞也用史巫紛若婦勳其臣故次之以殷
其靁○奇怪物既獻辛乃釋怒賜弓矢鈇鉞遂伐崇
須得其路與鼓爰以大蒐式彰我武故次之以騶虞
○伐崇復滅崇始作邑于酆酆邑本崇地而有[illegible]暴
戎召伯聽訟女不[illegible]故次之以行露○都酆
既三載乃始作辟雍[illegible]見由儀自春容故次
之以菁菁者莪○自作[illegible]甲田奔周下至
畿內民慓文王之[illegible]○汝墳魚赬尾
於虖生靡樂文能成和民[illegible]作于以燕嘉賓

觀彼物魚麗故次之以魚麗○厥享國五十年大統
未集武王嗣西伯曰予亂臣十有婦人焉維齊邑姜
追其教成婦順克明故次之以采蘋○惟彼蘋藻女
子之祭諸侯五廟歲事是繼夫人薦豆君則羞嚌燔
炙殽胾繹祊靡替故次之以鳧鷖○鳧鷖享公尸武
猶在諸侯及坶野歸來革殷為周前歌後舞飲至優
游故次之以魚藻○涉自古公實始戠商周原築室
蹶生文王天下初定尊號未追故次之以緜○追王
三后上及亶父邦甸侯衞咸駿奔走故次之以旱麓

○爰述先德森森有條追王匪私仰契層霄故次之
以皇矣○乃望祭岐山大告武成子孫當保此有夷
之行故次之以天作○越及次年薦殷太廟禮成受
釐有俶是路故次之以既醉○朝臣已內和萬國已
外驩四方皆來徵歌以繁又名昭夏文廟是觀故次
之以雝○維此文考能刑文母在宮如在廟實太任
有遺故次之以思齊○是名齊夏又有章夏推教子
作人久道以成化文武具章相聖賢之流亞故次之
以棫樸○問作人伊何精意在辟廱辟廱有鼓鐘論

倫與神祇徧有臺囿沼至樂孰此同故次之以靈臺
○文德已究矣復次武王事耕耤教公侯欲使勤地
利故次之以臣工○亦有不爲臣公侯辟足羈訪道
道已傳母訓高節爲故次之以白駒○天下大封建
諸侯在姊邦勿若殷王受而以迷亂終故次之以小
宛○繼小宛憂傷自歎我日邁句丁不造僾忽云逝
陟降皇祖是爲既葬卒哭之祭故次之以閔予小子
○哀哉武王崩羣叔流言邦人耕管謂不念厥弟故
次之以匏有苦葉○伊孺子搖搖周公閔斯維音曉

曉故次之以鴟鴞○公避居東鄙充盈厥膺王未得
金縢書但未敢誚諸故次之以狼跋○于後天大雷
電以風王感悟將迎公于東故次之以伐柯○周公
歸只使者欲只故次之以九罭○公居東二年歸滅
武庚先四年王免喪初朝武王廟中揚令德之紀之
綱故次之以假樂○率是辟公以見昭考竣事勞之
純嘏是禱故次之以載見○辟公陛辭勅遣延遲交
相警戒維前王思故次之以烈文○春正月朝廟初
夏嘗麥延訪羣臣欲昭考侍則故次之以訪落○多

難未堪重以集蓼徨羣臣助予予步無小故次之以
小毖○王求助匪懈羣臣咸栻維昭考陟降厥家實
陟降厥士王曰敬哉時將予就蔑顯德是示故次之
以敬之○先是公滅武庚遂伐奄滅蒲姑既又伐淮
夷遂奄君于蒲姑庶黨無遺至是師來旋首尾三年
故次之以東山○東山勞從軍從軍答公勤故次之
以破斧○時魯父宅曲阜淮夷亦犯魯惟魯父類公
允文允武獻馘泮宮莫予敢侮故次之以泮水○公
既下多難閔管蔡因作詩聯宗族共藩屏周故次

之以常棣○於是公爲師述祖禰之德用告孺子王
厥鑒維殷適故次之以大明○大明追捉生文武相
繼翔鴻業今王爲孫子烝烝庶能假故次之以文王
有聲○公具大聖才作師而兼相制禮作樂頒度量
郊祀后稷以配天尊祖無以尚故次之以思文○思
文郊迎長日祈穀郊在啓蟄美稷功與帝匹故次之
以生民○既尊祖又嚴父李秋大享五帝咸聚宗祀
明堂文王爲主故次之以我將○敬天事已備蜡祭
及靈星亦以后稷配皮弁素服作朋故次之以絲

亦惟后稷周始祖秋祫嘗修饗組祊祭後禮具舉
樂章名祓夏送尸戒鐘鼓亦或名采薺用以節步武
故次之以楚茨○四時之祭嘗與烝爲備嘗詳饋熟
後烝詳朝踐前古文良奇列合之成一篇故次之以
信南山○又有季冬月寢廟薦獻魚先嘗而後薦薇
與秋嘗如故次之以潛　是爲宗廟禮次及于朝廷
諸侯來朝饗禮命寧亦名務夏列于禮經故次之以
采菽○饗訓共儉燕示慈惠孔燕豈弟以寬嗣世故
次之以蓼蕭○嗣世有燕朝正有饗饗畢而燕其儀

不爽故次之以湛露○諸侯朝正或時獻功獻
功之饗賜彤旅弓饗禮無貝受賜不同故次之以彤
弓○獻功而外又有貢士載以後車達于天子取名
祟丘升高之比故次之以縣蠻○洪範八政賓繼以
師爰有軍禮當舉行之維岐陽大田在成王六年被
之笙歌由庚是傳故次之以吉日○亦越九年有事
太廟我客助祭白馬來朝習射澤宮鷺羽斯育故次
之以振鷺○維茲太廟始行大祫樂則用勺於古不
襲故次之以有瞽○大武六成勺居其次始而北出

我武斯試亦名爲遏過劉取義在九夏中納夏是也
故次之以武○武後有勺是爲再成勺詩既出舞曲
始盈以其養晦名武宿夜舞莫重焉謂滅商也故次
之以酌○三成而南封建諸侯命之大賚繹思時周
故次之以賚○四成巡守南國是疆告祭省方故次
之以般○告祭省方允王維后式序在位周左召右
是爲五成肆夏今亡故次之以時邁　保有厥士于
以四方六成復綴以崇我王周召之治武亂攸彰故
次之以桓○我客觀成畢事將歸王燕餞之信宿依

依故次之以有客○有客爲誰曰維微子天命靡常
亂茲殷士念祖修德令聞不已王夏之奏有取于此
故次之以文王○明年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以封
史佚謂天子無戲言遂國之河汾東錄古詩蟋蟀以
見唐風故次之以蟋蟀○昔陶唐有冀方後世失道
亂紀綱乃滅而亾惟周召交營土中以敬德誥王欲
至萬年作受王明故次之以天保○雒邑既成周公
作明堂以明堂大廟宗祀文王季秋大享以茲而兩
禮以義起嚴父無已故次之以清廟○文心不浮無

射于人君以對天於穆維純故次之以維天之命○
下管象武干戚以舞表文之功伐崇肇禋祀升聞
式宜配天故次之以維清○乃落新宮用被下管是
兆休祥君子晏衎故次之以斯干○厥既命庶殷處
之於下都胡念疾其危俾豈弟以孺故次之以泂酌
○尚有泂酌[illegible]約與其同道且逝頌
美為獎若[illegible]詩故次之以卷阿○
[illegible]于康公輔周
康叔化成正[illegible]在故次之以凱風○成

王新陟康涖應門召畢率諸侯繇左右入執奠稽首
言王義嗣德賜予有祭故次之以采菽○三年吉禘
更定樂章無聲之樂以頌康王故次之以昊天有成
命○及其受釐因而東戒昭哉嗣服惟德是勸堂下
奏武庶幾勿壞故次之以下武○在成王廟中戒農
官卜郊于廟宮祈穀不遑安故次之以噫嘻○及康
末年召康公始克享高齡德洽黎烝故次之以甘
棠○成康相繼刑措不用昭王日祭斤斤作頌故次
之以執競○胡昭南游中害[illegible]于漢濟淮上樂極生

愁故次之以鼓鍾○維昭爲穆於詩靡載有密康公
在共之世粲者來奔白弋厥戾故次之以綢繆○密
康色荒齊哀禽荒懿王信讒哀遂遭烹故次之以還
○歷孝而夷王室逾衰衛頃賂周僕命爲侯頃實不
道仁賢用廢故次之以柏舟○仁賢用廢仕不得志
居既見愠出亦遇窶故次之以北門○窶不可爲攜
手去之爾狐爾烏與爾長辭故次之以北風○攜手
同行跋涉不顧亦有將士跋涉爲苦是維厲王暴虐
之故故次之以漸漸之石○王虐用其民民不堪命

芮良夫作詩譏切執政故次之以桑柔○亂生不夷
靡及于鬼方荊楚之閒蔚爲戰場孝子從役思祭彷
徨故次之以四月○四月建巳維六之日徂歲暑興
役及今茲未畢閨中憂危局髮首疾故次之以采綠
○昔者聖王人情爲田民勞不休怨曠騷然實小子
階厲使國有殘故次之以民勞○蹻蹻小子不恤唸
呷非徒好兵重以好利天心判離大難將至故次之
以板○維王防口以謗爲妖凡伯賦板召穆公賦民
勞閒敢斥王但斥同僚穆又更厥辭託刺前朝故次

之以蕩、○蕩之與湯、古字相通、皆取水流、莫知其宗、蕩蕩上帝、畏其疾威、子之湯兮、游蕩是譏、故次之以宛丘、○陳幽唱巫風、民多淫祀、市也婆娑、子仲之子。故次之以東門之枌、○誰謂陳小、猶可為善、國蹇公繼幽、懦不能自力、衡門之賢、棲遲太息。故次之以衡門、○幽末蹇初、厲王已沭、更有共伯和、實間王位。後乃還共山、以厲王為崇、周人懷之、猶冀其至、故次之以都人士、○當共伯攝位時、天下苦大旱。窮民多離散、及宣始來歸、隨陽如鴻雁、故次之以鴻雁、○王既

懷窮民、尤欲懷諸侯、四年命蹶父、俞韓使來朝、故次之以韓奕、○韓侯受命、為北國伯、俾追其貊、乃有玁狁、北狄之一、五年盛夏、忽內侵、王命薄伐、屬尹吉甫、從高邑、來驅、從太原出。故次之以六月、○從征者方叔、已盛著威名、先使教大閱、因使伐蠻荆、屆指三月間、二醜相繼平。故次之以采芑、○淮徐尚未靖、明年王自將伐徐、皇父休父從、王師赫赫、雷霆如、故次之以常武、○命召穆公往伐淮夷。與王師為犄角、俾賊黨披離、王歸自伐徐、乃錫命之、故次之以江漢、○自北而南、以及于東、天戈所指、無有不懾、檢彼西戎、殺我西垂大夫、與厥子兵七千、使報父仇、故次之以無衣、○四方既平、封申伯于謝、匪元舅是私、惟藩宣攸籍、故次之以崧高、○王命召伯為申伯定宅、召伯勞厥士、士因以不呰、故次之以黍苗、○亦既城謝、又復城齊、袞能補王闕、而出還仲山甫、今吉甫作誦、用當耳提、故次之以烝民、○城謝城齊、皆七年事、明年考室、考牧附此、敬小慎微、中興之理、故次之以無羊、○豈惟物畜盛、更修車馬、修九季會東都、圖田狩優游、

故次之以車攻、○攻車欲得好、造舟欲得堅、車好可田獵、舟堅可濟川、孰如衛共姬節、比栢舟堅、故次之以汎彼栢舟、○處變賦栢舟、處常賦雞鳴、況于后夫人、夙夜謹寢興、姜后待永巷、脫簪問未央。故次之以庭燎、○庭燎作諷、王復勤政、憂旱側身、以勵庶正、故次之以雲漢、○云胡末年、不藉千畝、戎至千畝、師不能振、諸侯不勤王、爪士責祈父、故次之以祈父、○興類撥亂、飛作盤桓、綿祈父、念窮士、丐水憂其親、故次之以沔水、○憂親者伊誰、杜伯子隰叔、父死遭周

難反其舊居故次之以黃鳥○黃鳥集于桑穀阻遏樹穀桑穀共生朝詩人爲發藥故次之以鶴鳴○宣王詩止此更理幽王篇王昏不若以醜爲姸嬖將牛車白取塵昏故次之以無將大車○小人在位君子在野高原之物而生隰下故次之以隰桑○用舍既乖方聚斂以爲務元年令皇父二年初增賦故次之以大東○既增賦又失刑巷伯行被讒孟子共掖庭楊園倚畝丘牽引恐不停故次之以巷伯○卽位及三年寵愛彼褒姒艷色貨具備西周將亡矣詩人

咏鴛鴦追其大昏始故次之以鴛鴦○寵嬖立爲后中宮遂見廢鴛鴦戢左翼之子胡不類故次之以白華○高岡析柞薪惡其葉之湑碩女可齊之爲辰卑人不可以爲主故次之以車舝○王尊寵卑人愛私其親豈謂兄弟不如昏姻故次之以角弓○昏姻日以昵兄弟日以疏何當與宴得厠毛除言所欲言豈爲酒歟故次之以頍弁○旨嘉不敢望但望分瓠葉微薄不廢禮亦曰夜延接故次之以瓠葉○幽王得褒姒遂閼親親恩泰餞跳八[illegible]爲知念厥昆故次之

以小戎○五黎梁鶴何歷錄毋棄爾輔顧爾僕輔及僕不可行跼高蹐厚瘝繁霜故次之以正月○四年四月隕繁霜赫赫宗周滅不久厲階自褒姒蟊賊實繁有胡不自我先胡不自我後故次之以瞻卬○此賦瞻卬者昔亦曾賦板皆召穆公爲厲王大箴感穆同志使其祖先人繼求舊甚曰無賢故次之以召旻○召旻疾威回遹虐我邦小旻痛疾威謀猶回遹從故次之以小旻○以上凡四詩疑皆凡伯作內斥褒姒閨外斥皇父號辭意互出入鶯心梟鴟惡內

外相表裏太子乃遭鑠故次之以青蠅○青蠅污白不可得理太子奔申爲逃其死故次之以我行其野○奔申無聊在幽五年傅欲悟君作詩以傳故次之以小弁○小弁親親讀者稱仁更作蓼莪痛呼昊天故次之以蓼莪○幽王竟不悟惟聽豔妻煽羣黨盛分布四方皆有羨宜曰方奔申皇父乃都向日食在陽月爲見猶夢夢故次之以十月之交○都向既遷居三事宜多藏獨有詩御侍日瘁反得謗故次之以雨無正○居者有詩御行者有下子[illegible]

哀彼呰呰故次之以北山○士子馳驅勞及征夫牽
彼幽艸畏不能趨故次之以何艸不黃○行役已苦
過期不代念彼共人亦孔之傷故次之以小明○更
有鄶賢行役歎冉衰不足賴車中懷憂故次之以匪
風○維此鄶賢能明周道孝治天下仁親爲寶子生
三年乃免懷抱用刺短喪古禮是考故次之以素冠
○鄶仲驕慢好潔衣服服不式禮其何能國故次之
以逍遙○羔裘逍遙失其伉儷叔妘外通留子私諧。
故次之以丘中有麻○諱鄭稱留寄孥爲媒室既被
詩經世本古義 卷後十六
竊國亦殆哉故次之以隰有萇楚○女德無極于何
其臻鄶以妘亡胥以奴淇故次之以菀柳○幽欲悅
褒眾烽爲戲諸侯恆焉後亦不至乃盟太室將謀伐
申大夫憂亂俾付他人故次之以巧言○十年伐申
戎遂入宮謀爲此亂牝羊牡背故次之以苕之華○
幽死驪山下平遂即位者東遷在斯昕掘突作六師
故次之以瞻彼雒矣○掘突從王遷寓危役客舍平
王深倚重歸視靡休暇故次之以緇衣○又有秦襄
公以兵送平王王命爲秦伯車馬何焜煌故次之以

車鄰○及平之三年錫河伯鄭伯命父子爲其戎宗
賢斯爲盛故次之以裳裳者華○六年鄭遷于溱洧
溱洧有土風三月桃花水下時士女秉蘭以徜徉。故
次之以溱洧○昔言鄭詩淫於此始一見。更有女思
奔在彼東門墠故次之以東門之墠○雖譏溱洧亦
有雞鳴女曰士曰相戒勤生民勞則思何淫不貞故
次之以女曰雞鳴○雖有東門之墠亦有出其東門。
勿用取女匪我思存以禮爲坊其流不渾故次之以
出其東門○繫鄭風駘蕩不如秦雄壯溱洧汧渭何
詩經世本古義 卷後十七
懸殊思女媚公各異尚。故次之以駟驖○舍拔以從
禽發的以祈爵較獵雖見奇肆禮自足樂。故次之以
賓之初筵○衛武賓筵傞傞自怪。及其耄年猶作懿
戒。故次之以抑○衛人頌武諠爲睿聖。切磋琢磨沒
身斯竟故次之以淇奧○洹淇故殷墟。終南周所都
殷墟爲衛有周都故秦國覽茲興廢迹憑吊重嗟吁
故次之以終南○維秦文公。有此岐豐二后今邈矣
孰爲遡洄從故次之以蒹葭○秦賦蒹葭周詠禾黍。
豈無興復一成一旅故次之以黍離○平王無志棄

地不顧念往昔前堪依恃故次之以中谷有蓷○
昏姻禮廢夫婦道苦永終知敝以禮自處故次之以
碩人○衛姜感傳言操行不爽脩秉禮自修持失意
成昏故次之以綠衣○絺綌來風靜思其故何當
與莊公後解氣而悟故次之以終風○望夫君今不
來日月今增懷故次之以日月○碩人何其頎寵
愛衰原子合舞忘教胄不當貴正理故次之以簡兮
以碩人難俁俁居身亦太寬無別將生亂賢者豈能
安故次之以考槃○獨寐非忘君不見如三月還合

古所難此意誰爲曰故次之以采葛○鄭莊怨讒言
寓意于采葛東遷鄭爲依匪君幸未發故次之以遵
大路○大路何皎皎白石何齒齒擘手以傳心不使
外人指故次之以白石○素衣朱襮進之于沃于有
衣裳云何不樂故次之以山有樞○白石山樞微辭
諷之危彼晉昭力寡難支故次之以椒聊○成師爲
椒聊晉昭比揚水豈能晉將公平王亦如此故次之
以戍申○遠戍何時歸御寇事已非雞棲牛羊下室
家自紊亂故次之以君子于役○下從父兮維申之

知公族罔念不及葛藟故次之以葛藟○人惟孝爭
友于兄弟莫如鄭莊公陷段不以禮故次之以叔于
田○段出傾巷洵美且武逞技公前袒裼暴虎故次
之以大叔于田○段封大叔百雉都城仲足請圖脂
與公迎故次之以將仲子○仲本祭封人而以疏間
親支談授契卿材是甄故次之以野有蔓草○樂莫
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邂逅樂淸揚遠送悲
前頡故次之以燕燕○戴嬀方歸陳衛師從子仲不
我忘自焚州吁乃會宋故次之以擊鼓○宋會師伐

鄭以鄭欲納馮及曲沃伐翼鄭又以師從桓王初即
位不問厥辜助少陵長俾民心痗故次之以節南山
○王不勝忮求伐翼又伐沃衛宣亦忮求鄭郲戴窘
相繼彼其毒曾謂在位百君子不及婦人能忠告故
次之以雄雉○雄雉當求雌未聞雌雄乃從牡爲鬪
新臺臺上人籧篨戚施形亦苦故次之以新臺○臺
下水何深深朝隮雨何淫淫水深不足洮雨淫不終
朝故次之以蝃蝀○衛宣大無信齊姜不知命偕不
如化今老不如死今故次之以君子偕老○治容能

蔣淫云何不自匿亦有齊女猗嗟偶焉是仰故次之
以靜女○貽形管不堪捣上失交下子妻宜姜死衷
姜繼翊施頑遂不齊故次之以相鼠○夫婦失道國
俗傷敗棄舊淫新不知所届故次之以谷風○谷風
婦之良更有婦而淫奔人人賤之欲恨自傷心故次
之以氓○維夫婦暨朋友其合皆以人夫婦猶相棄
纍蘇安足論故次之以何人斯○逝我陳侯我蓄友
不友女不女彼爲何人而居我處故次之以著○魯
桓迎齊子先得見于讙齊子猶魴鰥從者猶鱮鰥故

次之以敝笱○笱敝當補裳敝當縫補笱爲夫道縫
裳盡婦功故次之以葛屨○糾屨縫裳以事良人不
似墓棘使鴞得親故次之以墓門○深言或不顧顛
倒乃思予恐懼或不去安樂轉棄予人情何常哉思
衆獨自語故次之以習習谷風○周東鄭是依周鄭
乃交惡忘德以興師先驅至鄭路鄭因失臣節周亦
太不務故次之以伯兮○伯兮出無功不支而先奔
王卒遂大亂鄭聃射王肩故次之以兔爰○自是鄭
稱強雄長于一時明年戎伐齊齊乞師鄭忽獲

戎帥齊侯請妻之故次之以有女同車○齊非六足
鼻羨彼苞栩集國爾雖急家忠孝國並急故次之以
鴇羽○栩棘與桑在野黍稷稻粱在田荷華游龍在
隰扶蘇喬松在山不發罪盬之王事但期比肩有多
冥故次之以山有扶蘇○有如鄭祭仲是名狂狡童
從鄭國黨出公復立公故次之以狡童○鄭人惡
首搖于有衆誰能唱義首發欲俱動故次之以蘀
兮○俱動苦綿力思正于大國故次之以褰裳○褰
裳與乘舟所遇深淺異褰裳可速涉乘舟須防墜故

次之以二子乘舟○伋壽爭死誠可哀衛朔得位從
譖來驕而無禮安恃哉故次之以芄蘭○朔也幼遂
蓬安能定妻豬故次之以牆有茨○牆陰之會明日
有傳牀笫之言娣姜能宣故次之以鶉之奔奔○淫
風下滔蕩其曹竊妻以逃故次之以桑中○桑中
叢有幽相從似穿窬折柳以樊圃猶可息往夫故次
之以東方未明○未明而求衣求衣成何事齊襄政
無常每作從禽戲故次之以盧令○獵有功狗亦有
功人豈其謀國而無與甥故次之以揚之水○篇名

揚之水於今凡三見桓王崩之年鄭昭始言返安得
君子臣同心節不變故次之以風雨○風雨聽雞鳴
牝雞或鳴晨魯桓徇齊子愛以喪其身故次之以南
山○南山見雄狐東日映妹子雄狐與妹子鳥獸同
羣爾故次之以東方之日○齊魯共東方莊不報桓
仇春秋書狩禚詩亦刺射侯故次之以猗嗟○莊非
桓之子文姜實莊母齊人呼莊甥又譽之茁莠故次
之以甫田○魯莊亦已弁恣其母宣淫行人口似碑
何獨無人心故次之以載驅○宣淫未已莊主齊昏

齊侯之子平王之孫故次之以何彼襛矣○齊桓娶
于周又有如夫人衛姬不聽樂雞鳴詩以陳故次之
以雞鳴○當莊王之末桓衛未成春秋始書荊號蔡
侯獻舞又虜息君妻其夫人夫人生子不言以死爲
殉故次之以大車○荊子服毳衣曲沃纂侯服七命
荊因蕢兮沃亦爽僖王寵沃斯失正故次之以無衣
七兮○僖傳莊及惠子頹作亂入王城歌儛享賓樂
禍以傾故次之以君子陽陽○樂兮陽陽僻兮忉忉
當憂而樂死不可逃故次之以防有鵲巢○鵲巢鳩

居以夫爲天河水清漣思子美人故次之以伐檀○
魏國困行役申生乘其隙克敵讒言興嬖子方奪嫡
故次之以園有桃○申生能慕父宋襄能念母母出
不可歸兩地思依依故次之以河廣○宋在河南衛
在河北衛有狄人難求救婚姻國渡河以廬曹先賴
宋之力故次之以干旄○竿旄已入淇竿竹可釣淇
淇浚不相及空勞衛女思故次之以竹竿○衛女維
何許穆夫人因衛大夫告難感往事懷年故次之以
載馳○自傷力小不能救衛思控大邦維齊亦壻亦

有曹邢可與共濟扶拯焚溺孰如其銳故次之以泉
水○齊桓公新霸恤難扶危戍漕遺無虧歸祭服重
錦乘馬門材使衛不顛故次之以有狐○衛譬未謚
鄭亦戒嚴高克次河上而兒戲以海公子素憂棄師
直指無嫌故次之以清人○清人方在逐存亡未可
卜有伯圭與簡書國絕而復續圖報百不足故次之
以木瓜○桓城楚丘封衛又與之繫馬三百衛文新
造邦衣大布兮冠大帛季年來北有三千消毅倏然
生羽翮故次之以定之方中○作宮揆以日聽言揆

以理信讒不灼理乘苓山巔似故次之以采苓○晉
獻惑驪姬信讒殺其子重耳乃出亡狐偃與終始故
次之以陟岵○狐偃服父訓委質不二心譬彼中閨
婦百歲共抱衾故次之以葛生○晉獻嗜攻戰國人
多死亡天道好還骨肉相傳喪吾得晉國時在周襄
王既不納羣公子又欲殺其兄祚以不長故次之以
有杕○嗟夷吾無親踽踽裳裳卒見獲于秦德臺未
改館七牢餼爲陳故次之以權輿○重耳避惡久居
于外懷安齊姜狐偃用慧謀于桑下醉以車載故次

之以十畝之間○送行適曹乃覩蜉蝣故次之以蜉
蝣○維共公爲蜉蝣畿爾曹而三百人乘軒安能久
存故次之以候人○候人主送迎重耳適自秦餐也
身自送舅氏路車乘馬列佩珍故次之以渭陽○重
耳因秦得入國是爲晉文公寺人披求見告以呂郤
將焚宮遂釋斬袪怨等之下隰風故次之以羔裘豹
袪○怨可釋分當報介推從亡弗及賢者將高蹈長茲
禮賢心將承以爲好故次之以有杕之杜○杕杜道
左行者失庇晉文過曹曹爲飲食遂誅無禮以曹爲

晉巳復封曹乃頌德厚故次之以鳲鳩○過曹適鄭
鄭亦不禮叔詹諫當念兄弟及文定霸問罪鄭懼
詹紆國難時號忠良故次之以羔裘○晉禮詹歸在
魯僖三十年次年魯始郊史克頌以傳故次之以閟
宮○僖行郊禘用公袞矣惟大夫公爲得古禮故次
之以有駜○駉駉有駜馬政大修方牧田駕四種旁
達故次之以駉○良馬騁遷是不借翰晨風愛馬良
馬至亦與好士同故次之以晨風○秦穆墜晨風固
亦稱好士如何輕用人子車殉三子故次之以交交

黃鳥○黃鳥集于桑哀死斷人腸碩鼠食我黍何不
徙遠方此詩亦假託說計招賢良敘在頃王世僅存
此三章故次之以碩鼠○下此有定王其世詩人篇
晉人重卿族始立卿子田族行何累繁統修成非賢
試亦擬碩鼠奚以解嘲焉故次之以汾沮洳○如陳
夏徵舒亦陳之公族母氏爲君淫二卿並不速朝夕
在株林林株林爾人日故次之以株林○朝從東門來
夕從東門去仰想啓明星俯[illegible]故次之以東
門之楊○東門有楊抑又有[illegible]紆與菅何康擇爲

故次之以東門之池○姬身有如池下流之必歸源貌有如月深夜相因依微舒窈糾殺機動何不知機早自屏故次之以月出○靈公死矣孔儀從矣夏姬憊矣故次之以澤陂○澤蒲體恒柔丘葛節恒凋求人恒如蒲待求恒如葛故次之以旄丘○處者賦旄處者賦式微衛不恤黎黎君胡不歸故次之以[illegible]○鄶來國勢微大平教化墜所以子產鄉較不毀方爲鄭名卿刑於景王世故次之以子衿○僑重子衿教化以行載誦斗詩得女之貞勿謂事微式闕

大閑聖人錄閨節維此及汎彼柏舟兩篇故次之以丰○刪詩將終矣乃及敬王代孔子生斯時知命使侘傺狄泉古下都非天子所蒞荀躒雖納王徘徊功亦細特錄下泉詩以表王靈替棄置不復續世衰無足系因之作春秋獲麟而掩泣○孟子歎詩亡學者須論世四始其一端陋彼推五際維予生也晚樂道竊有志次第詩篇章竊取大賢義託始于少康爲望中興意況復篤公劉亦言遷都事在昔遷日榮在今遷日頹東遷已卑陋剝此東遷燬○抑余殿下泉別

又有取爾晉韓晉武穆何從韓受氏荀伯晉之臣余祖晉兄弟今幸遇明主達政乃可仕自公退食暇編摩不輟磬九侯山前余所居元孫末裔余所起論世晉少康序篇下泉止聖人立教不忘先魯商有頌意如此于我而下有知詩經世本古義爲承學一家之言者余心亦快矣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夏少康之世詩八篇

何氏小引

○公劉始遷豳也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邑于豳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故詩人歌樂思其德

○七月豳風也

○甫田豳雅也豳侯夏省耘因而雩祭社方及田祖之神以祈雨也

○大田豳雅也豳侯秋省斂因而報祭于方也

○豐年孟冬祭八蜡也是為豳頌

○良耜蜡祭報社也是為豳頌

載芟孟冬臘先祖五祀以禮屬民飲酒正其齒位亦豳頌也

○行葦美公劉也公劉有仁厚之德行燕射之禮以篤同姓詩人々之

公劉始遷豳也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邑于豳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故詩人歌樂思其德

[illegible]

[illegible]

理全殺祥謂以有德之宗數之精殷古賢聖之君
六七漢言七制之主此論蓋近之矣寧官小說所
傳出于經史之外者因不足浮信大校部在今武
功縣邠在今部州皆偏咬西西安府相夫特百餘
里然自不窋巳自實于戎寺之以不居部矣程泰
之謂慶州南二里有不寺宋是也是則公劉還商
乃自不竄城遷非自部邑也至旬如傳府言公翔
受了西戎者蓋謂公劉居戎也予訖執齊以自變
畀其非謂其變子夷也乃金氏則以七月及篤公
劉皆廄之道詩其說日篤公則之讀下見商頌諸
作爲一詩廣七月之詩上祇丑子之敢是小正之
質攷夏令時微之辭有日一文執也豈至問召之
傳而後始有如此之大成且用詩高有追法先公
之事者然皆調著其為從人之常生民之□述合
殺之事也前終之日以之了今餘之詩走古公之
事也而係之以文王之事此皆後人之作也爲萬
公紀之詩祝這國宗氣朕物明里呂之議七召之
詩上至天文氣代下至等本是蟲若樂音名將開

書所不能久安有去之七有數而古情狀物如此
之詩若身親見之各又其未無一語追述之意吾
是以知其決乃盍之昔詩也然史氏巳明言詩人
歌樂思其德予齊自敢藉之不傳後世然以先公
之事為撲野不文之依制不戶近世而觀之乎兩
漢文物之久而自襲之詩辟了朝李麻詞章榮府
之行而京州之適昔伊之聲列于樂泥並倍居彝
土之中哀采之虞而公劉後間文教流傳之後又
當變戎為華之初為詩夏方新之邦乎故篤公劉
七只之詩端為踰公當時之詩無疑也今按此說
家為有還
敬從之

篤公劉匪居匪康韻陽迺場迺疆本陽作韻置氏迺積迺倉
韻陽迺裹餱本作餱糧本作糇韻陽于橐于囊韻陽思輯孟子作戢
用光韻陽弓矢斯張韻陽干戈戚揚韻陽爰方啓行叶戶郎切韻陽

○以也篤徐錯云不作竺般借作篤說文云馬也周
書武成篇王若曰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
所謂克篤朗積功累仁之意又祭公諱受云表先王
不寓自寓于戎翟之開不啟怠黃春庫其德事修其
謂修其謂典朝多格勤守以傳篤奉以忠信奕世戴
使不不□人北亦可識篤字之義共且篤之一宇周
以之先公相備家法也每章皆以北起讀贊之之獻
也了而□公統也劉名也孔安國云公爵也王基云
用人以詩事稱公劉必宇州孔親遠云公劉之後有
公思公材之親知公是辟□是之時世代尚質名字
之亦籬習而紀世未史說可云也皮宗名而畫書其
字以之修名未故非文貞以賓如為名詩人赤得稱
之何獨亦封不□古其名道何人自以韋事□下莊
大言□法事公公有後闇尊君之道稱劉名□如古
八之丁足文也匣□作其居□作□□文云□邑蒙
為以□女也□正□未古不以哀舞之鄭為□以居
是之地乎迷安宇北詩賓云公剡大成而自宿十百
成以安質變營久居此乎是宜其哉居匪康也适營

辭也解見縣篇場□與信疏山宿不同此以是境言
左傳云疆場之邑一彼一此又云疆場無主□民生
心旨謂疆之邊境秉指田也又云疆為之事□字其
一而猶其不疆始盡所當為王此迺場適讀之義相
說文訓疆為界訓場為疆既以議場立言不意義都
無別思意場是訪之下外如遠非攻周封實之真以
總予此易士故名堤也疆是備之下內如□大故詁
藏照之事說孟于古入其疆則紂調是指境內□也
若田之疆場則以入家之田各有其主已田之外自
符場上戍為說以場為小界一井之田統為一封故
□□以□為人界□□不同當以慮適之蒔公劉將
行六□之□心志□□皆致其□溝所以防外□□
開人□□代□文云氣也余于云露積進以者□之
承日與而則屬所謂□孫之庾如氏皆宋□□□說
亦云□□也前見兄茨高□史記□□爭錯在成紙
之開從修□從之宋滂尚僅行□□所□參□□是
祈共詞之曲土地鄭美宜□□□□□□下昔□□
在而兩稱利張倉門照㳟□武□□非界就一上文

積倉對看孟子解甚明矣說文云韃也韜合六包也
餱說文云乾食也徐云今人謂餱乾為飲餌說文云
穀也毛傳云小曰橐大曰囊孔云囊橐俱用異糧食
而異其文明有小大之別宣二年左傳稱趙盾見橐
餱餱食之文為簞食與內寘諸橐以與之常贊盛食
既巳是其小也哀六年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
生□之□囊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徐云按字書有
痍曰橐無底曰囊然可橐今經擾下者嚴緝云東方
判傳云拳一橐栗是樟米盛于橐也乾餱盛于小橐
道米盛于大裝思許以下負承乃異二句言思念也
□泥交云車和婦也故以為相和辭之義用備以也
光毛云戮也當其在戎袄中民之務蔽驚援曾無寧
月宏所將韜公劉所以淡汲欲遷部者乃思令其民
脈佀□僕加之苦爭生息保聚之崇以此光顯其國
亻奄奄于荒京險髀之廸也又輯字若依孟子作戢
罔戕乃袞兵之義公劉運疵正思舛干戈之患亦通
弓矢那戎解同賓之豳筵輸于適作戰說文云盾也
瀾豨□井也孫炎云于篪自蔽杆也戈說文云干頭

敢也徐云小支向上則為戚干之則為戈戚通作鉞
說文云戊也戊者大斧也今文作鉞鉞大而斧小大
公六鉞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毛以戚為斧揚
為鉞非是揚之訓鉞其義無所出也揚說文云飛舉
也字从手蕤謂以手畢之其通用之妙則如飛也此
總上下戈戚三者言與上文張字對看孔云以弓矢
言張故知干戈戚揚為人秉之也愛說文云引也謂
引辭也方者方齊之義困以為未至之辭故戚訓且
或訓姑其義一也啓通作眉說文云開也从戶从戶
開之義也故行鄭云開道而行也整戎器以行欲使
翟人知有備而畏威也按皇王大紀云公劉遺夏氏
之隊勤勞于民民用宜用和輪輯賭備其戎器抗中
華之難要知公劉有戎習間非武備修飾不足以銷
外忠句司占圍故篇中言之小□而足首章日適場
迺韃又日弓矢斯張干戈戚揚次章曰鞞琫容刀五
單日其軍三單未奄日取□以鍛可見公劉困惓懨
以此為事矣然遷國乃□□之役必待斯民實足之
後而後敢議豈易言哉□□□引此詩而釋之曰居

者有□行者有聚糧之所後可以爰方啓行然後□
可三字□作公劉之心即經文方字之義又觀居若
二字助知薄固所在其民僭前居者蓬新邦也其未
定自爽一行席卷其民客國而去之理觀末章止基
迺理爰家爰有乃是就續至者言故知疐首言適揭
廷號亦所以為居者設衛使敵國外患無錄乘虛而
人也呂祖謙云毛鄭以公劉居于部而遺夏人亂避
剪惡于齒且以為亦部有盡易積倉為夏人迫逐乃
泉而去致之是棄意衆盛敢不見道逐之寅以國語
史記參之蓋自不容巳寢丁酉戎至公劉而後與鏞
冒淚仌內治既假然後累積治兵鈺大境土而遷都
于郡馬國都雖遷向之豳場積倉固在其境內也嘆
丙奈云太王之遷也以追逐公劉之遷非以追逐◯
迫得有處之也當處之後而遷□故其後遂大
篤公劉于胥斯原元韻亦叶真韻虞雲翻又叶寒韻五官翻既庶既繁元韻
亦叶真韻微雲翻又叶寒韻甫官翻又叶先韻汾公翻既順迺宣先韻亦叶元韻况袁翻又
叶真韻斯人翻而無永歎叶寒韻他干翻亦叶先韻他前翻陸本作歎陟則在巘
叶元韻魚軒翻陸本作甗復降在原韻見上何以舟叶蕭韻陟遥翻之維玉
及瑤蕭韻鞞琫容刀叶蕭韻丁聊翻◯賦也胥通作疋說文云疋足也上象腓腸下从止弟
子職云問疋何止是也字形與足相似斯此也須即
下乾之淨原公劉所遷之地所謂豳也何以知之以
為原斯字知之于胥斯原言公劉足述民其此原也
一說胥相也公羊傳以胥習為相盟言相與同來而
主于上原也小適□□二何乃公劉自道其相慶之
意□說文云□下□也此但取衆義緊適作煩覺文
公詳□□也此何取熟義人衆則熟也亦如丞本火
紙上行之意韓□為□其義正司嚴云占原而又吉
緊見歸者愈多也□□傳□公劉去豳叢伏之從都
上有八國□孔謂不知□何文愚意于去古來遠道
付所本□此推之□□□指今得之衆既緊指他□
之衆也順說文云理也□　人相宜之謂宜爾雅□

徂也永去也自後日亡之或曰承歎說文云岑才陟
太息也公劉既至此京矣因念此日從遷者而既衆且
繁必此地果既可葸而觀安及可以一居之徧而不既
有後日之睢數可是胡可以不頖故一陟降相無
之婚其用如下文所記是也郭璞說云山形如累文兩
崇字適作鹺爾稚似之云重巇下單謂名愚形如郭
穿雄儀也言狀似巍之上大下嶼為按如其
所節自是前事巳節之章耳所以別名者伊說
出陟如鏡而巳其復下故詩謂以同升復文
云往爽也古往而來巳得所為也陟以說觀
丁也原節上文之初其全謂陟又以則云
衣下來以見其相度降也也文云而
ㄙ相山之宗此復厲在亦吁吁以彼在
也毛訓爲帶未見所出登二也迦云文攝
則有用舟處可知巳此上嶸之也說泉之
下章則頌言之也云何止于以下章古有中
其容飾何如平自閒之以于者公前斯者逆述文
云上之美者季云瑤亦何玉爵佢光之播霸者則爲瑲瑲耳

詩經世本古義　公劉　六

孔云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珌者鞘之下飾
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按二字
而非玉刀名也之名爲佩刀之飾則容刀
容以爲之乃刀之有琫珌之類乎刀琫爲
所飾刀刀之按處處當是指其容而言
或皆之刀所受節節名當之爲所刀之
柄以用刀之兵所謂者也說劉謂飾
帶玉佩玉上刀公無所謂故之也公瑤乃有者
以也上下者此無尊瑲也者卽所容
泉既飾其山原嘗見而并說刀之精上之云玉
上下之原以其見上也劉之飾也
（一）篇公劉逝彼百

宜章二從叶佳其須以瞻彼溥原
乎于當上有二二元叶上章叶以爲
字上章之叶卽叶京字並叶以叶泉元按上章以叶則繁
考矣而佇不用其二字
京叶陽叶以原叶何以泉
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
野叶余叶吕語韻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
于時語語叶于韻厚了謂只也看百泉之地
會是言也張

京既此百泉乃有所京非亡言
百泉府在州有泉眼自安大人
百泉郡在漢州有泉眼所屬安因之鄰
京地所出之水皆流入東廣至因之鄰
北地謂之其地道府縣之因不
所文地亦水是流水廣之定界
其地所不今在陽府城與郭之郭
據云其不今窟慶城至與記府
周地所至今在府陽廣所記
所見地在慶城至郭記府
遂達其後公劉郭至所府
後達入逐公劉今所至府
則此人劉自京之所府
升傳人之公不自京
文今云之宅不京
正其人北先

詩經世本古義　公劉　七

但言水既者百泉之也而非原見
者云季之云大云鍾加原既
傳之云以大鍾也南五京云
贊京上京之與面田禹知
果之泉所上呼以鄖公
自上泉民所宜居何必
乃京天子之居宜
稱天京師之
謂嗜子
宗京曾會宅
謂實
附于
上是處
於云地
孔依有
于有

其正文文有神時後遂所周城其所北京百京然
人之云尚傳入遂後所周城其所地郡泉府此
則二論自伯于于男舌不有郎舟所魏在邑百
曰詞既人謂汧今藏竇不今者出于漢州泉
溥原也之公水兩後所民窟慶亦之其為有乃
非專溥劉白安公謂陵原陽民水地朝泉有
先原說有白于府劉公舟在府下皆置那眼所
有卽文不卽京之年劉傳片是逕流泉縣百泉
此兩云審逐而郝器邑至城也水人州屬餘非
地地大其當來州上也公秦廣之處與安大云
名以也遺而者當原作劉年與所至因定界指
也其李璜自此州器攷司又記耳鄭之郭不與
何地遡下泉故乃遺時居洛截慶州季在遡今
以形云句遂詩經孫寫寧慶府自愚六扇即之
知廣上以爲人流慶義州上地不按自寫百河
之平地嶠然咏明夫果亦有古富城泉百泉寅
以其宽世不及經經戊今片讀竇此者泉也魚
第川得未知之有平曙慶石有于則百縣在已
二原而職其舊百泉其陽大不西上京屬官云
草狀乎說處說泉而踪府書窮戊文府乎云平

百人之名而俱為族之言徐云衆出為旅故
謂在外為旅也于時廬旅亦于此作賓食以為其旅
者指外國之人言與大夫衆旅乃賓相應毛云直言
曰言論難曰語蘇轍云章言政令語議政事重言言
言之語者以所言所語非一端故也上文言處處旅
旅貴從還之人既皆得所居矣然不可無君以統攝
之故於此營建宮室設○**篤公劉于京斯依**叶紙韻倚
之宮府以聽政出治焉
精俱上聲**蹌蹌濟濟俾筵俾几**叶紙韻**既登乃依**上見**乃造**
其曹叶尤韻**執豕于牢**叶尤韻**酌之用匏**叶尤韻**食**
之飲之君之宗之飲宗無叶大全云就用之字為韻
依謂依之以居也總上賦也京即上京乃鎬京之京
乎此則宗廟之居神亦依乎于此時處處四句言人既依
遷謂之禮蹌動也濟亦之為言乎此矣故營建宗廟即居樂
者其人不一而趨蹌濟之際無不齊也凡有事于宗廟中設筵几
詩經世本古義　公劉九
之人亦其類也俾使也筵几解見行葦設筵北筵几
乃供神者按周禮春官司几筵職云王設黼依莞筵紛純
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同大
之筵几如此公劉所營之宗廟其設筵几亦依此禮
服于室也依續夏世之祭其紛純几筵故几入衣
依師也遷于此之所跪也考也祭新周也按于東
記諸侯遷此依此於繼將祭奉者新乃筵入于
有可皆先入如朝廷子衣服于衣其服至上君從奉
衣服者升堂君從升也服奉于衣服祭乃遷于
君北向于堂君在此堂也奠之衣服勝陰用
薦西又于往君及及者者于三廟時新酌告
嘉幣寺考興升其再及三也再復拜也擇
再拜事衣服乃降日其遷祭其禮日新此故已
只惟奠衣服于揀日而後升堂日于先服其事造
畢故詩所敘服乃席上而奠祭君者以歸遷乃
其曹以下所敘述亦從上也其禮及嘉禮
之之事也造詣鄭玄云造者就也
衆戎乃彼之造則恐彼此字有去來二義上我言同往
就彼主彼古則為來說我也若此造字乃使彼就我
者也曹本作官說文謂獄之兩曹此廷東治事者也
恩彼今治事之曹皆文呼為兩本于在如六治是也
此曹字指羣臣凡同姓異姓皆乃造其曹謂之也
其羣臣正所與之恩共飲也執者在乃設其曹
文以為關與之飲也執豕之禮遷之謂宗
以大夫立立公所馬是也按其就之名為之
語文有苦牛宰以包也也文云處行乃就解
見芶蘇以牛犬長包也說云其管可藏物也
類有與萬之小冬凡有既甘冷然古包蘇晉
頭以及以物用金之以文則開孔云今也羅
類以及以本與設玄其獻為頭按其亦言
郭以之作為我飲食之用凡用酒鄉宴于宋
宴人民多為二云文為言以公於三禮飲
鴈物至陳甗鈚醴公祭之宗之家食宗之
用汝以成于旅客也之以用於宗之
向大宗以為宗也之家君也以為宗
為以之宗也故宗以也宗兩
詩經世本古義　公劉十
宗族與合於宗上臣之君宗宗義
臣之臣與曾侯上臣之宗君之臣
宗衆旅奪嗣宗君之姓之臣云皆
明舉主衆之書上臣族之嗣臣主
飲明君之下與之宗云以為之臣
備不飲與之臣之宗嘉臣君之宗
繇羣臣之君宗有異姓之臣綏皆數可姓之臣稱
宗合與上臣之君宗宗義異姓之宗臣臣之臣
臣上之遂旅四之君承之宗異姓臣羅臣不
明飲子之至于家于易人尊高承宗之臣
燕不飲明臣之所與有宗之宗臣
曰說以宗必宗與上下說之燕
又以宗宗必長宗也
其其臣宗必其臣理
一時臣恐未說及之宗宗
理中自嗣其臣

○篤公劉，既溥既長，（陽韻）既景迺岡，（陽韻）相其陰陽，（韻）觀其流泉，（先韻，見第三章，韻亦叶真）其軍三單，（叶時連，先韻）度其隰原，（叶…韻）徹田為糧，（陽韻）度其夕陽，（韻，豳作豐，亦本）豳居允荒。（陽韻）

○北立既溥之民，居既定，宮室既成，於是相其泉流，既長…以此日其地既明，以相其方，其泉…以…正…相所以…其…之…者何哉，上…之…所…以…之…各泉水之…南…經…東…之…定…與…又…有…也。…曾…古…遠…何…有…也…當…皆…此道…蒲…也…者…皆此…軍…也。其…當…三軍…也…所…為…軍…也。

詩經世本古義　卷公劉　十一

…與…故…之…三單…之…單…遷…得…其…非…為…之…公…劉…與…單…也…數…遷…之…其…者…三…之…無…軍…公…國…初…有…不…云…明…矣…古…夏…始…鄭…云…也…之…后…稷…也…上…觀…此…夫…公…之…則…公…劉…大…軍…

一者，之…國…尚…半…萬…數…之…為…單…七…千…得…四…九…無…美…公…國…三…單…五…大…田…也…遷…有…孔…于…之…三…易…之…謂…二…七…易…從…云…也…行…軍…干…所…之…后…五…易…百…丁…也…單…又…而…通…更…夫…上…家…亦…為…適…公…方…為…二…方…之…則…一…而…一…三…封…單…當…里…軍…大…

[illegible]

○…原…地之…一，按…其地…或…有…州…有…原…下…隰…底…績…之…文…豳…在…其…原…下…

…而…均…授…之…地…其…地…見…或…有…上…中…下…所…謂…說…文…云…通…度…也…井…九…百…畝…徹…田…則…

…者…適…方…而…耕…也…之…所…謂…以…言…南…子…所…謂…方…而…井…九…一…畝…之…收…皆…出…

…其…中…為…公…田…公…田…之…八…家…皆…為…豳…則…以…為…民…公…田…有…之…授…之…人…

…穀…以…下…田…其…之…民…取…入…其…八…民…與…之…公…者…有…所…歲…皆…出…

詩經世本古義　卷公劉　十二

…法…之…日…五…物…九…等…制…中…天…下…之…地…征…以…土…之…王…法…則…土…之…

…正…師…為…兵…伍…五…以…求…九…為…之…小…而…可…萬…五…卒…民…以…土…人…旅…五…旅…而…用…法…

斯…原…言…溥…原…言…宋…總…是…自…之…長…從…其…名…字…生…始…指…

[illegible]

○篤公劉[illegible]

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illegible]

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鞫之即。[illegible]

詩經世本古義

[illegible]

用遷以易商有之莫見之世代何[illegible]遷者[illegible]之
遷耽也以豳之遺之[illegible]有[illegible]析[illegible]者之愛國而之
一舉而從之觀其臣室之遷動浮有[illegible]小式[illegible]不適之有[illegible]
為臣者從上從康乃[illegible]伏小人之後[illegible]式外不[illegible]和[illegible]吉
于百姓衆之[illegible]矣[illegible]古之出始告後之中[illegible]城[illegible]不[illegible]吉而
[illegible]愛之若不[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公[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邊[illegible]
不侯兩[illegible]之[illegible]原[illegible]之[illegible]公[illegible]不[illegible]下[illegible]之[illegible]而
土有[illegible]民[illegible]之[illegible]國[illegible]日[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勞民而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不
民之公[illegible]不[illegible]一[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
乎日之所兩君[illegible]如[illegible]人[illegible]事[illegible]
遷國者[illegible]志君有[illegible]而[illegible]人[illegible]民[illegible]
以口古[illegible]當以公[illegible]以[illegible]恩[illegible]
焉後[illegible]代斧[illegible]鈍以[illegible]自養者其[illegible]

公劉六章章十句

[illegible]云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詩經世本古義

[illegible]大明[illegible]公劉[illegible]小雅[illegible]六

[illegible]時[illegible]成王[illegible]

[illegible]

七月豳風也

孔叢子載孔子曰[illegible]七月[illegible]公之所以造周也[illegible]孔子[illegible]豳[illegible]

者周家王業[illegible]以[illegible]公[illegible]周[illegible]

[illegible]七詩以以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詩經世本古義

[illegible]

劉[illegible]之君[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

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太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
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
衣食之業甚備秦都咸陽隴天下富豪十二萬戶于
漢高帝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景及諸功臣家于
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并兼
之家于諸陵強本弱末以制天下是故五方錯雜
風俗不一貴者從修靡賤者薄仁義故漢之京輔
號爲難理、范氏文云讀豳風一篇何意還荒苦寒
之地、多綠華芳草蔚爲文明今齊魯燕晉
之區、多有趨鶩自甲無炊煙者又何也、

七月流火、叶尾韻九月授衣、叶隱豈翻一之日觱說文豐氏
本俱作滭發、叶質韻非律翻說文二之日栗陸德明本作
懌文俱作叶質韻力質翻釋文引說文作颲
烈、叶力貿翻豐本俱作列
作泉豐本作叶質韻力恩注豐本俱作
叶讀詩關翻亦叶
骨韻勿結翻　無衣無褐、叶齊韻相絕翻
何以卒歲、叶齊韻亦叶
三之日于耜、

叶紙韻四之日舉趾、本紙韻俱作止漢書豐
田畯至喜、
同我婦子、叶紙韻饁彼南畝、
叶經等作暢部止韻鄭玄云本作饋、賦也
叶處等作暢首章以總以前六句發端以衣食自六
后後只食自二章至五章所以終前六句之意自六
章八章所以終後五句之意也以六章言之也七月斗建申之月
張子云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下同火大火心星正
當夏時所用者夏小正也流毛傳云下也火大火心星
卯大辰也辨見小星篇左昭三年張趯曰火中日火大星中而
寒暑乃退服虔云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
寒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爲寒暑之候
事也知此大火星以平旦昏中者以月令季夏昏火中
六月昏火星中者月令季夏六月昏中以是一月
月之昏既以中衡反之故星二月令季仲夏也以然
月令火谷中中星始典之月火之所昏爲六
不知夏至中中者其忌孫間鄭火以星中中心五
火名朱方之火有星谷日永星大火仲夏大火也
肖書舉中以占號又位二日遂有奇并亭火中故

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
大火之次非心星也堯典四時言中星者春夏交擧
其次言星鳥星心秋冬擧其宿言星虛星昴故注云
星鳥鶉火之鳥星心火大火之屬三次玄武虛宿居其
白虎中昴宿也其東方南方皆三次中鶉火大虛總一
中西方北方宿俱七宿亙七星可是午以鶉火擧
方故指中北大次之心星亦南又鄭書注洪範皆六
大火之次與大火之亦中星錄足也以傳云大星火爲
仲夏日在鶉火大火南中並也公時尚書云多時
月日在鶉火中昏之考字亦洪範云心以六
六月之昏加于地冬今七月至下則而流尼
矣九月傳家十二年後之四時故奈中西流
日丘閒之火伏而後祭猶西可以此仲尼
按周十一月夏十月也者流火出行時曆是
沒尚是九月而昏西方一火以見火之六時未之之
中之後下而過西方火曆指而昏指星未
招于下歲而行首指火上流也故天不是也是
故以七月流火爲首張子云人歲之事其有樂冬之月

詩經世本古義 卷七 十月 八三

之詩常于年前發先提擿又按
以地說多寒故豳家祭寒之發冬
月授衣云裝故長寒之功家事聽家以
無羨衣于十月降霜此授衣家其計之先
也于子授衣也九月乃授衣云者服之寒計
以朱使冬寒乃始也授衣之其以功家家九以
之衣日寒斗建也亦授衣寒之發
一以使十月乃日之原嘉其之所之以事說
之日也四寒之節一之二之積之也冬
月之月之故十月有日之日日
而終也九月十月以十月數也以建稱
起體也從十更有日月之以十一月日數也
一從夏之夏月十一以月以以之而之
之之月之至月一陽以陽氣生物以周改
從日建月以陽月皆將生物數稱
月日純已相陰之之用氣物則配以之故
建月陰若之用事陰以數成月
之月之二四之之物配正月數成數
月日月之乃之正已以有物而以日
二而二者是作正二月萌以可始所興
一月二月則生物者未成更吉之無則與
一月二月謂之生四物者又成更理吉一之二之無所前寄無

別以其俱足陽月物皆木成收因來上數而之三四明其氣相類也恐按以三四總一二總是象上之玄故有以正月為十二月若春秋元命包日月人以十一月為正殷人以十二月為正夏人以十三月為正後漢書陳寵傳云子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亦寄者牛弦傳六令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室十三月不以文旅為守從是春木不旺夏土不相建寅之月乃是十月之初亦乘上以為十三與此同也朱子以為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張子亦云言月又言日別無義材六是文順器按二說俱十理木安總之本天而言則主日以冬子為日兵一孫之始也本應而言則主月以血春為夏正建寅之始也因思易復卦有七日來復之文書解亦屬未陳以此詩一二二四之月倒之易之七日正胃五月甚五月一陰初生而葉陽以次剝盡令則一陽復來故日夏復其道七日來復也齋發毛云風寒也按齋說文云光人所吹角屬齋以驚馬也徐錯云令之帰栗場慎云觱發之為風其義陰而難知諺

云一九二十七節項吹觱栗正謂風吹籬落殺似聲栗與詩意令觱栗今樂書名風管又可證易其聲悲慘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發疾觱栗烈毛天寒氣也按栗本名其實下更至觱發之時將陰不凍有義栗之象人遇寒而膺栗頭此烈火猛也本無寒裁仰以其為嚴猛之說取以象寒成乎孔六仰冬之日得或乃寒今冬之月無風亦寒波異其文豐陂觱栗先詩疊茲之乃言栗人曰詩令頭有理本欲深信疑古文音同名字得通用故說之嘗發作畢友渾風寒也友寒也先言畢而後言波名孔所謂仲冬待風乃寒是甫栗當通作深說文云其也列著適作颶說文云然亂也既以變而又言風者今冬寒既甚矣更重之以時風內念甚也意叫為云先于殺民農桑以為衣食其以允敘所以條悲也是故將言衣之木則若寒之候褐毛布也織毛為之上只[illegible]衣而也皋[illegible]的若九月衣巳足交上一月以從月衣自[illegible]之以而河不龍啖也辛通作竹說文八終山之入[illegible]得以今成則又兒二之日為歲之終世七十言是[illegible]也以上古本

之冗急也三之凡竹云貴之凡可月也于孝日見之舒故又宿為往也猶云往于彼也耜說文八[illegible]從釋支云未下耜也易日謝本為耜[illegible]本耜未耜甚耒之言勸不使銳而寫之所以入上令呼掌為未令所以錢鎛謂之犁頭未者之則之稱援木使兩學為之以退招俗呼犁衡總呼之則一為[illegible]也[illegible]而為之所正十二耜為播中云言者相一全[illegible]人[illegible]發云耜[illegible]岐[illegible]而不家有之攝黃皆六于耜謂皆皮疾大[illegible]北室處入月往中田之器而修田器錢之屬與鑄以以耜言名户時曼曼良耜才略其耜[illegible]人以北為自而占之有次起上而耕以[illegible]也孔云有[illegible]冬命農討揚耕中修未耜其[illegible]然[illegible]多[illegible]長耜犁冬之月公為人上月修未[illegible]月始[illegible]者[illegible]上[illegible]志个張遺謂寒歌當[illegible]故[illegible]未耕始皆[illegible]東[illegible]建[illegible]月也時之日于其之月二月也[illegible]說文云斛皐也月足也耕以足推故用足二耜為耕鼓云斛皐也月令仰春之月云耕者少舍部元錫云少舍[illegible]無叟令息急農之至也此言舉趾所謂少舍者也同我

婦子程子云我婦我子同來致饁也我農夫自我也饁彼預云野饋也所謂餘如李氏[illegible]耜[illegible]其夫饁之是婁饁其夫[illegible]有畝[illegible]春內饁足故[illegible]其文也王安而云氣大東以南為[illegible]故身門南子補傳云用字言陽而忠坐南來向陽馬氣道西北飭陰則不實孔云周先公在[illegible]發民田講使衣食元足寒者及時民春上教知其求晚各[illegible]就以[illegible]其[illegible]亦我婦子饁後有畝及所我[illegible]于曰為畯職[illegible]述民人之志且敘先公職令之饗田畯與田之官[illegible]稚說文皆以發為農大所去[illegible]漢皆謂今之晉夫足也[illegible]昌云田唆不田則主敬穀故[illegible]之[illegible]漢及隸[illegible]有此育所之齊夫役鄭祈皆入今之耆夫[illegible]汝[illegible]戒丁稱有喜夫馳之郊則狀[illegible]已有此宜其[illegible]矣明情與用畯之職益[illegible]以詩及[illegible]大田[illegible]也予喜者田官迓行所所來至[illegible]見其民之[illegible]農事則言也劉公壇云[illegible]其而即皆則[illegible]田甲[illegible]則有間婦人則致餉用力齊也[illegible]之道[illegible]其不淺于時不解于力田人少不事[illegible]而從北同畯所以

喜也。韓奕云[illegible]大飽彼[illegible]之心。一田畯至喜見
上下之志通。以上言食之爲急也。衣則言其授衣之
後而未及其初。食則言其[illegible]之初。而未及其後。此
古人行文變化之妙。而自七月以至四之日。循序敘
衍。更復渾成。此所以爲化工之筆也。朱善云。三陰之
月陰氣始盛。故于是而豫爲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
氣始盛。故于是而豫爲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
七月爲首也。大寒之候在丑月。而慮之于建寅之日。其爲豫
時。凡成之候在于酉月。而慮之于建申之日。其爲豫
作[illegible]知若是。而後衣服至而後菜食。則其爲計
[illegible]亦疏。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首章韻見。春日載陽。韻豐本作[illegible]有鳴倉庚。叶陽韻居郎翻女執懿筐。叶陽韻豐本作匡遵彼微行。叶陽[illegible]郎翻爰求柔桑。韻陽春日遲遲。韻支采蘩祁祁。韻支女心傷悲。韻支殆釋文一作迨及公子同歸。叶支韻[illegible]爲[illegible]翻○賦也[illegible]嚴云。二章三章皆[illegible]首

章無衣之意。舟言流火授衣者。鄭云將言女工之始
故又本于此。愚按九月授衣[illegible]今年。而[illegible]以其[illegible]來
之則春日載陽以下。皆明年之事也。第二章倣此。蓋思
其衣之所從來。則詳之不得不及耳。春日孔以爲建
辰之月。亦未是。按月令云仲春之月。倉庚鳴。夏小正
云二月采蘩。則此章兩春日皆謂二月也。載始陽[illegible]
也。爾雅四時春爲青陽。注云氣青而溫陽。又釋[illegible]
名云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倉庚黃鳥而黑章者
[illegible]章黃鳥也。爾見鶬鶊[illegible]陸佃云凡詩言黃鳥者[illegible]
也[illegible]倉庚者賦也。[illegible]聞[illegible]鶯之日倉庚鳴[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人[illegible]女[illegible]心[illegible]文皆以爲美
也[illegible]彼[illegible]也[illegible]誠[illegible]本[illegible]繇[illegible]篇云受物之[illegible]象
[illegible]方也[illegible]文云[illegible]行小徑也。柔桑[illegible]桑
[illegible]桑始發也。遲遲日行舒緩也。孔云春秋
[illegible]多少正等。而秋言淒淒。春言遲遲者。陰陽之秋
感人不同。張衡西京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illegible]然
則人遇春時。則四體舒泰。覺[illegible]景之[illegible]長。故以遲遲
言之。及遇秋景。四體偏[illegible]。不見日行急促。唯覺寒氣

襲人。故以淒淒言之。[illegible]夜[illegible]正[illegible]非[illegible]首[illegible]文
敍詞不甚實異也。愚按孔說是。遲遲在載陽之
後。自是晝刻較長耳。但晝夜[illegible]又[illegible]解見采蘩
篇。徐光啓云。蘩之爲用[illegible]出於蠶[illegible]人之[illegible]易出[illegible]蠶
者皆然。故毛傳云所以生蠶。朱子[illegible]云蠶生未齊。未可
食桑。故以蘩啖之。蓋本古日說此[illegible]。以意附之耳。祁
本邑名。故字从邑。或加爲大。或[illegible]爲徐。或[illegible]爲衆。總
不能明其義。愚意當通作岐。凡山之旁出歧之二。達
者皆謂之岐。此於衆多之意爲近。蓋其孔[illegible]與。爾
祁[illegible]祁[illegible]如雲。皆同類義。若以采蘩爲彼之祁。祁[illegible]通
之。則此篇采蘩祁祁與彼公宮中之人亦在其中矣
故下文有及公子同歸之語也。女自執懿筐之女女
心傷悲。猶云此然動念也。殆將也。其始庶乎之殆。諸
侯之子。凡男女皆得稱公子。左傳云。凡公女嫁于敵
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
子。亦上卿送之。[illegible]三年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公
子。其了。史公女而嫁公子。又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
丁擧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是諸侯之女亦稱公子也

同歸[illegible]與子同[illegible]之義云。其[illegible]與
之同也。豳公之化。自家而國。春日遲遲之時。公子亦
出而與女子采蘩。此執懿筐之女見之。不覺悲傷。遂入
斂見民生在勤。雖貴爲公子。猶不敢自暇逸。知此[illegible]用
典。乃而象之。所謂上[illegible]令[illegible]名[illegible]必有甚焉者也。毛[illegible]鄭
以爲春女悲。秋士悲。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illegible]陰
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欲嫁之志。或
[illegible]知所言。以處乎而[illegible]家想。其說鳳凰[illegible]敗[illegible]之俗。或
謂[illegible]時偶然有于歸之事。或又[illegible]
謂係有[illegible]親之感。初[illegible]對食。○七月流火。見上八月萑
葦。[illegible]韻蠶月條桑。韻陽取彼斧斨。韻陽以伐遠揚。韻陽猗。詩作[illegible]
彼女桑。韻陽七月鳴鵙。韻錫[illegible]孟子注作鴂八月載績。韻錫
載玄載黃。韻陽我朱孔陽。韻陽爲公子裳。韻陽[illegible]
用[illegible]績[illegible]麻[illegible]食[illegible]蠶[illegible]績[illegible]玄黃[illegible]之所[illegible]
堪衣用。故三章又陳女功[illegible]也[illegible]八月[illegible]建酉

之月萑葦解見蒹葭篇毛云豫蓄萑葦可以爲曲按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注云曲薄也植槌也所以架曲與籧筐者孔云薄用萑葦爲之以下句言蠶事則萑葦爲蠶之用故傳云豫蓄以爲曲也蠶月治蠶之月以月令祭義考之正謂三月也月令之說見前祭義云大昕之朝君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鄭氏謂大昕者季春朔日之朝也此詩自建寅之月以至建丑之月皆有關少建辰之月有其事不紀其月以示詩人行文變幻處條長也歟木維條之條言三月之條桑後方條達也說文云方銎斧也孔云隋銎曰斧方銎曰斨斨即斧也惟銎孔異也按隋謂孔扶而長也舉曰斧空也劉熙云斨之戕也所伐者謂伐其牀沒也遠揚朱子云遠枝揚起者也孔云長條揚起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長引葉嚴六桑性以斬伐而始茂取斧斨以伐其條又緣爲明年之詩也程大昌云今浙桑則然歲生歲伐率皆翻

行低幹無有高及二丈者猗通作倚嚴云猗依也不斬其條但就樹以采其葉也又釋詩作猗故毛傳謂角而束之曰猗蓋取此猗義也女桑爾雅云桋桑也郭璞云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爲女桑樹嚴云物之小者稱女猶今稱女牆也上章求柔桑乃桑葉之嫩者蠶始生未多故以筐箱求之茲所出之蠶其有新出者又有未出者故同采蘩云之皆已蠶實之始也此章女桑及桑柯之小者人村低條以之小樹又猗彼之蠶已大食故桑之大小取之無遺蓋言蠶事之長也鵙爾雅云伯勞也郭璞云似鶷鶡而大揚雄云伯勞似鵙鶪鴂黃伯勞喙黑以此別之曹植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爲仁養陰爲殘賊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性甚能干鷹集于林則盤旋鳴鵙似鷂飛翩翩舉之五更輒鳴不止至曙乃息又名博勞又名伯趙者坎也左傳云伯趙氏司至也通卦驗云博勞性好單棲其飛翪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故帝少皞以爲司至之官陸佃云說文以爲鵙鳥足也今鳴雖欲足暇卜羅

類云按時訓云鵙不始鳴令姦壅偪高誘以爲夏至後應陰而殺蛇乃磔之棘上而始鳴今俗所云在林閒鳴於下其下蟠結不動飛去而則仰鳴其所跗技可鞭兒令遠語以其當萬物不鳴孟于時注而能鳴故以類求之戒見夏小正鵙則鳴也孟子注以鵙爲伯勞也云倉庚字通用按鵙鳴知至故陽氣巧婦而無以爲細云知分而鳴鵙可續之候氣分而倉庚鳴步蠶之應也氣至鳴七月猶續之陰也三之五月伯勞始鳴矣陰之鳴七月猶感鳴則續也其云五月伯勞始鳴故一月開之七月時感鳴則續也云候寒音至矣續七文云緝也孔云陳風不事績也麻之蓋皆近也說異而緝麻也玄黃朱皆其色績工者名月以東上絲事起也麻纁而成之衣言麻是八績也總而繒織而成也一絲春衣服布是染者兇用麻絲成有赤也說考帛寒服衣祖是始古適玄毛云而服有也按工是秋記暑法云服入爲玄五入黑而七入爲纁緅鄭注云鍾人說說三亦成纁纁又再染以爲緅有赤爲纁考工記云染布三入而三色也又復再染以黑則七入爲緇纁矣今禮記作爵者在緇之弁

閒其六入者孔云玄入色也法是入數禮無明文故鄭約之以爲六入者謂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易下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爲天坤爲地天色玄地色黃故以玄爲衣黃爲裳天在上地在下也玄衣黃裳冠禮注云爵弁服纁裳之纁三入則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也四入爲朱孔云故知四入爲朱以爲纁謂朱之深者也陽色深故玄纁相對則縓之下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深纁也三云毛云故孔云陽明也明謂色之光者也禮記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明也按周官朱色之最明者也五色皆以朱爲最明故鄭注云朱深纁也公子之裳夏日朔陽氣清明天色以朱爲上以其赤色也按朱色皆成人之服故公子與上章公子同故以朱爲公子之裳非特公子也八月之衣裳以爲公子裳公子能勤婦功故公子之裳亦猶是也繫之以獻公子也繫之家人婦女所作故此言麻縑成未見之采取黃繫之以獻公子也意耳婦人以爲此言麻絲之事七月以下言之功能勸以爲功作中言婦功之成亦不皆是猶年之功有七月八月蠶月亦可作余歲明歲有亦可不必拘拘

分栽朱子云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四月秀葽**韻蕭**五月鳴蜩**韻蕭**八月其穫**韻藥**十月隕蘀**韻藥**一之日于貉**韻藥**取彼狐狸**韻支**為公子裘**叶支韻渠之翻豐本作求**二之日其同**韻東**載纘武功**韻東**言私其豵**韻東**獻豜**周禮注作肩**于公**韻東○賦也四月斗建巳之月王安石云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然四月正陽而言月何也四月陰生氣之先至者也嚴云五行皆胎養在長生之前五月一陰生則亦四月陰胎萌也曹氏云首舉四月者言陰氣之來從微至著蓋有漸也爾雅云木謂之華艸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孔云分別異名以曉人故以秀為不榮然出車云黍稷方華生民說黍稷云實發實秀是黍稷有華亦稱秀也葽草名鄭從爲王萯非也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故爾雅云葽繞蕀菀郭璞云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葉[illegible]銳而黃其上謂之小草本草云遠

志一名蕀菀一名繞葽一名細草廣雅云[illegible]名王連一名蘇菀圖經云根色黃形如蒿根苗名小草似麻黃而青又如畢豆葉亦有似大青而小者三月開華白色根長及一尺嚴云今遠志苦遶之其陽宋以非草熟煮之乃可用又丘光庭云月令孟夏苦菜秀孔穎達云菜似馬薤而花白其味極苦今驗四月秀者野人呼爲苦葽春初取煮去苦味和采粉作餅食之四月中華如蓬艾花如牛旁花四月秋氣生故苦葽秀則一歲物成自苦葽始月令所書皆應時之物其言苦菜即苦葽也穎達所見別是一物不可引以解此五月斗建午之月蜩[illegible]蜩也夏小正作良蜩傳云良蜩者五采具按爾雅蜩種不一有蝘蜩有螗蜩蜨小正良蜩唐蜩皆以五月鳴陽惟方言云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螗蜩陳鄭之間謂之蜋蜩秦晉之間謂之蟬果如所言則蜩蟬通是一物夏小正不應別而言之而蕩詩云如蜩如螗則蜩自蜩螗自螗其非一物明甚毛氏于彼傳云蜩蟬也螗蝘也當以此說爲正螗蜩蚑名蠰則蟧蜩并其名蝒矣陸佃云蜩亦

蜩之一種形大而黑昔人啖之禮有雀鷃蜩范是也一名蟬爲其變蛻而禪故曰蟬又小正月令七月寒蟬鳴寒蟬似蟬而小一名寒蜩即今啞蟬非此蜩也錢天錫云因天將之變而物化隨之寒天冬而蛻下夏時民俱計知此蓋不止履霜而知堅冰矣此與下章觀昆蟲之變化者不同穫說文云刈穀也孔云八月其穫者惟有禾耳十月斗建亥之月隕說文云从高下也又云凡草木皮葉落陰地爲蘀徐鍇云此言草木而从草者木蘀與草同也又說文有集字其義月木葉陰地徐以爲隕蘀當用此集字但古今字異此字今所難行也以上同何古陰氣之[illegible]萌而盛而錄見天物者如此以起癸稍不可緩之意于貉往祭務也按周禮大司馬之職中冬教大閱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率其民而致之大司馬質明弊旗誅後至者有司表貉于陳前舊說云禡師祭也立表以祭故謂之表貉古人祭貉于立表之處無壇壝置甲胄弓矢于前置稍其後以依神禱氣勞壯而多獲羅氣云貉善睡之獸以狐畜而發之抑之即悟已而復寐

周人將獵則先祭貉故謂獵爲貉周禮曰祭表貉則爲位蓋獵之將出貉爲先導表貉之所在知獸之所聚故祭而取之禱天于傳曰天子獵于漆澤于是得白狐玄貉焉以祭于河宗北周禮獵祭貉之於也貍者狐之類狐口銳而尾大貍口方而身文黃黑彬彬蔚文于豹故稱聖人虎變君子豹變辯人狸別貍善搏者也爲小步以擬度焉其發必獲謂之貍步量侯道去之古者王大射則射人以貍步張三侯陸佃云狐善疑貍善擬不可以有爲故吉者以爲貉居之義詩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言往祭表貉因取狐貍之皮爲裘也孔云禮言狐裘多矣左傳稱齊大夫東郭書衣狸製服虔謂貍製貍裘也頌辟道云大公子無陳于事而狸裘東郭即戎而貍製則貍裘非禮服之裘也傳又曰臧之狐表毀我于狐驗則春秋之時戎服亦以狐裘也此公子謂豳公之子與上二章女公子不司蠶績者婦人之裘則我朱孔陽以獻公之女待獵者男子之事則取彼狐貍以獻公之于亦各從其類也問先[illegible]織紝組紃不專爲存

但于勸生之中有先公後私之義耳其同者爲云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或引周禮小司徒職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注謂竭作者正卒羨卒盡出也一之日只正卒往二之日則正卒羨卒俱往故曰同思按此說絕無據今以下文獻稱下公觀之則公固在田所矣斷辭爲是又一之日行表貉之祭似與周禮中冬大閲之典相合而此更言二之日載纘武功者舊說謂幽地晚寒故習兵晚亦屬將身此詩自說幽俗在周禮未作之先原不室律以周禮或稱是一之日聯民相與祭務以獵取禽獸而君未同往至二之日獲方跡有司致民于田以講武故曰其同也毛云纘繼功事也孔云既言獵取狐狸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之時君臣及其民俱出田獵則纘續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我也愚按此時始習兵出田一年僅止一次耳與周穡蒐苗獮狩之典殊異謂之纘者言纘續上年之事蒸歲以爲常非謂繼前日之于務也豵豣皆豕名說文以豕生六月爲豵毛傳以豕生一歲爲豵未詳孰

是兩豵豕生三子曰豵注云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之名說文以豕生二歲爲豣有相及者謂豣司禮注以四歲爲豣亦未詳孰是然總之豕之大者也小獸私之爲已有大獸獻之于公所薄于已而厚于君也朱子云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稱之意愚按裘稱有刺貴者衣裘賤者衣褐通章只重在取彼狐貍爲公子裘二語畫幽民因已之資猶以禦寒而車爲貴考之意下文二之日一段則又因言于務而年及之可語意自有輕重又按禮射義諸侯以貍首爲所疑則取此章也一之日取彼狐狸故曰貍首又幽公之詩也是故諸侯之射以之爲節

○五月斯螽動股賡韻六月莎釋文作沙雞振羽賡韻七月在野叶賡韻王矩翻八月在宇賡韻九月在戶賡韻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八言爲句叶賡韻後五謂穹窒熏鼠叶賡韻此主翻塞向儀禮疏作嚮墐戶賡韻嗟我婦子叶賡韻茲王翻曰漢書豐氏本俱作聿爲改歲入此室處叶賡韻此上翻○賦也斯螽解見螽斯篇爾雅以爲蚣蝑蟴機

云蝗類也長而青長角文股青色黑斑其股似瑇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搓作聲聞數十步幽州人謂之春箕亦謂之春黍江東人謂之蚱蜢亦謂之瓦動皆佃云五月斯螽動股古螽斯股成而齊迅之也頭春云螽蟪食螽于是動股成而奮迅之則方春而羽也故列于以爲臣力折春鼓之股堪秋鐸之翼六月斗建木之月莎雞螽名以羽者毛云羽成而振迅之立光庭云按諸螽之鳴出于口者喙多矣有鶡鳴者有服鳴者有股鳴者有羽鳴者齊爲者鳴蟬之股鳴者蟀則也股鳴者斯螽也羽鳴者莎雞也若以飛而有聲爲羽鳴者則蝗蚊之類皆是何獨莎雞也且幽風所言并偕然也以其雞斯螽之豕皆陽蟲也陽氣出則此霜鳴陽氣入則此蟲書著其將寒之有熱斲人果信小寒也今驗莎雞然如蚱蠕頭小而身大色青而有蜻其羽蓋合不鳴夜則氣從背出吠其羽振振然其聲有上有下正供啼東故今人呼爲絡緯者是

也如或不信可取持枝之上候其鳴者把大或看卵如斯言之不謬或云形兩說羽衆亦作聲是其不識莎雞有爲聽說單類六莎莎振羽作聲其狀則小而羽大自青稍兩種有以六月振羽作聲連夜札札不此其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莎雞一名絡緯今俗人謂之絡絲娘蓋其鳴時又正當絡絲之候故蟲詩云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也寒則漸近人今小兒夜亦養之聽其聲能食瓜莧之蟲雀豹古今注云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鳴聲如急織也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緯也又日促織一名促機絡緯一名紡緯其古促織如急織絡織如紋縷足矣但蟋蟀與促織是一物莎雞與絲緯是一物不當合而言之爾時稱六月莎雞振羽以至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一說而別言莎雞與遠時可知其非一物也蓋二蟲皆似機杼之聲可以赴婦功故易以蒙亂孫炎解爾雅論天雞以爲小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亦氏又云一名樗雞紅蹤則五莎雞如蚓而斑色毛翅數重下翅正赤或謂之天

鷄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廣志云莎雞似蠶蛾而五色亦曰擘雞畜皆非其類今莎雞之鳴乃止而振羽不待飛也一名馬蠶陸佃云蓋其名以時故有雞之號范祖禹云五月日短至而陰生斯螽動股莎雞振羽氣使之然也陰陽之氣積微而為寒暑君子之戒民也愚案七月在野以下承上文皆謂莎雞也舊說以為屬下文指蟋蟀不惟文理未順凡周書云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而蟋蟀居壁易通卦驗亦云立秋蜻蛚鳴白露下蜻蛚上堂蜻蛚即蟋蟀也安所視七月在野乎宇韓詩云屋霤也陸德明云屋四垂為宇說文以為屋邊也釋名云宇羽也如鳥羽翼自覆蔽也戶說文云護也半門曰戶象形又外曰門內曰戶易節卦初九曰不出戶庭九二曰不出門庭是也蟋蟀解見唐風林兆珂云蟋蟀有三尾者雌也二尾者雄也吳人取其雄而鬬健者馴養以鬬其鳴在股間非口也亦作悉蟀陸佃云陰陽率為物以出入至于悉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詩云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言蟋蟀微物也猶知隨時

可以人而不如乎汝日物有放而志倪人有職而志忠也蒙說文云安事之蟀也从木从并片采人斜身有所侍着郭玄云穴此二物之如此者者將寒有蔪非桒來也穹朱子八公賞也通作空考工記穹者一之一鄭司農云穹讀穿空謂鼓木穹窐者其鼓三之一也又呂覽伊尹生于空桑宇或作空室說文云寒也室中空隙者室之熏說文云火堀上出也熏風令出其窟使不得穴于其中也孔云月令孟冬命有司閒寒而成冬此經穹室墐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从十月塞室之突塞說文云室也本作塞从宀屋也从片椽也从㫃之从土㫃音层象參物拲而塞于屋中也何說又毛傳皆云北出牖也从六从口徐云牖所以適人氣故从耳會意孔云土處禮云祝啓牖獨注謂得牖一名也塞向避北風也孔云亦寒之篳不塞南窗墐毛云竹也孔云所以須室者隙人篳戶篳戶以篳竹織門荊竹通風故泥之使令字無隙孔以氣不入錢天錫云向可軫寒戶則人所也入不可塞但墐之而巳陸璣云隙能生寒而又文注一隙穴寒而之

徒寒不得自由出戶庭之今歲不得自外入王安石云嗟者慨嘆之辭曰為改歲昔黃生云言宜冬歲事將改易稱堯典稱冬為朔方之義其民不與其說而謂三正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述用之耳朱子亦謂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因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也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候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為改歲則又何以云二之日為卒歲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愚按改歲取不正指十月乃緣許之詞觀本文語意自明室者邑中之宅處止也古于其而止息也自困廬而止之文曰人頌古云去田中入室處也孔云天蛋能近人人寒岸乎汝全寒無室又古妻子言其所以務此者為改歲入寒當入北居處也班固云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黃子道周云明堂月令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曰時

殺時至毋罹其災言詩于護民者也則不知豳風之情也豳風卒六月寒向墐戶曰入室處是亥月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卒歲之意既言有衣有理矣復及室處者齒也寒歲是宗寒事也

○六月食鬱及薁、屋韻說文爾雅疏作蓄**七月亨**音烹豐氏本作官**葵及菽、**屋韻釋文豐氏本俱作尗**八月剝棗、**皓韻**十月穫稻、**晧韻**為此春酒、**有韻**以介眉壽、**有韻**七月食瓜、**叶虞韻交乎切**八月斷壺、**虞韻**九月叔苴、**叶虞韻古俱切**采荼薪**豐本作[illegible]**樗、**叶虞韻抽居切**食**音嗣**我農夫、**虞韻○

[illegible]自此至章皆言農寓飲食祭祀[illegible]果實成而可食鬱云春夏食果之類毛詩草木[illegible]有果實成而可食鬱唐棣之類劉瑾云[illegible]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illegible]一名車下李生高山川谷[illegible]薁毛云蘡薁也亦作蘡[illegible]一名車鞅藤薁同

六蘡生類蒲萄六月熟顧越彥云蘡薁熟食勤術正詩六月所食也花木志云燕薁實如龍眼與色說文謂之蘡薁廣志云燕薁似梨早熟舊說皆以爲即唐棣而沈括又以爲唐棣即鬱棠棣即薁此皆非也按鬱乃車下李薁乃蘡薁唐棣乃薁李本是三物何得相混又按本草注云蒲萄即蘡薁生隴西五原山谷未詳孰是烹煮也葵菜名本草云葵爲百菜之主按葵之種類不一有丘葵廣雅所謂歸者是也有胡葵廣志所謂其花紫赤者是也有冬葵莖定謂中伏後所種陶隱居曰以秋種葵覆養經冬至春作子管子所謂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葵布之天下者是也有蜀葵一名衛足葵孔子以比鮑莊子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者郭璞云如木槿花一名戎葵爾雅所云菺戎葵者是也又有黃蜀葵與蜀葵頗相似而各別種有錦葵花小紫貝有終葵一名繁露爾雅謂蔠葵繁露者是也亦名落葵又名天葵又名承露又名藤葵郭璞云大莖小葉華紫黃色可茹味甘滑圖經云蔓生葉圓厚如杏葉子如五味子生青熟黑所在有之

有龍葵本草注云即關河閒謂之苦菜者葉員花白子若牛李子生青熟黑但堪煮食不任生噉圖經云惟北方有之有菟葵本草注云苗如龍芮葉光澤花白似梅莖紫色煮汁可食爾雅所謂莃菟葵者是也有荍葵一名芘芣陸機云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詩及爾雅所謂荍者是也有錢葵叢低又一種鮮妍可愛有蒲葵可食其葉大者中作扇晉人所捉者是也有露葵宋玉諷賦曹植七啟中皆及之未詳其狀顏氏家訓載蔡朗以父諱純遂呼蓴菜爲露葵而露葵實非蓴菜也有楚葵即水中芹也有澤葵即莓苔鮑照蕪城賦所謂澤葵依井是也有鳧葵葉員似蓴生水中馬融傳謂桂荏鳧葵者是也一名水葵莖其淡三月至八月細如釵股名懸葵九月至十月漸粗在泥中者曰莬葵春末夏初有莖未葉名雉蓴一名茆又有吳葵鴨腳葵春葵秋葵紫莖葵白莖葵莢類錢多鮮不甚茹故古人重之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菹儀禮贊者一人執葵菹以授之主婦綴袞祭儀云夏祀和羹芼以葵公儀休相魯食于舍而茹

葵慍而拔之不欲奪園夫之利魯監門女嬰謂馬佚食園葵歲利亡半魯漆女謂馬佚踐園葵使終歲不厭葵味潘岳閑居賦云菜則綠葵含露齊周顒答王儉云綠葵紫蓼錄斯以觀葵之爲尚久矣齊民要術云種葵三十畝勝作十頃穀羅願云葵子雖經歲不浥微炒令爆炸散著濕地遍踏之朝種暮生遠不過宿早種者十月末地將凍散子勞之正月末亦可五月初更種之以春者既老秋菜未生種此相接六月一日種白莖秋葵白莖者宜乾九月作葵菹乾葵蓋一歲凡得三輩士虞禮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豆皆滑物道家之法十日一食葵菜所以調和五臟菽大豆也按張揖廣雅云大豆菽也小豆荅也是則菽爲大豆之專名氾勝之云高田可種大豆保歲易爲宜古之所以備凶年也謹計家口數種大豆率人五畝此田之本也羅云菽類能多故在豆之中居其一然菽于用其多故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皆稻米黍米所爲合蒸則曰餌餅之則曰餈以其黏著故搗粉熬大豆以爲表餌言糗餈言粉蓋互相足陸佃云王公熬

豆而食曰啜菽又毛傳以爲藿也孔云大豆葉[illegible]藿儀禮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其葉也未詳孰是果名按爾雅棗有十一種夏小正云八月剝棗栗零蓋于是時棗栗熟也剝落也毛以爲擊也陸佃云棗實未熟雖擊不落已熟則爛不擊自隨蓋收棗擊而落之故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則收收法撼而落之爲上是也且棗全赤即收故乾則紅皺復無鳥鳥之費半赤而收者肉未充滿乾復黃皺將赤味亦不佳故於全赤之時剝而落之羅云古者八月剝棗大戴禮曰剝者取也其修治則曰新之曰疐之以爲饋食之趙又以爲婦贄其事父母舅姑者棗栗飴蜜以甘之因成亦仰焉宋王安石初辭剝棗不用毛注曰剝者剝其皮而進之所以養老也後從蔣山郊步至民家問其公安在曰去撲棗始悟前非即具奏乞除前萬稻前見豳什篇蔡邕月令章句云十月穫稻人君嘗其先熟故在季秋九月熟者謂之[illegible]稻而未粘如霜性本宜水其黏者爲稬名秫[illegible]其不黏者爲秔可以作飯二月種秫稻[illegible]者爲秔人[illegible]者

詩經世本古義　卷七八　[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

[illegible]

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illegible]

之秀實而在野曰稼重本作種說文云先種後孰也
左傳余髮如此種種言此種亦作稑說文云先種後也
說文云疾孰也周禮內宰上春詔王后生穜稑之種
鄭衆云先種後孰曰重後種先孰曰稑賈公彥云
鄭玄云先種後孰不日重後種先熟皆有種先
孔云再言禾者以禾是穀之名非徒稑種之禾而
已故其餘稻秫菰穄之屬皆名禾總與麥菽麥
稱于麻菽麥之粟上之更言禾者以禾為諸穀之
上云菽麥實有孚甲屬木秀餘為穀之長麻實也
稷云菽麥實有孚甲堅所以合屬火故屬麥有理令
則黍稷菽麥實所以為生穀之宿實者非
也重與木頭其類尚多故云之其中屬土據此
黍禾稑之稙以見其冬也說則其成廣
非嫁小肉是月辟納月令十月農事備收穗
有十月也嗟我農夫乃同月令十月自相警成之
泰稷重穋禾麻菽麥則凡一歲所相先後大輔小
舉之矣故後穋言之麥則凡一歲所相警皆成之
為上出為下李氏曰自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

以下而公室也宰官之事役不同從上民
三以為下公室也宰官之事役不同從上民
大稼之稷是也覆既云府之事役小米日十上
也宰之役也稷也覆之穫既云農之事役
文云索也不收也亦行而相戒見中野於
云綯之無文人其行而相戒見中野於
為絞索也夜也索所齒皆既云府相戒有戒
從之絞也結也說索亦得矣事相從見中
之宮爾以之轉索絞索之轉
伐冬居上為邑宅所居之寒也本邑
我十居之寒也
其農夫同于民田之事
事則君且以寒則乃不外
民至于農夫同外于民
更民至外加于農夫則

揜終而復始也既同則又將始播百穀也
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百穀也以為安
終則有始云古人為百穀之總名
名稱者以種之名百穀之總名
種為六禾之總名
為穀之種每果物之不助下十穀之名
耶積之之六民事之不可予十二
于引成之功
纔之亦為治饗其事也
由定乘食之亦為農宮室
首章表裘不王以治
曾民本
作父民本冲沖
曰其蚤。獻羔祭韭。九月
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賦也此章言陽氣之所以食之也
蠶陽卒音亦俱以文冰也
季陰季之也
衣終冬氣盛之時
月令季冬命取冰
陽也水冰之氣
取其冰以為淳
凌說文冰也
曰室之凌
從冰以水
閤凌室也
上凌之二
漸消故此
周禮凌人

晚寒故可正月納冰殊屬附會以愚觀此書所陳無不與夏小正月令相應若其蚤孔云其蚤朝也愚按即二月朔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注云鮮當爲獻韭菜名說文云一種而久故云韭謂月韭懶人菜以不須歲種也又利病人可久食字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齊民要術云韭性內生根嘗上踐故種與蔡同去而畦欲極深禮祭宗廟韭曰豐本按夏小正正月囿有見韭韭乃陽菜春始發露故紀之舊傳以爲即此四之日祭韭非也陸佃云開冰春祭也故獻羔祭韭禮曰春行羔豚又曰亦薦韭是也孔云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用之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新物故薦之也羅云韭首春色黃未出土時晁美故云春祝果韭冬來曉薦詳庶人四時之薦夏及秋冬乃薦麥黍與羔而春乃薦菜茹之物又三時用魚豚隰爲肥而韭獨以卵豈春物未成可薦者少故服曹氏云獻羔祭司寒也祭韭薦清廟也不薦化中李至上言按詩四之日獻羔祭韭即令之二月也又月令開冰之祭當在春分非四月所當行也帝覽奏曰韭長可以言星矣何謂薦寒令春分開冰祭司寒下日薦冰于太廟左傳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按爾雅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杜預云陸道也十二月日在虛危三月日在昴畢云月四月中火星分見東方鄭玄以西陸朝覿爲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冰是也服虔則以爲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令按左傳本文西陸朝覿而出之在火出畢賦

之先服虔之說是也爾雅以西陸爲昴未足信周禮凌人職云春始治鑑凡內外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夏頒冰掌事秋刷注云鑑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春始治爲二月將獻羔而啟冰也醴酒見溫氣亦失味故亦鑑焉夷之言尸也尸之槃曰夷槃欲以寒尸也夏暑氣盛王以冰頒賜羣臣則凌人主其事刷清也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陰其室曹氏云十二月陽氣尚微于是鑿冰以達之至二月四陽大壯恐其陽過則微陰發于夫成于是閉水而須之道火出而畢賦所以節其過也堅人哉成天地之道有在于此而賓食喪祭因以致其用寫耳蘇發云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乎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于地中故曰日在北陸而藏出至于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啟冰而始薦之故曰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至于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于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疾疫浴水無不及故曰火出而畢賦人之居大冬也血氣收縮陽處于內于是重衣而寒食及其居大夏也血氣發越陽散于外于是薄衣而溫食不驚盡者將過而爲厲藏冰發冰亦猶是也黃于道周云冰火之割天地之大用也先王慮人之朝疾寂陰陽人事棄于肉食肉食而肉熱天地之大成也曰二月火猶未覿而公用之不已蚕乘日卯者火之所生也火生而冰剝之既濟之義也凡上言藏冰備養之事謂霜朱子云氣肅而霜降也滌說文云滌也孔云洗器謂之除則足淨義介陽之以早巳入會故滌場其場毛云雨尊日朋斯饗者鄭云兩君開下政事而饗羣臣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下滿伏與算異飲酒下人學以上筒從謂之大飲別之下燕其禮云承引此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大飲之竝爲升也升牲體于鄉上所謂旁烝也[illegible]明酒着故犬之法有兩桌壺故故云明其非習國君大飲犧兩尊也燕禮公尊兩尾大卿大夫尊兩方壺上尊兩圜壺是尊皆兩兩對故之也尾夫者有虞氏尊名

也日殺羔羊者孔云家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
于燕禮故用羊也躋升也公堂孔云謂大學也謂之
公堂者以公法爲學故稱公耳稱舉也孔云兕觥若
罰爵此無過可罰而云稱彼故知舉之以誓戒兕人
使之不違禮譟是境之別名言年壽長違無疆時也
鄭云飲酒既樂欲大壽無定慶彼稱彼兕競益司正
之事萬壽無爵則羣臣觥君之爵也先備肯謂幽之
先公罰客未堂其君民之門故同人以羔羊明酒自
諸公堂其禮其所其[illegible]其真然邑級不能無於使人
人皆欲躋堂以立敢[illegible][illegible]其今也於芳不堪言門豳
之君亦瑕居憲後不[illegible][illegible]曾于自壽名分兕容至此
有是理否若以卜又[illegible][illegible]亦[illegible]之嘗推之則此負所
言大爲皆君事也可[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月今所敬正時此今
閒羨以負說爲此又按月今是月示有勞農以休息
之文不知其謂如何稱[illegible]以于之可遵賓上爵民飲
[illegible]之齊毛傳詩此亦老此[illegible]以謂門而即霜飲酒醴
所[illegible]身兩[illegible]于房戶閒者但萬壽無宴明是兕君之
語故定主鄭義以上言饗得燕饗之事鄭允錫云序

章議藏次詠變成何也藏次贊化育也君人之大德
慶成說萬壽也臣民之至[illegible]故以是終焉○于符云
明王之愛民也愛之勞之敘之斯之與微防始以防
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illegible]則不害民七月詩大小
教之終而復始氣此觀之民因不可恣也王安石云
知觀是日宗露之變備察是蠶草木之化以知天時
以授罰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識宴下下
以也刑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蠶老而意紡食力而
助勞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管此七月之義也真德
秀云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明天地所以養
人我乎總矣治其開生人之大命是以天下之至
勞今以此詩考之日月星天之運行見霜草木之變
先凡敢乎耳日昔皆有以闢與作之思是其心無
一令不在乎農也百于邦而衆耕自播殺而餘傷所
治非一器所采非一端私事方見而公官之役無歲
稽歲功方成而嗣歲之闢不敢役是一歲之閒無一
日不專乎農也惟夫與婦惟婦與子各其乃衷各任
乃役是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織簿于秋求

录于春躬蠶績之勞以爲衣服之詩者無所不至省
恐其未定也于絲爲采又有以帥之令蠶及賞專奉
及沒傳果蔬之美以老者老之遂者無所不至獨恐
其未是也穫稻爲酒又有以介之常是將農之所耕
者自有之田也亏上之人又從而崇獎勸屬之察鄭
人亦以爲生之樂而勤教和性之哀淚于上下不見
其有勞若勞歎之哉所酒焉手升常皆嘗若民相與
歎滿志其爲尊畢費後之誅後世之農馬異乎此矣
巳無羽小耕而所耕者化人之田爲有司者得無快
[illegible]之足交直食有崇鼓[illegible][illegible]之意故畝米而女併日
什令旨乃其帝也用[illegible][illegible]起[illegible]夫之畢氣與牟之觀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從於須者役[illegible][illegible]入以爲挽食之貧綿敢慕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克[illegible]敢會亦[illegible][illegible]之來乎聽霜表譯志錢徒
半[illegible][illegible]不可心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自溫吏婦耕之苦也與
大[illegible][illegible]云予以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啄至夕乃朱戶金夜譬[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言說告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變任不可復民矣此至苗
之[illegible][illegible]若日如今肩大若沸款軒是女民苦見食說
沙[illegible][illegible]爲之夜寧雲句嗟爲之折此耘苗之苦也是

劉曰而堅家耕人畜之勿婚縛草田中以爲守含數
民客咬使足蔵而寒宜富民寡循從胥亦守天之勞
也則獲可歸之子成寡存於歲家競婦共稟若可樂
矣而一飽之叢管無句日數入主家之稟利歸貧貧
之人則室又垂營矣自此之外懶耒耕于耒歌露易
案以苟治而已若未桑深種功蠶績織催勞苦耕是
云收衣故絮曾不得以卒歲豈不重可哀嘗也茂揚
氏云先工之政使共終歲男女勤勤未嘗休也縛望
餘之心何自而蔭茂而獻享之傳孝愛之藏隆于自
然此所以祿像與命爲之者州補傳云君民之爲上
丁習習不寶如家人父天罰之王身之于得民世二
卜令戶百其其于此與見薆云此詩功記苟非非邑
出民鄰實其孜各有正民詔分司其歲功求易集極
舊尚列云舒勇之肯必係之以月年章之中又哉司
哉日之紀藏詳明諄諄然人賦繁復[illegible]下人以龍時
也惟恐人之失時而失事也益羽之[illegible]業起手其熟
勸若競勸業寸氣不失時而[illegible][illegible]一失其時勞候隨
變印自人力將安用之故門[illegible]有終某不如符持見

帝王之治敬天勤民未有勤民而不本乎敬天者苟
于天時曼不如意玩惕侵尋孟浪虛揣欲天之謂何
而勤安於生故
又曰敬授人時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序云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
之所[illegible]王業之[illegible]也以此詩為周公遭變
[illegible]不取至周家[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此詩[illegible]也地風[illegible]與后[illegible]以預
乃[illegible]習[illegible]可也又鄭玄云七月言
寒暑之事[illegible]雅亦謂是謂七月也七
月又有[illegible]之[illegible]其亦七月其頌
[illegible]有[illegible]稻之[illegible]酒[illegible]公堂
[illegible]之又獲亦致其頌[illegible]
以自[illegible]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至以
今[illegible]曰[illegible]月[illegible]至未謂豳頌孔碩
云詩[illegible]始為風中為雅成為頌言其自始至成之別
故為[illegible]豳公之教亦自始至成述其政教之

故則為豳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為[illegible]
政之成則為豳頌其故今一篇之內[illegible]
名[illegible]朱子云先儒[illegible]謂此說[illegible]
[illegible]

甫田豳雅也豳侯夏省耘因而雩祭社方及田祖
之神以祈雨也 周禮春官籥章職云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朱子
引或者之說疑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
當之以其所言皆農事而篇次在小雅之中故謂
之豳雅今按楚茨信南山所言乃天子秋冬烝
之事其[illegible]推本[illegible]者[illegible]言物成天[illegible]可以祭[illegible]
非為勸農發也若此詩及大田二篇其當為豳雅
無疑何以知之以二詩皆言田祖故[illegible]用以
迎年于田祖也又皆言田畯故[illegible]之于[illegible]以樂
田畯也七月之詩皆[illegible]
詩中亦[illegible]合也[illegible]公[illegible]有此二
詩周公追述[illegible]與王安[illegible]業之[illegible]本于此
豳詩[illegible]之作[illegible]本于篇[illegible]皆[illegible]
本始民[illegible]息使復本以始故[illegible]
故所吹[illegible]其章用[illegible]詩為[illegible]七月
陳民俗故曰風甫田[illegible]農政故曰[illegible]

也小雅以[illegible]惠下下之[illegible]惠也又祭田[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下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
因有夏故人[illegible]之[illegible]明夏可命[illegible]
[illegible]

則失時春秋譏之穀梁傳曰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也又月令註疏云了縣謂諸侯也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故左氏于社稷五官云封為上公祀為貴神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是時止言以社以方以御田祖者以公劉國邠侯耳亦可知其非天子之詩矣、

倬韓詩作箌云卓也彼甫爾雅疏作圃田先韻亦叶他因翻真歲取十千先韻亦叶[illegible]人翻真我取其陳真韻陳亦叶延翻食我農人真韻亦叶自古有年先韻亦叶奴因翻真今適南畝叶毋鄙翻紙韻或耘說文作䔑書釋文具作芸或耔紙韻書作芓黍稷薿薿紙韻前漢書作儗儗攸介攸止紙韻烝我髦士紙韻○賦也倬毛傳云明貌說文云著大也徐鉉云卓然高明貌

也由適作諵說文云大也曰人相助也恐按諵字从古兼前說文二義當足為事既重大負諫人以相助今田大亦應適力合作故以諵名後人傳寫因者古為甫也歲為一歲之定額取十千者萬夫之數也丘井之法昉于黃帝徹田為糧始于公劉其制一夫受田自畝畝起于步六尺為步長寬各百步為方百兹三其夫為屋三其步為井井方一里九夫之地也於其中以一夫之地為公田其外八家皆私其所受之自畝百同養公田自後皆以十起數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為田九萬畝計自井九自夫之地公升取百夫萬成十為終終十為司同方百里為田九自萬畝計萬井九萬夫之地公田取萬夫為此涂古成取萬夫之入乃自里侯國之□也陳畔道云十謝古古指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為步古古古畝畝今東山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六尺四十者寸寸之尺也十寸之尺六尺□寸乃八寸之尺八尺也一說李本云千與阡同寸阡指公田自畝古

每千畝千步為所故百畝為卜阡也亦通篇中爾我者詩人代為公劉敘進之辭陳通作陳列也評亦刈于今療者即所云舊粟也農人朱子云私百畝而養公田者也加之以我親之也取陳粟以食之者亦自耕備不足省斂之助不給之意禾穀未登農或有所乏者則以此賙給之也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法亦同此委積者謂九穀之所餘少曰委多曰積古之為古故也自古猶云昔日有年者豐年也上之人勤于恤民如此是以民皆力于農事而追思往昔亦皆辛而得享有年之樂也此承上起下之語謝枋得云民生乎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乎三代之後其命制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取民常出其民常多從古以來望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丁之人飲說得其道也馬端臨云三代之時田賦之外未當始取于民雖有備荒之制然未關責其償也春秋時始有施舍已責之說家量貸而公量收之說皆予古耕斯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備矣今今日也南畝辭見七月篇言今日之適南畝

何為乎專為省耘來耳耘本作䔑說文云除苗閒穢也劉章耕田歌云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類者鋤而去之耔本作耔說文云壅禾本也愚按此代田之耘蔬說文云茇也以黍稷並古故重曰蔬蔬前漢書云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于甽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艸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株此可見黍稷薿薿在夏將也畝二甽之畝何畝字能城與早之能讀日辭攸介承黍稷古介勞也以个我稷黍之介說見下章止息也留孫來上之止黍毛云進也被黍者火氣上行之名故有進義髮至髫為髦禮記註云幼時剪髮為之至今長垂首雨逸迄然也髦主爾雅云官也計云取佞上令居官也士中之發如毛中之筆愚按此句當連下卓看益供事于祭祀者言我往南畝見農夫之勤于

耘耔，而黍稷可有方[illegible]

之。惟在彼得時雨[illegible]起于田所。進[illegible]士之

在官者而告之[illegible]

雩祭之禮，以[illegible]也。（ ）**以我齊**[illegible]**明**，韻叶陽

即 **與我犧羊**，韻叶陽 **以社**豐氏本作祊 **以方**，韻叶陽 **我田既臧**，韻叶陽 **農**

翻 **夫之慶**，虛叶良翻 **琴瑟擊鼓**，韻叶[illegible] **以御田祖**，韻叶[illegible] **以祈甘**

雨，韻叶[illegible] **以介我稷黍**，韻叶[illegible] **以穀我士女**，皆語詞。進我髦士也。此章[illegible]

之辭也。毛云：器實曰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名殊而實同也。○按以神農爲田祖，經傳無文。王安石謂后爲田主，先爲田畯，猶樂官之祖，所爲祭之神也。以樂祖例而推，於理近之。又云今計以方田帝祖之禮，當皆每月令所稱百辟卿士之意，此田祀以古帝如于其內，而古人祭社必以稷配神農，此田稷如對山氏之子，社未可知也。到山稷即神農之氏，於爲農官何夏以土化，以爲稷至高始，以門祭代之，公爲夏世諸侯所祀稷，似應是社耳，備謂下社方古，爲明夏世諸於田祖合琴瑟擊鼓，互相備也。然觀大田來方禋祀騂黑黍稷之文，則非因方社以見田祖明矣。觀周禮祈年二日祭祖擊土鼓之文，則非舉田祖以見方社又明矣。意於禮各不同。陳暘云：古者有事於釋奠先師，有事於瞽宗祭樂祖，養老祭先老，亦就饗祭先炊，祭馬先牧，食祭先飯，然則社稷田祖亦示不忘本始焉。已稍稍祭先告也，叫則郭璞云田祖呼不忘本事也。日甘雨者，孔云以長物也，則爲甘；云害物者，則呼爲苦，而請傳曰：秋無苦雨，凄風謂害物之雨，民所苦是也。以介我黍稷者，富歲凶歲之時，得雨助之，則秀實在望，所以介黍稷。

云之養也。穀，毛云善也。自來云言倉廩實者，故致之以穀爲也。爲長養人士女之適，故穀國有養之義者，見男子之通稱理。○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叶紙韻，見首章 田畯陸德明本作峻 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叶補美翻，紙韻。豐本作不 禾易長畝、終善且有。叶羽軌翻，紙韻 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叶母鄙翻，紙韻

○賦也。此章皆紀事之辭。鄭云：幽公后稷之曾孫。故其以曾孫稱者，忠亂世務農，親農事如其家，祭服何以稱曾孫。蓋周人世務農，時郊民自少至老率服先其之歟。以敵故，自家號人曰曾孫，曾孫亦曰曾孫，若曰此宗家。上孫氏以異於人，朱子云：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爲然。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武王禱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皆其求至此而止息也。春

秋傳云：能左右之曰以。婦子，農夫之婦子也。饁，說文云：餉田也。杜預云：野饋曰饁。自家之野也。言曾孫之爲此行也，先省耘耔事祭，又復于南畝之所，與挈我農人之婦子，俾得備酒食以饋于南畝，其陳食我農人，此物此志也。田畯，田官，解見七月篇。至者至田所也。喜者喜農夫之有從饁者得以力云南也。攘，說文云推也。左右，田畯之從者，得以果腹自口。試其味也。旨，甘美也。嘗之也否，不旨也。田畯自却其從者而親嘗之，饁之旨否，饁必無不旨者，然必推而嘗之，上下相親之意。且嘗其旨後知其旨否，以見攘君者之不可忘也。

多也。穀克也，穎穗之盛者，實穎實栗之美，有若萬億及秭之饒。說文云：穫其長也。田畯嘗饁之後，巡行阡陌，見禾之易長而驗其長終敏，預知其收穫終當美而且多也，不覺心口相語曰：曾孫其庶不怒歟。以農夫之能力于耘耔，不敢不泄，曰泄從事也，不然其何以副來至之意哉。呂祖謙云：不泄曰喜而事也，不怒然若不敢全于農，則怒矣。夫奮其喜怒欣戚專在于農也，人稱承全義曰承公也，無所怒見，痛殺大廟則喜耳止此意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叶陽韻 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叶居良翻，陽韻 乃求千斯倉、陽韻 乃求萬斯箱、陽韻 黍稷稻粱、陽韻 農夫之慶。叶陽韻，見首章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陽韻

○此章皆賦也。之辭，承上章言農夫克敏，故此以見其稼成任大有可期，爲情悅歸憑于曾孫之，如下文所云，相宜文可不之秀實爲稼節，爲禾種之宜，足飲之日積散，則相通。此以家對而先言後言，足孫爲在田未

害之禾庾為已刈未入倉而猶在田之禾也茨鄭云屋蓋也梁毛云車梁也孔云謂車上橫木不可以茅覆屋者故于十二月東戊謂水上橫橋有所依得容其高廣者也朱子云如茨言其比也如梁言其穹隆也庾解見楚茨篇坻鄭云水中高地也爾雅云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京爾雅說文皆以為絕高丘也張揖云四起曰京按絕即門也之意董氏云如坻則北而出也如京則高者亦井一矣倉所見是茨梁所見大衆箱箱所時積年豐禾穀充積發民喜悅以為皆吾君之稼云君之庾謂秋收皆凡場在其稼在田時高處觀之則亦在下而見其高故如坻平處觀之則稼在上自見其高故如京若使高處見其跡十處見其低禾薄收矣謂積之禾日見其庾在野隨意堆積有則而高者如木中高地之坻有卑絕而高者如高丘半而高之京始言稼則未刈也繼言庾則已刈而未入倉也於是求千倉以貯之求萬車箱以載之先言倉而後箱載以輸之故先言倉後言箱也首章第言黍稷薿

薿而已此復加以稷粱見種類之繁夥也稻粱解見鴇羽篇曰農夫之慶者曰人農夫既黍稷稻粱之豐以為天下之美盡在此矣不知其他也季云前章言農夫之慶曾孫期望其民之辭也此章言農夫之慶農夫喜慰其君之辭也言福必曰介者凡人獲福若冥冥中有以益助而默相之農夫喜慶之極不忘君恩故欲報以陰助默相之福而說其壽考萬年無疆竟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序云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朱子謂此序專以自古有今一句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其論當矣然謂此詩亦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則或然彼且未詳此祭之為雩而歲取萬千禾及百里萬人之數也且茨梁坻京千倉萬箱公卿之富何遽至是明為有國者觀君民之田稻一體故有此比擬可了然自傳以為勸農亦近之然猶未知其為雩祭而作申培說誤

謂農事既成祀田祖而并犒農夫之詩總之未離乎影響也

大田，刺雅也。亂侯秋省，次因而報祭于方也。詳見八

篇首田祭秉方，於此報賽農功之成，第六方而八
及此者以用頌良耜爲穀祀之詩，所謂豳頌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叶居吏翻 **既備乃事。**叶賓韻 **以我覃**爾雅作剡，註作 **耜，**叶韻紙 **俶載南畝。**叶母鄙翻 **播厥百穀，**叶工綠翻 **既庭且碩，**叶藥韻 **曾孫是若。**叶若翻

穀曰稼，如嫁女有所生。戒以多古者曾氏曰或利其先種……稺也，孔穎達云：以下高或宜多種，或宜高下……既種其宜，爲相地之宜而……也，朱子云：飭其耒耜，計耦耕，季冬之令也……既種其具也。又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也，乃既備說文云：具也。總上二句言……此指去冬言事，田事具……穀，與田器所謂戒……以上文……

夏少康之世……

受地相地求種，既已擇其種，又戒其器，既備……器先受事之擇種，既乃黎首……乃通耕而事之……亦述……以……[illegible]

令……生……春……之月，生氣方盛，陽氣上泄……[illegible]

既方既皁，叶此苟翻 **既堅既好，**叶許厚翻 **不稂不莠。**叶有翻 **去其螟螣，**叶徒得翻，本作螣 **及其蟊賊，**叶音域 **無害我田穉。**叶文紙翻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叶虎韋翻

逮則既庭且碩，而此時也。以我覃耜二句應既戒，言穀二句應既種……云：順也。解見下篇。曾孫之所以勤于農功如此者，以曾孫是若民之心也。言民之心何以知其如是？若大民……之心爲心，斯王民之心……以上云種、戒、耕、播，曾孫之……錫之……代爲農之詞。○

豐氏本作報，……作炎火……云：……第四章始生而實未合……也……翻讀如……之……既方既皁……篇方……祀……翻……鄭箋訓方爲房，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既庭且碩……上言播厥百穀……則得雨爲急，故既庭且碩，方祭以求雨也……建巳之月……

即草字，從草早聲，俗作皁……實也……[illegible]

者而亦無似是而非之莠以亂其地力也螟螣蟊賊
舊說以爲四蟲名皆害除苗爾雅云食苗心曰螟食
葉蟘食節賊食根蟊郭璞云分別蟊啖食禾所在之
名形爲云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
内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李巡
云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
貸無厭也食禾節者言貪狠故曰螣也食禾根者言
其貌取萬民財貨故曰蟊也王安石字說云螟食苗
葉無傷於實若蟘可貸也賊食苗節賊苗者也蟊食
根如句所植螟食心不可見諸家以爲四種蟲陸璣
云螟似蚜蚄而頭不赤詩詁云今禾始發有蟲生苗
心中如蠶而細仍能吐絲包纏其心使不生縛羅類
云今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貌食其葉又以絲纓
集衆葉使穗不得長江東謂之蟥蛋言若橫逆之橫
古其擸生又能爲橫災也漢孔臧賦云文有蟰蟲厥
狀似螟是螟爲無足蟲也又說文云蚊蟲食笑葉者
未詳孰是春秋含孳云螟應苛慝螣陸璣云蛭也說
文作蟘云食苗葉者詩詁云春秋謂之蟊其子謂之

蝝螣亦音騰謂其飛也蔡邕云螣水處澤中數百或
數十里一朝蔽地而食禾粟苗盡復搖蝗自有積其
爲災云是魚子中化爲之蟲說文云蟲食草求首本
作蠹从蟲象其形徐猶云別北一字象蟲形作从禾
書者多誤思按蠡字不从矛何得有才首改以字形
若叔故耳陸璣云或說蟊即螻蛄食苗根爲人害也
賊與非蟲字螟以爲桃李中蠹蟲亦頭身長而細愚
按桃李中蠹蟲於苗何與非不足信且端緣傳虫未
有單名賊爲蟲者以蟲連古意即指蟲耳故桑未之
詩曰降此蟊賊以食葉食心苗本德在今下食其根
則無苗矣外之爲則深惡之也文賊邛之詩以蟲賊
蠡疾說蟋之丁賊矣又醜之以疾賊言其自外至疾
古其自內生皆惡之之辭也是則蟊賊止是一蟲其
文理甚明叹分螟螣蟊賊爲四種或又一種皆非也
陸佃云許慎說文以爲吏冥冥犯法即生螟乞貸則
生蟘抵冒取民財則生蟊然則蟲之末莫秋稅之鍾
其美與螟蟘之鍾其惡蟲不則其紫上者之故一也
淮南子曰枉法令則多蟲螟其以此乎羅云求旁易

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
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
蔽惡生孽蟲食心王充論衡曰變復之家謂蟲食穀
者吏食根所致也蟲頭赤者武官黑者文吏按蟲頭
赤身白頭黑身黃復應何官耶又按月令孟夏行春
令則蝗蟲爲災仲夏行春令則百螣時起以曉之種
類不一故曰百蝗然則實物大抵蝗下受赤也孔
云四者所謂昆蟲是今藏得陽向生陽盛則蟲起
釋說文云紡不也此穀從於齊只要兩云二月三
月種者爲循禾四月五月者爲不二月上旬及
麻菑楊生種者爲上時三月旬交明節桃始華
爲中時四月上旬及果葉生系花落下時成道宜
曉者去月六月初亦得孔云蠶災之其積者亦食以
歸者偏甚故堪以以解見南田稿孔云以田
祖去田之神托而鉞大錫云出穉之去田害根
君御田畯求秉畀行明云義持也接秉字从又持木
又者手也故有持炎火說文云柏付與也災說文云
火光上也朱子云持之因蟲而符之炎火之中也姚

崇遣使捕蝗引此爲說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
瘞蓋古之遺法如此按唐開元間山東大蝗姚崇奏
議云秉畀炎火此除蝗之義也乃出御史爲捕蝗使
分道殺蝗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
蝗不克而害愈甚崇移書誚之曰聰僞主德不勝妖
今妖不勝德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蝗害訖
息○**有渰萋萋**
漢書俱作凄凄**興雨祁祁**
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韻**彼有不獲穉**韻**此有不斂穧**
有遺秉此有滯穗云此有遺秉此本集註作四句
伊寡婦之利氣賓之韻云也賊傳也曰渰雲雨說文云水氣

則地氣上騰薰蒸爲濕潤淒通作或說文云雲雨起也。思按捺說文渰淒之辭皆兼雲雨而言以其字皆从水。毛傳專以渰爲雲興貌萋萋爲雲行貌似無渰祁祁當指雲言韓奕之詩曰祁祁如雲可證有渰萋萋雖兼象雲而意專在雨言隨雲之雨萋萋然興雨祁祁雖專指雨而意獨在雲言與雨之雲祁祁然也祁通作岐山之旁出者謂之岐亦雲存天卷舒多態故亦以祁祁擬之所謂夏雲多奇峰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雲濃即雨雲散即晴惟此時爲然故言雨必兼雲矣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又云惟助爲有公田雖周亦助也。思按助之徹法創于公劉公劉尚在夏世而所創徹法已開助法之先足爲殷所襲者也非襲殷者也。班固云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云民見雲行雨降歸之于君云此雨本主爲雨我公田耳

因遂及我私田范景文云先公後私非擬之後言言者不覺聽者釋之蕭望之云古者稅于民詩曰爰及矜人家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彼作不獲穡以下高秋於書也按月令于季夏之月日小彔盛日禰農將耕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孝經說亦云地須受澤謙處聞張舍尔任萌滿物歸中謂此時也故自夏雨薄過而後而費功然且告成矣孟秋嶪乃各殺仲秋命有司趣民收歛令秋命禾實炭事備故則一茂之田事丨此究也蘊受文云刈穀也穫田無害我因稺之犀穀說文云者占籍爾稚說文皆云蓬也孔云禾之銚而末束者遺禮記注云持說也秉印秉穿炎火之秉滿說文云拾也一云留也聽本作采說文云禾成秀也人所以收宇夂爪禾寡穗名云傈也謂人之罩獨若婦匹婦也不必無天者皆力道犀微不足以任田實故須有以存憾之周書曰至于故寡至于篇婦亦古此雨色人最足勤上人之悕念也此與丨矣其其與勝以下五

句逆相應若發之穗穫者每至于穧秋然之房管若或難以盡斂故言詩若彼人行不者穫刈之埤不則我此處有收斂不盡之穉束足以滯之彼人或寡災倘遺于秉棄則我此處有刈餘滯留之禾穗足以齊之是皆伊寡婦匹夫之利其在彼也猶其在此也彼彼寡婦也此此我也或疑大育之積似無不獲釋與遺秉之事夫地力參差人事不齊理之內有且明王之時秋助不給不然胡爲而有寡婦哉舊說以不獲稚因句皆一意謂穉乃穗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秉乃束而筆載之所不盡者百穀促多種同齊箋收刈役瘦力皆不足故聽矜寡取之以爲利亦通鄭云天泯先之公也不必先已地利公之人也不必在已井於處德誰能與于此矣又坊記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盟錢詩亦云古之仕者不稼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扶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皆斷章取義無關詩旨

○曾孫來止、紙韻以其婦子、紙韻饁彼南畝、叶紙韻見首章田畯至喜、紙韻來方禋祀、紙韻以其騂黑、職韻與其黍稷、職韻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叶職韻筆力翻○賦也此章皆紀事之辭來止來下田所而止息也劃蘇云時當西成乃出郊者民之歛也以其婦子田辭司甫田篇鄭云出觀農事饋食耕者以勸之也田畯解見七月篇至書者至田所而喜也王安石云事其趨稷事也求方禋祀頌成之祭也言曾孫之祈北來也非特者歛南巳又舉行禋祀于方之禮曰方禋祀者倒文也方者本大余水門方之禋其祭之各有所爲以下騂黑之牲稚之則但祭南北一方而巳陳說文云潔祀也開諸內史過云精意以享遵也又按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蘭飾執乃扶矢以假命主阿祭會于曰方北秋獮之祭木必與此同也別禮大司馬誠云羅帑致禽以祀祊先需祓方爲方亦本于此宗肖方色黑北方色孔

云知方祀各以其方色牲者大宗伯以青圭禮東方
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
放其器之色注以為禮五天帝人帝句芒等食焉
是五官之神其牲各從其方色也愚按牧人職云凡
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言亦同此所以取騂色
者以騂盛威東見矣火故報見禮所以取黑色者
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故報其實也見離主火玄冥
主水孔疏略舉二方以為謂句非是據甫田方祭禮
同于社此牲亦當具美系也與其黍稷告黍稷之成
也景福解見小明篇以此享祀則鬼神將助之以貽
賜可見之福亦如篇辭無疆是
也此二句乃農人祝願之辭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序云刺幽王也言矜
寡不能自存焉朱子謂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
句生說其誤之是矣惟以此詩乃農夫所以答
甫田則未知彼為雩祭此為報祭彼為省耕此
為省斂之事判不相及何答之有子貢傳申培

說亦皆以農夫答上之詩明是勦襲
朱傳而偽為之適足彰其無識耳

豐年孟冬祭八蜡也是為豳頌 周禮籥章國祭蜡則龡豳頌擊
士鼓以息老物鄭玄云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為
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焉月令
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按孟冬者建亥之月在
周為十二月禮郊特牲篇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
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
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
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
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謂其食田鼠也迎虎謂其
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
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
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
之至義之盡也嘆前道云蜡之為祭所以報本反
始也老送終也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示天
禱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
而所車者入以其尤有功于田故也八神先嗇也
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

夏少康之祖

也鄭云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農田畯也
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間之處也水
庸溝也賈公彥云禽獸者所備虎之屬坊者所以
畜水亦以鄣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洩水也蘇言
此神祇有此功故令得報其所積也理道云八蜡
之祭為民設教也厚矣方里而井八家共焉皆食
其云仰事俯育貲焉而無憾者可不知所本乎古
有始為稼穡以易佃漁俾吾率歲無饑不與禽獸
爭一日之命者繫先嗇是篤故祭先嗇焉曰司嗇
者謂修明其政而閭色之者也曰農者謂傳是業
以旻之公其者也曰郵表畷者畷畔田閒道也鄭
衣也乍許鄉疆分理以是為准者也昔之人為是
命發今我榮之石遇蓋不得不殺也曰猎虎者謂
能除鼠豕之害吾稼者也門坊者謂皆[illegible]之防之
人更吾禦水患皆也曰水庸者謂皆為以令者漚
使吾為早備首也吾不收志皆得以上面先嗇司
嗇之窮其民勸于功利備有廣之一而下之而替
魏如天也為不戰憂有役也農田之利奮於兼并

之家蠶天下之所樂仰于農而農不蒙其利大抵
一歲之入猶并神天什下之五假之牛種則什之
七又乘其乏累貸以當爵之息雖入九可也是放
樂歲先饑內年多死者負農人若也何以致怨辭
鄭表暇之失職也鄭表暇之失職則先畜可當與
夫農有其德不自雖有防庸必私其私足生民之
害不在服豕螟蟘也雜記篇云子貢觀于蜡孔子
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
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
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
文武之道也今按豐年之詩舊亦知爲報賽而作
然無有知其專爲蜡祭者思黃他以豐年一語知
之郊特牲云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
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
費號謂蜡祭八神四以明記四方之四記其有豐
稔因荒之異四方之內年穀不得知順成熟則當
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欲使不熟之方萬
民謹與財物也四方之內有順成之方其蜡之入

祉乃與諸方追祭所以然者以其蜡祭豐饒皆辭
飽香食使民故美也蜡祭准年豐有之非若也祭
不問豐凶其豊不廢此詩蜡以年豐廢福祭凡非
報賽以蜡而何天于人蜡八蜡侯之蜡未關然禮
運云使尼與下蜡質則可見諸侯之國有蜡矣所
以知此詩爲豳頌者以其事與周禮合而詩又在
頌中其爲
豳頌明矣

豐年多黍多稌虛亦有高廩曾氏本萬億及秭紙韻
芦時收豐略時記明木人亦今抹及數則數乃韻則
作數作只依木字作孫乃叶
旬自之句供祭依言叶作韻底依韻詩外乃磨韻
與余字分爲酒爲去試力紙叶紙烝傳作蒸畀祖妣
木知是叶本齊韻亦叶韻韻叶紙韻
綴以洽作給百禮韻力紙試降福孔偕中訓仝舉
作借○賦也至之蕭皆日字安人然則在彼多有故
以豐命年郎玄以爲人有之年是也黍與見黍雖下

泉蒲篇稌爾雅說文皆云稻也孝也援神契云污泉
宜稻羅穎云稻未益如霸之毛宜水故五穀別別設
稻人之宜掌稼下地以蒲畜水以防止水以蓄蕩水
以遂均水以則舍水以偷渴水一名稌然有蓄不
藉者今人以黏者爲濡不黏者寫統抗或作神在
古則適得稻之名若有書之文自依所用而解之
如今叶食夫稻則稻是便月令稻必齊時稻足穡
周稗十安稌則稌是稌豐年多黍稌則稌是穡也
朱子云黍宜高稌而寒稌字下以皆亦今皆熟則
亦穀無不徒發季氏六稱方民謂雅黃有亦其役宜
秀則揚下浸其役宜列是黍間高壤稌利下濕也豐
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戶下然者化界入年者不豐非
早郎居早不宜稌芬不宜黍多黍多稌可日其飲所
以爲豐年亦有者穀聚非一之時孔須達云既黍稌
之多復有而人之廩於中益丘穀矣言蝴維云解也
孔云對則藏木曰實藏粟曰食其散無適也成明堂
位云未鹵引與氏之宜又注云彝謂之米與其則廩
寫未藏之穫明實周禮地宜有廩人之職以下大夫

掌之廩倉人則實人之蜀其位不邊中上下士耳明
未精而衆粟且粟家所米於當其爲衆司先入之于
倉及其爲米而後實之下廩故廩人之藏人下倉人
也若此詩高廩所是倉之適名不必專以米言也廩
際黍云西戊之從藏粟于害稍年不敢然公劉有倉
豐年有廩固已備其則矣前本蠱名起頗光云爲蟲
穀多備十于名數之終也左尊云萬盈數也億本作
信通作億與意字不以說文云謂也一曰十萬曰意
忍云因當借詞十萬萬公名言十萬日億古數也
今時改村如以爲萬爲億叉借及也謂傳雖云積也
隱云陳數曰稱又校於者不之郭謂十言曰
穴十億者自爲也以皆通則有千生萬生億錢生
北志十泉泉十億各以十數推之則千萬萬也定
本集亦丈謂數從今萬日於是以爲十萬亡傳
史謂數萬今的曰從數億定億曰轉則意之爲數意
多而物之爲數愈不可舉完笑覺文則以五稷爲秭
萬聯謂一稷八乃日十射以又下二于一有解解容
一石一稱之數則三千一自自也及亦之流所補可

以包萬億既舉殊矣以不古賓古歌究上從之萬則
一稊之數固自無幾若加萬為億曰萬億之上文後之意太
後是貨不足信宜從博推為興維億高篤胖甫日所
謂乃未萬斯箱是茨所謂我與之相因及古高三年之中本
有一舊積而會以新歲之收與相因可占三年之耕必
餘一年九年耕必有餘二年之陳陳相因可名三年之費以解
吉日為事本耗必歲之味之者所謂三年穀酒祭所以
見不者餘火也上之之陳者朗置所以文酒云祀
待烝之者資約祇吏之陳者所朗以上文洪云祀此
也火萬上行上也聚者可謂以進也以思之祭
佇之同為開上也之故朋置以進物也以酒為
[illegible]
謂孔之云先祀也非專者以之以也而為徑於
風之云氏先祖也非專以文亦也人以祭衍於以
所為詩之先也妣也之者也先人以之為
及之之文則文子也以也乃也之以有祭先田
詩經世本古義 體 卷十四 十四之一
以祭者子曰豊非禮也時無所進婦姑
賓之先禮以祭也也其之美孫以令于
祭之禮奔為豐年不昏亦禮也祭祀
者也為時以成大夫安氏君之妣也詩
為酒為禮與以異其合百穀是門
范祀之養老孫以之作物祭宗而公之
範五養老之禮畢典舍以其合酒之

之茷云說物景五酒也為豐
存循文歲文既為以
而也云有于養禮
其時下始禮老
降作以禘之
禰福以祭
有豐
先
之毛降措范祝為者
茷云說物景五酒也
存循文歲文既為時
而也云有于養禮始
其時下始禮老與以
降作祭之彌成

豐年一章七句

其說云詩言祭以也時以不為賓其冬所報亦祭之
之所以為也不祭先也而不報賓其冬所報社稷之
奏其功孫也不報祭祀秋而者也以萬物為
之收報于功年不中報秋冬物成報以報成
大獲蕎報于秋謂之冬而成以所報成
之穀一歲之報冬也祭成以報恩
則以報為萬物有報祭報
宗廟報于冬蒸祭成報也以
宗者報以賓有報宗也以
之報宗有報也以
其祀宗報也為以
宗祀年以報成
報冬祀以成
蒸之報年
不報

詩經
世本古義 體 卷十四之十五 二
無田多亦蜡蜡以大信數所天之祭之作祭之
傳有二知之祭為卑有說祭地說八蜡秋而蒸
然成字實意無入也山考耳百謂蜡為冬薦明
而文所引則詩蜡是祭之令神秋王申報于祀
另而說及其此中皆然除按無季安培寶宗報
為小耳之為詩之無也入頌所大有說田廟報
一異若而蓋首先藉大蜡裁不祭則蒸事之年
篇其部皆冬以禱于田報祭報于以之之余祀
者首忠不報其則此報固也而明為蘋祭歌孔
與尾祀以蜡于田諸方各衆同堂祭報歌祖之
報既則專而祭先若也有愛歌秋上則蒸豐傳
賽有之夫傳為農田良詩俱是祭方以配民以
異甚此大無正耳租報矣本詩四曹為日說有
用其詩按可禮也之報楚有故方氏秋祭先以
也此詩為疑古祭神社矣適序冬兼祭先其以
當其載序者贊有據也祭用不祭取田農役為
觀傚茨中蘇成詩毛我嘗者言八蘇方方收穀
楚可中秋朱通唯傳據也以其蜡王冬社本始

詩日月物其牧宗性其其明其其時月其恩亦發
觀射父曰先王之祭祀也必有天舉以會天地
大夫士庶人各有其祭也舉其日月其時者
則嘗其家以至庶人之祭大禮也其上時亭
二十月有其宗之大舉其舍也其月享時
及人會月享時大時
高祭下四
萬祭明其宗廟其月則於上也
諸侯大夫以享其祭
其日會田時
類所日之其乎是其服其行于山于
諸偏成其祭于稷爾令育頌乎上壇也其其
高蒸配祀若乃錫其辭合其下錫有士則第
諸大九是奉首以其百以或月庶田此
臣夫象于其謂祭以首亦上市不苟詩
舍品配會悉其祭以下同遊合始國

良耜蜡祭報社也是爲幽頌

[illegible]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illegible]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

[illegible]

其笠伊糾，其鎛斯[illegible]，以薅荼蓼。

[illegible]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illegible]

[illegible]

穫之挃挃，積之栗栗。

[illegible]

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illegible]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illegible]

[illegible]

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illegible]

[illegible]

深願耳。一說報賽之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日率
行故事，然不皆其先耳，何足答神貺于萬一乎？亦
通蘇轍云：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
終歲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是詩之
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也。先言勤勞，後言逸
樂，使勤者可以自忘其勞，而怠者亦知以自奮也。

良耜五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一章五句，一章七句。

舊作一章二十三句。○序及蔡邕獨斷皆云秋報社稷之所歌也，以為報社稷者，得之獨斷繫之於秋，則與百室盈婦子寧之語不合。嚴氏乃謂此詩為報社稷必陳農功之本意，我當秋時而追述春耕，預言冬積。唐孔氏亦知其非，可得強為之辭者矣。朱傳了無所卓然說，則亦載芟亦言年之意。良耜與載芟可意其不知所適從，綜宋傳也。子貢傳闕文。

載芟，孟冬臘先祖五祀，以禮屬民飲酒，正其齒位，亦臨頌也。

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先儒謂此既蜡後臘先祖五祀之祭也。對文蜡臘有別，總其義而俱名蜡也。陳祥道云：蜡以郊特牲言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黃衣黃冠而祭，則二祭之牲服不同。月令所祭來年于天宗，是蜡也。[illegible]古之蜡先祖五祀，[illegible]與所祭[illegible]也，周[illegible]天宗[illegible]有黃衣黃冠[illegible]秦蜡[illegible]，皆建亥之月[illegible]建先[illegible]孔氏云[illegible]。冬之官[illegible]，月令臘[illegible]，以上[illegible]。日月在[illegible]禮在[illegible]知[illegible]祭相[illegible]王云[illegible]。因素鬼神而祭祀，又大蜡之時以建亥之月也。夏少康之世[illegible]正齒位，注謂此大蜡之時，以建亥之月也。

為民所務農，以休息之也。故下文養老見于是，農行息之道，於此見先王之所以[illegible]。文日上是也，以體國之上遲而[illegible]。正觀之值，一是有體至之人[illegible]。于[illegible]行正天[illegible]。其[illegible]物[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乃之教有故樂齒為正老注[illegible]酒于遊酒下長

先儒相傳皆謂饁者饌也謂以田饌所行合祭也
夫郊特牲篇有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
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
詔客告也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是以好田之戒
上申飭于興月來貢之時而謂其則作羅以祭乎必
不然矣或又疑月令禮羅氏職有蜡則作羅襦祭之祇
謂以羅網羅取禽也夫野處周禮中用佩貢在仲
冬此時以羅取禽以備也明言周禮冬[illegible]用獻
食萬[illegible]未備也亦以用之言周禮[illegible]洽百禮
氣聚[illegible]不及[illegible]試乎之言[illegible]大田頒
之豐年良[illegible]不及之也此詩之定為田詩雖以
周[illegible]為年[illegible]載[illegible]七月皆定為[illegible]可信者七
月[illegible]以[illegible]出入亦有可信者[illegible]大田用
亦皆[illegible]言[illegible]王喜而南田七月[illegible]
既[illegible]于[illegible]而良[illegible]喜也七月[illegible]以[illegible]
百[illegible]入上也[illegible]亦[illegible]公[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大田亦言曾孫也人田[illegible]以
[illegible]南[illegible]而良耜亦言嬰嬰良耜假載南

[illegible]

敢[illegible]亦古有客[illegible]其始[illegible]載有敢也七月古其始
播百穀亦言良耜載芟[illegible]皆為言播敢百穀以百斯百禮也
豐年古穀而良耜殊為皆為至界祖妣以合百酒[illegible]
而載芟于萬億及[illegible]同也[illegible]于[illegible]田以合百禮
有年良耜于此圖句亦文[illegible]至[illegible]如[illegible]田內[illegible]古
皆指后稷日[illegible]古之人[illegible]是曰[illegible]古[illegible]如[illegible]百[illegible]有[illegible]古
有辭意[illegible]石有[illegible]之[illegible]悠思[illegible]詩三[illegible]百[illegible]篇[illegible]末
特出于一驂合之多若是者[illegible]亦可以見其[illegible]穀于一
曰未知[illegible]于而使朱子[illegible]開此定當[illegible]外[illegible]木[illegible]穀不復
是否矣

載芟載柞，叶則[illegible]洛[illegible]其耕澤澤。叶[illegible]作[illegible]韻[illegible]雅。千耦其耘，[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蔡本徂隰徂畛。侯主侯伯，[illegible]韻[illegible]侯亞侯旅，侯彊侯
以。[illegible]紙[illegible]韻紙有[illegible]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韻有略其
耜。[illegible]紙韻[illegible]俶載南畝。[illegible]○[illegible]文云[illegible]草也鄭云[illegible]毛傳云[illegible]也

詩經世本古義卷六某之十三

云[illegible]
[illegible]

此篇[illegible]孔[illegible]云[illegible]今[illegible]孔氏[illegible]不及林[illegible]是
除[illegible]曰[illegible]也曹氏云除[illegible]又[illegible]爾雅[illegible]田者也
季本云以芟柞之語觀之則以是[illegible]地之言
也[illegible]適作釋說文云辭也郭璞云公草木[illegible]
去則其土無復膠結凝溝也[illegible]荒地[illegible]其
已耕也耜解以見噎[illegible]溝[illegible]不解必有可土[illegible]草木
以言作千[illegible]見其多孔云為不解必有[illegible]耕以[illegible]
于耦與十千維耦異也[illegible]云耦[illegible]除[illegible]者有所以[illegible]云謂
生云去草則皆可為耘[illegible]文為云[illegible]苗千[illegible]指二[illegible]人為
去苗去草則始耕之時[illegible]必[illegible]苗[illegible]是[illegible]也千[illegible]
反[illegible]之關草木根[illegible]末非[illegible]去何[illegible]苗[illegible]也若以為
多至[illegible]後耦[illegible]也[illegible]有[illegible]人[illegible]從[illegible]有[illegible]苗[illegible]也[illegible]其[illegible]云為
[illegible]文[illegible]云[illegible]後[illegible]黃[illegible]有[illegible]二云[illegible]此[illegible]有[illegible]木[illegible]種[illegible]
[illegible]田[illegible]說文云[illegible]周[illegible]也[illegible]田[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往[illegible]之也[illegible]周[illegible]於[illegible]說文云
[illegible]之[illegible]如伊維之之之[illegible]
云[illegible]家[illegible]一主是一家之尊也伯毛云長也子孔

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云[illegible]長[illegible]伯[illegible]長[illegible]伯[illegible]長[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云[illegible]也[illegible]云[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說文[illegible]云[illegible]伯[illegible]也[illegible]伯[illegible]
之[illegible]以[illegible]為[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主[illegible]
之以以言為之其家[illegible]亞之主[illegible]
而[illegible]與之之人[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
地以稽[illegible]人之[illegible]
下地家五人民[illegible]
所[illegible]者一[illegible]人男[illegible]
也是[illegible]則[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給[illegible]于[illegible]
貽[illegible]田[illegible]
云[illegible]
婦也[illegible]
倚人[illegible]
[illegible]
與思婦周姜文法相似。當[illegible]

之夫者其婦也有依其士與有賢其饁有略其耜箬
皆相類當主士言言有親近乎饁之婦者其[illegible]也
陳際泰云農之爲事苦矣先王有道焉使之而忘其
勞人情莫不樂其事主伯亞旅皆在焉均勞又聚節
也人情莫不樂所驩婦女自饁氣饁爲契又相慰推
也殷云夫耕婦饁驛然相愛見治世和樂之氣象焉
乎云一家親愛同力一心農夫之所以有年者益本
於其有略其耜饁畢而發耕也足其伯亞之其與婦
無涉聆皆依字書通作等說文云刀劍刃也鋤推云
利也耜者未有斲木爲之錸見七月篇曹氏云利則
入士也深彼文云兼也以適作縡說文云事也南
故[illegible]見七月篇云有金利如刀飭刃之耜以其其東
丁[illegible]○播厥百穀、韻居實函斯活、翻叉韻叶亦肴叶屋韻胡夬翻
[illegible]其達、韻易韻亦叶肴有厭其傑、韻肴厭厭其
茜、[illegible]緜緜韓詩作民云與親其麃、翻叶說文作穮載穫濟濟、莽叶

有實其積、萬億及秭、韻紙亦叶芥爲酒爲醴、韻莽
烝畀祖妣、韻紙以洽百禮、韻紙翻莽韻亦叶
亦叶紙韻百穀解見七月篇曾氏云百穀之賊可性也紙
方言[illegible]各有所宜而水旱因不可[illegible]其說力
文[illegible]穀[illegible]下[illegible]以爲[illegible]孔云[illegible]之[illegible]
故[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爲[illegible]也[illegible]者也孔云此意故
爭[illegible]實[illegible]稱禾函通[illegible]容藏之[illegible]
歸爲含循人口含之也活[illegible]生活也[illegible]水流禾
竹之[illegible]意[illegible]下[illegible]之[illegible]名按孔言其種[illegible]
內[illegible]氣也[illegible]文[illegible]生[illegible]猶者[illegible]其[illegible]
之[illegible]子[illegible]入[illegible]不[illegible]通[illegible]
猶[illegible]義[illegible]以[illegible]斷也[illegible]名爲
自出而怨過波之名[illegible]以爲射[illegible]也
引[illegible]生近也[illegible]通[illegible]
于[illegible]文[illegible]人文[illegible]
故[illegible]亦以足也然[illegible]
之傑名亦是苗也而與其苗[illegible]特美者

苗謂其傍齊等者二者皆美茂好與齊然但以齊等
苗多重言厭厭耳黃佐云大有收之生始爲因有一受
氣之足而先長者矣及其既也皆受氣之足而同一
茂盛矣鬥者而非厭厭之苗乎緜說文云聯微也孫
炎云穀後言許容也麃通作穮說文云耕禾間也徐
鉏云去已長大復鉏其間艸也勤莉華云芮已同時
皆是[illegible]不可不私驟云芟耘除艸皆所也芟與柞並
言[illegible]爲田先除其地上之[illegible]木也[illegible]耕而言耘
見[illegible]之後除其土中之艸木根株也既苗而言麃
[illegible]苗之艸也王安石云[illegible]以殺爲善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露積說文云聚也萬億也
[illegible]所有之穀年豐露積甚盛之其貯之見於稟則之數人或濟以濟

萬計或以億計與前歲之陳穀因仍相及也變言在
野積古在場萬億及秭言在稟自有次第爲酒爲醴
烝畀祖妣解亦見豐年篇推以洽百禮義與
彼不同此特謂祭五祀及饗農養老等事也○有飶
陸德明本作苾其香、韻陽邦家之光、韻陽有椒陸云沈本作俶云作椒者誤其
馨、韻青胡考之寧、韻青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三句
無韻○賦也飶說文云食之香也香本作香說文云
芳也徐云按背[illegible]心[illegible]之香也[illegible]家云
之光[illegible]以不[illegible]其[illegible]也[illegible]所云奉上下皆
告謂二者以大有之[illegible]和[illegible]醴以傳告所云奉上下皆
有[illegible]德而[illegible]心者其[illegible]酒醴在以告之謂上下皆
殺[illegible]氣聚[illegible]有光之[illegible]家之光[illegible]如之若因荒
東[illegible]之[illegible]云椒是木名非香作[illegible]解見椒香[illegible]
作者以[illegible]言香詩故云[illegible]之氣烈故氣也[illegible]氣
其香[illegible]也史[illegible]云壯殺之[illegible]烈[illegible]但謂[illegible]不取
出于秦[illegible]只[illegible]也[illegible]所句[illegible]不可及[illegible]六

[illegible]

載芟三章二章章十二句一章七句 舊作一章三十一句

[illegible]

…社稷之所以安…年年相繼之…其所薦…之所…不斂新…以饋…入此…

[illegible]

行葦，美公劉也。公劉有仁厚之德，行燕射之禮以篤同姓，詩人美之。

[illegible]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叶

[illegible]

戚戚兄弟，叶 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illegible]

詩經世本古義

[illegible]

詩經世本古義

[illegible]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illegible]

[illegible]

詩經世本古義 [illegible] 七章 [illegible]

[illegible] 敦

弓既堅

[illegible]

四鍭既鈞

[illegible]

舍矢既均

[illegible]

序賓以賢

[illegible]

敦弓既句

[illegible]

既挾四鍭

[illegible]

四鍭

[illegible]

如樹[illegible]序賓以不侮[illegible]

此為第五章鄭以為第六章[illegible]朱傳改正[illegible]以後[illegible]既[illegible]至

按燕禮無大射可射亦正為可射如[illegible]工之○[illegible]此也

章即其事也燕射與大射不同者燕射主於[illegible]故

王大夫士[illegible]旅之後行之取其足以[illegible]散而[illegible]已

大射主於射故在未為大夫樂所之前行之[illegible]為將[illegible]

祭擇士故也賓之初筵篇大射也何以知之以[illegible]行

烈祖之語知之此詩燕射也何以知之以發首即言

咸戚兄弟莫遠具爾是其意專為燕樂以為[illegible]故

知其非大射也[illegible]通[illegible]云文云[illegible]云天

于敦弓[illegible]彫弓[illegible]于[illegible]云天子彫弓[illegible]諸弓[illegible]弓[illegible]大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illegible]古[illegible]有射不主皮之
文言為主皮之射乃勝力之與射[illegible]射[illegible]皆不係自不
[illegible]以見古人之貫也愚按此力之意也射[illegible]其不附記之
于此乃[illegible]孔云侯其不中者或前之射或前不中而易
今從中則易[illegible]故設豐飲罰之弟[illegible]前不中則而
侮其不前中者故設豐飲罰之[illegible]鄉射[illegible]二今已有之後
[illegible]不弟侮子於此勝者之也[illegible]鄉射[illegible]觀[illegible]升[illegible]
司[illegible]弟[illegible]勝者勝者[illegible]之[illegible]射[illegible]與[illegible]
[illegible]不勝者[illegible]進[illegible]立[illegible]洗[illegible]上[illegible]降與階
先[illegible]坐[illegible]奠[illegible]豐[illegible]進[illegible]坐[illegible]取[illegible]豐[illegible]上[illegible]及階[illegible]少
立[illegible]于階[illegible]前[illegible]相[illegible]揖[illegible]豐[illegible]下[illegible]立[illegible]不[illegible]勝[illegible]者[illegible]先[illegible]升與[illegible]飲
相[illegible]交[illegible]言[illegible]射[illegible]者[illegible]也[illegible]此[illegible]立[illegible]坐[illegible]取[illegible]豐[illegible]者[illegible]也[illegible]降[illegible]之[illegible]與[illegible]讓
令[illegible]既[illegible]勝[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此[illegible]不[illegible]序[illegible]賓[illegible]以[illegible]日[illegible]賓[illegible]君[illegible]子[illegible]無
[illegible]也[illegible]射[illegible]其[illegible]爭[illegible]也[illegible]揖[illegible]讓[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也[illegible]日[illegible]序[illegible]賓[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序[illegible]當[illegible]口[illegible]亦[illegible]叶[illegible]君[illegible]子[illegible]如
[illegible]爭[illegible]飲[illegible]其[illegible]爭[illegible]也[illegible]君[illegible]子[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曾[illegible]孫[illegible]維[illegible]主[illegible]

○**曾孫維主**，讀蕭當口亦叶有[illegible]**酒**

醴維醹，讀如奴口亦叶口部 **有**

酌以大斗，斗讀[illegible]陸讀本亦作枓[illegible]作[illegible]

以祈黃耇。有讀亦叶[illegible]至此叶[illegible]曾孫讀如古果五部

[illegible]讀如[illegible]舊讀如古，毛本以為第六章鄭本作第七章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叶

爾雅釋詁[illegible]毛本以黃耇至此為第七章鄭本作第八

[illegible]○黃耇[illegible]也[illegible]按此[illegible]為第[illegible]七章[illegible]鄭本作第八[illegible]

[illegible]傳[illegible]王[illegible]之[illegible]禮[illegible]及[illegible]其[illegible]行[illegible]也[illegible]按[illegible]毛[illegible]說[illegible]後[illegible]射[illegible]

[illegible]

共[illegible]亦傳云[illegible]為上[illegible]下有[illegible]文行相愛而忠言[illegible]與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

朱子云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八句。

[illegible]毛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叶，
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不成文理。今正之如此。
序云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
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
[illegible]按序[illegible]先生[illegible]君[illegible]老[illegible]乞[illegible]言[illegible]者[illegible]無[illegible]黃[illegible]耇[illegible]鄭[illegible]玄[illegible]引[illegible]鄉[illegible]射[illegible]以[illegible]
鄉賓[illegible]不與[illegible]子[illegible]惜[illegible]所當[illegible]欲之射[illegible]此禮乃鄉射[illegible]先射[illegible]日射[illegible]
禮賓[illegible]可鄉射[illegible]而[illegible]謂[illegible]所[illegible]射[illegible]故[illegible]有[illegible]如[illegible]之[illegible]非[illegible]先[illegible]次[illegible]君[illegible]所[illegible]
射之禮同也比射[illegible]一[illegible]之[illegible]射[illegible]禮[illegible]如[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詠[illegible]序[illegible]生[illegible]謂[illegible]
如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是[illegible]矣[illegible]然[illegible]疑[illegible]之[illegible]此[illegible]朱[illegible]子[illegible]非[illegible]序[illegible]而[illegible]
無復倫理又是矣然一謂之此詩朱子[illegible]祭[illegible]一[illegible]字[illegible]
老之[illegible]詩則[illegible]矣[illegible]為[illegible]未[illegible]如[illegible]曾[illegible]為[illegible]祭[illegible]畢[illegible]字[illegible]
之禮在祭則畢又[illegible]未[illegible]如[illegible]楚[illegible]茨[illegible]之[illegible]燕[illegible]
而況篇中[illegible]又有[illegible]之[illegible]序[illegible]後[illegible]之[illegible]章[illegible]其[illegible]非[illegible]
長明申[illegible]說[illegible]合[illegible]矣[illegible]序[illegible]賓[illegible]有[illegible]章[illegible]其[illegible]非[illegible]

[illegible]

覩成王之詩，亦未有以見其誠然，亦較近哉。但乍閱家，而不斥言其世，豈亦知其爲周先世之詩耶

詩經世本古義卷之二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殷盤庚之世詩一篇

何氏小引

○長發大禘也

長發大禘也 [illegible] 盤庚時之詩 [illegible]云
祭所及者遠故[illegible]之先人及其[illegible]
伊其益虞祭[illegible]也今按禘之名義有[illegible]
時禘祭義古[illegible]
门永禘舊說以為[illegible]
初祫禘祫常即祫[illegible]
祫其所謂禘即夏[illegible]
推杰常知舊所以禘禘[illegible]
變一日吉禘謂喪畢即為古在衰十六年吾人吉寮
廟若竹吉之吉禘于先王禘爾之以為大祭禮大
君之未禘祀是也一曰大其爾稚以日出以其祖
傳蔚謂不王不禘也上者禘其祖之所禝契為始祖
鯢之所謂祖之所自出者知商周以祭法禘文皆
否發契之所自出則譽也郊祭成見知祭法所以
在郊上遂以大祭帝丘謂之禘而不則上及其始
先禘于郊者謂郊只及其始祖而禘耳於祀天無
謂之所自出以其所祀之祖最遠故
殷盤庚之世

頊也及其解之以生所自出則謂王者之先祖皆感
太微合祭精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則當以何時禘也愚竊本取王劉歆之說也謂
夫爭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壇墠則終
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
歲貢大禘則終王故禘則為王者之所重
則一貞人獲四有禘矣毀習封之享
當爭祖貞禰王來禘張月取之禘實者問辭于
以有禰大乃終助者祧陽為當孔問又大云先
何殺則禘故祈祭惟謂氣凡用了見按禘右工
時故日則禘王也此祭在禮夏且周此之我爾
禘春祭終為門如為以上之月若實詩一先程
也秋曾于事位此允冬陰行亦文因未語王其
愚外高德矣則只矣愚氣也夠獻殷章也暨從
竊傳則密分行不若未在下必節之其舉何乃與
本曰月有所大失大知下追無不大及以祖享
取日祀祧二禘之給孰為其疑足以問明乃之
王祭二則人之忘之是止本也而所節之父孔
劉月祧說禘禘亦月乃尊禘蓋再任正書皆安
歆祀則則說則不雀純畢夏古鳥周祝盤及國
之時享之終曾失宜義之祭禮從有享突逆謂
說壇殺王各之愚大義也之正可大為勤大
也墠也者以類謂禘則然無之類廟告益享
謂則為時其微祭以愚則微要推之有予者
終遠祥珍行以夏亦太久以而事位大丞

嘗也於禮無據周禮司尊彝職云凡四時之間祀
追享朝享先謂禘祫食其為自出故四時之給
[illegible]

濬哲悊本作悊維商長發其祥韻陽洪豐氏本作洚水芒芒
陽韻豐本作汁禹敷下土方韻陽外大國是疆韻陽幅隕華本豐氏
既長韻陽有娀方將叶陽韻帝立子生商
[illegible]

降省下土方語法同此毛傳云諸夏為外孔穎達云封京師為內也疆說文云界也當洚水掩地芒芒之時下土之方幾莫得而辨禹治水之後乃始分別土地定其方域自京師之外凡可以建為大國者則從內區畫其疆界以待新封之用此大禹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之事言此所以為封契發端也今按禹貢紀錫土姓在治水成功之後幅說文云布帛廣也隕通作圓說文云圓全也統計舜時五服之廣如布帛之幅然圓面圓全而無欠缺又長遠而無涯際也有娀契母家所封國也契母為嚳次妃史記言桀敗于有娀之墟國名記謂其地在陝蒲間蓋湯先敗桀師于此也將適作非說文云大也有娀以契之故當時方且昌大其國也帝者天之主宰篇中三舉帝皆指天立子謂有娀氏之女子即契母也子生二字連讀不與下商實相連謂其女子之所生者正指契也金履祥云生猶錫也謂帝立有娀氏女所生者為商也史記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為司徒封于商賜姓子氏愚按契之封商雖帝舜命之而皆本于天意以契能敬敷五教有可封之功故歸之于帝亡號此章言商之受命基于契而契則帝嚳之所生所以著禘祭之辭也

○玄王桓撥曷韻亦叶屑韻筆列翻韓詩作發受小國是達曷韻亦叶屑韻陀結翻受大國是達同上率[illegible]書[illegible]外傳說苑作[illegible][illegible]漢書俱作履不越月韻亦叶曷韻戶括翻遂視豐本作眡既發月韻亦叶曷韻北末翻相去聲土烈烈屑韻海外有截屑韻豐本此下又有一章云冥勤于官水國載安有易凶貝僕牛是受帝命式家上甲相社孝思孔宜注引路史謂僕牛者河伯名也蓋因禮記有冥勤其官國語有報上甲微之文詩不應舍此二君而不之及故依附而蓋之○蠲也玄王毛傳云契也按玄者幽遠之義稱契為玄王亦猶尊孫之下為玄孫蓋以其為遠祖而名之或謂其生因玄鳥降得名而鄭又謂黑帝所感生故以玄稱皆不可信孔云國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為契明矣又云昔我先王后稷我

先王不窋韋昭謂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家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王非追號為王也桓通作和酈道元云尚書桓夷底績桓作和漢書注云陳宋之間言桓聲如和人猶以桓表為和表撥說文云治也發天錫云前時昆洪之窮未鑿而頑蒙之性亦未開也非撥之不可撥而使之明撥[illegible]而[illegible]之論皆撥也愚按桓撥[illegible]不以擇之之[illegible]所以敷教在寬也孟子載放勳命契之辭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其可謂封之撥矣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illegible][illegible]云於[illegible]封之商為小國舜之末年乃[illegible]其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國言[illegible]達其敘令孔云中候握河紀[illegible]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皐陶[illegible]姓號是堯封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命說[illegible]之[illegible]為[illegible]湯群臣賓爵有功發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士地是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陟化[illegible]云遂郎百好[illegible][illegible]品遊教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意章言作衍循也最說文工足所伋也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猶言蹈也契能以身教撥其國守之民皆[illegible]得[illegible]身之所踐履如觀義序男有之類無踰越者[illegible]說文云路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達之[illegible]余氏傳云遂視既發其觀齊之者皆於發也愚按此詩指天下人言不在契本國之內者曰遂[illegible]既皆遠化之為相土契之[illegible][illegible]明之下鄭玄謂相土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王肅謂相土在夏為司馬之職掌征伐商[illegible]以詩辟想業之迹無明據竹書載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丘與左傳言陶唐氏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者合其民作乘馬則此詩所詠也乘馬[illegible]何賦也班固漢志謂殷周以兵定天下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今按竹書所載[illegible]乘馬之法夏后之世相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說文云火猛也[illegible]狀其[illegible]之也[illegible]外之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烈之界也[illegible]說文[illegible]也[illegible]馬之[illegible]行[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行天下在于海表[illegible]有不服[illegible][illegible]外[illegible]夷之國[illegible]然守其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者故曰有截也劉

執云我狄人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畢著其文辭不得而通也是以依狄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愍況匪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懸按觀此可以得海外有截之義契始封商至相土遷于商丘之墟以上大火或後湯以亳興其地即在商丘東亦是開商基者契而開興土之基者相土故商人祀契為始祖而其次即祀相土為不遷之宗焉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齊韓詩作躋）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韓詩作齊）昭假（豐本作格）遲遲，（韻支）上帝是祗。（韻支）帝命式于九圍。（韻支）

賦也此下四章皆述成湯之實帝命不違言契與相土能順承天之命令不違凡其執事小心盡職于其國者皆是也齊等也按說文訓齊為禾麥吐穗上平也故有平等之義至于湯齊者言湯之不違帝命亦能與契相土等也韓詩外傳云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因引此詩

詩又云聖人以己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是也詩言帝命不違至于湯齊[illegible]按湯降不遲[illegible]不遲疾也說文[illegible]公體敦[illegible]之謂精[illegible]名[illegible]湯之[illegible]斷[illegible]人[illegible]大[illegible]聖[illegible]讀[illegible]以[illegible]人象[illegible]强[illegible]遲聖[illegible]中足以[illegible]盈而[illegible]謙人也

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天聰明也假通作假至也昭假者明其敬之所至致使天知之也遲遲不怠荒繫念也祗敬式法也但見說文九圍毛云九州也孔云九分天下各為九處若規圓然故謂之九圍也鄭箋云敬為聖人之致言至誠也日躋言其誠之與忌也其昭假于人遲遲益誠無心于得天付之咨也易無所觀法天下天下也敬上帝是敬其誠一天自命之以為法天下天下化之云式于九圍有表正萬邦之意求便是為天子三工之一事參於天地九圍之事禮孔子閒居篇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引詩之意但取天命則湯能敬天而能敬本三無私矣

○受小球大球，（韻尤）為下國綴（齊魯韓詩俱作贅記注作綴）旒，（韻尤齊魯韓詩俱作郵）何（豐本作荷從可作）天之休。不競不絿，（韻尤）不剛不柔，（韻尤）敷（書左傳俱作布漢書作傅）政優優，（韻尤）百祿是遒。（韻尤）

賦也球玉名說文作璆云玉聲也爾雅璆琳玉也說文作[illegible]以球為玉磬之名而禮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是也按聘義云天子朱干玉戚[illegible]小球大球[illegible]天子之所以寵賜諸侯也[illegible]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illegible]以玉璧之[illegible]止重之聘禮以圭璋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所以和諸侯之好故也[illegible]禮所[illegible]以[illegible]學之好故也[illegible]賢之世[illegible]宜[illegible]則亦圭璋璧琮琥璜之類矣[illegible]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illegible]劉向新序載[illegible]易出而見人[illegible]張[illegible]四面[illegible]天民之

降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易曰噬嗑之矣乃解其三面止置一面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竹書亦載夏桀二十二年釋商侯履于夏臺諸侯遂賓于商此詩言受球受共大戌斧此後事也下國綴旒鄭云諸侯也綴說文云合箸也鄭云綴結也孔云內言衣裳旌裂繡旒旂綃帛為連綴之義也旒毛云章也按說文無旒字本作瑬云垂玉也冕飾周禮弁師職云王冕五彩繅十有二就皆五彩玉十有二徐鍇云瑬之言流也自上而下動則逶迤若流水也陳氏云或謂之繫露其勢然也若旌旗之旒則名為游其後字改作旒而以為冕之所垂及旌旗之飾之通稱故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旃九旒七旒之爾雅說旗之練旒九鄭箋解此詩亦以旒為旌旗之垂者也夫旗以旒从於則是旒之屬亦可通於冕飾然从下旒垂不成字故知非古文也毛傳解旒為章與說文合當從之襄十六年公羊曰君若

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于大夫也此言綴旒與彼意相假而詞有正反之異湯為冕丁國諸侯為旌綴之取其相繫屬之義也又當子云奪然後義殺然後作上下易位然後貞游參天德澤散生民夫是之謂權驗之下湯武是也傳曰軒而書社而所不同而一詩曰受卜珠大球為下國綴旒此之謂也按荀子引詩之意政從箋禁後贊之非本義也又按禮八蜡之一曰鄭表暇鄭注禮記引此詩作為下國暇鄭以古者井時相連虞謂之暇鄭若壽亭乃田畯虞此以皆約自然者成為幾布不政為門國諸侯所會集介却暇斷然其義似有猜競古文改以此並有之行說文云學也猜古承任也作鄭矣也言承任天之嘉美于芸然為衆說侯所歸成也罪說文云鍋諸也用逢也前市不逸若不與人事其後也者敬人亡使皆人乞也不競不絲以交窮國古今郎湯事矣一飾觀之以人事小是不競也老伯放而不祀為使道之牛羊又使惡衆往寫之樸是不私州不將不手何以每成天本兩言高則易失之循祭則易失之敬不剛

不承寬嚴相濟仁義不偏從此危敗則可伊下和矣優通作憂按說文息憂優三字義各不同从心从頁愁也心惪聲亦于顏面改从心夂从頁頁在也憂从息从文行之和也人有惡行圖則可以之故从慮又从文文所以行也優从人定意从憂得其義則饒裕也裕人能惡愁之惡作憂變憂和之受作優又通作優饒之優皆失本義又朱傳解此從優如字以為寬裕之意亦通但據左傳孔子引此詩頌是以抑之言故宜通作憂節自深稍云多福遒遒文云道也古多福來道近之如富貴逸人之言毛傳訓遒為聚則當通作贊其義則取乘也承上文言湯所以何天之休而受小大聘問之貢賦何從此義湯之待小大諸侯未嘗競而欲篤其上也其言之而急頑其來也其日所布政于本國若不一于開不一于柔遠運並行而有優優和調之美政天下諸侯聞風心服而自不能已于玉帛之將且以綴旒奉之亦謂自歸是道者此也伊尹告太甲曰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

無罰當日諸侯成賓于商其故實錄于此左成二年齊國佐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韓詩外傳云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群來無有流滯以相道遠近者不隱其自遠者不收其勞財幽閒隱之罔莫不趨使而安樂之人足之謂王者之等賦求開責皆可與此詩互看又左傳其仲尼曰政寬則民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韓詩外傳亦云詩曰不競絿不剛不柔中庸和適之謂也又云古當之為貴也又云聖人養一性而御人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也天下不道其小存其精神以御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皆見詩競絿剛柔二何文庶俱類故并引之不必與詩者合也○受小

共豐本作貢下同大共、叶冬韻居容翻亦叶腫韻居勇翻爲下國駿大戴禮作恂亦叶厖、叶董韻莫孔翻荀子大戴禮俱作蒙何天之龍、叶冬韻亦叶腫韻丑勇翻大戴禮作寵明本俱作寵敷大戴禮作傅明本俱作傅奏其勇、叶腫韻不震不動、叶董韻徒總翻不戁不竦、叶腫韻百祿是總。叶董韻此章以畫本作二韻本作絲

相近之賦也上章言湯欲遂與陪此章言諸侯從征伐皆所謂赤命式于九圍者也史記云湯征諸侯曰及不敢人命予大罰極之無有偏教有子云湯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孔安國云湯爲天方伯得專征伐共通作供說文云設也謂陳設以給用也人倘君謂許不作供正同此受小共大共者以象將征伐時爲受小大諸義供給不也衆具猶以氣秩之額也以下文數參氣損之可見敦通作峻說文云高也也厖說文三石大貌爲下國駿厖下國諸侯皆湯以安如倚數于磐石然也齊詩以駿厖作駿駹謂馬也然屬

蓋繩以先祖禮亦不倫藝矣陶進則云古人取喻以喻當上言攻事文也故以綴旒喻下言武功武也故以駿厖喻又荀子云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爲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爲寡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引詩之意謂下之奉上名分當然於淳指亦近同以設屬作駿蒙則外不可解寵通作寵說文云寵居也閑以爲寵異之襄二承任天之寵異乎我故小犬者侯皆奔命恐後如此也爲敬云人心所屬卿是天休人心所奏是天寵數奏貞敦致之哉義同奏說文云進進故奏其勇者布散而甘進其勇言其武功之奏也大武體云孔子曰不畏彊禦不侮矜寡是也由之行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爲

下國恂蒙何天之龍傅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震如易震不于其躬于其鄰之震動說文云作也不震不動者言不出于不得已非人心憂懼之深國勢抵撼之極則兵不輕動也戁竦據說文皆訓敬於義難通戁當通作赧面慙而赤也爾雅孫謂面慙曰戁是也竦當通作悚說文云懼也總說文云聚束也成湯之師出有名故無懼作亦無恐懼天下是小大諸侯皆荷之以爲安各出所有以供其用而爲百祿之所總聚也書仲虺之誥曰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湯之行師如是亦何戁竦之有百祿是遒與何天之休應百祿是總與何天之龍應亦傳天

以命應二

武王載旆、荀子叶月韻作發韓詩外傳俱作發說文作坺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叶屑韻則莫我敢曷、叶曷韻漢書作遏豐本俱作遏苞漢書作包有三蘖、叶屑韻漢書亦作枿漢書注作枿莫遂莫達、叶曷韻易作竭

亦叶屑韻陀從翻九有有截、叶屑韻韋顧漢書作鼓既伐、叶月韻亦叶屑韻如穴胡決翻昆吾夏桀、叶屑韻亦叶月韻居竭翻

成湯伐桀之也益至是好爲大下也武王湯也解見玄鳥篇旆說文云繼旐之旗沛然而垂解見出車篇所謂續旒未爲燕尾者也綴旆者繫之於車上也禮曰德車結旌武車綏旌旆綏謂垂之舒之也書計所以爲戰昔者治兵建而不旆已而旆之之侯畏之以占湯之載旆向未及戰也以載爲載之於東以[illegible]

之耳上章言敷奏其勇貝皆代孝徂之亂也如少惑烈者鄭云與師出伐志在未有罪其賊勢如猛火之炎燃也莫之為無音之轉也易說文云紂也未子云誰何也按誰何者諸問燕訶之爾然此亦謂昆吾夏桀不敢訶成湯耳錢天錫云如火二句以戒懼為吾湯理直氣莊故威靈如此一說易通作過說文云微上也謂繳繞使止也亦通苟云仁人之兵聚則成辛散則成列廷則若莫邪之刃要之者勸兄則若莫邪之利終當之者濃闕居長方正則君鑑自然顏之者所猶止夫基身之君將而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者之棘我誰若父毋其好我芬若寧藺役反顛其上民之灼執飲他譬人之情醉桀耶豈又宮為其所惡明若所好若哉是猶使人之于孫自敵其文母也彼賊其來告者夫又何可詐也時曰武土載發有度來五將火烈之則莫我敢過此之謂也以草包嬰物曰鉞卯芦且烈苞也桀說文亦伐木餘也歐陽修云韋苞舜也昆吾也所謂三桀也按湯十一征其見于尚書及竹書者如蔔如有紹如揹如

蟲皆次第夷滅獨章截昆吾三蘖後亡故以蘖稱筆樹此三國為私寔如以草苞暴許蘖故曰苞有之蘖進遂即遂生後註之達達即辭窮其達之達遂達皆從蘖家生出句引能遂蘭則能達非三蘖所可望也九有九州也解見支為藉有截與海外有截義同九州著侯載然判附不與三蘖相通故桀者意包畜之有終至于為徙莫能申遂窮窮莫能通達也劉向說苞載湯欲伐桀伊尹曰阻之貫歲觀其動緣怒追九夷之師以之乃伊尹請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陳是罪在我湯也乃謝罪請服明年又不仁貞職桀怒起九夷之陳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與師北所謂九有有載者也又君以尹曰惟尹證湯戒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徐以有九之可窮愛葉夏止夫九有假聯屬于湯明共□□□夏可師已既胥已事之辭朱于云章韻既伐□吾夏桀之次哉紀當非用師之辰也鄭云之引真于桀忘乃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殺丁□桀□□八年昆吾民伐商商會諸侯于共言惡□□□□敗章遂征顧二

十九年商師取顧三十年商師取昆吾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朡戰于郕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而土鹿鄭引郭國志云湯伐桀桀然章類之若推湯於背之竹道戰於鳴條之野此與詩辭不合若不足信又鄭語史伯云祝融其後八姓巳姓昆吾觀則夏滅之彭姓末韋則滅商之昆吾顧既滅于夏而此有昆吾爾者蒼既滅而復立之亦猶豕為商所滅而其後世仍為商似古五數中所謂韋韋是也有続志云進靺大名寺有縣古豕韋氏之豕顧城在山東東昌宀猶州范縣東南五十三里處州古理之陽曰帝自夏為昆吾氏所居衆許邑即今山丙陽府鄄升宋邑縣縣北二十里有吗條鄭國志大安邑有昆吾亭湯伐桀戰宇之云昆蓋湯伐桀之賜昆吾以兵助桀同時而滅故有亭非國於法也左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孔云昆吾以乙卯日亡也桀亦以乙卯日亡故檀弓注云桀以乙卯亡未

知何月也黃佐云殆伐韋次伐顧顛襲夏桀知所敗闕也及其終不後也然後與南果之師以快人神之曾苟徒以為治亂者必先其黨易其枚業而後除其本根引是後世以計取天下之為而非聖人恭行天詩之意矣陳際秦云三蘖不數葛何也葛非桀黨也易非桀氣而隨以兵何也聽之勝不先剪之而虞後顧也韋顧昆吾夏桀平叙之不殊何也不王其為天于也不王其天下而易師始不貞於天下哭自帝命不遣至此皆紀湯賓湯頌云大里諸侯起而為天于故叙述特詳戒聞先君商先於賓如微皆有功德可稱而詩自哭外顯眾祖土以及于湯其他皆不之及何也曰此祭法曰謂□祧名也祭法云王云七廟一壇一禪祭考廟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大祧為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時乃止去即為按考□父廟王考廟者周□顯曰考廟為曾祖鬼考廟祖高祖其廟廟顯始祖也始祖而下固親而上於廟番或而祧其中之於功德者以

爲二祧舊說謂祧之言超也超然上去也特爲有功
德而留故謂之祧也外此若高祖之父則去祧爲壇
高祖之祖則去壇爲墠此後又有從壇遷來墠者則壇
此前在墠者遷入石函爲鬼皆以其無功德故也合
始祖二祧與四親共爲七廟故伊尹告太甲曰七世
之廟可以觀德[illegible]專指二祧有功德也先儒
皆疑此禮與[illegible]制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之說不
合今以此詩[illegible]之法所[illegible]爲無[illegible]前代
耳自湯[illegible]有[illegible]至[illegible]丁相
爲一世推之[illegible]有十[illegible]世子
太戊有[illegible]在[illegible]弟及上
相土[illegible]基[illegible]世
又其[illegible]二世[illegible]世如上
主[illegible]合[illegible]二世
若太甲爲大宗太戊爲中宗[illegible]七
是時[illegible]二
之最隆者自二祧而[illegible]
遡及長發其祥則以嚳爲始祖之所自出其故愚謂大

詩經世本古義 長發 [illegible] 五

[illegible]之禮七廟之主[illegible]防旣廣及毀廟。○昔在中葉，[illegible]以始祖配[illegible]於此也。有震且業。[illegible]允也天子，[illegible]降于卿士。[illegible]實維阿衡，[illegible]實左右商王。[illegible]

[illegible]賦也。[illegible]明功臣與祭[illegible]伊尹[illegible]以伊尹爲開國元勳[illegible]太[illegible]

[illegible]朱子云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illegible]以中葉爲湯[illegible]數居[illegible]相[illegible]

[illegible]有震且業[illegible]有國[illegible]所[illegible]

[illegible]天子指湯也[illegible]允也[illegible]指伊尹[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不安[illegible]如[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其德曰[illegible]以下伊尹[illegible]有言[illegible]盂[illegible]

[illegible]爲之[illegible]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

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故湯之
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illegible]此[illegible]于[illegible]
之說也[illegible]與第二章湯降不遲相應[illegible]
矣天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士而後商室以[illegible]阿衡[illegible]
官名[illegible]云[illegible]也[illegible]伊尹湯所[illegible]故
以爲官名[illegible]二如大公之號尚父也[illegible]
之[illegible]之[illegible]至太甲[illegible]官[illegible]名[illegible]皇[illegible]
云成湯上[illegible]伊尹[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伊尹[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指其[illegible]
[illegible]伊尹耕於有莘之野[illegible]湯[illegible]
[illegible]其義也非其道也[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不以與人[illegible]
馳[illegible]非其[illegible]也[illegible]不[illegible]
不以[illegible]取諸人湯[illegible]使人以幣聘之[illegible]
之[illegible]爲哉[illegible]使往聘之[illegible]
道[illegible]故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
中[illegible]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

詩經世本古義 長發 [illegible] 六

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
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若[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伊[illegible]
[illegible]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伊尹[illegible]
[illegible]伊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詩[illegible]伊尹[illegible]

日兩日相與鬬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
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
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illegible]散
虐天下恐不可王諫然後悔之殺可奈何湯[illegible]天
于夏民大悅如得慈親鄭不易位農不去[illegible]不變
肆親鄭如夏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
甚有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今按伊
尹身爲元功甘于孟祭尊美有商及周公時命成王
記功宗以功作元
祀其典實彷于此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楊氏云詩叙長發大帝但述玄王以下而不及於所自出之帝則安得爲之禘詩乎朱子亦疑大禘不及群廟之主此宜爲祫祭之篇今按篇首即以長發其祥一語開端明是指帝嚳而言未嘗不及於所自出也豈必舉嚳之名而後謂之及嚳耶若朱子疑爲祫

祭則天子夏秋冬三時之祭皆祫其以功臣配享惟當在祫祭月令十月有大飲烝之文指祫烝也周禮夏官司勳職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烝冬祭也謂之大者以成衆多之時其祭比三時爲大也方是時百物皆報焉祭以有功宜矣記祭統衛孔悝之鼎名曰勳大人[illegible]于烝其[illegible]亦謂祀享于烝祭也此詩如以爲祫祭亦無不可但後乃周禮所設惡別無明考[illegible]但以盤庚大享之言與詩宗大禘之說合故從之

詩經世本古義卷之三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殷高宗之世詩三篇

何氏小引

○那祀成湯也

○烈祖肜祭成湯也

○玄鳥報上甲微也

那祀成湯也出序子貢傳申培說朱傳俱同○序云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
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國
語閔馬父亦云昔正考父較商名頌十二篇於周
大師以那為首按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世本云宋
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
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
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為
華氏所偪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
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
七世祖也自微子至戴公據宋世家凡十君七世
周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幽王於戴公二十九年
為犬戎所殺則戴公及正考甫皆當宣幽時也名
頌韋昭以為頌之美者也序謂得之於周太師而
魯語但謂較之於周太師者孔知違謂宋之禮樂
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甫恐其休諡故就大
師較之然則較之而得其初本故亦謂之得也及
孔子錄詩之時又已亡其七篇惟存五篇而已其
殷高宗之世

以那為首者從太訂之初本商自成湯始有天下
以那為祀成湯之詩故也愚所以定此詩作于高
宗武丁之世者遐攷經傳惟高宗武丁祭成湯見
下尚書序及史記卻謂祀乃常事不能徧書然觀
高宗免喪弗言作書誥群臣自謂恭默思道夢帝
賚予良弼此詩及烈祖二篇皆祀成湯之詩而一
則曰綏我思成一則曰賚我思成頌興思道賚予
之言相合蓋高宗祭丁思者也禮記亦云武丁者
殷之賢王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
高而宗之謂之高宗武丁于數祭祀雊亦祀發中
之亡其又按高宗祭成湯於肜日有雊雉之異書
序及史記皆言飛雉升鼎耳而雊先儒謂雉乃野
鳥不應入室故為妖異然鮮有能刑其事德首孔
安鼎以雉鳴在鳥耳為耳不聽之異對款以為見
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見小人將
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今觀高宗恐德弗類恭默
思是固非耳不聽者且其先後輔之者甘盤傳說
皆賢臣也則又焉有小人居公位之事祭至于商

敗宗廟之祀乎異興推尋始悟災異之所自來以
就此詩可見禮郊特牲篇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
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
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
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
凡聲陽也祭義篇云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
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
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凡時明
言兩于承嘗令而樂音其備以則高宗失禮之大
者也云雉雌所以別于鳴寅也亦合季冬雉雉說
文解雛謂雄雌鳴也雷始也雉然在雌其頸雛雊
謂雉鶴以足雄故雉以頭相句故雉鴝从句雄雉
亦从句非特鳴而已然易通於驗又云雉雉雛乳
在立春節立春名故在冬或在春鳴之為春之首
故夏小正紀雉震呴在正月也鳴雉同字數急解
雉震呴云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
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

呴相識以雷今高[illegible]于秋烝冬嘗之時而奏大樂
此序雉未應雉雉聞樂聲而以為雷鳴故雉也祭
之為雷者句也易曰雷出地奮象先王以作樂崇
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是樂太象雷又雉聞聲
引當者亦從而庭特景公作為路寢之臺旅鑄大
鐘撞之庭下郊滸皆向許氏巨大鐘聲仞雷震雉
應而鳴鳴也大水翼南山有石鼓長丈二尺實厚
器箏賓成帝時有聲如雷謂二百四十里野鐘皆
鳴益以為當也然則此詩者當與書高守形呂篇
合者以樂不也作內作成雉作賞雉付鳴是再于
吊耳則可宗行禮之者為直紀其事以寫罕作也
先倫不違也義之欲和合詩與書記之說日但已
虎謂食嘗篇崇者恐陵嘗不如是之已亦商慕甚
矣今飧作諸史會編繫那及烈祖二詩于武丁之
日言想以
為可信

猗與音余下同那與置我鞉毛氏本作鼗後同鼓慶韻奏鼓簡簡衎

我烈祖聲韻○賦也猗之為嘆與之為歎那之為儺
皆音近也說文云商陽謂大呼曰嘆歎安气
也儺行有節也按安氣者閒暇語之謂行有節時儀
美廟中執事之人也置通作植鄭玄云置讀曰植按
楹木尸植之名故以為樹立之義鞉鼓曰植者以背
植木楹大其中故謂之植也鞉解見有柄搖鼓故足鼓
也禮明堂位篇云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懸鼓足鼓
者謂足鼓者貫之以柱楹鼓則懸而擊之也於
入自中據其鞉鼓者以楹貫之殷鼓為之詩作之意乃兆
奏於堂下其故者蓋以識其除也奏者動作之義謂動
作以引其聲也簡通作柬說文云分別之也荀卿謂
鼓其樂之君耶學記謂鼓無當于五聲五聲弗得不和
然蓋鼓于宮商角徵羽之五聲雖無所當然五聲弗得必
得之而後和以此見奏鼓之人為最重故必先分別
其能者而後使之奏也衎說文云行喜貌爾雅毛傳
皆以為樂也烈祖孔云正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之
祖也具樂器選樂工將以樂我有功烈之
祖此皆未作樂以前六至十章乃言作樂○湯孫奏

詩經世本古義 四三

假爾雅作嘏鄭玄本作格 綏我思成韻與 鞉說文作鼗 鼓淵淵先韻說文本豐本作
俱作嚖嚖 嘒嘒管聲庚韻 既和且平庚韻亦叶先韻連翻 依我磬聲
見上音烏 於赫湯孫叶先韻荀緣翻 穆穆厥聲叶見上二聲別字公理云連見商人 庸豐本作鏞 鼓
之質也思按三聲雖連用而本句上各用先韻一也句閒之亦以後人所謂韻韻體
有斁陌韻 萬舞有奕陌韻 我有嘉客陌韻 亦不夷懌爾作怡
陌韻陸德明本作懌○賦也湯孫湯孫陽孫天乙主祀
之時王爾自太甲以下皆可稱湯孫按此指高宗
之奏師奏鼓之奏然此則執樂器而奏之下文以鞉鼓
也奏奏是鼓也假通作格假者至也謂奏樂以格
管聲之屬是也禮郊特牲篇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
之其十聲列之唱也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
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
天地之閒陳賜云凡聲陽也商人之祭先求諸陽而
已日一成鄭月三成時一成歲一成閏然則樂不三闋何

以成樂哉今夫禮減而退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退
為文滌蕩其聲則盈矣必繼以三闋者以反為文也
祭一闋則成矣然後出迎牲者以進為文也凡則
有禮其則有鬼神鬼神者歸也歸之以從地神之者申
也申之以從天詔告之文以五聲播之八音搶聲之號
何以發凡樂皆天之音而不知樂通之以音此之號
而不知音凡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地之音聲號
者其惟鬼神之靈乎如之何不一詔告以此之嘆云云聲
神在天地人閒之冥陰陽合散同一理而後告也故無樂
領幽故陂人之然必先作樂三終然後告于而迎牲無于
前其門之外而求之以此樂聲號呼而詔告于先閒于
祊其閒如郊人取蕭祭求之於陽也云云
作祭如鄭云人家也安我心亦於黃佐云未祭而思之意
陽也積況云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
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
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
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

詩經世本古義 四五

謂思成蘇轍云凡此皆非有也而生於其思故謂之
思成朱子云蓋齊而思之祭而心安如有是以見思成故
矣呂年云我所思者而其心文是以思成而一氣如人
也徐先生云古人所以享祭者非是其有以一氣如我
將光之陳際云其祭者商人尚聲心芬有孫之召氣
氣之召神者然後神其而人集焉為不有聲之思而
之精也神也羅其人尊其是以思成其思之祭
以精神相感之精以其思蓋此招氣故也思其思
其以綏合也與無所有之格神其集之精有思鼓之聲之
鼓以下也七句皆言湯孫奏假當日之所以奏者見祭祀之所
作樂者下也管七句以言湯孫思成之烈所奏而以嗛賜云鼓之理以
書日下男以以管發鼓所以告祖既合記者日也所言奏者以
賜于男以不以諸發鼓之合以祝視敬鼓節以者出鼓奏之鼓
蕩所以將諸候也將之命之孔之云以鼓賜節樂日也所以
以故將伯子男之侯命之命發之所以先作鼓也之節之一以
揭壇將伯子男之侯命之命發之云所以先作鼓也之節一
十成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節先王之廟也蘇此可
先王之聲作終始也鼓以和之故事其之矣以鞉
王鐘聖唱節出諸奏者以鼓已枝從鼓之所理
之磬人之一以候鼓見以發之而以鼓之
廟管作終始鼓樂以賜祭
也琴瑟為其之而以發云祀
蘇以鼓事始已枚從鼓之
此和鼓德其故將之所理
可之格故事其之矣以鞉

者此詩首言鞉鼓之意而鞉與鼓爲二物也適作
鼗說文云鼓聲也嘒說文云小聲也管竹音也爾雅
謂大管名簫其中名管小者名籟郭璞謂管長尺圍
寸併大之有底鄭司農謂管如箎六孔其大中小之
制[illegible]之[illegible]成謂如笛而小併兩而吹之乃漢大予
[illegible]所實[illegible]則云管象[illegible]長尺圍寸而八孔無底蓋亦
[illegible]制末必與古管以[illegible]合不足信也歐陽孔云[illegible]口
[illegible]蓋曰虞夏以來[illegible]常用也陳暘傳云云鄭書特
[illegible]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冲而上共居以曰升
[illegible]亦事也上下象示事之也成而后歌以詠
[illegible]於堂上上下[illegible]以吹之於堂下故非以無所
古者登歌[illegible]有所成者管云以奏之以嗣
之[illegible]管爲[illegible]先之[illegible]以[illegible]行[illegible]之之然後
闕其言管聲[illegible]與之[illegible]何[illegible]也耶[illegible]奏[illegible]聲
而已[illegible]管大聲不與樂[illegible]合奏之其[illegible]知[illegible]爲管衆
首之主此[illegible]則樂之餘舞[illegible]相[illegible]有[illegible]之義云爲
旣奔且[illegible]肅堂上之[illegible]小者相[illegible]者之[illegible]則[illegible]也[illegible]在其中矣
聲應相俾曰和細大不下八音諸器言周語單穆公云
[illegible]論口非依說文云倘也猶[illegible]

詩經世本古義 [illegible]

相附[illegible]磬鄭云玉磬[illegible]堂上升歌之樂非石
磬也孔[illegible]云[illegible]是[illegible]玉磬[illegible]子[illegible]堂[illegible]異[illegible]爲[illegible]樂器[illegible]磬非
[illegible]之[illegible]孔[illegible]和之下[illegible]此[illegible]管[illegible]于[illegible]師[illegible]磬[illegible]非[illegible]磬文
[illegible]陳以[illegible]云[illegible]其[illegible]時[illegible]以[illegible]諸[illegible]侯[illegible]宮[illegible]帝[illegible]此[illegible]兵[illegible]石[illegible]磬
[illegible]音[illegible]玉[illegible]磬[illegible]代[illegible]樂[illegible]紹[illegible]天[illegible]王[illegible]東[illegible]王[illegible]之[illegible]於[illegible]而[illegible]擊[illegible]王
[illegible]以玉磬古[illegible]音[illegible]主[illegible]磬[illegible]序[illegible]詩[illegible]石[illegible]也
[illegible]有下[illegible]之[illegible]夫[illegible]以[illegible]又[illegible]上[illegible]美[illegible]定[illegible]小[illegible]大
[illegible]青[illegible]有[illegible]而[illegible]球[illegible]爲[illegible]之[illegible]者[illegible]於[illegible]王
[illegible]表[illegible]樂[illegible]以[illegible]詩[illegible]可[illegible]磬[illegible]依[illegible]
[illegible]之聲最和非以[illegible]可[illegible]定[illegible]聲
云磬[illegible]詩[illegible]讀[illegible]居[illegible]齊[illegible]則[illegible]依[illegible]終[illegible]之[illegible]則
又韓詩外傳云[illegible]居處齊則色[illegible]食[illegible]齊[illegible]則之[illegible]珍[illegible]
齊[illegible]四[illegible]聽[illegible]思[illegible]齊[illegible]則[illegible]居[illegible]齊[illegible]則[illegible]所[illegible]
日旣和且平依我磬聲[illegible]此傳[illegible]於[illegible]詩[illegible]義[illegible]無[illegible]然[illegible]
意閒邪矣於歎美[illegible]盛之意歎者贊湯孫所奏寓

詩經世本古義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非[illegible]贊[illegible]湯[illegible]孫[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音之[illegible]盛亦如火性之上騰[illegible]然故以[illegible]猊五
於赫[illegible]者之[illegible]美之辭也不[illegible]自[illegible]然[illegible]湯孫美之[illegible]象之歐陽云
[illegible]其萬[illegible]云[illegible]以[illegible]神[illegible]故[illegible]日[illegible]於[illegible]湯[illegible]孫[illegible]以[illegible]誇其先
古其以樂[illegible]美[illegible]以[illegible]飲[illegible]食[illegible]云[illegible]之[illegible]說[illegible]以[illegible]後[illegible]稷[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後
大凡以細說之[illegible]非[illegible]如[illegible]飲[illegible]食[illegible]故[illegible]云[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後
何得以文[illegible]頌[illegible]非[illegible]日[illegible]讀[illegible]也[illegible]
伊尹作樂曰大[illegible]護[illegible]九[illegible]招[illegible]六[illegible]成[illegible]
見大[illegible]開[illegible]作[illegible]樂[illegible]日[illegible]大[illegible]護[illegible]備[illegible]九[illegible]
[illegible]方[illegible]兼[illegible]而[illegible]好[illegible]義[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樂[illegible]養[illegible]
[illegible]後[illegible]
[illegible]一之辭[illegible]
[illegible]在[illegible]鼓[illegible]後[illegible]
好[illegible]
以[illegible]
[illegible]
奏之[illegible]
樂之[illegible]
湯之[illegible]
[illegible]
天樂而蹕天下禮者以其祖有功而樂[illegible]象功故也數說

詩經世本古義 [illegible]

文云舞也鐘鼓有數[illegible]樂[illegible]闕[illegible]萬[illegible]舞名二代之舞
皆名萬[illegible]夏小[illegible]正[illegible]萬[illegible]用[illegible]入[illegible]學[illegible]萬[illegible]舞[illegible]名[illegible]舞有[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萬[illegible]人[illegible]舞[illegible]以[illegible]萬[illegible]人[illegible]為[illegible]上[illegible]下[illegible]治[illegible]大
其[illegible]萬[illegible]舞[illegible]商[illegible]萬[illegible]舞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擊文接易有匪夷所思之章文[illegible]楚此不夷與彼匪夷相

如詩言客聞樂而愜其，堂上北凡作之作人
悅，知此神悅可知，而然後有先祖是之之意，此烈祖
之，凡以來假，而能綏我思成也。是義亦通，學者詳之。○**自古在昔，**音約翻
先民有作，韻葉**溫恭朝夕，**作豐本韻叶祥翻**執事有恪。**藥韻
顧予烝嘗，陽韻**湯孫之將。**叶陽韻，資良翻。○賦也。自，從也。對今皆謂古。在，說文

云存也。進古言昔，則昔又在古之前。禮運稱孔子言：後聖有作，然後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然則在昔之時，已不及古之其末，爲上古，而自古之古則不過下古而已。先民，先之之人，謂聖人也。有作，之作化照云作飲。祭嚐也，是述作之作。溫恭者，溫溫其恭，營安行而有常，非總强造朝夕，自朝至夕也。執事，執朝中之事也。洛本作察，造文云：蕆也。恭敬之至，如見大賓，故賓宗心上。箭客也。古尊禮，敬宗萬世，通祖從我以酉之古人有留往昔先聖人所翔述，祭祀之體，其于將祭之

前期。慮事必豫具物，必備，明朝至久，常存其恭，但見其溫，詎然和柔，及祭而行，得則一人各執一事，以其恪愼不敢，儀意忽器，凡以嘗當如是，令日湯孫之祭。亦緒行古之道，且黃佐云：商人商尊，牲請太入，祭二闕，然後備禮物，益時猶也，故此詩以業舞爲致於前。而溫恭有格之古始見焉，烝亦因其所尚而然，且是豈後于神哉。曾論云：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爲何道乎？按曰：文之自謂以恭，工教著猶乎今其學古先民之恭而序之，今乃以還乃附丁非述然二將以何者爲得道乎。獻頌文云：痰也，季本云：嘗，秋祭矣；冬祭祭以其冬爲商文小祭者，必舉烝嘗以見其餘焉。然按曰：秋嘗者，謂不驟嘗而樂，知此乃冬祭也。既言下，又變稱湯孫者，意重在

一言而見一家亦通不敢于之祀也，猶夫于
也，猶云：吉湯其尚顧予烝嘗哉！此亦奏者
我其顧之也。綏天錫云，音樂雖成，傳其猶達先祖鑒
格否，孝子之心猶若有不敢必者，以顧孫一體望
之，商人之誠，我見
成而此可想見。

那三章，一章四句，一章十二句，一章六句。舊作一章

二十二句。今按閔馬父引自古以下爲輯之亂，則非止作一章明矣。故其之卑辭，云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鄭箋以湯孫爲太甲，○本紀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立，湯嫡長孫也。爲之言雖可以屬之後世，以其述成湯當在初崩之後，太甲是殷之賢王，湯之孫，故知爲指太甲也。那祀成湯，經稱湯孫，以作此當太甲時。按此義亦通，並存之。又韓詩那序以此詩爲美宋

襄公也。其說與史記宋世家謂宋大夫正考甫　商頌一
作商頌以美宋襄公者合，而云宋得用天子禮
樂以祀成湯，以其先代之樂
嘉客異宋所作于

烈祖，肜祭成湯也。書高宗肜日篇之所為作。朱傳以為亦祀成湯之樂，與子貢傳、申培說俱同，此所以定為肜祭者，以那已為祀成湯之詩，一祭而不容有二詩耳。肜者，祭明日又祭之名。爾雅云：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孫炎謂繹者，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肜者，相尋不絕之意。然所謂復胙者，即是祭日以公之尸日復尋行也，與祭內以賓尸也。按說文肜字从舟，其義則舟行也，與祭享無涉。古讀肜有融音，故或通作融。左傳其樂也融融，其樂也洩洩，而張衡思玄賦則曰展洩洩以肜肜是也。又馬融廣成頌云豐肜對蔚，肜亦通作融。說文訓融云炊氣上出也。炊氣上出，緩緩不絕之義也。但肜本音琛讀，音敘入發韻，不知何因吹籥音殊，不可曉。知此詩為高宗詩者，以那詩例之，其猶烈祖何其本章言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同。則其為一時之作明矣。又知為肜祭實者，以申錫無疆一語知之。篇中媞媞但以降福為言，則高宗勤祝之一本意，殆可想見。

殷高宗之世

當其亮陰三年之後，雖既免喪，而猶恐德不類，不敢發言，誠未知致治之方，將安所出，因而致孝乎鬼神，以所謂耳。此亦商人尚鬼之習則然。故于肜祭之日，而有雊雉之異，其臣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大意謂民安生其人，乃天之胤嗣，王之所可者，在於民而已，所尚務民者，惟在務民之義而已也，[illegible]有永之道，其繼[illegible]祭祀而欲邀福于非其近昵，[illegible]宗為也。他日傳說之進王也，亦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合此二書及那、烈二詩以觀，則高宗早年之失，蓋有在矣。竹書殷武丁二十九年，肜祭大廟，有雉來，皇王大也。蓋高宗祭于成湯，有飛雉之異，王使以雉為祭，曰：以彰吾過。而通志稱祖己訓王後，武丁又責躬思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脩德而報之疾也。荀孫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德焉。史記亦載武丁脩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

嗟嗟烈祖，韻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叶韻讀

如數爽主讀。○嗟也，嗟詠。鄭玄云：重言嗟嗟，美歎之深。詩傳云：言烈祖云嗟嗟以商祈故也，若曰頌則言於稷於皇方述於文矣。烈祖也，義見那篇。秩讀猶福也，但見說有[illegible]文云申錫無疆是也。其有無窮之申錫焉，[illegible]天其望之辭也。申者字申之義，故毛傳以為重也，[illegible]道竹賜說文云予也。無疆，鄭云無竟界之期也。爾猶然[illegible]也，[illegible]生云爾汝其[illegible]賓者[illegible]此實之至也[illegible]崇之為此所之為處，皆音近也。斯所謂然迎神之所在當指祊[illegible]古說文祊門內祭先祖所以彷徨是也。蓋正祭事畢，則神可以歸矣，孝孫孝子猶未忍其遽歸也，故於門內設祭焉，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則

於門內以求之，亦意神之尚依依于門內而未遽去也。孔子謂明繹祭于祊之祊在廟門之西，其高形所自之無謂。文傳以說文宗義求之，則門內之祭自古日之申錫二句是倒文法，日當其[illegible]之時[illegible]之祭尚在此[illegible]矣，今日我文[illegible]以無界限重降之[illegible]，是所謂申錫也。此章蓋初求神于祊之辭也。○既載清酤，賚我思成。庚韻，亦叶陽韻。

亦有和羹。說文作盉。既戒既平。庚韻，亦叶陽韻。鬷本中作鬷，供作奏。假左傳作嘏。無言，時靡有爭。韻諸良反，亦叶陽韻。綏我眉壽，黃耇無疆。陽韻。○此章言賦

肜祭之事既各[illegible]事之獻，載謂載之于尊，清者，說文云一宿酒也。後錯云謂造之一夜而成者，亦見商人若今雞鳴酒也。思按宿酒只用言宿而成者，以質處恢德有可徵焉，是謂大夫又祭之禮首

云司宮揖酒注謂攝酒者沈盎醍之與此首言載清酤同也賚說文云賜也思成義與那篇同祭義云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是也賚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以是故賜我思之所欲成也孔穎達云神靈來至我孝子所思得成也蘇氏猶云賚我思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所謂顯道也云祖考之精神只參於已之精神朱子云酒之清者久而在之則未之聯也而烈祖之嘏已真我以所思而成之吉齊之疾也和羹言氣云五味調和以得齊謂食之于人性安和苟悅云羹熟甘苦不同衆味以齊之謂之和羹曹氏云鉶羹也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以其盛之鉶器謂之鉶羹有可徵藿所云羊鉶豕鉶即所以盛羊豕肉之羹者也朱子云儀禮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於庿云先羹而後羹疾其庶也既戒既平者嚴粲云其事既戒謹而不苟其味既和平而適宜矣說文云鬷假通作鬷說又云至也愚按此與那篇人陳暢之音古中庸誤引作奏與湯孫奏假同文朱子謂古聲奏族相近族聲

詩經世本古義 烈祖 二十三

轉平而為鬷此恐不然二詩皆同特作也彼言奏假此言鬷假明是異實何得混用也今自凡祭則雜人必先陳其所以為鬷之意莊有道之遴事各自異初祭則言倫絕無彼此交鬷之何能使職敬皆有人紛者相之奉精專于叙而中之曰君子于祭以有道之事者中庸引此詩也又左昭二十年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臺鉄鉞在前和與據也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子猶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此言立義全非詩旨所謂和乃言其和美為臣下獻可替否之和則此詩箋況此亦以黃以發言壽以祭諸侯有和順之德漢矣解詩以言是三者皆壽徵也解其見皆由

有莊爵言廟中之人既皆能致其誠敬舉動得禮如此庶乎烈祖綏我湯孫以眉壽黃耇之福至于無有竟也○約軧錯衡戶叶陽韻八鸞鶬鶬陽韻陸德明本作鎗以假以享叶陽韻虛良翻我受命溥將叶陽韻資良翻自天降康陽韻豐年穰穰陽韻來假來饗叶陽韻虛良翻降福無疆陽韻○此言祭之也約軧錯衡八鸞鶬鶬見采芑篇此二句詳見載見篇蓋其來朝也以諸侯所乘之車言入助祭而當從之以當皆以所乘之車言以為馬言叙至也享獻也以享者諸侯既至而助享也我湯孫也劉公瑾云以享者達之身而言則先祖之身而指于祭者主工導主說文云大也將奉也我立言我湯孫受天所命故人之謂諸侯皆乘其車馬以來奉湯孫日工主祭者我言得萬國之歡心也自從降下康安也溥大則溥天下祭者

詩經世本古義 烈祖 二十四

五穀多有曰豐年穰穰穀茂盛之貌解見執競篇孔云從天下平安之福故獲得豐年以備物也曹氏云陽賤私之歲豐祭以得其所成之人為祭也言穰穰在豐年之所謂得所以享之時也陽謂云從天下言以來聽事也先王祭也孔疏云豐年陽謂之徠上文也來心遠也以來享神祭致之得之也陽以來說以其來也諸侯來助享于湯孫之時也上言來饗者言謂諸侯之來助上以假享之萬國承饗之意天如此庶者謂來享之德饗之來至其祭也孔云饗者無限以限之也來以降也無窮期申之也降以降福無窮期之祭者烈祖以降之禮無窮也○顧予烝嘗湯孫之將陽韻烝嘗之謂既言如此又曰顧予烝嘗湯孫之將也所以賓我思成矣曰奉其也之意此乃後賓爾○顧予烝嘗湯孫之將韻陽○日賓我思成矣曰顧我烝嘗又曰降福無疆乃致其孝思之誠也顧之意如此曰乃以我也孝孫以顧之以上下祭也必未敢必其享也故文致其思之意如此言其尚顧予烝嘗也此湯孫之所奉也愚按此二語雖與那篇結語相同而此重在烝嘗之將彼重在孫之謂以一氣感通也此重在意微有不同宋謂我於烝嘗之名

而子孫纘緒行其時時勤于祭祀
知此當為烈祖之所鑒念也

烈祖四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一章二句

舊作一章二十二句今按朱子分為四節於語意血
辨其明故卽依之以定章數〇輔廣云那與烈
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
則及夫酒饌焉商人尚聲言始作樂之時則歌
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故季本以為此止次成湯
所受登降福之詩按此二說亦皆可通次果尔
日所驗休不應有申錫之語序則云祀中宗也
朱子謂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序但不欲連篇
尊上文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鄒亦云
環烈認兩篇結語皆曰湯孫之將其方丙稱成
愚謂其商家賢聖代作不止中宗宗尔不旨有
獨但正考父所得僅傳十二篇兒季孔子刪詩
日
乎

玄鳥高宗報上甲微也

孔叢子論書篇云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
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
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
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傳公功德前行可以與
于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
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魯語展禽云有虞
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
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
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
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
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
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
祀也按竹書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帝泄
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
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
武丁七二六年報祀上甲微沈約注云殷侯子亥賓
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illegible]
殷高宗之世

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
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所以知此詩
為報上甲微之樂歌者以宅殷土芒芒殷受命咸
宜二語祭之上契物封商魯連于大在大并之陽
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即今陝西西安府之商
州以地有商山故得商名契生服邶遷蒙石事見
世本其地有知所在昭明生相土遷丘丘竹書載
夏帝祖十十年前侯相土作東禹遂還于商邑在
傳所云湯唐氏之火王閼伯昌商丘村亳因之是
也唐爲家衡宋為雖湯邢在今為河南歸德府商
丘縣亭本云起雍商任名其亦因又本丹亦以名
丘與相上生昌若昌者生曹國曹國生亥竹書載
及少康卜一年使商文六治河至帝杼十三年商
侯賓死丁河中將汁三十四年魯語及祭法所謂
賓勃其官而水死若[illegible]生振竹昔以為殷侯子亥
蓋振名而子亥其字有賈始遷殷討二十七年而
為有易之君綿臣所殺國統幾絕微生微字上甲
乃殺綿臣而以殷興微居殷也是則殷之遷興在

子亥孔君殷緒以其乙業者乃有上甲故殷人報
之也皇虎諡謂微字上甲以得以甲日亻後也商
家生于以日為名蓋自微始自虎通亦云殷道尚
質按直以生日名主而謂周則謂允稱廟主曰甲
蓋謂生稱其名允則以其生之名為廟主也于理
戊然後生報丁報丁生報乙生報乙生報丙報丙生
主王主王生七癸壬癸生天乙是為成湯竹書乾
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丁商丘上距微殺緒竹之
發凡一百單二年不知所謂殷侯者有名也自歸
高自之後又一十五年則為桀在位之十五年實
虎湯為商侯之元年於是復自商從遷于亳書序
甲于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于作帝
告發成今從所謂八遷者始於商一也明居
祇有一也相土居商丘遷也實離商丘往河治木
四也于亥遷殷也孔甲之時復歸商商丘六也及
湯自商丘遷亳不遷七耳然占今相傳皆謂雖
師穀熟皆湯所都而景亳則湯會諸侯之處是謂
三亳皇甫謐云蒙北亳也穀熟南亳也偃師西亳

也蒙門景亳與穀熟相近果湯會都三亳則信有
入遷又然三亳遷皆之先後則經傳無文殷祭請
湯自南亳遷西亳殷為州信蓋三亳中商亳北亳
相去甚近北亳在今商丘北五十里地有景山故
書之景亳南亳在今商丘東南四十五里竹書載
湯于桀十五年遷亳又書二十八年距居武丁
商會諸侯于景亳則景亳實在商封內不然何
既於伐何得遂次以會諸後乎木經汁之弱然日
湯都偃師學南論以為考之事實學者失之如盡
于之六湯居亳與為為都是郎亳與為北也湯地
七十甲蓋文所以特拔有限而乎陵去儼紆八有
甲不得帝于僅偃而為之偶今漾毋自有一之南
亳在穀熟乚亳在宋非嚮師也偃謂寧陵與有自
按壞于而解湯於亳之義是矣苟謂湯未嘗居偃
師則又不然以書序從先王居之文觀之先王孔
安閭以為皆帝磐也今按其偏名曰帝告釐沃
告帝是徙竹學蒐之古來蓋謂從帝學而來居于
沃十六年孔說并滌而水經注古帝學之墟在禹

亶豫州河雒之間今于假城說酉二十里尸鄉
亭是也使湯不都假陆何得之從先王居又孔穎
遂引中偃雒于命云尸乙在亳東觀在雖尊玄亦
云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于亳尸志又謂广鄉殷湯
所都然則湯之居偃鄭矣佰自乃用名以周武
王克商偃息師徙于其初名為西亳當是成湯
命之湯之斜業實始亳故曰殷殷自亳後邾遷
居學墟而不六其所始故今下之為亳其二亳
性亳為本名世在商自放在天上商仍商舊號
若景亳則本名殷遷上帝亳以其之亳故曰景
亳又门北亳宅上仲于于世于遷于殷者即
景亳也以竹書證之自帝湯若之後景外丙仲
王太仲沃丁小庚小甲己太成八君皆乃居亳
今仲丁始遷于囂望外壬河亶甲自囂遷于相
繼之祖元年自丹遷于耿二年祖耿耿自遷
于旅歷辛開甲祖丁皆居庇及南庚二二年遷于
奄歷陽甲而盤庚奄十四年自奄遷于殷蒙曰殷
書盤庚篇所謂先王格遷天命不常厥邑于今五

邦有合翮相亦亳亶亦台也自相以下疑者在河
北至盤庚始奄河南故所謂惟河河以民遷名史
亢祖亢使丁遷陝河所甲居相祖乙遷所尚竹書
小異然安之竹其為殷矣竹書祖北家曰殷于此
始知殷之所在殷文名北亳亳書序古蓋奠在遷
將台亳殷北安國謂城者亳之於名是也而後人
皆言盤庚所遷在河南嘆師謀矣湯在殷以會諸
侯而不都殷故不遷河號當庚遷都殷貴王甲微
舊蹟因而史號日殷其從庚小辛小乙以及武丁
又傳四世至庚丁皆居復及庚丁之于武乙始去
盤遷河北也武丁修政行德又下成驟殷道復興
故下斯時述上甲紀而後稱之功而行稱祭之禮
漸可玄為之時之可矣作故漸乎商殷變史之故
則稱傳史書名合符節古人重稽古之力夫皆誣
于又備傳謂殷之得名以殷水按說文無殷字乃
懸永耳懸水今在河南間封府郎城縣與殷無淺
此不
可信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陽部 宅殷土芒芒、陽部三代世表作殷社芒芒

古帝命武湯、陽部 正域彼四方、陽韻 方命厥后、有韻 奄有九有、

韻文選注作域〇賦也玄鳥毛傳云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孔穎達云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則是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玄鳥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將令王有天下故本其欲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為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月令季春戴勝降于桑注云言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按玄鳥生商其語近奇而事甚無怪毛孔之說正矣乃詩緯含神霧則云契母有娀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鳥銜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中候契

握則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讖緯則云契姓子氏以其母吞鳦子而生紛紛語怪遇相祖述總不外吞卵一說而甚且以契為無父娀非嚳妃如劉向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王嘉拾遺記曰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于桑野見黑鳥遺卵於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紱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雖遭早厄後嗣興焉譙周則謂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羅泌闢之云世本大戴之書言昔帝嚳卜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稷之後為周周人既上推后稷為嚳子矣何所疑耶昔有娀氏有二女長曰簡狄次曰建疵簡狄為嚳次妃是為簡翟故屈原云簡狄在臺嚳何宜乙鳥致貽女何喜又云高辛之靈盛兮遭乙鳥而致貽凡古書之有者

其言簡翟未嘗不及於嚳也若司馬遷王逸亦既以簡狄為嚳妃矣而一則曰三人行浴因吞墮卵一則曰侍帝嚳臺上燕墮卵而吞之總無以異于讖緯之說乃呂氏春秋更有異焉謂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者于蘇滿之占曰史哉簡狄吞卵生契為高如祖祖奇妖祟不亦甚乎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又安用此微禽之卵哉燕墮卵于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歐陽脩亦云秦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謂高辛氏之妃陳鋒氏女感赤龍之精而生堯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高辛四妃其三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盛德契稷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為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為奇說也至帝摯無所稱故獨無說又蔡邕月令章句曰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為孚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玄鳥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焉故詩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其說獨異毛傳合宮漢之世而有能扶正論卵而人者立不多怪若猜先生謂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弋續人生吞何無父卵生確雖疑無父之說之非而來免感于帥怪忌之之事未足稱達議也雖然以朱子之素抗上論而以本卵為可信見其他哉異為向之基之謂故謂生契為生商宅爾雅云尼也商發解以見本篇小下宅殷指上甲微也自微時已以艹故偃其後世敢上高口乃復稱商侯耳土土地也芒芒直作芒爾雅云奄也毛以芒芒為大親孔六左得稱古芒禹迹曰為九州是芒芒為人我也微既滅有易至帝不降二十五年復皮氏寔見竹則殷王也之大可知古朱子云猶昔也程于云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武湯朱于云殷其有武德號之也謂氏云曹日惟我商王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哉剪有虞秉鈍改比稱為武湯也上循克也域說文云鄭也陸璣云正域言國友之封域自我工之使人不得討故而紛擾也黃先昇六維時夏桀啓

虞書侯不服相為侵亂易始止之此商之王者所錄始也方郎東西南北之四方殷后謂其方之諸侯也與書舜典篇班瑞于羣后大禹謨篇禹乃會羣后武成篇王若曰羣后義同嚴粲云湯承帝之命及隨其方以施命令于諸侯朱子云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愚按此以景亳之命言景亳即殷地自上用徵殷而國始大其後湯復即其地以命諸侯而王業肇基於此故詩人詳述之作從歸揚祖功亦以封天今日都殷之得地耳竹書載桀二十八年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取韋征顧取顧左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謂此命也奄說文云覆也大有餘也九有毛云九州也鄭云覆有九州為之主也孔云九有是同有天下之說言分天下以為九分皆為己有也又楊慎云春秋命曆叙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度為九州謂之九囿囿古文省作有易氏云殷人九州之制不見于經傳是以後世莫詳焉

雅曰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此九州之名與夫職方所稱與典異又與禹貢異其後世皆得其說先儒以為殷制其說誠然今考之有并之幽營徐而無青梁是殷乘是青入于徐梁入于雍并入于冀也既分冀之州之境而後并之幽州又并青入于徐而後并之營州殷之九州燦然可考而其山川自可以類舉至周人則又分冀為并而析營于兗復禹之青州而併徐以入于青王制注云殷湯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為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一）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叶養里翻紙韻在武丁孫子紙韻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叶書蒸翻蒸韻龍旂十乘蒸韻大糦是承蒸韻（一）賦也商之先后指上甲微也微為諸侯故但稱先后不稱先王以分命厥后例之所見殆說文云危也微父振為有殷氏所廢國已危矣微能受天命以復其物不至危

矜教使湯得有所承藉以成一統之業至于今傳在武丁方且延及于後之孫孫後之子世數莫可限量皆先后微所貽也使爾時中絕而不復續即易且無孫以興而又何餘庥及于後人之有武丁名昭武丁其字也歌工于祖考之前直呼其字蓋古人之尚質如此武王謂湯也史記云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勝說文云任也此又美于成湯之辭也凡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故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夫澤斬而子孫不蒙其庥者可以其精神力量至此而盡也商家之命延至武丁孫子未有窮期蓋由先后之垂裕亦繇成湯之豐功厚德足以堪之故曰武王靡不勝云靡不者對孫子而言龍旂二句指諸侯來助祭也周覲禮侯載龍旂交龍為旂一升一降升象其升朝降象其下復乃建之車上者今按此詩則商禮亦不異耳十乘者鄭云二王後八州之大國嚴云祭諸侯之尊者言之顧大韶云若作眾諸侯解則不應止十乘也糦本作饎說文云酒食也大糦韓詩云大祭也承說文云奉也夫商非方且延及于武丁之孫子則當

武丁之時諸侯莫敢不服從所以當時有建龍旂者十乘來助殷祭以為諸侯之領袖於祭之時皆有事廟中以奉進其酒食焉假使王靈衰替安能得此故孟子曰自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一）

邦畿千里紙韻維大學作惟民所止紙韻肇域彼四海叶虎洧翻紙韻四海來假豐氏本作遐後同來假祈祈支韻景員古文作云維河歌韻陸德明云或作何殷受命咸宜支韻百祿是何歌韻左傳豐本作荷（一）賦也此章言都殷之衛地所以益思上甲之功也畿毛云疆也虞夏稱服殷周稱畿王氏云畿言其有界畿服言其服王事邦畿天子之都也王制注云天子所居州界之名殷曰畿漢志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封乃諸侯之入者天子所居則謂之畿所謂

邦畿千里也必以千里爲畿者見居重馭輕宅中圖
大之意此指殷都而言止鄭云猶居也大學引此而
先之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則殷武篇所謂四方之
極也肇通作肇說文云始開也爾雅以爲始也四海
海內之地也殷云邦畿之內府方千里維是民之所
安止也言民志定也京師諸夏之根本王畿之內人
心安定則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湯本以四方爲
域今言始以四海爲域者殷道中微侯國有叛者故
疆土非先王之舊至高宗中興始復之也王肅云殷
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以四海爲境域也東萊
呂云商止以兵起武湯之後而有武丁光復舊物祀
夏配天中興之運者自彼于創之矣雖然武丁所以
能[illegible]山河之險決野千里猶勢重以響諸侯
故[illegible]焉兼苟而已哉領通作役說文云至
也[illegible]諸侯也所上章龍旂十乘大饎是承
者是也所迪作跂方言云登也重言之者見下國非
一也蘇轍云夫天子所居畿內千里自足以肇域四
方四方諸侯賴之以安故其至者新肅其多也景也

名即今殷所都也以殷武篇陟彼景山證之可見括
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
景山而名寰宇記云景山在應天府楚丘縣北三十
八里玉亭二高四丈今屬□州按宋之應天府即今
歸德府也府城東南有亳城即景亳也故川今爲睢
州貝來于云與稱西義同蓋言周也言景山四周皆
大河也稗傳云殷都帶河盤庚所謂惟涉河以民遷
是也韓廣云四周皆大河其形勢之盛而括之安如
此愚蓋嘗統商殷先後遷都之故而觀之先是仲康
時遭后羿之亂命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及相即
位□□年居商而其時爲商侯者相土也國既乃帝
少居則不能吉其國而相土又有作乘馬之功故帝
以前所居之商丘與之專待而使冥治河父于其職
不能復居商丘竟以勤事終故又復遷殷此皆奉帝
命而還者也觀其前猶商侯後稱殷侯蓋帝構實以
冥勤事故錄其後人而續封焉殷地負山帶河足以
有爲遷殷之後則成歲有易滅戊氏而業自是復與
故異禽爾上甲微能帥契者其能率循契之功是也

然則微之子孫即宜長守此地可矣而何爲乎復遷
嗟嗟殷于此聽圖有不得不遷者也其將帝孔甲即
侯焉不章遷劉累爲諸侯者必皆墜遷不公由岀負
方張之勢當光爲帝所患故不得已而復歸于商丘
亦始以避禍耳至湯而勢又浸盛矣然僅能遷于亳
未敢問及故封及夏臺既釋之後諸侯皆實克有僅
滅溫勢日以大因是會諸侯于藉國而此時桀亦無
如之何也然湯終不復遷者以截亳而與方規進屐
故不急急于遷都及王業已成則又從先王居而于
傳師定異焉數傳而仲丁遷歸至無故而去祖都哉
富亳已之若商道衰微諸侯不至大戊在位七十五
年殷復興諸侯歸之仲下大戊于也意必大戊爲之
經畧以歸當四方道里之中朝覲會同最爲便利又
滎陽在成皋最險之地依山避水故于此國遷爲誠
遂計也然無如河決爲患何日是而相而亶而宜而
奄想受河之患于是一夾復遷發其事載尚書中甚
其遷殷之後武丁祖甲復興七傳至武乙徙河北爲
雷震死自是之後又復居殷迄紂卜乃在朝歌季本

謂意必爲離宮于此而居之蓋亂世之君所爲耳殷
受命咸宜統前後而贊之也咸皆也宜于安也俱見
說文自上甲微以殷興而能安受不殆之命成湯離
不都殷而曾會諸侯于此用能安受正域之命今盤
庚遷殷傳至武丁復能安受四海來假之命故曰咸
宜也百祿是古福之多也何說文云儋也徐家不郎
貫何也殷土之於受命其相負如此經此以作自條
是何端有可爲武丁必者蓋祝頌之數也然實自上
甲聞其先如之何不報或問武丁都殷係盤庚之遷
而無祀當夷祭歌何也盤庚以數未盡尚列祀于太
爾自與上甲之非報祭者不同然而頌所像
僅五篇其亦惡知非本有識而後乃散軼乎

玄鳥三章二章章七句一章八句　舊皆作一章二十二句○

序以爲祀高宗也然殷武之詩亦曰祀高宗
疑不應有兩詩故鄭氏以祀當爲祫祫合也高
宗崩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
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

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
秋謂之大事按鄭據春秋之禮以解殷禮已不
足信況其所援引者爭多附會不經楊氏已闢
其有四妄矣朱子謂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
得以爲據雖未必然然必之商宗以後之詩至
其集傳但云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叙商人
之所繇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蓋不能知此詩
所用之地也亦況斯甚矣申袷說則云此亦備
祀之詩其意蓋如春秋所云吉禘者此即喪畢
之祭與鄭玄吉祫意同但其名異耳覽禮已亡
孔子尚若無徵誰能以意定之愚特因詩中品
商文言祭頌則其徵指所在仍疑爲高宗此盤
庚而於諸書無所據不敢自信既而思高宗曾
報上甲微復祭攷竹書則知興殷者實上甲與
周家之公劉太王同功而此詩爲報祭而作其
立言之意渙然可尋無復疑義因遂筆之又按
上甲爲湯之祖大禘追其祖之所自出則此詩
及長發篇次皆當居商頌之先而正考父較讎

頌于周大師乃以那爲首何也湯爲商室開基
之君何將示祭上甲報天每歲之大嘗及大禘
之享祭及祀一後皆
以義考者耳易得先

詩經世本古義卷之四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殷祖庚之世詩一篇

何氏小引

○殷武立高宗廟也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巳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廟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

殷武立高宗廟也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
復興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巳嘉武丁之以祥雉爲
德立其廟爲高宗自武丁修政丁以出史記廟既成始祔而祭
之之詩出朱傳○武丁頻其詩見那烈二篇小引下沱約云天下之人仁也力行王道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兄不時與
地東不過江黄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荊蠻北不過
朔方而頌聲作禮廢而復起廟號高宗劉歆云天
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其正法數可
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
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
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
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
德博矣或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
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
殷祖庚之世

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
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
踈相撰朱子云劉歆說宗不在七廟數中此說是
又云商之三宗名不是別立廟只是親廟將何不
胡亂將二僞朱立如何給限取祖甲太戊高宗爲
之邪個祖有明宗年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
揀擇爲康內以名之曰祖屬雖孝子慈稱百世不
能改部爲好喪自是合當宗成如何毀得愚按當
祖庚附武丁丁七廟中丁爲考廟今如爲武丁別
自一廟別是考廟虚主也祢並向之居考廟者尚
乃舊而不遷非於廟此埋文若謂祀武丁于考廟
又而爲武丁自立中於先武丁有二主允與北理
以懸竟之武·雖自立廟毀當世數木書明必仍
居七廟中而居其新廟及又視盡應毀之只乃始
遷其于於新廢凶七廟同亨祀爲自世不遷之宗
而不與舉以等列耳又按先傳謂遠廟爲從遷主
藏焉門之僞法先公之卷丈藏于后稷之廟先王
之遷主藏丁文武之廟章禮則藏于文華昭則藏

於武故或謂宗曰世室亦曰祧以此法例之如商
之三宗爲宗則三宗以下之子孫凡自七廟而就
者必各依其昭穆而分藏其主于三宗之廟亦禮
之可行者也若西漢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于
七不列昭穆迭毀東漢宗廟之制代代稱宗未嘗
有祧遷之法此皆失禮之大者劉公瑾云二宗之
廟未知立于何所竊意中宗當遷高宗祖甲當隨
各隨昭穆之位特列其廟於大祖廟之兩旁三昭
三穆之上如周文
武世室之位也

撻說文作達彼殷武奮伐荊楚語韻罙說文作罙入其阻語韻裒荊
之旅語韻有截其所語韻湯孫之緒語韻舊自章首起至此爲第一章維
女音汝荊楚見上居國南鄉陽韻昔有豐氏本作在成湯陽韻自彼
氐羌陽韻莫敢不來享叶陽韻虛良翻莫敢不來王陽韻曰商是

常陽韻舊自維女至此爲第二章○賦也撻說文作塵道戥光云失王達發从虎何威之也今文改作
撻殷武毛傳云殷王武丁也錢氏云謂殷之有成者
莫高宗君也按〃卜盟庚遷殷始殷云難巨殷武丁
名昭小乙之丁成弓子世孫廟號高宗爲忠亂云商
家賢聖之君惟載作之爲及奮伐之丁以武特聞其
他因有不甚武於夫服叛招撲非大武不克大振此
殷武所以爲特高宥乎文之主不與馬奮說文云嘗
也从奮在田上日哉赴藝奮然疾也云興之迅疾傑
之代誰文云擊也徐光嚴云奮伐二宇有章然果斷
人不及謀發不及取意此時積衰之後稱者一分因
行姑待之云使凌夷而不振奔荊楚毛傳云荊州之
楚國也春秋正義云楚荊一卞二名故以爲國號亦
得二爲孔執達云荊是州名楚是國名周有天下始
封熊繹爲楚王於武丁之時不知楚君何人也解願
猶詣云或謂成王始封熊繹於荊至魯僖公元年始
有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荊楚乃改假其以實韓詩宋
東小貯作商頌之漢咳不思自帝嘗九州巳有荊州

之名至禹貢有荊州節荊楚也又有荊岐雍州之
荊也詩人以有二荊故以荊楚別荊岐耳說謂周始
有荊楚義發尤指謂揚州宜楊荊州宜荊也名因北
楚乃荊之前名故二字通用春秋賈氏訓詁謂荒娘
皇父負楚因負發楚為並北通用之證也今九以云
荊楚左控江陵右控黔中南負蒼梧北依[illegible]塞[illegible]阻
之國司馬遷云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
之矣李本云詩中稱商邑附景山皆北亳也其[illegible]之庚
既久而殷道日衰楚人叛之其邑之內反一寶有准
北如春秋時楚之憂陳宋也北亳則宋也[illegible]中
亦方域淮水之間地大人眾形阻而俗悍以[illegible]於高
邑之吭而近不一於夏而非地於夷狄雜以為阻而
不可以為外先王所欲守因其山川井邑其人民以
因其嚴之勢而立長久之策非如氐羌之荒忽准其
來享來王而已公羊傳云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
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冞本作罙說文云周行
阻說文云險也增韻云山巖曰險水隔曰阻若江言
則山水通用愚按冞入其阻當是指鬼方之地易既

濟九三爻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濟九四爻云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朱子疑荊楚即鬼方
謂其楚地好鬼自古[illegible]然以三苗復九黎之[illegible]家爲
[illegible]
[illegible]竹書[illegible]武丁[illegible]
[illegible]王師克鬼方[illegible]
[illegible]

有洛克之遂征荊降是則書伐楚宜成湯已事
耳維女荊楚以下紀高宗是因在荊旅而論成湯之辭
也鄉毛云所也鄭云楚國所近在荊州之域居中國之
南方陸佃云楚多見[illegible]所加正東[illegible]王者云
三代以前先楚則多見[illegible]故[illegible]者
南面[illegible]
[illegible]
大患[illegible]
渡漢水[illegible]
州內之夷狄[illegible]
以易為中國[illegible]
國南而負[illegible]
周南而其屬化行於江漢[illegible]
雍南出部山水皆東南[illegible]
然則荊以[illegible]
雖實[illegible]
在西方者也山海經云[illegible]
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illegible]

本作裒通作裒說文云衣依也裒荊之旅者猶言啟
捋荊楚之衆不使其分也而爲鬼方所有亦聚意也
益此羽翼楚已合矣又名稱鬼方之裒旅謂之入
衆穴其衆無所通過窮而保衆如甸踐於天下之會稽之時
然也方通徐云漢書嚴助疏云臣聞長老言秦之時
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
深山林叢不可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
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敗荊楚以南高山叢谷桑林
客青夷人據險負固爲聚翳聚不可方者至今猶然
高宗伐楚獨能裒荊之旅可謂神于用兵矣截說文
云斷也言截斷鬼方與荊楚爲二不敢出而相應也
一說曹氏云王師所在截然無敢犯之者猶常武所
謂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也亦通湯孫朱子云謂高宗
按那及烈祖篇亦稱高宗爲湯孫緒本絲耑之名
事業之有條理亦如之故爾雅訓爲事又爲業也承
上文言此非好大喜功之舉及爲湯孫者事業當然必如
其而後無偶於爲湯之孫也下文云昔有成湯曰商
從常意實本此又按竹書載夏桀二十一年商師征

存在秦隴之西地理志云隴西郡有氐道羌道按一統志以陝西臨洮府寧夏城州靖虜衛文縣所四川龍州松潘疊溪皆為羌地曰自彼者舉絕遠以例其餘見不上於氐羌觀下文莫敢字可見竹書載湯即位之次年氐羌來賓又八年初巡狩定獻令則氐羌其先至者而其後四夷諸夷始相繼而來故特舉氐羌也成之所封者廣故曰來享說文云享獻也逸周書王會解云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為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髮文身請令以魚皮之鞞烏鰂之醬鮫瞂利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己闟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豹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犂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為獻

湯曰善按觀此則氐羌鬼方荊楚之類各依其方所有之物為貢皆在其中矣鄭云世見曰王孔云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也荀子云諸夏之國同服同儀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夫是之謂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也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季本云曹氏以為氐羌之國近者以時聘享遠者亦來終王以享與王為遠近之羌今詳詩意則以戎狄之在荒服者但一見王而非來朝之日凡禮歲貢之諸侯有貢獻故以歲六年王蓋猶戎狄之遺禮當知此不必以賓荒分二等也曰述高宗之言也常將二故事也商之後事則然爾對楚所懸知今日者我所為湯之孫安得不繼承先緒而容爾國與鬼方相屬以叛使其湯時來享來王之典遂廢照其章頌高宗之能振外也貫揖之云武王先爾也年而近之也

丁戊王殷周之大仕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為聲並作又後漢書云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illegible]竹書載武丁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illegible]

[illegible]

天命多辟，[illegible] 設都于禹之績，[illegible] 歲事來辟，見 勿予禍適，[illegible] 稼穡匪解。[illegible] 天命降監，[illegible] 下民有嚴，湯叶[illegible] 不僭不濫，[illegible] 不敢怠遑，傳[illegible]作遑[illegible] 命于

下國，[illegible] 封建厥福，[illegible]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illegible]

而論乾鍾悝五以偏適爲古商道先罰後賞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匪適作非解適作僻說文云怠也言爾爲處事而來之諸侯其必毋爲我所譴讁如前勸于民事使民稼穡不怠則譴讁可免矣李氏云觀孟子載天子巡守惟以土地田野爲慶讓之事亦以農事爲重也天命即上文之天命降下監臨也下嚴命急也俱見說文言天既命爵爲諸侯則時時下而臨視之而下民之督責更有嚴于天之降監者皋陶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即此意也不僭不濫一句高宗自表其待諸侯之法也僭說文云假也徐鍇云按左傳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僭也濫說文云氾也愚按左傳云濫刑以逞濫即淫之義也左襄二十六年蔡聲子引此詩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按觀此可得僭濫二字之義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何僭之有入其疆土地荒蕪則有讓何濫之有怠說文云慢也遑說文云急也不敢怠遑者言不敢過寬而失之慢也若僭于賞

而無罰是怠也不敢遑怠而失之猛若濫于罰而無賞是遑也或賞或罰總之以民事爲主而已下國與長發篇之下國義同指衆諸侯也我以此命爾下國之諸侯誠欲凡在封建之列者其皆有富貴界奧厥命哉一說林堯叟云封建藩福者福祿翠固如封建之承世也亦過又左哀五年鄭騶秦富而後襲大大也而常陳紹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此以不僭二句指有位者言其解又異商邑二句合戈易與商宗而共責矣之也莫爲兩羽也湯都南亳其後屢遷至盤庚遷殷改都北亳即商宗所都也以其地在商丘故紀曰商邑二亳對峙如鳥之有兩羽故曰翼翼也極說文云棟也按極者屋脊之棟屋脊居屋之中故鄭訓爲中也昔成湯所居爲四方諸侯之所取中今高宗所居亦能與之媲美則以其賞不僭而罰不濫故也史記載成湯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其文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然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其詩辭與高宗之命下國先發一語故書無逸篇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所謂言乃雍者當自此命下國之言而小大之民無時或怨者乃即不然其不僭不濫故孟子有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非無故也此章頌高宗之能安內也○赫赫厥

聲（欣韻）**濯濯厥靈**（青韻）**壽考且寧**（青韻）**以保我後生**（庚韻此四句用韻法與車攻篇決拾四句同舊自商邑起至此爲第五章）**陟彼景山**（叶先韻翰翻）**松柏丸丸**（叶先韻胡圓翻）**是斷是遷**（先韻）**方斲是虔**（先韻稚作楗）**松桷有**

梴（先韻）**旅楹有閑**（叶先韻向堅翻）**寢成孔安**（叶先韻於虔翻自陟彼起至此爲）

第六章○賦也赫火盛貌震聲承上章命于下國言五事言濟火故曰赫之說文云赫也靈孔云尊敬爲神靈也毛萇云神之精明稱靈本新靈承首章曰荊楚言中哀之後氣象更新如新本新然者也濯濯鄭云精詩乎其出攻敬也濯濯乎其見壽久考老也俱見說文書無逸篇曰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可謂壽考矣寧通作寍說文云安也本云天下治安也我後生主將于作寢寢者而言謂後高宗而生者也身壽考則經營必則世治安則靈長未艾此高宗之中興所以爲烈而子孫嘗報之所以不容已與陟彼景山以下言作廟事也業潑文云登也景山解見玄鳥篇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京山爲名按據此則高宗所都在景亳明矣景亳昔北亳也允說文云目傾側而轉者字从反反徐鍇云反者一直欲而不可同也是故又而可反爲允允可左可右也按毛傳訓允允

爲易直孔謂言其骨易而謂直意亦同此蓋指松栢之木身言也下文爲桷爲楹皆取諸松栢也義亦見閟宮篇斷說文云截也遷爾雅云徙也截之所生之地徙之造作之處方朱子云正也正以繩墨也斷說文云斲也削以斧斤也方斲聊下松桷云尚書大傳云其桷天子斲之大夫達稜士首本庶人到加毅梁傳云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之桷斲之士斲本度毛云敬也解見長發篇孔云工匠皆敬其事不懈慢也松桷解見閟宮篇梴說文云長木也孔云桷者椽也椽以長爲善旅毛云陳也朱子云衆也孔云二義皆通楹說文廣雅皆云柱也閑說文云闌也闌刻衆楹似處處皆有闌闌也一說閑者不過其度之意亦通寢毛云路寢也孔云王之所居路寢是寢之尊者故知謂路寢也按閟宮篇詠新廟亦俱舉路寢則此可例推矣朱子云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寢成孔安者高宗功德盛大今特爲別設寢廟與太宗太甲中宗太戊號爲三宗既成則人心甚安也猶閟宮篇言萬

民時若之意萬尚烈云高宗之寢廟其成與不成關係非小倘不成則一切俱不相安今寢成如是乃甚相安也見得此寢廟之作乃報功追遠之典萬萬非所得已者也詩言微說蔡厚如此一說孔安乾百世亦遷言之亦通又羅華云孔于彰詩錄商頌五章豈無意哉景山商墳墓之所在也商邑之大豈無賢材良松柏茬茂在於斷而憂之方訂而敬承之以用之眾松柏小材有抱有整布衆搵大材有閒而靜則既各得免則寢成而孔安矣燕成擧材而任以成國則人君高樹御成矣是綢繆牖戶之義也此似借題立論要非詩旨

殷武三章二章章十二句一章十一句

舊作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序及子貢傳皆云祀高宗也今按此詩明爲立高宗新廟而作或于祭祀時仍歌此詩亦不可知耳申培說則云帝乙之時武丁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爲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此蓋據舊疏義之說思初亦以爲然及讀史記武丁之廟已立于其子祖庚之時此昭然有據者何得以臆揣易之乎又古文引此詩皆以爲詠成湯左襄二十六年蔡聲子曰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前漢書匡衡曰道德之行繇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皆爲昔有成湯之一句所誤

詩經世本古義卷之五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殷武乙之世詩五篇

何氏小引

○關雎太姒之德也太姒將歸文王思得淑女爲媵故作此詩

○鵲巢太姒之德也太姒來嫁于周與媵俱來詩人美之

○桃夭美太姒能修婦道也

○螽斯祝太姒子孫衆多也

○葛覃太姒自叙治葛䋲而欲歸省其親見其勤儉孝敬也

關雎太姒之德也太姒將歸文王思得淑女爲媵故作此詩

胡安國云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以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娶九女所以廣繼嗣左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愚按關雎之詩太姒思求媵于他國之歸也求媵之事自有主之者太姒特思之如是耳于以見其賦性之不妬也故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大戴禮云春秋之元詩之關雎麟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止云爾韓詩外傳子夏問于孔子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子其勉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天地之基也又論語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或問朱子是

殷武乙之世

詩人性情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朱子云是有邪性情方有邪詞氣聲音鄭樵云人之情樂者聞歌則感而爲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爲傷惟關雎之聲抑而下樂者聞之其樂不至于淫哀者聞之其哀不至于傷此關雎之所以爲美也又云夫子告魯太師之樂音節中度故曰樂矣而不及于淫哀矣而不及于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別其文義按序云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所謂用之鄉人者鄉飲酒禮是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也燕禮是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合樂周南關雎是也黃佐云燕禮鄉飲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乃合樂三終以爲亂亂者樂之末章也關雎雖爲風始以合樂在升歌間歌之後則卒也是以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劉會孟云嘗謂今人所存之詩特其辭與義耳詩之詞未嘗亡也其聲亡也

關關雎（韓詩爾雅左傳俱作鴡）鳩（尤韻）在河之洲（尤韻說文豐氏本俱作州）窈窕淑（豐本作叔）女君子好逑（尤韻禮記緇衣陸德明釋文前漢書俱作仇豐本作求○）

興也關通作并說文云織絹以絲貫杼也蓋象衆鳥飛翔往來之狀如穿梭之形也雎鳩爾雅云王雎也郭璞云鵰類也今江東呼之為鶚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陸璣云雎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左傳郯子云少皞氏以鳥名官雎鳩氏司馬也杜預云以其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谷云雎鳩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是為鷙而有別列女傳曲沃負云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夫雎鳩之鳥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又陰陽自然變化論云雎鳩不再匹劉晝云關雎興於鳥而為風之首美其鷙行有別也鹿鳴興於獸而為雅之端嘉其得食而自可也以夫鳥獸之醜苟有一善詩人歌詠以為美談矣況人之有善而可棄乎河季本云大河之近洽陽者焉復京云太姒生于洽陽正在河西臨河之涘洲本作州水中高土也爾雅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劉熙云州聚也人及鳥物所聚息之處也徐鉉云雎鳩常在河洲之上為儔偶更不移處蓋鷙性好特故舞立更不移處所謂鶚立義取諸此嚴粲云鷙鶚皆搏擊之鳥故曰鷙或見經有河洲之言遂以為鶚今大雕翔翔水上搧魚令詩常皮復而食之一名常河淮南于所謂鳥有常處是也以此言之不可謂鷙鳥不近可川之狀此詩不取其鷙取其別窈深遠也窕深肆也肯以見窕文指久于之所居也孔穎達云淑女已為言稱則窈窕宜為居處楊雄王肅謂善心曰窈善容曰窕者非也按楚辭云何兮窈窕孔静幽默窈靈光沒或云旋室便好以窈窕諸稱頌詩云窈窕神居遠裔知之詩云窈窕九重圍皆此義也淑通作俶說文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君子謂文王好美也逑通作仇仄也怨耦曰仇反言之也與公侯好仇同義漢書杜欽說曰后妃之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婦娣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今聖主富于春秋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為萬世大法匡衡云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也節元錫云后妃廣于求助精在得賢憂身之為逑也若曰之淑女也慎固幽深是君子之好逑也吾何德以配君子也云爾後漢書應奉以田貴人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曰臣聞周納翟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胤嗣泯絕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

參（說文作槮）差荇（陸德明本作莕爾理說文同）菜左右流（尤韻）之窈窕淑女寤寐求（尤韻）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叶職韻鼻墨翻）悠哉悠哉輾（釋文豐本俱作展）

轉反側（職韻楚辭章句作則豐本作仄○興也參者二十八宿之一其宿有三星故借用為參差）

之義差說文云貳也差不相值也陸佃云三相參為參兩相差為差荇說文作莕云菨余也亦作接余爾雅云莕接余其葉苻陸璣云莖白葉紫赤色正員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顏氏家訓云今是水悉有之黃華似蓴莖一極長江南人亦呼為豬蓴羅願云豬蓴與絲蓴並一種春夏細長肥滑為絲蓴至冬短為豬蓴此與鳧葵葉不相似葉卷漸開鏈蓴而猶美不若蓴之極圓也葉皆隨水高低平浮水上花則出水黃色六出今處處陂湖中彌覆頃畝日出照之如金俗名金蓮子狀似蓴又謂之好食或因是得豬蓴之名但非蓴菜耳鄭樵云今謂之水荇葉鋪水上故杜詩云水荇牽風翠帶長凡草之食者皆只菜名之故荇亦名菜纂黎云參差謂不齊凡菜皆不齊何獨荇也今池州人稱荇為杏公鬚蓋細荇亂生有若覆然詩人之詞不苟矣程大昌云萋

倫猶淑女也於於是疑其之娃好取此義以名也左右言非一方也流爾雅云求也荇菜叢生水中參差順水之流而求之也案天官醢人四豆之實無荇菜意必別有所宜及或為菹芼之用耳季云荇可為菹其性柔順故以起興寤覺寐寢或寤或寐言無時也后妃寢興之間無時不思求淑女與之供巳職也祭統曰官備則具備禮衣服酒醴粢盛荇豆和羹之事皆后妃主之而內官左右相之也服鄭玄云事也求賢女而不得則思己職事當誰與共之乎悠說文云憂也程云思也輾本作展說文云轉也轉說文云從紹沒反側並言夜當有別展之意舒也轉則耳為之又反覆也勞也俱見說文因展轉而至[illegible]之風不安席之意左右妃自遠其矣得無友則內職之人而實祭無所託故發勞之甚至于如此其輾轉反側乃以思服之故所謂得性情之正者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叶有韻此苟翻之窈窕淑女琴瑟友有韻之參差荇菜左右芼

叶藥韻莫各翻之窈窕淑女鐘鼓樂叶藥韻歷各翻之興也采流文云擇取也采而得之於是采之也琴瑟皆絲音呂氏春秋云朱襄氏之王天下王建作五絃之琴高誘云于建朱實臣也又琴操云伏羲作琴世本說文皆云神農所作末詳乾是廣雅云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伏羲氏琴長七尺二寸上有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謂少宮少商琴論云伏羲氏削桐為琴面圓法天底方象地龍池八寸通八風鳳池四寸合四氣琴長三尺六寸象三百六十日廣六寸象六合前廣後狹象尊卑上五絃象五行大絃為君小絃為臣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人為撫夫琴謂之離邪僕六二十七絃白虎通云琴者禁也以禁制淫邪正人心山海經云晏龍始為瑟世本云伏羲作瑟五十絃或云四十五絃後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破為二十五絃又樂書云朱襄氏使士達制五絃之瑟後瞽瞍判五絃瑟為十五絃舜復益以八絃為二十三絃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二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

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番龢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又爾雅大瑟謂之灑郭璞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應劭云今瑟長五尺五寸正番也釋名云瑟施絃張之瑟瑟然也張晏云郭注瑟二十七[illegible]求頌說[illegible]謂二十三陵此二少三變之說謀之之夫五為中或三於五為不足七于五為有餘中聲何之得乎世謂音未襄夫使士達為瑟五絃瑟聰判也為十五絃大五絃十五絃小瑟也二十五絃中瑟也生十絃大瑟也多與舞皆不失五也漢武附太之伏一十五被之瑟宋太帝瑟瑟亦二十五絃其有克復古更故余因瑟而知舜之琴五絃者亦其正也世傳伏羲蔡邕以九絃登以一郭注以一十二頌琴十三今世所用以七亦二光二少之說漢之其完儒調七絃之琴專之則有害古制削之而可白虎通云瑟者音也閉也所以德合室欲正人之德也孔云情性之和上下相親與琴瑟之音宮商相應無異若與琴瑟為友然故曰琴瑟友之芼說文云草覆蔓也徐錯云猶冒也蓋得之之多

則以常最用而義之備包暴之意又爾雅云事也所男云釋菜也謂未丙得之多則可以擇而用之此二義皆通鐘合音云寸經云炎帝之祿命運始為鐘許依云古者音作絃詩共奏狄云黃帝伶伶倫鐘十二緣和互音文傳云以合合今倫真登援作十二鐘鼓節音樂書云鼓之判始于祭管氏少吳氏夏后氏加四足謂之是鼗內人從之以桂謂之極鼓厲人而而擊之磬之鼗鼓賜祀鼓人徹云掌教六鼓而辨某聲用以備鼓鼓帥加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皇以鼓畫鼓軍中以鼕鼓鼓使節以晉鼓鼓金奏陳或道云鼓氏謂皆中之樂不臣應磬隔雖之許以鐘鼓樂之而用禮教為樂以聲以則房中之樂非不用鐘磬也姓修通之鐘撤分之音鼓春分之音琴瑟之聲有燒使所當為以云友鐘鼓之聲有焉樂鴻寵意則云樂音各有當也背于曰國風之好色也盈其欲而不怨其止其誠可比于金石其聲可納于宗廟其是之謂數得時可云將人好賢則志有解倦中道而廢厲能寤寐而求之反側而思之不得不已至于既得則

先以琴瑟繼以鐘鼓有加而無從其好賢切矣其性情正矣張綱云求而後采采而後擇者共荇菜之序也寤寐求之然後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者得淑女之序也琴瑟常御之樂也故鹿鳴燕群臣則曰鼓瑟鼓琴笙鼓至大之樂也故彤弓饗諸侯則曰鐘鼓既設此蓋燕禮小而饗禮大所用之樂亦從以異今后妃之於淑女始則欲以常御之樂友之而通其交際之終則欲以至大之樂樂之而極其歡欣之意此所謂至誠有加而無已也陳暘云古者后妃有房中之樂是詩特取琴瑟鐘鼓者得無意乎曰實書以琴瑟為堂上之樂以鼓鏞為堂下之樂后妃之於淑女不無上下之分焉故詩人取之所以寓名分也苟鄉謂君子以琴瑟樂心以鐘鼓道志后妃之於淑女不無心志之交為故詩人取之所以寓交際也后妃之於淑女至誠樂與以共圖職事發勤以始之不倦以終之內則心志交孚不疑外則上下辨而不越夫然雖友以求之而不敢役樂以愛之而不敢惡而淑女終不失事后妃之道也亦以為樂而不淫其於處文王

之衣也何有崔靈云美哉周之后妃廣于求賢靖在得媛未得而求之已得則樂之協役樂善以事一人志在智夫淑志其鄰也樂乃未樂爾畧于色也夫公其心則合異以焉易詩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心苟殼則升或而爲爲易門州其黃屬蕭心吉帝之重同堯舜事咨岳衣好察選古比其化也岳孫帝之九官讓能及乎王澤大媳嬪存秦穆得遇求賢續繩一介是則一古而亦者其好善于一古而亡者其師才乖是賢詠之義也咏云又云門誰所云乃后妃求淑女以配君子之[illegible]而[illegible]者[illegible]其無嫉焉之行其來是以盡關雎之意蓋符於佾[illegible]念于人扣之中[illegible]求淑女以爲切周其理也交王之所以與關詩辭[illegible]樸之官人書美五詩之適從齊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下陳附先後奔走樂傳之賦閨未始不[illegible][illegible]封[illegible]先務是以其化形于寤妻而后妃於是乎[illegible][illegible]唯之德賢其求淑女也窮寐反側而不能已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如是不足以配文王而成內外之亦夫婦交王得多士而並興毛外后妃得淑女而輔佐其內職貞靜門而達之朝廷其

無一事之不理所以協齊之業而卜世卜年之永者其本實基於此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毛鄭本作五章章四句今從朱傳

子貢傳云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子曰關雎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能正其心則無然誠邪辟之思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奏樂也必歌關雎以亂之所以風天下也按傳聞此詩太姒所作深爲得之其依附擬託孔子歎言反覺其歸申培說謂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則似惑于毛鄭共荇菜爲荇之說亦可謂不識比興之義者矣若諸書引關雎者多以爲諷刺之詩列女傳曲沃負云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路史云康王一晏朝而暴公作關雎之詩以諷魯詩亦云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後漢書皇后紀序云康王晏朝關雎作諷無此也及前杜欽云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illegible]生短年故詠淑女幾以配上也孝之篤[illegible]之作也後漢書明帝詔云應門失守關雎諫其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illegible]故歎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宜濡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代修應門之政者也楊賜傳云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薛君云詩人言關雎貞潔慎匹以聲相下隱蔽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而司馬遷亦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揚雄云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傳始亂也馮衍顯志賦云美關雎之

識微今慇王道之將崩並其說必有所本朱子幷之據儀禮以關雎爲鄉樂又爲房中之樂謂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其非出于康王明甚又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于天下不可以爲風化之首于論王安思又讀後漢書注云康王晚朝內人諷關雎詩以刺王鄭樵與論亦云古人以聲詩奏之樂後世有不能法祖忘于政者則取是詩而奏之以中警遡故曰作非謂其始作于衰世也是說蓋近之而朱子直以爲文王求得聖女爲配宮中之人于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而作是詩則慝不能無疑夫所謂宮中之人者果何人歟考大紀稱昌爲世子要于有莘曰太姒則太姒至時王季故在如以爲王季之宮人則古者命士父子皆異宮彼淑女之得與否亦何預于王季宮人之憂樂也如以爲文王之宮人則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婚之同時者蓋必嫡夫人至而妊娣從之未有夫人未至而先有宮人者也且大明之詩曰文王初載天

作之合文王嘉止大邦有子何待宮人寤寐求之展轉反側而後得耶至于琴瑟友鐘鼓樂若指文王則近于娣若指宮人則近于嫦又何以風邪此詩既無據[illegible]又不可以爲文王之作則幷歸之太姒安屬于思之從序傳之說者以此後書張超李邕文以爲畢公作要皆傳說不足[illegible]提了謂序言后妃之從非指人似亦凡爲王[illegible]迷于[illegible][illegible]是爲元成亦[illegible][illegible]同公制房中之[illegible]述稱后妃思得淑女[illegible]理內治所謂愛樂皆或言其寔播諸從[illegible][illegible]人咸銘首於理亦近倘並存之

鵲巢亦太姒之德也太姒來嫁于周與媵俱來詩人美之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又云鵲巢夫人之德也鄭玄云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以成嗣徽歷世有賢妃之助文王刑寡妻至兄弟以御于家邦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孔穎達云后妃夫人皆太姒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稱夫人愚于此詩主其說與關雎同意關雎在未嫁之時志在廣求淑女共事君子鵲巢在方嫁之時將姪娣以媵來其不妬忌已早見于此非太姒之德而何詩之二南似易之乾坤繫關雎于周南者以其主君子以立言名鵲巢則弟詠之子而已故繫之召南也二詩皆咏鳩意亦相類雖鳩以有別爲德此鳩以壹宿爲德又按禽經云一鳥曰隹二鳥曰雔三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雇六鳥曰鶂七鳥曰鶃八鳥曰鵲九鳥曰鳩十鳥曰鵲鳩宗從九其以是與諸侯殷武乙之世

一娶九女文王位當爲諸侯故有取于鳩也舊說皆以鵲比國君鳩比夫人若然則未言維鳩盈之一句爲不通矣又按文王以中身受命以初載作合今姑即竹書年數定之計其娶太姒當在武乙之世

維鵲有巢維鳩居魚韻亦叶御韻居御韻之之子于歸百兩御韻亦叶魚韻語居韻陸本作詩又作逑之興也鄭玄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孔穎達云推度災曰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復于自息十一月卦故知冬至加功也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則季冬猶未成也故云至春乃成也顧起元云冬至天元之始至後二陽已得來年之節氣鵲遂可爲巢知所向也陸佃云鵲知人喜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隱地者皆傳枝受卵故一日乾鵲而莊子云烏鵲孺鵲以傳枝少欲故日孺也淮南子謂太陰所建蟄蟲自穴而處鵲巢向而爲戶又云蟄蟲鵲巢皆向太一蓋鵲巢開

尸鳩太一而背歲故傳物志云鵲背太歲也先儒以爲鵲巢居而知風蟻穴居而知雨鵲歲多風則去喬木巢傍枝故能高而不危也然則竊而不淫又能知風之自知歲之所在蓋鵲之爲德與才如此俗說鵲巢中必有梁見鵲上梁者必貴今二鵲共御一木置巢中謂之上梁又舊說云鵲巢中必有棘蓋棘性緩故也鳩拙鳥也所謂之鳩者卽雎也今之鵓鴣方言云鳩自關而西秦漢之間謂之鵴鳩其大者謂之鳻鳩其小者謂之鴓鳩或謂之鷄鳩或謂之鶻鳩梁宋之間謂之鵻一名荊鳩一名楚鳩一名孔鴿埤雅以爲鵠鳩壹宿鳥也壹宿者宿于所宿之木又名夫不陸佃云壹宿鳩之王也大或不徙故孔子欲多識鳥獸菜木之名一曰鳲鳩或曰鵻與尸鳩皆壹爲也故有尸祝之號尸鳩性壹而慈祝鳩性壹而孝故一名尸一名鵻也按周官羅氏中春獻鳩以養國老不噎之鳥也古之養老祝哽在前祝噎在後欲老人不噎賜杖以鳩爲飾故名爲祝鳩也亦曰孝鳥杜預云鵻鳩孝故曰司徒禽經云拙者莫如鳩巧者莫如鵲今

鵲累巢止于數枝纔能容身而已天將雨則逐其雌霽則呼而反之人常聞其聲故謂之鳴鳩歐陽脩云鳩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于木上架結木枝拙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墜雛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鵲來處後空巢方弘靜云間居數年墻之東高樹如蓋有鵲巢焉每年修巢必以小雪日其梁之上必占日也門之向歲必更四月中雛能飛矣鳩則逐而居之至六月鳩將雛去小乎鵲乃復來畧無損也夫巢居知風穴處知雨自古志之良知良能乃不假卜筮不候推測也神妙物耶物自枝耶五行家言所謂雖小道有可觀者耶鄒忠胤云鵲鳩殊種喻二姓之好族類名位之相稱歐陽云詩人取鵲之成巢凡比夫人起家來居已成之周室爾愚按如歐陽說則鵲乃比王季而鳩則以比太姒不類也意者太姒嫁時適當方春鳥獸孳尾之候詩人偶見鵲巢鳩居遂即之以起咏與之子謂太姒也百兩百乘也漢書註云車一乘曰一兩古其輪轅兩兩而偶也風俗通云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

御迎也言夫家以百兩之車往迎之大明之詩曰親迎于渭是也孔穎達云士昏禮從車二乘其天子與大夫送迎則無文朱公遷云百兩不過極其盛而言之諸侯迎送車數未必如是之多士從車二乘等而上之亦恐不及百乘左傳趙孟入于鄭鄭伯享之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蓋以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陽韻**之子于歸百兩將**叶陽韻資良翻**之**與也方鄭玄云猶爾也正義云諸言方者皆謂居在他所人將望之故云猶嚮也上京主迎之而言故曰居之此京主送之而言故曰方之言謂其巢之所在而將往居之也將送也孔云左傳曰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太姒自莘適周必上卿送之又云夫人之嫁自乘家車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彼穠矣美王姬之車鄭箴膏肓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昔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箋謂還

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是其義也知夫人自乘家車也言送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婿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矣

○**維鵲有巢維鳩盈**庚韻**之之子于歸百兩成**庚韻**之**與也盈滿也雖鳩盈之喻衆媵姪娣之多孔云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凡有八人是其多也胡安國云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各之同姓者亦以定名分塞亂源也首章親逆之禮男先女也次章同婦之禮女從男也在夫家則以百兩逆在父母家則以百兩將而婚禮于是乎成故總之曰百兩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子貢傳以爲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申培說亦云諸侯嫁女其民觀焉不斥言其爲大姒也今按序以鵲巢爲夫人之德與以關雎爲后妃之德同意明乎其指太姒矣然繼之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

西郊，則于詩人寄興之意全無所發明。若陳暘樂書引古琴曲以為邵國男悅正女而作，殊鄙淺無義。齊魯韓三家又以為康王時詩，皆不足信。

桃夭，美太姒能修婦道也。 申培說以為此周人美后妃終始婦道之詩，盡始于宜夫婦，終于宜一家之人，所謂始終婦道也。知為美太姒詩者，以大學引此釋齊治知之。

桃之夭夭，說文作枖，又作媄。**灼灼其華**，韻麻。**之子于歸，宜其室家**。麻韻○興也。桃，木名。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桃。桃者，五木之精，仙木也。而家語則曰：六果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案周官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橑榛實，則桃備祭祀，不用而已。陸佃云：桃有華之盛者，其性早華，又華于仲春，故周南以興女之年時俱當。諺曰：白頭種桃。又曰：桃三李四梅子十二。言桃生三歲便放華果，早于梅李，故首篇已自其華子之利可待也。然皮束莖幹急，四年以上宜以刀劃其皮，不然皮急則死，故周南復取少桃以興，所謂桃之夭夭是也。夭通作枖，說文云：木少盛貌。徐鍇云：謂草木始生，未幾得地力而先長大也。灼灼，說文云：炙也。曰灼灼者，蓋言其華色鮮明如火炎也。華，王東學為

發武乙之世

癸。條作花，亦作蘤。爾雅：木謂之華，草謂之榮。然此對文爾，若散文則草亦名華也。嚴粲云：夭夭以桃言，指桃之木也；灼灼以華言，指桃之華也。孔穎達云：桃或少而木華也，不以少言。此指夭夭之桃也，顏達云：桃或少而有華者，故此以興之。少壯則其華盛也，婦人盛年則有色。此詩正以其枖少壯之時，以成其色美也。按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此以興女之盛年，容色美盛，以興時之及也。當以婚姻之時，貌之鮮盛。今之古制如此。玄云：仲春婚姻之候，孔穎達云：桃之華，成春之候也。意之古制，如此后妃之德，于是嫁娶之，以禮順人之時，而婚姻以時。婚禮詩云：后妃之子者，是之也。當以嫁娶，其語勸人，夭而為嫁者之爾雅云：之子者，是子也。孔穎達云：之子，謂其自彼天而斥者之至也。其嫁者之貞潔。之子，此女子也。兩宁最有華，幽王各隨其事，名之貞潔者，此之也。詩古之子，東山古其夏，白華力也，人歸，必皆之惟，此以詩古之子。后妃也。忠臣公云：以于歸于歸，以述后妃之德，然其知其德是因指后妃也。周之篇作：為天子以自述后妃，先德，而嫁於之家。然曰是何以及風體文郎，明之文篇曰：女長于雅行亦先未有皆篆篇然，及美之，以述后夫郎。歸說文云：女嫁也。宁行從亦未有歸其姿。者何疑于桃夭。姓古云：其來歸也。室家止從有婦人嫁曰歸。以男為家，左傳謂女有室，男有室家，謂夫婦也。孟子謂丈夫生而以男為室，女為家。

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是也方來歸而夫婦胥相宜同心一德不特容色之美而已文王以肅肅雝雝之德刑于寡妻使太姒慮不能與文王相配何宜之有

○桃之夭夭有蕡豐發云一作蕃不知何據**其實**質韻**之子于歸宜其家室**質韻○興也蘇頻云麻實謂之蕡故古者朝事之籩然麻蕡以實之謂之體蕡敗於植物中最爲多于詩言桃華色既盛又結于之名如麻于然說文亦云萉枲實或作䕡音雖異而意一實者富實之義故以爲虛之對凡草木之結于皆曰實也取蕡實以興后妃者毛傳言其皆有葉色又有婦德是也首章先言室後言家易恒卦之義也次章先言家後言室易泰卦之義也至是而夫婦之相宜爲益深矣又陸云桃性更七八年便老老則子細此言少桃故曰有實言非但有華色又嫁而有子夫婦之道成焉亦通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眞韻通典作臻豐本作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眞韻○興

也蓁蓁說文云草盛貌故毛傳訓蓁蓁爲至盛貌李氏云桃之少壯則結實必大其葉亦蓁蓁然盛若非少壯則雖結實不復大雖有葉不復蓁蓁矣董云桃性纔葉齊生至于有蕡其實然後其葉蓁蓁其序如此桃陰青繁合休息者賴之又在夏之時也家人詞一家之人上而舅姑中而妯娌下至媵妾童豎之屬皆處之得其道故不特夫婦相宜而一家之人盡以爲宜也取興于其葉蓁蓁者陸謂能成其家又以花其所賴是也大學引此章而申之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致國人夫文王不出家而成致于國實太姒之賢內助有以成之咏此則非汎咏民間之女而爲美后妃之德抑又明矣又鍾惺云三宜字妙只是停當相安意女子無非無儀一停當相安便是求加毫還失之矣

桃夭三章章四句

子貢傳云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子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人見君子之猶其身矣此於詩意得之其緩以夫子之言則質也聖言而可

夙將何所不廣耶序則謂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朱子譏其意狹而說煉是矣然採集傳謂詩人因婚姻之得時而嘆其女子之賢知必有以宜其室家則何所詩之易也豈凡女及時而嫁者皆足稱賢耶

螽斯祝太姒子孫衆多也 序云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愚按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宜絶句讀謂后妃之子孫有如螽斯之衆多耳鄭玄讀連下文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莫不妒忌惟蚣蝑不耳抑螽斯通篇皆祝頌之辭以子孫二字知之時太姒尚未有孫安得遽指其多故知爲祝辭也朱子以爲衆妾所作亦通

螽 爾雅作蜙豐氏本作蠓 斯羽詵詵 真韻陸德明云說文作辞今按說文無辞字 兮宜爾子孫振振 叶真韻之人韻 兮 興也毛傳云螽斯蚣蝑也朱子云詩中固有以斯爲語辭者如鹿斯螽斯之類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是名也孔穎達云螽斯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一名舂黍幽州人謂之舂箕[illegible]謂螽斯蚣蝑舂黍舂箕音皆相似直轉聲耳益知螽斯是名也蔡邕月令云其類乳於土中深埋其卵陸佃云字[illegible]從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魯十月而有螽孔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再失閏也[illegible]謂一生九十九子蘇轍謂一生八十一子未知孰是陳少南云言羽者螽斯羽蟲也無羊之詩亦言角言其狀物多如此嚴粲云[illegible]見其多故以羽言之[illegible]最多者莫如螽斯故詩借以興子孫之衆多也[illegible]螽斯比后妃不倫甚矣[illegible]花之說即[illegible]字說文云衆生並立之貌宜猶當也[illegible]則之辭言宜乎其如此也[illegible]故衆妾得以生子其如此也[illegible]振奮也謂奮起也重言之者兄子多則孫亦多矣故兼言后妃美后妃意在言外但言宜之者何故而不明言其子孫如此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不妒忌而致此也 ○螽斯羽薨薨 蒸韻豐氏本作薨 兮 與也薨薨博雅云飛聲按趙歐之謂縣不姤忌而致此也

宜爾子孫繩繩 蒸韻 兮 光云薨薨通作轟說文云羣車聲也韓愈詩云綠竹徒轟轟韓說文云索也繩繩者古如繩索之相續不斷也一說韻會云繩繩有紀貌

蟄狀子孫之長幼森然兮得其序亦如螽斯之羣飛行列不亂也又按韓詩外傳引此皆曰古賢母能使子賢也 ○螽斯羽揖揖 緝韻豐氏石經本作緝 兮宜爾子孫蟄蟄 緝韻 兮 興也揖通作輯晉語君輯大夫就車輯或爲揖故知二字通也車和輯曰輯故爲和集之義二章亦有次第詵詵自未飛之時言也薨薨自方飛之時言也揖揖自飛而下集之時言也張氏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螽斯形僅寸餘而滋數之多凡物皆不能及有能見其子之類聚者大小不一與他類不亂亦不相軋且有大字小小依大之狀蟄說文云藏也物伏藏則安靜故爾雅又訓爲靜也曰蟄蟄者安靜而各得其所也振振但言其奮起而已繩繩則有繼續未艾之意蟄蟄則又見其安靜以處式相好無相猶也胡宏云深遠哉周南之義后妃之能助其夫者事亦多矣聖人推取不妒忌之詩至於四五者何歟愚讀史至隋文帝獨孤后然後知婦人之惡以妒忌爲大也自漢而下后妃之妒忌者有[illegible]何獨至於獨孤后而知之呼婦人之妒婦其夫已爲非義獨孤后[illegible]其婦心不獨婦文帝使不得有異生子文婦及其子焉太子勇有寵妾曰雲昭訓獨孤怒[illegible]恨嫉不可耐東宮之事[illegible]遂內啟賊子[illegible]儲君之事而文帝[illegible]宗祀絕滅生靈塗炭開皇之中天下戶八百九十萬唐興撫有三十餘年[illegible]耳呼獨孤一行妒忌於宮闈之間[illegible]天下之戶五六百萬聖人刪詩並[illegible]無妒忌爲大美也意深且遠矣夫[illegible]美則必以妒忌爲大惡[illegible]不深切著明也哉愚是以[illegible]其家措之天下而周南不可不學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子貢傳及申培詩說皆謂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螽斯理亦無害然咏子及母更爲不親切故思齊之詩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不以美文王也

葛覃太姒自敘治葛畢而欲歸省其親見其能勤儉孝敬也（出季本詩說解頤）此詩蓋專爲歸寧而作太姒在父母家所習者惟女功之事今雖已出嫁猶不變其素服不如是則不敢歸之見父母蓋所得于家教者居多故序謂葛覃后妃之本也本之於其父母也申培說云此詩亦太姒所自作

葛之覃（陸德明本作蕈）兮施于中谷（豐本作迻）維葉萋萋（叶支韻此）迻韻與下喈喈隔三句爲韻 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叶支韻堅）

覃詒（賦也葛艸名羅願云生山澤間其莖延盛者單其白以手挼可二十步毛傳云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覃毛傳云延也施本訓爲旗遊延之親借以爲斿麗纚繞之義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人語多有之如螽斯曰斯螽苦瓜曰瓜苦之類萋萋說文云艸盛也故毛傳以萋萋爲茂盛之貌黃鳥黃鸝留

也或謂之黃栗留又作黃栗留爾雅名皇詩又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幽州人謂之黃鸎齊人謂之搏黍亦或謂之黃鸝秦人謂之黃流離常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否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格物總論云鶯大於鸜鵒種黑眉嘴尖紅腳青身黃色翎及尾有黑毛相間三四月間鳴曆言圖柔背說文云鳥在木上也聲木啾雅云叢木又云木族生何叢也木上其叢者說文云鳥鳴聲行絡云聲衆和也今曰喈喈者不一鳴也言葛向及黃何者狀和夏之學時鳥方盛而未可也乃然已足見其動久紅之思而有介不忘之意矣萬詩卒六首章要體認初夏光景人到意念一難忘處時過景遷耳目經歷則意中眼中一一呈現此便是服之無斁規子（）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章首二句不用韻如上章例下一句一韻）維葉莫莫（韻藥）是刈（陸本作艾豐本作乂）是濩（韻藥）爲絺爲綌（陌韻亦叶藥韻去畧）服之無斁（加韻亦叶藥韻七灼詔禮記爾雅豐本俱作射亡賦也莫本古文莫字今曰莫莫者蓋取稠密陰暗之義刈芟取也濩說文云雨流霤下貌釋文以爲瀹也按瀹者治也蓋以水治之也絺綌皆葛之成布者曲禮云爲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以絺精而綌麤故貴絺而賤綌也斁之釋之有序絺綌成之有等皆親董其事如一續之類服之者以之爲服也斁說文云解也毛云厭也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于是治以爲布而服之無厭蓋預道其心之所期如此雖炎日垢獘不恐厭棄也夫知稼穡之勤者飲食則念農功知絲麻之勤者衣服則思女功然亦后妃淑性自爾非徒惜勞而念使之然也緇衣記云苟有衣必見其敝而引葛覃服之無射爲言要以古之人無斁盡如此服矣張綱云后妃之於女功志焉而不敢忘故往來於中谷以觀葛之渝長於而采之方其初往也葛茂盛而未成但見黃鳥飛鳴於灌木之上顏色之美聲音之好有可以悅其耳目及其歸往也葛成就而可采矣於此無斁及

於耳目之所聞見惟知刈葛而濩之以爲絺綌專心致志服之而無斁以此勸女功陸佃云夫后親織玄紞今乃親之葛事如此者親其本事以勸女功之上事親葛以勸女功之餘事以絲麻之事也張叔敖夫之周自后稷以農事世相傳其君子事則重稼穡其公事其室家則爲之親之勤者其舉與勞于其衆則勞苦此實王業之本也夫治絲之勞生于其恐心以不忘走驗之事使爲心常存之者務本念存者稼穡之勞則心常在志織紝之事則心生敬心之存者不存無斁之章則知放念何自而生故誦之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此詩言其所當以繼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以矜（）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韻微）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微韻）害澣害否歸寧（豐本作音曷害曷下同豐本有韻）父母（韻叶此賦也作占者諸女之將嫁于諸侯父母在則歲一歸寧此章乃言女之類皆成矣時已將歸言將歸寧之時也如古禮記云古者女師）

蓋女功成矣時已服矣言辭也師氏者女師也禮記云古者女師
吉之類皆語辭也師氏者女師也如古禮記云古者女師篤

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白虎通云國君取大夫之
妾士之妻老無子者而明于婦道又祿之使教宗室
五屬之女何休云選老大夫爲傅老大夫妻爲姆皆
禮注云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
者爲姆女出嫁姆隨之故有女師內則云大夫以上
立師慈保三姆言告師氏是自己告于師氏也言告
言歸使師氏以巳欲歸寧之意轉告于舅姑與夫子
也白虎通云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張敬
夫云后妃之貴亦必立師傅以訓之法家拂士非惟
人主不可一日無后妃亦然也王安石云有天地此
有男女並以女子而可無教乎古者設師傅保姆之
宮以教王六宮故葛覃之有師氏宋璟之行傅姆民
問之有女師主女教也以今觀祭祀賓客之用琴瑟
鐘鼓之樂房中之詩彤史之書非學何以能之此古
者后妃夫人所以能上奉神靈之統下理萬物之宜
也後世之君既無脩身齊家之學而呂武之使監宮
中者遂使人疑而不復信可哀也夫薄季云不敢大
辭之辭猶楚辭言蹇產茇之類汙毛傳云煩也鄭玄

云煩撋之用功宗完考緒云煩撋猶挼莎也朱子云
煩撋之以去其汙猶治亂而曰亂也私燕服也婦人
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
其餘則私也[illegible]說文云澣衣垢也不請辭衣以下至
褖衣[illegible]私服者以[illegible]下皆后妃自爲之辭非告師
氏之[illegible]行私服者以服之常而垢多也澣禮衣者以
服之少而[illegible]少也蓋[illegible]女工服而[illegible]附歸而治服本
與婦[illegible]無[illegible]服既[illegible]而卽澣濯之也此亦妃之儉
絲繼說之豈設之意亦卽于此處可想見今亡迫作
號音之迨也說文云何也害澣害否家下文何古何
者已澣訖者未澣也朱子請審其何者當澣何者可
以不澣亦自白虎通云父矩也以度教子也爾雅云
毋嫁也育養子也釋名云父甫也始生己也母冒也
舍乎已也寧道竹寧說文云安也歸寧名歸而問安
之義呂大圭云父母在則歸寧詩衆稱歸寧父母是
也殷則使卿寧楚子庚娉于泰爲夫人亦是也周昌
年云此台葛後我與七月之亟來房同意趣治葛之
毀亟爲歸寧何見遇此而萋萋喈喈之景又催人矣

孔穎達云在家本有此性出嫁修而不改婦禮無愆
當於夫氏可以歸問安否於父柳子厚詩云葛覃
青長谷鳥遷女功興念懷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
使親心得盡歡張綱云斯干之令莫視其女子無詒
罹于父母觀后妃之歸寧
然後知其父母免于憂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序云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于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朱子謂此詩之序首尾皆是但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爲未安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以歸寧爲言況未嫁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爲盛美子貢傳則云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按傳謂將歸寧而賦者得之惟僞增夫子之言爲狂妄可感耳若朱傳第謂此詩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雖亦無宮但言告師氏一節反無着落恐非詩意齊魯韓三家又以爲康王時詩皆不足信

詩經世本古義卷之六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殷文丁之世詩五篇

何氏小引

○采薇勞戍役也周公季歷以戍役伐戎獲捷而歸代爲述征之辭以勞之

○卷耳太姒欲文王求賢審官也

○鹿鳴文王燕羣臣嘉賓之詩

○南山有臺文王養老之詩

○伐木文王季冬大飲三族也

采薇勞戍役也周公季歷以戍役伐戎獲捷而歸代爲述征之辭以勞之據詩中有一月三捷之語以竹書考之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其事與三捷合即此詩之所爲作也翳徒之戎當是玁狁別號或其君長之名漢書匈奴傳云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顏師古謂山戎獫狁葷粥皆匈奴別號然則翳徒以戎名正所謂山戎耳又竹書於季歷獻捷之後即書王殺季歷沈約註云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illegible]注亦云執王季于塞庫羈于文丁之門季歷鬱邑不[illegible]辭以[illegible]其來久矣季歷在勞而不見[illegible]役志而死非文丁殺之也而曰王殺者所以深著文丁之失耳雖于他書無所見而此事或者不[illegible]季歷死于文丁十一年則文王嗣位當即在文丁之[illegible]

之世而孔叢子載子思述子夏之言[illegible]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illegible]文王[illegible]之[illegible]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illegible]曰歸曰歸歲亦莫止[illegible]靡室靡家玁狁之故[illegible]不遑啓居玁狁之故[illegible]

向從戍歸行正是春月采取薇菜之時其薇菜已生
而出地矣斯時心口相語當何時歸乎何時歸乎連
言之者念歸之切慮其當在歲晚也靡通作無蓋音
近也男有室女有家今男不得以室為室女不得以
家為家所謂靡室靡家也玁狁毛傳云北狄也鄭玄
云今匈奴也按說文玁作獫長喙犬也狁據前漢書
本作允說文無狁字意即左傳所謂允姓之姦居于
瓜州者因其為狄故以犬呼之曰玁允耳遑說文云
急也故爾雅云暇也按啟之訓跪其義難通展轉推
尋當是啟音同跽通作跽耳跽說文云長跪也謂伸
兩足兩膝着地而立身也凡有所啟于尊者必跽跪
而進之此蓋指將父將母之事也以玁狁侵陵之故
身當出戍不能急急為啟居之計故所以未父母之
歡居所以圖恤止之遑也朱子云敘其勤苦悲傷之
情而又風以義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尤韻止。曰歸曰歸、心亦憂尤韻止。憂心烈烈、屑韻載飢載渴、叶屑韻巨列翻我戍未定、叶青韻唐丁翻靡使歸聘。叶青韻讀如傍丁翻

○睍也鄭云謂聽說之時朱子云若生而弱也如也
心亦憂止憂歸期之遠也烈烈說文云火猛也嚴云如也
大烈烈言甚熱也載之言則亦音近也輔廣云此章
言其在路之情故曰憂心烈烈載飢載渴者人在道
路時饑渴因有所不免故卒章言其歸路之情亦曰
載飢載渴蘇云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為饑渴之所
苦甚病矣我戍為戍役之自我也後做此定說文
云安也鄭云止也我戍未定謂未至戍所而安止也
使指聘者言聘毛云問也徐鍇云字从耳訪問之
以耳也孔穎達云謂問安否之義靡使歸
聘可行無歸人誰可使問其家之安否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陽韻止。曰歸曰歸、歲亦陽韻止。王事靡盬、麌韻不遑啟處。叶麌韻讀如段此主翻憂心孔疚、叶職韻訖力翻我行不來。叶職韻六直翻

○賦也剛朱子云既成而剛也三山
李氏云始達戍時薇始生其後薇長而柔又其後薇
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戴侗云薇即苦菜來生山
中冬晚抽禾至春柔矣夏而剛宜芼來詩以薇亦為
上歲亦陽止薇蓋至夏而剛也愚按據戴說以陽為
夏則以云陽者謂正陽之月乃巳月也與日月陽止
之解不同首章言歲亦莫止預期之歲也此各於截
陽止限景之辭也雖然以曰歸發端而命意各別亦
末謂封疆之事盬毛云不堅固也按盬乃用東王
盬也之名盬最易肖故為不堅固之義王事靡盬者
謂王事不可使之不堅固故當竭力以圖之也愚意
此說亦迂以古求之宜是[illegible]王
事無暇以為居者故外求役就[illegible]處
與[illegible]章不遑啟居之義同但役[illegible]至
成守而復與門將之[illegible]心孔疚[illegible]
亦有異役憂歸則之[illegible]
因難以成敗利鈍未可[illegible]
行是成已定而復他有所行意當[illegible]
之其故下章以戎車既駕一月三捷[illegible]
反也據案[illegible]來朱子云此見士之竭力[illegible]無還心

也愛[illegible]我行不來[illegible]自[illegible]
我念分不同[illegible]
烈激烈自[illegible]
是勤人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麻韻彼路斯何、君子之車。麻韻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葉韻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illegible]

之中車職云華路以酌戎以封四衞故春秋傳曰公
喪戎路又王[illegible]云[illegible]路[illegible]是侯則戎[illegible]之服又象[illegible]年[illegible]之[illegible]戰[illegible]曰
吾有二位下[illegible]路是[illegible]侯[illegible]有八路也[illegible]之[illegible]戰楚
君之戎分為[illegible]二[illegible]是[illegible]國[illegible]有車[illegible]又[illegible]孫[illegible]戰八
使[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國[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車也[illegible]之[illegible]于皆
傳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中[illegible]也[illegible]國視
有也殷市[illegible]無[illegible]以[illegible]周[illegible]例之[illegible]之[illegible]大[illegible]土廣
外之[illegible]行[illegible]有[illegible]相等固[illegible]之[illegible]自興
車以下[illegible]其車為[illegible]行[illegible]戎兵[illegible]之[illegible]言
襄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兵車之盛[illegible]非[illegible]以爾
也又[illegible]常[illegible]華[illegible]上承下[illegible]可此以但
而[illegible]以[illegible]將[illegible]士互[illegible]相[illegible]自[illegible]通[illegible]
此詩只言[illegible]不[illegible]及[illegible]來[illegible]可與[illegible]同[illegible]耳[illegible]
說文云[illegible]中也[illegible]所以飾[illegible]之[illegible]詩[illegible]
[illegible]是也[illegible]在[illegible]不息之[illegible]貌[illegible]故[illegible]也[illegible]定
鄭云豈[illegible]上[illegible]居處自安也[illegible]陸化[illegible]居內
有[illegible]夫如坐[illegible]行則決戰[illegible]
是也[illegible]敢在心上[illegible]看[illegible]說文云軍[illegible]得也春秋傳[illegible]取

詩經世本古義 卷[illegible]采薇 五

四

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後[illegible]之[illegible]自此[illegible]
[illegible]大夫之[illegible]是也[illegible]之[illegible]無所見[illegible]故[illegible]
[illegible]三[illegible]之[illegible]是也無[illegible]功[illegible]耳[illegible]其
[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季文[illegible]之[illegible]

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illegible]

四牡翼翼，象弭魚服。[illegible]**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illegible]又[illegible]人云[illegible]
友人按[illegible]曰[illegible]
則[illegible]之作[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
戰則弓[illegible]可用[illegible]以防之

此章所述[illegible]王[illegible]其事也騤說文云[illegible]
[illegible]者非一[illegible]馬也此騎而[illegible]
上章[illegible]業之象也不同但見[illegible]
君子[illegible]上章君子[illegible]依[illegible]
[illegible]文云[illegible]也[illegible]
身行則[illegible]動[illegible]也[illegible]
與[illegible]之以為進退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麻側[illegible]是[illegible]
小人所[illegible]者[illegible]
云古之[illegible]者[illegible]
用[illegible]以[illegible]下[illegible]人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先[illegible]從其[illegible]
車足以當敵從其人是也以[illegible]

詩經世本古義 卷[illegible]采薇 六

五

可知也按[illegible]曰伍[illegible]兩[illegible]
車[illegible]
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此[illegible]
人[illegible]
根[illegible]
無[illegible]

之狀又季本云古馬之[illegible]也此
簫象弭也說文云弓[illegible]
反才也所以解紛也亦名[illegible]
孔云弓有緣者謂之[illegible]
謂之弭不以繁來亦謂之[illegible]
有結之用以解之故曰骨飾以兩頭[illegible]
人持[illegible]人御車御曰所以解結也[illegible]
弭之[illegible]是弓之御人自當[illegible]
作[illegible]用若弓之[illegible]
鄉[illegible]頭曰弓不以有[illegible]
云[illegible]謂弓反[illegible]
者[illegible]以象[illegible]
角[illegible]以魚[illegible]
魚[illegible]海有之一皮為[illegible]
絕[illegible]以[illegible]名[illegible]
矢[illegible]步及天者[illegible]
天情其毛復如故[illegible]在天數[illegible]
氣自知其感也按左傳[illegible]人魚[illegible]服皮亦云魚獸[illegible]也之[illegible]

盛矢器周禮[illegible]
箙[illegible]學記[illegible]
者[illegible]非[illegible]
之[illegible]則[illegible]
然[illegible]所謂魚[illegible]
已弓與努有[illegible]
之也[illegible]文[illegible]
言行式說文[illegible]人[illegible]
大敵[illegible]
志[illegible]
不日[illegible]
將道亦[illegible]
情倚[illegible]
之心[illegible]
述其[illegible]
圖之[illegible]

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行道遲遲，

後也白虎通云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
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貫也[illegible]
[illegible]
采薇六章，章八句。

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illegible]

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所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毛公云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季本謂之言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則無宴樂故無遣詩及其獻捷代還則歌凱以歸故極美其功而曲叙其情以爲勞詩也鄭忠胤亦云序以采薇爲遣戍夫楊柳依依則正薇柔時也雨雪霏霏則正歲暮時也撫今追昔遣其實歷之景如此若云預述歸時之景必有方遣之日而遂以爲昔往是豈莊子所謂今日適越而昔至矣今按一月三捷自是紀述實事之語若遣行時安得有此子貢傳以爲勞師之詩是已而但繫之宣王之世申培說亦以爲宣王之世既驟後翎勞其還師之詩此蓋惑于漢書匈奴傳之說謂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乃或又況采薇

出車篇中昔我往矣西語文氣相類則謂二詩爲同時之作今袁思薇作薇柔楊柳依依與發彼有[illegible]過作[illegible]及且彼歸于春日遲遲此歸于雨雪霏霏冬今雖然爲何異也又曰采薇三捷正值常棣可出車獲醜乃在二月其奏功之期尤相去之遠矣斷有竹書爲據則知此詩實作于王季之時不屬之文王亦不屬之宣王矣

卷耳太姒欲文王求賢審官也

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史記特文王[illegible]而伯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illegible]辛甲大夫之徒夫皆往歸之是詩也其作于文王之[illegible]之時多[illegible]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爾雅作卷 頃本作匚 陽闕豐氏）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叶陽韻○賦也采采取也重言[illegible]

[illegible]

以爲[illegible]之色[illegible]中[illegible]莫[illegible]博物[illegible]既[illegible]多[illegible]云[illegible]夫[illegible]采[illegible]主也[illegible]文[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如耳[illegible]人之官也[illegible]人之徵[illegible]不可考[illegible]成周云以觀前此有之[illegible]

屬也郝云婦人以縫衣裳纂酒漿為所職衣裳也卷耳酒漿也頃本頭不正之義[illegible]傾說文云仄也韓詩云敧也筐竹器歐陽脩云卷耳易得頃筐小器也然采采而不宜頓盈后妃以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賢之難得因物託意諷其君子[illegible]說文云[illegible]也易主[illegible]也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詩以自佐我后妃[illegible]自思也人謂賢人之宜用者寘置周[illegible]行見[illegible]傳云引也[illegible]濟[illegible]列門[illegible]十五年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illegible]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后妃言嗟我懷[illegible]欲求哲人[illegible]亦惟恐朝之不盈也[illegible]云夫易得之菜以[illegible]易盈之器又采采而不已[illegible]且不能頓盈況以賢才之[illegible]得百官之佐為全衆欲求難得之材以賓至衆之[illegible]可不思念之乎又荀子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劉敞本荀子之意以說此詩云采

卷耳者欲求盈[illegible]今不得[illegible]心不在故無獲也以討治周當求賢耳[illegible]以心不專故賢不來矣如是頃筐無所獲則失其[illegible]周行無所寘則失其所[illegible]適

○陟彼崔嵬[illegible]**我馬虺**[illegible]本作[illegible]**隤**[illegible]說文作[illegible]**我姑**說文作[illegible]云秦以市買多得為夃**酌**[illegible]**彼金罍**[illegible]**維以不永懷**

叶[illegible]〉比而不賦也[illegible]說文云[illegible]也[illegible]文云大高也嵬[illegible]文云高不平也又爾雅云石[illegible]戴土謂之崔嵬[illegible]比[illegible]倚[illegible]易曰用拯馬壯吉[illegible]以為[illegible]臣也[illegible]而小解見[illegible]于[illegible]隤說文云下隊也按[illegible]解[illegible]貫[illegible]馬也[illegible]不[illegible]升高之病[illegible]意猶令人古[illegible]是也[illegible]盛酒行觴也后妃飲酒而以[illegible]與文王對酌也[illegible]尊也[illegible]起元云梁孝王有罍尊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古之酌酒皆取罍故[illegible]之[illegible]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字本作[illegible]以壺盧[illegible]刻木作雲雷象名罍取於雲雷故也

大者受一斛韓詩言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孔穎達謂天子以玉經無明文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所以刻雲雷者以盛酒故取其陽氣發達又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也沈括云余嘗得一古銅罍環其腹皆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為飾如乃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者雷字也象回旋之聲皆一乃一乃相間永毛云長也懷說文云念思也后妃言文王以一身任國家之重當憂患之際猶之恐崔嵬者然惟此二三臣在我力公家譬馬之陟隤其力亦孔殫矣而今欲求之賢人未知尚在何所[illegible]我憂念之文王亦當憂念之人亦有言惟酒可以忘憂我姑且飭治中饋與文王對酌以相寬解庶不至長介懷而不釋也蓋無所卸顧之辭後章放此

○陟彼高岡陽韻**我馬玄黃**陽韻**我姑酌彼兕觥**叶[illegible]陽[illegible]姑黃顧陸德明本豐本與作[illegible]**維以不永傷**陽韻〉比而賦也爾雅云山脊曰岡玄黃者毛

云玄馬病則黃朱子云病極而變色也兕獸名解見吉日篇其角可以為爵卽兕觥也亦罰爵韓詩云觥受五升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陸佃云兕善抵觸故先王之制罰爵以兕角為之酒陽物也而善發人之剛[illegible]抵觸故先王制此以防淫戒既言金罍之文又言兕觥者金罍所以盛貞及其法之兕觥然後飲之的酒行觴須此二器故兩言勸彼也傳[illegible]文云[illegible]也[illegible]者病也盛憂思之極也蘇轍云此章意不盡與前疊勸也凡詩之重複類此

陟彼砠說文作且陸本作碹集韻作碹**矣我馬瘏**虞韻陸云一作屠非**矣我僕痡**虞韻陸本作鋪**矣云何吁**虞韻爾雅注作盱豐本作于**矣**比而賦也砠本作阻說文云石戴土也毛[illegible]云石山戴土曰砠痡病說文皆云病也孫炎云瘏馬疲不能進之病痡人疲不能行之病云何者自問之辭也吁說文云驚也升高必資馬驅馬必資僕馬以比宜力四方之臣僕以比倡率輩僚之臣石山戴土既已不良下行而我又馬瘏

僅存安能有濟斯怨所出惟有深慨而已鬱而
憂纏而傷終而吁一篇深一篇至詞而求賢審官之
念不勃然生哉又爾雅注引此句并作馱長目遠望
也蓋聖賢者之來而舞吾思也尤有味范景文云四
矣宋亦是亂詞其音方終不更遽之又已也晉束
晳讀書賦云讀卷耳則忠臣喜詠蓼莪則孝子悲

卷耳四章章四句 子貢傳謂文王遣使述賢而
閔行役之勞也勞之以卷耳
申培說亦云文王遣使求賢而勞之之詩以今觀
章首二句采卷耳及中饋之菜餘皆亦女饎之器
其必非文王詩明矣朱子以此詩亦后妃所
自作不可起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可以見其貞
靜專一之至然嘗言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羑里拘
幽之日而后妃所作則恐事非后妃所敢大
抑此之所怨所謂內更復登山飲酒樂而携僕何
共言之不倫一說至于此縱極贊為揣倚山之饑
婦特傷之王而其窮義亦小矣若雪山王氏直
以為勞賤爭之歸寧而作無稽斯甚矣齊魯韓
三家皆以為東王
時詩亦不足信

鹿鳴文王燕群臣嘉賓之詩

子昌立是爲文王篤仁敬老禮下賢者日中不暇
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意即此鳴南山有臺諸
詩之所爲作也序云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
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乃
得盡其心矣孔叢子引孔子之言曰於鹿鳴見君
臣之有禮也而儀禮注引此云古者君與臣下及
四方之賓燕講道脩政之樂歌三歌左傳叔孫豹如
晉悼公享之工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問
焉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又儀禮于燕禮鄉飲酒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注謂歌鹿鳴取其嘉賓之來又孝衆之其至以昭之德
可則做也四牡取其勤勞王事也皇皇者華取其明以昭之實
皇華取自以不及咨謀賢知自光明之至以勞賓
三終大射禮亦歌鹿鳴三終大戴記投壺篇云凡歌
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
蘋伐檀白駒騶虞劉公瑾云凡上下通用之樂也
殷文丁之世

是小雅之首向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爲
天子之樂此二雅詩人小吹以公也未傳周之以
此燕賓客之詩其鄉射亦此詩燕禮本燕群臣嘉賓
自燕雅本之后妃之部又按孔子記燕禮大學之末可
爲鄉射燕禮之樂教道也又按記云大學始教皮
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氏云宵
之言小也肄習也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
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蓋以居官受
任之美誘之也故以官其始也學者八觀
鳴之詩以燕上下也無非示人尊賢不敬
之意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之所以燕此句非賢 韻庚 承筐作匡氏 是將 叶韻 好 示我作寘 周行也呦說文云鹿鳴聲

也[illegible]幷一鹿故曰呦呦許[illegible]云[illegible]之[illegible]見食[illegible]則必
旅行陸佃云鹿性警防分背何食以備人物之害益
鹿萃善走者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illegible]前角[illegible]
向以巧物之害已而毛詩[illegible]蠢[illegible]鹿[illegible]以[illegible]相
召志不[illegible]也問官曰覡[illegible]鹿服[illegible]皮[illegible]食[illegible]
爲之[illegible]取詩此易林云[illegible]鹿鳴呼其[illegible]以[illegible]
草[illegible][illegible]子萊爾雅云蘋[illegible]也[illegible]云[illegible]茂
瑯[illegible]云[illegible]白色[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陸
燕食[illegible]說文皆以爲[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可
所[illegible][illegible]鹿所食故[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野
以水草之[illegible]爲[illegible]則麋鹿[illegible]食水[illegible][illegible]古人
飾食又[illegible]家養[illegible]皆以[illegible][illegible]何[illegible]了[illegible]不多[illegible]水
謂[illegible]非人也考爾雅先云[illegible]之[illegible]兼[illegible]鹿[illegible]食[illegible]惡
異[illegible]說[illegible]安[illegible][illegible]萃[illegible]茨[illegible]又唐云[illegible]蒿[illegible]宗
覽[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混[illegible]詩[illegible]又[illegible][illegible]宗[illegible]政[illegible]博
爾雅[illegible]爲對上臣詩食野之[illegible]花是何[illegible]生[illegible]以
[illegible]蒿[illegible]今按詩[illegible]中[illegible]無[illegible]此[illegible]圖[illegible]而知白[illegible][illegible]野中似
[illegible]處[illegible]吹以食之[illegible]以與君[illegible]而[illegible]寡[illegible]實[illegible]而

詩經世本古義 卷十之[illegible] 五

[illegible]之[illegible]謂說[illegible]不[illegible]自成[illegible]蹊[illegible]此[illegible]也[illegible]旨[illegible]以鹿
所[illegible]可[illegible]君[illegible]呼[illegible]臣之[illegible]下不[illegible]家[illegible]乳子[illegible]與[illegible]了[illegible]之
興[illegible]手[illegible]鳥[illegible]如[illegible]呼[illegible]美[illegible]之[illegible]取[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成[illegible]義[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鳥[illegible]鹿[illegible]與[illegible]嫁[illegible]嗚
[illegible]不[illegible]可[illegible]大[illegible]之[illegible]君[illegible]其[illegible]實[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食[illegible]以[illegible]相[illegible]
[illegible]准[illegible]行[illegible]也[illegible]唯[illegible]實[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可[illegible]以[illegible]一[illegible]詩[illegible]人[illegible]雎[illegible]以[illegible]
其[illegible]詩[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吹[illegible]之[illegible]奇[illegible]自[illegible]一[illegible]善[illegible]表[illegible]安[illegible]嘉[illegible]
美[illegible]兄[illegible]食[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可[illegible]與[illegible]目[illegible]主[illegible]人[illegible]自[illegible]也[illegible]賓[illegible]一
而[illegible]見[illegible]賓[illegible]人[illegible]夫[illegible]客[illegible]孔[illegible]云[illegible]其[illegible]實[illegible]之[illegible]敬[illegible]方
也[illegible]嘉[illegible]實[illegible]食[illegible]客[illegible]主[illegible]與[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實[illegible]君[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具
人[illegible]其[illegible]皆[illegible]在[illegible]使[illegible]爲[illegible]主[illegible]臣[illegible]內[illegible]賓[illegible]方[illegible]對[illegible]賓[illegible]嘉[illegible]爲
之[illegible]賓[illegible]與[illegible]臣[illegible]君[illegible]之[illegible]于[illegible]大[illegible]門[illegible]臣[illegible]嘉[illegible]方[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惟[illegible]引[illegible]云[illegible]臣[illegible]嘉
燕[illegible]國[illegible]之[illegible]與[illegible]臣[illegible]同[illegible]按[illegible]序[illegible]以[illegible]方[illegible]之[illegible]賓[illegible]然[illegible]賓[illegible]對[illegible]不[illegible]言[illegible]則[illegible]引[illegible]臣[illegible]朝
本[illegible]國[illegible]之[illegible]臣[illegible]嘉[illegible]賓[illegible]爲[illegible]四[illegible]方[illegible]之[illegible]賓[illegible]嘉[illegible]也[illegible]未[illegible]言[illegible]子[illegible]日[illegible]方
賓[illegible]則[illegible]總[illegible]謂[illegible]羣[illegible]臣[illegible]爲[illegible]嘉[illegible]賓[illegible]先[illegible]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禮[illegible]也[illegible]臣[illegible]之[illegible]于[illegible]見
君臣[illegible]焉[illegible]曰[illegible]賓[illegible]主[illegible]焉[illegible]先[illegible]王[illegible]以[illegible]禮[illegible]使[illegible]臣[illegible]之[illegible]事[illegible]曰[illegible]
矣[illegible]鼓[illegible]嚴[illegible]云[illegible]動[illegible]也[illegible]謂[illegible]其[illegible]發[illegible]也[illegible]喚[illegible]煥[illegible]之[illegible]臣[illegible]之[illegible]雅[illegible]所[illegible]以
鼓[illegible]說[illegible]謂[illegible]之[illegible]此[illegible]所[illegible]以[illegible]鼓[illegible]動[illegible]謂[illegible]之[illegible]簧[illegible]徒[illegible]鼓[illegible]瑟[illegible]謂[illegible]之[illegible]步[illegible]徒[illegible]鼓

則所[illegible]之[illegible]禮[illegible]是[illegible]觀[illegible]之[illegible]見[illegible]所[illegible]以[illegible]作[illegible]樂[illegible]者[illegible]古人[illegible]皆[illegible]以[illegible]爲[illegible]鼓
擊[illegible]所[illegible]以[illegible]作[illegible]瑟[illegible]笙[illegible]之[illegible]謂[illegible]之[illegible]鼓[illegible]不[illegible]亦[illegible]可[illegible]乎[illegible]又[illegible]按[illegible]易[illegible]以[illegible]爲
生[illegible]故[illegible]謂[illegible]爲[illegible]之[illegible]鼓[illegible]瑟[illegible]解[illegible]見[illegible]謂[illegible]之[illegible]鼓[illegible]不[illegible]亦[illegible]可[illegible]云[illegible]又[illegible]月[illegible]之[illegible]音[illegible]物
本[illegible]云[illegible]簧[illegible]之[illegible]笙[illegible]又[illegible]釋[illegible]代[illegible]人[illegible]生[illegible]記[illegible]也[illegible]象[illegible]笙[illegible]而[illegible]生[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世
云[illegible]以[illegible]爲[illegible]之[illegible]笙[illegible]十[illegible]三[illegible]簧[illegible]宮[illegible]管[illegible]在[illegible]左[illegible]方[illegible]云[illegible]列[illegible]之[illegible]大[illegible]笙[illegible]謂[illegible]之[illegible]簧
則[illegible]小[illegible]者[illegible]謂[illegible]之[illegible]和[illegible]十[illegible]九[illegible]簧[illegible]一[illegible]通[illegible]三[illegible]十[illegible]二[illegible]簧[illegible]云[illegible]三[illegible]鉤[illegible]中[illegible]之[illegible]和
管[illegible]以[illegible]大[illegible]者[illegible]謂[illegible]之[illegible]巢[illegible]小[illegible]者[illegible]謂[illegible]之[illegible]和[illegible]記[illegible]云[illegible]笙[illegible]管[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形
所[illegible]以[illegible]衆[illegible]管[illegible]之[illegible]聲[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鄉[illegible]射[illegible]記[illegible]云[illegible]古[illegible]者[illegible]皇[illegible]象
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名[illegible]和[illegible]以[illegible]大[illegible]鳴[illegible]長[illegible]吹[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按[illegible]法[illegible]象[illegible]風[illegible]巢[illegible]之[illegible]而
小[illegible]者[illegible]謂[illegible]之[illegible]和[illegible]以[illegible]大[illegible]者[illegible]獨[illegible]以[illegible]巢[illegible]以[illegible]管[illegible]有[illegible]鉤[illegible]竹[illegible]合[illegible]協
竹[illegible]名[illegible]而[illegible]在[illegible]八[illegible]音[illegible]宗[illegible]令[illegible]則[illegible]小[illegible]謂[illegible]者[illegible]按[illegible]笙[illegible]以[illegible]鉤[illegible]也[illegible]唐[illegible]應
立[illegible]今[illegible]以[illegible]匏[illegible]作[illegible]大[illegible]宗[illegible]望[illegible]匏[illegible]謂[illegible]女[illegible]媧[illegible]氏[illegible]列[illegible]管[illegible]于[illegible]匏[illegible]以[illegible]尚
名[illegible]古[illegible]製[illegible]以[illegible]木[illegible]易[illegible]匏[illegible]卽[illegible]樂[illegible]記[illegible]匏[illegible]女[illegible]在[illegible]上[illegible]笙[illegible]在[illegible]之[illegible]南[illegible]古
而[illegible]不[illegible]從[illegible]鼓[illegible]笙[illegible]吹[illegible]笙[illegible]之[illegible]樂[illegible]也[illegible]琴[illegible]堂[illegible]上[illegible]笙[illegible]在[illegible]堂[illegible]下[illegible]去
[illegible]作[illegible]樂[illegible]以[illegible]樂[illegible]之[illegible]燕[illegible]禮[illegible]記[illegible]云[illegible]小[illegible]臣[illegible]納[illegible]工[illegible]工[illegible]四[illegible]人

詩經世本古義 卷十之六 六

人二瑟小臣左何瑟[illegible]鼓[illegible]執[illegible]越[illegible]內[illegible]弦[illegible]右[illegible]手[illegible]相[illegible]入[illegible]升[illegible]自
西[illegible]階[illegible]北[illegible]面[illegible]東[illegible]上[illegible]坐[illegible]小[illegible]臣[illegible]坐[illegible]授[illegible]瑟[illegible]乃[illegible]降[illegible]工[illegible]歌[illegible]鹿[illegible]鳴[illegible]四[illegible]牡
皇[illegible]皇[illegible]者[illegible]華[illegible]卒[illegible]歌[illegible]主[illegible]人[illegible]獻[illegible]工[illegible]笙[illegible]入[illegible]立[illegible]于[illegible]縣[illegible]中[illegible]奏[illegible]南[illegible]陔[illegible]白[illegible]華[illegible]華[illegible]黍
[illegible]人[illegible]歌[illegible]魚[illegible]麗[illegible]笙[illegible]由[illegible]庚[illegible]歌[illegible]南[illegible]有[illegible]嘉[illegible]魚[illegible]笙[illegible]崇[illegible]丘[illegible]歌[illegible]南[illegible]山[illegible]有[illegible]臺[illegible]笙[illegible]由[illegible]儀
[illegible]乃[illegible]合[illegible]樂[illegible]周[illegible]南[illegible]關[illegible]雎[illegible]葛[illegible]覃[illegible]卷[illegible]耳[illegible]召[illegible]南[illegible]鵲[illegible]巢[illegible]采[illegible]蘩[illegible]采[illegible]蘋[illegible]工[illegible]告[illegible]于[illegible]樂[illegible]正
[illegible]人[illegible]者[illegible]謂[illegible]瞽[illegible]矇[illegible]也[illegible]其[illegible]左[illegible]右[illegible]面[illegible]鼓[illegible]謂[illegible]工
可[illegible]以[illegible]在[illegible]左[illegible]者[illegible]瑟[illegible]弦[illegible]在[illegible]內[illegible]以[illegible]手[illegible]入[illegible]淺[illegible]也
[illegible]有[illegible]手[illegible]也[illegible]相[illegible]者[illegible]也[illegible]以[illegible]右[illegible]手[illegible]挎[illegible]越[illegible]者[illegible]弦[illegible]以[illegible]爲[illegible]言[illegible]陽[illegible]也
衆[illegible]者[illegible]詩[illegible]笙[illegible]管[illegible]是[illegible]以[illegible]鼓[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見[illegible]云[illegible]竹[illegible]笙[illegible]吹[illegible]陽
詩[illegible]詩[illegible]也[illegible]故[illegible]云[illegible]云[illegible]笙[illegible]之[illegible]吹[illegible]竹[illegible]笙[illegible]之[illegible]事[illegible]文[illegible]管
有[illegible]引[illegible]云[illegible]則[illegible]笙[illegible]有[illegible]聲[illegible]也[illegible]鼓[illegible]瑟[illegible]吹[illegible]笙[illegible]見[illegible]云[illegible]承[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蕭
設[illegible]挑[illegible]吹[illegible]笙[illegible]則[illegible]動[illegible]之[illegible]貢[illegible]玄[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筐[illegible]將[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陽[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旨[illegible]之[illegible]用
蓋[illegible]實[illegible]幣[illegible]帛[illegible]笙[illegible]之[illegible]指[illegible]筐[illegible]者[illegible]將[illegible]之[illegible]弦[illegible]實[illegible]用
則[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見[illegible]夢[illegible]謂[illegible]筐[illegible]吹[illegible]有[illegible]衡[illegible]玄[illegible]篚[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謂[illegible]其[illegible]執[illegible]禮[illegible]以[illegible]飲
幣[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見[illegible]有[illegible]謂[illegible]筐[illegible]也[illegible]語[illegible]云[illegible]之[illegible]貨[illegible]筐[illegible]不[illegible]舉[illegible]而[illegible]飲[illegible]用
食[illegible]之[illegible]於[illegible]是[illegible]乎[illegible]有[illegible]折[illegible]俎[illegible]也[illegible]其[illegible]君[illegible]臣[illegible]之[illegible]分[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容[illegible]合[illegible]失[illegible]時
燕[illegible]未[illegible]嘗[illegible]不[illegible]用[illegible]幣[illegible]帛[illegible]也[illegible]朱[illegible]子[illegible]云[illegible]君[illegible]臣[illegible]之[illegible]分[illegible]以[illegible]嚴[illegible]爲[illegible]主[illegible]朝

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于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人指嘉賓也好猶愛也人之好我指乎日言示音示也當衆示人之示孔云古字以日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作字目視物从示[illegible]見示人物作單示字同說文云寘也行毛傳云列也與菁莪篇同解以衆賓與燕者蕤然在列亦謂之周行言我之於嘉賓既有琴瑟以樂之又有幣帛以將之矣彼嘉賓同[illegible]安既有與乎當此時而有以示我下之[illegible]濟行列之中[illegible]荷[illegible]拳云嘉賓素有忠愛之心而情適于燕樂之時[illegible]幾志意舒畏言語得盡若君以燕享過其臣之款心則非所以為君臣則君之燕享而后輸好我之[illegible]亦非所以為臣矣嚴云以告我者為相愛益道之使言也禮記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引此詩言人有私惠于我而不合于德義之公君子弗不留之于已也朱子云蓋所求于羣臣嘉賓者如此夫如是是以君臣上下誠意交孚而莫不一出于正所以和樂而

不淫也

〇呦呦鹿鳴食野之蒿（豪韻）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叶豪韻[illegible]）視（豐氏本作示）民不恌（叶豪韻吐刀翻左傳說文中論豐本俱作佻）君子是則是傚（叶豪韻何高翻中論作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豪韻〇興也蒿爾雅說文皆云菣也郭璞云今人呼為青蒿香中炙啖者為[illegible]青蒿[illegible]之間汝南皮陰皆云鼓也本或[illegible]者[illegible]一[illegible]類自是蔥非蒿也云細[illegible]青蒿亦一[illegible]有[illegible]消穫有黃蒿色[illegible]者青蒿之[illegible]也茨或[illegible]蒿在本[illegible]高[illegible]所有[illegible]道然青色士[illegible]青[illegible]問時有一[illegible]色青翠一色人謂之[illegible]並黃此蒿[illegible]氣稍芬香恐古於之色[illegible]爾雅云蒿之秋爲蒿則藥蕭古人所用以此爲勝文[illegible]青[illegible]言也與上章示我周行類至秋老成通名爲德[illegible]嘉也[illegible]盖于我皆有德之言甚昭明也[illegible]謂此作樂坐燕之數

〇呦呦鹿鳴食野之芩（侵韻）我有嘉賓鼓瑟鼓琴（侵韻）鼓瑟鼓琴（上同）和樂（音洛後同）且湛（叶侵韻[illegible]本作[illegible]說文作媅[illegible]）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如字[illegible]）

羅願云鹿鳴[illegible]芩[illegible]生[illegible]中[illegible]旅云牛馬[illegible]如叔喜食之葉二曰[illegible]云[illegible]者[illegible]草蒿[illegible]一中下[illegible]益以陽木始生之香可食同有同類食之義[illegible]琴[illegible]見[illegible]草以陰為[illegible]相[illegible]之和者和[illegible]也[illegible]琴[illegible]解者[illegible]以音以[illegible]下之以琴為君[illegible]相[illegible]異釋五者[illegible]而分[illegible]而細[illegible]又者琴與琴相[illegible]用[illegible]於[illegible]必以[illegible]耳故四代之樂大[illegible]琴必[illegible]以大[illegible]以[illegible]瞽[illegible]琴[illegible]並言琴瑟[illegible]古[illegible]皆[illegible]大琴皆小[illegible]言之[illegible]鼓[illegible]體[illegible]左大瑟燕禮小臣左何瑟不日[illegible]皆不及琴者[illegible]見鼓琴[illegible]又[illegible]其樂王之[illegible]擧臣嘉賓始則鼓瑟吹笙吹笙[illegible]鼓琴者以其生盈

盡義云賓與之初禮樂方盛言語未便交迫至旅酬則禮已成樂已備于是而語乃興[illegible]也視民[illegible]氏云與視民如傷同義恌輕薄也其[illegible]民也不[illegible]以輕薄之意視之故其所言佻無非[illegible]也其[illegible]不[illegible]以美嘉賓也則去傚學也旨嘉賓以福不比之德[illegible]形為孔昭之音信于其為君子而我當尊所聞而行之也此二句解依左傳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恌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又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仲尼是則能昭其德之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式用也燕安也說文云安也左傳云宴安之樂不可懷也毛云敖遊也嚴云言其體之寬也我以安與之飲而敖遊焉非徒遊燕而已有從容也共燕之[illegible]從容[illegible]而有禮也

是之之誠有如而無已也終則數瑟鼓琴并吹而後琴者以反爲文不其有常而無變也燕謂首節言鼓瑟吹笙至此後言鼓瑟鼓琴者蓋燕將終作無筭樂之時也先是作樂樂賓之後君命曰以我安賓以我故安坐也皆對曰諾敢不安既而君曰無不醉命盡辭也皆興對曰諾敢不醉于是命酌無算爵言以辭爲節不賦數也公有命徹冪無算徹之亦賓爲此尊不敢勤厚也然後升堂反坐無筭樂向者此詩有笙歌間合皆二終今日無算不拘三也此詩若有[illegible]琴重言義或因此及賓乾獨奏陔夏而後出[illegible]元錫云終之以樂成之以禮愛敬交通拜坐歹知[illegible]厥終復推其始此古者君臣[illegible]臣事君一體相[illegible]而成之復也耽通作繼說文云[illegible]思按字以甚遂言樂之道也燕樂燕而樂也[illegible]云言非徒養其家體也皆之燕飲以樂其心[illegible]其忠誠而無愚耳蓋上下之情不通則忠臣嘉賓雖欲盡心以告君而其勢分隔絕有不可得者非爲必待燕而後盡其心也毛云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

詩經世本古義 卷十九

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塈化燕云心宇拔重盡世所以地天交泰一堂寡不隔而絕無忌諱者正爲其心與臣心合而爲一耳焉時可云但欲燕樂其心尊不敢爲再以一之遠其尊之求也至可矣又但燕樂者正心之以禮敬乎之以飲食將之以幣帛以爲實也之至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不以禮不備則貞女不行者不可以不飲食而不備待賢者不能盡其心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子貢傳云伐木菁菁詠言自天子燕賓所云豈鳴鹿鳴天子燕賓所以[illegible]

桑者賢者以爲此[illegible]

[illegible]

漢時隱者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鹿鳴在位作此詩以諷又曰鹿鳴所以養賢而鹿鳴謂康王之時皆爲武臣思又太傅

時詩蓋齊魯韓三家之說從[illegible]刺時作誦也○又按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illegible]

[illegible]

又不肆習所得于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

詩經世本古義 卷十七 鹿鳴 小雅一

文王四篇而已餘一聲不傳大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命率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其一則非古也而合樂可乎之三歌而用則奏入三篇今終以一貫而首尾相承節有可觀今得至晉而無所應知古詩之聲爲貴也一篇又經無傳後世不復聞詩矣

南山有臺文王養老之詩 尚書大傳云齊宣王問于子春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子春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于家六十者杖于鄉七十者杖于朝見君揖杖八十者杖于行見君揖杖君曰趨見客無俟朝以朝乘車輲輪行見君送至于家而孝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者杖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趨見毋俟朝以朝車送之舍太子重鄉養上階醫御丁前視問況嘆以送食乘車輪輪胥與就階徹送生於家君如有欲問所日就其輪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此文王之治岐也君知政行孝弟之大義盍反文王之大治岐按文遂王立致諸重養老禮文王世子篇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時者頒亦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季春大合樂也在視學則遂養老又孔頒達謂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也亦然其中此皆因觀學而養老者也至其致也于部之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

殷文丁之世

崇王授數故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此詩蓋文王之養老而作與其禮以饗飲酒之禮有加焉故南山其首章之前二章則專爲養老之人而作是以爲萬壽無期之公樂未歌之雖其二章又贊之曰遐不眉壽萬壽通用之無疆未有而其首章之詠歌之美者則先二章非爲養老發何不黃耇此章與其後章遐不眉壽

南山有臺叶音貢只叶音支作作鈠昊嵩曰鳧
北山有萊叶支韻後音同络左傳作只傳作天子本天保作天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叶支韻○興也南山北山皆地名臺莎草也與吉而左

萬壽無期古支韻後之叶音同左傳作

陵之劃韻叶支韻

箋云臺夫須也都人士詩云臺笠是也陸璣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笠爲莎草可以爲蓑笠之類細而滑可以爲蓑笠皮堅細可以爲蓑笠萊者

無溫故莎从沙與內司服所謂沙同意鬱祭云以莎艸爲衣則謂之蓑莎爲州名蓑以爲衣名華廟以臺與隱而兩物云臺者沙州爲衣而以爲名則名華之若甲壁曰夫須故臺而雨下州可名蓑不能若兩名周須者莎爲名之不莎多蓑也附然或叶都雅根若子笛毛匹順注而也一莖而以則綾附名之者人夫所也與子以名葉以於雅然青莎鄉以苗之人雨之香附沙一似名雀頂大三隱隱若古謂之香項中似但名者伯香似中胥元以自之多之苗也一名蒿延有一名莖爲甘晚覽以勢為分古毛草也誨與用於州水根小祊陶隱昇爨元以之分毛人草謂晦用

羅者通何印莎據即景曼君徽周曰隱莎州無所乃作似羅草此莎帶元以封陌夫而爲溫云以沙一氏而則別之類爲分多須番兩衣故根莎隋說之大臺名絕公古薄毛蓋故物則莎若薦亦臺所全與侯也庭人草人匹兩云謂从附二名一謂又莎維按莎詩霍謂夫順臺之沙子字地名莎引自也尉記多爽之所注者蓑與周爲毛山者本是猶按曰用賴香須而沙莎內而名見莎但草兩語云是之與附也下州爲司多不廣而木口物辭臺艸而莎子莎然可州服毛單稱夏知其藉也夫可無相一莖或爲名所者名則小羅實說說頁水識似名葉蒔衣蓑謂形莎爾正氏名是文又早者但雀都而以爲沙若且雅曰所香也又云藥可以頭似臥蘂衣同近得之蒿古附朱說蒿延中大香三則雨名意之地所也沙子子莎侯曼府小招綾不綴華蠍而毛云者草又以云莎壁有爲隱根能之廟祭臺之蒿莎其似臺鎬疏枝緣異云若陽若以云既名侯隋形此爲侯云心莎陶青附兩甲臺以亢疑莎也狀臺印也薦隕麗隱莎子名壁與莎

者山莢故舊說謂之作于萊爲草或即奇莎綠萊之類耳萊說文云萊蔓華也一名萊通稱萊木也所云萊一名蘆食陸萊賴云亦可名藜云萊兩音萊令草一云蔓也郭也萊藜萊葉陸可名落蔓木陸蔓之草郭云人以名意以之綠萊者云食萊華之草然萊意以屬野之說謂華其香也朱也乃名蔓蘩多也可始致有草云是生莢然則屬蔓則萊萊木白云名名苐也食蔓象也樹原羅君也不名毛萊也木如開生賢大可大之一其名爲以方大知是以開已令蘆蔓云萊多有鄭作藪也氏疏蔓以小也

鄭玄云南山北山各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猶人君以賢者自輔翼以成其高大

也以此云五文始基北君邦家則起之愈遠以謂之文嘉詔基不其尊安起其家臺國可又謂邦以臺言可以爲可得地而爲賢者太平而立之故日其家和不得先賢爲人所又國君子有謂求賢以得賢人之所以爲國之基與成立邦家也

之之益拜愈賴也以鄭木木食蔓然人云說者不則樂言遠以其此玄爲如大生以蒸一文山可一而得或爲說詩云杜開則屬意以名云萊不且之賢又國文五只箴多爲也類爲蒙蔓故先欲其爲可之云臺之樂賢樹又之苗蔓華舊舊用雖邦以謂牆各言只才可原莎謂又也說也家至家爲以始樂是君般爲始既之朱通謂逃之微立杖臺也南也于大枝云衆萊于作之王而然太有萊基北君言白木菜延燕云蘿莎何不非平待爲謂山兵君云知即蔓孩其爾草賤得平之其與則草通于山是梨而朱葉稚或樓故曰基基者當木舉有以否也萊陸香所即于特須凡藉取安起老今草歐一亦所可謂奇會宜知詠之其邦興之德木易名名云食蘆莎稽先其八象附家可爲可爲餚落蔓木陸蔓綠之備所物爲地之知賓令毛云帝華番環華萊上亦在以又而基其客人髮高鞠則即云是之求角苗臺羅生門非者愛國由生二蔓今也類詠賢以爲云蔓邦一言衆以多葉草華兗郭耳士者待首詩延家老之也賢草可皆否州璞萊

志夫者大夫種進對曰臣聞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車水則資舟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于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求是古者萬賢置以備患也之賢者之待難矣陸佃云來可食臺可覆賢者之類也故曰邦家之基矣云臺可覆以象天下之臣來可食以象濟難之臣左襄二十四年鄭子產寓書于韓宣子曰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昭十三年同盟于平丘子產爭承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去按詩旨以國安則可樂故曰求樂此與詩解異出求也萬壽無期言壽自此至于萬年尚未有期限中叙云有期則有時而止劉公瑾云成疑賓客不足以富為壽之語愚謂當時賓客容有賓齒俱尊足當之者葢古人簡質如上冠禮稷辭亦云眉壽萬

年又只言器物路所謂用新萬壽用新邦考萬年無疆其賢求萬年無疆之類皆為自祝之辭則此詩以萬壽求賓實備何傷長愚按此詩為養老作也其德內發見其尊敬其老而益老也大章故此[illegible]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illegible]○論語云桑柏樹大葉可食蠶[illegible]正義[illegible]楊有[illegible]解[illegible]一木也[illegible]後[illegible]君子[illegible]章美之其可家之若葉茂之楊有似桑所以[illegible]為國家之光也[illegible]之者其所[illegible]寫之者在得其實則美政[illegible]基之光[illegible]也期以時言以德地非[illegible]是足[illegible]其基本之[illegible]有限之量也之意[illegible]○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illegible]○興也杞王肅以為杞梓之杞[illegible]見在彼杞棘下為思以陸彼北山言采其杞[illegible]也枸杞葉可食[illegible]當[illegible]木之多子者[illegible]老雖枝枯[illegible]報之以枝李[illegible]父母于以養老[illegible]之所惡惡之所好好之此之謂民之父母[illegible]之光猶處矣美之[illegible]利其耳有德之言也故樂只君子德音不已[illegible]則不篇云凡養老五帝憲[illegible]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illegible]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illegible]也適陳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illegible]

[illegible]養老之珍具[illegible]也及遐不眉壽[illegible]之道合德音[illegible]民常有之[illegible]無解倦故曰德音不已○[illegible]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illegible]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

[illegible]○

遐不黃耇叶果五翻[illegible]樂只君子保艾爾後[illegible]

興也枸毛傳云枳枸也陸璣云其狀如櫨一名枸
骨高大如白楊所在山中皆有木白可為函板枝柯
不直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九
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古語云枳枸
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而巢之本從南方來能令
酒味薄若以為屋柱則一屋之酒皆薄本草注云其
樹徑尺葉如桑柘其子作房似珊瑚核在其端人皆
食之詩詁云枸木在處有之其子生枝端積柝岐出
狀如柯棋土人謂枏棋木此木誤人酒[illegible]使酒化如
木味本草云木蜜樹生南方實枝以可噉如的古今
注云一名樹蜜一名木錫實形巷的根在實外亦名
白石白實木實石一名機枸于朱于云建陽謂之
皆拱天吾鄉呼為兼句味甘而解酒毒李善注宋玉
誤國枳句宋梁云橘踰淮為倶何齒也以背說考之
句當通作枸李解似漢孔云枸木多枝而齒所以來
梟枸又通作枳廣韻云枳枳實如瑚瑚是白石沐之

詩經世本古義 南山有臺 尾二十五 五

丁占者人君燕食所加森夢先[illegible]十一物其果則有
之枳附楚[illegible]歸人之擊領諸[illegible]何今之白石李
道勢云云今[illegible]鄰[illegible]司餘其實亦名[illegible]何又名驗決
聖共致[illegible]人以共貴[illegible]人亦取以代餘[illegible]
鋪生人[illegible]情也[illegible]吳[illegible]今江東有虎[illegible]陸琪云
其[illegible]才理[illegible]城[illegible]之異[illegible]今人謂之[illegible]為[illegible]
既綠特謂[illegible]云[illegible]異曹男[illegible]之[illegible]宮之
艮材近緩云全荼[illegible]札李椅極[illegible]其名者[illegible]
賢之多所於不[illegible]也[illegible]云[illegible]賢之[illegible]檢
高大以[illegible]成于山尺至矣恩按此[illegible]所以[illegible]與[illegible]
稱省不徒取高大堅久之義荷可代[illegible]所以為養棟
可構宮室所以為安末句云保艾[illegible]後保之[illegible]義[illegible]
安也艾之為義則養也詩之[illegible]德[illegible]是[illegible]負毛
云黃髮也舍人云老人髮句[illegible]黃也高說[illegible]六老人
西東黎色若序堀者方[illegible]六次額梁宋之間謂養為
艾後後日也自此貝後壽徜本有將則故日保艾爾
後蕃申
瘉之衍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穆天子傳戊寅天子西
遊乃宿于祭壬辰祭公
飲天子酒乃歌昊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有臺
乃紹叟舊說徒為御南山有臺之篇但吉字難
姚耳左襄三十年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歸
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
于去所曰臣不堪也按[illegible]禮既問歌北二詩而
魯之君臣復寒此二詩為賦何也[illegible]禮之行亦
有果邦序以焉樂得賢也得質則能為邦家立
人乎之其矣鄉忠能歌之人序以南有嘉魚為
歟與賢此精焉樂得賢不遐更一字以為異其
實其其意義未于亦謂看詩矣有式發人意思
公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複踐為[illegible]發了如南
山有季之序蓋見詩中有邦家之[illegible]故如此說
才如此說定便局了一詩之意宇若于負傳以
為大臣所以報王申情說以為大臣了矣天于
之詩此不過因詩中有萬壽一[illegible]領戒
臣下之詩耳果爾則周穆魯襄之數臣皆不宜

詩經世本古義 南山有臺 尾二十六 六 小雅 十二

賦此詩矣

伐木，文王季冬大飲三族也。月令季冬之月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註云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于大寢以繹是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殷盛發年若時乃後然也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上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唐禮志貞觀中顏師古議明堂曰文王居明堂之禮國有酒以合三族拚其事與月令合黃子道周云夫是季冬之月不言合族也而於合吹言合族者蓋合飲在於是矣詩曰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漸矣謂歲暮禮閑王者乃服也愚按先是仲冬之月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季冬命四監收秩薪柴所謂草木黃落然後斧斤入山林者合之歲暮飲蒸之說伐木之詩信為此事詠矣鄭詩據王居明堂禮稱師古指工為文王必有所據玉海引逸周書云文王召發于明堂而作南于亦云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明築針所以大者皆著於明堂是則文王果嘗居明堂蓋從顏焉殷文于之

之不亦也饗有饗有食有饗饗體薦人宰以飲燕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几設而不倚依薦畢為獻數畢而上食禮無饗有飲有殺醉設酒可不飲其禮以食為主燕豐雜用有一獻之禮既既升生所飲而其爵無算也其崇無笑燕止詩旨有祀扯有祀狩是用太牢則同于饗言享醴八燕遊已有發是有飯有殺則可于食言有酒酒我無酒飯我是無笑爵言坎坎鼓表醉醻舞我是無笑祭則同下獻樂足三者而有之蒸醻之盛也故月令其之大合吹而鄭註酌之大飲乎其未章曰民之失德乾餱以德別又命閔人皆合三故之事也三族有二義其一謂文于及身則小記云以三為五以五為九是也其一謂又黃又我族凌族也是宮者以速諸婚之六小歡從殺義閔君行此附則君于既閔人皆行上體上小人亡亡序以此詩鳥燕服友故貴也而復申之曰自天亡以至於人木有不酒友以民若亂熊以蔑友賢不棄不適故伐則民德歸厚矣蓋其意以亦有覽于此

伐木丁丁，叶庚韻中莖翻鳥鳴嚶嚶。庚韻出自幽谷，屋韻遷于喬木。屋韻嚶其鳴矣，庚韻求其友聲。庚韻相去聲彼鳥矣，猶求友聲。同上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庚韻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庚韻

〇興也伐斫也丁之言當差育近也謂施斧與木相當也實言丁丁者見其非一伐也嚶說文云鳥鳴也重言嚶嚶者鄭玄云兩鳥聲也幽成文云鳴也谷兩山閒流水之道也遷說文云登也爾雅云木上句曰喬歐陽脩云考詩之義是為鳥在木上聞伐木之聲則驚鳴而飛遷于喬木方其驚飛命不之詩猶不忘其類相呼而去其在人也可不求其友乎張氏云詩人多相因之辭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者也愚按此總即一時所見以起與首棄取鳥鳴後二竊取伐木寓意則一餘幹云小人尚明鑒君子尚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言朋友

之義稱在切武以升于書遷者也孟子云吾聞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嚶其鳴矣章指求友之鳥而言此嚶然而鳴者乃是求其友之聲若此鳥鳴有又有故鳥以應之則為嚶嚶也矧說文云況也字從矢以引取詞之所之如矢出求友生者求友以生道切之辭也羽族後賢猶必呼其蔡以擇所安況人有知而可不取賢于朋友以期生金乎友之於人德業相聽適失非現患難相救者晉臣以生之道也隣諸鬼神其能蓋也終者久夏之意程于云和謂相好平有不變守之能之聲和且來及替醴明心之語承上文出人下可不求友故盟之于神韓終久相與和嫉而不終也意猶需云質諸鬼神而無疑亦可以為不厭又之矣旁云況其許只見為人之求友而不為君之求以為光毛衆足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身人者以招為之分故也此章首提朋友之當篤後第二章舉用友中之尊者為言第三章舉朋友中之卑者為言。

〇伐木許許，品說說文闕氏本俱作所所釃酒

有藇、語韻 既有肥羜、語韻 以速諸父、叶許語韻讀如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叶巨語曰韻許讀如 於音烏 粲洒埽、 陳饋八簋、叶古有韻作匭已徐有錯反九說文云 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有一人能獨為非成一朋友之義必取與之伐木許許興也共人之志者共其情也以友推之人共有以天下之士其人聚其事朱子云伐木許許前呂者也伐木於王所聚許許衆人也伐木之聲者君子曰伐木許許人其所交與以下事以覺其力伐木者也云後呂其後力者伐木之聲也云按舉其力者又作所敬也云從其舉聲之與也伐木聲也作文敬之而去其禮也太云說文作鐘也云章之而去其禮也灑其下云也陸德明云以灑之以篚曰醴以藪曰酒毛傳云徐邈云猶說文云

詩經世本古義 卷二十五之九

滑草者孔穎達云毛傳云用茅縮酒也是以茅縮也草之與酒有實以泉人也言用其實也以其實之說文以借於木而求其實也也故亦言於君子以木興其以伐木必求於木之心也言於雅也云文以君子者云云六月心月說文云又言月云七月非月是雅月之又皆五生而是為生也生於其足諸皆以生云于為月之名及用呼伐中不宗于其名謂乃五月之遺名謂謂也同以中月之意以其生也熟意為五成陪伏其必當貢草也是也蘇伐酒通芭也謂毛酒人與之不知其意亦作仿其謂曰而意也又以人與不時也其言也與文食數皆萬入者謂中所文以云醴與王或用祭也酒伐乘云生之云欲何為不以其木五樂木以我不舊成之句以助之至月之小力屬無再所成民遠宗之毛姓遠也云俱云

見嘆顛不相見云客付諸要羔以其各傳以草滑說歎念來稱大儀也父何也求而有木縮用孔文家之處舅子禮竹不五羅其得實之酒草穎謂道數其曰常乃其應月顯曝酒與泉是者達以作我適寧同連美用六云心友也人也用云水宗弟然曰姓客或此月說也故亦言說茅箋鼎說謝有微諸皆而當七文屬君借碁文也竹地文實故仿伐謂彼是月稱雅子以伐無左器而云云所意諸彼足生生五云于興木與傳也折紫無不中伐呼用及名月木其典必實與藪涤幗乃來猶謂召遺五有生成陪伏貢當貢草之明不也升同也雍月熱取羊服之力通芭也也詩我從之姓亦雅者相謂曰而意故作茅醴陳笑皆之饋大欲云爾仿仲羜飲蘇人與不湑通酒饌言寧夫其致陸思又說食數皆黨入者作於也無猶皆乘也佃中所文以云醴與王或微埽於亦各曰來易云之牛云無伐湑也祭用說棄未音也父之不可按該五樂木以北不舊文也乎近寧異意速从以賓月之至助句代成云俱云也適姓毛之宗遠民成所小力屬無再

有衍、韻統 亦叶 然韻 先 籩豆有踐、讀統 兒弟無遠、叶如 韻統 於韻 珍韻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叶先 讀以 亦作 叶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叶果 五曆 翻 說文 作 鼓 坎坎鼓我、叶蹲 蹲舞我、諧曆 迨我暇矣、飲此湑

列也周禮注云進食于尊曰饋之禮也陳氏之說云饋食之禮八簋之朱子云器之實也之六饗孝也度氏之云兩饋夏后氏八篋者四簋之實乃祭牲堂祭云按因祭君祭三牲之后簋四之中也云乃甬文也禮而今用以周之之饋之禮人八簋大用云羜以孔穎達以為八之尊物之也則八簋文食牛則小羊諸男用則人牲乃者蘇頭禮記云簋有竹用乃食與義親而所數食乃生大尊羅人簋者父諸牢其後祭之有體肥牲羊大牲蓋之禮至也記以待見食諸父而不必者有之牲少記體醴而擇也諸也皆有肥羜而後祭不各兩牲之禮而日意曾有不可以此祭也

詩經世本古義 卷戊三 本十四

既按言陳之饋羜而而可以祭不能一牲之有皆肥禮文此祭原所云諸云既醴以父能諸父不能來而饋不尊而不通無陸祭百所同者云謂之按其而其毛豆之而有加以而先也言云賓舅家之食而其而毛豆云相通已仰百所以昔實云云諸父弗以乃連之不也其來其醴而其燕其有故之也其意而書者而其家也食其適其來不其也之彼其且恐未能完則不至非是己之連意忍不苦是謂無但欲盡其我在有其來之也宗遠其有不能不来乃無賓中是微說將以諸父之故而無我而有苦者彼之來也

○伐木于阪、字叶 翻讀 醺酒

有衍、叶然先 讀亦叶 韻與 籩豆有踐、讀統 兒弟無遠、叶如 韻統 於韻 珍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叶先 讀以 翻作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叶果 五曆 翻韻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諧曆 迨我暇矣、飲此湑

文作鐘云說文云作藪釋文作壇之文作坎也夏也其上祥曰所見云古之也從水云之兄弟也也以于言而者之意也丁云具云飲而用而兄弟之言也者多伐者先不也說飲其歸之也湑酒也言有同所之意云以賓與豆同本者有其尊之者有用說文無先伐諸有同謂者云之尊先而未見尊君古也言其者之與其所以宗親之而王不力之也也是其酒先不無義同子之賓見其之古尊父者而兄毛兄也姓以日欲速舅異處之也章言而欲不遠其失德者以兄弟之言其速兄弟也謂兄不遠是以之而已德而失德故謂其方先王之德而兄弟之與失德者先乃言是也亦以此章之友也小失以與起上當萬友也失德只說自處言願師古之道尊也

云言人無恩德不相飲食乾餱二物皆食之薄者也主割乾且注云乾腊猶之以爲豆實跡云云實非師而云羨者謂作醢及醢先乾其肉得腊云今人謂飯乾餱詩乃累饑福是也恩說文云過也郎失德之行程子云民之大德故不能修親發之薄厚朋友故皆名禮至乾餱不相及鄙云乾餱之愆也非薄物細若之失已也禮無不禮失禮是失德也德何敢失也漢書宣帝詔曰夫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或擅爲苛禁禁民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薛宣疏亦引此云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篤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和氣不興未必不[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酒以下六句極言體意之眞切友情之累[illegible]加此不出上三段設藏意而寢情更爲親切酒說文毛傳皆云莤酒也莤音縮陸云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酤說文毛傳皆云一宿酒也徐云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鷄鳴酒是也言民

酤之乎曰或造之近將毋使其或不足于供也或通作及易者買也亦通作沽論語沽酒市脯不食尸子云沽者知酌之多少是也貴佐云漢食貨志曰詩云無酒酤我而論語云沽酒不食二者似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之世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不食愚詳詩之所云皆設言之以見其相愛之情真非必無酒縱使無酒亦當爲我酤買之爲于朋友不以有無爲辭也不文言飲此湑知不待而也狀適作變說文云舞也辭見宛丘篇重言坎坎者舞之不已也擊鼓[illegible]爲舞舞故陳風曰坎其擊鼓而此亦曰坎坎鼓我也蹲[illegible]作蹲偏旁从土說文云士舞也兩之蹲蹲者見非一人之舞也蘇云奏之以鼓舞之以舞盡其有[illegible]樂之也陳暘云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古者作樂始於鼓以作其聲終於舞以動其容坎坎鼓我明發諸聲音而以反爲文也蹲蹲舞我則形諸動靜而臨焉有節也人道[illegible]所之使盡于此矣文王燕朋友故舊而爲樂至此亦仁之至義之盡也通章言我

皆主人自我舊說謂湑我酤我鼓我蹲我爲古人倒句文法非也讀者當[illegible]湑酤鼓舞之字[illegible][illegible]言有酒而令人湑之者我也無湑而令人酤之者我也命人坎坎而鼓之者我也命人蹲蹲而舞之者我也孔云體記天子食三老五更于大學[illegible][illegible]干親在舞位此[illegible][illegible]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子[illegible][illegible]以此知使人爲之[illegible]親舞[illegible]若言[illegible]舞[illegible]故亦有[illegible]舞皇之意所以此知使人爲之過本作建說文云[illegible]也有[illegible]也皇所湑之形蹲云聞也[illegible]鳴之終辭而寺[illegible]也伐木之辭和此所湑也鄭云毘也鳴鼓之終辭爲有[illegible]敬伐木比湑者飲而親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毛鄭本作伐木六章章六句劉氏云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首章蘇六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爲三章[illegible][illegible]作六章詠矣朱子從之豐氏本亦同〇朱[illegible][illegible]爲燕朋友故舊子貢傳以爲燕賢中[illegible]說以[illegible]天子燕友之詩皆不能知此詩所用之地若[illegible]也[illegible]矣

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illegible]之[illegible]詩[illegible]之[illegible]爲[illegible]蓋因詩中有矧伊人矣不求友生[illegible]之[illegible]迷[illegible]詩具細玩詩中[illegible][illegible]意也[illegible][illegible]爲[illegible]古宋[illegible]及文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事學詩[illegible]人伐木日若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見本辭詩之[illegible]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詩經世本古義卷之七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殷帝乙之世詩五篇

何氏小引

〇草蟲思南仲也南仲以王命城朔方遂伐西戎其室家思念之而作此詩亦名南陔

〇出車勞還帥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殷王帝乙之命命南仲城朔方因伐西戎於其還也作此詩以勞之

〇四牡文王勞使臣之詩

〇杕杜勞還役也

〇皇皇者華文王遣使臣之詩

草蟲思南仲也南仲以王命城朔方遂伐西戎其

室家思念之而作此詩篇中憂惙六句與出車篇全同以是知為南仲之室家思南仲也愚又疑此詩謂即六笙詩中之南陔〇按儀禮燕禮篇大夫皆就席[illegible]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笙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乃降復位鄉飲酒禮篇奠觶後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笙于西階上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于

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此二禮作樂樂賓之儀節大略也其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序皆以為有其義而亡其辭所謂有其義者序謂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又云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所謂亡其辭者諸儒說各不同鄭玄謂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朱子謂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愚[illegible]經[illegible]之下亦有[illegible]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illegible]南[illegible]亦云所謂亡其辭今[illegible]字皆謂[illegible]此六詩於笙奏之雖有其聲舉無辭句不可[illegible]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於歌奏之歌人聲意[illegible]耳此歌與笙之異也黃氏之說亦然以[illegible]嚴粲頗不然其說呂之

言云聖人有聲無詩其說不爲無理然因誤叔孫
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俱可與
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
乎嚴之言云樂以人辭爲主人聲師所歌之詩也
若本無其辭則無緣有其義矣序本因其辭以知
其義後亡其辭則無有序所言之義存耳其辭兩
辨之其辨呂云國語言歌則鹿鳴三篇有辭之可
歌也儀禮不合歌則南陔六詩無辭之可疑也此
不足疑也其辨嚴云古之樂章今之琴譜類也琴
譜有譜辭具存者鹿鳴之詩之歌也有徒存其譜
而亡其曲之可歌者如長清短清與長側短側之
類其辭未嘗無其義也此亦不足疑也又王
賓云琴有上下其曲雖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嘆七
則云有聲無辭其說皆與朱子合而顧起元覺略
則又云笙詩有辭有聲如其有聲無辭守口笙調
不云笙詩蓋燕禮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今亡宋
公享公孫招子賦新宮所謂管亦有聲無辭邪學
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書曰琴瑟以詠笙鏞以間

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皆有詩也歌詠之聲依
之律和之自后夔以來未之有改也是故升歌三
終鹿鳴三詩也笙入三終南陔三詩也間歌三終
魚麗由庚六詩也合樂終則二南六詩也聲皆作
矣於是工告樂正曰正歌備皆謂之歌而可謂之
有聲無辭亦凡樂四節首節歌也此歌以瑟也二
節笙也韓奏以祭也二節笙奏釋也四節鄉樂
也凡樂可考爲詩十八篇皆有聲有辭鼓瑟鼓琴
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之謂也以上諸家詩論翻
駁多有義理惟是果無其辭則序不應知其義既
云有其義者又皆無一二其辭此終是可疑稱
評詩辭縱遂亡定義必存也及晉束皙與同
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於是依則序義稱著其文
以綴舊制而鄭樵劉歆皆非之以爲無詩云
閒篇以愚意窺之詩序所云篇目合六笙詩共一
百一十一篇後人相傳以爲定本而史記古詩
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三
百五篇龔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

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及讖緯之書如樂緯詩緯
尚書璿璣鈐其傳自漢世者皆以三百五篇爲夫
子刪定數未嘗有三百一十一篇也即彼司史
記諸書而已當孔子未錄商頌之時所刪詩家之
詩篇始于周南而以魯頌爲殿亦只有三百篇耳
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者舍
詩之數思無邪者殷之詩也其後以已爲殷人
復錄商頌五篇綴于魯頌之後合之始有三百五
篇者則三百五篇之爲夫子所存定數審矣烏得
而益以有六笙詩之名以爲三百一十一篇乎若
笙詩儀禮僅有此篇名謂有辭者皆已見經不應
此六詩獨無辭後擾入下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
臺之間俾以類相從而又復竄其序焉但與諸詩
一例大抵皆賓筵引初本也若夫儀禮所取者不
爲夫子所刪而經夫子刪後之詩其存者僅有三
百五篇而已則六笙詩何得不在其內及學謂六
詩其存特因笙奏曲名與詩篇互異遂致此誤亦
猶斯干之詩以管奏之則別名新宮猶時邁諸詩

以鐘鼓奏之則別名九夏也六詩伊何南陔即草
蟲也二章三章皆有陟彼南山之語故曰南陔曰
者誰也謂南山之隱也白華即常棣也其四章曰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常者常棣也常棣者白棣也
隱常棣之名而著其色曰白華也華黍即出車也
其四章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之則摘字爲名如
漢廣之類其光照者也二詩皆言爲君官方之
事故於燕禮鄉飲酒泰之侯用在席之臣固而
知勸亦與歌四牡皇皇者華之思者也內賓師吉
日也以吉日庚午取之禮歌魚麗則笙由庚漢蘋
賓之物無不備水產有魚陸產有鹿鹿有牝兒
易之盡物之全也崇丘也以丘阿丘宛丘
得取之體欲南有嘉魚之年所謂上之人志在
得賢必有後車之載者長足年以樂之思望諸侯
貢士賓王也由儀言萬者義也以樂且有儀取
之禮歌南山有臺則笙由儀古者養老必于太學
凡視學必養老一以崇憲乞一以備僕造是教化
之大者也矣故燕禮鄉飲酒禮皆有取焉爾也

[illegible]草（豐本作蚱）蟲（東韻。或作虫，非）。釋文云：趯趯阜（爾雅注作皇。豐本作自）螽。

[illegible]韻。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東韻。豐本作懆）。亦既見止（豐本作只，下同）。

亦既覯止（爾雅作遘。豐本改此一句作既見君子，下同。後漢書），我心則降（東叶）。

[illegible]說公劉之興也。說文無[illegible]字，當通作要，要本身腰之[illegible]約束之義。餘銘云：腰爲中關，所以自行持服[illegible]蟲[illegible]象其形，束持之形，不然則[illegible]爲言疾也，與趯同意，重言之者，并[illegible]郭璞云：常羊也。陸璣云：大小長[illegible]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作聲趯。說文云：踊也。阜螽，今[illegible]云：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不[illegible]自以爲蝗螽，蔡邕以爲螽蝗，明一物，方言[illegible]宋魏之間謂之蚮，南楚之外謂之蟅蟒，或謂之蟒，或謂之蟒[illegible]按螽之類，實繁，陸佃云：草蟲鳴[illegible]負蠜，蠜，蠜螽，蝗，螽[illegible]蚱，土螽，蠰谿，陸佃云：草

詩經世本古義 卷之[illegible] 草蟲 四

阜螽，爾雅以爲草螽之夫，故草螽曰負蠜，草螽謂之負蠜也。詩意草蟲[illegible]夫，而[illegible]以自況。婦人從夫，其象有如此者。君子[illegible]指[illegible]仲也。[illegible]說文云：忡，憂也。按忡字从心，右從中，毛傳謂忡忡猶衝衝，義[illegible]謂憂在心中，不能[illegible]之意。[illegible]亦同此[illegible]通作[illegible]文云：語已辭也。說文云：遇見[illegible]也。見，常[illegible]覯，皆[illegible]不[illegible]必其能常見，但遇見之[illegible]下，已[illegible]故[illegible]云見，石[illegible]文，韓[illegible]言[illegible]也。降，說文云：下也。對仲[illegible]仲[illegible]憂[illegible]向在心中，[illegible]而不下，今忽[illegible]去，所謂降也[illegible]將[illegible]得[illegible]今人云放下心也。府南仲方薄伐[illegible]我[illegible]其[illegible]家[illegible]思之如此。文在[illegible]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illegible]展[illegible]趙孟[illegible]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illegible]之[illegible]趙孟告[illegible]向曰：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illegible]此特借語爲之[illegible]耳，非詩本義。○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叶[illegible]韻翻）。未

見君子，憂心惙惙（[illegible]韻）。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illegible]賦也。南山，周終南山也。蕨，爾雅云：鼈也。[illegible]志云：蕨，芽也。陸璣云：山菜也。初生似蒜，莖紫黑色。

可食，如葵味。佃云：初生無葉可食。蕨如大雀拳足，又如其足之蹷也，故名蕨。[illegible]曰蘿，俗云：初生者亦類鼈腳，故曰鼈。[illegible]以爲[illegible]基，非也。羅願云：嫩生如小兒拳，紫色而肥，今野人今歲焚山，則來歲蕨菜葉生，其舊生蕨之處，蕨葉老硬敷披，人志之，謂之蕨基。蕨側云：其根搗而搗之，取粉可食，因年以之御飢，謂之烏昧，亦謂烏[illegible]物論云：二三月采，山中人作茹食之。惙，說文云：憂也。[illegible]按惙字右[illegible]叕者，綴聯之義，說可信。[illegible]云：[illegible]也。陸[illegible]所以反仲仲，說所以反惙惙[illegible]而不下[illegible]言綴而不解也。降[illegible]解[illegible]又說[illegible]孔[illegible]公口惡[illegible]道不能[illegible]不能甚。子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亦斷章取義也。○陟彼南山，言采其薇（叶支韻。爲翻[illegible]）。未

見君子，我心傷悲（支韻）。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illegible]）。

詩經世本古義 卷之[illegible] 草蟲 五

支韻。○賦也。薇，陸璣云：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項氏云：薇，今之野豌豆也，蜀人謂之巢菜，東坡名元修菜是也。[illegible]似藿[illegible]乃[illegible]是也。山間人謂之迷蕨[illegible]故[illegible]薇[illegible]以[illegible]記[illegible]曰[illegible]中[illegible]多[illegible]味苦[illegible]以[illegible]秋[illegible]老硬[illegible]然不[illegible]死[illegible]盛[illegible]至[illegible]而[illegible]名[illegible]食[illegible]之不食而死。按[illegible]今詩言山有蕨薇[illegible]采[illegible]又言[illegible]山[illegible]也。生于水[illegible]此草也[illegible]說文云[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故下[illegible]悅[illegible]

節采節也。愚按張衡謂大火流草蟲鳴，然則草蟲鳴阜螽躍，采蕨候也。四月之詩以山有蕨薇並言，而此詩言采蕨又言采薇。蕨薇皆二三月所采，而言蕨者常在薇先，蓋蕨之生當稍先于薇，總之在初春時。且若仲以采薇伐西戎，至春日遲遲而始奏凱以歸，其節序物候恰與此合，則其為室家思念南仲之詩無可疑者。夫南仲忠義天植，國爾忘家，其室家之人知之深，故思之切如此。

草蟲三章章七句 序云：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朱子謂未見能以禮自防之意，直以為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按朱於詩意固為得之，而不能知其人，則不過羈情之常耳，有何關係若。子貢傳謂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留召公而歸心焉。此第依附召南以立說，要無所據。申培說則云南國大夫夏聘于周，次于終南，睹王室之多賢，相率以歸心焉。其兆斯蕢覲篇中云未見君子，豈博及多賢之辭哉。

出車，勞還率也。序出車 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殷王帝乙之命，命南仲城朔方，因伐西戎，於其還也，作此詩以勞之。竹書紀帝乙三年，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即此詩事也。按史記稱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汲冢周書序云：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則此詩之為文王詩明矣。文王作此詩以慰勞南仲，於篇中曰自天子所，曰天子命我，可知非帝乙之勞之也。

我出我車，作案。**于彼牧**叶蠻韻，墨密北翻。**矣，自天子所，謂我來**叶藏韻，六直翻。**矣。召彼僕夫，謂之載**叶藏韻，節力翻。**矣。王事多難**，去聲。**維其棘**藏韻。**矣。** 賦也。此詩言我者不一，首二章言我者，文王之辭也。一章只我者代殷帝乙之世

為南仲之辭，其第五章言我者，則代為南仲室家之辭。分別觀之，乃得。我車，我所稱之戎車也。文王詩為西伯，則西方諸侯之戎車皆其所統，非必盡周車也。彼主殷郡而言爾。郊外謂之牧，周禮有郊牧，註云放牧之地。大蕩令人駕出我所稱之戎車，已至于殷郡郊外之牧，總率軍將之先行者也。李氏云于曰天子召諸侯，諸侯帥其軍就馬驅也，遂舉此詩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氏不及予之說，以為自申馬于牧地，然未必得詩人之意焉。[illegible]人必以車戰，意在詳罪致討，其坐作[illegible]嘗推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illegible]驕加鹽鄙，至遇楚子，則免胄[illegible]之請矣，可以無死，則為[illegible]又有時至於狄之使[illegible]于是車之雍容，不足當[illegible]徒然役民於從我，長于[illegible]兵予設也，以設伏以[illegible]亟勝而車[illegible]之法廢矣。[illegible]

取者，大槩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自，從也。天子，指帝乙也。謂，命也，下同。謂我來者，命我來簡發此戎車也。召，說文云呼也。僕夫，毛傳云御夫也。載，說文云乘也。文王既承王命，呼召巳之御夫，命之載，已而歸焉，以料簡車徒，使之蚤朝上道也。王事，王室封疆之事也。時獫狁、昆夷並起爲患，故曰多難。棘，通作亟，說文云急也；或通作亟，說文云疾也。戎我我高馬庇易云[illegible]速則邊防可同彼則邊[illegible]可[illegible]曰維其棘矣[illegible]章城方之命則此行事以築城爲事，與六月[illegible]往不同，然必成師以出者也。[illegible]不知是，則恐獫狁聞知必來捷也之矣，而方不可得而城也。○我出我車，于彼郊[illegible]方韻矣。設此旐矣，建彼旄韻豪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叶蒲[illegible]韻，憂心悄悄，僕夫況豐氏本作怳瘁明本作萃[illegible]陸德○郊，遠也。韋昭云國外曰郊。徐鍇云按爾雅注百里之國，千里爲都，王畿千里，郊當百里。司馬法云王國百

里爲郊，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云王及公侯必有郊者，上所以郊接天神，下則郊接諸侯。郊接郊國。朱子云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設，陳也。毛傳云龜蛇曰旐。考工記云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illegible]云營室有四，象其扞難，蛇無甲，見人之[illegible]象[illegible]長[illegible]北方七宿也。其星象龜蛇[illegible]以黑色之[illegible]天[illegible]旗[illegible]謂以此建于旐也。旄[illegible]於[illegible]八[illegible]於[illegible]知此建旄于旗之于[illegible]見下[illegible]旄者屬之於十[illegible]之旅東[illegible]此旗[illegible]彼旄[illegible]一言此彼[illegible]數[illegible]此旗[illegible]毛云鳥隼曰旟。說文云錯革鳥其上，所以進士衆。孫炎云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縿也。有旟有旐，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者也。朱子云旟在北方，故曰玄武；龜蛇爲玄武，化熙云出東在郊，旟前在牧之車，後甲，故曰武。陸化熙云出東在郊，則所見上是設旐建旄而設旟建旐已在牧之後軍，故亟接之曰彼旟旐斯，蓋因古表章而兼衆前後軍救

言之也。胡不，猶言豈不也。旆旆，毛云旐垂貌。黃氏云旆曰德車結旌，武車綏旌。綏，謂垂舒之也。昔晉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諸侯畏之，則知垂旌所以爲戰也。按旆雖建有之，說文云繼旐之旗，沛然而垂，名旆。此云旆旆者，合旟旐飛揚之象而言，與茷茷旆旆同意。傳所謂旐旟，爾雅七斿之旗，乃旌旗之末耳。若繼云繼旐曰旆，旐以全帛爲之，續旐乃末爲燕尾者名之爲旆，旆之本字也。旐不旆，乃飛揚之貌。愚按至此則文王出車之事已畢，可以還報天子矣，然兵凶器也，危事也，自戰勞苦，陵夷[illegible]知爲平何日，故所以思之而憂心至于悄悄也。悄，徐鍇云憂思小也，其思多端，故而言[illegible]。說文云寒水也，蓋取[illegible]之意。說文無卒字，當通作顇，謂形容顦顇也。僕夫況瘁，則亦文王憂瀕之誠有以感之，而[illegible]然耳。呂祖謙云：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皆此意也。以上二章，皆文王自爲敘述也。○王命南仲，往城于方韻陽，出車史記作輿彭彭叶陽韻，連旁翻，旂旐央央陽韻陸本

作英英，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同上。赫赫南仲，豐本作獫玁狁于襄陽韻○賦也。[illegible]何方命也[illegible]仲比[illegible]承王命[illegible]人下[illegible]文王[illegible]天子也。九年，天下[illegible]使[illegible]王[illegible]云南方[illegible]之國也。朱子云後也，城築城之也。[illegible]氏云六月所謂侵鎬及方[illegible]今靈夏[illegible]朔方之[illegible]曹氏云郎六月所謂[illegible]縣之夏，朔方[illegible]作貢故城在縣北[illegible]之故城也。詩所謂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是也。漢武帝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使蘇建築朔方什貢之號，蓋本諸此。鄭云往築城于朔方，爲軍壘以禦北狄之難。今陝西寧夏衛在固原西南五百餘里，有待于南仲之城者，必習患未萌之前，常倚山河爲固，不待設險。受之獫狁內侵，則將有決潰之勢，其始爲卑，畏原[illegible]故不得不爲城以守耳。嚴云朔方之地爲獫狁所侵，故王命南仲往城，以逐去獫狁以

城之而已不事窮威之也彭通作騯說文云馬盛也毛云交龍為旂爾雅註云旐鈴于竿頭畫龍于旂上劉熙云旂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也通以赤色為之無文采諸侯所建也鄭云兩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孔云旂畫南仲所建以下或載旐或載旐此經所陳唯旂旐旟三物而已愚按所以不再舉旟者旟為前軍已往前進矣南仲大將當居中軍王因大夫既外諸侯分得建旂比時統後軍繼進故但言旂旐也央央通作英英韻會明之貌天子命我二句述南仲轉王命以令衆也呂云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是彭彭然張其車乘央央然揚其旂旐威靈氣燄赫然動人兵事以嚴終為本而所尚則威也赫赫南仲乃文王讚歎之詞從叙其赤說文云火赤貌以南仲之威將如火之故曰赫赫襄與懷山襄陵之襄同蔡沈云駕出其上也按襄字訓駕當是通作驤漢書雲起龍襄又交龍襄首奮翼皆取襄驤通用李本云城朔方所以斷戎狄往來之路西戎道絕而不相犄角則可以駕獫狁而出其上故曰下襄程子云此章

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也○昔我往矣黍稷方華麻韻亦叶虞韻芳無切今我來思雨去聲雪載塗虞韻亦叶麻韻宅加切豐本作涂王事多難去聲不遑啟居魚韻豈不懷歸畏此簡書魚韻○賦也第三章述天子命我二句述南仲之詩此章則全是南仲語矣昔我往矣南仲就道時也黍稷方華也鄭孔皆以為六月中時按考靈耀云春分日昏中可以種稷夏火星昏中可以種黍汜勝之云黍者暑也種者必待暑羅願云稷為首種孟春正稷之時又賈思勰云凡黍穄三月上旬種者為上時四月上旬為中時五月上旬為下時夏種黍穄與植穀同時非夏者畢以椹赤為候大抵植穜有早晚則華實之早晚隨之非必定在六月也時方生葉也孔氏但據月令有孟秋農乃登穀之文鄭解所登之穀為黍稷故以為六月華不知月令仲夏之月農既登黍矣豈盡俟孟秋乎今我來思歸而在道時也雪春雪也陸佃云賦雪擇之惟聚土

春以後不復可摶以散溫摶之故也塗毛云凍釋也見小正云春正月寒日條凍塗農及雪澤孔云雪落而澤為塗泥是春凍始釋也鄭云因伐西戎[illegible]始釋而來反也王事多難與首章語意正[illegible]為伐西戎起語所以至于兩雪載塗之時有[illegible]歸者以西戎助獫狁為虐復承王命往征其[illegible]罪詩傳緩故不遑啟居也畏者與[illegible]於不同簡書策命之討也孔云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當時命南仲城方既見西戎寇發故並命之竣事後移師往伐西戎平左閔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鴆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同惡[illegible]意簡書中舊有此語乃諸侯所受之于天子者故敬仲引及之舊說不遑甯都區有急以簡書相告誤矣自王事多難而下四語其中在黍稷方華之前雨雪載塗之前城方已畢似可歸而猶不得歸者以將伐西戎故耳詩之敘事變幻錯綜若此以後章[illegible]

之其在征秋涉冬之間乎○喓喓草蟲豐本作蟲東韻趯趯阜豐本作自螽東韻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東韻豐本作憧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叶東韻胡公切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東韻○興而賦也喓喓而下六語義俱同草蟲篇以時序考之張衡謂大火流草蟲鳴正深秋候耳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以興夫唱婦隨其象亦如此[illegible]孔云[illegible]冬[illegible]之時寓君子室家為更冬[illegible]行過於晚秋也君子室家[illegible]南仲之戲我則室家自我也朱子云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及既見而後心可降耳愚按草蟲詩全同此六語其詩草已閒卞上而[illegible]王援之以入詩耳蓋發語辭西戎昆夷也遼周書言文王西距昆夷是也亦曰犬戎伐西戎所以剪獫狁之羽翼也此時室家雖思南仲而赫赫南仲方且薄伐西戎若不知有其家者婦義臣忠兩得之矣曹氏云西北二虜犄角為寇故征獫狁則西戎[illegible]伐西

戎則獵〇春日遲遲，叶支韻卉木萋萋，叶支韻此移韻倉庚喈喈，
猃乎，叶支韻堅夷韻采蘩祁祁。叶支韻執訊獲醜，薄言還歸。叶支韻不存勸
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叶支韻〇賦也。春日，以夏正及七月篇并說文云，草之盛名也。萋說文云，草盛也。毛傳通見七月篇。蘩，白蒿也。[illegible]
解見召南采蘩篇。祁祁，舒遲也。見七月篇。執訊獲醜，解同[illegible]
生擒也。訊問也。[illegible]有罪當訊問者，獲得也。醜[illegible]
說文云：可惡也。謂其徒黨也。此言醜皆西戎之訊醜
若夷狄賦等，破方以負之耳。木有變戰之事，但既
此，方則獵，狁不能乘虛，西戎可以西成既
任則有以尊寵，狁之將斃而獵狁可平。事實相同也。
鄭三章美將帥以及其事，言而上之也。後云：遲遲修三還
其歸時春日暄暖，草木榮茂，倉鳥和鳴，於此之時
執訊獲醜而歸。豈不美哉。說毛亦上也。陸云：末二句

詩經世本古義 卷十六 出車

全是歸功南仲。前言于襄，言于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言後言于夷，則三帥之事皆歸于南仲矣。小雅八章，章八句
猃狁于夷而已。則獵狁不敢侵入，非盡以城方之功而已。[illegible]
專言之。[illegible]

出車六章，章八句

于是命南仲伐玁狁，遂平西戎，勞其歸師，史篇美之。于是咸曰：南仲作有功矣。亦繫之
美之。蓋因度當古，千人表南仲作有由。
宜乎其時人又云：皆上與師命將征伐，從詩人
美大其功，引出車以出，故設方旗之。因常武
為有于，命將于征伐大類之。旅遂或叔之文
《詩》竹書紀年，宮毛二年命大夫仲伐西戎，謂郎此文
古仲，考史記按乃
泰仲也。何得偶混

四牡，文王勞使臣之詩。臣出使歸來者。〇序云：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左襄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
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王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魯語則云：叔孫穆子聘于晉，晉侯
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二。晉侯
晉悼公享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二。晉侯使
使行人問焉，對曰：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
敢不拜章？子貢傳云：文王勞使臣之勤也，
義云：歌于使來之時，則其勞其來者在外之勤，
情如此，則竟其勤也。勞則其來也。而陳古之用，蓋
者此詩之意，按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
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
守衛中國，是詩之作，當在此時。篇中曰：王事靡
盬，我心傷悲。曰：豈不懷歸。不遑將父。曰：不遑將
不遑啟處。將出之時，豈與之有[illegible]出入，然則
此詩當與采薇出車杕杜三詩語意相似，蓋為之辭，
則伐西戎時作。伐方之役，不在西戎伐
功既然，經既明，父辭故以所以勞其行者，亦不足

詩經世本古義 卷四之一 四牡

殷帝乙之世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叶支韻。〇賦也。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西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韓詩作倭夷。
文獻通考云：文王之時，作有爲韓文，文王周道倭遲，竟是此詩。
告有此外，寢寢然，命南仲伐西戎，故知此是
作[illegible]寢，無[illegible]作文字作[illegible]傳，遲作夷。
寢也，又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有周道倭遲，屬漢
文遷法，有豐本作夷[illegible]
道，次屆，有得其[illegible]
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叶支韻〇賦也。牡，牡馬也。
也。騑說文云：騑，驂旁馬也。[illegible]
馬。交騑，四牡之中兩旁之名，右為[illegible]周道，周之適他邦之
于道路。[illegible]大且長之中，故[illegible]
之。夫道路，說文云：倭遲，歷遠之貌。
衰，獲義與說文同，[illegible]遠道也。
義不監，乘騎以遠起興。[illegible]王事靡
不思而[illegible]
思歸，不得。[illegible]
徒自心傷悲，[illegible]
父，不已，[illegible]是也。毛傳云：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

監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illegible]云無私恩非孝子
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illegible]
王事范祖禹云臣之事上也必先公[illegible]
臣也必先恩而後義朱子云夫君之使[illegible]
睦也故為臣者奔走于王事[illegible]
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illegible]不敢以之[illegible]
自勞也故與賛之際敘其情而閔其勞[illegible]
人[illegible]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
[illegible]四牡之義[illegible]君勞則下不[illegible]
○四牡騑騑
[illegible]作騑疼[illegible]
嘽嘽駱馬[illegible]豈不懷歸王事靡
不遑啓處[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其私恩[illegible]理之人不能[illegible]之志不遑[illegible]
[illegible]
也[illegible]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
不遑將父
[illegible]
[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在為鵻之[illegible]
前飾之[illegible]
視鵻[illegible]
噎者[illegible]又[illegible]
在不入道[illegible]
後噎十皆有[illegible]
以之九案[illegible]
為鳥十[illegible]
養也[illegible]
老欲有民[illegible]
之老加[illegible]
備人賜始[illegible]
此不玉七養名[illegible]
所噎杖十老[illegible]
以古長者之[illegible]
取之尺杖杖[illegible]
鵻養端之[illegible]
而老以以之鵻[illegible]
又視鵻玉漢而[illegible]
名哽鳥杖仲聽[illegible]

[illegible]鵻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
之以[illegible]
[illegible]

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illegible]
毛傳[illegible]
名[illegible]
[illegible]
櫻朴邊刺人名其六[illegible]
[illegible]
子如厚極無今春枝叢榴三抱半名秋一雅鄙

篇上兩章爲奉使初發之詞此兩章以鄉學起興又
爲久役未返之詞物猶得所止而人乃缺不孝養
其感深矣集栩與將父集杞與將母弟取叶韻求必
有義觀騑列篇亦詠集于苞栩而將言父母何哉可
見○**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韻役韻叶肤韻亦叶駸 **豈不懷歸是**
用作歌將母來諗。諗韻亦叶侵韻式叶韻〇駸駸疾也按第二章云四牡騑騑嘽嘽駱馬則
知四牡皆駱也爾雅云白馬黑鬣曰駱古者天子之卿駕四
故詩只駕彼四駱矣爾雅又云馬疾步也說文云馬行疾也以非一馬不
駸駸其步行疾也廣雅云駸駸疾也蓋云一馬曰騁不
駸駸載驟駸駸則其尚在行役而未能遂言其所見曰
是用作歌者宋子云非使臣作是歌也設言其情而
勞之耳言以鄭云告也之人言勞使臣之情於其
來諗者言己思欲將母告于其父母也恐得
其受予之情雖一心向父或猶知大義者
忍情故思所以慰其意者如此陳際泰云
○**詩經世本古義**卷四之十七四牡 小雅 二
而後可見其事父母之尊也既曰將父又曰將母者
其事也六之志人情之實也輔廣云詳于將母
畈于公義君之
勞臣當然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中說以爲人子勞使臣之詩今繫此詩于文王非天之
子之詩矣或問何以知其非常乙作也曰以周
道微遲之詩知之儀禮於燕禮鄉飲酒禮皆歌
此詩蓋其初本爲勞使臣作後乃以爲通用耳
大學始教則肄此詩義見兩篇下引之以證又詩
讀尸經推尋始之說以爲在宮所不始末
詳其義齊魯韓二家之說以此詩爲康王時詩似
不足
信

杕杜勞還役也。詩序云杕杜勞還役也〇按此與出車同爲一時
鄭玄云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歸君子小人之
不同日此其義也范祖禹云出車勞師故美其功
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
能曲盡其詞使民忘其死以忠于上也王安石云
上之人能知其下中心委曲之情而形於歌詠所
以下悅之用事杕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其下自
陳其勞苦之狀悲傷之作
則怨也揚之水揚杕是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韻實 **王事靡盬繼嗣我日**。韻日 **日月**
陽止。韻陽 作只豐氏本 **女心傷止征夫遑止**。韻陽 與之叶又見杕
爾雅云杕特也爾雅杕杜也〇杜赤棠也杕特生者毛萇以爲杕陸佃云
之叙內致其義于杕亦赤棠白者名棠赤者名杜又按韻
有無依也杕杜與宋赤棠杕杜者名棠赤者名杜又按韻
文云杜甘棠杜曰棠杜超陽光云杕杜棠杜也又杕杜赤棠乙之也
詩經世本古義卷四之十八 杕杜
有文言陰陽之氣此詩代爲室家思夫之辭故以杜寄
興睆明貌猶言有實之睆猶果實當天之其杜之
有實我久之文也一日傳云杕然杕杜得其時或以杜實大
勞苦不得歸其天也歎頌之云時與之
實我君子獨行役而不能歸去云云于室家以喜天子
生子孫及杕杜之不如也繼續也我我君子之繼嗣
我日也日月陽止也日不得休息
也十月爲陽與曰者陽月之日也以杕杜實其日
之使日道存只籍已歸也後以此說文
大陽南什往城今之長可以請至大夫子不日
歸則以其狀有伐戎之事可以請矣行日大夫至
役也韓詩實云進其室家之憂其思之也曰征
于事靡盬則歸也亦知義也
只室家
〇**有杕之杜其葉萋萋**。韻萋 叶文韻 **王**
事靡盬我心傷悲。韻悲 叶文韻 **卉木萋止**。韻同 **女心悲止**。韻同
征夫歸止。韻歸 叶文韻 葉 萋也萋茂也卉木云云葉之十月

予今拮萋萋賸實落而又生葉為今年之二月矣以扶杕逢春而生意改觀如此閨中思婦其何以堪我父自我也其大萋止復從杕杜而推廣之見其裘者不獨一杕杜合悲更此所以歸期未至者用而仲役焉我故遲遲乎此出車采薇所謂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卽是時也然曰維我獨醜薄言還歸則已歸在道者尚未節家故其家人不知而思念之耳于有之體悉如此謂之卜也靡盬者公義也我心傷悲者私情也雖其字家亦情義也仍而不解悖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杞、韻叙王事靡盬、叶叙韻憂我父母、叶部韻檀車幝幝、統韻韓詩作嘽嘽石經作繹繹釋文綫四牡痯痯、古叶韓韻征夫不遠、叶珍韻統韻心賦也登山於

作張來杞汶望其君子郝敬云北山南方受邑之北嶽云鄭孔皆不明言杞為何物以采言之當是枸杞把之云可食者惟枸杞也解見四牡篇按圖經云枸杞春生苗葉如石榴葉而軟薄堪食俗呼為甜菜莖云春

牛作是詩若詩云采杞當門作杕萋比之杕特期而未年故作此或其杞思望耳以出車來章推之可見遠者尤不已春暮而杞可食之時道謂采杞又過了木萋之時未來然也而又約杞甜菜味亦人歸刊其萋之安處未殺然人之父母即萋姑也亦憂我父母其父母思之當早歸也憂我父母而不至則心傷悲也道其人之言也可見古人立言之法也憂我父母其父母亦心傷悲也其可見其詞同其義同杕杜之詩其上之人也憂我生也云何見于北山詩其詞同其義同杕杜之詩作上之人之詩為思望北山之詩役者自言其勞而故役之也北山之詩杕杜之詩行役者自言其勞者亦有役車也言其役之言云輪役車也輪役車也輪車役者也又日檀車樓樓之所從邵寶云此役車也言役之輪云車樊大明云檀車煌煌又曰役車休息毛傳亦可為事之輪又大雅坤坤云檀車煌煌又云輪是之載役車可知矣幝說文云車敝皃徐鍇云幝幝者行役既久車皆弊起若敗巾故字从巾曰幝幝者行役既久乘之車皆弊也孔氏以役夫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之車而蔣以為故曰四牡非役人所宜有也

馬也痯爾雅云病也按說文無痯字當通作蹇跛也檀車敝而亦敝牡馬有力而亦跛以見其久且勞也也愚按車敝馬罷非目所見以行役之久知之征夫不遠又於車敝馬罷料之皆意度之辭見在途之父當歸非謂以檀痯之故不得不歸也又陳際泰云車之堅者敝牝老矣牢過痯不可用也何者悲傷私情也至此多此憂矣其曲而中也夫

◯匪載匪來、叶六直韻憂心孔疚、叶職韻期逝不至、叶職日韻而多為恤、韻卜筮偕止、叶起荷叙韻會言近止、叶巨紙韻征夫邇止、叶紙韻賦也匪遠也疚當作疚病也嚴云病也嚴云心其病也期約也匪載遠也作非載猶遠也疚憂也期近不至指其歸期也言歸期已往也心傷悲也而多為恤憂我父母也不得我憂之孔疚安也亦憂所謂多恤也一說謂前已期而不至夫尚不得我匪載匪來所以憂心孔疚謂前已期征夫不遠矣既而病矣死傷與皆憂中事也于義亦多為之征者饑渴與疾

息轉犢且於當日倩事不合耳李氏云觀此詩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於鴇羽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言期逝不至何以異於采綠五日為期六日不詹然鴇羽采綠之人自探其勞苦此則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也均下之人自言其苦曰笠皆俱也體大人之勞苦而上卹之故序其勞苦上下之情相孚其所以為也會聚也供作從心之憂不定故卜筮之以其人之歸期於何時也會合也會言合于卜之吉也聚卜人之言卜筮皆曰近之合言于其人之歸二卜合言近止征夫不遠而想料之矣則征夫其亦遇二者之時也云征之又如卽刻到家之辭也此詩四章皆不定之辭其役之未歸者惟遠其來歸之時室家思望之切如此既則念其勞役之歸也所以慰勞之也其喜樂為何如也所以不至而將不及者曰勞役之體悉其情無所不盡以勤王之事倫功行賞之事者何哉蓋古者竭誠已下不以實而望上上不以實而奉下臣各行其事而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豈後世所能及哉

杕杜四章章七句　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爲勞還戍也，但繫之宣王時耳。詳已

在出車下。鄒忠胤云：詩傳以此列于體君臣內，則戍乃戍臣也。舊以出車爲勞還率，杕杜爲勞還役。出車明言赫赫南仲，詳見本篇。若杕杜之檀車四牡，豈所繫於卒伍？其爲先王勞戍臣可知已。愚按：檀車四牡，唐孔氏之解自明。若以戍爲戍臣，則何以別於將率？豈謂戍守與征戰異乎？果爾，則檀車何以幝幝，四牡何以痯痯也？且篇中所敘述者，不過室家私情，視出車篇迥異，正與東山勞歸士詩同一聲口耳，從敘何疑。

皇皇者華，文王遣使臣之詩。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書。○序云：君遣使臣也，送之以

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曹氏云：燕以[illegible]之，所謂禮

也；歌以樂之，所謂樂也。歐陽參云：歸美其能將君

命，爲國光華于外[illegible]。子貢傳、朱傳皆云遣使臣也。

而春秋內外傳[illegible]云君教使臣[illegible][illegible]皆[illegible]具事也。

教者其意也[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諸于文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語賓臣

言文王之[illegible]位也[illegible]下六[illegible]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閣

天而[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于蔡原[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是詩亦以

答原答謀[illegible][illegible]名[illegible]爲[illegible]明[illegible]數[illegible][illegible]皆[illegible]于使

臣乎取之問本使者其門入[illegible]一[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又按

通志：文王即位之八年六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日而地震

東西南北不出郊所有可口地震[illegible]人[illegible]也[illegible]臣

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城以移之[illegible]文王曰天之[illegible][illegible]以罰有

罪我若有罪若何遷[illegible][illegible]使改[illegible][illegible]可免乎於是

蕭其禮秩皮革以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泉汲[illegible]後

士木裳安愈是皇業之遣當在其時也考粹書周

地震在帝乙二年夏六月罔繫此詩于帝乙之世

殷帝乙之世

皇皇（豐氏本作煌煌）者華，于彼原隰（緝[illegible][illegible]國語[illegible]文說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俱作華華楚辭）

（[illegible]句作侁侁）征夫每懷靡及（[illegible]）

云皇皇猶煌煌也[illegible]朱子云皇[illegible][illegible]皇皇然光明者草木之

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命爲[illegible]光華於遠不近

也一[illegible]毛云忠臣奉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遠無近如華不違

以高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衆多親征夫老[illegible]

行人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衆多[illegible]行正謂同

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乘駱或乘駒可見

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故每懷靡及者如恐

然[illegible]春秋外傳所謂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每懷靡及者而[illegible]于其

不及事也朱子云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illegible]夫[illegible]公予

自道之詞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晉[illegible]亦[illegible][illegible]行不違

車耳曰周詩曰莘莘征夫每[illegible][illegible]及[illegible]夜[illegible]

啓處[illegible][illegible]無及況其[illegible][illegible]縱[illegible]處[illegible]多[illegible]行[illegible]

夭人不末及其能及其[illegible]日月不處人誰獲安。○我馬

原缺

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
君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問所謂之爲義，其謀事、詢才、二謂忠信。
蓋相與互參其說，以討其事之信。
思經云，出于四方，以觀風，不可以不明。
不明詩，則審于事明，明辨于理，詩云：載馳載驅，周爰咨
諏。○我馬維騏，韻支六轡如絲。若子韻支載馳載驅，周爰
咨。注：...
...是中、騧是...
...騏...
患、義也，又咨事爲謀，...
奏問其事中之事。○我馬維駱，韻藥六轡沃若，韻藥載
馳載驅，周爰咨度。叶...
沃若，言調澤也。咨義爲度，又咨...
咨禮義，宜爲度。...
詩經世本古義 卷二十四 皇皇者華 三
見者遠矣，騏之...
矣，就之思慮者衆，...
之所以...
...
六轡既均，韻真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韻真○...
...
應詩究則其事...

詩經世本古義卷之八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殷帝辛之世詩二十篇

何氏小引

○采蘩美大姒親蠶也

○兔罝美周才多也

○樛木南國諸侯歸心文王也

○南有嘉魚文王燕南國賓客也

○羔羊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

○小星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

○江有汜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摽有梅及時擇壻也

○漢廣文王化行南國男女知禮詩人美之

○芣苢蔡人之妻傷夫也

○野有死麕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爲强暴所汚者詩人因所見而美之

○麟之趾美文王子多賢也周家世有聖母故其子孫之盛且賢如此

○殷其靁憂文王也文王囚於羑里其臣相與救之室家明於大義從而思之

○騶虞美文王蒐田也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其作于文王初立辟廱之日乎亦名由儀

○汝墳商人苦紂之虐歸心文王而作是詩

○魚麗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王暮年三分有二國家富極之時無事而飲酒則歌此詩

○采蘋美邑姜也古者婦人將嫁教于宗廟教成有蘋藻之祭武王元妃邑姜教成能修此禮詩人美之

○鳧鷖武王爲諸侯繹祭五廟既畢因而享尸之樂

采蘩美大姒親蠶也朱子云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蠶也子貢傳亦以為諸侯之夫人勸于親蠶之以人美之申培說同愚謂夫人卽人婦也何以為之以人詩稱公侯之事與兔罝咏公侯干城同皆指文王二公故周自王季始受命為侯伯至紂以文王為三公故得稱公侯也文射義云上以采蘩為節樂不失職也取末章被之僮僮夙夜在公為三宮夫人世婦不失其事于蠶者皆不失其職故云可以為節云

于以采蘩釋文作蘩于沼于沚叶……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叶……讀組里翻○賦也于說文云於也象氣之舒蘩所名本草云蓬蒿也似青蒿而葉蘩上有白毛從初生至秋白于衆蒿頗似細艾二月採爾雅所謂皤蒿也一名旁蒿名由胡又名游胡夏小正傳云蘩游胡游胡旁勃也北海人謂之旁勃廣雅謂之蒡勃或云蘩有二種一曰白蒿陸卿也可以生蠶一曰蘿蒿水艸

也可以為菹此蘩當為白蒿陸佃云蒿青而高蘩白而繁七月之詩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采蘩所以生蠶也今覆蠶種皆用之季本云蠶之未出者蘩以洗之令其易出鄭忠說云蘩之生先于桑或者紐于所見不信蘩可生蠶云此皆有緣蠶雖絲各隨而以桑葉擇爾雅之屬云爾雅有蟓蛻因所食來而異其名爾雅又云蘩菣義之類則蕭爾或卽蘩屬之類況此云生蠶未必以嘆之蠶爾雅云皤也圓曰池曲曰沼爾雅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釋名云沚止也可以止息其上蘩非本產于沼于沚者也間沼中之沚猶云采蘩于沼之沚也劉汝楨云池曲遠乎沚故曰沼蘩生沚上于以用之古采有本芻牧不到此蘩說蘩從往取焉于以用之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齋戒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周禮內宰以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氏疑再浴蠶王后乃供之也國語云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所謂公侯之事於此可以見矣左文三年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不遑小善又昭元年趙孟入于鄭乃宴穆叔賦采蘩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杜預云

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蘩菜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棄則何敢不從命猶愛也以上皆斷章取義○于以采蘩于澗之中叶東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叶東……○賦也山夾水曰澗釋名云澗間也言在兩山之間也孔穎達云……于澗之中亦謂于澗之中非水中也……于沼于沚從言于澗之中言夫人事有進……愚按古者蠶室必近川以從浴蠶故言于沼于沚……采宮卽此所謂蠶宮之宮也蠶室是也上言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此言其宮……公侯之宮……親其事矣鄭忠說云不言采桑而言采蘩何也蓋蘩已生常先于桑古者王親耕三推后親蠶三……而止繅二十七日而老三俯三起事乃止夫已事而不……夫人世婦登其事而后夫人特躬為之帥勤事而獻功故於蠶未出時第采蘩先之而事從矣○被之僮僮叶東夙夜在公……被之祁祁叶支薄言還歸叶……

服禕衣揄翟闕翟謂之三翟與鞠衣展衣褖衣爲六
也首飾則有副編次三者鄭玄謂三翟乃祭祀之服
禕衣從王見太祝揄翟從君祭先公闕翟從君祭羣
小祀自皆服副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
若漢之步搖也鞠衣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之色告
桑之服展衣以禮見君及見賓客之服首皆服編編
列髮爲之其遺像若漢之假紒者編列他髮爲
之假作紒形加于首上也褖衣以接御首則服次次
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也與己上相介爲紒所謂髲
髢也知三翟之首服副者士之祭服有六首服皆冕
則后之祭服有三首服副可知知褖衣首服次者
昏禮云女次純衣純衣亦褖衣也據士服爵弁親迎
攝盛則士之妻服褖衣亦攝盛又明言女次則褖衣
首服次可知二翟服副鞠衣服編可知其中有鞠衣展
衣當是服編可知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
后其夫人則並攬笄衣也又少牢禮云主婦被錫
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注云被錫讀爲髲鬄古者或
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鬄焉

孔云此言被與被錫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髲鬄
剔髮以被首也鬄亦作髢今按鄭說則夫人告桑宜
服編又據祭義文夫人受繭宜服副衣服次之禮此云
被之僮僮首蘩指三宮夫人世婦之服彰觀少牢乃云
卿大夫祭祀之禮而主婦從祭服髲鬄可見其遍所乃
種淺文云以讀被執明也即下文夙字意夙毛云早
也公公所即所謂公桑也當日欲明之時夫人世婦
行視遍者自夙至夜竟日之長皆在公所也重言僮
僮者見其無日不然也被之祁祁與祁祁如雲義同
言服飾之人多也還說文云復也夙而趨事不夜
則亦退還矣若君人人之重難事
而歸八年矣能恪其無怠如此

采蘩二章章四句

序云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也
按蘩蒿始生可啖秋香美可蒸爲菹
左傳謂蘋蘩蘊藻之菜可薦鬼神可羞王公是
也詩意以意言可以薦于宗廟毛傳公侯夫
人執蘩菜助祭之[illegible]亦有所藏又埤推云

蘩有二種一曰[illegible]以生蠶[illegible]
蒿水草也可以爲菹此詩所采[illegible]
之從采說事以生蠶可以[illegible]
說道只在枲然說之爲蠶事以[illegible]
夜在公即特牲所云視饎爨于鳳興鳳夜旋歸疑則鳳
鄭氏所云特祭服而言視饎爨入特牲之視[illegible]宗人則
職之少牢之既祭乖饎爨人之職之[illegible]至王
之正祭謂[illegible]逆齊者[illegible]大學小宗伯之[illegible]
於婦職無與也苟止踊踊爲羽凡祀而君
婦則止於爲豆而已即如特牲所言視饎爨亦
安得謂之在公見詩人若美夫人奉祭不應舍
其祭時之敬而但述其祭畢祭之景
是以諸說雖極[illegible]但[illegible]于發揮祭畢之
其祭祀之服只[illegible]詩便是以被之人何必更被
論其侍乎人干宥
我所采蘩者殆不知所謂宇

兔罝美周才多也 [illegible]

閎太顛閎夭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紀其事而美之蓋依附賢子之說聖子云古者聖王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蘇工肆有能則舉之故堯舉舜于服澤之中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于陰方之中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罝網之中西土服今服所云此事於兔罝之詩辭意尤為脗合詩以為此事而作也肅肅敬也赳赳武貌也兔罝恐而肅敬之容赳赳武夫而步武有紀來也之夫罝兕閎天泰頌之所以為而又王所以取之也自季之取天黃欽鄧泰之取茅容皆以是觀之兕文王之取人王將懸拔詩尊之人二奔走疏附禦侮之友以為大王將威劉熊之為文作其公侯附禦侮之友以為大王將威劉熊之為文武夫為公侯子之說似若可信若胡丹轄王救而閎天撫于山與獵者爭路彼執縛以兕網文王救而閎得與封踰從無務甚矣篇中詠公侯當在為三公

詩經世本古義

之後史記曰紂以西伯九侯鄂侯為三公而作書紀殷帝辛元年命九侯周侯邢侯則文王之為殷二公在此時也

肅肅兔罝 本作兔 陸德明 椓之丁丁 叶中莖切 庚韻 赳赳 後漢書作糾糾 武夫公侯干城 庚韻

肅肅敬也朱子云整飭貌也肅說文云持事振敬也說文云自作兔也兔自道路林木之間置之抽之丁丁椓聲也椓擊也兔之作也人所常行之道路也兔罝也說文云擊也丁丁椓聲也常行之處也其在於林路中然後可以擊之其言丁丁之聲也椓者杙之也以繫罝不息也椓者所以繫之也兔罝之容不失其恭隱然可為干城也蓋言其罝所用物以繫之故云丁丁則非兔罝故可即是罝兔之容不失其恭隱然可為名世處即是焦氏易林云兔罝之容不失其恭隱然可為干城也其野之耕罝之鈞豈是其業古人出為名世處即是守其常大率類此詩故云又治于岐人陶方無務武夫無所効其用猶與從事置網以銷磨其壯心焉耳赳赳

說文云輕勤有材力也孔子曰趙武夫也世見其人不知敬之而敬人則不知古之武夫也世未嘗見其人薛君章句云赳赳武貌也夫公侯干城也故元鄧云其不知敬而可知敬故可以為武夫公侯干城也馨云文王同心同德矣輔廣云文王之時事而無敵心于文王同心同德矣輔廣云文王之時圖多賢者此特言武夫者見其無所不備也且文王于武事尚矣三分天下有其二雖是德化之盛而天下歸之然遇密侵阮徂共紫散參之後其于武事大約可觀矣朱子云此文王之詩周人之詩頌其事不過稱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證也凡雅頌稱文王者皆追王後所作耳王應麟云此詩成詩也一成而不可毀也孔達云公侯以盛民也一說盾城也為城則一國恃以無恐故得無憂矣城以自衛為扞也以一身而為萬人之力有餘萬人賴以安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故人之力有餘萬人賴以安故詩 云其身為萬人之所依賴也呂氏春秋云宣孟德一人猶活其身況德萬人乎故詩

〇肅肅兔罝施于中逵 韓文

詩經世本古義

亦叶九韻彙九翻 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韓詩亦作逑 叶支韻 之韻 之韻

薛君章句作逑 逵逑也 詳見毛詩韓 之義 四達謂之衢 此之象 五達謂之康 六達謂之莊 七達謂之劇 八達謂之崇 九達謂之逵 中之逵 處好仇 朱子云好仇猶言好匹也 善匹聖人之稱 歎美之無已也 良也 〇肅肅兔罝施于中林 趙超

武夫公侯腹心 之類皆以頭所成文也 施于中林 林中猶云林之中也 所見于是為中逵之德 則好德之平也 故詩以此為後所 施云中逵之德所中 陶與之所 所屬林之好所以 維汝云中達之德 所中林之所以此為後所附也存乎幽微人所之所忽也作乎孤獨之人所 微者

顯之方也，孤獨者見之類也，故可節也，故可忽也。左
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行，見其
序也。詩云：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有良心
者，鄭玄云可用為策謀之臣，使之慮事，躁云謂儀容
之事，可與之謀慮，言其勇而智也。按書言武王率推
詩從容德。此腹心之武夫，其即文王之謀臣乎。左傳
御至吝子反之言曰：諸侯閒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
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
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
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故其詩曰：趙
趙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
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
詩曰：趙趙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
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古人之說詩如此，雖于
自不盡合，然亦可見腹心之云，為運籌帷幄之事
矣。而伏險行善，未容遂以密謀也。葉氏云：在野之凡
人逐兎之細事，即可以知其才，正如日磾之馭馬，甯
戚之飯牛，陳平之宰社，識者已知其可大用矣。鍾惺

云：武夫為周之干城好仇腹心，固是周之多士，亦是
古人看人才特達精細處，與此心眼，有才何患不知，
知之何患不用，
用之何患不盡。

兎罝三章，章四句。序謂兎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朱子謂此序首句非是，但為化行俗美，賢才衆多而已。豈知當時固有得賢于兎罝之事，而化行俗美，又與武夫之咏詠不相背乎。

樛木，南國諸侯歸心文王也。詩以南有樛木發端，與南有喬木、南有[illegible]
魚三例，自是南國之人咏其所見。子貢傳、申培說以
皆以為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焉，是也。竹
書紀帝辛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意此詩當
于此時而作。鄭玄謂作於文王興治南國，江漢汝
旁之諸侯。其事史無所載，當即以漢廣、汝墳、江沱
諸詩驗之。然孔子嘗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而逸周書程典篇亦云文王合六州之侯，
奉勤于商，則所謂諸侯歸心文王者，其自是雍梁
嚴粲以為文王之國，東北近畿，西北
近夫戎，故化獨南行，可得其理矣。

南有樛（馬融韓詩俱作朻）木，葛藟（本作[illegible]，支遁楚辭章句本俱作藟）纍之。（首章下同）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比又賦也。傳云：南，南土也。鄭玄云：）
謂荊揚之域。樛木喻文王也。箋云：下句曰樛。隨
路云：樹枝下垂而曲也。孔穎達云：此南與南有喬木

同，南方之木美哉。下垂或上繚也。葛藟見葛覃篇。藟，
徐鍇云：藟，蔓也。又陸璣云：藟一名巨瓜，似燕薁，亦延
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又作苣苽，
亦名蘡薁。本艸注云：蘡延木上，葉如葡萄而小，四月
摘其根汁白而甘，五月開花，七月結實，八月結青黑
微赤，冬惟彫葉而根不死，即詩云藟也。此藤大者盤
薄，又名千歲藟。蘇頌會注云：千歲藟今言藟寒藤大
首如羅，冬夏不彫，故从木；其形蔓延，故从艸，在艸
木之間也。愚按：易、詩、左傳皆以葛藟二字連言，未必
兩物皆生一處，是藟葉與葛同是艸之藟，从艸纍之
纍。从木為可。按說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實也[illegible]
古文王之德惠及南方如樛木之蔭下而凡弱小之
國有所依賴如葛藟之得所繫也于是以福履祝之
者曰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
其德正此比也又旱麓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
弟君子求福不回蓋辭相類而取義有別彼以葛藟
興福此則南國諸侯以樛木
藟自比而又祝其獲福耳（一）南有樛木葛藟荒之 荒叶陽韻
樂只君子福履將 叶陽韻 資良翻 之 興之比又賦也荒說文云蕪也蔓延廣遠之意
將猶扶助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是也（二）南有樛木葛藟縈之 縈庚韻 說文作縈詘本
疊氏本之樂只君子福履成 庚韻 之 興之比又賦也縈通作縈說文大神縈
俱作縈
說義成說文云縈旋也蓋全與久二義又豐單云顧其
于成王業亦通三章一節深一節縈繫也縈亦貫之
也縈旋則奄之耳也綏者安也將者助之不已也
究者隆於是大成也智疊歌詠藹然見無已之懇

詩經世本古義 卷十一

樛 韓詩作朻 **木三章章四句** 序謂后妃逮下無嫉妬之心也后妃能逮下
朱子從之然后妃不可擬君子其說明矣朱子
又云美人詩言大夫妻於內子凄謂婦曰女子
君謂后妃有君子之德固可
以君子目之其牽強如此

南有嘉魚文王燕南國賓客也 通[illegible]

此君文王時詩文王承其命與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諸侯咸歸心焉乃以南南有樛木南有嘉木皆南國事也此詩亦以南有嘉魚南有樛木起興其爲燕南國賓客無疑後世因此遂通爲之

書 賀

平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叶葉韻 魚麗同 [illegible] 郭璞說文作罩 翻 一本作 [illegible] 云罩與也以魚起興 [illegible] 王雪山云 [illegible] **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以樂

傳云江漢之間魚所產也嘉魚名蜀郡云嘉魚出於丙穴[illegible]州記云蜀山有之稱魚鱗細肉美先儒食乳水食之甚溫膳細云鯉實鯖魴肌肉甘美稱冑丙內穴在丙南縣北有乳穴水經注云內水出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二月八日入穴穴口廣五六尺上下地一丈八尺泉懸注常[illegible]穴下透入水穴口有般常率之

詩經世本古義一 詩嘉魚一

內故打內穴方興勝覽云丙穴在巴郡牛峽中其穴凡十其中產嘉魚其出以三月四日起翻魚有黑點謂成魚收小者細如雞卵肉白如玉其味自然甘美魚食堅果之本卑東載爲文其節[illegible]肉也不然者有[illegible]穴也明穴多生此魚丙日出穴丙日歸[illegible]丙日歸穴故曰丙穴若蘭[illegible]之丁魚曰乙魚鱗謂之乙魚尾謂之內[illegible]

之內[illegible]以嘉魚名之也文干曾云今[illegible]州郭州[illegible]雜取以名然不必泥其名但取其大忠成是則詩取嘉魚也黃宗[illegible]獨都西北以南方之魚爲美故南有嘉魚不必獨指丙穴之魚也六之[illegible]飲之泉兩南夫本必原名嘉魚也[illegible]詩傳引丙內穴之魚以釋嘉魚之詩世遂名其魚爲嘉魚如美者[illegible]名[illegible]爲嘉魚[illegible]皆以其自經目之之爲[illegible][illegible]樂云天下之樛木非不名則嘉魚亦非魚名要之詩人以南之嘉者[illegible]之非[illegible]之賢[illegible]亦通[illegible]三樂也解見東山篇[illegible]鄭[illegible]之[illegible]罩[illegible]捕魚罩也今巡云編細竹以罩魚[illegible]謂之罩

[illegible]上[illegible]爲[illegible]者[illegible]
而上者爲[illegible]得魚[illegible]也[illegible]子[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者樂[illegible]
之爲之[illegible]其得魚[illegible]也[illegible]之文[illegible]取之[illegible]
也[illegible]嘉魚[illegible]然[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其[illegible]賓[illegible]必[illegible]
以其[illegible]君子有酒[illegible]魚[illegible]燕[illegible]鳴[illegible]用此
[illegible]即[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之[illegible]之禮[illegible]燕以樂用此
是[illegible]以樂[illegible]
見嘉賓也。**南有嘉魚烝然汕汕**[illegible]讀如[illegible]**君子**

有酒嘉賓式燕以衎[illegible]與也[illegible]汕[illegible]文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之使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出[illegible]按汕[illegible]虛宗[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汕[illegible]以爲[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行[illegible]
[illegible]食之樂也[illegible]按衎[illegible]之歡[illegible]
以[illegible]意[illegible]樂者[illegible]之歡[illegible]也

[illegible]嘉魚

衎者形[illegible]之衎[illegible]也）**南有樛木甘瓠纍之**[illegible]文作纍[illegible]**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綏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樛木篇[illegible]木與[illegible]甘瓠[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實纍之言相與固結而不可解也[illegible]安也
[illegible]以安嘉賓之心[illegible]
[illegible]之下[illegible]而使[illegible]心[illegible]也[illegible]**翩翩者鵻**[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烝然來**[illegible]之[illegible]**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illegible]
思[illegible]之[illegible]見[illegible]
[illegible]之木也此[illegible]嘉賓[illegible]意[illegible]
[illegible]然[illegible]思者[illegible]嘉賓不[illegible]其人[illegible]然而來如[illegible]之
[illegible]也[illegible]以其[illegible]燕如[illegible]之
[illegible]之[illegible]親之甚也[illegible]
[illegible]燕而又燕[illegible]有之[illegible]思[illegible]語辭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illegible]
[illegible]也夫君子之君
也蘇[illegible]其說[illegible]數行[illegible]其人未甚之
美今錄于此詩云[illegible]遠矣然人多
常以深遠爲[illegible]而不求[illegible]不可得久[illegible]心誠
[illegible]之足以[illegible]不[illegible]君子之求賢[illegible]
如之而不[illegible]如是人之[illegible]亦出有不可
者哉[illegible]非有求[illegible]人[illegible]取之以爲賢
者亦如是而[illegible]求[illegible]非也[illegible]之有
豈可强使從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未瓜蔓于地是
而[illegible]物之相從[illegible]賢者而[illegible]不[illegible]從之
人[illegible]獨[illegible]不之[illegible]之思也夫[illegible]何
遠之有人[illegible]父[illegible]不[illegible]也[illegible]
之[illegible]親[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嘉魚

樂[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而又未[illegible]安之
也[illegible]之人必先有
德[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用[illegible]人[illegible]爲[illegible]魚皆口
嘉[illegible]味[illegible]求之[illegible]爲[illegible]飲之[illegible]樂
皆[illegible]也[illegible]然之下[illegible]之太故瓠之甘
與賢[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王[illegible]已下賢則
而可食者[illegible]纏綿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
賢者[illegible]以上[illegible]而不可[illegible]也[illegible]不能飲
以安之[illegible]不[illegible]生[illegible]數[illegible]多[illegible]方[illegible]勤
安賢者之心也[illegible]人君之於賢始[illegible]多方[illegible]
求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賢者[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德鳥之鳴[illegible]自來風自
[illegible]思[illegible]以[illegible]有孝[illegible]又有德[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孝鳥也
賢[illegible]也又思[illegible]而又[illegible]見交[illegible]
至[illegible]求[illegible]也[illegible]不從序[illegible]之[illegible]所謂
[illegible]其用其[illegible]之[illegible]者[illegible]
以[illegible]成[illegible]皆失[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皆所以燕大[illegible]魚[illegible]不能知

其世作之跡但云今若此詩也而已又請繹今之
神發推度災汎歷樞等書及鄭氏傳四始之說
推氣角否已為
火始更不可曉

羔羊，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出朱傳○孔叢子載孔子曰於

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徐光啓云書畢命曰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繇惡終俗之不良乃爾文王一一先以卑服道以[illegible]務而遷化存神一至于此自非上聖其能若是又云讀羔羊而不遊心于無算無具亦不可與言詩也至德之世上下相忘衣衣食食而已。

羔羊之皮，叶歌韻 蒲皮翻 **素絲五紽。**叶歌韻毛詩作它陸德明本作佗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叶歌韻易何解毛詩作委蛇韓詩作逶迤亦作偉請乞歷作此應又受漢書作委陀李鉉云符作緩絶尤委諸作委委地蛇○賦也小曰羔大曰羊孔穎達云此說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已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剩服獸革謂之皮毀生曰皮理之曰革對文則皮革異散

掌皮云秋斂皮冬斂革也皮所以為裘大夫為裘用羔羊之皮以以注謂取其華而不失其類服宜謂謂取其殺而不嚴公羊傳注謂取其熱之不嘴殺之不戰孔必羔有受之死義生時若此言手之之也毛傳云古者素絲以其裘薛君章句云素會絜白德常循矣說文無紽字當通作縫說文云稱結也孔云織素絲為組縱以其飾裘之縫中素絲為紽雅組組耳若為線明所以縫表非飾也故下施曰素絲組之謂亦組之類謙記注曰糾施諸縫若今之縫是有組紃而施丁縫中之驗錢氏云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為謝施之縫中連爲兩皮因以為飾所以古五紽者補傳云合五羊之皮為一裏也百里奚表五羊之皮蓋做古制又姚旅云皮小則合縫多而用絲須五紽見其皮之大只用五紽耳皮大則暖上言其儉也按羔裘大夫趨朝之服嚴繫云縉衣羔裘諸侯日視朝之服鄉大夫朝服亦服之其所見者其則純色皮則以他物飾其褎所謂羔裘豹褎羔裘豹袪是也又按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注謂在家所以接賓客也在

家不服羔裘矣夫子以爲士大夫燕居之服非是退食者退朝而食于家也自從也猶言往也公公所也退食自公言退食已畢從而之于公所也舊說謂自公退朝食于私家三章皆一意末是鄒忠胤云玉藻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蓋視朝之後君適路寢臣亦視其治事之館館乃所直之廬謂公館非私家也此大夫蓋公爾志私日恪位著以戰其官每宵衣而旰食其自公所服此羔裘故即所見稱之又顏師古以爲卿大夫履行清潔減退膳食事從公之道承無意義委蛇毛云委蛇自得之貌孔云心志既定常無不中神氣自若事事皆然故云委蛇室用云無留迹行蛇蚓紆行詩曰委蛇蓋取諸此張綵夫云委言長蛇舒泰而有餘裕也嚴云服飾有常卿卿無擬僭儉正直之意隱然可見矣左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

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羔羊之革**叶職韻訖力翻**素絲五緎**職韻說文作虢齊詩作䋭**委蛇委蛇自公退食**職韻○賦也說文云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上章言皮以有毛故稱皮蓋將以爲裘則不得去其毛此章言革則毛已脱去而裘將敝矣緎說文云羔裘之縫也孫炎云縫之界域孔云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即皮之界域因名裘縫云緎又西京雜記云五絲爲䋭倍䋭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襚此以絲言非羔裘之緎也自公退食者言自公之後退而食于私家也唐人詩曰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可想是詩序見矣〇

羔羊之縫叶東韻讀如逢蒲蒙翻**素絲五總**叶東韻祖叢翻**委蛇委蛇退食自公**東韻○賦也縫說文云以鍼紩衣也上章言革毛去而革存也此章言縫革敝而縫見也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必希革而縫見可知總說文云聚束也胡一桂云爲意縫之突孔謂之紕有界限謂之緎合二爲一謂之總又陸佃云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紽所以英裘其制然也此言其前羔羊之革素絲五緎者言敝而因故以改造也此言其儉羔羊之縫素絲五總革敝而又敝則補紉以縫之此言其儉之至禮記緇衣篇曰苟有衣必見其敝而引葛覃服之無斁爲言亦此意也退食自公同自章之文王氏云朝夕往來由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門而已絶無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序云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按序所謂德如羔羊已無義在至歸功于鵲巢亦致則近甚矣申培說伯以爲美大夫之詩子貢傳則云大夫貞而能儉忠乎公室國史美之總之隨文生義無所發明

小星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

原缺

文志云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罰即伐孔穎達云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斿以象伐注謂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孔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曰伐爲大辰伐互舉相見之文也故言參伐也爾雅云大梁昴也西陸昴也[illegible]昴爲胡星亦爲獄事晉志云昴七星天之耳目也[illegible]

[illegible]

詩經世本古義十二 小星

[illegible]

小星二章章五句

[illegible]

原缺

入江處今名夏口，郎詩故有江有汜也。鄭敬云：汜
自此以江比嫡，賢女其辭不呈，自託以日月之
光比夫人，江汜自況，以洪流之量比正嫡，卹命守分
以為賢女之了，是了也。謂嫁也，婦人謂嫁曰歸。之
子歸者，追數昔日之事，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之曰以。
朱子云：謂挾己而偕行也。一說以，用也。不我以者，言
棄我不用之于君所也。皆通。悔，說文云：恨也。言自恨
其前日之非而改過也。此其成德文王后妃不妒忌
之化，何以至是？蔡汝楠云：風之江汜，雅之寘蓬，皆
取於悔辭。蓋之于亞也，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
江有渚，韻語**之子歸，不我與，**韻語**不我與，其後也處。**韻語與韻
之比也。右媵尊于左媵，已卑，當為右媵之事。此當為
左媵之詞。爾雅云：小洲曰渚。毛傳云：水岐成渚。劉熙
云：渚，遮也，體高能遮水，使從旁迴也。與，說文云：黨與
也。不我與者，猶言不與之為侍侶也。處，說文云：止也。
請得其所而安止也。其後也
悔，其後也處，皆慶幸之辭。○**江有沱**，韻歌**之子歸，不**

詩經世本古義 卷二十二 江有汜

我過，韻歌**不我過，其嘯**作歎。豐氏本**也歌。**韻。嫡辭。○興之比也。此
山導江，東別為沱。爾雅云：水自河出為灘，漢為潛，江
為沱。孔穎達云：皆大水分出別為小水之名也。蔡者
云：沱，負也，以負于海為義，別而為沱者，為有芼焉。[illegible]
沱云：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于江
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沱。愚
按：上二章為媵辭，曰汜曰渚，皆取合流于江之義。俗
已之歸，依于嫡也。此章為嫡辭，曰沱，取江別為沱之
義。分媵從嫡，卑不嫌與己並進也。與意各異，達者詳
之。之子，指媵也。過，猶今曰來歸也。媵向者不與偕數
[illegible]行至今日，[illegible]也。此章上二章之于歸不同。過，猶
失也。按過者過度之義，如賢者過之之過，故謂過為
失。不我過者，言二媵之不念舊惡，不以我為過也。嘯，
說文云：吹聲也。鄭玄云：蹙口而出聲也。歌，說文云：詠
也。徐鍇云：長引其聲以誦之也。劉熙云：人聲曰歌。歌，
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
之有柯葉也。故兗冀言歌聲如柯也。先嘯後歌，見二

媵之悔悟自艾，純無外冀，[illegible]光之意，甚至
是，而嫡媵之所以自處，可謂各得其道矣。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朱子以為是時汜水之旁
媵有待年于國，而嫡不與
之偕行，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
迎之，故媵作此詩。今按：待年不行，於禮有之。公
羊傳注云：諸侯之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
承事君子。未任承事，逆待年父母之國。白虎通
亦云：逆待年父母之國者，未任答君子也。若此則
為待年之故，而不與偕行，豈得怨嫡，而又于
[illegible]云：諸侯之夫人，[illegible]容其媵，[illegible]江有汜，則
以此詩為專美嫡，序則云美媵也，[illegible]無怨嫡
者，悔過也。[illegible]則以專美媵，今復是[illegible]嫡
嫡之聲，兼美之，至推本其所以然，則當[illegible]
文王太姒
之化耳。

摽有梅，及時擇壻也。[illegible]

也。與嚴緝云：此摽梅之詩，又與之[illegible]心也。申培說亦云：女父擇壻之詩。

趙岐孟子[illegible]

摽有梅，韓詩作[illegible]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興也。摽，擊也，落也。[illegible]梅，木名，[illegible]實似杏而酢。[illegible]

[illegible]

詩經世本古義 卷之十四 五一

[illegible]其吉日也。[illegible]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illegible]

[illegible]

十四而嫁，不愆[illegible]使不至自過時之嘆，則男女得以及時，其亦周之禮化與？[illegible]

[illegible]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興也。[illegible]今，急辭也。[illegible]

摽有梅，頃筐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興也。[illegible]

詩經世本古義 卷之十四 五二

[illegible]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illegible]嫁者，謂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孔氏[illegible]之也。[illegible]其夫，令及時之取[illegible]

已鄭恐有父自我之嫌故諱之若夫昔人以此女之當嫁者亦非女自我求其語意雅馴幹嶺朱傳從以為女子所作則豈有女思求男而為聖人之化者乎子貢傳有闕文今不錄

漢廣 文王化行南國男女知禮詩人美之 [illegible]

說同○序以為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林氏云南有喬木題曰漢廣亦猶定之方中之為楚宮有饑篇發之為小東也

南有喬陸德明本作橋木不可豐氏本不可作可以休韻尤息孔穎達云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為韻二字俱作思韓詩外傳豐氏本俱作思漢有游本作遊女薛君章句

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叶羕韻丁故翻思江之永薛君章句作漾說文作羕今按從此則廣永羕方四字皆成韻實古讀也矣不可方叶羕韻甫妄翻思

興而比也南方之木美作詩者自喻其土之所有也喬說文云高而曲也爾雅云句如羽喬下句曰朻上句曰喬又云小枝上繚為喬注云樹枝曲卷似鳥毛羽細枝皆翹繚上句者名為喬木木枝下垂則陰廣

上竦則陰少南有高竦之木其陰下及故可休息與女之高而不可求也經文息字當依韓詩作思思者語之辭朱善云樛木下垂則附之者易喬木上竦則依之者難此興之有義者也漢水名出嶓冢山至大別入江此漢上有游女者薛君章句云謂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illegible]乃是比體如[illegible]耳以比貞靜之女望而不可得也永說文云潛行水中也江水名出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說文云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公共也永長也方說文云方併船也爾雅[illegible]

[illegible]

而從及乎江者地近人近咫尺千里許只也則如江
之不可泳語其遠則如江之不可方蕃仰女而近之
亦遠不可從
老以爲比
○翹翹錯薪（豐本作𦮼下同）言刈（豐本作乂下同）其楚（叶麈韻讀如取兒主翻）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叶滿補翻）漢之廣矣
不可泳（韻見首章）思江之永矣不可方（韻見首章）思（興而比也翹翹說文云
尾長毛也錯薪中之高者亦如之故云翹翹錯毛傳
云雜也薪說文云蕘也月令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
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左傳言其父析薪其子
弗克負荷以此證薪是爲大可析之物也豐道生云
薪古文作亲从木定意言以辛諧聲小篆加斤以斧
析木也隷借爲新爲字而加艸爲薪而或艸或木皆
可以析爲薪也然古新字本从見而以亲諧聲親
戚字从家省而从親會意言一家之親常見如新無
厭惓也自借新爲親舊字不知有親爲七斤切新亲
皆求新字六義遂晦楚木名一名荊賁志云牡荊蔓

荊也圖經云牡荊即作蕤枝者枝堅勁作科不爲
蔓生故曰牡實細而黃如麻子大荊莖高四尺對
節生枝或紅實黑如枲子而輕虛尤括云楊州別
宜楊荊鼎宜判地名因此荊或爲楚楚亦荊木之以
名也荊在襍薪之中尤爲翹翹故析薪者欲刈之
翹比女在衆女中尤爲高潔人宰不思欲娶之予之
于此女子也秣食馬穀也馬所以駕車士昏禮婿親
迎至婦家婦升車則婿授綏御輪以行令曰秣馬謂
親迎也然非必作詩者自欲娶此女蓋謂其不可以
非禮干設言人若欲娶之者必待秣馬以行親迎之
禮而後可娶耳鄭忠與云翹翹錯薪四句似與章首四
逵游蕎喬木不可休則有可刈也游女不可求
于歸則有可攻也末又亟述之
黃之廣矣四句以咏嘆之○翹翹錯薪言刈其蔞
（韻見首章）之子于歸言秣其駒（韻見首章）漢之廣矣不可泳（韻見首章）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韻見首章）思（興而比也蔞蒿蔞也一名購蔞爾雅曰購蔏蔞郭璞

云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璣云
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
月根牙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
爲茹羅願云今古以爲珍茶按蔞亦艸中之翹翹者
許慎云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駣孔穎達云八尺以上
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五尺以上六尺
以下曰駒古者駕車駟馬服兩驂服必良馬可用其
次者則言秣馬衛外夾轅之服也此言秣駒衛下襄
駕之驂也范景文云王者不易得台此御是也矣
見端莊靜一之女而嗟歎之不足其人亦賢若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朱傳謂文王之化自近而遠
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
其淫亂之俗今按此詩其見女來貞男知以禮
義以此歸本于文王之化大苟致然可耳不必
江漢之俗有淫亂之事大約因舊說解之有遊
女爲遊蕩之女故致此說若韓詩以爲悅人
其人亦謂之子守禮之可悅
耳下旨會之辭不以游宕爲說

芣苢，蔡人之妻傷夫也。韓嬰詩序、列女傳以爲蔡人之妻……

宋人之女也。既嫁于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于捋采之，終于懷擷之，浸以益親，況于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閔宋女之意，其貞而一也。愚按此亦后妃之化也。冉伯牛有惡疾，故文選用其事而曰冉耕歌其芣苢，蓋相傳舊矣。或疑蔡宋非古國名。按國語云：六子之郎仕也，于蔡原，韋昭注謂蔡，蔡公也。羅泌路史國名紀云：黃帝後結姓國，蔡春秋中有。又樂記云：武王下車而投殷之後于宋，所封。宋非古名而何。

采采芣苢，〔紙韻。徐作茨〕薄言采〔叶此禮切。亦叶有韻，此荀韻。殷帝辛之世〕之。采采

芣苢，薄言有〔叶羽軌切。韻〕之。〔興而比也。采，取也。采采，非一采也。陸佃〕云：此草好在道邊及牛馬跡中，故曰車前、當道。一名馬舄，一名牛遺，一名勝舄。陸璣云：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本草云：生平澤丘陵阪道中。莊子云：得水爲䲴，得水土之際則爲蛙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也。韓詩外傳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圖經曰：春初生苗，葉布地如匙面，累年者長及尺餘，如鼠尾，花甚細，青色微赤，結實如葶藶，赤黑色。今人五月采苗，七月八月采實。……云：薄言……皆辭也。……韓詩薛君章句云：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

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采采芣苢，薄言掇〔叶丁劣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捋〔韻〕之。〔興而比也。掇，說文云：拾取也。捋，說文云：取易也。詩詁云：以指歷取也。〕說掇，拾其穗也。芣苢無取穗者，子之在地者拾之。朱……落者，捋之也。孔穎達以爲此章言采之狀是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叶吉屑切。韻〕之。采采芣苢，薄言襭〔韻。屑〕之。〔陸德明本作擷。興而比也。爾雅、說文皆云：執衽謂之袺。孫炎云：執衽者，持衣上衽。徐鍇云：舉衣之襟……衽，于帶也。說文云：以衣衽扱物謂之襭。李巡云：扱衣上衽於帶。衽者，裳之下也。置衽於帶中。陳祥道云：鄭氏釋深衣無衽，而詩言扱衽，是婦人之服未當無衽也。衽或頸衽，是婦人之采芣苢……有則始求而既得之……薛曰：袺……擷則……采之辭曰袺，曰擷，曰捋，曰采……既采而擷以歸之辭。〕

芣苢三章，章四句。

子貢傳以爲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之，賦芣苢。申培說亦謂童兒鬪草嬉戲之詞。然不識何以專采芣苢。芣苢，以其多生道旁，故耶。吹亦短矣。序則謂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按神仙服食法曰：車前之實，雷之精也，善療孕婦難產。藍以其性大滑，毛萇陸璣皆取之以爲樂有子之證，尤屬附會不經。又引本草云：車前子味甘寒無毒，主氣癃止痛，利水道小便，除濕痺，久服輕身耐老，令人有子。今考神農本經之語，曰：久服輕身耐老，無令人有子之文。……等，始增入此語。蓋因毛說而附會之也。至唐不飲人多服則破血而墮胎，豈宜乎。又周書王會篇芣苢本作桴苡……然謂其出于西戎，又指爲木名，縱使果有之，亦別是一種，未可便指爲此之芣苢也。……云：吾獨取韓詩之言……則有……。

叶之正、且不失風人之旨、
以意逆志者當自得之矣、

野有死麕、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爲强暴所汚者、詩人因所見而美之、出朱傳○序云、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强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郝敬云、紂時淫昏成俗、而羞惡之心、人所自有、文王化行、皆知無禮之可惡、故詩不貴其貞潔、而貴其知耻、知耻自不屑不潔、此導民之本、格心之化也。

野凌氏子貞傳本作埜有死麕、眞韻、此章兩句用韻、陸德明本豐氏本俱作麇、陸又云、一作麏

白茅包叶有韻補苟部路史作苞之、有女懷春眞部吉士誘有部豐本作求

之、比而賦也、說文毛傳皆謂郊外曰野、麕、麞也、鹿屬、無角、本草注云、麏類甚多、麕其總名也、陸佃云、麕性善聚善散、故从囷、囷聚也、亦散也、齊人謂麕爲麞、或謂麞性善驚、故从章、吳越春秋謂章者、獐惶也、蓋

詩經世本古義野有死麕十三十四　一

殷帝辛之世

麕、鹿皆健駭、而麕性膽尤怯、飲水見影輒奔迸、書謂麋鹿無魂、又謂麞鹿白膽、善怖、爲是故也、爾雅麋曰其跡躔、麕曰其跡解、蓋禦性迷惑、故其跡躍而不禦麕甚故爲故其跡解而不遲、郝云、麕鹿比奔也、死麕死麕、知惡惡臭、醜詆之辭、茅、郭璞云、菅屬、說文茅菅爲茅訓、茅爲貴、非是、適志云、茅類甚多、菅白茅擅名陸佃云、茅體柔而理直、又潔白、故先王用之以藉、亦以縮酒、包、毛云、裹也、適作苞、禮註疏解苞苴云、苞者以草包果、苴者以草藉器、時物、羅泌云、先王之治、先其內而後其外、樂者兩兩之意、而禮者人之誠也、禮勝則離、故樂以生之、樂勝則流、故禮以守之、禮也者所以嚴分而防失者也、苟嚴矣、何慢之足安、苟防矣、何亂之足內、內云、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大觸既已死矣、在所可有矣、而猶苞以白茅、何耶、死惡其滂于地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艸之所以不可以已、而流遁者之所以獲罪于聖人也、愚按詩之興意、謂野有死麕、人惡其臭、猶攻以白茅包裹之、

此強暴之男。何止如死麕之可惡。乃任其狩邈而莫之制。使其徵德彰聞。何狩有女者。詩人美此女也。使春者。鄭玄孔穎達皆云。仲春爲昏時。故貞女思仲春之月以禮與男會也。吉士。美士也。誘。儀禮誘射。論語善誘人之誘。爾雅云。進也。毛傳云。道也。此女非不懷婚姻。然必待吉士以禮道之。如媒妁之言是也。詩咏此女有二善焉。曰懷春。則必依其時。曰吉士。則必得其人。曰誘之。則必合其禮。非聖化所被而何。

○林有樸樕 韻屋 野有死鹿 韻屋 白茅純束 韻沃 有女如玉 韻沃

讀上章麕春包誘隔句爲韻。此變體。以上二句下二句分爲兩韻。○此而賦。樸樕。說文云。小木。詩詁云。孔疏引爾雅。樸樕。一名心。江河間以作柱。案。小木通呼樸樕。以爲樸樕皆木名。有樸樕以大木也。孔疏引之曰。野有死鹿。言有死鹿在野外之林中也。鹿獸名。有角。純通作全。亦音近也。全用白茅裹束。此死鹿亦惡其臭也。如玉。鄭玄云。取其堅而潔白。不以色言。此深

暴之男。譬如野外林中之死麕。徒足啓人畏惡厭絕耳。其能免如玉之女乎。

○舒而脫脫兮 無 豐本作毋。下同。 感我帨兮 無使尨 說文作尨 也吠 韻隊

舒。說文云。緩也。脫脫通作娧娧。說文云。好也。舒而言此女舉止舒遲而容貌又姣好也。即上章之意。無。通作毋。戒擴暴之辭也。感。通作撼。動也。帨。佩巾也。詩人設爲女子之言。下同。蓋雅云。于我也。說文云。女子生。設帨於門右。女子所佩者。故我則女必以帨自隨。尨。說文云。犬之多毛者。此女子遭強暴之男而不從之。非其言。女子之情。尨吠則人來。而強暴者之走失度。乃毛傳云。犬非禮也。於是言其敬文章。於強暴之男。作此詩以見之。此孔穎達疏。恐不及此。言此者言其男子之惡。不知所以自處也。吠有吠。容則惡之矣。以其未章。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杜預注云。義取君子不以非禮相加陵。趙孟以子皮。以兮賦，以子皮興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豐本篇名作野

夫若作女子拒之之詞。終之風霜之氣矣。范處義文云。通篇皆詩人美貞女。刺狂

麕。毛鄭解野有死麕。白茅包之。野有死鹿。白茅純束。皆謂四者所分麕肉鹿肉爲禮而來。家及朱子皆因之。案昏禮五禮用鴈。惟納徵用幣。無用麕鹿之肉者。舊註殊屬不經。且思下一死字。豈作詩者取其傳謂堇入求昏而不能其禮。氏所謂之不能其禮也。不應死如是之甚。申女古詩言舊爲惡無禮。以此詩實未嘗爲昏姻。有司者。則宜其矣。

麟之趾、美文王子多賢也、周家世有聖母、故其子孫之盛且賢如此、所以知爲贊聖母者以言麟不兼麒知之麟乃麒之牝者也三章皆詠麟而一則美公子一則美公姓一則美公族固知非專指太姒何者武王周公皆晚得子安得此時遂詠公姓至公族則愈遠矣主太任以稱文王之子則爲公姓故美公姓知其爲贊太任主太姜以稱文王之子則爲公族故美公族知其爲贊太姜詩三詠麟叁分擬三母也

麟齊詩作麐之趾、紙韻釋文豐氏本俱作止振振公子、紙韻于嗟麟兮、三章俱用此一句結不用韻〇此中有賦也按說文云麐仁獸也麐牝麒也麟大牝鹿也則字當作麐經傳中麟麐通用陸佃云不踐生草不食生物有愛吝之意故麐从吝一說麐不世出世衰則麐死故从吝吝惜也京房易傳云麐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何法盛云麒仁獸也牝曰麟牡鳴曰遊聖

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幼夏鳴曰養綏秋鳴曰藏蕃冬鳴曰思邊張揖云麟者含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復處不羣居不旅行不犯陷穽不罹罘罟文章彬彬瑞應圖云麟王者嘉祥食嘉禾之實飲珠玉之英大戴禮云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禮運云麟以爲畜則獸不狘孔子云刳胎伐夭則麟不至羅泌云蔡邕以爲中央軒轅大角之信詩含神霧以爲木之精鴟冠子以爲北方玄枵之獸或云陽氣所孕又云純陰之精保乾圖以爲歲星之散運斗樞以爲機星得則生陳欽以爲西方之毛蟲廣推以爲壽一千抱璞以爲壽三千自漢而來爲祥說者咸謂麟生于火而遊于土王者觀明禮脩好生惡殺動有儀容賢者在位不肖者退則見郊野禮斗威儀謂君垂金而王政太平則在郊而春秋考異郵以爲王者功平則至孝經緯亦言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麒麟臻遂使庸君想致學士玄談按羅願謂麟只如麕麐之屬後世言麐者皆妄果爾則何以稱四靈陸璣謂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麂乃可爲相如賦所言

射麐腳麟者非瑞獸也然則羅氏所指殆郎此物歟趾本作止說文云下基也象艸木出有止故以止爲足麟之趾贊太姒也孝經曰親生之膝下因下文言振振公子故以趾詠麟之爲趾生艸不踐生蟲不履是其仁之見于趾者也舉一趾以見其仁而舊說謂以趾比公子非也振說文云奮也季本云振振者振動之意文王之德繇親親而達于仁民愛物故其公子皆振動其良心莫不興起于仁可以任民物之責也所以知此詩爲美文王之子者以公子二字知之文王時尚未王也文王諸子除三叔不足道若武王周公皆聖人其餘伯邑考康叔封郕叔武曹叔振鐸聃季載皆出自太姒以賢仁著稱至于衆妾所生則武王之異母弟又有毛郜雍滕畢原豐郇之屬所謂則百斯男者非太姒有厚之德何能孕祥鍾美如是故詩人復嘆息而稱之曰信哉太姒之爲麟也以太姒之仁如麟也于者舒氣嗟者嘆贊

○麟之定、徑韻字書豐本俱作頌振振公姓、叶徑韻蘇佞翻于嗟麟兮、比中有賦

也定爾雅作頌云題也按說文無頌字當通作頂項者頟也所謂頟也麟之定贊太任也太任者王季之妃朱子謂麟有額而不以抵是其仁之見于定者也因下文言公姓則太任爲祖母居上蒔下爲定之象公姓朱子云公孫也姓之爲言生也按禮記玉藻云子姓之冠也注謂孫是子之所生故曰子姓一說孫傳姓者亦通公姓主文王之子言之于嗟麟兮復嘆息言太任之仁亦如麟故有此贊孫也大雅云思齊太任又云摯仲氏任來嫁于周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列女傳云太任之性端一誠莊皇王大紀云太任有賢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

○麟之角、叶屋韻盧谷翻振振公族、屋韻于嗟麟兮、比中有賦也按麐漢石刻全似麂但一角直卓如序圖其端有肉罔知特實孝經右契春秋感精符皆言麒麟一角明蔣肉之共一也陸佃云麐似麕[illegible]頂一角故西狩獲麐曰有麕而角也傳曰麒似麐而無角按爾雅曰驥如馬一角不角者騏然則麒从號肯不角故也漢終軍傳云麐角

戴陶說武篇而不爲害所以爲仁或門以所所威良
味皆示有其可不用也麟之仁見下角所以貴大處
也太姜者太王之妃于文王之子則爲曾祖以所處
益高故取象于角孔穎達云先言其次定文角者麋
是走獸以足而至故先言趾因從下而上次見其額
次定其角也陸佃云始于趾終于角從化愈上族謂
三族也三族者父子孫三輩之親則三代矣自太王
而下爲王季爲文王爲文王之子是三輩之族皆自
太姜傳之故主太姜而吋文王之子爲公族也羅泌
云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見所謂九
族者大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己此小宗伯
三族之別也父首之人於上推之子以及於己之謂以
子者文之孫因下推之父文之子以及己此之以
三爲五也己之祖自己上推之則己爲曾祖父自己
孫也之則爲高祖自父己之孫則爲曾祖文爲己
孫自己觀察之以後故又上推以及己之曾
只推以及己之宗玄孫所謂以五爲九也一而有族則其
高祖己之所親也其曾玄孫己之所以及見且出也一族或者其謂

詩經世本古義　卷二之十九之三

所謂爲不貴於是說爲異姓之說以爲父母妻之族
合爲爲二別爲九父之族別而爲母之族別而三
妻之族分而二是不然在禮不得謂之曰族母妻之
日常文可以爲當而女與母不得謂宗曰族也
云族者奏也聚也因愛相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
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嗟麟兮歎息言太姜之
仁亦如麟故能傳世行族皆賢如此也列女傳云
太姜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廣于德教而謀事次之云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唯元朗云序本或直云麟趾與之字子貢申培說
俱作麟止序云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
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
之時也愚按振振公子關雎之應者謂后妃有關雎
之德故有振振公子之應也但以爲草之詩之義
于其謂其公于之信厚如麟然也特者朝之義
立謂家文王與公子皆信厚是衰性而能化行
公子皆仁厚與麟待之信厚衰性而能化行
也此則指麟爲瑞而人之子當麟瑞于衰世

矣朱傳謂文王后妃德修于身而子孫宗族皆
化于善故詩人以麟性仁厚其趾亦仁厚與文
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以定曰角故其夫
一麟耳而興文王又興后妃殊乖體物之義子
貢傳但云周人美公子之多仁也申培說亦云
文王之子多仁賢美之則第賛公子爲麟足矣
分之爲趾爲定爲角何
居昧詩人立言之意矣

詩經世本古義　卷之十九　周南

殷其靁憂文王也文王囚於羑里其臣相與救之室家明於大義從而思之何以知爲憂文王也以殷其靁在南山二語知之靁者紂威也南山者周地也是詩也其閎夭太顛輩室家之爲之歟按竹書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桓譚新論云文王修德百姓親附是時崇侯虎與文王列爲諸侯德不及文王常嫉妬之乃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囚文王于羑里史記云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又云崇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乃囚西伯帝王世紀云紂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烹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皇王大紀云周之臣[illegible][illegible]夜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救其君父者無所不至竭[illegible]中珍寶良[illegible][illegible]閎夭[illegible][illegible]來獻遣使[illegible][illegible]謀於散宜[illegible]合諸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入見請費[illegible]因[illegible]乃召[illegible]釋之史記云[illegible][illegible]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太平御覽云文王囚[illegible]散宜生[illegible][illegible]流海內經歷豐土得美女二人白馬朱鬣以獻於紂陳於中庭紂[illegible]出[illegible]得文王在[illegible]里時[illegible][illegible]入其[illegible][illegible]十[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十在將乃獲[illegible][illegible]中積以作[illegible]日殺遣[illegible]月[illegible]爲於兮來[illegible][illegible]令不[illegible]兮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色信讒[illegible]發[illegible]失之處使[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實[illegible]其言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物兮之[illegible]令亦[illegible]炎炎之虐二句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使長[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也明人古注謂大[illegible]之天散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王[illegible]貞云內文明外

柔順從命正志生死不易文王之征也委削萬變以出其主而任其過顯天之[illegible]之文王之德臣德也身處之也顯天之德亦吾往亦爲君謀之者也巽之九二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夫子贊之曰巽以行權嗚呼至哉陳氏云或曰爲人臣者亡道以免其君之危則苟而可歟曰人臣以忠爲其道夫能忠以免其君而何苟歟吾聞之也人臣之事君也猶子之事其父也爲人子者不幸而其父之有道苟可以全吾父何弗用也爲人臣者不幸而其君之有患苟可以免其君則何弗用也瞽瞍殺人皋陶執之夫皋陶之執之也[illegible]既已離於天子之可敢矣而舜且勿恤也竊負而逃竊負而逃非天子所以事其父而舜爲之以敢敗也竊天徽宜生之問以行其路而免文王於桔[illegible]是亦竊負而患之譬也或曰文王乃幸以免難也曰文王何知所以天啟宜生之爲之而紂之出之也其爲之不知所以爲而其出之不知所以出幸而出之而文王固且曰天王之聖明也又何怨焉且吾聞之也人臣之事君也猶子之事其父也昔者舜之祇載瞽瞍也起居飲食未嘗不在側也索而殺之嘗不可得故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孝也文子之幸免患於紂而受庇於二三子之謀也是亦大杖則走之譬也

殷其靁反韻首末句相應爲韻陸德明本作雷**在南山之陽**韻**何斯違斯莫敢或遑**陽韻**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反韻○興之比又賦也殷者作樂之盛稱故有盛大之義張子學云天地之氣陰陽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殷云殷商也南山周終南山山南曰陽雷發聲不自他處而獨于南山之前後左右隨其搏擊之處以喻紂之偏與周爲雷也殊文王有羑里之厄而其臣若閎夭輩相與危者出力以救之其爲之室家者獨聞雷聲殷殷然感靈而將作而念其君子故即其事以起興歎咨夫云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則思念行者也何[illegible]

縈念之辭。何斯之斯，斯此心，謂君子也。違，說文云：離也。違斯之斯，斯此所，謂室家也。莫之言無。遑，音近也。遑，說文云：急也。我君子雖室家而遠出，將以殷王於難，莫敢或急求畢實也。振，說文云：舉救也。所救之方不一，故曰振振。張子厚云：勸使勉也，或用權，或用術，然後可以出文王而使之歸周。而我之君子亦可與之俱歸矣。故曰歸哉歸哉，凝望之辭也。上歸哉謂文王也，下歸哉謂君子也。殷桀云：冀其畢事來歸，而不敢為決辭，知其未可以歸也。

○殷其靁、見上在南山之側。職韻。豐氏本作仄。何斯違斯、莫敢遑息。職韻。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見上。○興之比又賦也。孔穎達云：上陽直云山南，此云側，不復為山南，三方皆是。毛傳云：在其陰與左右也。鄭云：在南山之側，天威不測也。息，本當息之義，人一呼一吸為息，故訓息為止。莫敢遑息者，莫敢求止息也。

○殷其靁、見上在南山之下。叶麌韻，後五翻。何斯違斯、莫敢遑處。叶麌韻，讀如取，此主翻。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見上。○興之比又賦也。鄭玄云：下謂山足。陸佃云：語曰：雷高殷，有雷在南山之下，則雨矣。愚按此以比紂怒將解也。處，說文云：止也，謂至家而安止也。首章言莫敢或遑，謂當宛轉相機以圖之。次章言莫敢遑息，謂當汲汲趨事以圖之。此章言莫敢遑處，則紂怒已可挽，回歸有期，行且不遠，特不敢急遽求歸耳。文王之時，不獨為之臣者能為忠貞，而其婦人亦能明于大義若此。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子貢傳謂召公宣布王命，諸侯服焉，賦殷其靁。申培說謂武王克商，諸侯受命于周廟，出就終南之館，故作此詩。然何斯違斯二詩，終非踴躍受命氣象。序以為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其於詩之大義旨無所害，而所[illegible]之大夫遠行從政者，則亦不是因此等在[illegible]遂從而附會之耳。鄭敬則云：西伯奉南國大夫以服事殷，故婦人以天成此王命，託為殷靁，亦猶汝墳之王室如燬也。語意差近，並存之。

騶虞美文王蒐田也 何以知其爲蒐也禮四時之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彼茁者葭則春之時也左傳曰蒐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此詩所言者春蒐之事與其郎爲彼之蒐與若六韜言文王齋三日乘田車駕馬田于渭之陽見太公載與俱歸史記亦言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彨非虎非羆所獲伯王之輔於是西伯獵遇太公于渭之陽據書無逸篇稱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其見于傳記者惟此二役而已然此詩實[illegible]誠不修得賢則必非渭陽之田也又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禮記射義乃則其說曰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備官也備亦以射謂虞人無不在列以老任使故謂之備官與終此詩若外文王則固次矣也而天子用之爲射節射居蓋文王既追王則亦天子矣不然如文王之雖雍亦何以爲天子之學也

殷帝辛之世

彼茁者葭 麻韻 壹 詩緝豐氏本倶作一下同 發五豝 麻韻 于 賈誼新書作吁 嗟乎 虞韻三字句 騶 豐氏作經本作鄒 虞 韻二字句舊叶麻韻云即東方朔所謂騶牙者也次章又并東韻同一虞字而兩其讀不通甚矣劉芳詩疏作吾八賦也彼者鈴錯云蒜此之稱謂彼之也指葭言茁說文云草初生出地貌葭蘆葦又名華一物四名鄭玄云武盡始生者者春田之早既說文亦以葭爲葦之未秀者發發矢爾雅云豕牝爲豝一曰豕二歲能相把拏也見周禮注小爾雅云大者謂之豝庶廣獲凡獸二歲通名爲豝據杜預解春獵爲蒐謂蒐宗得獸不孕者若云豕牝則有孕道當從二歲不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白虎通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公羊傳則以春獵爲苗舊說謂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可以眞取豝鐵以豝[illegible]迎虎爲其食詳豕殆以喫春農之[illegible]發五豝者毛傳云虞人魚女豝以待公之發[illegible]一發而翼五豝

者戰會獸之令必戰之者仁心之至孔穎達云田獵有使人驅禽之義因習田僕設驅逆之車驅之逆之皆爲殺也不盡殺之猶如戰然故云戰禽獸之命也按易王用三驅褚氏諸儒皆以爲三面著人驅禽必知三面者會推有背已向已趣已故左右及于後皆有驅之即毛傳之所謂翼也蘇轍云于君之射也一發而虞人翼五豝以待之此蓄之至也然猶不敢盡取之一發而已王以德云言私其豵獻豣于公致禽之禮也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奉上之誠也彼茁者葭一發五豝愛物之仁也嚴粲云止于一發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騶說文云廐御也按月令季秋天子乃教于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氏云七騶爲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左成十八年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是騶爲騶御也虞者掌山澤之官周禮有山虞澤虞左傳周辛甲之爲人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有虞人之箴即此虞也君田獵則騶御及虞人咸在故作詩者呼騶虞之實而嘆美之焉時可工美公之仁而及于掌鳥獸之官猶

咏王德而及于武夫言非但其主仁即其下亦能體上意而仁及于物故吁嗟以嘆之耳朱善云先儒所謂舉一世而言固與一人之不仁舉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仁者惟此詩爲然又周禮疏引韓詩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賈誼新書云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絶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于是所尊敬不取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者可以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愚按騶爲天子之閑別無明文據皇氏謂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爲七故云七騶即趣馬之類是也所以咏及于騶者爲其御馬以田車攻之詩言四黃既駕兩騶不猗不失其馳皆騶之能事。故及之耳又此詩咏愛物之仁則賁說專言事上之敬其告則只

○彼茁者蓬 東韻 壹發

五豝韻于嗟乎騶虞韻○賦也蓬陸佃云蓬草之不理者也其葉散生如蓬末大于本故遇風輒拔而旋雖轉徙無常而其相往往而有故字从逢說苑云秋蓬惡于根本而美于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是以君子務本也豝說文云字六月豚一曰一歲豵尚叢聚也見周禮夏官註小爾雅云豕之大者謂之豜小者謂之豵孔穎達云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周禮大司馬職謂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豵言私明其小也又按爾雅豕生三豵二師一特邪墳云猶生于常冬故別其小者鄭志豵遂問豕生三曰云不知母不也豕也答曰豚也過二以行猶謂之發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為發豕則發蓋豕之小而多者也予本云豝大故藏于葭豵小故藏于蓬陸佃云葭澤草蓬陸草豝大把祭豵蒙聚皆於之意也茂茁于下蓬苗于上豝獲于前豵蕘于後以言上下草木皆微繁覽呂祖謙云彼茁者茁彼茁者遵記蒐田之時蓋曾于祖所謂句若司節和風扇物草長獸肥之時也一發五豝一發五豝

詩經世本古義　十四　騶虞　三十七

獸之多而取之無也反二闕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典類繁殖文下萬物有道而恩足以及禽獸者恭可見矣焉特可云戰五豝一發而恩不恐盡殺仁心如是而宋儒以為中必發豝是後世之巧射殺兵騶虞者所一非三代之禮射矣至以謂四矢為一發偶一矢疊雙乃得五尤刪會可笑

騶虞二章章四句

舊皆作章三句○序以為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先儒毛仁如騶虞之說蓬壑宜指一獸名之騶虞以待國君如之又足于麟趾為關雎之應騶虞為鵲巢之應則曰豈者文王之時關雎之物應感而至故詩人以發與[illegible]書[illegible]毛氏以騶虞為獸[illegible]如豺文不食生物後世有注其說[illegible]廣于珍異其所[illegible]章其儀可象[illegible]門

嫉然白虎仁仁是崇儀不從恭固不收答欽威揚然君子之風陸璣云騶虞尾長于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陸佃云騶虞西方之獸其色見于白其文見于黑又名之曰虎由宜正以殺為求今反不履生草食自死之肉蓋仁之至也諸家考較形似刑自發象若真見其物然考思獨有以師其不然益爾猶乃謹說其澤獸究無騶虞也又按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異物出瑕其六知藥東方朔云之羯牙也戒以為即騶虎既騶附會而淮南子云散宜生得騶虞雞斯之來叙射尚書大傳云散宜生以之於陵取佳數是傳其身名曰虞益[illegible]虞也山海經云林氏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于身其名騶吾乘之日行千里六韜云紂因文王閎夭之徒諸林氏國本得此獸之紂大說乃周之張華亦云騶虞具五采乘之日行千里許數競所騶虞乃馬類是皆不足崇墨于謂成王之樂命曰騶吾或疑為即此詩騶虞然別無所見琴操則

詩經世本古義　十四　騶虞　四十八

召南十四

大騶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邵國之大夫久于行役故作是詩也陳賜樂府有嘉古琴曲謂鄒虞召國女怨人嘉合而作者爾不過閨門怨詩耳有何關係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出序○劉向列女傳云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潔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于理致之于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人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擧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絶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韓詩外傳亦錄文王[illegible]崇役始作邑于酆酆本崇地此文多酆人所分意者在文王初作邑之時而文工役方殷聽之平黃氏云周家貞信之教興而商人衰亂之俗未殄此如一陽來復之時而五陰猶殷帝辛之世

詩經世本古義 斗四十九 行露一

未遂而酆退也申培說亦以爲强委禽而不受至于興訟大夫以禮斷之而國史美之

厭浥陸德明本作挹**行露、**遇韻易林作路**豈不夙夜、謂**豐氏本作畏**行多露、**露相應爲韻○比也厭浥毛傳云濕意也愚按說文厭笮也笮者壓也浥濕也言壓此濕于道上行露者道上之露也夙早也謂行多露畏其沾濡也蘇轍云二南當文王與紂之世淫風之被天下如露之濡物召南之女被文王之化能以禮自保故其稱曰行者未嘗不欲夙夜也謂道之多露是以不敢女子未嘗不欲從人也謂世之多强暴是以不可女子之所以自保如此僖二十年楚闘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自守之謂也襄七年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杜預注云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汚辱○**誰謂雀無角、**覺韻亦叶屋讀盧谷翻**何以穿我屋、**屋韻亦叶覺讀乙角翻**誰謂女**音汝下同**無家、何以速我獄、**沃韻**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沃韻○比而賦也謂猶言也雀小鳥陸佃云雀物之淫者淫物之貪竊者故詩言雀角鼠牙以警强暴師曠禽經云雀交不一雉交不再穿說文云通也其字从牙在穴中屋說文云居也家郎室家之家夫婦合則成家速爾雅云徵也獄已傳說文皆云确也字从㹜从言二犬所以守也孔穎達云因証于角核之處則禮謂之圜土然則獄者核實道理之名皐陶造獄謂此也此女言誰敢謂雀但有味而無角果何以能穿我之屋也見雀之穿屋則信爲有角矣詰汝謂汝與我無室家之道果爾何故而致我于獄也見汝之致我于獄則信爲家次所惑有文下章故此雖致我于獄而室家之禮實有未備者不可掩也韓詩外傳謂行露之女許嫁矣然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則不肯往以著其守貞之至觀室家不足之言可見非謂全無媒聘也或云角

詩經世本古義 斗五十 行露二

乃嘴之能而鈎者凡鷙鳥皆有之未詳所出穿家不足卽亦不女從之意言欲求與我爲室家恐未能也亦通○**誰謂鼠無牙、**麻韻**何以穿我墉、**冬韻**誰謂女無家、**麻韻按前章上二句自爲韻此則取牙與家墉與訟[illegible]相爲韻朱傳以前章家字叶音谷此章家字叶各空反一字兩讀恐無此理**何以速我訟、**叶冬韻詳容翻**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冬韻○比而賦也鼠穴蟲也牙說文云牡齒也徐鍇云凡下齒牡也按鼠有齒而無牙爾雅云牆謂之墉訟說文爭也字从言从公古之于人也按周禮司寇職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對文之別訟以財貨相告者獄相告以罪名此詩無財罪之異重章疊其文先獄後訟者謂致之于獄而後質對也陸佃云雀角鼠牙皆言以無爲有似是而非也從說文云相聽也蘇轍云知其室家之道不足而終不之從者召公明于聽訟也劉公瑾云此詩直文乃訟之初六强暴之男明訟之此困也初六陰柔不終于訟而九

四以剛不中正應之貞女自守非所以召訟矛男子以强暴凌之然曰室家不足則初六之辨明矣曰亦人女從則九四不克訟矣所以能然者以有召伯爲九五之大人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王雪山謂暴男侵貞女女因可謂男爲何人豈王化獨及女而不及男耶意此必衰世之詩綜其女之不苟隨耳按王之疑亦是顧不知鄠乃崇侯虎之地蓋采于崇侯之惡而然也若朱傳但以爲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則此女性本守貞而非淫亂者乃謂因文王召伯之教化而始變其舊習寬矣亦貞傳有闕文今不錄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序出其作于文王初立辟廱之日乎竹書紀帝辛三十七年周作辟廱按周自文王都豐之後始建辟廱其後武王倣之故鎬京亦有辟廱焉詩之作必美其所自始故知菁菁者莪爲文王詠也序以爲樂育材者得之而更衍之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愚謂天下二字似泥此詩蓋作于入學鼓篋者非作于圜橋觀聽者耳又鄒忠胤因詩中樂且有儀之句疑笙詩由儀卽此

菁菁文選注作蓁蓁集韻作菁萍豐氏本作青青下同者莪歌韻在彼中阿歌韻既見君子樂音洛且有儀叶歌韻牛何翻○興也陸佃云艸之初生其色玄盛則乃青衰死而後黃名故菁之文从青詩曰何草不玄言其生何草不黃以言其死也重言菁菁者不一菁也莪草名爾雅云莪蘿也說文云蘿莪也蒿屬郭璞云今莪蒿也亦曰蘪蒿蘪之爲言高也舍人云一名蘿

蒿一名角蒿陸璣云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亦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本艸注云莪葉如菁蒿開淡紅紫花結角子長二寸許微寒味藏器云生高岡宿根先于百草得振宗云陸以爲生澤田陳藏器以爲生高岡今以詩又證之陵阿則高地也沚則水中也然則澤田高岡俱有矣郝敬云莪易長服然而成故名莪小曰莪大曰莪諺云三月茵陳四月蒿易長也故凡育材嚴粲云莪雖微物美而可食故以諭人材中阿毛云阿中中沚中陵放此阿有二義說文云大陵也一曰曲阜也按阿既陵之大者不應至第三章始言在彼中陵似非立言之序宜依後說爲正大陸曰阜其曲處名曰阿及至大阜始曰陵耳爾雅釋丘篇以丘阿與丘隅丘偏並稱解者亦謂是丘之曲中也可知所乃阿之本義羅願云莪水中所生陵阿亦通有之此雖可食之菜然彼中阿沚陵有在者皆爲木采蓋育之而使成也亦地之良者善養物君之仁者善養士故以爲能長育人材焉鄒元錫云天之生材也實難栽之師

節發之學育之使自得其材以之也中阿長我菁菁
然似之故以起興愚按中阿人所不見之地興夫
之藏修于國學無幕人知也既見辟廱也豐與云始
未見而今見之也君子指文王也後放此鄭云學不
樂不安儀不度不成遊業樂群親師而安友樂學也
容貌先禮動作率度有儀也其中心和樂游親推敬
而嚴威者與其成也釋矣然非良師儒不任施於求
拂將苦其難不知其益隱其學且疾其師音有育莪
按詩小序云菁菁者莪發則無禮儀矣呂氏云長育
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于禮儀禮儀者內外兼
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徐幹云先
王之欲人之為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
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
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
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菜學萬舞秋班學合聲
習籥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
見君子樂且有儀既修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

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君子者
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辭乎心志藝行度乎
德行美在其中而動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外著故
賓王之山才本必慮感德之主文藝必衆又左文二
年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
公降拜曰小國受命于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
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昭十七年小
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
者莪皆斷章取義無與時旨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紙韻**既見君子**

我心則喜紙韻○[illegible]也沚解見采蘩篇羅願云莪卽古之蘩釋艸曰蘩之醜秋為蒿以醜言之

則以類多矣不肝雜各有專名不秋乃成皆通所為
蒿今莪蒿之莪蒿又謂之[illegible]又謂之蒿蒿然則可
蒿菁之深矣又莪在阜[illegible]于止關游召沚
之毛所謂符合釋艸[illegible]又曰蔞蘿字異而
音皆[illegible]謂蠶也[illegible]故同其兩名耶古
蘩醫蒿以為可以[illegible]故曰莪卽蘩也孔

如近云莪莪者以道見有大之[illegible]于中而長道也
邦云菁菁者莪不得小者之沚多士齊聚亦得此也
思於辟廱之制以水環之其形似沚故以中沚為興
喜說文云樂也徐鍇云口壴為喜壴者陳樂立而上
見人心之悅則其面目朴然而變知其喜也我
心則喜者因育材之有成喜已材之得成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蒸韻**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蒸韻○興也大阜曰

陵我在中陵則人皆得見之矣士之材已成就而為
人所共瞻仰者其象如之故以為興錫通作賜說文
云予也朋卽朋友之朋周禮注云同師曰朋同志曰
友按說文朋本古鳳字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
以為朋黨字錫我百朋者辟廱之中人材所聚新至
者得于斯取友焉喜其受益之多故本其所自而以
為君子之錫我也古者學成數之大名言其多耳王
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
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

以齒所謂百朋也又按詩之朋尊以兩尊為朋易之
十朋以兩貝為朋皆取兩相偶之義舊說解白朋
但放十朋之說而鄭箋且以五貝為朋今按漢書食
貨志有五種之貝大貝四寸八分二枚為一朋直二
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
么貝二寸四分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
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成貝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
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貝遊五品惟大貝
壯貝么貝小貝四品各以二枚[illegible]與為[illegible]其不成貝
者但數枚而用鄭氏謂五貝為朋非也然五貝乃王
莽所制據鹽鐵論謂用貝起于夏后氏文周亦有泉
貝未知其法何如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貫背
用故謂之貝今如依舊說則錫我百朋者蓋謂
羣賢麗澤所益實多如獲貝朋之衆耳亦通

○**汎汎楊舟**尤韻**載沉載浮**尤韻**既見君子我心則休**尤韻○興而比

也汎說文云浮貌從[illegible]汎而復浮故
曰汎汎楊舟以楊木為[illegible]故可為舟載

之言則蓋音近也黃震云載沉載浮者言舟泛泛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貌是師道云汎者待揚之勢非汎之謂也揚舟以比賢士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虛舟汎汎則沉則浮將以待問度者即賢士待用之況也休从人依木朱子云言安定也既見君子則將論定而官任官而爵不患成材而不見用我心於是乎安定也按文王世子篇云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材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當時文王作人之法如此先儒謂辟雍尚仍殷制在郊于此論課學士材能故曰語于郊云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朱傳以爲燕飲賓客之詩子貢傳則亦以爲燕賢也申培說謂天子燕賓與之同歌此詩陳氏疑爲天子行禮于學校燕飲而歌此詩今按詩中絕無言及燕飲之事但以有歸美君子之辭則燕饗通用無不可者非爲燕飲作也

汝墳商人苦紂之虐歸心文王而作是詩 說出申培 貢傳亦云愛辛無道商人莫文王而歸之賦汝墳按汝旁去紂都朝歌不遠至是皆歸心于文王則不止三分有二而已王弼易註曰周宰陶復而有汝墳足爲此詩明據鄒忠胤云竹書紀帝辛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汲冢周書曰殷內史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歸之周此與夏癸之世太史令終古出奔商費伯昌出奔商者如同一轍即是推之奔周奚止一辛甲一內史摯哉

遵彼汝墳 漢書注爾雅注豐氏本俱作濆按爾雅江有沱河有灉汝有濆濆者汝別也水經注云汝水又東南逕奇雒城西北今南頓縣治也永出焉世亦謂之大㶏水其下夾水之邑猶流汝之名是或濆聲之訛近矣孔穎達云彼濆从水此墳从土代薪宜于厓岸大防之上不宜在濆汝之間

伐其條枚 叶支韻讀悲翻 未見君子惄 韓詩作愵陸德明本作懋 如調 說文

殷帝辛之世

豐氏本俱作輖韓詩作朝 飢 支韻說文作饑〇興而賦也遵說文云循也汝水名說文云在弘農盧氏水經以爲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至原鹿縣入于淮地理志以爲出高陵山酈道元云即猛山也亦言出南陽魯陽縣之大盂山又言出盧氏縣還歸山博物志云汝出燕泉山並異名也余以方志參差遂令尋其源流今汝水出大盂山黃栢谷巖嶂深高山岫邃密石徑崎嶇人蹟裁交西即盧氏界也朱子云汝出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爾雅云墳大防李巡云謂崖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周禮注云水涯曰墳楚辭云登大墳以遠望則此汝墳謂汝水之高或謂即陶丘鄉是也一說志云汝墳城在河南南陽府郟縣境內條小枝也枚幹也俱見說文戴侗云枝之旁達者也詩凡言條枚者也徐鍇云條自枝出枝自條而出按條枚謂條之枚條以況諸侯以況諸侯之臣如鄭大夫邑宰之屬時商紂暴虐下之亦相與爲暴虐汝旁式作堅其長吏多故欲遵汝墳以伐人甚之治也商頌言苞有

三章曰惄，亦與首章條枚同意。君子指文王也。惄同。說文：惄，飢餓，憂思一義。孔穎達云：惄之爲訓不爲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尤然，故又以爲飢。惄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舍人云：惄，志而不得之思也。調說文云：和也。人飢餓最難忍，思之之切，如惄欲和解。○其飢。有不能須臾待者，蓋歸心文王之甚如此。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寘韻 **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寘韻與而駁

肄也。毛傳云：餘也。斬而復生曰肄。詩詁云：枿也。孔云：左傳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文曰：杞，夏餘也。是肄爲復生之餘也。伐其條肄，謂伐去其條枚之已斬而復生者，以明長吏不恤其民，前人雖去，後人復然，故以條肄擬之。既者，已事之辭。遐，說文云：遠也。棄，說文云：捐也。言文王不以我所居遠于周地，而有棄我不恤之意也。時蓋文王以[illegible]職貢之，故往來于商。汝墳之人得見而喜之如此。○**魴魚赬**說文作[illegible]**尾，王室如燬，**叶紙韻，虎委切。字書[illegible]句俱作娓，列女傳作毀，下同。**雖則**

如燬，父母孔邇。[illegible]韻○興之比又賦也。魴，魚名，解見魚麗篇。赬，本作經。說文云：赤魚也。[illegible]

雅云：魴梁謂之鯿。郭璞云：以爲淺赤也。養生經云：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張子云：謂水淺魚勞尾多則血流于尾，故尾赤也。孔穎達云：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左傳如魚赬尾，衡流而方羊裔焉。鄭氏謂魚肥則尾赤，以喻蒯聵淫縱。不同者，此自[illegible]魚尾本不赤[illegible]故爲勞也。雖[illegible]云[illegible]，[illegible]雖不同，然魚肥目不赤[illegible]不[illegible]勞，[illegible]尾易於[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傳博大而肥，不[illegible][illegible]其尾如之以銜[illegible]，則其[illegible]其[illegible]宜其尾之植也。蓋涼之精[illegible]以[illegible]周臣宗之[illegible]氏之[illegible][illegible]則有志大[illegible]之家說文以鮒[illegible][illegible]尾魚，非是。王室指紂。燬，[illegible]說文皆云：火也。以物入火中則毀壞，故古燬也。又故齊人謂火曰燬，楚人各曰[illegible]，吳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曰[illegible]不同[illegible]發言射攻[illegible]然如火[illegible]人。潘岳賦有云：環四海以爲鼎，吟九垓以爲[illegible]，奔[illegible]以[illegible]宙頓如燬之謂也。父母亦指文王。[illegible]孔本訓邇，相傳訓甚者，以大通之[illegible]。邇，說文云：近也。

汝旁去[illegible]致遠而云孔邇者，人遠而澤近也。不介云言王室雖酷烈，民不堪其苦，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彼文王之德厚與之，如父母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春秋傳曰：愛之如父母。蘇轍云：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周德雖廣，而紂之虐如將焚焉。民之被其害者，如魚之勞于火也。然而有文王以爲之父母，可以無久病矣。張氏云：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王室雖如燬，而文王在邇，有以恤我也。[illegible]此詩則民心油然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于渙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爲商之方伯，與商室繫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

汝墳三章，章四句。序謂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朱傳從之。韓詩則以爲辭家也，而劉向列女傳則云南之妻，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于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

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于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爲之者，爲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凰不罹于罻羅，麒麟不入于陷穽，蛟龍不及于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于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于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于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辭君章句亦云：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後漢周磐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諸說雖不同，總之皆以爲婦人詩耳。細玩詩詞，終覺[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且於父母孔邇一句尤自難通。今但以君子父母[illegible][illegible]文王，則前後文義豁然明白，不勞辭費。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載周南中其爲

文王而作
復何疑乎

魚麗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序出文王葬年三分有二
國家富極之時無事而飲酒則歌此詩出方岡續古个殘○
飲賓客而賦多為當是據作上所見作書紀文王
四十年作靈臺而圖沼亦同時並作故其詩曰王
在靈沼於物魚躍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
而民歡樂之樂其有麋鹿魚鱉而楚語伍舉曰先
王之為臺榭也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意魚麗之
詩其即作於此時與又按頌潛之詩曰猗歟漆沮
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此詩言鱨鱣鯉與
彼同而不及鱣鮪名鱣鮪大魚雖漆沮大小有之
非寡婦之笱所能容可知此笱為靈沼詠不為洿
沮詠也儀禮鄉飲酒及燕禮於笙入奏南陔白華
華黍之後間歌此詩而笙由庚間者代也言
歌一吹也朱子本此故以為燕饗通用之樂歌

魚麗于罶有韻朱子云嘗酒氣多隔句協韻後倣此鱨鯊叶歌韻桑何都君子有
殷帝辛之世

酒有韻旨且多歌韻○興也魚以興賓客麗毛傳云歷也按易云離麗也此麗當即是隆義如
小過其飛鳥離之之罾罶說文云曲梁寡婦之笱魚
所留也从网留留亦聲爾雅云凡曲者為罶又云嫠
婦之笱謂之罶按曲薄也通作簿所以養蠶器郭
璞云凡以薄取魚者名為罶孔穎達云以薄為魚笱
其功易故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一說苦詁
云罶乃曲梁之笱非曲梁也古者獺祭魚然後虞人
入澤梁川澤之刊不使人得專之惟寡婦家上所稅
問使得織曲薄帘役采以鉤求之以捕得魚苔遺
衷而聽之意其虞人王季山謂後世有魚麗之陳陣
凡五有陣又各有五殺入其中肯無有不甚然則留
有曲薄也雖不甚與陳法相似刑函漢周[illegible]之人
其中者亦無得而脫也獵魚麗之卩其宛聚[illegible]之
詁之義乎迷時可云此以與主人臨意綴網[illegible]不
錄薄也鱨鯊魴鱧鰋鯉皆魚名係續云備丁云門宗
句法同九罭鱒魚之大者說文毛傳皆以為揚也孔
云徐州人謂之揚塗佃云今黃鱨魚是也性浮而善

飛鴹故曰鴹一名黃鴹[illegible]今夏迺下致冬近
上陸璣云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
大而有力解飛者今江東呼黃鱨魚一名黃頰魚尾
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按家語宓子賤化為單父
宰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見得魚者輒舍之問
焉數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鱨吾大夫愛之其小者
名為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此證鯊
所大魚之名也鯊小魚之名也[illegible]吹
沙也似鯽魚狹而小體圓而有黑點常張口吹沙陸
個云性善張[illegible]吹沙沈[illegible]行亦吹沙於沙
中孔云故抱異物志云吹沙長三寸背上有刺螫人言
鈔肘沙然其[illegible]也[illegible]屬俗人
之二云蓋非特吹沙食細沙其味大美有贊者不
二五以為不若小者今人呼為重唇其特[illegible]有
若蓋渡以為名今之隹小以南亦甚多北土
人吟之夏則隨水下自江南路中每有[illegible]罕矣
春來復來正至是以小時亦有之然亦云當
生淡水中者大抵沙正月驗魚之後最先至者海中所

產以其皮加沙而得一名吻江舞鮐能生其類尤多大
者此之盈魚後當一種有蛟蝱背上能化去有蛟蝱
似蛟有鼻長皮可飾刀劍[illegible]上海濱北去魚也
外皮有文可作劍鞘皆謂之海有沙鯊北魚大夫十
隼瑩若銀絲今所[illegible]鯊[illegible]
皆得與此皆小魚耳與之禮之主人[illegible]
也味[illegible]有大小之以遺及起興君子之劉人八[illegible]
云樂工人所敬可以遺及與燕之人[illegible]
于云道以人[illegible]見之優賓賓[illegible]
達與亦直以賓客宴如之致賓[illegible]
亦又云之[illegible]燕[illegible]見人之[illegible]
貞節言之其[illegible]燕飲之其[illegible]以魚為
鱧[illegible]可笑而有如此者舉其◯云古人以魚為
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罶魴
云[illegible]今之有[illegible]紙[illegible]賦[illegible]與[illegible]
緣[illegible]名[illegible]皆魚之美者也
二曰[illegible]鯿魚[illegible]
廣而薄肥恬而少力[illegible]

而味美扵[illegible]
陳風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鯉[illegible]
[illegible]于牛羊文曰居就鯉梁水之[illegible]
中者尤大常以著鱧[illegible]
負之[illegible]以美甘無也[illegible]
也本草綱目云鯉魚之甘[illegible]
義[illegible]北[illegible]北相[illegible]
七[illegible]作北斗[illegible]
體故以北斗[illegible]
[illegible]

貴故有敢于歲[illegible]其多有已
依其多而不足以言以其旨之
非古亦不足以言乃[illegible]所享皆寶故以旨
享此嘉賓也以[illegible]
◯魚麗于罶鱧[illegible]君子有
酒旨且有[illegible]
[illegible]
也[illegible]云[illegible]
五色之魚云[illegible]
類[illegible]
以其鯉所[illegible]
養魚之所以[illegible]
多[illegible]
二[illegible]
曰鯉[illegible]
所以取鯉[illegible]
實既[illegible]

佃云鰋寡之大不若魴鱧之大不若鱨鯊故其序知此令魚品亦與之門勤爲下色鰋爲中色鱨鯊爲上色爾門之詩先動後鯉亦以此故也此與前五色之說皆非確義姑存之以資多識耳有曹氏云言用之而愈有也餘歡未盡醇敬史嘆見主人愛客之無已也故以旨且有終焉黃佐云或曰博爲歡式可以用饗魚麗之燕毋乃過乎後下曉是未知道者也夫養賢以及天下也故聖王重之燕饗所以致其交也故賢者上觀之儉豈其所先哉其之于宗則稱之曰實燕之于廟則留爲祭禮以食之樂以樂之實以之之禮以致然若有所不及也然則得也者其聖人不得已之仁乎不然此門夏望又何以爲衆世之風乎

○物其多叶□矣，維其嘉叶歌何韻矣。言豐也。二章承首章言嘉禮意也物指魚□多即承首章多字不復特言多而省殽之物亦多也嘉美也嘉賓之嘉謂其嘉美此賓客故備物之多如此。○物其旨子紙韻荀子作指矣，維荀子作唯其偕叶舉里切

韻荀矣。賦也。旨，即承次章旨字，不特旨美而謂殽之物亦美也。偕，俱也。言有宗恭敬之意與之俱，非徃物之旨而已。荀子云：工匠者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聘禮志曰：皆厚則傷于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指通作旨。○物其有叶紙韻矣，維其時上可紙韻翻矣。賦也。有，即承上章有字，而不竭也。時，謂可以燕饗之時。荀子云：雖有物而不得其時，蘇轍云：古之仁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亦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以共燕饗之物者，不得取。君子於是及其暇日，爲酒醴以燕樂之，有所謂六物者，是用須不盡其用之爲時也。蓋其節也，句非國家閒暇，內外無故，則四不盡，不能全其樂矣。又劉向說苑云：天子有而服，不敢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猶不舉力役，皆因星之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穆授以其時也。先其無時而物盛多，能以禮而爲也。總以其動之時也。先其有矣實物盛多，能以禮而爲也。意合，亦通。左傳季武子賦魚麗之卒章，杜預注以

得其時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說者遂謂物之生育最多者莫如魚，故牧人之夢亦以衆維魚矣爲豐年之兆，似此說詩，皆所謂以辭害意者也。按毛詩魚麗篇次有杕杜後，以終鹿鳴之什，故晁景迂序論云：序稱魚麗可以告神明，其王道成也，辭與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爲盛，亦文武之風終於魚麗，序以爲王道成則近語。于雅矣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爲可告神明，時于是矣，皆始毛傳於由庚，亦內治者也，實也。而終於逸樂之說，程子及吳氏亦合，序文不取，謂聞人生自致之，辭鄙忠亂亦云，所以不及可告神明，至何瑯尚可見何，其說然也。傳謂魚麗所以燕大臣，亦未有以見其然也，申子貢詩說謂同宗燕賓皆賦則以贈魚等，節爲其賓所謂以辭害意，猶之乎言燕賓也。

采蘋美邑姜也古者婦人將嫁教于宗廟教成有
蘋藻之祭武王元妃邑姜教成能修此禮詩人美
之禮記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
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
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
順也注云祖廟未毀言此女猶於此則有服于君
為服故使女師教之于公宮公廟也既毀謂
無服也則于君為族故教之于宗子之家白虎通
云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者而明于婦
道又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
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孔穎達云必先嫁三月
教之三月者一時天氣變女德大成也鄭云女所出
之祖也公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以魚芼大于
國教國德淑說祭以成之故詩人舉以言焉胡廣
嘉云教成之祭主之於禮與詩甚合蘋藻用此
合也禮正寢東與西南隅而此在牖下孔氏以
段帝辛之無

為外成之義據昏禮納采以至請期主人皆筵于
戶西上右几是其禮皆戶外設此二合也不言
婦而古女女又言季孔氏謂將嫁故以少言之以
女尸祭鄭氏所謂成其禮也此合之也見所以
叔為美邑姜者以有齊季女之語知之羅云
齊伯陵之邑故國以天齊有伯盜書炎帝之生器
生伯陵周語謂天黿之分我之皇妣大姜之姪伯
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則殷太公其逢伯陵
之後為諸侯伯封蒲姑太公之為者
傳晏子云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
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按太公不彌
後仍封于齊當武王為伯之時以女妃武王
時其時太公年已老邑姜之為武王妃後仍疑
又左襄二十八年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于
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
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
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
敬可棄乎所謂季蘭之尸不可不知其也

古者擇之可則允齊地之分按舊說相傳皆謂齊
為齊謀矣時武王未為天子太公尚為周大夫雖
未封齊何以其系出伯陵之後故仍以故國稱
不然二南之詩其系多為太姒詠者不一而足至
如太姜太任亦再見于大雅之讚頌以邑姜閱國
聖配獨無一詩及之乎是王大紀云西伯納呂尚
之女曰邑姜為妃邑姜賢未嘗徧見未嘗偕怨
未嘗得展是年生子誦金履祥云自史記世家稱呂
尚窮困年老後世遂有太公六十歸周之說觀其
以邑姜妻武王則入十之說殆或不然又射義云
大夫以采蘋為節樂循法也取義之意以季女
卿大夫之女既教之以四德而後使之尸祭德
之能其職人
之禮循法也

于以采蘋頻韻南澗之濱真韻于以采藻皓韻說文作藻于
彼行潦皓韻○賦也爾雅云萍蓱其大者蘋嚴粲云
今考本草水萍有三種其大者曰蘋葉圓闊

寸許季春始生可糝蒸以為茹其中者曰荇菜其小
者曰水上浮萍江東謂之薸毛氏以蘋為大萍是也
郭璞以蘋為今水上浮萍江東謂之薸是以小萍
為大萍矣蘋可茹而薸不可茹毛氏云蘋之所
及用之以祭祀乎今薸止可養魚宋氏云蘋生于
江沸之采者曰蘋者水生而似芽者也宋羅所謂起于
首一蘋之末者陸生而似莎者也月令通考云蘋葉下
有一點如水沫一名芣菜陸佃云呂覽曰菜之美者
崑崙之蘋高誘謂蘋大蘋水藻也據此蘋即所謂濱
水深藻之處乃有故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也南郊
云南山也顏說文云濱水也濱本作瀕說文云水
涯也廣已傳云聚藻也蘋藻之屬牛藻生故引詩于
以采藻左傳云蘋繁蘊藻之菜陸璣云藻水草也生水
藻荇謂聚也江東亦呼為藻陸以云為好聚生於水
底者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
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又扶風人謂
之藻聚為發葉也此二藻皆可食熟接去腥氣米
麪糝蒸為茹嘉美揚州饑荒以當穀食也陸佃云

藻水艸之有文者生乎水下而不能出水之上其字从澡言自絜如澡也書曰藻火粉米藻取其潔火取其明也又云韓詩曰沈者曰蘋浮者曰藻蓋藻萍類也似蓬葉而連生生道旁淺水中與萍種至秋則紫今俗謂之馬薸亦呼紫薸故曰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淮南子容華生蔈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謂見歟蓋非蕭藻之藻萍藻之藻萍蕭藻之藻沉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則明非蘊藻也藻出乎水之上蘋出乎水之下故大夫妻采之愚按韓詩雖言蘋沉藻浮然萍藻之藻恐不可食當依爾雅毛傳爲蘊藻也行流□□說文云雨水也羅願云藻于流水之中隨波行□□葉條暢尤爲可喜故采藻于行潦又郭云行路也潦積水也古者井田路在井上其傍溝洫頻水在人可記祭井亦閒之祭行也孔穎達云前潤言濟行潦言彼可言也又云蘋之言賓實服也欲使婦人采潦所從藻之言澡澡浴也欲使婦人自潔清故取名以爲戒左傳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言取早起戰栗修治法度虔敬之義也則此亦取名爲戒明矣又昏義注云魚蘋藻皆水物陰類者義得兩通陸佃云魚亦柔巽隱伏故此二者昏禮以成婦順○

于以盛成音**之維筐**曾氏本作匡**及筥**叶麌韻讀如矩果羽翻

于以湘韓詩作鬺**之維錡及釜**麌韻○賦也受物曰盛盛之湘之奠之皆謂蘋藻也筐筥皆竹器筐說文本作匡徐鍇云受物之器象形正三方也筥說文云箱也陳祥道云宋魏之間謂箸筩爲筲則其制圓而長矣或作篆方言云江沔之間謂之籅南楚謂之簍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箄亦作籧月令具曲植籧筐是也湘之□□□□其義韓詩作鬺說文本作鬺漢志鬺亨上帝史記封禪書鑄九鼎皆嘗鬺烹顏師古云鬺烹一也古人音同者字得通用許慎云江淮之間謂釜曰錡陸德明云三足釜也毛傳云無足曰釜古作鬴鄭玄云烹蘋藻者于魚湆之中是鉶羹之芼又云魚爲鉶實蘋藻爲羹菜按湆汁也鉶盛和羹器凡肉味之有菜和者則以鉶盛之故謂之鉶羹芼者用菜臐肉爲羹之名□可蘋藻烹實魚汁之

中婦盛之鉶器所用芼以蘋藻者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叶麌韻後五翻

誰其尸之有齊如字**季女**叶麌韻讀如弩暖五翻○賦也奠說文云致祭也采而盛盛而湘湘而奠先後之序也蔡汝楠云既采之又盛之既湘之又奠之則事不倦也胡云自采而盛而湘而奠地以紀之器以別之敘以次之物曲盡人事飭亦敘教女以婦道循循可宗也宗室大宗之廟也按大宗大夫之始祖蓋諸侯自嫡子以外皆爲別子別子始爲大夫繼別子之嫡子世爲大夫則立廟以祀之是爲宗室若諸侯則祭于都宮大夫之君于則但爲繼禰之小宗不得祀于宗室矣孔穎達云知非宗子之女自祭家廟者以宗子之女自祭家廟故須言于宗室乎牖下鄭玄云戶牖間之前按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面孔云以其正祭在奧西南隅不宜嫌隱言之今此云牖下故爲戶牖間之前戶內牖東去牖近故云牖下所以不于室中者凡昏事皆爲于女行禮設几筵于戶外取外成之義昏禮納采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如初禮其禮皆戶外設几筵也今教成之祭於戶外設奠此外成之義尸說文云陳也齊國名太公之後所封國也解見小弁下季少也鄭玄云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之季女不主魚魚俎□□子設之孔云以三月以來教之以尚質故爲此祭所以教成其婦禮故使季女自設其羹也云魚俎實男子設之者以特牲少牢俎皆男子主之故也陸垹云諸家以季女爲士大夫之長然已嫁曰婦安得復稱女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序以爲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按此序於經無所發明所謂循法度者摭拾射義語耳王□□□□所□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設之于奧奧即牖下孔穎達云按宗室□□之時若非教成之祭則大夫之妻自祭夫氏□□□云大宗之廟又經與本身以魚爲俎實□□□以正爲長□矣朱

傳謂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蓋假此爲說耳子貢傳謂內子勤于祭祀周史美之申培說謂內子敬祀詩人賦之鄒忠胤闕之云詩不言婦而言季女思意此內子必初嫁者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季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當其未廟見則猶稱女女而尸祭其爲廟見之初祭可知矣儀禮士昏禮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婦出祝闔牖戶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按此即所謂于奠之宗室牖下也昏禮下達自天子至庶人告祭不專爲士設耳其說亦近似然終不如呂范二氏蘋藻之說較爲有據又晁氏謂齊魯韓三

說以此詩爲康王時詩今據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三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周禮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周禮儀禮皆周公所作已有此詩則其非康王之詩甚明

鳧鷖武王爲諸侯繹祭五廟禮畢因祏享尸之樂

公羊傳云繹者何祭之明日也孔穎達云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書辛巳有事于大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爾雅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何休云禮繹繹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必繹者尸屬胙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禮大異日繹祭之禮主爲賓事此尸但下于諸侯禮卿大夫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爲繹言其事實謂之賓尸醴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實謂之賓尸耳又祭之名三代各異詳見烈祖篇小引下家語云衛莊公改舊制安宗廟高子羔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于祊祊在廟門之西今衛君更之如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于東方失之矣陳祥道云祊其位也繹其祭也賓尸其事也鄭氏以卿大夫

殷帝辛之世

賓尸在堂故謂祊於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孔穎達云中之云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於義或然別見楚茨篇所以知爲祭五廟者以此詩言公尸凡五知之如謂頍而不殺五何必至五且何以竟止于五五者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祭法云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祖考廟享嘗乃止疏云曰考廟者父廟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曰王考者祖廟王君也祖尊于父故加君名曰皇考廟者曾祖也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也曰顯考廟者高祖也顯明也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祖曰之曰祖考廟也大祖始也此廟爲王家之始故云祖考也天子月祭五諸侯卑故惟得月祭三也大祖爲不遷而與高祖非不得月祭止預四時也今按此詩言鳧鷖在涇涇爲水名而其後沙渚深亹皆非水名乃衆于在涇之辭鳧水居也有大祖之象沙渚皆在下方自高而下一昭一穆之象深亹居潨水下流人之方自上而下一昭一穆之

象其爲諸侯之五廟明矣尸稱公尸亦周家未爲天子時之稱然愚初猶意其爲文王之詩以祭義引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正言繹祭之享後又思詩人凡言景物必據所見文王居岐周而祭宗廟當言岐水武王遷于豐而祭宗廟當言豐水是皆非涇經流之地安得遠及涇水乎及觀華谷嚴氏粲之說而意始豁然直斷其爲武王未有天下時之詩焉嚴云渭水東流先會豐而後會涇豐水自南而入渭涇水自西北而入渭文王居豐在豐水之西則越豐而後至涇武王居鎬在豐水之東則去涇近矣張衡西京賦云欲灃吐鎬據渭歸涇見涇水近鎬也

鳧鷖在涇青韻公尸來燕來寧青韻豐氏本作寍爾酒既清叶青韻讀如青倉經翻爾殽豐本作肴後同既馨青韻公尸燕飲福祿來成叶青

本庚韻當叶青韻翻未詳按說文成从戊丁聲丁屬青韻則成當有青叶○興而賦也鳧鶩也解見女曰雞鳴篇易林云鳧舞鼓翼嘉樂克德陸佃云楚辭曰汎汎若水中之鳧蓋浮善沒而又容與與波上下羅願云今江東有小鳧其多無數俗謂之冠鳧善飛王充論衡曰日月一日一夜行二萬六千里與鳧飛相類故王喬以上方所賜舄假形於鳧自葉朝京師焉方言曰野鳧甚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鷿鷉鷖毛云鳧屬蒼頡解詁云鷗也陸佃云鷖一名漚列子曰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今字从鳥後人加之也孔云一名水鴞格物論云鷖鷗也以名自呼大如水雞生於荷葉之上海物異名記云鷗之別類羣鳴啁啁隨潮往來謂之信鳥南越記云水鴞色白數百爲羣多在張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頗知風雲若羣飛至岸必風渡海者以此爲候郝敬云鳧善沒鷖善飛有變化出沒之象以比鬼神愚按郝說是矣禮謂宗祭於彷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意亦近是然□□之興義必有所取舊說皆謂鳧與公尸則公尸只一人耳而以二鳥興之何居禮夫婦一體昏則同牢合卺終則同穴祭則同几同祝故禮記曰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疏謂人生時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于此故夫婦同几唐博士陳正節議曰臣聞于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茲典陳祥道曰祭祀同几則一尸儀禮男男尸女女尸謂虞祭也又曰按少牢饋食歲事于皇祖必以某妃配某氏故同几共牢一尸而俎豆不兩陳以其夫婦一體故也然則鳧鷖乃以興祖考妣非興公尸也後做此蓋是日先行繹祭之禮而後享尸詩既不言繹祭之事而特寓興于鳧鷖一語以致其忱忽想像之意此詩筆之幻處又取興之變體或問鳧鷖興考妣亦有分屬否曰說詩固不必拘拘如此然據本文先言鳧後言鷖則鳧當興考鷖當興妣也蓋鳧雖善沒尤善飛其飛必于晨說苑魏文侯嗜晨鳧是也周書王會篇鳧羽爲旌亦取其能遠飛耳鷖雖善浮然不過游戲水上故忘機之人得與之游雖復有時飛

而不下要非高飛遠舉者比也周禮王后五路安車用鷖總所謂總者以繒爲之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其色青黑如鷖而名之爲安車者蓋亦有取于安樂自得若鷖然也今即以鳧旌與鷖總對觀之鳧旌男子所執鷖總王后所用則鳧謂與考鷖謂與妣可矣或乃大笑涇水名解見棫樸篇今按武王都鎬則有鎬水乃何以不言鎬而言涇詩人於此亦有深意玉海載涇水出原州百泉縣涇谷東南流至涇州臨涇保定二縣又東南流至邠州之宜祿新平永壽三縣又東北流至京兆之醴泉高陵雲陽三縣以入渭班固地理志謂涇水行千六百里周之先祖居邠其後再遷至武王而始居鎬涇水經流亦從邠界來而適遷近鎬故觀涇水而與祖功宗德之思焉詩對祖廟而作所以有取于涇也若鎬水則其來不遠矣公尸解見既醉篇何休云諸侯以大夫爲尸此章首公尸乃后稷之尸也燕通作宴安也饗之所以安之也後做此孔云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賈佐云禮祭統曰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在廟中則全

乎君爲其近于祖也。祭之明日不怨輒志也。是故以賓禮燕之也。故曰讀鳧鷖而益知周人仁義之兼至矣。寧通作寍。說文云安也。黄云爲尸之時未免有象神之勢而拘束不安。今則登筵依几而安矣。爾朱子云自歌工而指主人也。清孔云潔也。殽通作肴。廣韻云凡非穀而食曰肴。馨毛傳說文皆云香之遠聞也。愚按太祖距今遠矣。遠則以氣通之。故對其尸以清以馨言。燕而專言飲者舉飲以該食也。福洪範所謂五福。祿說文亦訓爲福義似無別。愚按福字从畐當是取其與德相副耳。孝經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徐鍇云若言省錄之也。然則福本於天之所予謂之祿也。來者云若隨公尸而來也。成說文云就也。尊尸所以尊神。尸安則神悅寧乎。以福祿來成就爾矣。亦祇雖也。閔光德云此繹祭燕尸之樂。到此祭事饑完備故謂以公尸而燕飲于斯則昔日所降之福祿自今日而成就也。易林云鳧鷖遊涇君子以寧復德不忽福祿來成。按易林所謂復德其即夏人名繹祭爲復胙之義乎。○**鳧鷖在沙**，叶支韻山宜翻亦叶歌韻桑荷翻 **公尸來燕來宜**，支韻亦叶歌韻牛何翻 **爾酒既多**，歌韻亦叶支韻章移翻 **爾殽既嘉**，叶歌韻居何翻亦當叶支韻居之翻 **公尸燕飲福祿來爲**。支韻亦叶歌韻吾何翻○興而賦也。沙說文云水中散石也。孔云水少則沙見故字从水少耳。易需卦九二需于沙注謂沙接水者上言在涇此云在沙則在涇水之傍沙也。此章公尸以世次推之爲古公之父太公之尸也。名公祖。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諸盩字叔類號曰太公。太公位次在后稷之傍最近故取沙象。宜亦安也。順適之意。嚴云來而宜之謂樂之也。多毛云酒品齊多。孔云於周禮差之推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此雖爲宗廟之祭其大事與時祭不明但言品齊多耳未必五齊三酒皆具也。嘉說文云美也。尚祖于玄孫相去猶遠恐人疑待尸之禮或有闕略故特言多與嘉以表其內盡志而外盡物也。爲鄭云猶助也。言有福祿來扶助之也。○**鳧鷖在渚**，語韻 **公尸來燕**

來處，叶語韻斂呂翻 **爾酒既湑**，語韻藝文類聚作滑 **爾殽伊脯**，麌韻 **公尸燕飲福祿來下**。叶麌韻後五翻○興而賦也。爾雅云小洲曰陼即渚字。釋名云渚遮也能遮水使迴也。此章公尸謂古公之尸也。鳧鷖舍水而就渚猶古公去邠而還岐故以爲興。處毛云止也。黄云安樂也。與蓼蕭譽處之處同。湑說文云茜酒也。鄭云酒之沛者也。釋文云謂以茅沛之而去其糟也。脯說文云乾肉也。釋名云搏也乾燥相搏着也。周禮腊人掌乾肉凡祭祀共豆脯薦脯注云薄析曰脯曾祖親而尊者曰湑曰脯益質言之不敢文飾對其尸如對曾祖也。來下者輔廣云自上而下易辭也。按周之王瑞自太王。故亢云來下。興○**鳧鷖在潨**，東韻 **公尸來燕來宗**，叶東韻讀如叟祖叢翻 **既燕于宗**，見上 **福祿攸降**，叶東韻胡公翻 **公尸燕飲福祿來崇**。東韻○興而賦也。潨毛云水會也。說文云小水入大水也。孔云潨音如叢則叢是聚義且字從水衆知是水會聚之處。此章公尸謂公季也。公季以小宗而繼大宗有以小水入大水之象故取興于在潨。宗鄭樵云宗廟也。來燕來宗言來燕于宗廟也。按禘繹祭于廟門之西享尸在堂故云然。既燕于宗二句指前三章公尸言。不言酒殽者前言已備變文互見之也。降說文云下也。崇說文云嵬高也。朱子云積而高大也。后稷太公古公三尸既皆來燕于宗廟宗廟之神已將降下孝孫以福祿矣。今王季之尸亦來燕飲則福祿之來於是積而益高也。○**鳧鷖在亹**，音門 **公尸來止熏熏**，文韻說文作醺醺 **旨酒欣欣**，文韻亦叶先韻輸旃翻 **燔炙芬芬**，支韻亦叶先韻孚焉翻 **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叶先韻經天翻○興而賦也。亹毛云山絕水也。孔云謂山當水路令水勢斷絶也。鄭云亹之言門也。西漢地理志金城郡有浩亹縣注云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按說文無亹字不知其所从今姑依舊說解之。此章公尸則文王之尸也。周自文

王始大有水出峽口而流益大之象焉故以在亹爲興不言來燕者蒙上章之文畧之也言來止猶之言來處也熏熏當依說文作醺醺謂尸醉也徐鍇云飲有酒氣熏熏然此兩字意連下文言酒句看以其酒美而可悅故至于醉因摹尸飲酒之喜容曰欣欣也欣說文以爲笑喜也燔燔肉炙炙肝芬說文云艸初生其香分布燔炙之氣其馨香散布亦似之故曰芬芬也陳祥道云楚茨先言執爨而繼之以或燔或炙鳧鷖先言爾殽而終之以燔炙芬芬禮運亦先言熟其殽然後繼之以薦其燔炙周禮量人制從獻脯燔之數量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是燔以肉炙以肝燔炙在血腥爓熟之後非祭之所先也謂之從獻非獻之正味也愚按前章第言酒殽而已此并表尸之喜樂異于前文者以文王爲顯考精氣尤親孝子對其尸如見先人然致其喜樂之氣以迎之故尸之喜樂有如此也祭義云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

色不絶于面孝子之祭也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夫觀孝子之祀親如此則其饗尸可知宜其尸之喜悅也無有後艱者閔云謂祭事已成昔之享福者克保其後而永無艱難矣孫鑛云滿蔿歡宴喜樂而以無有後艱句收可見古人兢兢戒愼意

鳧鷖五章章六句

序云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此於經義全不相涉鄭玄亦知爲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之詩而於首章在涇則云水鳥居水中猶人爲公尸在宗廟次章在沙則云鳥以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百物之尸三章在渚則云水中有渚猶平地之有丘喻祭天地之尸四章在潨則云潨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五章在亹則云亹之爲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不敢當燕禮故變言來止陸佃說述其意而異其說云來成以祖言福祿來爲以考言福祿曰既清既馨既多既嘉則以宗廟尚文故也來下以天神言福祿來崇以地示言福祿蓋天故自上來下地故自卑來崇亦其天道主貴高地事主富崇故也其卒章則又總上四章之詞故曰公尸燕飲無有後艱無有後艱者道也蓋道之至可以祐神非有資于物也孰能福祿之哉故於福祿爲不足道也郝敬又異其說謂首章鳧鷖在涇動而浮象天神之尸也天主氣故曰清曰馨天生故曰成二章在沙靜而宿象地祀之尸也地主形故曰多曰嘉地作故曰爲三章在渚渚小丘象山川社稷之尸也主蓄儲故曰滑脯禮卑天地故曰下四章在潨衆也象羣主九廟之尸也故曰宗烝嘗備禮故不言酒殽上祀禮尊故曰崇五章在亹門也凡繹皆于門每歲春夏門戶有尊祭是五祀之尸也小祀尚飲食故曰欣曰芬禮尤卑故曰後不言福祿天

子之福祿非戶竈門行所得司也無艱而已以上三說皆穿鑿附會絶無稽據生錄求所以五章之故而不得其說耳夫既謂得祀天地則儼然天子矣而尸尚稱公尸何與若宗廟之稱公尸則謂自組紺以上第祀以天子之禮而不追王服尸以先公之服則其稱公尸焉宜也嚴謂五章皆言公尸又四章言既燕于宗皆祭宗廟是也然此章言公尸尚是諸侯之尸與既醉公尸不同朱傳亦以爲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其言繹得之但復稱賓尸則與大夫之禮泯耳卑培說猶變其文謂祭之明日繹公尸之樂夫繹乃祭名而謂之繹公尸亦屬未妥若子貢傳亦以此爲調成王之詩尤爲無當